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六輯

政書

十七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 6 輯，职官等 / 粟品孝，孫錦泉，周斌主编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

ISBN 978-7-313-13813-2

Ⅰ. ①日… Ⅱ. ①粟… ②孫… ③周… Ⅲ. ①日本一歷史一史籍一叢刊②典章制度一日本③官制一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29494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六輯　职官等

主　编　粟品孝　孫錦泉　周　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江蘇鳳凰數碼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總印張:912.75　總字數:18367 千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3813-2/K

定價:貳萬叁仟捌佰 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六輯目録

第一冊目録（總第143冊）

職官

官制

第二冊目録（總第144冊）

補任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156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57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58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59册）

邦交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60册）

史評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61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62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63册）

類書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64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65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66册）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167册）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168册）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169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170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59册）

内裏式中

注不預一作不須

奏成選短冊式

四月七日大臣率參議以上大納言執擬階奏文若不在中納言執之入自日華門就版位式部兵部丞荷短冊櫃卿輔相扶若親王任卿及參議以上任卿大輔者不預進置

一本無共字

大臣後一許丈丞等退出卿輔磬折立櫃後敕曰將參來參議以上共稱唯升自東階立床子後簀子敷上大臣替執擬階奏文奉進即降自同階授挿書杖於外記復本處親王任卿者假陣邊參議以上立定升立床子後其座在東一間西柱北邊參議以上未參入之前仰掃部寮令立床子御覽奏文畢共著座式部卿乃唱丞名若親王任卿及參議以上任卿大輔者少輔唱之丞一人稱唯兩丞參入共開櫃執冊依授卿退立櫃後若親王任卿及參議以上任卿大輔者便授少輔卿升殿進至御前披

傳授一作轉授

依執冊相竝置陳去御座二許丈執依磬折立若親王任卿及參議以上任卿大輔者卿迎階少輔升殿授降立階下隨御覽畢輔丞傳授丞至階下授輔還立櫃後輔升殿授卿還階下訖卿輔還本處丞掩櫃蓋退出次兵部亦如此訖大臣宣式部省卿稱唯次宣兵部省卿稱唯更宣將去二省卿共稱唯若親王任卿及參議以上任卿大輔者庭立輔稱唯少唱丞名退如入儀若親王任卿者先退次參議以上以次退便出宣仁門或有應進位階者隨狀擢敘兵部亦如此若有不御覽短冊者敕曰短冊者

衛固一作固衛

與之大臣卽奉敕稱唯宣將去其儀如上（唯參議以上不更著座）

賀茂祭日警固式

先祭五六日少納言尋常奏畢更奏云山城國乃申（世流）賀茂上下社以其日（中申酉日）可祭事申賜（久止）奏（無答）敕先祀一日大臣（若無大臣者中納言以上亦得）令內侍奏可衛固之狀又遣內豎喚六衛府佐以上各一人（若無佐以上者尉亦得）諸衛來集卽大臣上殿喚內豎宣喚候司司內豎稱唯出喚諸衛若夜喚之諸衛各稱名如行在所將軍等之儀以次入立（入自日華門立殿庭）大臣宣欲爲賀茂祀（我）故（爾）如常奉衛固諸衛共稱唯退酉日巳一刻使等就內侍申退狀卽給祿（四位以上御被五位御衣）此時喚男女使等被馬（各有從者）令度殿庭訖會內藏寮饗賜之巳三刻發向其夕使等就內侍執申祀狀（或時明日申之）戌日早旦大臣令內侍奏解陣之狀於陣邊使內豎喚諸衛解陣（雖無朝使其儀亦同）

內式中　二

奏銓擬郡領式

當日朝饌後近衛次將一人率掃部寮設座其儀御座東南階前置讀奏人座（用七寸黃兩面草墊）前立机南廂設大臣座其前立机（若大臣有故參議以上行事）次參議以上座竝北面東廂設卿座（若親王任卿者南行東第二柱北邊二許尺設座）次南大輔座（若參議任大輔者就參議座便前立机）次南少輔座竝西面前立机已午閒內侍臨檻喚大臣大臣稱唯參議以上共參上就殿上座次卿就座少輔執奏筥入自日華門（下皆放此）至階下磬折而立卿起座迎階上執進御前（上自御座東南階膝行奉置御前机上）復座大輔執讀奏筥（若參議任大輔者丞執奏筥至階下磬折而立大輔起座迎階上執）少輔執硯筥相連進置讀奏人座前机上（奏筥置北頭硯筥置南頭）退降（若參議任輔者便復座見丞執勘文至階下起座迎）執各執勘文參上侍座二丞執大臣幷卿料勘文筥至階下磬折而立大少輔傳執置大臣及卿前机上（大輔置大臣前少輔置卿前若親王任卿者大輔置卿前少輔置大臣前若參議任大輔者不須少輔攝行）復座于時有敎曰

內式中　四

儀非間以上二字可疑

其讀之被命者稱唯就讀奏座披簿讀之隨讀大臣奉敕且點其定不訖讀奏人復座大少輔進執讀奏并硯筥退降若參議任大輔者於階上授丞復座次執大臣并卿筥如初儀訖兩輔執勘文退下若參議任大輔者丞進至階下受之授訖復座次大臣以下以次退若親王任卿者先退唯正奏者留御所後日就藏人所返受其筥

五月五日觀馬射式

前一日所司供張供張之儀所司存於武德殿御座南去一許丈北面設皇太子座又南去五尺許東西面設親王以下參議以上非參議三位以上座親王東面諸臣西面其日未明中務省置尋常位於庭中兵部省置奏事位於埒東門南掖又東南去二丈許置兵部卿位南去一許丈置大輔位又南去一許丈置少輔位所司設御饌并上下群臣饌如常節平明皇帝出宮就御座諸衛服中儀警蹕侍衛如常訖諸衛共著胡床左近衛陣於殿庭前右及殿南邊西後右近衛陣於殿庭前左

陣南間一有東字

及殿北邊西後左兵衛陣在左近衛陣東南差退右兵衛陣在右近衛陣東北差退左衛門陣於埒東馳道南右衛門陣於埒東馳道北内侍臨南檻喚大臣大臣稱唯於左近仗南邊謝座謂殿南邊陣升自南面東階就座次皇太子升自同階若後參者升南面西階謝座謝酒著座先立座後北面再拜東宮采女一人把空盞西面立皇太子右皇太子跪受采女跪授少時大臣喚舍人二聲舍人稱唯少納言與大舍人共候左衛門陣東代之趨就版位大臣宣喚大夫等少納言稱唯退出立大夫等前宣召之親王以下五位以上稱唯入自埒東門西面北上異位重行六位以下入自南門見五位以上五六人入埒東門則入於幕東北面西上立定大臣宣侍座五位以上六位以下稱唯一時共再拜訖造酒正把空盞經左近陣北頭來跪授貫首者跪受訖親王以下共再拜訖群臣趨各就座升殿者升自東面南階訖中務率內藥官內率典藥昇盛菖蒲机自埒東馳道進未到埒東門八許尺留候闈司二人經右近東陣南頭分立埒西門南北掖大舍人一

人進塼東門南邊北面立叩門闈司就版位
奏云菖蒲草此間謂漢女草進年止中務省宮姓名等
謂輔以上叩門故爾申敕曰令申闈司傳宣大舍
人進共稱唯退出兩省率寮司舁盛菖蒲机
置庭中二省輔各一人留机後自餘皆退出
頃之中務輔就版奏曰中務省申久内藥司
乃供奉禮流五月五日乃菖蒲草進樂乎久申賜
久止申訖退出次宮内輔奏曰宮内省奏久典
藥寮乃奉禮流五月五日乃人給乃菖蒲草進

注今閉一作令閉

樂乎久申賜久止申竝無敕答退出闈司還入兩近衛
將曹各一人率近衛各一人令閉塼西門通蹕
之時已開仍今閉之大臣喚内竪二聲内竪各着當色稱唯
當左近東陣西立大臣宣喚内藏寮稱唯出
喚允以上一人入立前處大臣宣進禮流菖蒲
草收之稱唯退出率寮舍人等從大舍人幕
北經左近東陣南邊參入各就机處跪搢笏
取菖蒲机退出女藏人等執續命縷此間謂藥玉
賜皇太子以下參議以上女藏人當皇太子倚子西面而立皇

注馬從一作馬子

太子起至初謝座處北面跪受女藏人跪授郎還次拔親王以下郎隨賜受取下自東面南階出東南庭北上西面立定皇太子佩之拜舞着座次親王以下俱佩拜舞上殿午
刻内膳益供上下群臣起座主膳益供大膳益賜皆
如常節其内藏寮取菖蒲机出後兩大夫一人
四位一人五位各令馬從持牘一枚納緋袱騎馬入塼出自東門
在前四位就奏事位在後五位南去二許丈
平頭執牘隨馬至奏四位奏騎者官姓名五位奏馬所出國及毛色
左馬寮五位以上一人騎馬在官馬前而行
寮大夫者在被奏例不馬度訖右馬寮五位以上一人

在後而行奏事大夫還入塼裏相次北度四位
在前五位在後訖兵部卿大少輔騎馬列進卿在前次大輔
次少輔各令持牘與上同各就行立位卿進就奏事位執
牘奏云兵部省申久五月五日爾五位與利以
上若干人等乃進禮流走馬若干匹進禮樂久乎申
給波止久申無答敕訖還本位次大輔進就位丞
一人騎馬率走馬而進大輔執牘奏親王以
下及五位諸王四位諸臣以上姓名并馬毛
色等其詞云其姓名我其毛馬訖還本位少

進西也一作西面　及丞一作乃丞

輔進就位奏五位諸臣姓名幷馬毛色等訖皆入埒北度（自上而出度）丞一人錄二人率史生一人趨自兩衛門陣間取版位還亦丞錄各一人率史生二人趨自埒中北度侍右兵衛陣東北側（謂埒西也掃部寮預立床子）記衛府馬藝能不共取版位還及丞錄等自埒中度之後兩近衛將曹各一人率近衛各四人出自西埒門（將曹復立埒門左右）閉東埒門訖次閉西埒門引還左近衛先懸的射之諸衛以次射訖奏事大夫

傳奏一作特奏

左右馬寮以次還訖令群臣馬競馳別遣兩近衛次將各一人勾當其事兵部錄一人史生一人內豎二人傳奏錄立右兵衛陣後史生立埒西北頭並執牘內豎立庭中在馳道北邊奏訖兵部卿以下以次引還雅樂寮奏音樂日暮上下群臣各於先拜處再拜退出車駕廻宮

六日觀馬射式

早旦御武德殿警蹕侍衛如常諸衛無儀服

殿上座饌等具所司式皇太子出入如常但大臣以下升降自南東階又謝座謝酒等如常出入之道用內豎幕北今日無六位以下座參議以上於東廂西面北上四位以下於南廂北面東上先選左右馬寮駿馬各十匹令左右近衛騎之競馳當第三的南建標木（到此標木下定馬遲速若持著終而更始）大舍人寮用去年五位以上走馬所負物變熟食充此日饌時左右近衛左右兵衛等各著下儀騎馬度先射五寸的次六寸的爭種種馬藝次春宮帶刀五六人射五寸的或敕內豎一二人令試射訖（今日拜謝等與五日同）日暮廻駕

七月七日相撲式

先一日所司供張神泉苑御座東南八許尺鋪皇太子座（西面）又東南差去鋪親王座及大臣以下非參議三位座（並相對親王西南面大臣以下東北面）張相撲司幕於閣庭東西（去閣各十許丈左右各三宇東西面）閣東西一許丈張五位以上幕各一宇次六

位以下幕各一宇次大膳職幕各一宇（並重行）
當閤東階南去六許丈預置可立標之驗又
南去二丈許立可着左司三仗旗之杙（差當標東）
右司與此相對此日早旦乘輿御閤衛仗服
中儀服警蹕侍衛如常儀御饌幷群臣饌等
辦備如五月節（兩相撲司大夫酒器各安其幕北頭）既內侍臨
東檻喚大臣大臣稱唯於左近仗西頭謝座
升自東階着座次皇太子升自同階謝座謝
酒着座少時大臣喚舍人二聲舍人稱唯少
納言（與大舍人共候東瀧上橋頭）代之趨立於中庭（去閤四許丈北面而立）
大臣宣喚大夫等稱唯東出而喚之
大夫等稱唯（在西者遞應在東者聲相共稱之）經東西釣臺
邊入自相撲司幕之南卽立幕前北面異位
重行（在東者以西爲上在西者以東爲上）次六位以下入立相
撲司幕後北上東西面稱唯拜謝着座如常
訖左右相撲司各在東西正門外奏亂聲卽
共參入且行且奏音聲各近衛將監一人將
曹一人（監曹分頭對下並同）相次兵衛尉一人志一人

注十七人一作二十七人四字

次衛門尉一人志一人在標前行至閤庭北
面而立自中央令進標建之（各去標南一許丈而立）訖
退還次相撲司大夫等兩行參入（行列之儀以貴爲先）
各當幕前北面而立卽立三仗旗訖左司先
奏厭舞訖大夫等着座次右司奏厭舞訖着
座卽立合等各立幕北頭（差西進也右司亦相對）先出
占手（用四尺以下小童前一日於內裏量長短或有過四尺者當日不更令相撲以爲員）
奏名者各坐幕南前奏籌者各二人坐其
後占手勝則奏亂聲（不奏舞）最手勝則奏亂聲
及舞（自斯之後左右互奏舞）此日相撲人惣二十番（近衛兵衛合十七人白丁二人童一人）
日暮上下群臣於先拜處
拜退次乘輿還宮

八日相撲式

此日辰四點御紫宸殿衛仗服當色御座饌
幷群臣座饌等預辦備如常事在所司式先
是近衛次將令開長樂永安兩門使所司鋪
設之殿庭東西張相撲人幕各二宇雖簷南
向而相撲司座各東西面（此幕不設親王座）訖左右

近衛開美明門如常相撲司等參入及立標如七日儀近衛少將以上先謝座謝酒升著座即相撲司等入列立奏厭舞訖著座頃之有敕喚參議非參議三位以上自東階上殿日暮拜退及相撲之儀與七日同此日相撲二十番近衛若兵衛十人白丁十人

九月九日菊花宴式

前一日所司設御座及參議以上并非參議三位以上座於神泉苑乾臨閣具所司式中庭東設五位以上幄西設文人幄南去閣若干丈具所司式構舞臺臺南若干丈設女樂幄其日平旦中務置宣命位於尋常位北一許丈內藏寮立文臺於舞臺西北鋪虎皮立臺上居革菅既而皇帝御乾臨閣諸衛服上儀服內侍臨東檻喚大臣皇太子著座及大臣令喚群臣等儀謂次侍從以上竝如常群臣坐定式部率文人參入幄前列立北面東上謝座謝酒著座內藏寮賜筆墨硯紙先是女樂預候於東瀧殿盃一兩

傳取一作轉取

行乘舟渡就閣前幄奏樂訖皇太子避座次閣上群臣下自東階左近仗南去二許丈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不升閣者各當幄前立竝拜訖復座大藏省積祿辨官奏數訖授宣命文於大臣若中納言以上外記進見參侍從及文人夾名少時大臣進宣命文見參侍從及文人夾名內侍傳取令御覽訖大臣喚應宣制參議以上一人授宣命文復座上下群臣避座如初宣命大夫下閣就位宣制曰天皇我詔旨良止萬宣不大命乎衆諸聞食閉止宣群臣稱唯再拜訖曰今日者九月九日乃菊花豐樂聞食日爾在故是以御酒食閉惠良伎退止爲氐毛奈常毛賜酒幣乃大物賜久止宣群臣拜舞賜祿有差其文人者後日定第更復賜祿或時不必爲也

十一月進御曆式

朔日中務率陰陽寮候延政門外御曆盛函安机頒曆盛櫃大舍人叩門闈司就版奏云御曆進年止中

務省官姓名〔謂輔以上〕叩門故〔爾〕申敕曰令申闈
司傳宣云令申姓名中務率陰陽寮舁机參
入安庭中退出中務獨留奏進其詞云中務
省申久陰陽寮乃供奉〔禮留〕其年乃御曆又人
給曆進〔樂乎〕久申給〔久止〕申〔無答〕敕訖卽退出闈司
二人入自左掖門持御曆机安簀子敷上卽
內侍持函奉覽闈司便候南階西下〔他皆效此〕御
覽訖闈司却机安本處退出侍臣喚內竪〔舊例〕
喚〔大舍人〕內竪稱唯立東庭侍臣宣喚少納言稱
唯出喚之少納言入自日華門〔內竪同用此門〕立東
庭侍臣宣進〔禮留〕曆太政官〔爾〕給〔閉〕稱唯令內
竪荷曆櫃給大臣〔自承和十年依右大臣宣闈司退出卽少納言率內竪六人入自日華門令舁机而出省侍臣以下之机〕

一本無大臣下注四十字
省一作右

十一月奏御宅田稻數式

中丑日宮內省持奏文〔盛函机上〕安候延政門外
大舍人叩門闈司就版奏云御宅田刈稻事
申賜〔年止〕宮內省官姓名〔謂輔以上〕叩門故〔爾〕申敕
曰令申闈司傳宣云令申姓名宮內省舁机

內裏式　十五

安庭中輔以上一人留奏云內國乃供奉〔禮留〕
御宅田合若干町刈得稻若干束去年以往
古稻若干束合若干束供奉〔禮留〕事乎申賜〔波久〕
〔止〕申〔無答〕敕退出闈司二人入自左掖門執机
安簀子敷上內侍取函奉覽訖闈司亦持机
安庭中內竪進持机出給省

一舊本標注云
一本無新嘗會式

十一月新嘗會式

其日遲明皇帝廻自神嘉殿祭御殿訖〔按擬舊例〕
〔神祇官及御巫等祭殿畢更祭入自宣陽門於南庭賜祿大同年中於內藏寮賜之始自〕
〔弘仁八年於宜陽殿東南參議以上一人專當令中務丞唱名賜之訖當日華門俱西面拜舞退出自承和年中於神祇官賜之但御巫料送內侍〕大齋陣參入小
齋陣相替退出〔大齋入日月兩華門小齋相替出集宮內〕所司預
供張於豐樂院〔小齋親王以下參議非參議三位以上座設殿南廂北面〕
〔西上自餘與正月七日儀同但群臣參入給物等以小齋者爲先〕中務置宣
命位於尋常位北一許丈既而車駕幸豐樂
院諸衛服中儀服〔乘輿邊前小齋陣次大齋陣〕皇帝御豐
樂殿左右近衛就南庭陣〔大齋先就陣次小齋就陣在大齋北〕
〔竝着胡床未御之前預立之〕內侍臨東檻喚大臣卽到左

注邊前一作近前

內裏式　十六

近陣西頭謝座訖登自東階着座升殿皆用此階皆次皇太子登自同階到座東而西面謝座謝酒着座所司開儀鸞豐樂等門訖闈司二人分坐逢春門南北掃部寮預設座與正月七日同大臣喚舍人二聲舍人共稱唯少納言入自逢春門就版位大臣宣召大夫等稱唯出喚之親王以下共稱唯小齋先發聲群臣相兼他皆效此小齋親王以下參議及非參議三位以上一列入自儀鸞門東扉若無小齋親王者小齋參議非參議三位以上先入又今日小齋不論高下皆着青褶袍比入門諸仗興次大齋親王以下參議非參議三位以上參入並用東扉次小齋大齋五位以上東西分頭參入小齋必用西扉大齋分用東西扉但以神祇官為上異位重行各北面小齋親王以下參議非參議三位以上者一列在東者用西為上西者用東為上悤立定大臣宣侍座共稱唯謝座造酒正把空盞便用升殿者盞也來授貫首人不論尊卑授小齋第一人也更還却二三丈許北面立親王以下再拜訖以小齋為先次着座訖諸衛共坐益供御饌之時起居與元會同凡升東堂西堂者王五位

臺下四字未詳　南行一作兩行

以上及諸臣四位用第二階自餘用第三階內膳司益供御膳主膳監益供東宮膳大膳職益送群臣饌觴行一兩周吉野國栖於儀鸞門外奏歌笛進御贄訖大歌別當大夫率歌者參入就座坐定奏大歌舞五節或於殿上舞不構舞臺其五節妓一行下自西階垂兩數上南行升臺導引姬四人以上兩行在前到舞臺階下東西分坐掃部寮預設草墪於階東西頭舞訖小齋參議及非參議三位以上及在兩堂小齋五位

注先自儀或作去自

以上先避座下階立升殿者下殿先自左近陣南三丈更西折一丈西面北上不升殿者立堂前去堂一丈大齋親王以下效此次皇太子先避座自承和年中五節舞訖皇太子先避座次大齋親王以下避座下階俱拜舞或命小齋大夫等三兩人令奏倭舞訖治部雅樂率工人等參入奏立歌或有敕傳之掃部寮立祿臺於庭中大藏省置祿辨官奏其數其詞云絹若干匹進止申少時大臣進宣命文及祿法并見參大夫等數內侍傳取奉覽訖大臣簡堪宣命之參議以上一人授宣命文受即復座群

臣避座訖(儀與上同)宣命大夫下自殿就位宣制
云天皇(我)詔旨(良止)萬宣(不)大命(乎)衆聞食(閇止)
宣皇太子以下稱唯再拜更宣云今日(波)新
嘗(乃)直相(乃)豐樂聞食日(爾)在故是以黑(岐)
白(岐乃)御酒赤丹(乃)穗(爾)食惠良伎罷(止)爲(天奈)
毛常毛賜御物賜(波止)久宣倶以次稱唯(小齋先稱)
(自兼和年中皇太子先稱次小齋次大齋)倶舞踏訖賜祿如正月
七日儀其小齋人等更集宮內省解齋如常

十二月進御藥式

晦日中務省率內藥司宮內省率典藥寮持
御藥及人給藥机候延政門外大舍人叩門
闈司就版奏云御藥進(牟止)中務省官姓名等
叩門故(爾)申敕曰令申闈司稱唯傳宣云令
姓名等申中務卿輔丞率內藥官人醫生等
持御藥机置殿庭宮內省同置兩省可奏事
者各一人便留立机後自餘皆引出中務先
進就版奏云中務省申(久)內藥司(乃)供奉(禮留)
元日(乃)御藥又臘御藥進(良乎)(久)申給(久止)申次

宮內奏云宮內省申(久)典藥寮(乃)仕奉(禮留)人
給白散又植藥樣進(良乎)(久)申給(久止)申(並無敕答)訖
罷內藥更參入持藥付內侍所(醫生不足者內豎相傳)
內藥便受屠蘇漬御井元日元旦就內侍取
机盛屠蘇入左近衛陣側安置庭中退出尚
藥供御先賜少年訖內藥司進舁机進內侍
二三日亦同賜醫生以上物各有差

十二月大儺式

晦日夜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諸門近仗陣
階下近衛將曹各一人率近衛(左近衛五人右近衛四人)
開兼明門先共北面立門內壇下共置弓登
階開之(將曹尚立)訖引還闈司二人出自紫宸殿
西居門左右大舍人未叩門之先闈司二人
各持桃弓葦矢(木工寮作備之)升自南階授內侍即
班給女官大舍人叩門闈司就版奏云儺人
等率(氏)參入(止)其宮姓名等(親王以下參議以上)叩
門故(爾)申敕曰萬都理禮闈司傳宣云令姓
名等參入中務省率侍從內舍人大舍人等

各持桃弓葦矢陰陽寮陰陽師率齋郎其數具所司式執祭具方相一人取大舍人長大者為之着假面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侲子二十人取官奴等為之同著紺布衣朱抹額共入殿庭列立陰陽師率齋郎奠祭陰陽師跪讀呪文今按立而讀之訖方相先作儺聲即以戈擊楯如此三遍群臣相承和呼以逐惡鬼各出四門方相出北門至宮城門外京職接引鼓譟而逐至郭外而止

弘仁十二年正月三十日

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左近衛大將臣藤原朝臣冬嗣
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衛門督陸奥出羽按察使臣良岑朝臣安世
權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春宮大夫左兵衛督臣藤原朝臣三守
從四位下行中務大輔臣朝野宿禰鹿取
皇后宮大夫從四位下兼行近江守臣小野朝臣峯守
文章博士從五位下兼行大内記臣桑原公腹赤
從五位下行大内記臣滋野宿禰貞主

入立間儀式有自日華門四字

本稱間儀式有輔字

可敘間一有被字

內裏式下

敘內親王以下式
任官式
任女官式
詔書式

敘內親王以下式

皇帝未御紫宸殿之前掃部寮立漆案於南廂（當御座）皇帝既御也內侍置位記筥於大臣之座前（掃部寮預立案）即臨東檻喚大臣稱唯升殿就座大臣喚內豎二聲內豎稱唯入立東庭大臣宣喚中務稱唯出喚輔以上入自日華門（出亦用此門）立東庭大臣宣參來稱唯卿先升受三位以上位記筥置於案上退下次輔升置五位以上位記筥於同案退下次大臣退下內侍率可敘者列南廂北上東面異位重行內侍臨東檻喚中務（入自宣仁門候左近陣）稱唯卿先升敘之退下（出自宣仁門輔亦同）次輔升敘之退下其被敘者隨敘北面東上立肅拜引還如入

注可任間一有誤字

儀訖掃部升却案

任官式

辨官式部兵部率應任者候兼明門外（兼明門宣陽門臨時便用唯入自宣陽門近仗不服儀服）參議以上升侍殿上少時近仗服中儀服陣階下所司開兼明建禮兩門闈司分居兼明門左右大臣（若無大臣者中納言以上亦得）喚舍人舍人共稱唯（若用長樂門亦如此）即少納言進就版位大臣宣辨官（爾）式部兵部（爾）給歷名（氏）令候人等率（氏）參來（止）宣（閇）少納言稱唯退出傳宣辨官稱唯親王東西相分先入立（應任文官者東應任武官者西又參議以上不在唱計之限）少納言辨官二省卿輔率五位以上丞錄率六位以下左右相分參入錄行且正容儀二省丞各持版位一枚群立南廊下（若用長樂門兵部率可任者度馳道列立）五位以上異位重行大臣喚式部兵部二省（式部稱唯後喚兵部）卿若輔稱唯俱趨立東廊式部先升自東階大臣揔以除目付卿受下自同階以輔可唱之除目付輔次兵部同前俱

復本所訖大臣宣唱之執除目者倶稱唯式部卿唱丞名稱唯卿云版位置之丞稱唯兵部亦然二省丞各一人持版位倶進夾尋常版位南去三丈置之（左右相去各二丈就中爵尤貴者就之餘各著量立）列訖把笏復本所式部卿就尋常版唱之親王稱唯就版位（其有不參者錄代捕唯）卿復本列而退出親王拜舞退輔復就版唱之（若有參議以上弟國者先唱之不揔國次）被唱者進就位列北面以東西為上唱訖辨官兩輔等引出如入儀（兵部亦同）訖左

右被任者倶拜舞退出二省丞進取版出若同日敘位任官者敘位訖倶退出所司更率應任者參入行事如常其大臣者以宣命任之不更用此式（參議以上宣命任之）或其儀開門即大臣（若無大臣者中納言以上行事）於殿上喚舍人稱唯少納言入立大臣宣召刀禰少納言稱唯出傳宣式部率刀禰入（五位以上入自兼明門列殿庭六位以下入自建禮門列兼明門外）次應任者參入先是大臣以宣命文奉覽訖至此喚堪宣命參議以上一人（在庭上之列）

稱唯升自東階受宣命文就位（若有大臣還轉者行事畢）（下自東階就列宣命大夫立東廊待大臣就列而後進就版）宣制云天皇我詔旨良萬止敕大命乎親王諸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衆聞食止宣刀禰共稱唯再拜更宣云食國之法止定賜部畱國法隨先立止其姓名乎其官任賜久止敕布天皇大御命乎衆聞食止宣（臨時變改無定詞）刀禰等共稱唯再拜退出訖被任者拜舞退出其有親族者於日華門以東拜舞

任女官式

侍臣於殿上喚中務宣補任將參來卿先侍殿上大輔執補任筥少輔執硯筥升殿卿傳執補任筥大輔執硯筥少輔退降敕曰將參來卿稱唯進奉覽少退侍御筆點定可任者賜卿就本座書除目訖納筥擎候敕曰將參來卿稱唯進奉覽敕曰令唱卿稱唯復本座授大輔少輔升執硯筥訖以次退降候陣側輔執計名簿（卿書除目間大輔書之若無大輔卿便書之）授於內

侍預令點撿少時內侍率可任者（初出之間在先率之）列坐南廂西第一間東面北上異（列坐之時屑同位上）位重行闡司坐最下訖內侍（諸引之外導）臨檻召中務侍陣輔稱唯升當御座侍立於簀子敷上唱之（若有不參者闡司代稱之）被唱之人稱唯進簀子敷上當南廂西第三間北面東上內侍列坐之事一同初儀其夫人以上者不在唱任之例訖輔退降次被任人自下退出唯典侍以上別留肅拜而退

禮下一有事字

詔書式

內記作詔書畢（或自內裏仰內記令作或大臣奉敕令作）納莒令參議以上若內侍進御所御畫日訖置殿上机上（掃部寮預立漆案）而退下須史參議以上一人升殿喚內豎召中務省稱唯出（出入日華門）喚輔以上一人入自左掖門就版（若有雨水通自南廂立義明門）（內東第二間他皆效此）敕曰參來稱唯升自南階立簀子數（當御前）敕曰書賜（禮）稱唯進取敕書莒退出（用同門）既而御畫日者留爲案別寫一通印

內式下五

署送太政官大納言覆奏畫可（詔書畫可字論奏等畫聞字）字訖留爲案更寫一通施行（頃年所行更不寫一通畫可字）（者付辨官令施行畢即收外記）

弘仁十二年正月三十日

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左近衛大將臣藤原朝臣冬嗣

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衛門督陸奧出羽按察使臣良岑朝臣安世

權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春宮大夫左兵衛督臣藤原朝臣三守

從四位下行中務大輔臣朝野宿禰鹿取

皇后宮大夫從四位下兼行近江守臣小野朝臣岑守

文章博士從五位下兼行大內記臣桑原公腹赤

從五位下行大內記臣滋野宿禰貞主

斯蓋會通一作期盡綜通

內裏式雖指曉之躅往日既定而折旋之儀頃年頗華或有節會供張出入門闡徒記舊時未著新變者聖上鑒其踳雜斯盡會通斟酌隨宜取捨先斷迺詔臣等四人令綴緝焉謹稟衷旨詳加增損刊繆補虧繕寫甫就

天長十年二月十九日

內式下六

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左近衛大將臣清原真人夏野
權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臣藤原朝臣吉野
從四位下行右近衛少將兼備前權守臣紀朝臣長江
從五位下行大內記臣春澄宿禰善繩

寛政四年壬子三月　左京藤原貞幹謹校

此書先師藤氏子冬嘗欲校讎數本而列行也
其業勤矣而不果今繼其遺志乃再訂託書肆
娑婆岐春行以上木云
寛政十二年庚申十月　藤原以文
源　正視

享和聖曆癸亥仲秋　平安　娑婆岐春行謹刻

山崎嘉 撰

本朝改元考

延寶五年（一六七七）壽文堂刊本

據延寶五年（一六七七）

壽文堂刊本影印

本朝改元考

山崎嘉

大寶元年 歳次辛丑三月二十一日甲午

慶雲 甲辰五月十日甲午或十五日己亥

和銅 戊申正月十一日乙巳

靈龜 乙卯九月三日辛巳

養老 丁巳十一月十一日丁未或十七日癸丑

神龜 甲子二月四日甲午

天平 己巳八月五日癸亥

天平感寶 己丑四月十四日丁未七月二日甲午改感作勝

天平寶字 丁酉三月十八日丙寅或八月二十八日甲辰

天平神護 乙巳正月七日己亥

神護景雲 丁未八月十六日癸巳或十八日乙未

寶龜 庚戌十月朔日己丑

天應 辛酉正月朔日辛酉或二日壬戌曆法朔日庚申也是日有蝕之故以前年十二月小爲大以避之歟

延曆 壬戌八月十九日己巳

大同 丙戌五月十八日辛巳

弘仁 庚寅九月二十日丁巳或二十五日壬戌又二十七日甲子

天長 甲辰正月五日乙卯

承和 甲寅正月三日甲寅或四日乙卯

嘉祥 戊辰六月十三日庚子或十四日辛丑

仁壽 辛未四月二十八日庚午

齊衡 甲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己酉或二十九日庚戌

天安 丁丑二月二十日戊子或二十一日己丑

貞觀 己卯四月十五日庚子或十六日辛丑

元慶 丁酉四月十六日丁亥或朔日壬申又十一日壬午又二十一日壬辰

仁和 乙巳二月二十一日丁未

寛平 己酉四月二十六日丁亥或二十七日戊子

昌泰 戊午四月二十六日乙丑或八月十六日癸丑

延喜 辛酉七月十五日甲子

延長 癸未正月十一日丙戌西宮抄曰閏月改之有行吉事之例按是歳閏[illegible]閏月

承平 辛卯四月二十六日甲寅

天慶 戊戌五月二十二日戊辰或二十三日己巳

天曆 丁未四月二十二日丁丑或二十四日己卯

天德 丁巳十月二十七日庚辰

應和 辛酉二月十六日庚辰

康保 甲子七月十日癸未

安和 戊辰八月十二日癸亥或十三日甲子

天祿 庚午三月二十五日丙寅

天延　癸酉十二月二十日庚子或二十八日戊申
貞元　丙子七月十三日戊寅
天元　戊寅四月十三日丁卯
永觀　癸未四月十五日庚子
寬和　乙酉四月二十五日己亥
永延　丁亥四月五日丁酉
永祚　己丑八月八日丙辰
正曆　庚寅十一月七日戊寅或十七日戊子
長德　乙未二月二十二日戊戌
長保　己亥正月十三日丁卯

寬弘　甲辰七月二十日壬寅
長和　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戊子
寬仁　丁巳四月十三日辛巳
治安　辛酉二月二日丁未
萬壽　甲子七月二十日乙巳或二十五日庚戌
長元　戊辰七月十五日八申或二十五日戊午
長曆　丁丑四月二十一日癸亥或二十二日甲子又二十三日乙丑
長久　庚辰十一月十日辛酉或十二月十日辛卯
寬德　甲申十一月二十四日壬午或二十八日丙戌
永承　丙戌四月十四日甲子

天喜　癸巳正月十一日壬子
康平　戊戌八月十三日辛亥或二十九日丁卯
治曆　乙巳八月二日己丑
延久　己酉四月十三日己酉
承保　甲寅八月二十三日戊子或十一月五日己亥
承曆　丁巳十一月十七日甲子
永保　辛酉二月十日丁卯
應德　甲子二月七日丙子
寬治　丁卯四月七日戊子
嘉保　甲戌十二月十五日壬午

永長　丙子十二月十五日辛酉或十七日癸酉又二十一日丁丑
承德　丁丑十一月二十一日辛未
康和　己卯八月二十八日戊戌
長治　甲申二月十日甲寅
嘉承　丙戌四月九日庚午
天仁　戊子八月二十七日甲辰
天永　庚寅七月十三日庚戌
永久　癸巳七月十一日己丑或十三日辛卯
元永　戊戌四月三日乙卯或四日丙辰
保安　庚子四月十日庚辰

天治 甲辰四月三日庚戌

大治 丙午正月二十二日戊子或二十三日己丑

天承 辛亥正月二十九日丁卯或二月二十九日丙寅

長承 壬子八月十一日戊戌

保延 乙卯四月二十七日庚午

永治 辛酉七月十日丙午

康治 壬戌四月二十八日辛卯或七月十八日辛丑

天養 甲子二月十八日乙巳亥或二十三日乙巳

久安 乙丑六月十六日庚寅或七月二十一日乙丑又二十二日丙寅

仁平 辛未正月二十六日戊戌或二十七日巳亥

久壽 甲戌八月二十一日壬寅或十月二十八日丁未

保元 丙子四月二十七日戊戌

平治 己卯四月二十日甲辰

永曆 庚辰正月十日己丑

應保 辛巳九月四日癸酉或五日甲戌

長寛 癸未三月九日庚子或二十九日庚申

永萬 乙酉六月五日壬午

仁安 丙戌八月二十七日戊戌

嘉應 己丑四月八日甲午

承安 辛卯四月十一日乙卯或二十一日乙丑

安元 乙未七月二十八日丁未

治承 丁酉八月四日辛未

養和 辛丑七月十四日戊子

壽永 壬寅四月二十七日丁卯或五月二十四日癸巳又二十七日丙申

元曆 甲辰四月十六日甲戌

文治 乙巳八月十四日甲子

建久 庚戌四月十一日甲午或十四日丁酉

正治 己未四月二十一日壬午或二十七日戊子

建仁 辛酉二月十三日甲午

元久 甲子二月二十日甲寅

建永 丙寅四月二十七日戊寅

承元 丁卯十月二十五日丁卯

建曆 辛未三月九日辛酉

建保 癸酉十二月六日壬寅或二十六日壬戌

承久 己卯四月十二日丁丑

貞應 壬午四月十二月庚寅或十三日辛卯

元仁 甲申十一月二十日壬午或十二月二十一日癸丑

嘉祿 乙酉四月二十日庚戌

安貞 丁亥四月二日庚戌或三日辛亥

寛喜 己丑正月五日甲戌或三月五日癸酉

貞永 壬辰四月二日壬子或三日癸丑

天福 癸巳四月二日丙子或十五日己丑

文曆 甲午十一月五日庚子或十二月五日己

嘉禎 乙未八月十九日己酉或九月十五日乙亥又十九日己卯又十月九日戊戌

曆仁 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甲午

延應 己亥二月七日丁未

仁治 庚子二月九日甲辰或七月十六日戊寅

寬元 癸卯二月二十六日癸酉

寶治 丁未二月朔日乙酉或十八日壬寅又二十八日壬子

建長 己酉三月十八日庚寅

康元 丙辰十月五日壬戌

正嘉 丁巳三月十四日庚子

正元 己未三月二十六日庚午

文應 庚申四月十三日庚戌

弘長 辛酉二月二十日壬子或三月二十五日丁亥

文永 甲子二月二十八日癸酉

建治 乙亥四月二十五日丙寅

弘安 戊寅二月二十九日壬午

正應 戊子四月二十四日戊寅或二十八日壬午

永仁 癸巳八月五日戊子

正安 己亥三月二十六日丁未或四月二十五日乙亥

乾元 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庚戌或二十三日壬子

嘉元 癸卯八月五日庚寅

德治 丙午十二月十四日庚戌

延慶 戊申四月二十八日丙辰或十月九日甲子

應長 辛亥四月二十七日己巳或二十八日庚午

正和 壬子二月三日己巳或三月二十日丙辰

文保 丁巳二月三日庚子

元應 己未四月二十八日癸丑

元亨 辛酉二月二十二日丙寅或二十三日丁卯又三月二十二日丙申又二十三日丁酉

正中 甲子十二月九日辛酉

嘉曆 丙寅四月二十六日庚子或五月四日丁未又十二日乙卯

元德 己巳三月二日己未或八月二十八日壬子

元弘 辛未八月十日癸丑或十二日乙卯

正慶 壬申三月二十二日辛卯或四月二十八日丁卯

建武 甲戌正月二十九日戊午或七月朔日丁亥

延元 丙子二月二十五日壬寅或三月二日己酉又十月三日乙亥

曆應 戊寅八月二十八日庚寅

康永 壬午四月二十七日戊辰

貞和 乙酉八月三日甲寅或十月二十一日辛未

觀應 庚寅正月二十七日癸未或二月二十七日壬子

文和 壬辰三月十三日丙辰或九月二十七日丁酉又十月二十七日丁卯

延文 丙申三月二十八日巳酉或六月三日壬子

康安 辛丑三月九日庚申或二十一日壬申又二十九日庚辰又[illegible]二十六月丙子

貞治 壬寅九月二十日壬戌或二十三日乙丑又三十日壬申

應安 戊申二月十[illegible]日甲戌午或十八日巳未

永和 乙卯二月二十七日丁巳或三月二十七日丁亥又八月七日乙未

康曆 巳未二月三日辛丑或三月二十日巳丑

永德 辛酉二月二十四日庚辰或四月二日丁巳

至德 甲子二月二十七日乙未或八月三日巳巳

嘉慶 丁卯二月二十三日甲辰或八月二十三日庚午又十月十三日庚申

康應 巳巳二月九日巳酉或十八日戊午

明德 庚午二月十六日庚戌或三月二十六日庚寅又七月八日戊戌

應永 甲戌七月五日癸卯或八月二十四日辛卯

正長 戊申四月二十七日巳酉

永亨 巳酉九月五日巳酉

嘉吉 辛酉二月十七月乙酉

文安 甲子二月五月乙酉

寶德 巳巳七月二十八日丙午或八月二十八日丙子

亨德 壬申七月十二日癸卯或二十五日丙辰又八月十二日壬申

康正 乙亥七月二十五日戊寅或二十六日巳亥又二十八日辛丑

長祿 丁丑九月二十八日巳丑

寬正 庚辰十二月十一日癸巳

文正 丙戌二月二十八日庚子

應仁 丁亥三月五日辛未

文明 巳丑四月二十八日壬午

長亨 丁未七月十九日丁巳或二十日戊午

延德 巳酉七月二十五日辛巳或八月二十一日丁未

明應 壬子七月十七日丙戌或十九日戊子

文龜 辛酉二月二十九日戊申

永正 甲子二月三十日壬戌或三月二日甲子

大永 辛巳八月二十三日壬寅

亨祿 戊子八月二十日巳未

天文 壬辰七月二十九日乙亥

弘治 乙卯十月二十三日乙酉或閏十月二十三日甲午

永祿 戊午二月二十八日丁未

元龜 庚午四月二十三日庚申

天正 癸酉七月二十八日丙午

文祿 壬辰十二月八日甲午

慶長 丙申十一月二十七日癸申

元和　乙卯七月十三日丁亥
寛永　甲子二月三十日甲寅
正保　甲申十二月十六日庚午
慶安　戊子二月十五日庚戌
承應　壬辰九月十八日丁亥
明暦　乙未四月十三日丁卯
萬治　戊戌七月二十三日戊午
寛文　辛丑四月二十五日甲辰
延寶　癸丑九月二十一日丁亥

按年號者唐虞三代未之有而起於漢武帝之建元先是雖有文帝之後元景帝之中元後元而徒改元未爲之號史官追書之名耳故武帝又以後元爲號也

本朝文武天皇創建大寶之號嚮此雖有孝徳天皇之大化白雉天武天皇之朱鳥而紀一時之瑞未爲定式故源親房正統紀以大寶爲年號之始矣朱子語類曰胡文定以建年號爲非以爲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建年號事有紀屬可記今有年號猶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暦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丘瓊山世史正綱曰年之有號事雖非古然足以別世代防偽妄禮所謂可以義起者其此類歟正得朱子之旨矣歐陽永叔歸田録云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徳其後因於禁中見内人鏡背有乾徳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内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嘆宰相寡聞也夫太祖不聞偽號猶嘆之則一統之號宜勿用矣然歴代用者有之而東西晉南北朝爲多若東晉康帝南齊高帝之建元雖亂離無學之時而不避紀年之初號則固陋之甚唐憲宗時非無學士而用元和之號何耶元順宗之至元則胡俗之寡行不足論矣宋眞宗時楊大年擬崇亨字上曰爲子不了不用淳熈本作純字時人有言此字必改言未既而改蓋純字亦屯字在前慶元時先擬[illegible]平某

云向來改隆興時有人議破以爲隆字近降字
今既說破則不可用語類載此而無判斷之言
余謂此皆閑議論也亨字天德之名純字文王
之德之純謂之非美字而可乎隆是降之反豈
以字似而廢之哉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太后
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
以爲二人聖者悅太后爾改元明道又以爲明
字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見歸田錄其撰者果
爲容悅乎不然則議者之誣也徽宗即位改元
建中靖國或謂建中與德宗同不佳謝上蔡云

恐亦不免一播後下獄見語類楊方震曰史稱
上蔡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其即建中年號之
說乎宋之年號同於衰世及垂亡之小邦者往
往有之如前之乾德後之建中是也然乾德不
驗而建中則驗是又在乎德之厚薄而不係乎
讖之有無上蔡之論特因徽宗而知之也楊氏
此論得之矣玉海所載離合之讖重複之嫌皆以楊論可推斷之
本朝撰號大略見園太曆不甚似人名不避異
國年號也但其文字出處不足爲據或有之如
建安似嶮難音之嫌何可避之也丘氏史綱漢

光武建武三十二年夏四月改元下曰前此改
號年者俱在歲首歲中改者始此昭烈章武三
年五月以後帝禪建興元年下曰司馬氏資治
通鑑凡書號年皆以後來者爲定綱目因之蓋
以春秋書定元爲例也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
薨則次年事不得復繫於昭公定公之立之年
其正月未有所繫也繫之於定固無不可若夫
秦漢以來之君君崩未踰年而改元者崩與立
同在一年之中而書其嗣君之元是乃亂之也豈
所以示戒乎假令先君之終在於歲首未有事

可書然且不可況夫閱月既久事有當書者何
以爲稱所書之事其先君乎嗣君乎如此年之
書歲首既書曰後主建興元年至于四月又書
帝崩于永安所謂帝者誰歟故今正之五月太
子禪即位改今年爲元年下曰禮國君即位踰
年而後改元者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
也當昭烈崩後主即位之初諸葛亮爲相也乃
亦不踰年而改元何歟唐高宗顯慶元年春正
月改元下曰自漢武帝建元以來一王往往有
數改元者至唐高祖之武德太宗之貞觀一號

紀年用以終世高宗輕變父祖之成憲其後乃
至一年一元甚有改稱僅一二月而遽止者宋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十一月以後雍熙元年下
日建號於年之上宜於歲前豫為頒布天下使
遠邇咸知之至于歲首即用以冠年必使遠邇
如一而不至於前後互異所以一統紀防偽妄
也歲至於十一月僅一閲月而歲終矣顧乃追
而改之凡諸內外上下簿籍文移舉皆更革之
不亦錯紊乎丘氏此數段論有補於世教矣丘
史書改元之月而書曰者獨唐順宗永貞耳

本朝自大寶至今延寶年號凡二百有六同號
者未之有也其改元月日博求其書之日之與
支干有異者自大寶至天平寶字以儀鳳曆自
天平神護至貞觀以大衍曆元慶以來以宣明
曆考而正之以貽我後人因舉菅丞相讀改元
詔書詩云明王欲變舊風烟詔出龍樓到海壖
為向樵夫漁父祝寬平兩字幾千年又按以年
號為錢文事物紀原古今原始自後魏太和始
太學衍義補始於劉宋孝建有對待書之有回
環書之若唐之開元通寶高祖武德四年鑄之

開通元寶也錢名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為俗謂
之開元通寶非玄宗開元年中鑄之故此錢文
或對待讀之或循環讀之其對讀亦當知錢名
而非年號也事物紀原野客叢書辨之矣宋自
開寶每改元必鑄一錢故每帝皆有數種錢最
多者仁宗也丘瓊山議之是也歐陽永叔曰國
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元通寶至寶元中則
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
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事物紀原
曰錢文以寶者自周景王大錢始以通者自唐

高祖武德始以重者自肅宗乾元始以元者自
晉高祖天福始也

本朝元明天皇以前之錢文未聞之和銅元年
所鑄蓋和同開珎是也淡路帝所鑄曰萬年通
寶曰大平元寶曰開基勝寶仁明帝所鑄曰長
年大寶見國史矣拾芥抄載神功開寶承和昌
寶饒益神寶貞觀永寶寬平大寶隆平永寶延
喜通寶乾元大寶神功錢稱德御宇鑄之承和
錢仁明御宇鑄之饒益貞觀二錢清和御宇鑄
之寬平錢宇多御宇鑄之隆平延喜二錢醍醐

御宇鑄之乾元錢村上御宇鑄之三才圖會小窓別紀載我錢六文和同萬年神功隆平乾元五錢爲日本國錢延喜錢爲倭國錢圖會引舊譜曰日本國錢四品一和同開珍二神功開珍三萬年通寶四隆平永寶其國延暦中鑄又乾元之元作文引國朝會要云太平興國九年日本國僧奝然等浮海而至云其國用銅錢文曰乾文我之所未聞也古錢之流落於世間形弊文滅完全者尠矣今行寛永通寶體質堅厚輪郭周正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者也通鑑綱目云開元通寶輕重大小最爲折衷吾於寛永錢言之矣抑錢之爲物積於上則下惡之置于上則下侮之必周流乎上下而上常操其權則爲天下之通寶苟上放其權而使下得掌之則不惟施爭奪之教而實致禍亂之淵叢也漢文帝除盗鑄錢令使得自鑄時呉王濞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卒叛逆而滅其家賜鄧通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而亡其身萬世之監戒也然唐玄宗欲倣漢文不禁私鑄勅百僚詳議可否劉秩議曰管子謂刀布爲下幣先王以守財

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夫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重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之人又曰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乎是設陷穽而誘之人也劉氏此議致詳者所謂輕重之本即上所操之權也宋時陝士錢以鐵償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程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盗鑄者息民不敢盗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計乎自古論錢法者多矣伊川斯言實不易之良法也延寶五年正月望日山崎嘉謹識

嘉按革命勘文部首有法二焉一神武天皇元年此至當之法也一黄帝十九年此無稽之言也且勘文有

本朝奚取法異邦之議尤爲格論矣或謂用易

卦金華之義猶之可也或謂用素問三合為治
此勘文所不道而三合不限于辛酉也原夫神
道土金之傳五十鈴之敬禮猿田彦命所守所
尊而神武天皇即位天運妙契則辛酉宜宸慎
之歲矣舊事神武紀曰天種子命奏天神壽詞
即神世古事類是也又曰種子命解祓天罪國
罪二事也古語拾遺曰令天種子命解除天罪
國罪事其事具在中臣禊詞神武天皇鎮坐於
王城鬼門下賀茂宮昔賀茂齋院卜定齋内親
王親王禊祓大祓國史歷歷記之六月十二月

之晦齋院大祓之事見延喜式延喜式六月晦
大祓祝詞載中臣祓良有以矣御手洗川夏越
會式萱貫之輪自南而中而西之儀土生金金
生水之行乃是五十鈴川之傳神人守渾沌之
初者也今歲延寶九年改元

天和　辛酉九月二十九日己卯
貞享　甲子二月二十一日丁巳
元祿　戊辰九月三十日己亥
寶永　甲申四月十三日壬午

新井白石　著

畿内治河記

嘉永元年（一八四八）江戸山城屋佐兵衛刻本

據嘉永元年（一八四八）江戸

山城屋佐兵衛刻本影印

畿內治河記

白石　新井君美著

天和三年癸亥。國家有議。大興畿內治河之役。蓋水之爲患。所在有之。而源遠流悍者。其患大矣。衆流相湊。併歸一道。以達於海者。其患最大矣。水患之最大而難治者。無若攝之大坂河。大坂河。卽淀河也。其源江州琵琶湖。流出宇治。出伏見。經淀城。至大坂。入于海。其間五畿及比近州縣諸水。來會甚衆。而大和河。木津川。加茂河。桂河。其最大者也。大和河。出和州初瀨山東南。合生駒

立田等衆河。歷龜瀨。會石河。至弓削村。分二股。一久寶寺河。是爲正流。一玉櫛河。至吉田村。又分二股。一吉田河。一菱江河。吉田河北趨。滙爲深野新開二巨浸。恩地河及久良加利飯盛等。淵谿諸水皆歸之。周廻廣莫。瀰漫數千頃。又南向出森河內。與菱江河。俱合正流。至大坂京橋之下。入于淀河。木津河。出伊賀鹿伏兎谷。傍笠置山。城州南方衆山之水。悉注之。至淀大橋。入于淀河。賀茂河。出城州岩屋山北。受鞍馬。貴布禰。八瀨。小原。溪澗諸水。遶京城之東。合白河紙屋河。西南入桂河。桂河。出丹州園部西北。會淸瀧河。經嵯峨。從鳥羽。與賀茂河會。俱入于淀河。淀河。實納四大河之流。其上流自湖口。至宇治。曲折山間。兩岸皆高巖石麓。水流其中。不能爲患。自宇治而下。始出險而更平地。特以隄防爲之限。河流緩而灘沙停積。加之。大和河。木津河。桂河。並挾泥沙趨之。壅塞河道。河身日淤。船隻阻滯。一遇霖潦。則泛漲盈溢。其勢不可得而制。重以百川灌集之威。衝蕩潰決。敗壞縣邑。渰沒田廬。畿內之民。被其害者。歲以萬數。嗷嗷怨嗟。已數十年矣。我　東照大神君。受命以來。明哲

繼踵。治具必張。百廢俱興。乃屢差官。巡視畿內水災地方。以求修治之策。議者謂。諸水之會淀河。多在上流。獨大和河在下流相會。橫衝河身。是河水所漏之處。兩河相委。水勢相爭。不得共順下。故淤沙日積。河身漸與岸平。若夫深野新開瀦水旦暮積。雨水纔至。則村野之間。爲揭厲舟棹之區者。皆原于此焉。宜別開河道。導大和河。分殺水勢。兩河各得其所。因求其鑿開之地。或謂。鑿瓜破野。至住吉浦。以注于海。或謂。鑿阿部川。至難波浦。以注于海。而其近邑土著之民。恐其被割田廬。刺心隱

痡。與夫被水害之民。爲哀訴不已。工費亦不貲。其餘建白競言巧便。而卒紛紛莫之定也。有司亦不知所取材。格而不行。復有年所。但管河官吏。歲費官錢。植樁累石。增修隄防。雖務致救護。河患未已。施及寬延之交。河道益淤。水害益暴。流亡漂溺之災。無歲無之。瀕河人民。不知所歸。　今大君紹纘丕基。光昭前烈。文武並行。萬方莫不循軌。風化一新。群動莫不被澤。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獨於畿內之民。豈可令墊溺於是。誕垂嘉惠。博施洪恩。將救治水患。今玆春二月。遂命稻葉石見

守及彥坂壹岐守大岡備前守。往巡察畿內河道處所。擇勘定官三人。伊奈半十郎手下吏二人。可任役事者。從之。都下有河村瑞賢。亦差遣從行。以計便宜。越三月。石見守及壹岐守備前守。至京師。督同州縣當該官吏人瑞賢等。先行賀茂河及白河。將求桂河上流。以其路絕險不可涉。西攀老坂。自丹之保津。舟行下嵯峨。至淀鳥羽。由伏見。浮淀河。以達大坂。視河口。東傍大和河。至龜瀨。經廻深野新開。復踰淸瀧山。歷視其東北衆山。濯濯皆沙土。而且其沙每崩下。流入溪澗。復沿天野河而

下。至其股合淀河之處。復西南循攝之郡邑。憂水害之地。行視德菴溝。(深野新開。比近田間瀦水。行之。至今福村南。入大和河。)鯰江河。(河西流過備前島片町之際。至京橋下。流入大坂河。)攝東郡邑。羨溢之水。多置閘於今福村。以洩于此。及備前島。片町。京橋等處所。復緣平野河。(攝河東南。山際高阜涓流。及引狹山池。以灌溉田土之水。又置大閘於弓削村。引大和河。以備蓄洩之溝。皆歸之。至京橋上流。入大和河。)過猪甘小橋(仁德天皇十四年。爲橋於猪甘津。即號其處曰小橋。)等處。廻狹山池。(聖武天皇天平四年。築狹山下池。)廻相阿部。瓜破。及依網池。(推古天皇十五年。作依網池。)手水橋。(在堺津與住吉浦之間。)向欲開鑿之地方。往反數四。左右旁求。審詳治水患。實在海口。而不可別開河導大和河。

說者之計。不足信用焉。復遡中津河。(淀河支流。自長柄村西分。至傳法口入于海。)自神崎河。(淀河支流。自江口村西分。至尼崎。入于海。)西出尼崎。復遵海浮舟。南循行堺津住吉浦等處。熟視大坂河口。沿海斥鹵之地。蘆葦鋪生。日以蕃蓄。令河水失宜。洩于海之便。兼之近年就其地。開田築堤。下流益爲壅塞。斯治水之最所可急也。故先指畫廢其新田。壞其隄防。芟其蘆葦。令海口開豁寬廣。自是每歲夏秋之間。官令土人芟除蘆葦四次。以爲恒例。凡在大坂。往來相度者久之。於是發大坂。道石河。詣其上流赤坂。再歷龜瀨。至生駒。躋初

瀨。取途於奈良。沿木津河而下。由宇治。抵鹿飛。過供御瀨。窮石山。出勢多。（鹿飛。供御瀨。石山。勢多。皆在自宇治迄琵琶湖口之間。）踰險涉水。根極河水源委。具圖方略。以歸京。仍令瑞賢陳其所見。故造圖以告治水之便利。石見守頷之曰。可也。越夏閏五月。石見守及壹岐守備前守。還江都。以條上治河之策。因言諸水發源處所。斫損林木。山禿土穿。遇雨易崩。下流淤塞。職此之由也。山林必須鬱茂。而勿濫採伐。自今而後。既藥者不可復斫。不毛者宜令植樹。于是堂議遂定。如治河之事。宜命河村瑞賢。一切委之。盡其籌

策。如諸水發源處所山林。則不論公私。仰該管官民兼行。越秋九月五日。壹岐守備前守。相會於石見守邸。召瑞賢。委專治河之事。且賜驛符及吏胥月糧。以加藤兵助堀八郎右衞門猪子佐太夫監督之。令往。冬十二月。遂發江都。明年貞享甲子。春正月。至京師。謁所司代稻葉丹後守。稟奉命往興役。其月至大坂。審河勢。相地形。而其施工之先後緩急。斷然有所見矣。蓋大坂河將入海。有九條島當之。河爲島所扼。漩流而入海。此上流之泛溢。淤沙之壅塞。所由致也。故二月十一日。先於九條島起役。直鑿島中。以開一道新河。自九條及福島。袤約一千丈。廣三千餘丈。使河流直達于海。此昔治水始於冀兗之遺意也。畿內之民久望此舉。不翅雲霓。一聞官家興工治河。以救民之疾苦。騰懽相賀。四方子來。不論地之遠近。奔馳以應募者。日以萬數。於是分隊立部。各置首領。統攝驗勘。以就役。畚鍤鱗集。不待督責。用力自勤。乃二旬而新河成。初瑞賢招致各國水工精練者。博取諸人。以裨其策略。預聚巨材。鋸作木板數萬。作纚車數百。又作萬餘木桴。編竹爲簣。縮貼一邊。縛住使牢。以

其三件具。堆積於九條島。如山。觀者愕然。不知其爲何用。至二月。起役。先於該鑿河道正中。濶五丈。掘深渠。留上下兩頭及中間而不掘。徹作土障以限渠。上以防河水衝入。下以防海潮侵盪。竊計。河道生地。左右皆舊河。而土薄泉淺。至稍鑿。必見水。而施工不易。故設渠。使地中水。溜下會于此。既而鑿新河。鍤钁纔下。雖果見水。即潛泄歸渠。因於兩頭及中間土障處。左右橫開渠。并置纚車。以衆力轉幹。撤去渠中水。加以戽桶。并手抒去。夜以繼日。不少休歇。於是生地蓄水漸盡。不致泥淖。尤易

爲工。及新河稍深。以木拵密倚兩岸。竹簣仰承人趾。不致踏脫。且透漏泥水。使人不滑倒。甚便升降。所挑泥土。衆人搬去。往來蹂躪。泥淖塗地。故於路上鱗布木椒畚。者趾不陷沒。行步如飛。其器械預備者。皆有所施而成功之速。資此實多。於是人服其先計。逮新河道既鑿訖。兩岸俱砌以石。撤兩頭土障。以烽火爲號。齊力一時決去。放河水達于海。流勢一道。隱如長虹。南岸盡頭。沿海築堤。橫亘二百丈。以禦潮濤之侵衝。新河接海處。水渙散而無涯際。因多下竹篠。分揷接樹。以爲揵。凡一百八

十餘丈。拘制河道。以達于海。俾水勢急駛。而自濬深也。蓋爲揵。始于漢。（河渠志云。元光中。河決瓠子。武帝自臨。下淇園之竹以爲揵。塞決口。築宣防宮。）本邦未嘗聞有爲之者。今始用之。事簡而功大。甚利於治水。凡此役爲揵最多。爲制皆同。而其用則隨處各異。大要所以使河水游蕩于此。泥沙停積于此。能遏橫流。而能利導水勢也。新河既成。全河沛然傾注。向之泛溢者。自順下。壅塞者。自刮除。江州發源處。水爲之急。淀城有筒車。及河引城中者。轉輪更疾於往時。其水勢駛迅。亦可見矣。又新河南相距數百步。移所挖挑之泥。堆積

爲山。樹以松。疊翠鬱蒼。使渡海者望之。得知方所也。茲後淀河自長柄分。爲大坂中津二河。頻年中津河日盛。而奔流浩蕩。勢難廻。故大坂河之流漸減。日就淺淤。運道艱澀。舟檝遲滯。大爲公私之患。向官司百計治之。而無效績。救治之策。束手不知所施。今精思熟慮。具知前功之所以不成。改絃易轍。首擬一法。其法編木多作大囤。（明成祖永樂十年。工部主事藺芳。立作囤之法。）中實以石。下之兩河岐頭。使交錯墊附。自諳水底。牢不流動。以爲揵基。水底大囤。勢已定。而由囤下竹揵。令上流銳漸次下澗。布揷接樹。直

出于河心。長二百餘丈。突如鋒頭。縱割中流。兩水均分。勢如燕尾。於是中津河。不能肆侵奪之勢。而大坂河。滔滔安流。淤滯亦自疏矣。蓋水至柔。而能攻堅。凡當其衝者。雖鐵石必壞。故以力爭之者。卒不能勝焉。竹揵柔軟。而狎柔而制之。則水無所施其激搏之暴。而自得循軌而行。此功之所以竟成也。大坂河又自中島東頭。分而爲二。南爲土佐渠。北爲堂島河。堂島河又分爲曾根崎河。倶流過福島。於九條島東頭又合。三派均注。則足以分折洶湧之勢。頃年水直下土佐渠。而堂島曾根崎二

流梗澀而水既乾涸故先開堀撈濬曾根崎河長七百二十餘丈又堂島河由堙廢不得就河道而流浸灌于洲澤蘆葦之間散漫潛行下通福島故於其洲澤蘆葦之間亦樹揵縱横錯宗是所以使制散漫之水以就河道而洲澤亦由之得停貯泥沙自成平陸也又中島北渚因堂島河堙廢沙土已凝久成陸地乞丐無依之徒侵占群居自作席舍殆成聚落今一掃撤之鑿開濬挑二百五十丈又自福島至百石島開濬河岸四百餘丈其間六軒屋及葦船廠二所並撤去之又福島前有豬

島在中流而河身迫阸者長一百五十丈復鑿去之于是江都召瑞賢秋八月與監督加藤兵助等同發大坂還江都上陳已治未完河道處所堂老復遣瑞賢往率餘工從是不遂遣監督官冬十一月瑞賢至大坂疏濬障排督役略成明年貞享乙丑春正月還江都繪圖以上條呈治河之工猶有未周備者於是堂老覆議復委瑞賢任其所爲以成巨績冬十一月發江都至京師謁所司代土屋相摸守稟後興役十二月到大坂起役堂島河下流有洲沙積如丘陵河特堙廢不通勺水鑿

開之三百丈又自曾根崎至福島一帶河岸或以石砌或植木柵以禦暴水齧岸岸上新開道九百丈隨處造橋以便往來又中島北岸紆曲不正使河水蛇行而下勢不峻利或削去之或補築之繩而直之臨岸官舍民屋並撤之新開道七百五十丈先是緣河岸上無道路之處今皆開道使人往來經行此所以使其居人不得侵築岸涯以迫河道也又九條河岸葦船廠處所有曲灣水勢趨之河道滲洄因於其灣頭亦交錯樹揵使泥沙凝停自成洲水徑趨新河以入于海於是大坂河下

流稍治矣諸水之最多患者莫若大和河是須次而治焉越丙寅春三月又興工從事于大和河自石河而下塡淤成洲曲岸礙流者或濬而疏之或鑿而通之大和河分派至森河内前又併合爲一水勢衝抗每致上流壅滯於此樹揵一百五十丈分導河流使無相逼也自此而下河道狹隘暴水易溢故南岸起森河内經鳴野至定番官別館處所鑿岸拓廣河道計一千三百丈其間有房屋田圃迫河道者並撤去之北岸起蒲生村至片町之下與淀河合去處亦拓廣河道因接修京橋十

餘丈。以京橋爲大和河咽喉。而岸狹勢抳。難宣洩也。自京橋而下。兩河已合流。每遇雨水。淀河水直抵南岸。大和河爲之所衝。水勢相捍。俱致泛溢。此由近世北岸川崎天滿侵築河岸。以開街衢。起邸舍。迫抳河道也。故川崎官木廠前一大洲。延袤二百餘丈者。先鑿開之。其岸受河水衝浸處。用石包砌二百五十餘丈。又起官木廠處所。盡天滿岸。撤去邸舍市廛。以鑿開其岸。長七百餘丈。且濬淺淤。令河道大深濶。其間有天滿橋。天神橋。難波橋。並葺修長之。每橋十二丈。以架接新岸。攝之橋梁。莫長於此三者。天滿橋通計七十五丈。天神橋通計七十七丈。難波橋通計八十四丈。自此兩河之委。有所歸納。不至束溢。於是大和河上流。所在塡壅方啓。深野新開等瀦蓄自退。無復泛漲之患。向堂島河堙廢者。亦由爲天滿岸所礙。今隨廣其岸。水直注入之。河道循軌。又緣大坂河而上。至源八渡。友淵村。長柄。毛馬等處。濬深淤塞。纔治曲岸者一千丈。又自三番村至逆枝村。（二村在長柄毛馬等上流淀河北岸。）隄防蜿蟺。水由灣曲而下。故逆枝村前淤沙累積。自成一巨洲。遂爲居落。洲頭置鋪。勘視運船往

來。今撤鋪毀居落。鑿去曲堤巨洲。以直河道。計五百餘丈。西轉神崎河。自江口吹田至尼崎。悉行浚深。又中津河一帶。及傳法口。逆河。（中津河自傳法分。折旋四貫島之水。逆行接入大坂河下流。故曰逆河。）四貫島。（在傳法村與九條島之間。）俱用工。曲者改直。淤者改深。牽道各隨河形。先是四貫島。當船隻往來之咽喉。故設立公鋪。譏察海口。自九條新河一開。而後官船商船。壹是張帆。徑由此。滿載絡繹。無復挽撑搬剝之苦。尤爲海口出入之要路。自是移置公鋪於新河北岸。又江小島。寺島。慱浪淵。三軒屋。至木津口。（俱在大坂河南轉下分流。迄木津海口之間。）委各該官吏。河身之淺者加深。河岸之狹者加開。又大坂中。多有縱橫溝渠。股引河水。以利漕運。其兩岸舊無石砌。且其縱渠。設閘於渠口。啓閉之。雖以備暴水。然諸渠由此澱淤過半矣。暴水時至。則甚失漏洩之便。向石見守巡視之日。撿勘明白。曾有處分。既而今玆大坂尹藤堂伊豫守。仰沿渠人戶。令撤閘浚澱淤。修岸砌縱橫通計。一萬五千餘丈。其岸皆開之。使慢皷。渠面之廣。增加於水底。則每遇霖潦。容受有餘。使水寬緩游蕩。而無泛溢之勢。且其兩岸甃石爲級。平時使可升降。以便人

居也。又淀橋之下。有寺曰圓通。其地本河道。以洲沙積久漸成陸土。遂侵占創寺。又宇治橋下流。有橫隄出于河心。想是天正年間築之。以使廻河引伏見城邑以便者耶。其堤陰填淤肥美。民因耕田之。俱致水勢迫阨。今廢寺攘堤並鑿開。令河道廣豁。而無所障。凡宇治橋上下伏見大池淀鶸殿及木津河一帶。往往有陂澤若霖潦羨漫則水于此游蕩而蓄瀦焉。比年。蘆葦楡柳叢生蕃蓰。日漸淤高。已不受水。令各所官吏悉剪伐之。每遇暴水。使游波寬緩休息而無抑鬱偪迫之患也。又木

津河西岸飯岡山下。有巨巖突出。礙流使激。今鎚摧除之。先是淀河大和河。於堤岸衝要之處。或聚石斜爲小堤。或多植椿橛。使水不得突射。然設之于此。則復衝于彼。互相激水勢。且泥沙易停。尤害於河道。故一切除之。使莫復爲焉。其所充工料之石。采之宇治山。石皆褊薄。遇水易崩。沒泥淖中。水欲衝刷。而勢不得轉。階之致淤。且宇治山在河之上流。每鑿採石。則土沙崩下流入于河。遂爲壅塞之漸。故具由告官。其餘工役。令莫復采用焉。又大坂河水底。有亂石。傳道往昔工役之餘。棄而不收。甚礙河流。今悉鑿出。以充工料。又堂島洲澤。自樹楗三年于今。沮洳漸乾。因以各河挑鑿之土石。填築之。下至九條新河兩岸。及福島。以爲宅地。剏開街衢。廣狹縈廻。各隨地勢區畫焉。通計二千餘丈。使附近人民作居屋。出戸賦納官。蓋營此地。以建邑者。所以使居人看護其河道。保守其岸砌。不至頽塌圮敗也。初巡視之日。瑞賢曾建此策。石見守大許可之。今施行之。凡是新邑。皆河口襟喉之地。富民土豪爭聚競興。盛開市肆。重檐傑棟。相比結架。爽塏映照。遠近遊者。稱爲壯觀。所謂閭閻

撲地。簇檣成林者。不多讓焉。遂復爲無雙之要津也。凡大小幹河支河。隄防通計十萬餘丈之間。田圃廬舍。侵占河岸者。令悉撤去之。又隄旁隄内。所生之蘆葦竹樹令該管官民悉芟除之。[秋夏芟除以四次爲恒例]於是河道堤岸界限明白。而杜奸民侵填之萌矣。其餘出奇應變。除害興利。籌算效績。難悉記。自役興已五載。河功完成。還江都。具狀告成。實貞享丁卯夏五月也。初興役之日。石見守謂。此行治河。工役重大。固非官家之力。則不可也。雖今成此役。不繼浚治。恐河患又起。凡山陰山陽等道。及四

國九州漕運輻湊于此。則役一成之後。徵工費於此諸
國。置官吏。令掌相繼濬治。永遠依行。莫復有淤塞可也。
因令瑞賢設爲其法制。雖已有定案。至此役成。其議亦
寢。事不及施行。大抵天地之間。山陵土石。猶且有消長。
況於川澤乎。源委時易。淺深世異。攝之苦水患尚矣。按
仁德天皇紀曰。朕視是國。時都難波。是謂高津宮。　河水橫逝。流
末不駃。聊逢霖雨。海潮逆上。而巷里乘船。故決橫源而
通海。塞逆流以全田宅。堀宮北之郊原。引南水今大和河歟。
以入西海。因以號其水。曰堀江。今大坂長渠上。其古跡猶存。　時五穀

豐穰。百姓富寛。頌德既滿。炊烟亦繁。有御製。高屋之　是以政
令流行。天下太平。於今稱聖帝。在位八十七年。由是觀之。治河
之工。其始自此乎。世之相去。千有餘年。泥沙日累。而水
底漸高。海波日退。而洲渚隨長。於是河之距海漸遠。海
之容河亦阻。而下流停滯之患。胚胎于此矣。且昔者自
洛到大坂。其道經飯盛山下。出四條畷。或由野田福島。
或過渡邊橋。今所往來。枚方而下。迄京橋之地方。舊皆
汙澤也。天正中。築隄防。以制河道。因爲伏見大坂之捷
路。於是水所游蕩汙澤。遂爲良田。至若城邑富庶。戶口

日增。壅防河道。各起舘舍。侵占沮洳。以爲田圃。地不遺
川澤之分。水不得休息之所。其迫阨束隘如此。河何以
得不淤。水何以得不溢。堤何以得不決。宜乎後世之有
水患矣。嗟夫不可以今復古固也。雖然河果不可治乎。
蒸民之憂者。不可不審時勢而理之矣。今此役大要不
過導滯鑿阻。疏通下流。使河水直達于海而已。下流既
疏。則水勢自疾。水勢疾。則其所趨積沙停淤。衝刷刮蕩。
河道入地日深。故洲渚之當河心而遮流。或二三里。或
數百丈者。不借人力。自崩自潰。所謂借水攻沙。以水治

水者也。於是昔年浸潦之田。今皆成沃壤之地。瀕河民
生。始免魚鼈。播種耕耨。各歸其業。懽忻交通。頌聲滿野。
不特河患弭。而南海西海。諸道漕運。無阻稽。舳艫銜尾
而入。誠國家無疆之慶。而生民萬世之利也。振古未有
若是役重大者也。若自非　大君仁恩如天澤洽下民。
明斷毅然。必行不疑。則雖有智巧謀略之臣。其誰能效
績哉。此洪化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也。以佚道勞
民。則民勞而不怨。況此役。雇募貧困之人。夫未嘗調發
疲弊之民丁。工費仰給於官庫。未嘗派徵編戶錢糧。委

任既專事不中制惠政良法盡施行於今日不世之大功於是乎立矣較之上古不愧傳之青史有暉嗚呼盛也哉

畿內治河記終

新井白石　著

奥羽海運記

嘉永元年（一八四八）江戸山城屋佐兵衛刻本

據嘉永元年（一八四八）江戶
山城屋佐兵衛刻本影印

奥羽海運記

白石　新井君美著

昔者先王建國。造都鄙。經田野。制爲五畿七道。畿內租入。以供宗廟百官之用焉。在外諸國。則任土作貢。以實王府之儲蓄焉。考之典籍。七道輸送。由海路而達京者。三十餘國。風候有時。駕漕有程。則海運之政。亦有從來久矣。第世淳事簡。不待轉漕邊遠之粟。而國用自足焉。降逮文治。皇綱紐解。民之謳歌者。漸轉向東。而關左之地。日以隆盛。農兵既分。用費多端。當是時。自非四方之

轉輸。則烏能得人給家贍哉。但漕運之法。求之記傳。不少槩見矣。莫得而考耳。及鎌倉之政寖衰。天下瓜分。列國競爭。各據險阻。以養士强兵爲務。三百餘年矣。其安進策漕運通有無哉。及吾　東照大神君撥亂致治。定鼎江城。四海星拱。萬國輻湊。自宗藩戚里。通侯列卿。皆在邸第。相與嫁娶。而況將士工賈。雜氓浮客。聚住都城。生齒蕃毓。巧曆莫之能計。則官民糧餉。不能不仰給於殊方。故水陸漕運之政。實爲今日之要務矣。江都形勝。東南瀕海。沃野彌望。關塞之固。河渠之利。天造地設。

抵一作儋。

故西南諸道。漕轉絡繹。舳艫相銜。未曾有阻滯之患矣。第奥羽二州。在東北邊要。稻粱之蓄。爲天下饒。而陸路脩曠。已不可轉輸。海運亦迂遠。不能徑達于江都。蓋海路未習。漕策有遺。故功力雖勞。倉儲無益。奥州形勢。接界常野。邐迤北去。以面東洋。羽州接其背。以抱北海。遙與朝鮮對。故奥州運道經東海。羽州運道涉北海。其經東海者。漕下總州銚子口。自銚子口。用河船。裝運入利根河。抵關宿。下行德漕渠。以達于江都。其涉北海者。漕至越前州敦賀津。自敦賀。駄運山中七十里。出江州鹽

津海津。又舟運湖上。以至大津。然而河漕陸運。備極艱辛。勞費最多。而漕利未廣。近世運道。奥船經上下總邊海。折而抵房海。以達于江都。羽船涉北陸山陰山陽等道邊海。至長州。折轉經淡路迫門。或阿波鳴門。又出南海。抵伊豆。以達于江都。放洋萬里。波濤險惡。石礁島嶼。曲折極多。習熟經涉者蓋鮮矣。雲氣風候。一失占視。覆敗隨之。人穀俱沒。或雖船僅存。穀已投弃。其所亡失。固多矣。或廻避風濤之險。所在棲泊。稽延。經年而始達者。上漏下濕。穀已浥爛。不堪以充官倉之儲蓄。此不啻關

取給於東北之便。傷人毀船。累年沈沒之費。不可勝算。深爲國家之患。寛文十年庚戌之冬。募求能習海運。堪使掌漕事者。都下有河村瑞賢。以智畧明敏。爲衆所推。國家簡命。命瑞賢。掌海運事。先令漕奧州信夫郡桑折柳川及福島等處官糧數萬石。以試其方畧如何。瑞賢受命。以爲漕運事固難矣。雖然夏艦蠻舶泛海警者。雖僻壤遐陬。片帆直指。無所不至。則我東北海運。亦無不可通之理。但便利未獲。而宿弊罔除。漕運不廣。意坐此故耳。因周詢博謀。便知其繇。在不擇船隻。領駕非人。風汛

不得候而已。先是漕運奧州官糧。皆雇募商船。送納江都。官司將僦運船。先設飭令衆商投書。告各欲得脚價若干。官吏公同發飭檢視。而擇價最下者。取其甘結。委令裝運。奸商貪利。賤價轉雇船隻。召募水夫。故應雇募者。率貧乏船戶。船隻脆薄。什物不完。運夫亦烏合無賴之徒。僥倖牟利。不憂事之濟否。無量船之勝載。而重裝以貪一遇風濤。輒不免沈溺。海運自有風汛。乘之則去來無虞。彼汲汲貪利。船戶運夫。徒欲往復數回。多得脚價。而不知天時之不可逆。風潮之不可冐。動輒遭暴風。

覆敗不旋踵。假饒僅免。船已破損。非加修理。不可再發洋。是欲速而愈致停滯也。或託言漂溺。侵盜官糧者。不能無於其閒。宜乎漕運難通。亾失歲多矣。爲今之計。莫若擇取船隻完堅者。量定裝載程則。召募運夫必選習練海道者。優給脚價。以鼓其銳志。而候風汛可必濟之時。乘機起運。（海洋每至夏月。有風氣不暴變。雲不起。晴霽清和。可必濟之時候。）方可保萬全而無沈溺之患焉。瑞賢先遣手下一有才幹者。起自江都。踏視通運海道。泊舟港灣。至于荒濱。而巡檢官倉所在。水次遠近。逐一畫圖。貼說具册報知。於是地域

體勢。漕道便要。及轉搬發運之方畧。坐而得之。遂條上建議曰。凡漕運船隻。須選僦商船。各給官幟表之。不必造官船。運夫須雇强幹精練。能慣漕道者。不必差發官丁。如信夫郡官糧。自阿武隈河。以河船裝運百八十里。至于荒濱。此係松平陸奧守封內。自荒濱接兌海船起運。向西南往抵房州。自房州不由故道。折轉直南趨相州三崎。豆州下田等港。又候西南風。然後回船首。以入江都海灣。其途程有奧州平形。常州中湊。下總州銚子口。房州古湊等處。爲運船必經之港次。此等處所。並置

立務場。令査驗各船駕遲遲速。漕夫勤惰。倘或覆溺破損等船隻。急行驗撿。勘窮情僞。或奸徒在停泊處所。私貨糧米貨物。搭載以圖交易之利者。拏問痛懲。運船若在中途。暴遇風濤。沈没官糧。就告隨近務場者。火速徵發本地丁男。其可撈而出者。悉力出之。需溼浥腐者。卽就地糶散。具數遞報。各船所竪標幟。海隅僻遠之民。恐不遽得識認。乞下行諭告河道弁沿海地方官民遍知。若有緩急。令速來戮力救護。伏乞准議施行。國家可其議悉從之。乃堂老劄付傍海郡縣有司云。東海官運。命

河村瑞賢掌之。令沿途港次各設務場。聽瑞賢自置手下人役盤査。凡遇有運船漂溺者。所在官民速發丁夫救護。而便報知隨近地方務場。切恐無由辨認。爲此須給運船所竪標様一箇。令官民照様爲記。其傍海商民。勿將穀麥。與運船私自貿易。凡運船所到。沿海一帶居民。及漁戸竈丁。宜務看護。勿敢衝犯。既而瑞賢差手下人役于平形中湊銚子口古湊等處。雇募伊勢尾張紀伊等州商船。以充公用。此等商船。常載私貨。往來貿易。故打造不惜工費。堅完堪用。其船夫慣知海道。能諳風

候。駕使精練。不敢侵險行危。船與人皆非他州之所能比矣。故另厚值募雇者。令上緊漕運。要以萬全而無跌失。蓋船夫家有妻孥。行有食糧。程途往來。爲日已多。倘脚價太薄。則生計不贍。非爲之心。由是以生。今優給脚價。使之私用無窘。則人心鼓舞。樂趨差役。爭自効力。愼守約束而無欺紿焉。此所謂論大計者。不惜小費。而不欲速而自速者也。既而將應募船隻逐一點撿。因與之約束曰。凡海船。國家已有一定法令。汝輩固所遵守。今另設立法制。汝輩要緊依行。勿有犯違。一各船量定勝

載石數。除備載碇絙檣櫓等什具。并程途該用食糧薪水等物件。在內之外。裝載官糧。以梁頭下去水面六寸爲率。裝完而後請所在該管官吏撿視。一各船該自備食糧。聽就水次務場買辦。須計筭程途應用糧米。稍加贏餘。具數告請。照時估買取。一各船須先將官糧裝完。却將私糧搭載。一各船若遇暴風。勢已危急。不能不剝減糧米。則須先將上面所載私糧投棄。猶未可免。則再將官糧漸次投棄。風定之後。要將剝減訖糧米。明白具數開寫。告報所在官司。請給保票。一各船若有守風潮

停泊港灣。不許纖芥自岸搭載自船下卸。一各船漕到江都。未完卸納官糧。不許擅將羨餘私糧先卸及糶賣一各船在洋中及港灣。須專心愼火燭。切禁諸色賭博愼之法既布行。各船皆欣欣然有喜色。蓋使食糧有餘剩到于江都。變賣則得脚價外更收餘利故也。明年辛亥春。差發各船。駕至奥州荒濱。三月瑞賢去荒濱。躬自董督將倩夫郡粮米起發。下河道。停積荒濱水次。海船亦會集荒濱。不敢後期。乃節級裝載海船。而候風汛順抑。出洋發運。五月瑞賢發荒濱。按視運船該經沿海一

帶。建置務場港次等處。而還江都。凡海船起運。則荒濱務場人役。卽便開具船頭某領駕船隻某日時起發。差脚力飛報平形務場。以次遞報各務場。令盤驗督察。各船既受實惠。衆心欣戴鼓舞之下。無不效力。故漕運無繫遲之累。愼守官物。不毫有所違犯。秋七月悉達江都交卸。噫海路一千五百。風濤之險。不爲不遠。而無升斗之闕焉。大事之濟。神速如斯。未之前聞。較其工費大減於舊時。自是而後。漕政一新。而歸便捷。堂老特加嘉奬。厥後令福島官吏。每歲照依瑞賢法制。漕運官糧。尋有

北運之命。壬子之歲。又起羽州漕事。瑞賢謂羽州在東北隅。最爲邊遠。其漕道涉北海。轉過迫門。襄經南海達于江都。迂回遙遠八千餘里。環六十州邊海。殆一周矣。其間歷險冒危。不知幾所。濟運之策。不可不深長思也。乃遣人備讃等州。訪問傍海居民。至漁戶鹽丁。其漕道利害。島嶼險艱。港灣便要。徧探窮搜。遂一開寫回報。又遣人羽州酒田。驗袖浦形勢。是乃海船始發之港口。而區畫措置。宜預講之處也。因將各處遞報。參伍料理。而經畧處分。悉有條理。遂呈議曰。北運海路窵遠。潮汐險

惡。亦非東海一帶之比。船隻須要雇募習慣北海風潮者。若讃州鹽飽直島。備前州日比浦。攝州傳法河邊脇濱等處船隻。皆可充用。鹽飽船隻。特完堅精好。非佗州可視。其駕使鄕民。亦淳朴不謟。宜特多取焉。如尾勢等州船隻。則雜雇以取足數可也。先是最上郡官糧。以河船漕最上河。至酒田。儎商民場屋收貯。再分載小舟。撑出河口。接裝海船。其河船脚價。泒徵所在納戶。民苦重課。乞一切免之。自今而後。官給河運脚費。官倉多在河之上流。故上流船戶應募者常多。而下流船戶。不得與

傭。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宜令下流船隻遡至官倉所在水次。與上流船隻平分載運。便沿河一帶船戶均得雇價之利。不特爲郵船戶。船戶均富。則造船完堅且多。皆足以充公用也。運船所經沿河縣邑。乞下行該轄各官民。令用意看護。無得停滯。其官糧運到酒田者。已係官物。不合收積小民之私場。且或不虞之災。不可不備。宜擇海涯便要處。起蓋倉囤。以收貯酒田。是係酒井左衛門尉領內。故將官糧寄頓起發於此之間。官命左衛門尉管護。及分載出河口。又令發丁夫船隻挽引護送。

其勞費居多。領內吏民甚困。乞自今而後。官給脚價。海船自袖浦開洋。各給官幟等項。並如東海運船事例。先是北陸海道諸港。有稅。運船去處。船夫無知。唯免稅之計。不泊此等港次。併程兼行。不遑占視風候以進止。動輒中途遇風覆敗。自今而後。令所在港次。莫得稅官運船隻。志州鳥羽港口。菅島附近數十里之間。巨石盤結于波底。運船常於風雨昏黑時候。往往抵觸破碎。乞就島上山崖。每夜舉烽火。使航海者辨認方所。以得迴避焉。酒田袖浦。及沿途澳港。如佐州小木。能州福浦。但州

案下、有運船二字。

柴山。石州湯津。長州下關。攝州大阪。紀州大島。勢州萬坐。志州畔乘。豆州下田等處。乞置務場。督察糧船。一如東海運道。其諭告沿海地方官民通知。亦乞如東海事例。爲國大計。不憚劬勞。今欲開通漕運。非親驗踏視。何從而得區畫周密哉。臣乞衰弊之餘。敢冒風濤。巡察必經之地方。各因便宜。委曲設法。使無滯礙。若肥前州長崎。雖非運船經由之地。而華夷商舶聚舶之處。西海一都會也。若去訪問。必有裨於吾漕運之策。乞得一巡歷閱視物情。伏乞准議施行。國家可其議。悉從之。乃堂老

拯。一作拯。

劄付豆州下田。相州走水。三崎等處海關。泉州堺。勢州山田等處有司。及東海南海北陸山陰山陽等道瀕海諸國。該管列侯有司。令漕船所至。務加保護。一如東海官運事例。又移行大坂町奉行。官運船隻行經各處澳港。不許稅官糧。或恐港口吏民。以其無利於己。慢不經心。使漕舶致遲滯。不便。須要切緊瞭望。遇有官船來到。盡力看護。不可敢忽。其不干漕道地方。瀕海各國。亦須常戒轄內吏民。若遇有官船被暴風漂到者。須要務加拯護。凡瀕海列國之邸舍。在大坂者。宜召管邸官。領行

新令轉行各國官民遵照奉行。於是瑞賢分遣手下人役於沿途港次置立務場一十四所令相聯接聲應點勘運船。志州菅島蓋造土屋於白崎山半腹。就山採薪柴。積于屋下。每夜擧烽以示方所其置烽依于山半則火氣掩映青壁光焰不散漫能使遠瞭望比擧之峰頭者勝遠矣。其蓋土屋以避風雨也。長州下關海中有石礁海船觸之便致敗毀故委務場人役常備鄉導小舟。指引運船以迴避危礁既而慕雇讚備攝等州商民私船。完堅堪用者若干布行法令一如東海官運事例因

將各船編號。如行伍法使險難相救姦惡相匡。每歲春分前後必有暴風自西（南海人呼爲貝寄風北海人呼爲東漸暴風）各船宜過此節而始開洋。故與之行期。凡各處船隻須限二月晦日起發。駕至長州下關報知務場人役而後投集酒田聽候。莫敢踰限遲慢後裝運之期因告示曰長州海上瀨數里之間暗沙伏石交列連鋪水淺潮急易於閣船。慎勿以其捷徑僥倖涉瀨上。春三月。瑞賢發江都到酒田運船亦不後期悉會袖浦。乃督發人役時最上郡官糧。節次河運出積酒田轉搬袖浦裝載海船。凡若干

石。限夏五月次第起運。於是瑞賢發酒田巡訪沿海諸國。歷按各港務場。過閱北陸道歷山陰道出山陽道。至長州下關駕船渡海由西海道。詣肥前州長崎又返長州歷觀防藝備播等州海路。抵攝州大阪捨船從陸出京師經東海道還江都。海陸行程九千三百里。跋涉之勞可謂勤矣。秋七月運船鱗次相踵而達于江都交卸。曾無隻船斗糧覆敗沈溺焉。東海北海。自古以漕運艱難爲患者。於是乎開通漕政清肅宿弊盡革豈唯足供給於一時後將濟國計於無窮。瑞賢雨沐風梳。足迹殆

遍四裔。爲國家盡赤心以建大計。可謂忠矣。國家特慰勞之賜以三千金。嗣是之後奧羽二州運糧分委官吏管掌一皆照依瑞賢置立法制。永爲定規。瑞賢白官曰。奧羽二州漕運沿途港次。該依泊處所合置務場者一十四。宜各就其地勾遴吏役量給月糧。常州在務場管攝漕事。不啻撿監官運凡四方商舶亦有所畏憚。不得敢恣奸詐官從之。各港務場並置夫役隸該干地方各刺史統轄若下關備設鄉導小舟。命毛利甲斐守白崎山烽燧內藤飛驒守令永遠莫有廢歇。志州海爲自大

坂趨江都船隻必經之要衝故烽燧之設匪翅爲官運便利凡諸道商船往來皆得由是取途其利澤所逮實廣矣夫漕道脩阻風潮險惡自古未有如此之甚經渉日久水火隱盜之患不能保其必無焉而今數萬米糧無升合之沈無欠耗之弊三餘月而達者何也區畫已晰宿弊盡除而明法令體人情卹下民防奸僞委曲設法寛簡易從順民丁水夫霑濡優給均被實惠人思自效不待督責而能竭其力不敢欺妄故向之曠年猶不能濟運者時月而至矣漕運之策可不熟爲之講哉大

抵奥羽等州僻在東北土曠而民稀稻粱常有餘而糶賤貨財或未贍而價貴如西南諸國人衆而地不廣都會城邑相望星羅四民輻湊浮食者多土地之出不足以給其人則不免必資轉運之給以爲養也如今奥羽漕策一定則不但行之官糧凡東北藩府侯國欲以有餘之粟轉糶於他邦者皆由官運程途照依見行成規絡繹運送以得易貨賄而國以周贍有無相濟彼此相資國家之利莫善焉況瀕海諸國商船市舶渉海販鬻者有所準式往來不阻雖窮鄉絶域舟所不至焉積貯

便贍於上交易博通於下能使天下食貨無甚賤甚貴之患獨漕運之功爲多矣是國家修舉漕政以安萬民之意也傳云其人存則其政擧上有憂民濟衆之盛德下必有陳力稱治之臣而能得整飾泰平之壽域也國家昇平日久良法善政相繼而興獨漕運之籌闕焉方今廣募旁求汲汲問海運之策既而擇衆擧人則專委以責成功而弗自上掣肘故承命者能得專施智計以開無窮之利福祚億萬年之基本於是乎益固矣諒千載一時而天下幸甚嗚呼盛哉

奥羽海運記終

瑞溪周鳳 撰

善鄰國寶記

舊刊本

據舊刊本影印

善隣國寶記序

日本與震旦相通蓋始於垂仁天皇之代乎其通書信則推古朝聖德太子自製隋國答書焉予錄兩國使者及禪教名師揭來年月乃至近時往返之書號曰善隣國寶記或問此記

之首略述神代事何也曰此方學徒讀震旦書者知其國山川人物讀天竺書者亦然吾國雖有六國史等書而讀者鮮矣故知本國事者幾希矣捨近取遠無乃左乎今錄兩國相通之事先當令人知吾國之爲神國之

由故述十一二耳此皆神皇正統記中所載也其記過半倭字今改作漢字矣又問既是神國然錄學佛者往來何也曰未知神國之所以爲佛國乎凡此國諸神皆垂迹也其本則三世諸如來十地大薩埵也北野神曰

此國普賢龍樹流傳密教之地又應化諸聖以悲願力借名明神遊住諸處覆護衆生誠哉斯言法華曰諸佛救世者住於大神通爲悅衆生故現無量神力傳聞熊野權現之神就六萬餘言中特舉此偈告解脫上人其

意不待言而可知也況八幡神請佛光禪師來此國日吉神勸智證大師入大唐皆爲佛法流通也神能如此歸佛兆佛國而何耶慈覺大師云雖神明應跡國而大日應現故號日本亦有旨哉吾國第三十代欽明天皇

御宇佛教始來既而聖德太子始講法華勝鬘二經雨華放光聲動四衆昔在天竺爲勝鬘夫人親聞金口說後生震旦爲南岳思大密承達磨之誨來化吾國託胎之初自稱救世菩薩實欽明神孫用明聖子而輔推古

政居儲君位寢中不令而化塞外不征而從或時來烏駒翔虛空而凌士峰之雪或時駕青龍橫大洋而入衡岳之雲皆出於思議之表所謂救世而現神力者乎遊片岡逢達磨見其飢臥推衣々之磨乃逝矣空棺留衣

太子特服其衣聖意深矣虎關竊以爲表傳衣來爲誣焉然則三十二字和歌亦可以擬傳法偈也所佛法東漸祖師西來太子皆爲之地乎夫天竺則外道六師交起提婆之逆瑠璃之難在佛世尚然況佛後乎震旦則

佛氏總齒于三教之一而互相推奪三武廢教又未免其數也吾國則王兼神々兼佛三郎一而此外無他太子生神國爲王子四十九年所修之行無一不佛事焉爾來聖武帝清和帝宇多帝同是吾國明天子而讓位出家盖與國之所希者乎如八王子十六子之父捨王位成佛道皆在無央數劫之前不圖果散之地劫濁之代復覩過去久遠之風國王既然將相以降至于士民無男無女垂老薙其髮圓其顱皆唱南無爲口實豈非

吾國之爲佛國也邪實太子遺風餘烈之使然者也如通書於震旦亦出推古之朝則善隣爲寶豈非太子之意乎凡商舶往來常得貨財以富吾國亦善隣爲寶之一端乎然此皆入海求七寶之類專爲利爾恐非太子之意矣按十七條憲法第二曰篤敬三寶々々佛法僧也云々震旦乃三寶所自來也太子善隣必以三寶爲國寶矣又吾國佛法始自百濟而傳焉今屬之震旦何也百濟盖震旦之域也泛而言之耳此記多載新羅高

麗事亦攝之震旦之故也

文正龍集丙戌八月十日

泉南䏊雲山人周鳳書于萬年

北禪室

善隣國寶記卷之上

大日本者神國也天祖創基日神傳統焉在神代曰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蓋自天地開闢初有此名矣天祖勅伊弉諾伊弉冊二神曰有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地汝往脩之又天照太神勅皇孫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曰豐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此名所自來久矣又曰大八洲國二神相謀生八島先生淡路洲是謂淡道穗之狹別次生伊與二名之洲一身有四面一曰愛止比賣是伊與也二曰飯依比賣是讚岐也三曰大宜都比賣是阿

波也四曰速依別是土佐也次生筑紫洲又一身有四面一曰自比別是筑紫也後曰筑前筑後二曰豐日別是豐國也後曰豐前豐後三曰晝日別是肥國也後曰肥前肥後四曰豐久土比泥別是日向也後曰日向大隅薩摩次生壹岐洲曰天比登都柱次生對馬洲曰天之狹手依比賣次生隱岐洲曰天之忍許呂別次生佐渡洲曰建日別次生大日本豐秋津洲曰天御虛空豐秋津根別總謂之大八洲也此外生多島後生海山之神草木之祖同是神則其神作洲作山乎又生洲山而得神現乎神代之事難測也

二神又曰既生大八洲國及山川草木如何不生君于天下者歟先生日神此尊光華照徹國內二神喜送上于天授晝政是時天地相去不遠以天御柱上之是名大日孁尊（孁字與靈字通或曰陰氣日孁女神故自相叶）又曰天照太神次生月神其光次日上授夜政次生蛭子至三歲脚不起載之天磐櫲樟船任風放棄次生素戔烏尊勇猛不忍而不叶父母心此三柱男神故曰一女三男也總所有神皆二神所生也又曰耶麻土是太八洲中國之名也當于第八生天御虛空豐秋津根別神是名大日本豐秋津洲今分爲四十八箇國也已

爲中州況神武天皇東征遂居此爲皇都故合餘七洲亦曰耶麻土尒震旦出於周地而爲王則天下曰周出於漢地而爲王則天下曰漢之例也耶麻土又曰山迹昔天地始分泥土未乾人往來以山間爲路而人跡多故也又曰山止蓋居住曰止此時皆居山故也或曰大日本或曰大倭此國始傳漢字書國名時字則太日本而訓則耶麻土也太日靈所御之國亦由是曰太日本乎又近日出處故云尒乎懿德孝靈孝元等謚有大日本之三字垂仁天皇御女曰大日本姬又天神饒速日尊乘天磐船翔大虛曰虛空

是日本國又神武御名曰神日本磐余彥又孝安號
曰日本足開化号稚日本景行天皇御子小碓皇子名
日本武尊此皆不加大也或有大字或無大字彼此
皆訓邪麻土然若取大日靈之義讀大字當如常訓
乎漢書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然則前漢代
既通吾國乎一書曰秦代既通又後漢書曰大倭王
居邪麻堆盖此國使人到彼土稱大倭故如此書乎
如彼方大漢大唐之大則稱美之語也大倭非此例
或曰倭或曰大倭皆同訓邪麻土如日本大日本同
訓尒

右神皇正統記所載大槩如斯予按韻書曰倭烏
禾切女王國名在東海中前漢地理志樂浪海中
有倭人分百餘國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
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唐東夷傳曰日本古
倭奴也去京師万千里其俗多女少男小島五十
餘皆自國而臣附之予謂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
餘國云云凡以此爲日本乎然爲百餘國可疑也又
曰度海千里復有國云云若以此爲日本則上所謂
樂浪海中百餘國倭人指何國耶韻書以倭爲女
王國名盖天照太神爲地神首而爲此國主故謂
之女主國名乎然則凡此國人民皆爲其種其奴
耳但度海千里之語似樂浪海中倭與倭種國有
異未決疑尒又寶誌野馬臺讖解之者曰寶誌定
中有化女來謁前後千八人也盖日本諸神化來
也遂作野馬臺讖云云此亦以倭爲日本之謂也如
正統記所謂太倭訓夜麻土云云後來大和二字亦
訓夜麻土盖倭和同韻同音故云尒乎

垂仁天皇八十八年

後漢書曰光武中元二年倭國遣使奉貢朝賀光
武賜以印綬

右垂仁天皇者人皇十一代之主也先是與震旦
通者不見于兩國書也然神皇正統記曰人皇第
七代孝靈天皇四十五年乙卯秦始皇即位既而
好仙就日本求長生不死藥日本又就求五帝三
皇書始皇送之其後三十五年始皇焚書坑儒故
孔子全經存於日本尒此事見于異朝書云云異朝
書不記其名無由尋究故不以孝靈爲兩國相通
之始也

景行天皇四十四年

後漢書曰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獻生口百六十人

神功皇后三十八年
魏志曰明帝景初二年倭女王遣難斗米等献生口班布魏王假金印紫綬以錦罽等答所獻
同四十年
魏志曰齊王芳正始元年魏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國賜金帛錦罽等倭因上表答謝詔書
同四十四年
魏志曰倭王復遣使上献生口倭錦等
同五十二年

魏志曰倭王復遣使献生口白真珠
應神天皇二十八年
九月高麗貢調使來因以上表其表曰高麗王教日本國也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讀其表怒責高麗之使以表状無禮則破棄之
神皇正統記曰自百濟召博士傳經史太子以下習之此國用經史及文字此爲始
履中天皇　反正天皇
南史曰晋安帝時倭王遣使朝貢
允恭天皇十年
南史曰宋武帝永初二年二月倭王遣使朝貢
同十四年
南史曰宋文帝元嘉二年讃司馬曹達奉献方物
欽明天皇十三年
十月百濟國王使大夫西部姫氏貢釋迦佛銅像及經論幡蓋
釋書曰百濟國聖明王上表曰是法於諸法中最爲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也是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辨無上菩提譬如人懐随意宝所須依情是法宝復然所願依意無

所乏欽且夫遠自天竺爰洎三韓順教奉持無不尊敬由斯百濟王臣明謹遣陪臣怒利斯致書傳帝國流通寰宇又佛之所記我法東流聖識不徒天皇知之帝大悦詔使者曰朕從昔以來未嘗聞如是微妙之法然朕不自決待議焉云云　初仲哀皇帝八年神託皇后征新羅國帝疑而不赦九年春二月帝俄尓崩於是乎皇后神功懼不用神言帝崩冬十月浮海到于新羅王見我旌旗器械之荘厳曰傳聞海東有神國名曰日本是其神兵乎不可敵也乃素服面縛自持圖籍來于海壖曰願無

歳貢金銀綵帛八十艘不敢解也此時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降於我密伺軍勢知其不可克又自急馳納款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自茲三韓皆貢于我當東漢獻帝建安五年也

右新羅百濟高麗謂之三韓也神皇正統記曰新羅百濟高麗此三國謂之三韓實則可限新羅乎統辰韓馬韓弁韓謂之新羅也然自古加百濟高麗謂之三韓也今釋書所記蓋三國曰三韓之義也未知何國乃何韓爾正統次三國曰新羅百濟高麗又次三韓曰辰韓馬韓弁韓由是則三國三

國寶記卷上　七

韓當如次相配乎元史高麗傳曰并古新羅百濟高勾麗三國而爲一云云

同十五年

二月百濟國釋量惠道深同來

敏達天皇六年

十月遣百濟使大別王自百濟皈百濟王附貢經論及禪師等六人

同八年

新羅貢釋迦像今在興福寺東金堂云云

同十二年

百濟日羅來初日羅名于國帝遣紀押勝召日羅押勝自百濟皈奏曰百濟王愛羅於是復使吉備羽島召羅于王王懼以羅從羽島來

崇峻天皇元年

三月百濟國釋惠慈來使恩率首信貢佛舍利及沙門惠聡

推古天皇

吳國釋智藏入此土居法隆寺白鳳元年爲僧正

同三年

五月高麗釋惠慈來冬百濟沙門惠聡來

國寶記卷上　八

同十年

十月百濟沙門觀勒來高麗沙門僧隆雲聡同來

同十五年

二月百濟曇惠道深二十比丘同來

日本書記二十二卷曰推古十五年秋七月大礼小野臣妹子遣於大唐以鞍作福利爲通事十六年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國號妹子臣曰蘇因高即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從妹子臣至於筑紫遣於難波高麗館之上六月壬寅朔丙辰客等泊于難波津是日以飾船三十艘迎客

等于江口安置新館於是以中臣宮地連摩呂大河内直糠手船吏王平爲掌客爰妹子臣之曰臣參還之時唐帝以書授臣然經過百濟國之日百濟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於是群臣議之曰夫使人雖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國之書哉則坐流刑時天皇勅之曰妹子雖有失書之罪輙不可罪其大國客等聞之亦不良乃赦之不坐也秋八月辛丑朔癸卯唐客入京云云特使主裴世清親持書兩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唐吏大礼蘇因高等至具状朕欽美寶命臨仰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途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内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脩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世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例時阿倍臣出進以受其書而進行大伴嚙連迎出承書置於大門前机上而奏之事畢而退焉云云丙辰饗唐客等於朝九月辛未朔乙亥饗客等於難波大郡辛巳唐客裴世清罷歸則復以小野妹子臣爲大使吉志雄成爲小使福利爲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爰天皇聘唐帝其辭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至久憶解季秋薄冷尊候何如想清愈此即如常今遣大礼曰高平那利等往謹白不具是時遣於唐國學生東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日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恵隱新漢人廣濟等并八人也

聖德太子傳曰群臣議曰妹子懈怠失蕃國表罪合流刑具状聞奏天皇問太子々々奏曰妹子之罪寔不可寛然修好善隣妹子之功也加以隋國使共來恐彼如何天皇大悦免罪又曰隋帝書曰皇帝問倭皇云云天皇問太子曰以書如何太子奏曰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皇帝之字天下一耳而用皇字彼有其礼云云天皇召太子以下而議答書之辭太子握筆書之曰東天皇敬問西皇帝云云帝謹白不具

通鑑綱目集覽曰隋煬帝大業四年戊辰三月倭國入貢倭王遣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悦詔鴻臚蛮夷書無礼者勿奏

右隋煬帝既覽日本書爲無礼不悦却遣鄭清等寄書來可疑也按却後四十代鳥羽院朝宋國附

商客孫俊明鄭清等寄來之書曰知尓東夷之長實推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甚修方貢歸順明時隔闊於年久欽來王之義遣逢遐且宜敢叓大之誠云云命相諸家考旧例各奏所記就中元永元年四月廿五日中原朝臣師安同氏廣忠清原真人信俊中原朝臣師遠同氏廣宗五人同引日本書記內推古記又引經籍後傳記曰以小治田朝今案推古天皇十二年歲次甲子正月朔始用曆日是時國家書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於隋國買求書籍兼聘隋天子其書曰日出處天

皇致書日沒處天子隋煬帝覽之不悅猶怪其意氣高遠遣裴世清等十三人送因高來觀國風其書曰皇帝問倭王聖德太子甚悪其黜天子之号爲倭王而不賞其使仍報書曰東天皇白西皇帝云云又推古記太子傳所記妹子入隋乃推古十五年丁卯也然書籍後傳記曰十二年甲子又倭皇作倭王孰是當以推古記太子傳爲是歟又東天皇間西皇帝之語由太子傳觀之實聖德太子所作之書也然代言故推古記內不記所撰之人蓋史之常也然則日出處日沒處之語亦或太子所作乎向所謂猶怪意氣高遠之語以釋煬帝不悅而有使者之疑

同十七年

九月小野臣妹子等至自大唐唯遁吏福利不來

同十八年

三月高麗釋曇徵法定同來

同三十一年

七月釋惠齊共沙門惠光從新羅大使奈末智洗尓來歟

同三十三年

正月釋惠灌自高麗來

舒明天皇三年

唐錄曰太宗貞觀五年倭國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路遠無令歲貢又遣州使者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

同四年

八月釋僧旻從唐使高表仁共沙門靈雲來歸

同十一年

九月釋惠隱惠雲至自唐

孝德天皇白雉四年

五月釋道昭奉勅從遣唐使小山長丹副使小乙
上掃守連泛海緇侶同志者道嚴等十二人到長
安謁三藏玄奘即高宗永徽四年也
同年釋定惠隨遣唐使浮海乃到長安
同五年
唐録曰高宗永徽五年倭國使獻琥珀馬腦高宗
慰撫之仍云王國與新羅高麗百濟接近若有危
急宜遣使救之
齊明天皇四年
七月智通智達二師奉勅乘新羅船入唐受相宗

於玄奘三藏
天智天皇元年
三月唐人新羅人代高麗云云乞救于我
同三年
海外國記曰天智天皇三年四月大唐客來朝大
使朝散大夫上柱國郭務悰等卅人百濟佐平袮
軍等百餘人到對馬島遣大山中采女通信侶僧
智辨等來喚客於別館於是智辨問曰有表書并
獻物以不使人答曰有將軍牒書一函并獻物乃
授牒書一函於智辨等而奉上但獻物撿看而不

將也九月大山中津守連吉祥大乙中伊岐史博
德僧智辨等称筑紫太宰辭實是勅旨告客等今
見客等來狀者非是天子使人百濟鎭將私使亦
復所賚文牒逆上執事私辭是以使人得入國書
亦不上朝廷故客等自事者略以言辭奏上耳十
二月博德授客等牒書一函函上著鎭西將軍日
本鎭西筑紫大將軍牒在百濟國大唐行軍捴管
使人朝散大夫郭務悰等至披覽來牒尋省意趣
既非天子使又無天子書唯是捴管使乃爲執事
牒牒是私意唯須口奏人非公使不令入京云云此亦

師安廣忠信後師遠廣宗五人同所勘也
同十年
十一月唐務悰來釋道久從之
天武天皇七年
釋定惠伴百濟使而至
唐録曰則天長安三年日本國遣其大臣朝臣真
人來貢方物因言其國近日所出故号日本國
同十四年
沙門觀常雲觀二比丘從國使皈
持統皇帝元年

沙門智隆至自新羅

同三年

四月新羅王爲先皇喪獻彌陀觀音勢至三銅像及珍物於是召新羅使責其緩而違礼也乃以獻物還之新羅使大懼求法聡智等從新羅使而没新羅使乞救於聡智二比丘奏恕六月詔太宰府賜布帛于二比丘而勞新羅使君子曰有威有恩有禮乎因此留新羅獻物

同七年

三月辨通神叡二比丘赴新羅

文武皇帝四年

二月道慈赴唐

大寶二年

釋智鳳入唐

慶雲元年

秋七月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真人自唐國至初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本國使唐人謂使曰兼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豊樂禮義敦行云云復畢而去

同四年

五月沙門義法義基聡集慈定淨達至自新羅

元正皇帝二年

養老之間釋善無畏來此土養老元年當唐開元二年也十二月沙門道慈至自唐

唐録曰玄宗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盡市文籍泛海而還

養老二年

十月沙門行善至自高麗三藏善無畏來遊

聖武天皇五年

釋榮叡普照等隨遣唐大使丹墀廣成入唐留學

天平八年

七月南天竺婆羅門僧菩提來釋佛哲林邑國人伴菩提同來

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四年

佛祖統紀曰日本國孝明天皇天平勝寶四年遣使入中國求内外教典

同五年

正月十二日鑑真乗副使伴古船着太宰府四月入京

唐録曰玄宗天寶十二年日本又遣使朝貢

同六年
正月遣唐使大伴宿禰古麻呂自唐國至奏曰大
唐天寶十二載正月癸卯百官諸蕃朝賀天子於
蓬萊宮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
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古麻呂論曰
自古至今新羅之朝貢日本國久矣而今列東畔
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時將軍呉懷實見知古
麻呂不肯色即引新羅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
本使次東畔第一大食國上三善朝臣信貞元永
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所勘

光仁天皇
寶龜之初釋永忠入唐延暦之季隨使皈
桓武天皇延暦二十一年
釋最澄賜入唐求法詔
同二十三年
五月釋空海從遣唐使金紫光祿大夫藤賀能八
月著福州界乃德宗貞元二十年也十二月到長
安
七月釋最澄從遣唐使菅清公著明州界
唐錄曰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逸成學
問僧空海
同二十四年
五月最澄乘大使藤賀能舶著長州
平城天皇大同元年
八月空海皈
嵯峨天皇
唐國釋義空共慧蕚法師泛海著太宰府初蕚跨
海三返皇太后橘氏欽唐地之禪化委金幣於蕚
聘有道尊宿蕚到杭州靈池院參國師且通太后
之幣國師感納之蕚曰我國信根純熟教法甚盛

然最上禪宗未有傳也願得師之一枝佛法爲吾
土宗門之根柢不亦宜乎國師令室中上首義空
赴其請空使共蕚泛海著太宰府蕚先馳奏勅迎
空館于京師東寺之西院皇帝賚賜甚渥太后創
檀林寺居焉時時問道蕚再入支那乞蘇州開元
寺沙門契元勒事刻琬琰題曰日本國首傳禪宗
記附舶寄來
仁明天皇
承和初釋眞濟奉勅入唐
承和五年

釋惠運入唐

六月二十二日釋圓仁從大使尚書右丞藤常嗣上第一舶七月二日着唐國揚州海陵縣則文宗開成三年也仁出帝京歷鄭密二州到登州押新羅使張詠宅初漂着登州時詠以嘗來日本受國恩待仁甚厚至此又能慰勞其年春唐商船從越州赴日本風濤漂逸返登州界至秋又發適聞仁皈國艤舟而待九月着太宰府今歲唐大中元年本朝承和十四年丁卯也仁在揚州時節度使李德裕慰遠遊施絹十餘疋仁不受德裕固請仁察誠受之即分開元寺衆僧仁又受一分仁辭長安中散大夫楊敬之國子祭主李元佐及衆官皆曰我國教法隨和尚東矣斯方志道者後當入日本國元佐送護四十里

嘉祥三年

釋圓珍夢山王明神告曰入唐求法勿爲留滯珍夢中曰此來入唐請益闍梨仁公精研顯密已販本山我何汲汲於航海乎神曰世人薙髮爲僧者多矣子昔日何汲汲於薙髮乎蓋珍躁甚於度世四年春又夢山王語曰求法忘身必有冥助今是利涉之秋也珍夢中許諾乃勒所夢抗表以聞上感激制可仁壽三年秋儻唐商欽良暉發舶珍共之泛海八月十五日着唐之嶺南福州境即宣宗大中七年也十年夏乘商人李延孝舶至肥州松浦縣即天安二年戊寅也太師藤良房大悅使使勞迎冬入帝都

唐書曰文宗開成三年十五日亭午日本國貢真珠絹

同六年

唐會要曰開成四年四月遣使藤原常嗣等來朝貢

清和天皇貞觀三年

釋宗叡入唐請益乃懿宗咸通三年也已而返明州望海鎮會李延孝赴日本叡共泛舶凡三日夜着太宰府年丁亥也

同四年

釋眞如泛海入唐遍詢名德不愜素意遂於錫西邁元慶五年在唐留學沙門中瓘寄書來曰如皇子過流沙傳聞到羅越國逆旅遷化

村上天皇天德三年

楚帖曰五代後周世祖顯德五年歲在戊午有日本國傳瑜伽大教弘順大師賜紫寛輔又云本國都城南五百餘里有金峰山頂上有金剛藏王菩薩第一靈異山有松檜名花軟草大小寺數百節行高道者居之不曾有女人得上至今男子欲上三月斷酒肉欲色所求皆遂云菩薩是弥勒化身如五臺文殊又東北千餘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萊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聳頂有火烟日中上有諸寶流下夜則却上常聞音樂徐福止此謂蓬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彼國古今無侵奪者龍神

報護法不殺人爲過者配在犯人島其他靈境名山不及記之

谷泉院永觀元年

釋奝然入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也遂於汴都西花門外啓聖院禮優填第二模像乃雇佛工張榮摸刻而得之太宗詔問我皇系譜暦祚然答詞詳備君臣稱嘆賜紫衣雍凞三年上台州鄭仁悳船皈永延元年也其優填模像見今在嵯峨清凉院楊文公談苑曰雍凞初日本僧奝然來朝獻其國職貢今年代紀奝然衣緑自云姓藤原氏爲眞連國五品官也奝然善筆札而不通華言有所問書以對之國有五經及釋氏經教並得於中國有白居易集七十卷地管州六十八土曠而人少率長壽多百余歲國王一姓相傳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予在史局閲所降禁書有日本年代紀一卷及奝然表啓一卷因得修其國史傳甚詳奝然後皈國附商人船奉所貢方物爲謝案日本倭之別種也以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言惡倭之名不雅改之蓋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遣其大臣眞人來貢皆讀經史善屬文後亦累有使至多

求文籍釋典以皈開元中有朝衡者隷太學應擧仕至補闕求皈國授校撿秘書監放還王維及當時名輩皆有詩序送別後不果去歷官至右常侍安南都督呉越錢氏多因海船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録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置書於其國主奉黄金五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天台教大布江左

一條院長保二年

釋寂照入宋叡山源信作台宗問目二十七條付照寄南湖知禮法師禮延照爲上客

寛弘三年

楊文公談苑曰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暦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主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群僚百餘人毎歳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歳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郷日月御覧玉篇蔣魴歌老列子神仙傳朝

野僉載白氏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畧日本記文觀詞林混元録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数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彼館于上寺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寂照甚悦之謂姑蘇人爲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愛曰留止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数人歸本國以黒金水瓶寄謂并詩曰提携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春爐釋夜澌鄙銀難免俗茶店易成遊此

器堅还實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内外學三呉道俗以敀向寂照東遊予遺以印本圓覺經并詩送之后寄書舉予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槎遠心與海鴎親不言忘也圓覺固日不暫舎云南海商人船自其國还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絶域殊方雲濤万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懐悲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恨何以過之后題寛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畧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先巡天

台更可攀五臺之遊既果本願甚悦甚悦懐土之心如何弃會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后題寛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書畧云所諮唐暦以后史籍及他内外經書未来本國者因寄便風爲望商人重利惟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絶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后相見無期生爲兩郷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墳墓事甚詳悉后題寛弘五年九月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卿

之刻
皇朝類苑曰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
也蓋日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
聖明則此光現真宗大喜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鎮
之賜額曰神光
后三條院延久四年
三月釋成尋乘宋商孫忠船著蘇州界神宗熙寧
五年也六年天下大旱神宗聞尋有密學勅於瑤
津亭修祈雨密法尋謂本邦宿德遊此方名尤顯
者十數人未有兼詮旨也今我振宋地之災沴又

為本國之光華便修法華法至第三日夜電雷閃
鳴大雨徹旦神宗遣中使賀嘆宣曰乞延修七日
霈洽率土尋依勅霽雨三日神宗幸壇所燒香畢
日敘傳法院勅送茶果達嚫若干后十餘日賜號
善惠大師此歲有本朝舶便尋奏取新譯經三百
餘卷寄來釋書
鳥羽院元永元年
宋國附商客孫俊明鄭清等書曰矧爾東夷之長
實惟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
修方貢歟順明時隔濶歷年久欽來王之義遵達

庶且宜敢効大之誠云云此書叶旧例否命諸家勘
之四月廿七日從四位上行式部大輔菅原在良
勘隋唐以來獻本朝書例曰推古天皇十六年隋
煬帝遣文林郎裴世清使於倭國書曰皇帝問倭
皇云云天智天皇十年唐客郭務悰等來聘書曰大
唐帝敬問日本國天皇云云天武天皇元年郭務悰
等來安置大津館客上書函題曰大唐皇帝敬問
倭王書又大唐皇帝勅日本國使衛尉寺少卿大
分等書曰皇帝敬到書於日本國王兼曆二年宋
人孫吉所獻之牒曰賜日本國大宰府令藤原經

平元豐三年宋人孫忠所獻牒曰大宋國明州牒
日本國
六條院仁安三年
四月釋榮西（建仁開山）乘商船入宋國著明州界乃孝宗乾
道四年也
高倉院承安元年
釋覺阿共弟金慶踰滇達于杭都乃孝宗乾道七
年也遂參靈隱佛海遠禪師向敀朝后安元之始
附船使通信于海
安德院

正續院佛牙舎利畧記曰日本國相州鎌倉都督
右府將軍源實朝一夕夢到大宋國入一寺嚴麗
因見長老陞座説法衆僧圍遶道俗滿庭實朝向
傍僧問彼寺名僧曰京師能仁寺次問長老誰僧
曰當寺開山南山宣律師又問宣律師入滅年久
何今現在曰汝未知耶聖者難測生死無隔應現
隨處律師今現再誕日本國實朝大將是也又問
長老左右侍者是誰僧曰侍者今現再誕日本國
鎌倉雪下供僧良真僧都也實朝夢中問答數刻
而覺心中生奇異想便以使者召良真僧都僧都

又夢早晨謁幕府使者於路相遇即隨使者參謁
實朝先問曰僧都來何也僧都仍説夢中事實朝
曰與我夢合也其時壽福開山千光禪師又有夢
三夢不少差實朝於是自悟南山之後身深希拜
彼靈跡因廢世務思之在茲因懷度宋之志便命
工造船諸官聚議令工作船不動之謀也船成以
啓實朝即致祓禊之祭推欲泛海果是船不動也
以爲不祥而止矣便遣十二人使節於太宋國良
真僧都葛山願成爲首大友豐後守小貳孫太郎
小山七郎左衛門宇都宮新兵衛菊池四郎村上

次郎三浦修理亮海野小太郎勝間田兵庫頭南
条次郎等齎金銀貨財載材木器用遂達太宋國
京師能仁寺相通夢中事金銀施僧衆材木修殿
宇衆僧不勝抃躍之至聚議欲報答使者等語寺
主曰我國貨財不乏况彼將軍不欲也深願佛牙
舎利借與一年持還本國令將軍致聽礼結勝縁
將軍歡喜何物過此寺主曰帝主有勅封之難出
外國使者等懇切請之曰潜持深藏不使人知之
將軍信士也一禮之後速返謝之衆僧相議以授
使者數僧爲舎利伴使者來朝道經京城皇帝有

旨留之安内道場保護供養過半年餘使者等空
歸關東實朝大怒將發兵上京藤九郎盛長年及
八十扶杖入府流涙以仍請奉使上京達訴實朝
訴之從者二千餘騎遂到京師不入旅邸直詣禁
中奏實朝之訴帝猶不聽盛長庭上高声呼曰若
訴不達上殿自殺帝不忍以勅封出舎利盛長重
請奉見舎利賜勅封朝議以爲然盛長賜舎利不
還旅館即日赴關東實朝徒歩到小田原之館盛
長捧舎利以献實朝受之載小輿躬自舁歸鎌倉
云云又古記曰建保四年丙子六月八日陳和卿到

鎌倉是宋人造東大寺大佛者也和卿曰東大寺
再造供養之日故右大將賴朝卿求與我之相面
然賴朝卿斷人命多矣罪惡深重故不相見也嘗
將軍實朝卿乃權化再誕人也今爲拜顏來謁同
十五日實朝卿召和卿相面和卿三拜涕泣曰尊
官者爲宋朝育王山長老于時吾列于其門弟云云
此事建曆元年六月三日夜高僧一人入實朝之
夢告之實朝不敢告人已六年今與和卿言相符
故深信之
右實朝前身爲能仁寺宣律師云云又和卿以爲育

王山長老蓋一事而有兩說乎然實朝爲賢聖再
誕則不可疑者乎
四條院嘉禎元年
釋圓爾（東福開山）泛海十寓冬而着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
二年也爾泛海風浪蕩漾漂泛洋中發五月朔至
六月晦着高麗國耽没羅阿秘山下近岸猛風俄
起共發者三船二艘已没爾所乘船忽有一女人
怪之爾問曰宋船元無婦人自何來女曰我是八
幡大菩薩也擁護師耳言已即隱故無敢徑山火
後佛鑑作疏索援爾自圓明丞相逼巨財珍貨

后嵯峨院寬元四年
宋國釋道隆（建長開山）淳祐六年乘商船著宰府
後深草院寶治二年戊申
建長之初釋覺心泛船入宋建長六年著傳多後
文應上皇詔居城東勝林寺
後深草院
無文璨畢岩火後過日本國化修造疏云萬里浮
海于東幸有化人之國一舸泛潮而往便成古德
之居佛法不隔絲毫境界何分彼此釣竿直拂珊
瑚樹不同汗漫之遊赤手扶取驪龍珠要了莊嚴

之事好風吹去即日啟來在無文印十二
龜山院文永二年乙丑
宋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元世祖至元元年
宋元通鑑曰元使黒的奉書如日本示以不臣之
禮道由高麗高麗植言其道險不可天使命其起
居舍人潘阜持書往留六月不得其要領而還黒
的遂不復往按元史此段在至元四年
同三年丙寅咸淳二年至元二年
按元史二百八列傳九十三日本傳曰大蒙古國
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

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
遐方異域懷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麗
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
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
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迩高麗
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
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
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親睦且聖人以
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
孰所好王其圖之

同八年辛未咸淳八年至元八年
日本遣使如元報聘元史曰日本始遣彌四郎者
入朝帝宴勞遣之
同九年壬申元世祖至元九年
元遣忻都會高麗洪茶丘伐日本舟凡九百艘士
卒二万五千人元史此段在至元十一年又二万
作一万
同十一年甲戌
元忻都伐日本入其疆还
日本古記曰十月十七日九州早馬（走馬歟或日早馬急）來
于六波羅曰去三日蒙古賊数万艘到對馬國官
軍與之戰同廿八日筑紫飛脚（日飛脚急使者）來曰壹
岐國爲蒙古人所奪取云云十一月六日飛脚來曰
去月廿日以後官軍與蒙古戰於鹿嶋之儀奪取
賊船一艘云云同七日依蒙古事奉幣於十六社同
十三日奉幣於三十社
后宇多院建治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
元滅宋混一天下
日本古記曰正月十八日蒙古人二人高麗人一
人明州人一人已上四人自鎮西送之皆不入洛

中自山崎經岡屋醍醐赴關東七月廿一日蒙古
人又送關東路次如前度
同三年丁丑至元十四年
元史曰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
弘安二年己卯至元十六年
釋書佛光傳曰己卯之年五山建長虚席副元帥平
時宗具疏幣航海聘名宿明牧以元充選招云云（圓覺開山佛光祖元）
同三年庚辰至元十七年
元史曰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
都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

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
同四年辛巳至元十八年
釋書曰正月平師來謁佛光佛光染筆書呈師曰
莫煩惱師曰莫煩惱何叓光曰春夏間博多擾騷
而一風纔起万艦掃蕩願公不為慮也果海虜百
万寇鎮西風浪俄來一時破沒神皇正統記曰辛
巳年蒙古軍侵我國到筑紫大戰神明顯威現形
防之大風俄起数十万艘賊船漂蕩破滅雖末世
而神明威徳不可思議元史曰正月命日本行省
右丞相阿剌罕右丞相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

率十万人征日本云云敗卒于閶脱歸言官軍六月
入海七月至平壺嶋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
云云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万為其虜去云云
十万之衆得还者三人耳
同六年
元史曰二十年命阿答海為日本行省丞相與徹
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
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労乞寢兵
宋元通鑑曰至元二十年癸未正月以阿答海為
征東行省丞相發五衛軍二万人征日本又命闍

里帖木兒以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探馬赤万
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同往征之三月帝如上都夏
五月免五衛軍征日本發萬人赴都崔或言江南
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
本之役姑宜止之云云不聽
同七年甲申至元二十一年
元史曰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
使舟中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
同九年至元二十三年丙戌詔罷征日本兵帝以日
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故罷

右元史及宋元通監等所記也蓋元朝始要與日
本脩好之意見于書然日本與之疎濶故及蒙古
軍來侵乎神國威盡不服而胡軍敗矣彼以敗績
為國之辱不記其實惟書曰詔罷征日本兵蓋史
之常耳蒙古之來彼方至元十八年辛巳如此方
所記弘安四年辛巳也然宋元通鑑所記在至元
二十年癸未非但二十年欲復征日本而不果歟
元史所謂欲復征之語可為證也又記蒙古賊船
者諸説不同宋元通鑑曰舟九百艘日本古記曰
数万艘佛光傳曰万艘神皇正統記曰数十万艘

蓋各記所聞故如此有異乎
南海觀音寶陀禪寺住持如智海印接待庵記曰
癸未八月欽奉聖旨同提擧王君治奉使和國宿
留海上八箇月過黑水洋遭颶風云云半月後忽飄
至寺山之外幸不葬魚腹大士力也甲申四月又
奉聖旨同參政王積翁再使倭國五月十三日開
帆於鄞住耽羅十三日住高麗合浦二十五日七
月十四日舟次倭山對馬島云云危哉此時也非大
士孰生之云云至元二十八年歲次辛卯六月日宣
差日本國奉使前住寶陀五樂翁愚溪如智記又

記宣諭日本國詔文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日
本國王向者彼先遣使入覲朕亦命使相報已有
定言想置於汝心而不忘也頃曰信使執而不返
我是以有舟師進問之役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彼
輒不交一語而固拒王師攄彼已嘗抗敵於理不
宜遣使茲有補陀禪寺長老如智等陳奏若復與
師致討多害生靈彼中亦有佛教文學之化豈不
知大小強弱之理如今臣等齎奉聖旨宣諭則必
多救生靈也彼當自省慇心皈附準奉今遣長老
如智提擧王君治奉詔往彼夫和好之外無餘善

焉戰爭之外無餘惡焉果能審此歸順朕同去使
來朝所以諭乎彼者朕其禍福之變天命識之故
詔示想宜知悉
後伏見院　正安元年己亥　元成宗大德三年
釋書一山傳曰初辛巳之夏元國樓船狙我西鄙
神靈效力風波破蕩元主秦心一不止奇謀百計以
我鄉崇浮屠諭寧藩撫寧遏不得已駕舶著太宰
府正安元年也又釋子曇宋之台州人文永之間
觀光上邦往數化而皈是年與寧一山同舟重來
同三年　元大德五年

元史曰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舶
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光明院
曆應年中新建天龍寺由是有入元之船必彼方
後至元五六年之間也自弘安四年至此五十八
九年也此間不可有兩國通信之使惟海舶往來
互不相拒今天龍船亦然乎定不可有我國主及
將軍之書惟天龍化緣之義介按彼方君岩火后
璨無文撰日本化緣疏又徑山火後無準作疏索
援於東福開山由是圓明亟相通巨材珍貨大方

已如此況此方乎不知此時舩幾艘耶天龍寺以僧至本領一艘此叓見于天龍開山寄一色之狀中

後光嚴院貞治六年丁未

古記曰二月十四高麗使万户尤右衛保勝中郎將金龍撿校尤右衛保中郎將於重文到著攝津國福原兵庫嶋通書其畧曰海賊数多出自貴國地來侵本省合浦等燒官廨擾百姓甚至殺害于今十有餘歳海舶不通邉民不得寧處云同廿七日重中請大夫前典義令相公金一來朝四月十

八日於天龍寺雲居菴延接高麗使爲之有伶人舞樂六月廿六日將軍家以高麗回書授使者

應安六年癸丑　太明洪武六年

瓦官寄天台座主書曰太明皇帝神聖威武驅群胡而出境復前宋之故土中原既平邉境亦靖時則游神内典思欲振之故於今春正月望日詔天下三宗碩德一千餘員建普度會于京之蔣山寺帝自齋戒一月禁天下屠殺率文武百官請壇設拜又勅制樂章命樂師奏以獻佛衆見廟光燭天夜雨五色之物狀若珠璣時帝大悦天界白庵禪

師以吾宗耆宿而数召對經論称旨廼奏俾瓦官爲天台教寺衆即推某主之蓋前两年皇帝凡三僉使于日本關西親王皆自納之于時以祖來入朝稱賀帝召天寧禪寺住持祖闡瓦官教寺住持某命曰朕三遣使于日本者意在見其持明天皇今關西之來非朕本意以其關禁非僧不通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曰中國更主建号太明改元洪武郷以詔來故悉阻於關西今密以我二人告王知之大國之民数寇我疆王宜禁之商賈不通王宜通之與之循唐宋故叓脩好如初又

命曰朕聞其君臣上下咸知奉佛敬僧非汝僧不足以取信彼有禪教僧欲訪道中國悉使之來無禁惟汝二人往哉無忽即賜之三衣與十八淨物之切於用者又恐至彼言語不通選關東禪僧之在中國者得東山長老椿庭壽公中竺藏主權中巽公以其參方有行命貳以行其語通國使命佛所戒也使無補于佛之教而欲犯佛之戒其雖死弗爲也今皇帝既以我爲可信而遣之則是我持不妄戒也勸人禁寇不盜戒也脩两國之好使商賈交通民安其生兵不加境不殺戒也持佛之戒

而爲帝者使則是爲佛之使也故美命之日以此
而不辭云云五月廿日命舟四明五日至五島五日
而抵博多

右大明天寧寺住持仲猷讓祖闡瓦官教寺長老
無逸讓克勤奉使來久寓筑紫曰瓦官寄日本天
台座主書中所述如此先是三度遣使齎詔書來
然関西不通之故命瓦官天寧兩長老直告來意
耳太祖眷眷於日本可觀也

後小松院明德三年壬申答朝鮮書（此以下二書絶海撰）
日本國相國美天禪寺住持沙門某端肅奉復高

麗國門下府諸相國閤下仲冬初貴國僧覺鎚來
將諸相國命達書于我征夷大將軍府諭以海寇
未息兩國生釁募此叓誠如來言海隅民敗壞教化
實我君臣之所耻也今將申命鎮西守臣禁遏賊
船放還俘虜必當備兩國之鄰好永結二天之歡
心實所願也然而我國將臣自古無疆外通問之
叓以是不克直答來教仍命釋氏某代書致敬非
慢禮也今遣臣僧壽允細陳情實乞僉察焉不宣

明德三年壬申十二月廿七

善隣國寶記卷之上終

善隣國寶記卷之中

應永五年諭朝鮮書

告諭大内左京大夫朝鮮國使者遠啣國命逾海
來聘幣甚厚而禮甚至尤可嘉尚焉今將歸國又
命附往不腆土物少答盛意焉以爲好也比者九
州違命之小醜既伏其罪次當遣偏師盡殲海島
殘寇以通往來舟船而結兩國歡心也尓其勉之
大藏經版此方頃年刊之孔艱而未克全備彼方
現刊者摹刻極精爲之不能無希求今大允我所
求蓋法寶東漸有時也甚甚感感銅鐘巨者藥物

良者附舶寄來不啻法器停凶冥苦而人濟仁壽域
則皆彼方之賜也已上件件大夫能傳此意愼勿
失墜

應永五年八月日

應永八年

日本准三后某

上書

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國開闢以來無不通聘問於
上邦某幸秉國鈞海内無虞特遵往古之規法而
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獻方物金千兩馬十匹薄
様千帖扇百本屛風三双鎧一領筒丸一領劔十
腰刀一柄硯筥一合同文臺一箇搜尋海島漂寄
者幾許人還之焉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大明書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覆載之間土地之廣不可以數計古聖
人疆而理之於出貢賦力役知禮義達於君臣父
子大倫者號曰中國而中國之外有能慕義而來
王者未嘗不予而進之非有他也所以牽天下同

歸于善道也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長朝獻者以十
百計苟非戻於大義皆思以禮撫柔之茲爾日本
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懷愛君之誠踰越波濤遣
使來朝歸逋流人貢宝刀駿馬甲冑紙硯副以良
金朕甚嘉焉日本素稱詩書國常在朕心第軍國
事殷未暇存問今王能慕禮義且欲爲國敵愾非
篤於君臣之道疇克臻茲今遣使者道彝一如班
示大統曆俾奉正朔賜錦綺二十匹至可領也嗚
呼天無常心惟敬是懷君無常好惟忠是綏朕都
江東於海外國惟王爲最近王其悉朕心盡乃心

忠恭思順以篤大倫毋容逋逃毋縱姦宄俾天下
以日本爲忠義之邦則可名于永世矣王其敬之
以貽子孫之福故茲詔諭宜體眷懷
建文四年二月初六日
同九年
日本國王臣源
表臣聞太陽外天無幽不燭時雨霑地無物不滋
矧大聖人明並曜英恩均天澤萬方嚮化四海歸
仁欽惟大明皇帝陛下紹堯聖神邁湯智勇戡定
弊乱甚於建瓴整頓乾坤易於返掌啓

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昌期雖
垂旒深居
北闕之尊而
皇威遠暢東濱之外是以謹使僧圭密梵雲明空
通事徐本元仰觀
清光伏獻方物生馬貳拾匹硫磺壹万斤馬腦大
小參拾貳塊計貳百斤金屏風三副槍壹千柄太
刀壹佰把鎧壹領匣硯一面并匣扇壹佰把爲此
謹具
表

聞臣源
年號　日　日本國王臣源
右應永八年以來兩國通信建文永樂兩朝來書
數通見于龍方然日本書表今纔得二通此表其
一也表末不記年號蓋天倫一菴歸國日日本又
令容堅中隨之行恐此時表乎又不知此表何人
製之訢笑雲曰天龍寺永育書記堅中弟子嘗謂
人曰我師三通使命於大明其表皆我師所作也
予謂此說必然堅中卅年遊大明能通方言歸朝
後屢通使命如其應永年中隨天倫一菴行則謝

建文帝來使之意也然及至彼國永樂帝新即位
天倫一菴爲前帝使纔入國耳不得反命於是堅
中號賀新主之使仍通此表也彼國以吾國將相
爲王蓋推尊之義不必厭之今表中自稱王則此
用彼國之封也無乃不可乎又用臣字非也不得
已則日本國之下如常當書官位其下氏與諱之
間書朝臣二字可乎蓋此方公卿恒例則臣字屬
於吾皇而已可以避臣於外國之嫌也又近時遣
大明表末書彼國年號或非乎吾國年號多載于
唐書王海等書彼方博物君子當知此國自中古

別有年號、然則義當用此國年號、不然揔不書年
號、惟書甲子乎、此兩國上古無年號時之例也、凡
兩國通好之義、非林下可得而議者、若國王通信
則書當出於朝廷、代言之乎、近者大將軍為利國
故、竊通書信、大抵以僧為使、其書亦出於僧中、爾
大外記清三位業忠、近代傳學之士也、與予從遊
者三十餘年矣、以向所謂年號及朝臣二叓告之
三位以為是、且記於此、諭異日預此叓者云

同十年
大明書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天地之中、華夷一體、帝王之道、遠邇同
仁、昔者虞夏誕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周室方興、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不能外於範圍、咸得蒙其福
澤也、咨爾日本國王源道義、知天之道、達理之義
朕登大宝、即來朝貢、歸嚮之速、有足褒嘉、用錫印
章、世守爾服、眷茲海甸、密邇東郊、素稱文物、慕尚
詩書、朕今命爾、惟謙勤可以進學、惟戒懼可以治
心、惟誠敬可以立身、惟仁可以撫衆、惟信可以睦
鄰、惟忠順可以叓上、惟德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於
戯、朕守帝王之道、御兼天地之仁、堅叓大之心、亦
有無窮之福、永惟念哉、毋替朕命
永樂元年十二月一十七日

同十二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使臣囬言、王脩息樂
善、忠良恭謹、朕深爾嘉、又能遵奉朝命、禁止壹岐
對馬諸島之人、不為海濱之害、用心勤至、尤為可
嘉、自今王更宜戒戢其民、使皆就農樂業、王亦有

無窮之令名、故勅
永樂二年十二月初二日

同十三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惟天生万物、覆育
無不周、君統万方、仁恩無不被、古之帝王、躰天之
意、順物之情、以為治、而天下之民、咸得其所者、率
由是道、朕荷上天眷命、皇考聖靈福延、朕躬君主
天下、凡海内海外、皆朕赤子、咸欲其安寧以遂其
生、即位之初、遣詔諭王、明示朕意、王克欽承效順
識達朕心、報使之來、懇款誠至、朕念王稟資淳懿

賦性聰明、克行超乎國人之上、信義著乎遠邇之間、非惟朕心所悦、實乃天心所鑑、肅賜印章、與之以誥命、重之以寵錫、比歳及今、屢遣朝貢、誠意益至、敬謹愈加、寔能恭順上天、福爾王眞可謂賢達矣、近者使臣由王國回、言王嘗夢見朕皇考、蓋以皇考神靈在天、鑑觀四方、無遠弗届、王心寢寐不忘、恭敬精神感格、故形爲禎夢、朕皇考顯夢於王、即所以監臨於王也、皇考監臨、即天之監臨也、豈惟王一身之慶、將見王之子孫國人皆有無窮之慶、且以王之感格于朕皇考之心、與上天之心

者、言之若對馬壹岐等遠島海寇出沒、劫掠海濱、朕命王除之、王即出師、殲其黨類、破其舟艦、擒其渠魁、悉送京師、王之尊敬朕命、雖身在海外、而心實在朝廷、海東之國、從古賢達、未如王者、朕心嘉悦、深用褒嘉、自今海上居民、無劫掠之虞者、王之功也、如此、豈不可以上合天心、與朕皇考之心乎、王之令名、自茲永著、光昭青史、傳於不磨、豈惟王一身有無窮之譽、雖王之子孫世濟其美、亦永有無窮之譽矣、今遣使諭朕茲意、加以寵錫、王其益懋厥息、以副朕懷、故諭、

永樂四年正月十六日

同十四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道義、朕誕撫萬方、愛養黎庶、一視同仁、無間彼此、咸欲其無寇攘災沴之虞、無飢寒疾疢之苦、老者得養、幼者得息、暨鳥獸魚鼈飛走蠕動跂行喙息之類、咸欲其生遂、此上天之道、仁政之大也、故四方萬國之來庭者、諄諄誨諭、欲其上順天心、保衛生靈、惟王資性溫淳、敦厚周愼、恵和庸敏、恭儉慈仁、聰明特達、而賢聲素歆、律己愛民、而善道益著、奉藩守職、欽恭罔違、昔者

海寇擾竊、肆虐邊陲、彼此爲梗、民罹其殃、朕命王殄滅之、以除蟊蠹、王即發兵掩捕、破其舟艦、殲其黨與、擒其首賊、遣人繫送來京、而渠魁遠竄海島、偷息鯨波、魚蝦出沒、莫適其鄉、舟楫弗能及、鋒鏑弗能加、施之以息不能、以懷動之以威不能、使畏、王乃晝夜謀思、至忘寢食、四出追襲、百計以擒之、茲焉遣使上表、獻俘于庭、詞意懇惻、衷情溢見、朕覽讀再三、甚深慰悦、嘉歎不已、王之忠誠、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允合天心、式慰朕望、自今海隅肅清、居民無警、得以安其所樂、鷄豚狗彘孳

得其寧者皆王之功也眷茲偉績寤寐不忘臨風
顧懐良切于中夫治天下國家者能體天地生物
之心去灾捍患使天下國家大安萬民樂業功莫
大焉則天心悦鑒使享有無窮之福子子孫孫不
替益盛此爲善之報理固然也王之脩身体道樂
善不倦昭令有息於東嶋播芳譽於中國垂光青史
與天地悠久誠所謂賢人君子有志者夫哉日本
自有國以來如王之賢達者蓋未之有也自古賢
者無不好善而好善者無不蒙福若王之好善則
必享有福禄永永無窮矣茲遣人以勅諭王申以

寵賚用致朕嘉奬之意王樹懋脩隆替眷休朕至懐
故諭
永樂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同十五年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祇膺太命統
御萬方体天地之仁爲生民之福若有賢哲材智
敦敬天事大之恵重保王恤民之心則恩寵之隆
昭于無極斯帝王旌勸之大公也故日本源道義

慈恵恭和聡明特達持身有禮處事有義好善惡
惡始終一志敬天事上表裡一誠負弘偉之度懐
卓犖之才仁厚洽於國人賢恵昭于遠邇自朕御
極以來忠敬之心愈隆職貢之禮有加無替遵奉
朝命斯須不忘誓竭力殫心惟恐不及殄寇盜於海
島安黎庶於邊隅並海之地鶏犬得寧烽警不作
皆王之功也蓋王忠順之誠皎若日星堅若金石
上通於天地幽徹於鬼神跡其有國以來未有如
王之盛何告終之奄及諒悼悳之難忘誓行易名
宜隆恤典今特賜謚曰恭獻於戯人以恵貴德曰

謚顯國家之寵命人生之至榮王之生也賢周於
身昭於上下没也美名揚於世流於無窮豈非光
明俊偉傑然丈夫哉靈若有知服茲嘉命
永樂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同十五年
維永樂六年歳次戊子十二月甲戌朔越二十一
日甲午皇帝遣内官周全渝祭于故日本國王源
道義之靈曰惟王慈恵温淑聡明特達持身有禮
處事有義好善悪悪始終一心敬
天事上表裡一誠負弘偉之度懐卓犖之才仁厚

洽于國人賢息昭于遠邇自朕御極傾心歸向益
虔職貢之禮有隆無替恭承朝命斯須不替遣力
殫心惟恐弗及用是殄寇盗於海島安黎庶於邊
隅並海之地雞犬得寧烽警不作皆王之功也盖
王忠順之誠皎若日星堅若金石上通於天地幽
徹鬼神自日本有國以來其士賢明未有如王盛
者矣正當永享於安榮何意奄然而遽没訃音之
至實切悼傷耿賢德之難忘悵中心其曷已雖然
有生者必有死陰陽晝夜皆理之常也王今殁於
天年而賢息之著騰於東蕃揚於朝廷勒之青史

垂之後世殆與天地相爲無窮王又何憾焉茲特
遣人賜祭九原有靈庶克享之

同年

鹿苑院殿

勅日本國世子源義持近國王源道義薨逝訃音
來聞朕深慟悼茲特遣使賜賻想世子父子至親
益難爲懷并賜勅慰問世子其節哀順變勉力衷
事以副國人之望故勅

絹五百匹

麻布五百匹

永樂六年十二月廿一日

同十六年　遣朝鮮書　巖中撰

日本國管領源道將拜覆

朝鮮國議政府左右政丞兩相公閤下

今年三月

貴朝專使至

所贈之物如數收之既

進達禮意之厚可勝言也茲者本邦不天去歲五
月初六

先君即世

新主嗣服百務暫廢故修報頗緩今將命者濡滯

加之久旱種不生公府窘窶賓館萬米冷僕當是
時叨執樞府之事何啻泚顏而已哉雖然
嗣君仁儉海內無事兩邦通好不可與前時異先
是西鄙島夷無頼之徒泛海爲賊已有擾
貴國之邊者今已申命州牧固制之若有犯者罪
當族誅勿爲慮焉抑亦其方之民流落吾土而不
能歸被虜略而爲奴婢者自今以後必能撿視而
護送之不肯食言也爰有一件僕頃創構小刹佛
宇僧房畧備而法寶闕焉伏聞
貴朝一大藏教鏤板流布儻憐陋邦之乏少賜臣

七千軸全備之藏則其忌其意何日而忘之特遣
周護書記德林藏主專達此意庶愆貪求之罪以
附利濟之心亦柔遠之一端也如吾土所産或有
所欲亦所不辭也瀆冐
威嚴請答焉季夏極熱萬冀爲國保重不宣
　永樂七年六月十八日　日本國管領源道將
　拜覆
朝鮮國議政府左右丞相公閣下

稱光院應永二十六年　大明書

使臣呂淵去歲奉國命齎勅書就帶倭人來日本
國公幹於人通報國王命古幢長老到海濱未曾
審詳來意長老旋車後一向信息不聞以此齎捧
勅書回京師續有本國日向州人駕船一隻裝硫
黃馬疋進貢回無國王文書不須今復蒙遣齎捧
勅書就帶進貢番人一十六名同先來八名重來
今有忠信之言將爲賢太夫告恐重譯弗詳故筆
諸書付賢太夫王左右幸詳説之萬一
　永樂拾柒年柒月拾參日
　余千戸郭千戸　通事周肇

同年
　諭太明使者

征夷大將軍某告元容西堂今有大明國使臣來
説兩國往來之利然而有大不可者本國開闢以
來百皆聽諸神神所不許雖云細事而不敢自施
行也頃年我先君惑於左右不詳肥官口辯之愆
佷通外國船信之問自後神人不和雨暘失序先
君尋亦殂落其易簀之際以冊書誓諸神永絶外
國之通問孰章先君告命而犯諸神憲章哉去歲
既命古幢長老往諭此意今有使而至蓋前諭之
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圉是實我所不
知也今倘云止之則前亦知而令之也豈有人主
而教民爲不善者乎何不思之甚矣雖然逋逃亡
命或竄身於夐絶之海島時時出寇邊民者恐有
之當命沿海之吏制焉西堂宜以此件數數説之
　應永廿六年七月廿日

同前
同君曰夫與鄰國通好商賈往來安邊利民非所
欲乎然而余之所以不肯接明朝使臣者其亦有
説先君之得病也卜云諸神爲崇故以奔走精禱
當是時也靈神託人謂曰我國自古不向外邦稱
臣比者變前聖王之爲受曆受印而不却之是乃

所以招病也於是先君大懼誓乎明神今後無受
外國使命曰乖誡子孫固守毋墜其後僧使堅中
與明朝行人偕來余欲不接之以其未以如上事
諭使臣亦爲吊先君來故違誓而迎之及乎使臣
之歸令堅中爲諭此意不知未詳通乎去歲使船
重來亦使等特長老重傳此趣使臣歸到本國胡
不以此意達爾主耶余之所以不接使臣兼不遣
一介者非敢特險阻不服也順明神之意奉先君
之命以行事耳昔元兵再來舟師百萬皆無功而
溺于海所以者何非唯人力實神兵陰助以防禦

也遂聞是事必爲怪誕古來吾國之神靈駿赫可
不恐乎事詳國史今聞將以使者不通爲辭用兵
來伐使我高深城池我不要高我城亦不要深我
池除路而迎之而已至夫冠掠邊圉則逋逃之徒
竄於海島之間者之所爲也欲討電滅颷遊師還
則烏合蟻聚而不受吾命者也捕而戮之可也奚
必帶而來哉來書亦云使臣至中國或拘留或殺
戮聽爾所爲是何謂哉吾不欲拘殺使臣只要彼
不來此不往各保封疆莊子曰民至老死而不相
往若此之時則至已不亦休西堂以此意諭明朝

行人速回舟楫幸甚

應永二十九年　遣朝鮮書　此以下五通嚴中撰

日本國源義持（勝定院殿）拜覆

朝鮮國主殿下海路迢迢久不嗣音維時梅雨弄
晴槐風噓爽共惟神衛森嚴尊候納倍萬之福先
是需釋氏藏經皆得如願無勝銘佩之至今復有
不盡之求重請一藏欲使此方之人植福於現當
也苟與其善頒以七千卷全備之典則雖以刹寶
見付未足爲比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惟希函幹
閣休式符眞禱不宣

應永二十九年五月日

同三十年　遣朝鮮書

日本國道詮拜奉書

朝鮮國主殿下專使回所需藏經與回禮使同到
喜懌可言哉矧又祇領珍貺感愧無量茲從使者
之所請搜索被虜人於處處以歸之今重遣專使
籌知客副使齡藏主別有所陳此事雖似得隴望
蜀要修隣好寧可秘惜聽貴國藏經板非一正要
請一藏板安之此方使信心輩任意印施若能運
平等之慈忘自他之別頒法寶以傳其利則豈非

深福源、増壽岳之一端耶、苟得如所請求、以爲好
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麾頭爲幸、敢冀茂迎川玉
之祥、即膺天錫之祉
應永三十年七月日

同三十一年　答朝鮮書

日本國道詮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圭籌知客與回禮使偕至、奉答書
并別幅件件嘉貺、不勝銘感、然雅意所需者、即太
藏之板也、其餘珍貨積如山岳、又何用哉、故初唯
留法寶、餘皆不欲留之、於是使臣屢以違禮絶信
爲辭、不欲齎去、所以不能回納而領之、自今以後
行李往來、不要以土宜爲禮、唯脩隣好而已、互省
國費、不亦可哉、次將發專使中兌西堂、拜諭委曲
若能使太藏板流傳我國、何賜若此哉、秋暑未艾
伏冀爲國自珍
應永三十一年八月初吉

同三十二年

朝鮮國王李　祹　奉復
日本國殿下
使至
惠書獲審
動止康裕、仍兼
嘉貺、欣感殊深、所
需太藏經板、只是一本、且予
祖宗所傳、不可從
命、前書已盡、惟
照察之、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時候向熱、冀
順序多福、不宣
洪熙元年五月日
朝鮮國王李　祹

日本國道詮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海路天遥、久阻音耗、想神物拱衛
慶源川增、茲者叨効舊恩、輒有冒瀆、吾州伊豆州
泰嶽山東福教寺者、東方之靈區也、故夏以二月
十六日、修太法夏號曰藏經會、隣近數州之民皆
奔走之、雖然往古以來、未能安置經本、只設其會
而已、方今主寺務者號滏實法印、思其欽典發大
願心、要求法寶於貴國、乃以其事聞之於東方元
師、元師咨之於余、余感其丹悃、故發專使、願送七
千全備之經、鎮此靈區、則千秋萬歲、利濟一方之

民者也豈非王者以仁治天下之一端乎苟能允
許何賜始之不腆土宜具于別幅敢乞茂迎五福
式副悃祈不宜

應永戊申三月日

後花園院
永享四年遣唐表

天啓大明萬邦悉被光貢海無驚浪中國茲占泰
平凡在率濱孰不惟賴　欽惟
大明皇帝陛下四聖傳業三邊乂安勛華繼体從
昔所希宣光中興不啚復覩貢献不入闕縻歷
多屢行李往來願復治朝旧典是以謹使某人仰

觀國光伏獻方物爲是謹具表

同五年　大明諭日本使

皇帝勅諭日本國使道淵爾究通佛氏之旨曉達
君臣之義在彼境内超於群倫比者以其國王之
命遠渉海波來修朝貢達其王敬
天之悃歎其王事大之心言詞有章進止有禮從
容恭謹朕甚嘉之今特授僧録司右覺義之職俾
歸本國住持天龍寺爾其益精善道闡宗風益堅
至誠用副嘉奬欽哉故諭

宣德八年六月初六日

同年　大明書

普光院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
朕祗奉
天命嗣
祖宗大位以主兆姓臨御以來夙夜孜孜惟
天惟
祖宗之心体而行之綏撫天下一視同仁是以海
内海外凡日月所照臨之處慕義歸化悉順悉臣
今者王遣使道淵奉表來朝并獻方物敬
天事大具悉至誠甚嘉之惟王日本表率禮義我

國家肇造區宇恭脩職貢未嘗或怠逮爾父王道
義事我
皇祖太宗文皇帝恭謹之誠貫于金石是以
皇祖天恩撫加亦超越衆等載在國史永示光華
爾父既没使命不通蓋亦有年王今嗣主國事獨
能持忠孝之志脩繼述之功所謂卓然聰明特達
者也雖古賢王何以過哉夫有厚德者
天必錫之以厚福王繼今務息益勤弗懈將福祿
之臻豈可量哉茲遣正使内官雷春副使内使裴
寛王甫原鴻臚寺少卿潘錫行人高遷齎勅往諭

并賜王綵幣等物以示嘉悦之意王其勉之欽之
用副朕懷故諭

宣德八年六月十一日

同六年遣唐表　大明宣德九年甲寅　惟肖製之

寶隣循好所愧乗韋惟先渫量包荒何啻謹佩以
報爭覩使者光釆則知官儀中興所陌睞瞻山川
増重中謝共惟
皇帝陛下奉天紹運齊世安民眷惟僻居於遐方
孰不與起於盛際夏大誠仍舊貫權宜要在更張
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限東
西勿替斯言克昌厥後

同八年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教
我國家統有天下薄海内外罔不臣服
列聖相繼無間遠近一視同仁爾日本爲國東藩
世修職貢益永益虔我
皇考宣宗皇帝臨御之日恩眷尤厚今遣使中官
等奉表來朝并獻方物禮意勤至朕嗣美
祖宗太寳期與四海群生同樂雍熙翊王篤於夏
天良可嘉尚使者還特賜王及王妃白金綵幣以
荅王意王其欽崇
天道仁恤有民永保藩邦以副朕望故諭

正統元年二月初四日

同十一年

朝鮮國王李　裪　奉書
日本國殿下
孟秋猶熱想
動靜佳勝念惟我邦隣於
貴國世惇舊好第以海洋遼隔久闕交聘緬懷良
深遣臣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副男侍衛司大護
軍尹仁甫聊兼慶賀以達遐悰不腆土宜具如別
幅切希留納惟冀
順時自重

正統肆年漆月拾貳日

朝鮮國王李　裪

同十二年　荅朝鮮書

日本國源　義教奉復　普廣院殿
朝鮮國王殿下
二使惠然傳書遠至千里之意實如晤對況果產
多色荷恩惟重陋邦世修

隣好思仰之情無已無之然國歩多艱不遑安訊者有年矣方今四邊無虞光可小康爰煩
慶賀依感倍恒菲薄方物見于別録聊表謝悃耳
伏希
采納仲春尚寒
若時保嗇
龍集庚申春二月十九日
日本國源義教
彩畫扇壹佰把
金銅裝飾大刀者拾把

大紅漆木車椀太小計捌拾隻
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貳拾隻
紅漆黒漆雜色木楄貳箇
整
寶德三年遣大明表
日本國王臣源義成
律應東風懸知好道之
君出於
中國木入南斗具瞻殊常之識験於當
朝是以傾葵藿之至誠遥鴻鴈之遠信伏以

大明
皇帝陛下化孚有截澤洽無垠南桂海北氷天西
月窟東日域同文同軌相應相求
天戈所麾無不賓順矣臣源義成欽美先志紹知
陋邦宇在遐方專存外衛偏國多虞有替職貢見
愬爲幸焉耳方今以允澎長老爲專使以備方貢
爲綱司奏聞
皇家之安否兼貢方物之不腆獺蒙
嘉謝御荷
鴻庥謹奉

表以
聞臣源義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景泰二年歳次辛未秋八月日日本國王臣源義
成
享德三年　大明書
皇帝勅諭日本國王源義成惟王聰明賢達敬
天事天以福一國之人良用爾嘉朕蒸美
天命嗣登大寶主宰華夷王又差正副使允澎等
齎捧表文并以方物來貢見王之勤誠茲因
使回特令齎勅諭王并賜王及妃銀兩綵幣

王共体朕至懷故諭

景泰五年正月初九日

右實德三年辛未遣使於大明時報書也此時無別幅所成方物皆記于斯書末今分置于下卷諸別幅中

康正二年丙子

慈照院殿

日本國義政　端肅拜覆

朝鮮國王殿下聖度如天堯海斂浪實無任欣荷之至今特差遣使者永嵩西堂全密西堂惠光藏主等聊修隣好少寓慶悰伏幸徹高明之聽此年

以來使者相繼音耗靡絕深悃瞻仰之私仍告吾方有寺曰建仁蓋國初禪刹以爲祈禱之靈場也所遣嵩密二西堂隸名此寺也久是以有起廢之志茲得便式告太王切望特賜矜憐使獲太王仁化覃遠也不腆土宜具如別幅收録惟笄眷煒標季伏希若時保重萬福

同年　遣朝鮮書

日本國源　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治國以來帶國印通使命而需大藏經并諸色貨皆捆載以歸無虛歲焉固上國之賜也不勝感幸今差遣盧圓通吏賚不腆之土宜以修隣好萬萬寬恕爰我國行人先是於

大明國吏頗不軌然而

聖恩寬宥特屈刑章故及歸國且以加囚禁來歲必將專於

大明之庭揚對天之閑休仰無前之偉績進貢方物以謝前時之罪幸不遐棄焉伏聞

上國之於大明疆域連接聘問交繁請爲我先容以通夙夜之心亦善于隣者莫如焉幸甚幸甚所對進者具于別幅謹書

寛正元年庚辰

朝鮮國王李瑈奉復

日本國殿下

使至得

書兼承

厚貺爲慰殊甚洋海相阻不克以時聘問

王乃屢遣信使踐修舊好茲非慎重交隣不能爾也

朝貢

上國吏已爲

王

奏達不腆幣產謹付回价聊布謝悰
領納爲幸餘冀
順序保嗇
天順三年貳月初一日
朝鮮國王李瑈
同二年　朝鮮書
朝鮮國王李瑈奉書
日本國殿下
貴國與弊邦雖阻滄溟世講隣好自寡人即位亟
遣信使益致殷勤禮宜報聘肆於年前冬拾月遣

命知中樞院吏宋處儉大護軍李宗實
齎大藏經一部法華經貳部金剛經二部金剛經
拾柒家解二部圓覺經二部楞嚴經二部心經二
部地藏經二部起信論二部永嘉集貳部證道歌
二件趙學士書證道歌二部
高峰禪要二部反譯名義二部成道記二部并土
宜小鐘二隻雲板二隻銅鈸伍部磬子伍隻
石燈盞伍隻鞍子一面諸緣具黒細麻布二拾匹
白細苧布二拾匹白細綿紬二拾匹
藍斜皮一拾張人參一伯觔豹皮心虎皮邊猠皮

座子一隻豹皮一拾張虎皮一拾張
雜彩華席一拾張滿華席一拾張滿華方席一拾
張松子肆佰觔清蜜伍斗表悃
借
貴使秀彌前去不幸海上遇颶風使船未知漂往
何處副使船則沈沒嗚
貴使船得脫泊對馬島遣其船主與三郎報云書
契與禮物俱失茲用心惻聊達吏由儻
漂船獲到
貴境惟望

矜恤護還或其遺屍漂習涯岸亦
令收瘞且於琉球國地面逅
行訪尋萬一倘泊存活
刷還爲幸餘冀
爲國珍嗇
天順肆年三月二拾捌日
朝鮮國王李瑈
寛正六年乙酉　遣大明書
黄河北流一清以生
上聖白日西照一拜中以發
瑞溪和尚製

皇明既
寔億兆之心孰敢二三其
德共惟
大明皇帝陛下統撫千載
威加四方
重熙累洽誕
膺昌期合慶同歡覃
及弊邑渺茫海角雖不隷
版圖中咫尺
天顏猶如在
輦轂下茲遣專使清啓長老謹捧方物親趨
闕庭伏望
寛容曲
賜省察謹
表以
聞

右寛正五年甲申二月十六日蔭凉軒真蘂西堂來傳可製大明信書之公命且曰永享年中兩回遣使太明皆惟肖和尚製表今其例也予曰老來抛筆硯久矣矧惟肖例非擬倫乎彼此非予所堪雖然公命既降不得已爾同年六月蔭凉使者集藏首座來曰太明正使近日當赴筑紫請賜表草以淨書便付之去近商船自高麗回者曰太明正統主復即位蓋此王獵遊深入胡國境爲之所留久不得還故其兄即位景泰主是也爾後歸還正統主同在北京今景泰主崩其太子早世次子太幼是以正統主重即位改元天順云云故表中有白日再中之語日再中見于漢郊祀志又李白詩曰太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言玄宗肅宗再入都爾凡遜位之君再登寶祚則除唐中宗叡宗太元文宗之外不見于史焉文選運命論曰黄河清而聖人生注云黄河千年一清予以言太明創業際于聖人千年之運按元史順帝至正十五年乙未太明高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同二十一年庚子十一月黄河清三月同二十七年元亡則河清豈非太明之應耶所謂河一清日再中遠須高

祖德近訖今王實而已然此外少寓微意凡河出於西而歸于北似有朝宗之心日出於東而臨于彼豈非光被之義耶李白詩曰黃河走東溟又曰黃河落天走東海彼方指此方爲東海予取於此也又此國既號日本又曰日域曰日東則以日屬于我國未爲誣乎永享六年惟肖所制表曰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此述海上渺㴲之境然兩國上下不可定之意在于言外乎凡古人言外寓意者多矣東坡遙知叔孫子遠致魯諸生之句含不致二人之意山谷和詩

似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之句含楚雖大不列于十五國風中之意以上二詩之意共見于后人評又陸雲入洛王武子食前有羊酪問陸雲曰吳中何以敵此答曰千里蓴羹未下塩豉後來陸放翁曰蓴菜宜豉所謂未下塩豉者言下塩豉則非羊酪可敵蓋盛言蓴羹之美爾予謂魏吳蜀鼎峙之世各有相爭之心今王武子陸士龍問答亦尚有昔時之意也未下塩豉之語此亦含下塩豉則非羊酪可敵之意也由是觀之則惟肖上下之語有以哉予黃河白日之語亦

効顰耳既而又聞景泰王崩後正統主子即位改元天順非正統主重祚也然則日再中之語無乃相違乎但言正統主歸國亦可乎今王其子也述父主复耳矧李白兩日再中兼言玄宗再入都之謂也予先是撰善隣國寶記畧載兩國往來書然此表未在記中蓋表辭若有如隋帝不悅者則使者亦不能達命此表同無用也何似焚草哉然正使天與既歸朝惟阻兵未得入京故追係之於製表之年也

文正元年丙戌　遣朝鮮書　綿谷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兩邦千里雖阻溟渤使者逞來猶如咫尺苟有所須必賜

愈荅感幸之情不可勝言本邦南京有教寺爲曰藥師比年隳壞風震雨淩殆泣龍象於是一衆相與謀曰産薄力微無由重興非求助於

大邦豈有他術哉遂請以書爲介故遣正使融圜

副使宗禮等逞諭其意儻得

殿下之力百廢一新則豈非成東方一佛界耶所

謂寳瑠璃亦善隣之寶也土宜信物具于別幅仲
春漸暄惟冀若時保愛
龍集丙戌春二月廿八日
日本國源義政

文明二年　遣朝鮮書　綿谷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比年弊邑多難吏干軍旅百邑未復旧貫故無遑
修隣好匪慢也茲來
殿下蚤奉天休新踐寶祚不翅恩加封内矧亦靡

及遐方是以遣釋徒光以蔵主特述馳賀之忱兼
謝間闊之罪仍告舊印失之庫火故用新刻莫訝
請今後以此爲信不腆土宜具于別幅采納惟幸
仲秋稍涼以時保嗇
龍集庚寅八月廿八日
日本國源義政

文明四年壬辰遣朝鮮國書　横川製之

日本國義政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庚寅歳弊邑特遣專使盖賀
新祚也今年八月使還
報書慇懃嘉貺多之無任感荷之至茲來前年屬
弊邑艱虞細川伊勢兩氏之使者發書請救然
而弊邑實不知之是奸賊矯令所爲也必加囚禁
以謝其罪今後通信幸有新印以此爲驗可也又
美物色所求珍貪
上國無之更煩搜索何賜過焉耶弊邑有山曰高
野高野有院曰西光安無量壽佛像相傳毘首羯
磨所造也主院吏者告曰比年堂宇敧傾上漏下
湿未奈之何苟無

上國之助安得復旧貫哉故今差釋氏正球首座
進諭情實其使百廢之地變成十萬億樂土在斯
一舉豈非殿下化及遐陬也耶不腆土宜具于別
幅切希采納不宣
龍集壬辰冬十月三日
日本國源義政　印也

奉　書
朝鮮國王殿下　日本國源義政　印也　謹封

別幅
高麗書無可漏子直封其書耳此書一十六行

裝金屛風貳張
綵畫扇貳伯把
長刀壹拾把
大紅漆木車椀大小計七十隻
大紅漆洗方盆大小計貳拾隻
蒔繪硯匣壹箇
鏡臺　壹箇
酒盌　壹隻
銚子提子壹具
［整］印也

文明六年甲午　遣朝鮮國書　横川製之
日本國源義政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比年兩國往來不絶交修隣好莫勝感幸之至抑
壬辰載所遣使者尚留滯上國日夜望其歸安否
如何萬萬不審仍告先是捧表文具方物朝貢大
明國且又求新勘合之符信然弊邑適屬軍旅之
叓報書并所求勘合皆爲盜賊所奪不一到於此
況其餘乎但得使歸國耳今又以叓通信
大明頼有
景泰年中勘合以此爲驗或不諭叓者置我於嫌
疑之地耶竊兼上國之於大明也封域連接聘
問頻煩請紹介于我以此叓見告則上國之賜孰
加焉故以士官性春爲專使往達其意伏冀察我
懇未悉
仁采納季秋霜冷若時保愛
龍集甲午年九月日
文明七年乙未遣大明表　横川製之
日本國王臣源義政慈照院殿也上表
大明皇帝陛下

日照天臨
大明式朝萬國海涵春育
元化爰及四方
華夏蠻貊歸
仁草木蟲魚遂性共惟
大明皇帝陛下神文聖武睿智慈仁
皇家一統車書攸同弊邑多虞鼓角未息
禹貢山川之外身在東陬
洛邑天地之中心馳
北闕茲遣正使妙茂長老副使慶瑜首座謹捧方

物就荒能光寵推丹衷曲賜
裁察謹表以
聞臣源義政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成化拾壹年乙未秋捌月廿八日
日本國王臣源 義政 日本國王印
上
表
大明皇帝陛下 日本國王臣源 義政 日本國王印也 謹表
別幅 与別幅兩字到洛一字同幅書之
馬肆疋 散金鞘柄太刀貳把
硫黄壹万斤 馬腦大小貳拾塊

貼金屛風參副 黒漆鞘柄太刀壹佰把
鎗壹佰把 長刀壹佰柄
鎧壹領 硯壹面并匣
扇壹佰把
計
奏許
成化五年伏奉
制書特
頒今填勘合并底簿等物
聖恩至重手足失措感戴感戴然而弊邑搶攘所

謂給賜等件件皆爲盗賊所剽奪只得使若生還
而已爰有景泰年間所頒未填日字合請而蓋
照驗也今後濫行令填勘合者必成徒罪
死挪銅錢經乱散失公庫索然土瘁民貧司
施永樂年間多有此賜記之又書籍焚于兵火亡
一奏也弊邑所須二物爲急謹録奏上伏望俞容
書目列于左方
佛祖統紀全部 三寶感應録全部
教乘法數全部 法苑珠林全部
賓退録 全部 兔園策 全部

遯齋閑覽全部 類説 全部
百川學海全部 北堂書鈔全部
石湖集 全部 老學菴筆記全部
右 咨
禮 部
成化拾壹年捌月廿八日 日本國王印也
日本國
咨大字書之
予按國史聖德太子攝推古政始通信於隋朝太

子見隋書曰此天子賜諸侯王書式也然稱倭皇
皇字有禮遂製報書有東皇帝敬白西皇帝之語
又有謹白不具之語蓋太子不欲臣服又不欲絶
好其意可觀也厥後桓武天皇朝亦有遣唐使如
弘法傳教皆隨國使入大唐此時恐無天子書而
惟使者以通意諭來意乎至于鳥羽院代大宋國
附商客孫俊明鄭清等通書因命諸儒議之終無
報書矣然耶平氏重盛施黄金於育王源氏實朝
求佛牙於能仁平氏時宗請建長住持於明州牧
亦皆非兩國王相通也由是觀之推古以來東皇

西皇抗行之義于今惟同焉元朝以蒙古軍來侵
我西鄙戰不利而退矣大明太祖老皇帝亦遣使
者齎詔書來告開國建大明號而太宰府不聞于
朝使者不得入京師而歸矣老皇帝知吾國王臣
者信佛法密命天寧禪寺住持闡仲猷瓦官教寺
住持勤無逸來諭通好當知唐宋時吾國未聽命
也應永初筑紫商客肥富自大明歸陳兩國通信
之利於是太將軍源朝臣義滿鹿苑院殿也使以肥富爲使者
修通信書獻方物故太明建文帝遣禪教長老天
倫一菴來將軍又遣密堅中隨天倫一菴行船未

達大明而建文帝内難叔父燕王即位改元永樂
堅中能通使命而歸從此連年兩國使者往來望
憧今所謂勘合者蓋符信也此永樂以後之式爾
九州海濱以賊爲業者五船十船號日本使而入
大明剽掠瀕海郡縣是以不持日本書及勘合者
則堅防不入此惟彼方防賊此方禁賊之計也自
古兩國商船來者往者相望於海上故爲佛氏者
大則行化唱道之師小則遊方求法之士各遂其
志元朝絶信之際尚爾況其餘乎有勘合以來使
船之外決無往來可恨哉

文明二年龍集庚寅臘月二十三日臥雲八十翁
瑞谿周鳳書于善隣國寶記後

善隣國寶記卷之中終

別幅

皇帝頒賜

日本國王

白金貳百兩　粧花絨綿四匹　四季寶相花藍

一匹　細花綠一匹　細花紅貳匹

紵絲二十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七匹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

織金胸背白澤綠七匹　晴花骨朶雲青一匹

晴細花綠四匹　晴細花綠一匹

晴細花青一匹

素青三匹　素紅二匹　素綠三匹

羅二十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青一匹

織金胸背虎豹綠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藍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綠一匹　素紅五匹

素藍三匹　素青三匹　素柳綠二匹

素柳青一匹　素砂綠一匹　素茶褐一匹

紗二十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

織金胸背白澤青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綠一匹

織金胸背虎狗綠一匹　晴花骨朶雲紅一匹

晴花骨朶雲青二匹　晴花骨朶雲藍二匹

晴花骨朶雲柳青一匹　晴花骨朶雲綠二匹

晴花八寶骨朶雲綠一匹

素綠一匹　素紅一匹　素青一匹

彩絹二十匹

綠七匹　紅七匹　藍六匹

王妃

白金壹百兩　粧花絨錦二匹　細花紅一匹

四季寶相花藍一匹

紵絲十匹

織金胸背犀牛紅一匹　織金胸背海馬青一匹

晴花八寶骨朶雲青一匹　晴細花紅一匹

晴細花青一匹　晴細花綠一匹

素青一匹　素紅二匹　素綠一匹

羅八匹

織金胸背獅子青一匹　織金胸背虎豹紅一匹

素藍二匹　素紅二匹　素青一匹　素柳一匹

紗八匹

織金胸背獅子緑一匹　織金胸背犀牛紅一匹
暗花骨朶雲藍一匹　暗花骨朶雲青一匹
素紅二匹
彩絹十匹
紅三匹　緑四匹　藍三匹
宣德八年六月十一日
皇帝特賜日本國王并王妃
硃紅漆彩粧戧金轎一乘
大紅心青邊織金花紵絲坐褥一个
脚踏褥一个

硃紅漆戧金交椅一對
大紅織金紵絲褥二个　脚踏褥二个
硃紅漆戧金交床二把
大紅心青邊織金紵絲坐褥二个
大紅羅銷金梧桐葉傘二把
渾織金紵絲十匹
大紅骨朶連雲一匹　大紅鸂鶒連雲一匹
大紅靈芝骨朶雲一匹　翠藍鸂鶒連雲一匹
翠藍靈芝骨朶雲一匹
玉色骨朶連雲一匹　深青香草寶相一匹

深青靈芝骨朶雲一匹　柏枝緑香草寶相一匹
黒緑靈芝骨朶雲一匹
渾織金羅拾匹
大紅骨朶連雲一匹　大紅八寶骨朶雲一匹
深青鸂鶒連雲一匹　深青靈芝骨朶雲一匹
深青纏枝金連一匹　藍青靈芝骨朶雲一匹
藍青八寶飄脚雲一匹　翠藍靈芝骨朶雲一匹
柏枝緑香草寶相一匹
渾織金紗拾匹
大紅鸂鶒連雲一匹　大紅八寶雲一匹

黒緑八寶雲一匹　黒緑鸂鶒連雲一匹
黒緑香草寶相一匹
深青鸂鶒連雲一匹　明緑鸂鶒連雲一匹
緑絹参百匹
大紅参拾匹　深桃紅参拾伍匹　淺桃紅参拾伍匹
青壹百匹　木紫壹百匹
銀盂等器貳拾件
銀盂貳面　銀酒壺貳箇　銀茶瓶貳箇　銀漱口盂貳
箇　銀酒盂貳箇　銀茶匙拾貳把　銀匙貳把
各色絲線綉圈金各様花鏡袋拾箇

大紅花壹箇黑緑茶花壹箇黑緑肆季花貳箇硃紅
紅漆戧金寶相花摺疊面盆架貳座鍍金事件全
古銅点金斑花瓶貳對古銅点金斑香爐貳箇象
牙彫荔枝烏木桿痒合子貳箇香児壹百个　硃紅
漆戧金梳貳拾个完全黒漆戧金梳貳拾箇完全
紙灯籠肆對雲頭桃竿全龍香墨貳拾笏
青廣信紙伍百張　兎毫筆參百枝
各樣牋紙壹百枚　深銀紅色拾張
柳黄色拾張　粉紅色拾張
山各色拾張　蜜褐色拾張

鷹背褐色拾張　藕絲褐色拾張
葱白色拾張　白粉色拾張
牋拾張　虵皮伍拾張
猿皮壹百張　兎皮伍拾張
熊皮參拾張　豹皮參拾張
苓香拾箱每箱伍拾片共伍百斤
鸚哥貳拾箇
宣德捌年陸月拾壹日
日本國今塡本字壹號勘合壹道爲
恩支宣德捌年陸月初拾日准

禮部日字壹號勘合咨文該
欽差内官雷春等齎捧
詔命并給賜等物勘合底簿欽遵逐壹照數收領
外今差正使恩表并進貢方物開坐須到咨者
今開
壹該
恩表文壹通　齎繳永樂年號本字勘合伍拾柒通
同日字勘合壹百通底簿壹扇
壹貢獻方物　馬貳拾匹　撒金鞘太刀貳把
硫黄壹萬斤　馬腦大小貳拾塊　金屛風參副

鎗壹百柄　黒漆鞘柄太刀壹百把　長刀壹百
柄　鎧壹領　硯壹面并匣扇壹百把
壹差去正使壹員
右咨
禮部
宣德玖年捌月貳拾參日
咨
皇帝頒賜
日本國王
銀貳百兩　粧花絨綿　紵花紅壹匹

毬紋花青貳匹　毬紋花紅壹匹

紵絲

織金胸背麒麟青壹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壹匹

織金胸背白鷴青壹箇　織金胸背白鷴綠壹匹

織金胸背白鷴紅壹箇　晴花青壹个

晴花綠壹箇　晴花紅一个　素青參个

青綠陸箇　素紅參个

紗

織金胸背麒麟紅壹个　織金胸背麒麟青壹箇

織金胸背麒麟綠一箇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个

織金胸背獅子綠一箇　晴花紅參箇

晴花青三匹　晴花綠三匹　晴花藍三匹

素紅一匹　素青一匹　素綠一匹

羅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麒麟紅貳匹

織金胸背麒麟綠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紅一匹

素綠三匹　素藍三匹　素紅肆匹　素青肆匹

彩絹紅柒匹　綠陸匹　藍柒匹

土紀

銀壹百兩粧花絨綿　如意葉花綠一匹

毬紋寶相花青一匹

紵絲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白鷴紅一匹

素青貳匹　素綠肆匹　素紅貳匹

紗

織金胸背麒麟紅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綠一匹

晴花藍一匹　晴花青二匹　素青一匹

素紅一匹　素匹一匹

羅

織金胸背麒麟青一匹　織金胸背獅子綠一匹

素青貳匹　素紅一匹　素綠貳匹

素藍壹匹

正統元年貳月初肆日

日本國今填本字清號勘合壹道爲朝

貢差今將本船裝載方物並人員姓名開坐于后須

至咨者今開

壹衣文壹道

貢獻方物

壹馬貳拾匹　撒金鞘柄太刀貳把　硫黃壹萬斤　馬腦

貳拾塊　貼金屏風參副　黑漆鞘柄太刀壹百把　槍

壹百柄長刀壹百柄鎧壹領硯壹面并匣扇壹百
把
壹專使壹員
綱司　居座　從僧　土官　通事　從人
船頭壹名　水夫
右咨
禮部
景泰貳年捌月日
咨
皇帝給賜日本國王
銀貳百兩　紵絲龜勝團花大紅壹匹
寶相花大紅壹匹　毬紋花深壹匹　細花柳黄
壹匹
紵絲
晴花骨朶雲青貳匹　晴花骨朶雲黒緑貳匹
晴花骨朶雲柳青貳个　晴花骨八寶柳青貳匹
晴花骨朶雲八寶青貳个　晴細花柳青貳匹
晴細花淺桃紅壹箇　晴細花柏枝緑貳匹
晴細花深桃紅壹个　素丹礬紅貳个
素深青貳个　青黒緑壹箇

緑絹　藍滐箇　紅滐箇　緑拾箇
紗
晴花骨朶雲藍肆箇　晴花骨朶雲深青貳个
晴花骨朶雲深桃紅壹箇　晴花骨朶雲明緑貳
个
晴花骨朶雲八寶黒緑壹箇
晴花骨朶雲黒緑壹箇　晴細花深青壹箇
晴細花柏枝緑壹箇　素深青参箇
素黒緑参箇
羅　太紅貳箇　黒緑肆箇　深青肆箇
柳青参箇鸚哥緑壹箇　紗緑肆箇
深桃紅貳箇
王妃
銀壹百兩　紵絲龜勝團花深青壹匹
牡丹花丹礬紅壹箇
紵絲　晴花骨朶雲柳青壹箇　晴花骨朶雲青一
箇　晴細花丹礬紅参箇　晴細花藍貳箇
素官緑貳箇　素丹礬紅貳箇
絲絹緑参箇　藍壹箇　紅参箇
紗晴花骨朶雲藍青貳箇　晴花骨朶雲深青壹箇

晴花骨朶雲黒緑壹箇　晴花細夯青壹箇
晴細花明緑壹箇　素涤青壹箇　素黒緑壹个
羅大紅貳箇　柳青貳个　黒緑貳箇　柏枝壹箇
深貴壹箇
奏討
古銅大香爐貳箇共重壹千貳百肆拾斤
古銅小香爐壹箇重涤拾伍斤
黄銅方香爐壹箇重貳拾壹斤　黄銅花瓶壹對
共重肆拾涤斤　黄銅磬壹口重壹拾伍斤
鐃鈸貳双共重参拾参斤

黄銅花亀鶴壹對重参拾壹斤
景泰伍年正月初玖日
壹百號勘合底簿壹扇付本國差来專使允澎等
齎回外擬合移咨照依勘合底簿内
欽定事理欽遵收掌書填比對今後如是進貢方物
毋得濫將硫黄壹槩報作附搭之數其正貢硫黄
亦不得過参萬斤及差来人員務要擇其端謹識
達大体執守禮法者前来仍將宣德年間須去未
填勘合并底簿順便差人齎繳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

日本國
景泰伍年貳月十八日對同都吏李恭
咨　一　[illegible]　一　丑
宣德日字號勘合底簿一扇本字號勘合八十四
道齎繳還納書籍銅錢仰之
上國其來久矣今求二物伏希
奏達以滿所欲書目見于左方永樂年間多給銅
錢近無此舉故公庫索然何以利民欽待周急
教乘法數全部　三寳感應録全部
賓退録全部　北堂書鈔全部

兎園策全部　史韻全部
歌詩押韻全部　誠齋集全部
張浮休畫墁集全部　遯齋閑覧全部
石湖集全部　類説全部
揮塵録全部附後録十一局第三録三局餘録一
局百川學海全部　老學菴筆記全部
右咨
禮部
天順捌年捌月十三日
遣大明表　文明十五年癸卯

日本國王臣　義政言

皇天后土齊歸

中花之風甘露慶雲爭獻瑞麥之頌丕美

祖宗功業以致社稷治安　欽惟

陛下乃聖乃神惟文惟武

光輝堯舜二典度越漢唐中興顧其弊邑雖荷國

恩憂在蕭墻有稽朝貢布

大明於天下遐邇同仁望長安於

日邊始終一節茲遣專使周瑋長老伏捧方物覲

趨闕庭仰望

聖慈曲

察衷素謹表以

聞　臣源義政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成化拾玖年癸卯春三月日　日本國王臣義政

別幅

馬肆疋　撒金鞘柄太刀貳把

硫黃壹万斤　碼碯大小貳拾塊

貼金屛風參副　黑漆鞘柄太刀壹佰把

鎗壹佰柄　長刀壹佰柄

鎧壹領　硯壹面并匣

扇壹佰把

計

奏計

成化十四年

制書所給賜等物一一拜納無甚感荷之至抑弊邑

久美焚蕩之餘銅錢掃地而盡官庫空虛何以利

民今差使者入

朝所求在此耳

聖恩廣大願得壹拾萬貫以滿其所求則賜莫大焉

謹錄奏上俯容惟望

右　咨

禮　部

成化拾玖年癸卯春三月日　日本國臣源義政

遣朝鮮書　十三行行二十四字

日本國准三宮　道慶　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兩國通好何代無之而海路多阻不克以時聘問

匪慢也抑大藏經吾國未得鋟板以行苟有所欲

必求之

上國爲賜不少感荷感荷仍告吾國越后州安國

寺廼北方植福之地也以無藏殿爲缺典矣掌寺
務者慨然有求藏起殿之志可嘉故今遣專使等
堅首座等逞諭其意冀得頒七千藏以如願則所
謂毘盧法寳從藏海流出稛載而歸善隣之寳莫
大於焉不腆土宜具于別幅伏希采納仲秋漸凉
若時
保重万福
龍集丙午八月四日
日本國准三宮　道慶

善隣國寳記卷之下終

以善隣國寶記梓成或人携來徵予
跋焉予云
瑞溪禪師自製之跋亦出于瑞溪之盛
時有傳彙數說云不繫其事於某年
某月者惑予云其細可不足紀至此
編其記隣好事僅之隣而已若要可

國寶記跋　一

寶之詳則歷代有國史彙因然則隣
無此書可歟若云以若史之國史等編帙浩
瀚而讀者病之伸以易閲焉不若此書之
簡且要矣粗載所事蹟亦以遍及
十紀以不便檢閲哉爲之又稍出五帝
三皇之書出入于秦政氏之焚偶因徐福之

觀光上國而孔子全經猶存于
日本亦傳之雜記於唐宋元明之書其
於朝鮮亦有而非細事宜大也特書以
傳之不磨今此書謂夫出富厳不擬
則何哉答云嗚呼黄向之童何其點
哉難與汝曾閲

國寶記跋　二

禪師行状云凡無書不讀之且無不
鈔纂亦之名刻楷集無慮二百卷據
大藏七千卷之要以作七卷別厳統
所鈔之也其可儲焉藏然見此集
則何或想其隣　禪師之存日而欲
集其流海東欲折又藏之公庫以不

擔民間所已否別皆是備　揮所之書綱
式允全學者莫非書也以厚書人家
以存其説學之者勤修董擧於記
西土經存乎　本朝之證以爲或人
之論云爾

歐陽日本刀歌云

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擧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　載于文忠公全集卷十五今畧抄之

文獻通考及琅琊代醉篇等載之皆原于刀歌且吳郡都穆聽雨紀談云

朱氏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脱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或人謂日本國有真本尚書乃徐福入海時所携者予初未之信後觀歐陽公日本刀詩則知外國真有其本歐公之言未必無據朱子之不註者豈以是耶

丁酉之春三月上澣

西山寨子閑人書

松下見林　編

異稱日本傳

元禄六年（一六九三）浪華北御堂前崇文軒刻本

據元禄六年（一六九三）浪華
北御堂前崇文軒刻本影印

異稱日本傳序

粤若稽　大日本國者　神靈所扶自開闢　神聖出而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土貽統傑於百派千流朝宗之中中華以爲禮義之國質直有雅風呉敗姫氏來奔秦暴徐福逃入至若任那斯盧屈膝魯侯赤帝之後莫不依歸此豈得非神道文明有仁民愛物之政哉然質文衰盛不能無殊故異邦之書隨時志我方宜美惡居多咎　舍人親王撰日本書紀往往引以備參考余亦竊比以三餘之暇常閲載籍其間得我遺事則集録之而諸書之所述是非混淆虚實紛糅不知而作者有之豈可盡信乎當主我國記徵之而論辯取舍則可也於是不自揆加今按釋同異正嫌疑有餘義則必兼注之分爲上中下三卷上卷集漢魏晉宋齊梁隋唐五季宋

元書中卷集明書下卷集斯盧書名曰異稱日本傳異稱者取諸異邦之人稱之之語也考索不該洽未必集成惟爲同志艱於考據不能正妄謬者述之而已矣

元祿戊辰九月己亥

西峰散人自序

異稱日本傳上之一　引用書目

異稱日本傳卷上

平安城　西峰松下見林　編集

山海經卷第十二海内北經

南倭北倭屬燕　郭璞註倭國在帶方東大海内以女爲主其俗露紒衣服無針功以丹朱塗身不妬忌一男子數十婦也

今按王充論衡曰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然則山海經者益之所作堯時之書也山海經有倭名則倭名舊矣凡異邦人以我朝名倭此爲權輿乎然據我舊記則倭名爲起於漢時矣卜部兼方日本書紀釋曰弘仁私記序曰日本古者謂之倭國但倭義未詳或云取我之音漢人所名之字也我喑此日語伽藤原兼良日本書紀纂疏曰舊説吾邦之人初入漢漢人問謂汝國名如何吾答曰謂吾國耶漢人即取吾字之和訓命之曰倭見林以漢朝人言語不通不曉我朝人謂吾國耶之意不能再問訛稱倭也日本仲哀天皇崩神功皇后攝政而征三韓漢晉人能知之故曰以女爲主蓋倭字从女从人乃以女爲主之義而以所訛聞之禾爲音也以一時事爲國號者非是或國人倭作和音義同南倭北倭者日本自迹東則南也自吳越則北也故曰南倭曰北倭屬燕者非也帶方今皆郡名今八關地方露紒褌也見尊長取笠及巾猶烏蒙夷人相見去帽雲南寺甸軍民指笠背之類衣服無針功魏志曰男子衣横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故謂衣服無針功歟然我有針功諸州作[illegible]如[illegible]小路針以便于女功以丹朱塗身婦人塗燕脂爲面[illegible]之時燕脂我國自古有之未聞以丹朱塗身但我神代兄火酢芹命知弟火折尊德欲自伏辜而弟有慍色不與共言於是兄著犢鼻以赭塗掌塗面告其弟曰吾汚身如此永爲汝俳優者事詳見日本書紀郭氏傳聞此事訛云不加忌一男子數十婦後漢書曰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正此意也然此亦非定事傳聞之訛也日本國號古來其多曰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曰秋津洲曰日本國曰浦安國曰細戈千足國曰磯輪上秀眞國曰玉牆内國曰虛空見日本國此我朝神聖之所名也曰倭國曰倭面國曰倭人國曰耶馬臺國曰姬氏國曰扶桑國曰君子國此異邦之所稱也君子之號本于論語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范曄以爲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之不行乘桴浮於海欲居九夷朱熹意與此不同云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哉三善清行雖以九夷爲日本事見文明源本清以日本爲九夷之一然則九夷獨不可爲日本事且從朱熹說則孔子語非貴九夷之義由是言之不可以此爲日實也況山海經並舉倭君子之國則倭與君子之國相異明甚曰大荒東經曰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註亦使虎豹好謙讓也如衣冠帶劍好謙讓雖似我國風而我國無使虎豹後漢書曰無虎豹是也

史記卷之六秦始皇本紀第六

漢　太史令　司馬遷　撰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又卷之一百一十八淮南王安傳

背秦絶先王之道云云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説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今按太史公所說如此而本紀曰徐市列傳曰徐福其名不同云爲亦異其所止惟言平原廣澤不言地名後漢書以爲夷洲澶洲北史及隋書以秦王國爲夷洲云不能明也圖書編別載徐福島然義楚六帖歐陽全集太平御覽蘿山集世法録等書指爲日本之地而此日本傳引義楚六帖等故擧其所因僞王字非也徐福來于我爲祇詳見後漢書今按見林亦謂日本者神國也徐福曰海中八神似能言日本風又推古天皇上隋帝書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西皇帝者蓋本于西皇之語也

後漢書一百一十五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宋　宣城太守范曄　撰

唐　章懷太子　賢　注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劉攽曰使驛按當作譯說已見上）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按今名邪摩惟音之訛也）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腝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鵲或作雞）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爲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以丹朱坋身（說文曰坋塵也音蒲頓切）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樂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

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狗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鯷人。鯷音達奚切 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史記 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絶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髠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爲矛以戰鬪。摩礪青石以作矢。人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仍噉食之。以爲上肴也。

又卷第一下光武帝紀第一下。中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

又卷第九十鮮卑傳。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

今按。邪馬臺國。大和國也。古謂大養德國。所謂倭奴國也。邪馬臺大和和訓也。自神武天皇至光仁天皇。都大和國。處處范曄說我風俗。是非混淆。無牛馬者非也。神代既有牛馬。出舊事本紀日本書紀。無虎豹者是也。羊鵲鷄皆有之。灼骨以卜者。灼鹿肩骨以卜也。名太占。或曰有燒。萬葉集歌曰。武藏野爾卜部肩燒肩間爾毛不所告爾名卜爾出爾計利。謂此也。亦以鷄骨卜。見古語拾遺。光武中元二年。當此土垂仁天皇八十六年。檢我國史。無奉貢朝賀事。倭國之極南界者。范氏以大和國爲我國之極南界。非也。紀伊國土佐國薩摩國等。當爲極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當景行天皇三十七年。玉海卷一百五十二。永初元年下有冬十月三字。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者。景行天皇御諱大足彦忍代別。所謂帥升等者訛稱也。檢我國史。無獻生口及請見事。日本紀曰。景行天皇四十年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騷動。天皇詔日本武尊平之。日本武尊受命征東夷。東夷悉平。以所俘蝦夷等獻於神宮。所獻神宮蝦夷等。晝夜喧嘩。出入無禮。時倭姬命曰。是

蝦夷等不可近就於神宮。則進上於朝廷。仍令安置御諸山傍。未經幾時。悉伐神山樹。叫呼隣里而脅人民。天皇聞之。詔群卿曰。其置神山傍之蝦夷。是本有獸心。難住中國。故隨其情願。令班邦畿之外。是乃播磨讃岐伊豫安藝阿波凡五國佐伯部之祖也。恐當斯時亦獻蝦夷於漢乎。然日本紀不引後漢書。則不可附會也。見非自謂之義。蓋顧漢帝見此生口也。孝德天皇時。以蝦夷示唐天子之意與。然古代事。不可以臆見論之也。靈帝光和元年。當成務天皇四十八年。檀石槐事。檢我國史無之。檀石槐。東胡人也。蓋此時蝦夷之地防禦不備。故異類來侵邊境。若其然也。其後海防甚嚴。氣威肅清。雖蒙古之大軍。不能下陸。終盡溺死海中。斗彌呼者。神功皇后御名氣長足姬尊。故訛云。

然況時不知我國事多傳聞之訛其失出自陳壽說見
下所引魏志中他則且置焉所謂以妖惑衆者慢神也壽
時豈知我國是神國乎況神功皇后之神靈天神地祇助
之以得三韓非凡夫私智所窺測也謹按日本書紀曰仲
哀天皇時熊襲叛不朝貢天皇親伐之有神降教伐新羅
國天皇不信神言而崩神功皇后傷之解罪改過欲知神
名逮于七日七夜神降告名乃祭之然後令吉備臣祖鴨
別擊熊襲未浹辰自服皇后蒙神祇之靈藉群臣之助興
師西征時海中大魚浮扶船大風順吹不勞艫楫便到新
羅隨船潮浪遠逮國中新羅王大恐曰新羅建以來未嘗
聞海水浸國若天運盡國爲海乎言未訖船師滿海旌旗
耀日鼓吹起聲山川悉震新羅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
本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擧兵以拒乎乃面縛降於王船
之前皇后解其縛遂入其國中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
高麗王百濟王聞新羅降於日本國密伺其軍勢乃知不
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曰自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
皇后歸自新羅攝政立譽田別皇子爲皇太子觀此則知
皇后之神靈而壽時之失自破矣夷洲澶洲皆指日本海
島相傳紀伊國熊野山下飛鳥之地有徐福墳又曰熊野
新宮東南有蓬萊山山有徐福祠近泗門絕海入明太祖
皇帝名見指日本圖顧問海邦遺跡敎賦熊野詩海詩曰
熊野峯前徐福祠滿山藥艸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
里好風須早歸御製賜和曰熊野峯高血食祠松根琥珀
也應肥當時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竟不歸見蕉堅藁所

出徐福祠者謂蓬萊山祠也此祠屬熊野[illegible]大
權現者神代[illegible]也徐福[illegible]元
來止脫於虎狼之秦死爲神在熊野三山之間亦匪直人
也或曰歐陽永叔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
篇今猶存劉氏引原父秘書聞日本之學始於徐福然則
其德可稱之而爲妨我則不信也

論衡卷第八儒增篇　　漢　會稽　王充　著

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艸

又卷第十九恢國篇

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

又卷第五異虛篇

暢艸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

又卷第十三超奇篇

暢草獻於倭珍物產於四遠幽遠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

今按周成王之時當此土鸕鶿草葺不合尊之代也古暢
字香草也祭祀酒和灌地達其氣於高遠以降神我朝者
神國也事神之禮至矣按周以此草非偶然嗚呼虎狼之
秦不能得不死之藥周得此草其德廣被也周公佐成王
天下太平故亦神代河出圖之時乎我國人知學者益自
此始焉其按暢草雖無贅我記仲任不誣矣

魏志卷三十倭人傳　　晉　平陽侯相陳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絶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戸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戸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鰒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戸世有王[illegible]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三萬餘戸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戸南至邪馬臺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戸自女王國以北其戸數道里可得略載其餘旁國遠絶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巳百支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緜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緜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擧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

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汚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眞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楺櫪投橿烏號楓香其竹篠簳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有獼猴黑雉其俗擧事行來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歳四節但計春耕秋收爲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戸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盗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戸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

察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戸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艸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黒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絶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絶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

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裴松之註臣松之以爲地應爲綈漢文帝著皂衣謂之弋綈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荅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眞珠鉛丹

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荅謝恩詔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緜衣帛布丹木拊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黄幢拜假難升米爲檄告喩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歩殉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

定政等以檄告喩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今按景初正始魏明帝年號當我朝神功皇后之時邪馬壹之壹當作臺景初二年二據日本書紀當作三國名官名人名多不可曉女王男王不和者言忍熊王反逆事見日本書紀大作冢徑百餘歩殉與我舊記合按延喜諸陵式曰狹城盾列池上陵磐余稚櫻宮御宇神功皇后在大和國添下郡兆域東西二町南北二町守戸五烟是也殉葬者奴婢百餘人者非也垂仁天皇之時永禁殉葬詳見日本書紀類聚三代格據此言之則神功皇后崩時豈有

殉葬乎宗女壹與事無稽之言也神功皇后無皇女崩後皇太子即位應神天皇是也在位四十一年天下文明氏到于今蒙其澤何國中不服之有大抵傳聞之訛居多日本書紀引魏志取二三策而已

吳志卷二　前人

孫權黄龍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市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州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今按吳孫權黄龍二年當我神功皇后三十年明太祖以權伐夷洲爲伐日本事見御製文集故表出于此然日本書紀不引之

或問曰據後漢書則夷洲澶洲在會稽海外爲徐福所止之地以二洲雖列于倭下然我舊記無此洲名則似非倭地也吾子前以爲我海島今亦引吳志者何謂也答曰二洲名雖無所見諸書多謂徐福來于日本則以二洲爲日本地可也參考前後則其義盡矣

又曰我通中國漢時爲始文字亦興然王充以爲周時通此說似有理見我國史神武天皇以後記年月日時分明由是觀之蓋我通中國在神代之末至神武天皇通曉文字及應神天皇經學盛行乎日本之學非始於徐福也

或又問曰日本紀曰聚常世之長鳴鳥少彥名命適常世國三毛入野命往常世鄉遣田道間守于常世國俱指中國否答曰常世者據我風土記及古記則我國處處有之又指絕域源氏物語抄謂常世之類是也未惟指中國也

晉書卷九十七四夷列傳第六十七倭人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戶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沈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

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爲鏃有屋宇父母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爲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潔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爲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妒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爲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今按泰始西晉武帝年號當我朝神功皇后之時晉書說我國事其間與前史有異同宜參考諸史皆倣此謂太伯

之後者此爲首出夫一犬吠虚千犬吠聲從晉書此言出後史多同然一辭何其不詳乎聽者不察引以爲口實何其惑乎自天地開闢之初有我國而號曰大日本豐秋津洲我君之子世世傳統所謂天照大神之神孫也吳始自太伯世之相後數千萬歲日本何爲太伯之後哉按史記吳世家太伯卒無子弟仲雍嗣立後十七世夫差爲越勾踐所滅斯時當我朝孝昭天皇三年夫差之前吳不通日本謹按國史及我諸書有異域人嚮風慕義來爲臣民者其氏族號蕃別蕃別種類甚多其中有松野氏新撰姓氏錄曰松野吳王夫差之後也此吳人來于我之始也三國時我通吳日本書紀曰應神天皇三十七年春二月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於吳令求縫工女二使者渡高麗欲達

于吳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於高麗高麗王乃副久禮波久禮志二人爲鄉導由是得通吳吳王與工女兄媛弟媛吳織穴織四人是也政事要略第二十五卷及維摩會緣起曰大織冠鎌足執政時百濟禪尼法明來于對馬嶋吳音誦維摩經因吳音曰對馬讀乃吳音之源起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者率爾曰吳國風斷髮文身我俗亦斷髮吳服而多吳音則太伯之後也此豈非傳會之說乎或以官人黒涅齒爲文身之義甚大謬也男子以栝子鐵漿涅齒者起於鳥羽院天皇事具惠命院僧正記釋圓月作日本史獻于朝以太伯爲始祖故有議不行見蕉了子抄源親房公神皇正統記闢傳會之說爲太備矣藤原兼良公亦曰吳太伯姬姓逃荊蠻斷髮文身以避龍蛇之害而吳瀕

東海本朝俗皆黥面椎髻故稱太伯之後此益附會而言之然吾國君臣皆爲天神之苗裔豈太伯之後哉號姬氏國者出誌公讖文考韻書姬婦人之美稱天照大神始祖之陰靈神功皇后中興之女主故國俗或假用之惟依字不依義也愚亦觀明茅元儀武備志日本考曰人相尖食之後也此又虛妄之言也世法錄等以爲徐福之後福乃負耒耜來者也豈爲帝王之祖哉嗚呼異邦人山海阻深不能見我傳記惟所據者口說也宜乎失事實矣

續博物志卷之五

晉　隴西　李石　撰

倭辰余國或橫書或左書或結繩或鍥木唯高麗擧寫賴法取正中華

今按倭日本辰辰韓也據東國通鑑辰韓卽新羅也冬穴夏巢之時雖中華不結繩乎此言元始之質也至趙宋我國野人若愚章草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其餘藤原道長王子手跡等馳名於中華者甚多其詳如左

宋書九十七列傳第五十七夷蠻

臣　沈　約　新撰

倭國在高驪東南大海中世修貢職高祖永初二年詔曰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號詔並聽二十年倭國王

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幷除所上二十三人軍郡。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世祖大明六年，詔曰：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修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遥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彊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今按，永初元嘉當本朝允恭天皇之時，大明昇明當雄略天皇之時。讚，略履中天皇諱去來穗別訓。珍，反正天皇諱瑞齒別，瑞珍字形似，故訛。門珍濟，允恭天皇諱雄朝津間稚子，濟津字形似，故訛稱之。軍郡，文獻通考作職。興，安康天皇諱穴穗訛書興。武，雄略天皇諱大泊瀨幼武，略之也。

南齊書卷五十八列傳第三十九　東南夷

梁　臣蕭子顯　撰

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女王，土俗已見前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爲鎮東大將軍。

今按，南齊高帝建元元年，當我朝清寧天皇即位年。天皇諱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故略曰倭王武。

南史卷七十九列傳第六十九　夷貊下　倭

唐　崇賢館　學士　李延壽　撰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人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眞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蛇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氣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髻。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或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至兩三妻。婦人不淫妒，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晉安帝時，有倭王讚遣使朝貢。及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洧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等號，詔並聽之。二十年

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逕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擧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

事鎭東大將軍梁武帝卽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可行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小文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壍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士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今按南史所記多與後漢書魏志宋書同倭宥之宥當作濟侏儒黑齒裸國海人文身大漢皆異類也非我神國中

北史卷九十四列傳第八十二　倭國

唐　崇賢館　學士　李延壽　撰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子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又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又南千餘里度一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未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

馬臺國卽倭王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爲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魏景初五年公孫文懿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主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絶及陳平至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姓雞闕三十字　有女六七百人名太

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通考爲作彌）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華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襈攕竹聚以爲梳編艸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矟弩穳（通典作[illegible]）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其國樂日（通考日作戶）可十萬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不承引者

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皆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棊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艸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妒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隋書作入）兄弟以白布制服貴人三年殯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

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何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今按彌呼事迹後漢書之訛倭王姓阿每者無稽之言也蓋天訓阿每我天神初主號天御中主尊異邦人不曉其意以阿每爲姓神代纂疏曰天者所依之處御者統御也中者四方之中央主君也掌也此神主於上天之中央而統御下土也當以此知天字義矣本朝風天子無姓天子孫子稱王氏按三代實錄曰王號乃止於五世至于六世別賜姓嵯峨天皇時皇太子外諸子賜姓其後天子曾孫必賜姓凡姓氏者爲人臣例也多利思比孤舒明天皇諱息長足日廣額訛曰多利思比孤開皇二十年當我推古天皇八年舒明天皇爲推古天皇後王故混言之阿輩雞彌推古天皇諱豐御食炊屋姬訛之也王妻姓雞（字闕二）今觀太平御覽引北史作雞彌沒官可以補三字闕也雖

彌没官木詳何轉訛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此亦必誤之訛今不可辨內官有十二等日本書紀所謂冠位十二階也日本書紀以德仁禮信義智爲次北史以德仁義禮智爲次其所次北史爲是軍尼伊尼翼亦寄語之訛也撰櫢文獻通考作櫢撰是也撰櫢蓋今之術也藉以槲葉古人所用三綱葉之義雖有盤俎藉以木葉乃古之俗也阿蘇山在肥後國山石自燒火起接天到于今有焉詳見肥後國風土記大業隋煬帝年號大業三年當此土推古天皇十五年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云云日本書紀裴世清歸時國書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蓋謂此也北史載國書於前世清歸時謂其王與世清來者非也小德何輩臺謂大河內糠手與大禮哥多毗謂小野妹子

與日本書紀曰推古天皇十五年秋七月庚戌大禮小野臣妹子遣於大唐以鞍作福利爲通事十六年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唐國號妹子臣曰蘇因高卽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從妹子臣至於筑紫遣難波吉師雄成召大唐客裴世清等爲唐客更造新館於難波高麗館之上六月丙辰客等泊于難波津是日以飾船三十艘迎客等于江口安置新館於是以中臣宮地連麻呂大河內直糠手船史王平爲掌客秋八月癸卯唐客入京是日遣飾騎七十五疋而迎唐客於海石榴市衢額田部連比羅夫以告禮辭焉壬子召唐客於朝庭令奏使旨時阿倍鳥臣物部依網連抱二人爲客之導者也於是大唐之國信物置於庭中時使主裴世清親持書兩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書曰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仰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脩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幷送物如別時阿倍臣出進以受其書而進行大伴嚙連迎出承書置於大門前机上而奏之事畢而退焉是時皇子諸王諸臣悉以金髻華著頭亦衣服皆用錦紫繡織及五色綾羅（一云服色皆用冠色）丙辰饗唐客等於朝九月乙亥饗客等於難波大郡辛巳唐客裴世清罷歸則復以小野妹子臣爲大使吉士雄成爲小使福利爲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爰天皇聘唐帝其辭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念此卽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是時遣於唐國學生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日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齊等幷八人也十七年秋九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唯通事福利不來我國史之詳且盡如此可以正北史之誤

又按舊事紀日本紀皆謂隋爲唐蓋有唐之時撰之故有此語猶虞時紀唐堯事言虞書也國書謂東天皇者公式令詔書式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云云咸聞集解古記云御宇日本天皇詔旨對鄰國及蕃國而詔之辭問鄰國與蕃國何其別答鄰國者大唐蕃國者新羅也西皇帝

者我稱中國天子之辭史記淮南王安列傳徐福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蓋本於此語也

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東夷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倭者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餘里大抵在會稽之東相去絕遠從帶方至倭循海水行歷韓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海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未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行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日至祁馬臺國卽倭王所居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民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眞珠青玉有獸如牛

名山鼠又有大蛇呑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之中蛇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紒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飮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無婬妒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彌呼爲王彌呼無夫壻挾鬼道能惑衆故國人立之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一男子出入傳教令所處宮室常有兵守衞至魏景初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爲親魏王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

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贊死立弟彌彌死立子濟濟死立子興興死立弟武齊建元中除武持節督倭新羅任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鎭東大將軍高祖卽位進武號征東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又南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今按此摘後漢書魏志晉書宋書南史北史以爲文也祁馬臺國祁當作邪露紒同結南史作髽山海經註作頂謂無官位者結髮於後顯露頂也唐書所謂椎髻中華古今注所謂墮髻皆同以錦繡雜采爲帽者謂十九階也日本書紀曰孝德天皇五年二月制冠十九階一曰大織二

曰小織三曰大繡四曰小繡五曰大紫六曰小紫七曰大華八曰大華下九曰小華上十曰小華下十一曰大山上十二曰大山下十三曰小山上十四曰小山下十五曰大乙上十六曰大乙下十七曰小乙上十八曰小乙下十九曰立身天智天皇三年二月改華曰錦

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鮑明遠舞鶴賦

歸日域以迴騖

述異記卷上

梁　樂安　任昉　著

磅磄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甚寒有桃樹千圍萬

斤一實一說日本國有金桃其實重一斤

今按扶桑東夷國名在東海中人有誤以扶桑爲日本別號者蓋日本近日所出淮南子曰日拂于扶桑故牽合爲日本事戴仲培鼠璞曰扶桑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耳觀此則當知扶桑亦近日所出而與日本別矣又杜佑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五東夷上載日本卷第一百八十六東夷下載扶桑詳說其風土可以此自知扶桑非日本也

通典曰扶桑南齊時聞焉廢帝永元初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爲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大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鹿車國人養鹿如牛以乳爲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稅其婚姻法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喪三日不食設坐爲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絰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自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罽賓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始通佛法像教

愚按讀通典而後知扶桑國風土與我甚異也我國不聞多扶桑扶桑國無城郭兵甲我有城郭甲兵之字扶桑國有牛角斛二十斛我無此異物扶桑國有馬車鹿車我無之有牛車扶桑國無鐵不貴金銀我有鐵貴金銀扶桑國不制縗絰我制縗絰之輕重當知扶桑非日本也

東方朔神異經曰東方有桑樹焉高八十丈敷張自輔其葉長一丈廣六七尺其上自有蠶作繭長三尺繅小絲一繭一斤有椹焉長三尺五寸圍如長

或有引此釋扶桑國名義者絕域之事不可知又東方朔似語怪

大廣益會玉篇卷第三

梁　顧野王　撰

倭烏禾切國名

今按倭字義見前

隋書卷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東夷

特進臣魏徵上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於是國人共立爲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

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

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華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襈攕竹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矟弩䂎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棊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妒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轝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恆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

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𨈭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今按隋書之說多據前史爲文邪靡堆當作邪摩堆北戸北當作北秦王國未詳北史及隋書曰自竹斯國東至秦王國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以此觀之則秦王國在筑紫與中國之間耳以隋曰於諸國名中國蓋今嚴嶋與遣使於隋北史隋書並言以隋書記事爲詳北史曰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非也見前隋書則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與我國史同亦見前此後遂絕不久隋滅故與通使至此絕也其後至唐遣使不絕故舊事本紀曰推古天皇十五年秋七月庚戌大禮小野臣妹子遣於大隋以鞍作福利爲通事此遣唐之始也

唐書一百二十東夷列傳第一百四十五

宋祁　奉　勅　撰

日本古倭奴也去京師萬四千里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國無城郭聯木爲柵落以草茨屋左右小嶋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置本率一人檢察諸部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官十有二等其王姓阿每氏自言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彥瀲凡三十二世皆以尊爲號居筑紫城彥瀲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爲號徙居大和州次曰綏靖次安寧次懿德次孝昭次天安次孝靈次孝元次開化次崇神次垂仁次景行次成務次仲哀仲哀死以開化曾孫女神功爲主次應神次仁德次履中次反正次允恭次安康次雄略次清寧次顯宗次仁賢次武烈次繼體次安閑次宣化次欽明欽明之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次海達次用明亦曰目多利思比孤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次崇峻

崇峻死欽明之孫女雄古立次舒明次皇極其俗椎髻無冠帶跣以行幅巾蔽後貴者冒錦婦人衣純色裙長腰襦結髮于後至煬帝賜其民錦綫冠飾以金玉文布爲衣左右佩銀蘤長八寸以多少明貴賤太宗貞觀五年遣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獻虎魄大如斗碼碯若五升器時新羅爲高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未幾孝德死其子天豐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蛦人偕朝蝦蛦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珥箭於首令人戴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總持立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

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幷故冒其號使者不以情故疑焉又妄夸其國都方數千里南西盡海東北限大山其外即毛人云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大寶遣朝臣眞人粟田貢方物朝臣眞人者猶唐尚書也冠進德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帛帶眞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文武死子阿用立死子聖武立改元曰白龜開元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貿書以歸其副朝臣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識久乃還聖武死女孝明立改元曰天平勝寶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新羅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貢孝明死大炊立死以聖武女

高對雖爲王死自璧立建中元年使者眞人興能獻方物眞人蓋因官而氏者也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眞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次諾樂立次嵯峨次浮和次仁明仁明直開成四年復入貢次文德次清和次陽成次光孝直光啓元年其東海嶼中又有邪古波邪多尼三小王北距新羅西北百濟西南直越州有絲絮怪珍云

今按古者指後漢也訛耶麻騰曰倭奴島而居後漢書作依山島爲居是也彥瀲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也大略之凡三十二世三字衍筑紫城謂日向宮崎也天安天當作孝欽明之十一年直梁承聖元年一字當作三海達

海當作敏貝多利思比孤按日本書紀用明天皇諱橘豐日橘此曰多知貝奈故誤之曰貝多利思豐字之訛比孤近日訓直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者失也後漢始通已見上欽明之孫女推古者非也推古天皇欽明天皇之中女也太宗貞觀五年當舒明天皇三年高仁表日本書紀作高表仁爭禮事日本書紀不見按日本書紀曰舒明天皇二年秋八月丁酉以大仁犬上君三田耜大仁藥師惠日遣於大唐四年秋八月大唐遣高表仁送三田耜共泊于對馬冬十月甲寅唐國使人高表仁等到于難波津則遣大伴連馬養迎於江口船卅二艘及鼓吹旗幟皆具整飾馬養告高表仁等曰聞天子所命之使到于天皇朝迎之時高表仁對曰風寒之日飭整船艘以賜迎之歡愧也於

是令難波吉士小槻大河內直矢伏爲導者到館前乃遣伊岐史乙等難波吉士八牛引客等入於館即日給神酒五年春正月甲辰大唐客高表仁等歸國送使吉士雄摩呂黑摩呂等到對馬而還之永徽高宗年號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我國史不見據我國史則百濟伐新羅王庚申年大唐新羅并力伐百濟既以百濟義慈王王后太子爲虜而去百濟乞救由是爲百濟伐新羅御船幸筑紫孝德死其子天豐財立非也皇極天皇諱天豐財重日足姬孝德天皇同母姊也孝德天皇崩重祚號齊明天皇是也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蛦人偕朝亦非也按日本書紀曰齊明天皇五年七月戊寅遣小錦下坂合部連石布大山下津守連吉祥使於唐國仍以陸奥蝦夷男女二人

示唐天子詳見下文杜佑通典蝦夷國下今按中天武立死子總持立者誤也總持當作持統持統天皇天智天皇第二女也適天武天皇爲妃天武天皇崩持統天皇繼咸亨元年當我天智天皇九年以咸亨元年事繫持統天皇者非也按日本書紀天智天皇四年九月壬辰唐國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馬上柱國劉德高等十一月辛巳饗賜劉德高等十二月辛亥賜物於劉德高等是月劉德高等罷歸遣小錦守君大石等於大唐云云長安則天皇后年號遣朝臣眞人粟田貢方物朝臣眞人者猶唐尚書也大失事實姓粟田朝臣名眞人官民部尚書也此官姓名人爲入唐使續日本紀曰文武天皇大寶元年正月丁酉以守民部尚書直大貳粟田朝臣眞人爲遣唐執節使左大辨

直廣參高橋朝臣笠間爲大使右兵衛率直廣肆坂合部宿祢大分爲副使五月巳卯入唐使粟田朝臣眞人授節刀二年五月乙丑遣唐使等去年從筑紫而入海風浪暴險不得渡海至是及發慶雲元年秋七月甲申朔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眞人自唐國至初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本國使我使反問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鹽城縣界也更問先是大唐今稱大周國號緣何改稱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大帝崩皇太后登位稱號聖神皇帝國號大周問答略了唐人謂我使曰亟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看使人容儀大淨豈不信乎語畢而去八月辛酉粟田朝臣眞人等拜朝十一月丙申賜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眞人大倭國田二十

町穀一千斛以奉使絕域也文武死子阿用立用當作閉文武次元明天皇小名阿閇皇女文武天皇母也謂子者非也開元初粟田復朝亦非也按續日本紀元正天皇靈龜二年（當唐玄宗開元四年）八月多治比眞人縣守等爲遣唐使下道朝臣眞備從入唐留學研究經史該涉衆藝聖武天皇天平五年（當開元二十一年）從遣唐使多治比眞人廣成等歸朝在唐凡十八年七年四月辛亥入唐留學生下道朝臣眞備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絃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隻平射箭十隻十八年改賜姓吉備朝臣稱德天皇天平勝寶四年（當天寶十一年）

閏三月爲入唐副使觀此則吉備再入唐而今名齊桑山謂粟田復朝者混而言之也今不據國史正之則千古之間湎澠不分孰爲夫子矣好學能屬文者粟田也師趙玄默者吉備也進德冠者凡遣唐使所著之冠也續日本紀曰天平寶字二年三月進冠船神其冠者以錦造入唐使所乘者也唐書所謂華葩四披是也孝明明當作謙天寶十二載當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五年朝衡復入朝續日本紀不見東征傳曰天寶十二載歲次癸巳十月十五日壬午日本國使大使特進藤原朝臣清河副使銀青光祿大夫秘書光祿卿大伴宿禰胡萬副使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吉備朝臣眞備衛尉卿朝衡觀此則朝衡復入唐昭然也按續日本紀天平勝寶六年入唐副使大伴宿禰古麻

呂及吉備朝臣眞備來歸大使藤原朝臣清河遭逆風漂著驩州會祿山發亂道路多難不能歸後歷十有七年寶龜元年新羅使金初正等言在唐大使藤原清河學生朝衡等宿衛王子金隱居附書送於鄉親由是言之則朝衡與清河俱入唐後亦同居矣孝明死大炊立死以聖武女高野姬爲王者誤也廢帝諱大炊天武天皇之孫舍人親王第七之子也孝謙天皇立爲皇太子即天皇位後孝謙天皇廢之封淡路公自重祚號稱德天皇高野姬者諱也白璧光仁天皇諱白璧王建中元年當光仁天皇寶龜十一年眞人興能按日本後紀曰延曆二十三年三月壬辰遣唐大使從四位上藤原葛野麻呂副使從五位上石川道益等葛野訓若近興能音然未詳紳鏡抄曰葛野或

曰賀能式部大輔藤原敦光曰賀能乃葛野之反名也反名者取上字假名之初與下字之初若終連爲名稱之曰反名匡房反名萬歲通憲反名民輪猶葛野稱賀能也據此觀之則與能蓋賀能也與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東海一漚集註唐書文曰繭紙日本謂之引合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延曆二十三年當唐貞元二十年藤原葛野爲遣唐大使也其學子橘免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免當作逸太平御覽等書皆誤作免空海弘法大師也空海廣傳曰奉勅爲留學僧賀能船七月六日發從肥前國松浦郡田浦解纜八月十日到福州長溪縣空海與福州觀察使請入京啓載性靈集有勅遣迎客使給大使以七珍鞍次使等給粧鞍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上都長安城唐貞元二十年也入京之儀不可詳盡見者滿道遣依詔安置宣陽坊官宅二十四年乙酉唐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大使等旋軔本朝空海并橘逸勢准勅以留歷二十餘年使者高階眞人來請免勢等俱還詔可歷二十餘年者誤也唐貞元二十年八月到唐元和元年八月從船歸朝其間歷三年凡二十五月也二十餘年年當作月高階眞人者高階眞人遠成也大同元年當唐元和元年十月廿二日沙門空海上新請來經等目錄表曰謹附判官正六位上行大宰大監高階眞人遠成奉表以聞類聚國史第九十九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十二月壬申遣唐判官正六位上高階眞人遠成授從五位上遠成率爾奉使不遑辭往其意可矜故復命之日特授焉又唐元和元年正月廿八日憲宗可遠成中大夫試太子中允位記曰日本國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鎭西府大監高階眞人遠成等奉其君長之命越我會同之禮越溟波而萬里獻方物宜褒獎並錫班榮載任朝野稽哉浮和浮當作淳開成四年當仁明天皇承和六年此時遣唐使藤原朝臣常嗣也續日本後紀曰參議左大辨從三位藤原常嗣者延曆廿年遣唐持節大使中納言正三位葛野麻呂第七之子也少遊大學涉獵史漢諳誦文選又好屬文兼能隸書立性明幹威儀可稱又曰承和六年八月癸酉太宰府飛驛上奏入唐大使藤原朝臣常嗣等歸著之由兼使等奏狀九月甲午常嗣進節刀乙未天皇御紫宸殿常嗣昇自東階天顏咫尺勅曰遠涉危難之途平安參來乎嘉賜御大坐常嗣稱唯拜舞庭中更召殿上畢給焉于時使者及路中艱難一一以聞內侍持御被一條御衣一襲付右大臣命常嗣云今勅汝銜國命遠涉滄海每聞險難憐愍殊深仍賜纏物即稱唯賜御被拜舞退出光啓唐僖宗年號光啓三年當光孝天皇仁和元年邪古掖玖嶋也掖玖與邪古通或作邪久詳見下引杜氏通典令掖波邪蓋隼和訓觀類聚國史異類從皇化者不稱姓名當號夷俘夷俘中有隼部諸國往往多之諸國介爲夷俘專當亦古者指大隅薩摩爲隼人多隼人氏也姓氏錄曰大角隼人出自火闌降命也日本書紀持統天皇紀曰隼人大隅萬葉集曰隼人之薩摩職員令集解曰薩摩大隅等國人初捍後服奉仕于君者名隼人蓋隼人時不從命故唐書以西南之地隼人所有之嶋指名波邪爲有小

王也多尼多祢嶋也或作多褹日本紀曰天武天皇六年八月丙戌遣多祢嶋使人等貢多祢嶋圖其國去京五千餘里居筑紫南海中切髪草裳粳稻常豊一植兩收土毛支子莞子及種種海物等多益古者各有嶋主不稱國郡故曰三小王後隸郡立國

又卷二百二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歳屬文十歳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秘書

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内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己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褊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叙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在梁

異稱日本傳上之二引用書目

[illegible]書 今按中引淮海集

曲江集

杜佑通典

周禮注疏 今按中引儀式白虎通諸神記度會延佳問答

唐詩[illegible] 今按中引懷風藻元亨釋書唐決集等

酉陽雜俎 今按中引西域記

李太白詩 今按中引古今和歌集

杜子美詩

白氏長慶集後序 今按中引江談抄金澤文庫文集 江吏部集詠歌大概

法苑珠林

禪月集

義楚六帖

宋史 今按中引王年代記拾芥抄萬葉集鎮座本紀 度會氏末用系圖兵範記宇佐記公卿補任古事記 [illegible]釋家官班記菅家文艸菅家傳百練抄 [illegible]詩集小右記瑞像記東齋隨筆集好決師[illegible]

文獻通考

雲笈七籤

舊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九上

監修國史推誠守節保運功臣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譙國公食邑五千戸食實封四百戸臣劉　昫　等奉勅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東夷

倭國者古倭奴國也去京師一萬四千里在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與中國通其國居無城郭以木爲柵以草爲屋四面小島五十餘國皆附屬焉其王姓阿每氏置一大率檢察諸國皆畏附之設官有十二等其訴訟者匍匐而前地多女少男頗有文字俗敬佛法並皆跣足以幅布蔽其前後貴人戴錦帽百姓皆椎髻無冠帶婦人衣純色裙長腰襦束髮於後佩銀花長八寸左右各數枝以明貴賤等級衣服之制頗類新羅貞觀五年遣使獻方物太宗矜其道遠勅所司無令歲貢又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節往撫之表仁無綏遠之才與王子爭禮不宣朝命而還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羅奉表以通起居

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爲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併倭國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故中國疑焉又云其國界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東界北界有大山爲限山外卽毛人之國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眞人來貢方物朝臣眞人者猶中國戸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頂爲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眞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溫雅則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遺玄默闊幅布以爲束修之禮題云白龜元年調布人亦疑其僞此題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爲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天寶十二年又遣使貢上元中擢衡爲左散騎常侍鎭南都護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國使判官高階眞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今按舊唐書之文與新唐書有異同前所載者新書也舊書長洲文徵明叙論新書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是以今亦引舊唐書以草爲屋新書爲作茅我朝茅茨草廬古代風也後有檜皮葺瓦葺平據錄曰雖皇宮上不蓋瓦下不砌磚本國泥上不膠無磚瓦匠也此不知我俗而作者也詳見中卷二　大率新書作本率設官有十二等新書曰其官十有二等北史並隋書與其名日本紀曰推古天皇十一年十二月壬申始行冠位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并十二階並以當色絁縫之頂撮捴如囊而著緣唯元日著髻華十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始賜冠位於諸臣觀此則十二階者冠名以此分位高下次第北史與此不同北史則德仁義禮智信而分大小其訴訟者匍匐而前地新書無之衣服之制頗類新羅新書無之杜氏通典亦同衣服之制頗同新

紀高表仁新書作高仁表舊書今日本紀日本國者
之別種也新書不以倭日本別立條爲是遂與日倭一名
日本亦是也世法録等書分日本倭人條者因舊書也其
名不雅如說宜通攷山海經今按日本舊小國併倭國之
地新書日日本乃小國爲倭所併故冒其號二說相須文
義備矣此日本者假指日向國倭國實指大和國大和國
舊曰倭國後改爲大和國神武天皇始在日向國後平倭
國故曰日本併倭國之地考之日本紀日神日本磐余彥
天皇（神武天皇也）及年四十五歲謂諸兄及子等曰昔我天神
高皇産靈尊大日靈尊舉此豐葦原瑞穗國而授我天祖
彥火瓊瓊杵尊於是火瓊瓊杵尊闢天關披雲路駈仙蹕
以戻止是時運屬鴻荒時鍾草昧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

皇祖皇考乃神乃聖積慶重暉多歷年所自天祖降跡以
逮于今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而遼邈之地
猶未霑於王澤遂使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陵轢
抑又聞於鹽土老翁曰東有美地青山四周（指倭國也）其中亦
有乘天磐船而飛降者余謂彼地必當足以恢弘天業光
宅天下蓋六合之中心乎厥飛降者謂是饒速日歟何不
就而都之乎諸皇子對曰理實灼然我亦恒以爲念宜早
行之是年也大歲甲寅其年冬十月丁巳朔辛酉天皇親
帥諸皇子舟師東征十一月甲午天皇至筑紫岡水門十
二月壬午至安藝國居于埃宮乙卯年春三月己未徙入
吉備國居之是曰高嶋宮積三年間備舟檝蓄兵食將欲
以一舉而平天下也戊午年春二月丁未皇師遂東舳艫

相接方到難波之碕會有奔潮太急因以名爲浪速國亦
曰浪華今謂難波訛三月丙子遡流而上徑至河内國草
香邑青雲白肩之津夏四月甲辰皇師勒兵步趣龍田而
其路狹嶮人不得並行乃還更欲東踰膽駒山而入中洲
（謂倭國也）時長髓彥聞之曰夫天神子等所以來者必將奪我
國則盡起屬兵徼之於孔舍衛坂與之會戰有流矢中五
瀨命肱脛皇師不能進戰天皇憂之乃運神策令軍中曰
且停勿復進乃引軍還虜亦不敢逼却至草香津植盾而
爲雄誥焉五月癸酉軍至茅渟山城水門六月丁巳軍至
名草邑誅名草戸畔者遂越狹野到熊野神邑且登天磐
盾仍引軍漸進海中卒遇暴風皇舟漂蕩天皇獨與皇子
手研耳命帥軍而進至熊野荒坂津因誅丹敷戸畔者既

而皇師欲趣中洲而山中嶮絶無復可行之路時夜夢天
照大神訓于天皇曰朕今遣頭八咫烏宜以爲鄉導果有
烏自空翔降時大伴氏遠祖日臣命帥大來目督將元戎
蹈山啓行乃尋烏所向仰視而追之遂達于菟田下縣八
月乙未天皇使徵兄猾及弟猾兄猾不來乃斬之有兄磯
城軍布滿於磐余邑道臣命謀殺之無復噍類十一月己
巳皇師大舉攻磯城彥破之十二月丙申皇師遂擊長髓
彥殺之悉誅餘黨己未年二月丁卯下令曰自我東征於
茲六年矣頼以皇天之威凶徒就戮而中洲之地無復風
塵後撥平天下奄有八洲朝臣眞人栗田朝臣眞人也見
新書今按開元初又遣使來朝此使指吉備朝臣眞備也
新書曰開元初粟田復朝非也亦見前乃遣玄默間有

以爲束修之禮學令曰凡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於其師各布一端皆有酒食其分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入助教自龜白當作神神龜聖武天皇年號見布諸國貢布也賦役令曰凡調絁布兩頭具注國郡里戸主姓名年月日各以國印印之人亦疑其僞此題此布盖本調布我天子賜眞備物故有此題呼人疑之今不可知也朝衡事宜參考文苑英華李白詩唐詩訓解等儀王傳見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七儀王璲玄宗第十二子也初名濰開元十三年五月封爲儀王十五年授河南牧二十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河南牧其年改名璲永泰元年二月薨廢朝三日贈太傳天寶中有子封王者二人上元肅宗年號當日本淡路廢帝時

又按阿倍仲滿者我朝先覺事蹟粗見文苑英華下亦往往隨所引書籍文義註之今一貫以便覽仲滿父船守仕至中務大輔我元正天皇靈龜二年（當唐玄宗開元四年）八月入唐改姓名曰朝衡（見舊唐書新唐書）然奉使歸寧父母有詩（見英華）詠和歌（見古今和歌集）王維（見唐詩訓解）詩包佶送詩（見英華）李白哭朝衡詩蓋此前後事天寶十二載又入唐（見東征傳）逢安史亂終不歸或友儀王（見唐書）或在新羅附書送於郷親（見續日本紀）官至左散騎常侍鎭南都護（見唐書）光仁天皇寶龜十年（當唐代宗十四年）五月前學生阿倍朝臣仲麻呂在唐而亡家口偏乏葬禮有闕勅賜東絁一百疋白綿三百屯（見續日本紀）時年七十二自入唐到此六十四年仁明天皇承和三年（當唐文宗開成元年）五月戊申附聘唐使贈仲滿正二品以慰幽魂（見續日本後紀）

又本紀卷第四高宗上

永徽五年十二月癸丑倭國獻琥珀碼碯琥珀大如斗碼碯大如五斗器

今按新書五斗作五升見前

又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下

文苑下

蕭穎士者字茂挺與華同年登進士第當開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駢集如賈曾席豫張垍韋述輩皆有盛名而穎士皆與之遊由是縉紳多譽之李林甫採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穎士寓居廣陵母喪即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忿乃爲伐櫻桃樹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幹

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皆此類也然而聰警絶倫嘗與李華陸據同遊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閲即能誦之華再閲據三閲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夷若此終以誕傲褊忿困躓而卒華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陽翟爲文精密用思苦澁常從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毎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祿山之亂友人張巡客宋州巡率州人守城賊攻圍經年食盡矢窮方陷當時薄巡者言其降賊翰乃序巡守城事迹撰張巡姚誾等傳兩卷上之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士友稱之上元中爲衞縣尉入朝爲侍御史

今按舊書曰新羅願得蕭夫子爲師與新書異[illegible]
秦少游詩頼士聲名動倭國見淮海集觀此則少游亦用新書說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曲江　張九齡

勅書

勅日本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來未嘗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眞人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眞人廣成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奏朝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劫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具造指不多及

今按此勅書也張九齡爲知制誥作之日本國王指聖武天皇王明樂美御德文苑英華王作主御作德是儀制令所解我稱天皇曰須明樂美御德禮義之國稱我也某史曰性質直有雅風宋史曰國王一姓[illegible]

所扶凡毎發遣唐使必奉幣于住吉以船居者吾住之也見延喜式丹墀音近多治比多治比眞人姓也文苑英華丹墀廣成作城非是乃我國史所謂多治比眞人廣成也續日本紀曰聖武天皇天平四年當唐玄宗開元二十年八月丁亥以從四位上多治比眞人廣成爲遣唐大使從五位下中臣朝臣名代爲副使判官四人錄事四人六年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丁丑入唐大使從四位上多治比眞人廣成等來著多禰嶋七年當開元二十三年三月丙寅入唐大使從四位上多治比眞人廣成等自唐國至進節刀朝臣名代中臣朝臣名代續日本紀曰八年當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庚午入唐副使從五位上中臣朝臣名代等率唐人三人波斯一人拜朝十一月戊寅天皇臨朝詔授入唐副使從五位上中臣朝臣名代從四位下朝臣廣成我國史所云平群朝臣廣成續日本紀曰十一年當開元二十七年十一月辛卯平群朝臣廣成等拜朝初廣成天平五年隨大使多治比眞人廣成入唐六年十月事畢却歸四船同發從蘇州入海惡風忽起彼此相失廣成之船一百一十五人漂著崑崙國有賊兵來圍遂被拘執成等四人僅免死得見崑崙王仍給升糧安置惡處至七年有唐國欽州熟崑崙到彼便被偸載出來既歸唐國逢本朝學生阿倍仲滿便奏得奏天子許之給船粮發遣十年三月從登州入海五月到渤海界適遇其王大欽茂差使欲聘我朝即時同發及渡海渤海一船遇浪傾覆大使胥要德等四十人沒死廣成等率遺衆到著出州國當作羽州

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五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一

東夷上

倭

倭自後漢通焉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倭面土地王師升等獻生口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以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衞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宣王之平公孫氏也倭女王始遣大夫詣京都貢獻魏以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齊王正始中卑彌呼死立其宗女臺與爲王（魏略云倭人自謂太伯之後）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晉武帝太始初遣使重譯入貢宋武帝永初二年倭王讚修貢職至曾孫武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遙百濟裝船理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虔劉不已每致稽滯臣欲練甲理兵推此強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詔除武使持節安東大將軍倭王其王理邪馬臺國（或云邪摩堆）去遼東萬二千里在百濟新羅東南其國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大較在會稽閩川之東亦與朱崖儋耳相近其國土俗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出銅有丹土氣溫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有薑桂橘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出黑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之蛇則死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爲鏃男子皆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衣皆橫幅結束相連無縫女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而著之並以丹朱坌其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百多女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婦人不淫不妬又俗不盜竊少爭訟其婚嫁不娶同姓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肉親賓就屍歌舞爲樂有棺無槨封土作冢舉大事灼骨以卜用決吉凶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恆使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共顧其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以爲持衰不謹便欲殺之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節略與華同樂有五絃琴笛好棊握槊摴蒲之戲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自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

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
年帝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渡百濟東至一支國又至竹
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州疑不能明也
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清將至王
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又遣大禮歌
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設宴享以
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其國跣足以幅布蔽其前後椎
髻無冠帶隋煬帝時始賜與衣冠今以綵錦為冠飾裳皆施
襈綴以金玉衣服之制頗同新羅　大唐貞觀五年遣新
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遠之才
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又千餘里至侏儒國
人長三四尺自侏儒東南行船行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

所傳極於此矣倭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故以為稱武太
后長安二年遣其大臣朝臣眞人貢方物眞人者猶中國地
官尚書也頗讀經史解屬文首冠進德冠其頂有花分而四
散身服紫袍以帛為腰帶容止溫雅朝廷異之拜為司膳員
外郎（天寶末衛尉少卿朝衡即其國人）
今按通典與前史大同小異宜參考有薑桂橘椒蘘荷不
知以為滋味出魏志見前然[illegible]以薑食之日本書紀神
武天皇歌曰倶梅能故邏餓介耆茂等珥宇惠志破餌介
彌句致弭比倶[illegible]則我國人食薑尚矣

又

蝦夷

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
令人戴瓠而立四十步射之無不中者大唐顯慶四年十月[illegible]

隨倭國使人入朝
今按蝦夷事亦見唐書而通典為詳矣按日本書紀所稱
蝦夷者非一陸奥與越蝦夷齶田淳代二郡蝦夷渡嶋蝦
夷粡養蝦夷飽田蝦夷（飽田與齶田同）津輕郡蝦夷膽振鉏蝦
夷問菟蝦夷是也又曰伊吉連博德書曰天子問曰此等
蝦夷國在何方使人謹答國在東北天子問曰蝦夷幾種
使人謹答類有三種遠者名都加留次者麁蝦夷近者名
熟蝦夷

又卷第一百八十六

邊防二

東夷下

流求（條）煬帝大業初海師何蠻等云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

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帝令羽騎尉
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
不相通掠一人并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
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
率兵自義安（今潮陽郡）浮海擊之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
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逆拒官軍稜擊
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而還
今按邪久者唐書所謂邪古日本書紀所謂掖玖也字雖
異音通邪久為我西南小島故使者知其布甲日本書紀
推古天皇二十四年三月掖玖人三口歸化五月夜句人七
口來之七月亦掖玖人二十口來之先後并三十人皆
安置於朴井未及還皆死焉二十八年八月掖玖人二口

流求於伊豆嶋舒明天皇元年四月辛未朔遣田部連名闕
於掖玖二年九月田部連等至自掖玖三年二月庚子掖
玖人歸化覲此則其歸我久矣

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五

漢鄭氏註　唐陸德明釋文

春官宗伯第三

大祝辨九𢷬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
吉𢷬六曰凶𢷬七曰奇𢷬八曰褒𢷬九曰肅𢷬以享右祭祀
[註]鄭大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釋
文]𢷬音拜下同振動如字李音董杜徙弄反今倭人拜以兩
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灋
今按倭當作倭拜擊兩手謂拍手也凡拜神拍手儀式曰

大嘗祭辰日獻物拍手四段段別八度所謂八開手也正
此意又按日本書紀曰持統天皇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即
天皇位公卿百寮羅列匝拜而拍手觀此則古者拜君亦
拍手也又類聚國史曰桓武天皇延暦十八年春正月丙
午朔皇帝御大極殿受朝文武九品已上蕃客等各陪從
減四拜爲再拜不拍手以有渤海國使也白虎通曰再拜
法陰陽也蓋蕃客知之不知我朝兩段再拜故減爲再拜
虛失拍手禮故止之歟諸神記云凡天空而晝夜運行地
虛無而萬物生人無心而動靜成皆所以虛而有靈也手
中無一物拍則聲自生此亦虛而有靈也無一物而相交
故拜拍手二條亞相記以訓拍手曰加之八手字都其意
謂或曰訓膳曰加之波手古者用柏葉盛飮食故名加之
波手君拍手名膳臣拍手獻之故拍手亦曰加之波手尸
以爲加之八手乃八開手之意蓋開手拍之其平如柏葉
度會延佳曰韻會小補動下亦有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說

唐詩鼓吹卷第一

元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郝天挺註　古岡後學廖文炳解

劉禹錫

贈日本僧智藏

浮杯萬里過滄溟（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因以爲名焉宋文帝元嘉元年行至赤山湖病死）偏禮名山適性靈深夜降龍潭水黑（從杖錫僧固嘗能新降龍致風雨）
秋放鶴野田青（放鶴事已見送處厚入關註晉永嘉郡記曰青田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惟餘父母一雙）身無彼我那懷土（論語小人懷土）心會眞如不讀經（眞如有馬祖曰眞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爲三聚淨戒迴六賊爲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作大智若眞如無變易是外道矣）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晉書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總角嘗造山濤濤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　寧馨吳語猶常言如是也）

三毒天心毒地毒人心毒三聚
氣色神也六賊眼耳鼻舌身意
首言智藏自日本浮杯渡海而來凡到名山未嘗不拜禮
焉二句言有法力四句言其好生五句言僧既無彼我豈
尚有故鄉之懷六句言佛道既精尚何假于文
句之事末詠其勇于學道中國之僧所不及也

今按此詩亦載文苑英華卷第二百二十二杯作盃性靈
作舊扃（集作性靈）懷風藻有智藏天智持統時人入唐而前劉
禹錫百有餘年然則與禹錫贈詩智藏別也又吳國僧有
智藏元亨釋書曰釋智藏吳國人謁嘉祥受三論微旨入
此土居法隆寺白鳳元年爲僧正道慈智光皆藏之徒也
此亦禹錫以前人

又卷第五

皮日休

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

講殿談餘著賜衣，椰帆却返舊禪扉。（椰帆以椰木爲帆也）貝多紙上經文動，（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冬不凋，梵語貝多，又漢言樹葉，西域寫經用此，出酉陽雜俎）如意瓶中佛爪飛。（圓覺經云，譬淸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注，梵言摩尼，漢言如意也。○宋史，西河離石人劉薩訶於丹陽禮阿育王塔，見放光明，集衆掘得鐵函，函中又有銀函，盛舍利及佛爪髮，詔遣沙門釋實迎之）颶母影邊持戒宿，波神宮裏受齋歸。（嶺表志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謂之颶母影，必有颶風，能覆舟，人之海，深以爲懼也。詩言圓載上人修持戒律精嚴，能使舶宮命僉雖遇颶風亦無傷也。波神宮謂龍宮也）家山到日將何日，白象新秋十二圍。（酉陽雜俎，乾陀國頭河岸有繫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貴言上人講論之餘，蒙賜衣之寵，今且挂帆而歸於日本，行見道途之間，展貝多而經文動，探如意而佛爪飛，其唄讚之勤，靈感之異，當有如斯者矣。乃若舟行海上，颶母影邊持戒而宿，波神宮裏受齋而歸，風濤之險，不見爲上人患也。於是計其到家之日，白象之樹，秋乃繁茂，明其秋至國，白象亦當十二圍也。佛法之盛，不於上人見之哉。

今按，圓載上人，仁明天皇時遊學于中華。續日本後紀曰，承和十一年（當唐武宗會昌四年）七月癸未，勅曰，在唐天台請益僧圓仁，留學僧圓載等，久遊絕域，應之旅資，宜附圓載傔從僧仁好還次，賜各黃金二百兩者，所司准勅，分付如前。太恩之及遠厚矣。宋高僧傳廣脩傳有載事，見下。又天台山僧維蠲獻郎中使君闕下書曰，貞元中，僧最澄來會，僧道邃爲講義，陸使君給判印歸國，大闡玄風。去年僧圓載奉本國命，送太后衲袈裟，供養大師影，聖德太子法華經疏鎭天台藏，賚衆疑五十科來問，抄寫所欠經論，禪林寺廣脩答一本，已蒙兩使李端公判印竟，維蠲答一本，亦付經論疏義三十本，伏乞郎中賜以判印。開成五年八月十三日，朝議郎使持節台州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滕邁判云，圓載闍梨是東國至人，泐西竺妙理，梯山航海，以月繫時，涉百餘萬道途之勤，歷三千大千世界，尋遠經文，翻於貝葉，鄉路出於扶桑，破後學之昏迷，爲空門之標表，遍禮白足，淹留赤城，遊巡既周，巾錫將返，懇求印信，以爲公憑，行業衆知，須允其請。或曰，載圓仁之徒也，學成歸朝，溺于海。

酉陽雜俎前集卷之三

唐　太常少卿臨淄柯古　段成式　撰

國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中多畫玄奘麻屩及匙筯，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膜拜焉。

今按，唐太宗時，玄奘三藏至五印度國，求佛法，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所過諸國事，著西域記十二卷記之，詳矣。金剛三昧不知何人，往來十萬里，難親見天竺人，仰奘遺愛，誠異僧也。惜哉國記失其傳矣。古來本國僧欲往天竺不能者，亦不爲不多也。眞如親王過流沙，到羅越國，逆旅遷化。師錬賛曰，自推古至今七百歲，學者之事西遊也，以千百數，而致印度者，只如一人而已。蓋不考金剛三昧事也。西域所無者，指麻屩匙筯也。西域記曰，食以一器，衆味相調，手指斟酌，略無匙箸，至於老病，乃用銅匙。

李太白詩卷之十六

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詩

其略曰，迴旋楚江濱，揮袂揚子津，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風塵。

楊齊賢註裴則朝與所贈日本布爲之

又卷之二十五　哀傷

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今按晁衡者阿倍仲麻呂唐書曰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詳見前仲麻呂數往還唐人餞別爲此也古今和歌集仲麻呂在唐看月詠和歌曰天乃原布利佐計見禮波春日奈留三笠乃山尓出之月加毛又文苑英華使本國詩皆此時耶終沒于唐故仁明天皇承和三年五月戊申附聘唐使贈遣往歲銜本朝命入唐使并留學等在彼身沒者八人位記以慰幽魂仲麻呂其一也其節詞曰

故留學問贈從二品安倍朝臣仲滿大唐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贈潞州大都督朝衡可贈正二品身涉鯨波業成麟角詞峰聳峻學海揚漪顯位斯昇英聲已播如何不愸奠遂言歸唯有撿天之章長傳擲地之響追賁幽壤既隆於前命重敘崇班俾洽於命節李太伯亦作詩哀之然白死在衡前評在文苑英華條

杜子美詩分類集註卷之六　五言古　都城類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參纂

三吳晏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政簡移

風迷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如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算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闇相親　集註　蛺蝶麒麟羅錦之上文繡也漢武時西域獻蛺蝶羅日本國貢麒麟錦眩人眼目

今按漢武帝當日本開化天皇崇神天皇之時

白氏長慶集後序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其日本

暹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劉白唱和集五卷洛下遊賞宴集十卷其文盡在大集內錄出別行於時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爲耳會昌五年夏五月一日樂天重記

今按江談抄曰嵯峨太上天皇得白居易文集珍之又越後守平貞顯金澤文庫所藏文集卷第二十三後書曰會昌四年五月二日夜奉爲日本國僧惠蕚上人寫此本因峯部樂天所謂日本傳寫者日部是耶惠蕚本題曰文集太原白居易乃此本流布于世故我朝古之人稱白氏長慶集惟稱文集源氏物語江吏部集等但曰文集是也其後中國印本文集渡于我朝題曰白氏文集爾來亦僉謂白氏文集詠歌大概曰白氏文集是也各知其有仙矣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距會稽萬餘里隋大業初彼國官人會丞來此學問内外博知至唐貞觀五年共本國道俗七人方還倭國未去之時京内大德每問彼國佛法之事因問阿育王依經所說佛入涅槃一百年後出世取佛八國舍利役諸鬼神一億家為一佛塔造八萬四千塔徧閻浮洲彼國佛法晩至未知已前有阿育王塔不會丞答曰彼國文字不說無所承據然驗其靈迹則有所歸故彼土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靈盤佛諸儀相數放神光種種奇瑞詳此嘉應故知先有也

今按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六年（當隋大業四年）遣於隋國學生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日文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齊等并八人也三十一年（當唐武德六年）大唐學問者福因等歸法苑珠林所謂會丞大業初來學問貞觀五年共道俗七人還者是也然學生中無會丞恐福因之訛

禪月集卷十二　五言律詩

浙江東道婺州蘭溪縣和安寺西岳賜紫蜀國禪月大師貫休述

送僧歸日本

焚香祀海靈開眼夢中行得達即便是無生可作輕流黃山火著碇石索雷鳴想到夷王禮還為上寺迎（有僧遊日本云彼祇有三寺上寺名兜率國王供養中寺名僧士上極品官人供養下寺名低上寺風俗供養有德行即漸遷上也）

今按流黃山火著本朝諸州山產硫黃處處有燒飛如迅雷自遠觀之火烟騰發如信濃淺間肥前溫泉肥後阿蘇越中立山之類彼祇有三寺言日本有數萬伽藍而分三品也君王勅願臣下建立庶民構造是矣上寺名兜率者其壯麗如佛說兜率天上寺各有號非總名兜率也臣民之寺亦各有名所謂僧士低上寺者傳聞之謬也

義楚六帖卷第二十一

後周　齊州開元寺講俱舍論賜紫明教大師進釋氏六帖　義楚集

國城州市部第四十三

日本國亦名倭國東海中秦時徐福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國也今人物一如長安又顯德五年歲在戊午有日本國傳瑜伽大教弘順大師賜紫寬輔又云本國都城南五百

餘里有金峯山頂上有金剛藏王菩薩第一靈異山有松檜名花軟草大小寺數百節行高道者居之不曾有女人得上至今男子欲上三月斷酒肉欲色所求皆遂云菩薩是彌勒化身如五臺文殊又東北千餘里有山名富士亦名蓬萊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朶上聳頂有火烟日中上有諸寶流下夜即却上常聞音樂徐福止此謂蓬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彼國古今無侵奪者龍神報護法不殺人為過者配在犯人島其他靈境名山不及一一記之

今按五代史無日本傳義楚六帖說日本事粗善可以補五代史闕也後周太祖顯德五年當此土村上天皇天德二年金峯山在大和國吉野郡所謂吉野山也富士山在駿河國富士郡

宋史卷四百九十一　列傳第二百五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

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外國七

日本國

日本國者本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以日本爲名或云惡其舊名改之也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山外即毛人國自後漢始朝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今王年代紀各一卷奝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父爲眞連眞連其國五品品官也奝然善隷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水牛驢羊多犀象産絲蠶多織絹薄緻可愛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東奥洲産黄金西別島出白銀以爲貢賦國王以王爲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年代紀所記云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曰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爲號次天八重雲尊次天彌聞尊次天忍勝尊次瞻波尊次萬魂尊次利利魂尊次國狹槌尊次角龔魂尊次汲津丹尊次面垂見尊次國常立尊次天鑑尊次天萬尊次沫名杵尊次伊弉諾尊次素戔烏尊次天照大神尊次正哉吾勝速日天押穗耳尊次天彦尊次炎尊次彦瀲尊凡二十五世並都於筑紫日向宮彦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自筑紫宮入居大和州橿原宮即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次綏靖天皇次安寧天皇次懿德天皇次孝昭天皇次孝安天皇次孝靈天皇次孝元天皇次開化天皇次崇神天皇次垂仁天皇次景行天皇次成務天皇次仲哀天皇國人言今爲鎭國香椎大神次神功天皇開化天皇之曾孫女又謂之息長足姬天皇國人言今爲大奈良姬大神次應神天皇甲辰歲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今號八蕃菩薩有大臣號紀武內年三百七歲次仁德天皇次履中天皇次反正天皇次允恭天皇次安康天皇次雄略天皇次清寧天皇次顯宗天皇次仁賢天皇次武烈天皇次繼體天皇次安開天皇次宜化天皇次天國排開廣庭天皇亦名欽明天皇即位十一年壬申歲始傳佛法於百濟國當此土梁承聖元年次敏達天皇次用明天皇有子曰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時解之七歲悟佛法于菩提寺講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當此土隋開皇中遣使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次崇峻天皇次推古天皇欽明天皇之女也次舒明天皇次皇極天皇次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律師道照求法至中國從三藏僧玄奘受經律論當此土唐永徽四年也次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令僧智通等入唐求大乘法相教當顯慶三年次天智天皇次天武天皇次持總天皇次文武天皇大寶三年當長安元年遣粟田眞人入唐求書籍律師道慈求經次阿閉天皇次皈依天皇次聖武天皇寶龜二年遣僧正玄昉入朝當開元四年次孝明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平勝寶四年當天寶中

遣使及僧入唐求內外經教及傳戒次天炊天皇次高野姫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次廢帝天皇二十四年遣二僧靈仙行賀入唐禮五臺山學佛法次桓武天皇次騰元葛野與空海大師及延暦寺僧澄入唐詣天台山傳智者止觀義當元和元年也次諾樂天皇次嵯峨天皇次淳和天皇次仁明天皇當開成會昌中遣僧入唐禮五臺次文德天皇當大中年間次清和天皇次陽成天皇次光孝天皇遣僧宗叡入唐傳教當光啓元年也次仁和天皇當此土梁龍德中遣僧寬建等入朝次醍醐天皇次天慶天皇次封上天皇當此土周廣順年也次冷泉天皇今爲太上天皇次守平天皇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畿內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凡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東海道有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

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凡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東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奧出羽凡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北六道有狄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後徂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凡八州共統五十二郡小陽道有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凡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讃耆伊豫土佐凡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凡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又有壹伎對馬多褹凡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見皆奝然所記云按隋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自多利

思比孤遣使致書唐永徽五年遣使獻琥珀瑪瑙長安二年遣其朝臣眞人貢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天寶十二年又遣使來貢元和元年遣高階眞人來貢開成四年又遣使來貢此與其所記皆同大中光啓龍德及周廣順中皆嘗遣僧至中國唐書中五代史失其傳唐咸亨中及開元二十三年大暦十二年建中元年皆來朝貢其記不載太宗召見奝然存撫之甚厚賜紫衣館于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冑鮮能嗣續朕雖德慙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其國多有

中國典籍奝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皆金縷紅羅褾水晶爲軸孝經即鄭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奝然復求詣五臺許之令所過續食又求印本大藏經詔亦給之二年隨台州寧海縣商人鄭仁德船歸其國後數年仁德還奝然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曰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奝然啓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奝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奝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宇內之瓌奇況乎金闕曉後望堯

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於五雲之上就三歲而京
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華廻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
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趁來跡季夏解台州
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
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
輪之新奝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
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
日之恩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
傳燈大法師位嘉因并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
稱其本國永延二年歲次戊子二月八日實端拱元年也又
別啓貢佛經納青木函琥珀青紅白水晶紅黑木槵子念珠
各一連並納螺鈿花形平函毛籠一納螺杯二口葛籠一

納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金銀蒔繪筥一合納髮鬘二頭又
一合納參議正四位上藤佐理手書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
表狀一卷又金銀蒔繪硯一筥一合納金硯一鹿毛筆松煙
墨金銅水瓶鐵刀又金銀蒔繪扇筥一合納檜扇二十枚蝙
蝠扇二枚螺鈿梳函一對其一納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納
龍骨十橛螺鈿書案一螺鈿書几一金銀蒔繪平筥一合納
白細布五匹鹿皮籠一納貂裘一領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鐙
紅絲鞦泥障倭畫屏風一雙石流黃七百斤咸平五年建州
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
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唱和詩來上詞甚雕刻膚淺
無所取詢其風俗云婦人皆被髮一衣用二三縑又陳所記
州名年號上令滕木吉以所持弓矢挽射矢不能遠詰其

國中不習戰鬬賜木吉時裝錢遣還景德元年其國僧寂照
等八人來朝寂照不曉華言而識文字繕寫甚妙凡問答並
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天聖四年十二月明州言
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其後亦
未通朝貢南賈時有傳其物貨至中國者熙寧五年有僧誠
尋至台州止天台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誠尋獻銀
香爐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飾念珠及青色
織物綾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
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元豐元年使通事僧
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明州又言得其國太宰府牒因
使人孫忠還遣仲回等貢絁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以孫忠乃
海商而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答其物直付仲回東

歸從之乾道九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淳熙二年倭
船火兒滕太明毆鄭作死詔械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
之法三年風泊日本舟至明州衆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府
者復百餘人詔人日給錢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國舟至日遣
歸十年日本七十三人復飄至秀州華亭縣給常平義倉錢
米以振之紹熙四年泰州及秀州華亭縣復有倭人爲風所
泊而至者詔勿取其貨出常平米振給而遣之慶元六年至
平江府嘉泰二年至定海縣詔並給錢米遣歸國

今按奝然始居東大寺後居嵯峨棲霞寺元亨釋書曰奝
然居東大寺學三論又受密乘于元杲永觀元年秋入宋
東大寺送青龍寺比叡山寄進天台山然持一書并求
也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也永觀我朝圓融院年號永觀元

年當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此明雍熙元年也職員令令作今者非也昔太政大臣淡海公奉勅撰令二十篇其第二篇有職員令言官省寮司等各有員數故名職員令王年代記記歷代帝王事今猶存宋史所引文字多誤眞連其國五品品官也本朝五品相當官無眞連蓋倉然父諱眞連仕至于五品也訛云爾乾文大寶文當作元拾芥按本朝錢品有乾元大寶天德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所鑄詳中卷引三才圖會文中多犀象訛傳也樂有國中高麗二十部文獻通考國中作中國是東奧洲通考洲作州是東奧州產黃金續日本紀曰聖武天皇天平二十一年二月丁巳陸奧國始貢黃金於是奉幣以告畿內七道諸社自此以來歷代陸奧國貢黃金不絕萬葉集天平感寶元年

正月十二日於越中國守館大伴宿禰家持賀陸奧國出金作歌其一曰須賣呂伎能御代佐可延牟等阿頭麻奈流美知能久夜麻尓金花作久西別嶋指對馬嶋此嶋始出銀日本書紀曰天武天皇三年三月丙辰對馬國司守忍海造大國言銀始出于當國即貢上由是大國授小錦下位凡銀有倭國初出于此時故悉奉諸神祇亦同賜小錦以上大夫等初主號天御中主鎮坐本紀曰天地初發之時大海之中有一物浮形如葦牙其中神人化生名號天御中主神次曰天村雲尊非也天村雲命或作天牟羅雲命按度會氏系圖天御中主尊次天八下尊次天三下尊次天合尊次天八百日尊次天八十萬魂尊次神皇產靈尊次櫛眞乳魂命次天神已多多命次天嗣杵命次天

鈴杵命次天御雲命次天牟羅雲命亦名天二上命亦名小橋命天孫降臨之時供奉度會氏祖神也非帝王之祖矣其後皆以尊為號日本書紀曰至貴曰尊自餘曰命並訓美擧等也集疏尊高稱也君父之稱也故曰至尊曰尊指帝者祖宗之神自餘曰命者指人臣祖先之神命猶令也為臣者行君之命令也曰尊曰命雖別君臣之義至於人之所敬則無貴賤之殊故各訓曰美擧等美擧等猶言御事吾國尊其人則言御事也天八重雲尊有天八百日尊訛此耶然則天御中主尊五世之孫也次天彌聞尊通考無此五字按荒木田系圖有神聞勝命天御中主尊十七世之孫也天忍勝尊有天忍日命高皇產靈尊之子也瞻波尊天村雲命子有天波與命訛之與次萬魂尊按舊

事本紀振魂尊次神萬魂尊乃天御中主尊十一世也利利魂尊當作天剛川命舊事本紀有萬魂尊兒天剛川命次國狹槌尊舊事本紀曰國常立尊亦云國狹槌尊天御中主尊次神也又據日本書紀國常立尊國狹槌尊別神也國狹槌尊乃國常立尊次神也角龔魂尊龔當作龍舊事本紀曰三代耦生天神角樴尊亦云角龍魂尊汲津丹尊當作埿土煑尊沙土煑尊面垂見尊當作面足尊蓋足訓多留與垂訓同足見字相似故訛曰面垂見尊次國常立尊據舊事本紀國狹槌尊別號也據日本書紀天神第一代之神也次天鑑尊日本書紀曰國常立尊生天鏡尊次天萬尊日本書紀曰天鏡尊生天萬尊次沫名杵尊日本書紀曰天萬尊生沫蕩尊沫名杵乃沫蕩也訓同次伊

弉諾尊據日本書紀伊弉諾尊者自國常立尊第七代乃面足尊惶根尊次神也次素戔烏尊素戔烏尊伊弉諾尊之子也然非人君故次字非也次天照大神天照大神伊弉諾尊次神也非素戔烏尊次故次字亦非也次正哉吾勝速日天押穗耳尊穗當作穗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乃天照大神之子也次天彥尊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乃吾勝尊之子也次炎尊彥火火出見尊炎火火訛乃瓊瓊杵尊之子也次彥瀲等通考等作尊是彥波瀲武鸕鶿草葺不合尊乃彥火火出見尊之子也凡二十五世非唐書曰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彥瀲凡三十二世亦非已見上天神七代地神五代凡十二代餘皆支庶也通考曰向作日尚向者非也當周僖王時也通考無也字孝照通考

照作昭是孝天皇通考孝字下有安字是成務通考成作城非仲哀天皇國人言今爲鎭國香椎大神筑前國那珂郡有香椎大神兵範記曰香椎大多羅志姬宮今宋史以爲仲哀天皇此亦一說非是大奈良姬大神奈良當作多良志宇佐八幡宮記曰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神功皇后靈降託曰我是大帶姬也與八幡大神可利蒼生十四年四月廿四日勅新造大帶姬宮應神天皇甲辰歲十五年也通考無甲辰歲三字始於百濟得中國文字大江匡房筥崎宮記曰尋其本體應神天皇之神靈也我朝書文字代結繩之政即創於此朝見朝野群載卷第三日本書紀曰十五年秋八月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阿直岐能讀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

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於百濟仍徵王仁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菟道稚郎子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王仁者書首等始祖也今號八蕃菩薩蕃當作幡通考作番亦非宇佐記曰欽明天皇三十二年二月癸卯豐前國宇佐郡菱形池上小倉山邊有神託三歲兒告異人大神比義曰辛國城八流之幡降辛國地名在大隅國曾於郡我是日本人王十六代譽田天皇廣幡八幡麻呂也諸州處處垂跡爲神於是號八幡大神立祠祭之蓋當時有紅素八面幡降之瑞故取爲神號甚爲近理或曰天皇始誕生時旗降後以爲神號未知孰是紀武內年三百七歲武內事詳見日本書紀又公卿補任曰武內大臣孝元天皇五世之孫也景行

天皇九年己卯生仁德天皇七十八年庚寅薨歷事六帝爲時名臣壽三百十二歲不知所終或曰入美濃國不破山而弗見又曰征東夷賊平還薨葬於大和國葛下郡今室墓是也次清寧天皇通考脫此五字安開通考開作閑是欽明通考欽作銘非即位十一年通考無此五字一當作三始傳佛法於百濟國日本書紀曰十三年冬十月百濟聖明王更名聖王遣西部姬氏達率怒唎斯致契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三歲問十人語同時辯之通考問作聞日本書紀曰生而能言有聖智及壯一聞十人訴以勿失能辨兼知未然七歲悟佛法平氏傳曆曰敏達天皇七年太子七歲燒香披見經論于菩提寺講聖鬘經天雨曼陀羅華聖當作勝日本書紀曰推古〻

皇十四年秋七月天皇請皇太子令講勝鬘經三日說竟
之平氏傳曆曰講竟之夜蓮華零華長二三尺而溢方三
四丈之地明旦奏之天皇大奇車駕而覽之即於其地誓
立寺橘樹寺是也時人名菩提寺或曰橘樹寺今橘寺也
斯地稱京岡本宮之所在橘樹爲林故寺亦有此號遣使
泛海至中國求法華經使小野妹子事在平氏傳曆道照
照當作昭道昭事詳見續日本紀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
皇極天皇也重祚治天下亦號齊明天皇令智通等入唐
求大乘法相教日本書紀曰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四年
五月沙門智通智達奉勅乘新羅船往大唐國受無性衆
生義於玄奘法師所持總當作持統律師道慈道慈智藏
之徒也釋書有傳釋家官班記曰元興寺僧善性文武天

皇二年三月十八日爲律師律師自性始持統天皇時未
有律師故不可謂律師道慈阿閑天皇孝謙天皇諱阿閑
內親王此重出阿閑天皇者非也次飯依天皇通考飯作
取非也依當作豈次亦失也次當在清寧天皇下古事記
曰白髮大倭根子命清寧天皇也坐伊波禮之甕栗宮治天下
也此天皇無皇后亦御子故天皇崩後無可治天下之王
也於是問日繼所知之王也市邊忍齒別王之妹忍海郎
女亦名飯豐王坐葛城忍海之高木角刺宮僧正玄昉元
亨釋書有傳孝明天皇明當作謙遣使及僧入唐求內外
經教及傳戒見唐書宋高僧傳等書天炊天皇通考天作
大是乃淡路廢帝次高野姬天皇通考無姬字孝謙天皇
重祚號稱德天皇高野天皇者別號也白壁天皇光仁天

皇也諸門望王靈仙未詳行賀釋家官班記曰興福寺第
三別當寶龜十年十月二日爲律師又騰元葛野此處必
有缺漠騰元當作藤原藤原葛野爲桓武天皇時遣唐使
空海大師及延曆寺僧澄入唐詣天台山傳智者止觀義
空海傳智者止觀者外空海延曆二十三年五月從遣唐
使藤原賀能泛海傳慧果眞言義上新請來經等目錄表
略云周遊諸寺訪擇師依幸遇青龍寺灌頂阿闍梨法號
慧果和尚以爲師主延曆寺僧澄最澄延曆二十三年七
月從遣唐使菅原清公泛海屬天台國清寺道邃傳其台
教旨詳宋高僧傳在中卷諾樂天皇平城天皇也平城或
作諾樂俱和訓奈良會昌中遣僧僧惠萼也釋書萼傳云
齊衡初應橘太后詔齎幣入唐著登萊界抵雁門上五臺

次光孝天皇遣僧宗叡入唐傳教釋書宗叡傳曰貞觀三
年入唐請益乃懿宗咸通三年也觀此則光孝天皇遣叡
者失也仁和天皇指宇多天皇也遣僧寬建等入朝寬建
謂中瓘歟按菅家文草第九第十及菅家傳瓘在唐八阯
兵亂寬平五年三月附商客王訥等上表言大唐凋弊六
年七月二十二日賜瓘沙金一百五十兩支旅並衣鉢八
月廿日以左中辨菅原朝臣道眞爲遣唐使九月下中瓘
表令公卿博士議終止遣唐使天慶天皇朱雀天皇也封
上天皇封當作村守平天皇圓融院諱守平尾張通考脫
尾字非也通江通考通作近是也北六道通考六作陸是
有狹通考狹字上有若字是丹彼彼當作後小陽道小當
作山美作通考作作作是也伊紀當作紀伊斉然復求詣

此金剛之天元五年七月十二日奝然上人入唐時所作修善願文曰奝然天祿以降有心渡海本朝久停乃貢之使而不遣入唐間待商貝之客而得渡今遇其便欲遂此志奝然願先參五臺山欲逢文殊之即身願次詣中天竺欲禮釋迦之遺跡顧此則奝然素有欲渉五臺中天竺之志遂乃得詣五臺而不能往中天竺也大朝謂宋也法濟大師於宋有此號本朝五臺山清涼寺稱奝然號弘濟大師奝然以天元五年十一月入宋永延元年二月歸朝凡六年百錬抄曰一條天皇永延元年二月十一日入唐僧奝然歸朝齎二傳釋迦像十六羅漢繪像并摺本一切經到蓮臺寺大臣公卿以下下車拜之後安釋迦像于栖霞寺藤原是輔詩注茲寺安釋尊第二傳之像或栖霞寺號清涼

寺西峰據小右記瑞像記等說嵯峨有棲霞觀左大臣源融公之別業也後爲佛寺號棲霞寺奝然就建一堂安釋迦像永延元年八月十八日奏請以愛宕護山號五臺山建一伽藍號大清涼寺安旃檀釋迦像未遂夙心長和五年三月十六日逝高弟盛算法師重奏以棲霞寺內釋迦堂號清涼寺勅許之盛算從奝然入宋嘗作私日記惜哉無傳余修日本傳及讀宋史盡獻太宗以職員令年代記發世祚遐久其臣不絕之歎息是以詣清涼寺訪其遺蹤如摺本一切經應仁之亂消歇瑞像記可以少概見矣今清涼寺納愛宕護神與孟夏祭出之以迎送神寺雖在山下神地多屬焉故題樓門曰愛宕山蓋有以也奝然藤氏之子也因勸請氏神春日明神亦齎渡海無事令祭佗吉

大神云祠在棲霞寺東又奝然墓在棲霞寺側嘉因所從二人俱奝然弟子嘉因盛算別號上文嘉作喜恐非是佛祖統紀紀嘉作嘉祚作祈表文中行程事通考論之宜互攷參議正四位上藤佐理奝然同時人公卿補任曰藤佐理者左近少將敦敏第一之子天曆五年正月七日叙從五位下廿八日昇殿時歲十八貞元二年八月二日叙正四位下爲書殿門額賞三年十月十七日任參議此間叙位闕正曆二年正月廿七日任大宰大貳三年三月十四日叙正三位六年正月十八日止大貳長德四年任兵部卿七月廿五日薨東齋隨筆曰佐理手書感鬼神大宰秩滿歸路歷伊豫三嶋風浪惡不能發船夢三嶋神告曰乞書社額覺乃書之懸於海上穩榜曰日本總鎮守大山積大明

神咸平宋眞宗年號咸平五年當日本一條院長德四年滕木吉未詳月令廣義載滕木吉獻眞宗詩見中卷上令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挽射矢不能遠詣其故國中不習戰鬪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滕木吉矢不及所至及我戰國如木間孫四郎遠矢世之所知也與其兵爭能遠決若其清平不能遠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如滕木吉亦古之道也景德亦眞宗年號景德元年當一條院寬弘元年寂照傳在釋書天聖宋仁宗年號天聖四年當日本後一條院萬壽三年熙寧宋神宗年號熙寧五年當日本後三條院延久四年誠尋誠當作成釋書有成尋傳元豐亦神宗年號元豐元年當日本白河院承曆二年仲回孫忠未詳乾道宋孝宗年號乾道九年當日

本高倉院承安三年以方物入貢內大臣平重盛通好於宋施金于育王山詳見平家物語蓋謂此也淳熙二年當高倉院安元元年火兒蓋肥後也火兒和訓近肥後紹熙宋光宗年號紹熙四年當日本後鳥羽院建久四年慶元宋寧宗年號慶元六年當日本土御門院正治二年嘉泰亦寧宗年號嘉泰二年當土御門院建仁二年凡有宋之間我朝僧入宋者多及於史之闕文澄月上人渡唐記一卷聞其名未見之那蘭陀寺道眼入宋兼好法師略言之不詳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四十八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樂考

夷部樂

倭國　其樂有五弦琴笛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為樂隋大業中嘗遣裴世清使其國其王設儀仗鼓角歌舞迎之

日本　自唐以來屢遣貢使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日十五日放生會呈百戲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歌舞雖甚雕刻而膚淺

又卷之三百二十四

四裔考

倭　即日本　倭於為切順貌　烏何切國名

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凡百餘國自漢武帝滅朝鮮云云不通往來（南史倭西南萬里有海人云云吾謂黑齒倭國有獸如牛名曰山鼠又有大蛇云云此時刊正文）魏志曰從帶方郡至倭循海岸云云女王國萬二千餘里魏景初二年既平公孫氏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子送詣都乃以金印紫綬封為親魏倭王升米等並拜中郎校尉假銀印青綬勞賜優渥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使奉詔書印綬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國使上表答謝詔恩其四年復遣使上獻生口方物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使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齎詔告諭之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遣使送政等還因獻男女生口貢白珠青大句珠異文雜錦晉武帝太始初遣使重譯入貢安帝時倭王讚遣使入朝貢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使奉表獻方物讚死云云輔國將軍等號詔並聽之云云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遙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

陳平至隋開皇二十年云云此後遂絕唐太宗貞觀五年遣
使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無拘歲貢遣新州刺史高仁表往
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詔而還久之更附新羅使者上書
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白雉獻琥珀瑪瑙新羅爲高
麗百濟所暴高宗賜璽書令出兵援新羅未幾孝德死子天
豐財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與蝦蛦人偕朝蝦蛦人亦居
海島中其使者鬚長四尺許珥箭於首令人戴瓠立數百步
射無不中者天智死子天父立死子總持立咸亨元年云云
有絲絮怪珍云宋雍熙元年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人浮海
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員令年代紀各一卷奝然衣
綠自云姓藤原氏父爲眞連眞連其國五品官也奝然善隸
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上召見存撫甚厚賜紫
衣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謂宰相曰此島夷
耳乃世祚遐遠其臣亦繼襲不絕蓋古之道也中國唐季寓
縣分割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可嘆也其
國多中國典籍奝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
十五一卷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爲軸孝經即鄭氏註者越王
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奝然
又求印本大藏經詔給之　二年隨台州寧海縣商人船歸
其國後數年遣弟子奉表來謝又別啓貢佛經及方物　奝
然嘗曰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云云皆奝
然所記云按隋開皇唐永徽長安天寶元和開成史稱遣使
來貢與此所記皆同大中光啓龍德及周廣順中皆嘗遣僧
至中國唐書五代史失其傳唐咸亨中及開元二十三年大
曆十二年建中元年皆來朝貢其記不載
咸平五年建州云云以國人唱和詩來上其詞雕刻膚淺無
取後賜裝錢遣還景德元年其國僧寂照八人云云天聖四
年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云云仲回等貢色段二百疋
水銀五千兩州以孫忠乃泛海商客而云云綱首進貢方物
淳熙三年其國人泛海遭風飄至明州無以食詔給之又有
百人行丐於市至臨安詔守臣支給津遣往明州養贍候有
便船發回本國十年七十三人飄至秀州華亭紹熙元年飄
至泰州詔見行貨物免抽買船隻物件盡數給還仍給常平
米賑恤慶元六年至平江嘉泰二年至定海縣詔並支給錢
米養贍候風便津發回國　按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史稱
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渡三海歷七
國凡一萬二千餘里然後至其國都又言去樂浪郡境及帶方
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其地去遼東甚遠
而去閩浙甚邇其初通中國也實自遼東而來故其迂回如
此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而不
自北方則以遼東非中國土地故也三朝志雍熙中僧奝然
入貢歸國後奉表來謝余其來則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
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嶽易過何其遠也
敘其歸則曰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又何其近
也而繼之曰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然則
其國境雖去浙東甚近而其國都則又必半年而後達歟
今按桃花曲水宴日本書紀顯宗天皇元年及二年三月
上巳幸後苑曲水宴尒來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

生住年百歳政事要略卷第二十三舊記云養老四年大隅日向兩國隼人發亂勑以豐前守宇努首男人爲將軍祈八幡大神伐之多殺隼人大勝之於是爲放生會報神恩始自宇佐諸國亦有放生凡放生會奏樂爲相撲以樂神通考與宋史大同小異同宋史文以云云略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

宋　張君房　輯

明　張萱　訂

軒轅本紀云有騰黄神獸其色黄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一本云龍翼而馬身一名乘黄一名飛黄亦曰吉黄亦曰翠黄出日本國壽三千歳日行萬里乘之令人壽二千歳出日本國壽二千歳之六典曰宋齊梁陳皆有乘黄車有乘黄之官今太僕寺有乘黄署掌其事黄帝得而乘之遂周旋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也故遷徙往來无常

今按黄帝之時當日本神代之季

異稱日本傳上之三引用書目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八十二

翰林院學士承旨正奉大夫守工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昉等奉勅集

四夷部三

東夷三

倭　日本　紵嶼人　蝦夷國

倭

後漢書曰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川爲居凡百國漢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倭王居邪馬臺國云云

今按太平御覽所引後漢書以下文余與正史參考同者略之以云云攝之正史全文皆見上

魏志曰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云云自帶方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其俗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聞其舊語自謂太伯之後又云自上古以來其使詣中國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謂之恭敬其呼應聲曰噫噫如然諾矣

今按聞其舊語自謂太伯之後今魏志無此文故備存之宜參考

日本國

唐書曰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云云長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眞人來貢方物朝臣眞人者猶中國戶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頂爲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錦爲腰帶眞人好讀經史解屬文容止閑雅則天宴於便殿授司膳卿放還本國

又曰開元初日本國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云云

又曰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學問僧空海元和元年朝貢使判官高階眞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綜輿人

外國記曰周詳泛海落綜嶼上多紵有三千餘家云是徐福童男之後風俗似吳人

今按綜嶼不知指何地疑今八丈嶋歟

蝦夷國

唐書曰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瓠而立數十步射之无不中者明慶四年十月隨倭使入朝

今按明慶當作顯慶顯慶唐高宗年號顯慶四年當日本齊明天皇五年

太平廣記卷第七十五　道術五

宋　翰林學士中順大夫戶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李昉等撰

明長洲許自昌玄佑甫　校

韓志和

韓志和者本倭國人也中國爲飛龍衛士善雕木爲鸞鶴烏鵲之形置機捩于腹中發之則飛高三二百尺數百步外方始却下又作龍牀爲御榻足一履之則鱗鬣爪角皆動夭矯如生又於唐憲皇前出蠅虎子五六十頭分立隊令舞梁州曲皆中曲度致詞時殷殷有聲曲畢則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焉帝大悅賜金帛加等志和一出宮門盡施散他人後

忽失之（出仙傳拾遺）

今按唐憲宗當日本平城天皇嵯峨天皇之世

又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

韓志和

穆宗朝有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悲鳴與真無異以關捩置於腹內發之則淩空奮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猫兒以捕雀鼠飛龍使異其機巧奏之上覩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絲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角俱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稱臣愚昧而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以娛陛下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試爲我出志和於懷中將出一桐木合方數寸其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指上獵蠅於數步之內如鷂擒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觀即賜以雜彩銀器而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出杜陽編）

今按穆宗當日本嵯峨天皇淳和天皇之世昔本朝飛驒國多匠氏巧作宮殿寺院又有作木偶人動容周旋如生者至于今称曰飛驒工如韓志和蓋亦飛驒國人有道術而廉者也

又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戲

弈棊

日本王子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棊上勑待詔顧師言對手王子出楸玉棊局冷暖玉棊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之冷暖玉更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棊局光潔可鑑及顧■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即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吁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出杜陽編）

今按大中唐宣宗年號玉海以此故事繫大中七年當文德天皇仁壽三年然還我王子于唐及王子事無考高名録曰橘良利肥前國大村人寛平之世爲棊妙手出家號寛蓮法師源氏物語曰棊聖大德是也蓋棊聖去仁壽近矣而非王子矣凝霞臺韻府霞作露豐後國直入郡有建男霜凝日子神社海部郡佐加關有白濱黑濱生黑白石若拾棊子人不能取之神所不許蓋凝霞爲霜凝乎或曰手譚池指熊野那智瀧那智三卷書曰那智舊名難地以此言之譚池難地音相近那智產好棊石未知孰是■據書言故事等書當作之言見下文嘗撿稗海載杜陽編

又卷第四百八十一　蠻夷二

新羅國東南與日本鄰云云　出紀聞

天寶初使贊善大夫魏曜使新羅策立幼主曜年老深憚之有客曾到新羅因訪其行路客曰永徽中新羅日本皆通好遣使兼報之使人既達新羅將赴日本國海中遇風波濤大起數十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所届忽風止波靜至海岸邊日方欲暮將同志數船乃維舟登岸約百有餘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長人出長二丈身具衣服言語不通見唐人至大喜於是遮擁令入宅中以石填門而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啖兼出醇酒同爲宴樂夜深皆醉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十人皆前後風漂爲所擄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爲不去吾請道焉衆悅婦人出其練縛數百匹負之然後取刀盡斬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繫身自縋而下諸人更相縋下至水濱皆得入船及天曙船發聞山頭叫聲顧來處已有千餘矣絡繹下山須臾至岸既不及船號吼振騰使者及婦人並得還　出紀聞

今按永徽唐高宗年號當日本孝德天皇齊明天皇之時也言萬里皇華使將赴日本海中逢風波至異類之地喪命或幸免也嗚呼古來我遣唐使亦遭多少難是以菅贈大相國奏停遣唐使源能州著空俊蔭托言遣唐使漂至波斯國皆言行路難良有以也

文苑英華卷第二百十九　詩六十九

翰林院學士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宋白等奉　勅纂

釋門一

送僧歸日本　錢起

上國隨緣去（集作至）來（集作來）途若夢行浮天滄海遠去世法舟輕水月通禪觀魚龍聽梵聲惟憐塔燈影萬里眼中明

又卷第二百二十三　詩七十三

釋門五

送僧歸日本　方干

四極雖云共二儀晦明前後即難知西方尚在星辰下東域已過寅卯時大海浪中分國界扶桑樹底是天涯滿帆若有歸風便到岸猶須隔歲期

日東病僧　項斯

雲水絕歸路來時風送船已無身後念猶坐病中禪深壁藏燈影空窗出艾煙要人知是客白日指生緣

今按此詩載三體詩下卷大異日東僧作日東病僧已無身後念作不言身後事要人知是客白日指生緣作已無鄉土夢起塔寺門前

又卷第二百二十四　詩七十四

釋門六

贈日東鑒禪師　司空圖

故國無心度（集作渡）海潮老禪方丈倚中條夜深雨絕松堂靜一點飛（集作山）螢照寂寥

今按此詩亦載三體詩上卷

送日東僧遊天台　楊夔

一瓶離日外行指赤城中去自重雲下來從積水東攀蘿跻石徑掛錫憩松風廻首鷄林道唯應夢想通

又卷第二百三十二　詩八十二

隱逸三

送褚山人歸日本　賈島

懸帆待秋水去人杳冥間東海幾年別中華此日還岸遙生白髮波盡露青山隔水相思在無書也是閑

送朴山人歸日本　釋無可

海際晚帆開應無鄉信催水從荒外積人指日邊迴望國乘風久浮天絕島來儻因華夏使書禮（私疑作轉）悠哉

又卷第二百七十一　詩一百二

送行六

送金文學還日東　沈頌

君家東海東君去因秋風漫漫指鄉路悠悠如夢中煙霧積孤島波濤連太空冒險當不懼皇恩指爾躬

今按褚山人朴山人金文學不詳何人也金文學蓋吉備公與金吉音近我國人入中土多易姓名猶阿倍仲麻呂称朝衡之類其餘不可考

又卷第二百八十　詩一百八

送行十五

送人之日本　方干

蒼茫大荒外風教即難知連夜揚帆去經年到岸遲波濤吞（集作含）左界星斗正東垂（集作定東維）或有歸風便當爲相見期

又卷第二百九十六　詩一百四十六

行邁八

奉使

銜命使本國　胡衡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鄰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

今按銜命字彙曰奉君命而行曰銜命楊弓曰銜君命而使朝衡日本人仕唐奉命使父母之國故曰銜命使本國

胡衡當作朝衡朝衡阿倍仲麻呂也詳見李白詩條古今和歌集傳仲麻呂傳引此詩爲仲麻呂詩又張之象唐雅此詩爲朝衡作則胡字訛書明矣國指唐忝侍臣謂自秘書監歷左補闕爲侍從之臣天中九重明主蓋玄宗也銜歷事玄宗肅宗代宗海外指日本慈親乃衡之父母衡其先出自孝元天皇皇子大彥命阿倍倉橋麻呂之後也父正五位上中務大輔船守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玉津言奏請辭帝居乘騑馬至津而入海也蓬萊在日本所指不一或曰熊野或曰富士或曰熱田宜參考史漢六帖川東曲靈應記曰加賀國白山也六家抄註曰攝津國住吉也藤原家隆歌君加爲蓬萊嶋毛寄奴倍之生藥取住吉乃浦是也或曰在巖嶋海底巨鼇負金山夜夜出沒不測香安四年上皇願文曰省鼇波之浮蓬壺是也若木樹名淮南子曰伏野之山有樹名曰若木日所出處西望西望齊也恩君恩東歸東歸日本也義臣義辰時也平生一寶劍行

常所帶之寶劔結交人據新舊唐書儀王友朝衡又魏萬包佶王維李白等爲平生友不知留贈寶劔者誰也衡以靈龜二年八月入唐其後奉使歸寧父母天寶十二載又入唐逢安史亂終不歸代宗時卒年七十二續日本紀曰光仁天皇寶龜十年五月前學生阿倍朝臣仲麻呂在唐而亡家口偏乏葬禮有闕勅賜東絁一百疋白綿三百屯李白卒在衡前而哭晁衡詩可疑蓋衡歸本國時風浪惡白誤以衡爲死乎江談鈔及長谷寺記曰吉備公入唐時仲麻呂已卒爲鬼與吉備公語者甚非也二人同時人也

送日本國聘賀使晁臣卿東歸　包佶

上才生下國東海是西隣九譯蕃君使千年聖主臣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仁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孤城開蜃閣曉

日上車輪早識來朝歲塗山玉帛均

今按晁臣卿朝衡李太白詩作晁卿衡是也晁姓王子朝之後故古來朝晁通用如漢晁錯一作朝錯

又卷第二百九十七詩一百四十七

行邁九

奉使

重送陸侍御使日本　錢起

萬里三韓國行人滿目愁辭天使星遠臨水澗霜秋雲帆迎海日紅旌過蜃樓定知懷魏闕廻首海西頭

今按此詩前有送陸珽侍御使新羅詩曰衣冠周柱史才學我鄉人受命辭雲陛傾城送使臣去和滄海月歸思上林春始覺儒風遠殊方禮樂新觀此則陸珽使新羅及日本故首句曰萬里三韓國行人滿目愁與

送日本使還　徐凝

絕國將無外扶桑更有東來朝逢聖日歸去及秋風夜泛潮廻際晨征蒼莽中鯨波騰水府蜃氣壯仙宮天眷何期遠王文久已同相望杳不見離恨托飛鴻

送王中丞使日本　曹松

辭天理玉聲接日使雞林獨有中華戀方同積浪深張帆度鯨口銜命見臣心渥澤遐宜後歸期抵萬金

又卷第四百七十一　翰林制誥五十二

蕃書四

諸國書

勅日本國王書　張九齡

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溟往來未嘗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眞人廣城（集作成）等（下同）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諸船漂蕩（集作湯）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眞人廣城等已發歸計當至本國一船漂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城等漂（集作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域（集作言語）言語不通並被劫掠或殺或賣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宜勅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本（集作蕃）蕃云云當用驚嘆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冬中甚冷（集作冬中甚寒）卿及首領百姓並云云指不多及

今按秘笈新書云賜外國書曰蕃書此勅書出曲江集見

又卷第五百八　判六

樂門十九道

旋人奏散判

日本請吏賜宴于朝旋人奏散不以𣛭爲惠文冠所指辭云屬㲉䩬氏

對　張秀明

國家有道日本請吏宴恩載洽式宴于朝爰彼旋人穿我夷樂遐夏不徙昔未動一作於禁𣛭風霜有興罪已彰於惠文雖御史飛毫雅存綱紀而旋人有訴問㲉䩬

同前　常無欲

中國有孚殊方委質不遠波海來趍天闕仰衣冠而竭誠願臣妾而見許因茲備式宴比羣方樂未陳國歌與舞旋人與斯鐘鼓職彼𣛭任既乖周舍之宜須寘疏遺之罰爲惠文所抵信得其由排㲉䩬之愆一作未聞其可

又卷第五百五十二　判四十九

雙闕門中十二道

旋人奏散判

日本請吏賜宴於朝云云屬㲉䩬氏

宰木脩防判

又柴桑脩陽侯脩防宰上木丁獨不從日將復息壤無何是歲彼告其祇縣以爲瑞科告不伏並仰正斷

對

荊南聲教萬國賓王洞庭滋液百㳬實用日本朝獻越汝海而西浮陽侯順流泛涔江而東徙衣冠所到北河於中外雖蓋其飛有觀於今昔而賜之禮樂飾以隄防歌鐘之奏已聞土木之功爰事將使陳茲禁𣛭無差絕國之音緣彼柴桑有廣通津之備彼而奏發稍蓋一作失有常此獨不從寔乖於衆遠彰紕禁幾抗成詞初引罪於㲉䩬竟登期於息壤職司之分是則刑科安之疑未應爲允惠文所劾旋人亦可寘刑息壤既成縣斷理宜稱瑞各從案記庶用平反

今按請吏臣服義文選曰白屋請吏即職旋人舞者也惠文冠法冠謂御史觀䩬四夷樂人之革履故周禮名掌四夷之樂官曰㲉䩬氏言唐朝賜宴于我遣唐使以𣛭樂而旋人奏散樂不以𣛭故御史彈治之旋人亦訴于樂官於是令諸儒判之數有問對𣛭𣛭鞨北狄也當時服于我陸奥坪碑曰多賀城去𣛭鞨國界三千里散樂文獻通考云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非部伍之正聲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三　皇朝類苑一曰皇宋事實類苑

左朝請大夫權發遣吉州　軍州事　江少虞　撰

仙釋僧道

日本僧

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曆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郡僚百許人每歲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凡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歲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魴歌老列子

神仙傳朝野僉載白集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略日
本紀文觀詞林混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之類多有
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
寂照頗得其筆法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
館於上寺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
寂照甚悅之謂姑蘇人爲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愛因留止
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數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寄謂并
詩曰提攜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春爐釋夜澌鄰
銀難免後來有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
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以
歸向寂照東遊予遺以印本圓覺經并詩送之後寄書舉予
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槎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忘也圓覺因目
不暫舍云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
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絕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
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不得音問人生之
恨何以過之後題寬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略
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先逝禮天台更可攀五
臺之遊既果本願甚悅甚悅懷土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
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後題寬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
書略云所諮唐曆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
寄便風爲望商人重利惟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
學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後相見無期生爲兩鄉之
身死會一佛之上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墳墓事甚詳悉後題
寬弘五年九月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

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
卿之列　見楊文公談苑

今按景德宋眞宗年號景德三年當日本一條天皇寬弘
三年延曆寺曆當作歷寂照俗姓大江氏名定基任至參
河守後投僧都源信出家詳見元亨釋書及源平盛衰記
國王年二十五謂一條天皇每歲春秋云云常三四十人
略言我朝登科菅原和長桂林遺芳鈔曰王者用人唯
貴賢才故試四科舉人更試詩賦各一道皆獻策試詩之
時有虛題有實題題風月爲虛題題經史爲實題詩必五
言也或六對十二句或八對十六句於大學寮試謂寮試
於式部省試謂省試各有法而有評定文賜進士及第者
二十人以爲常若過此數者名餘貢亦曰小省試或有放
嶋試於朱雀院行之令進士駕舟放嶋獻策延喜十六年
八月廿八日行幸朱雀院御題高風送秋時及第者八人
康保二年十月廿三日行幸朱雀院御題飛葉共舟輕時
及第者橘倚平及御問辨散樂藤雅材獻策式部省被置
菅神將御硯承久蒙塵失之其餘事詳遺芳鈔伊州有大
神謂二所大神宮見下卷引武備志條山州有賀茂明神
謂山城國愛宕郡賀茂別雷神社賀茂御祖神社也此兩
社乃山城國之鎭天下宗之其神之靈其祭之久詳見山
城國風土記及國史本國有國史云云國史謂類聚國史
新國史等秘府略天長二年滋野貞主奉勅與諸儒撰之
集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凡千卷文觀當作日觀日觀集也
村上天皇在東宮令詞臣撰之詞林新撰本朝詞林江談

𢪊云源爲憲撰在故二條殿下所傳于世者略本也混元録混當作坤聲之誤也坤元録魏王宇泰所撰即括地志也其書殘缺我朝傳之占人多取其地名題詩野人若愚不知何皇子也或曰具平親王歟親王者村上天皇第七之子令泉天皇圓融天皇之弟也寛弘六年四月十六日薨以文才称余謂國王弟而自称野人必出家隱者乎然則非具平親王矣此時藤行成以入木鳴于世蓋若愚者皇子爲桑門學書於行成者左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云云藤原道長御堂關白也道長公記曰寛弘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己丑入唐寂照上人書來可憐萬里往來書治部卿源從英從英當作俊房從俊字似英房訓同源俊房者道長公外孫後號堀川太政大臣嘗著木左

記夜鶴庭訓抄云俊房能書榜如筆

又卷第五十九

廣知博識

僧贊寧

江南徐諤知潤州節度使溫之少子也美姿度蓄奇玩嘗商得一鳳頭乃飛禽之枯首也絲翠奪目朱冠紺毛金觜如生正類大雄雞廣五寸其腦平正可爲枕謂償錢五十萬又得畫牛一軸晝則囓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烏知切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諤學士皆以爲無稽贊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湘山野録

今按事文類聚畫牛作畫羊涙兼山作沃焦山又歷朝故事註沃焦山在東海中

又卷第六十

風俗雜誌

日本扇

熙寧末余遊相國寺見賣日本國扇者琴漆柄以鵶青紙如餅揲爲旋風扇淡粉畫平遠山水薄傳以五彩近岸爲寒蘆衰蓼鷗鷺竚立景物如八九月間艤小舟漁人披蓑釣其上天末隱々有微雲飛鳥之狀意思深遠筆勢精妙中國之善畫者或不能也索價絕高余時苦貧無以買之每以爲恨其

後再訪都市不復有矣

今按熙寧宋神宗年號熙寧末我朝白河天皇時也[illegible]寂照所令扇畫其書畫之妙見称于中華可謂當時我[illegible]不二人也

又卷第六十三

[illegible]譜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眞宗大喜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鎭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臨遣東使[illegible]令辭臣撰一寺記當時直者雖偶中魁選詞學不甚優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代之蓋假其晳古不雅也既傳宜令急撰寺記時張尚爲小官醉飲於樊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得而

夷人在閤門翹足而待。又中使三促之。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玉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閑。司諫拂衣歸華山。盆种放得告還山養藥之時也。錢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爲雅笑。湘山野錄

今按、祥符大中祥符。宋眞宗年號。佛祖統記以祥光爲景德五年事。景德五年即祥符元年。當日本一條天皇寛弘五年。

又卷第七十八

安邊御寇

日本

公言雍熙初、日本僧奝然音彫來朝、獻其國職員令年代紀。奝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爲眞連。國五品官也。奝然筆札而不通華言。有所問、書以對之。國有五經及釋氏經教、並得於中國。有白居易集七十卷。地管州六十八。土曠而人少。率長壽多百餘歲。國王一姓相傳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予在史局、閱所降禁書、有日本年代紀一卷及奝然表啓一卷。因得修其國史傳、甚詳。奝然後歸附商人舡、奉所貢方物爲謝。案日本倭之別種也。以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不惟改之從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遣其大臣眞人來貢、皆讀經史、善屬文。後亦累有使至。多求文籍釋典以歸。開元中有朝衡者。隸大學應舉。仕至補闕。求歸國。授檢校秘書監放還。王維及當時名輩、皆有詩序送別。後不果去。歷官左右常侍、安南都督。吳越錢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買書於其國主、奉黃金五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今天台教大布江左。楊文公談苑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十五

日本刀歌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閒雜鍮與銅。鍮似金　銅似銀　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擧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云。

今按、司馬溫公集、略亦載日本刀歌。大同小異。妖作祆。玩作用。蒼波浩蕩無通津作嗟予乘桴欲往學。恩詔張鼎思之博洽、以日本刀歌爲歐陽永叔之作。然則後人蒐入溫公集、與其先徐福、歐陽子以日本先祖爲徐福者非也。宜參考引晉書及世法錄。今按、

玉海卷第一百八

浚儀　王應麟伯厚甫

音樂門　四夷樂

唐日本獻樂

實錄、宣宗大中七年四月、日本國遣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帝曰、近者黃河清。今又日本來朝。朕德薄何以堪之。因賜百僚宴陳百戲以禮之。

今按、唐宣宗大中七年、當日本文德天皇仁壽三年。檢我

國記此年秋僧唐商欽良暉發州圓珍法師共之泛海八月十五日著唐之嶺南福州境此外不見道王子事

又卷一百五十四

朝貢　獻方物

元豐日本貢方物

太平興國九年三月日本（古倭奴國也）僧奝然來獻銅器并本國職員令年代紀又言其國多中國典籍因出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一卷（孝經即鄭氏注越王貞越王正也）元豐元年閏正月二十五日日本僧仲廻貢方物乾道九年五月廿五日貢方物

今按太平興國九年即雍熙元年宋太宗年號職員令當作職員令詳見宋史條又玉海第一百五十二第一百五十三第一百五十四日本事與魏志唐書等同者故略之

書言故事大全卷之四

廬陵　胡繼宗　集

安成　陳玩直　解

項畜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來朝善圍棋帝命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待詔官名對手對者棋也）王子出本國楸玉棊局冷暖玉棊子蓋玉之蒼者如楸木之色冷暖者冬暖夏冷

米元章書史

陳賢草書帖六七紙字亦奇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氏雜迹字印在李瑋家又多似歐陽詢草劉涇在宿州云云其後得余家十七帖日本書及日本告身

缺

中華古今注卷中

國子監大學博士　馬　縞集

盤桓釵梁冀婦之所制也梁冀妻改翠眉爲愁眉長安婦女好爲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今按日本書紀神代卷曰髻鬘弘仁先說訓之曰御以那悟吉見林始不曉此訓義及讀中華古今注而後知御以那御結長也悟吉即墮髻之義本國婦人髮之形也言其結髮長也今散髻加美也古事記髻鬘作御美豆良

鼠璞

桃源戴埴仲培父

扶桑

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耳

今按鼠璞之意以扶桑倭俱爲日出之處乃扶桑與倭別也此意是也愚按詳見上卷引述異記下

菊譜

彭城　劉蒙

花總數三十有五品以品視之可以見花之高下以花視之可以知品之得失具列之如左云

新羅第二

新羅一名玉梅一名倭菊或云出海外國中開以九月末千葉純白長短相次而花葉尖薄鮮明瑩徹若瓊瑤然花始開時中有青黄細葉如花蘂之狀盛開之後細葉舒展乃始見其蘂焉枝正紫色葉青支股而小凡菊類多尖闕而此花之

蘂分爲五出如人之有支股也且花相映標韻高雅似非詩常之比也然余觀諸菊開頭枝葉有多少繁簡之失如桃花菊則恨葉多如毬子菊則恨花繁此菊一枝多開一花雖有旁枝亦少僅介頭並開者正素獨立之意故詳紀焉

今按菊譜以白菊爲出海外名倭菊者是也又謂新羅則似出新羅國然非此義蓋日本語白曰之良與新羅音近故謂新羅菊亦作菊之義也自古和歌詠菊者多詠白菊重我國之產以色尚白也中國白菊詩少許棠白菊詩曰所尚雪霜姿非關落帽期香飄風外別影到月中疑發在林裔後繁（類詩作開）當露冷時人間稀有此自古乃無詩見文苑英華第三百三十二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人集四

日本國僧

廬陵　羅大經景綸　編

余少年時於鐘陵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僧言其國稱其國主曰天人國王安撫曰牧隊通判曰在國司秀才曰殿羅罷僧曰黃榜硯曰松蘇利必筆曰分直墨曰蘇弥頭曰加是羅手曰提眼曰媚口曰窟底耳曰弭々面曰皮部心曰毋兒腳曰又兒雨曰下米風曰客安之鹽曰洗和酒曰沙嬉

今按安覺者釋經稱姓氏本名良祐號安覺千光國師弟也嘗入宋歸朝之後止筑前國四明香正寺波多高榜神泉（在豐前國詳見下卷海東諸國記條）滴爲硯水手自書寫一切經承元元年十二月終其功筆書楷正今猶存天人當作天皇牧隊當作在國司在字衍字殿羅當作罷殿羅秀和訓罷殿流羅與流音通然此訓不合秀才二字秀才曰須具禮罷殿多流加度亦曰比止加度選叙令云凡秀才取博學高才者考課令云凡秀才試方略策二條（方略者大事之要也略）文理俱高者爲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爲上中文理俱平爲上下文理粗通爲中上文劣理滯皆爲不第黃榜御坊也御訓黃坊榜音通國俗尊僧曰御坊客安之安衍

大宋僧史略卷下

右街僧錄通慧大師　賛寧　奉　勅撰

日本國僧圓載住西明寺辭迴本國賜紫遣還倭國則賜僧傳燈法師之號

今按倭名抄稱僧位階有傳燈大法師位（准三位）傳燈法師位（准四位）傳燈滿位（准五位）傳燈住位（准六位）傳燈入位（准七位）

歷朝釋氏資鑑卷第五

閩　康峯　沙門　熙仲　集

大隋丙寅大業二年倭國（云云）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甚悅

今按中原師遠等勘文引經籍後傳記曰小治田朝（推古天皇）遣小野臣因高於隋隨求書籍兼聘隋天子其書曰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天子煬帝覽之不悅猶怪其

追遣裴世清等十三人送因高來觀國風詳見善隣國寶記釋氏資鑑曰帝覽之甚悦殆近于此矣

教行録卷第四

四明石芝沙門　宗曉　編

答日本國師二十七問并序　本並載二十七問恐續後問答參入前文今依二十七問刊行　准[illegible]業碑則云二十問若序傳寫誤

日本國師問　四明法師答

皇宋咸平六年癸卯歲日本國僧寂照等賫到彼國天台山源信禪師於天台教門致相違問目二十七條四明傳教沙門知禮憑教略答隨問書之

諸方臣雅或一披覽無吝斤削云

天台宗疑問二十七條恭投

兩文伏冀垂慈一一佛釋不勝至幸

日本國天台山楞嚴院法橋上人位內供奉十大禪師

源信　上

一問法華三周授記作佛云云　近代疑者云爲是初住佛爲是妙覺佛若是妙覺者大師常云初住八相佛也若是初住者但頓遠疾經一二生尚可究竟況經無數劫耶

答三周所授乃八相應身記也此之八相始從初住分顯法身終至妙覺究竟法身皆能現此益物之相三周得入皆示得初住如疏云身子既是上根利智必是超入而多云初住者蓋指其首耳又皆云經無數劫者與物結緣作淨佛國土因也若無衆多受化之機如何現身說法耶若論法身之本乃即座而得豈待經無數劫乎

二問云云

答云云

二十七問五百問論題下云妙樂大師造疑者云此論似多訛謬且舉一二如言阿難羅云論中不舉供養佛數及破他師所釋種性等七地義似歡喜等十地若是大師所製不可不過

答此論宋地闕本茲不得而評論矣

草菴録紀日本國師問事

日本國師嘗遣徒杭海致問二十于法智法智答之皆深於理致也後廣智嗣法席復遣其徒紹良等二人齎金字法華經如贄見之禮以哀泣致敬請學於輪下三載其道大成還國大洪台學曾魯公碑其塔具道之

再答日本國十問

此十問不知彼國何師所設而來相傳但云日本國問四明法師答

一問云云　答云云

十問云云　答云云

又卷第六

四明尊者遣僧日本國求仁王經疏

有宋之初台教乃漸航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眞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衆咸斥其僞昔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答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神之怒遂投斯疏以獲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使讀誦以歸不幸二僧

死于日本國矣此文見兆說仁王經疏序非師適日本眞而此說不可亡矣

今按據唐決集元亨釋書則二十七問也云二十問非也上士位士當作人二十七及十問答略之宜參考本錄

釋門正統第一

良渚沙門　宗鑑　集

兆公序仁王護國般若經疏云陳隋間天台智者遠宗龍樹立一家教九傳而至荊溪荊溪復傳而至新羅曰法融曰理應曰純英故此教播於日本而海外盛矣屬中原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是爲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果日將出而曉霞先升眞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我有宋之初此教乃漸航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眞者仁王經疏先至有二本衆咸斥其偽昔

法智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答其所問二十義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船人念無以息龍神之怒遽投斯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使讀誦以歸不幸二僧死于日本至元豐初海賈乃持今仁王疏二卷來四明於是老僧如惝因緣得之云云

今按釋門正統所引兆說之仁王經疏序文比教行錄詳

又第二　義寂傳

初智者所說教迹自安史挺亂以來會昌籍沒之後當時碩德但握半珠隱而不曜所有法藏多流海東師痛念本折枝摧力網羅之先於金華古藏中僅得淨名一疏而已後以錢忠懿王覽內典昧於教相請扣韶國師韶稱師洞明台道王召師建講遣使抵日本求其遺逸仍爲造寺賜號淨光追諡九祖尊者台道鬱而復興師之力也嚴教主拜像詩云憶昔昏霾萬里開德星一點耀南台修眞名自神州起求法僧從日本來道樹幾將成巨蠹慧燈相次作寒灰當時不假扶持力塵劫茫茫事可哀

智禮傳日本國師源信嘗遣學徒寂照等持二十七問詢求法要師答之咸臻其妙厥後廣智嗣席復遣其徒紹良等二十人齎金字法華經如齎見之禮因哀泣致敬請學於輪下三載其道大成歸國大弘台學曾魯公碑其塔具道之據教行錄更載答日本十問之文但不知爲彼國何師也

又第三　弟子志

所謂天台教者云云此宗自安史據亂會昌籍沒以來舊聞

放失傳者罔澁或握半珠隱而不曜所有法藏多流海東吳越錢忠懿王觀永嘉集昧於教相叩問韶國師韶稱螺溪寂洞明台道王召寂建講爲遣使日本求其遺逸

今按禪宗永嘉集二卷唐永嘉沙門玄覺撰此永嘉集文事詳佛祖統記見下

所謂密教者云云先是空弟子慧果授與日本空海傳授不絕近後務來雲間從北峰印學者即其遺派學術行業眞海東翹楚也

又第七

宗印字元實號北峰云云嗣法後務先傳密教於日本慕台道航海來學開禧逆虜犯順務欲結壇誦咒如不空解安西圍昔時論徹磨扣關無路師俾務遣徒於日本取五

徒死于海吁聖教行否亦有時耶茲足以表其無我

今按俊芿泉涌寺僧傳見元亨釋書

宋高僧傳卷第十四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唐揚州大雲寺鑒眞傳

釋鑒眞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丱俊明器度宏博能典謁矣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登便就智滿禪師循其奬訓屬天后長安元年詔於天下度僧乃爲息慈配住本寺後改爲龍興殆中宗孝和帝神龍元年從道岸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詣長安至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於實際寺依荊州恒景律師邊得戒雖新發意有老成風觀光兩京名師陶誘三藏教法數稔該通動必研幾曾無矜伐言旋淮海以戒律化誘鬱爲一方宗首淮泗印月逍足清明撫座揚音良多響荅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用補闕然於開元年中達于揚州爰來請問禮眞足曰我國在海之中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雖有法而無傳法人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見乎願師可能輟此方之利樂爲海東之導師乎眞觀其所以察其翹勤乃問之曰昔聞南岳思禪師生彼爲國王興隆佛法是乎又聞彼國長屋曾造千袈裟來施中華名德復於衣緣繡偈云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之誠是佛法有緣之地也默許行焉所言長屋者則相國也眞乃募比丘思託等一十四人買舟自廣陵賫經律法離岸乃天寶二載六月也至越州浦止署風山眞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舟人顧其垂沒有投棄篋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投棄時見舳艫各有神將介胄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於舟背壓之幾沒泊出島海乏水俄泊一島池且淡澄人飲甘美纔次達於日本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初於盧舍那殿前立壇爲國王授菩薩戒次夫人王子等然後教本土有德沙門足滿十員度沙彌澄修等四百人用白四羯磨法也又有王子一品親田捨宅造寺號招提施水田一百頃自是已來長敷律藏受教者多彼國號大和尚傳戒律之始祖也以日本天平寶字七年癸卯歲五月五日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乃唐代宗廣德元年矣春秋七十七至今其身不施苧漆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

僧思託著東征傳詳述焉

今按南岳思禪師生彼爲國王興隆佛法元亨釋書鑑眞傳曰我聞南嶽思公生和國弘佛法聖德太子事我知之詳見下文傳燈錄條長屋王高市親王之子也仕至左大臣故曰長屋者則相國也與實非相國矣城大寺城當作東王子一品親田親當作新新田部親王天武天皇第八之子天平七年九月薨東征傳曰以寶字元年丁酉十一月廿三日勅施備前國水田一百町眞以此田欲立伽藍時有勅旨施大和上國地一區是故新田部親王之舊宅寶字三年八月一日私立唐律招提後請官額今唐招提是思託鑑眞之弟子台州開元寺僧也東征傳有思託五

言初謁大和上二首并序東征傳一卷寶龜十年二月上
人玄開撰高僧傳謂思託著東征傳者失也
又卷第二十九唐天台山國清寺道邃傳
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沙門最澄者亦東夷片服中剛決明
敏僧也泛溟渤達江東慕天台之法門求顗師之禪決屬遂
講訓委曲指教澄得旨矣乃盡繕寫一行教法東歸慮其或
問從何而聞得誰所印佩將防疑恨乃造邦伯作援證焉時台
州刺史陸淳判云最澄闍梨形雖異域性實同源特稟生知
觸類玄解遠傳天台教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行於一心了
殊途於三觀親承祕密理絕名言猶慮他方學徒未能信受
所請印記安可不任爲憑云澄泛海到國資教法指一山爲
天台號一寺爲國清風行電照斯教大行倭僧遥尊邃爲祖
師

今按貞元唐德宗年號貞元二十一年當日本桓武天皇
延曆二十四年指一山爲天台謂近江國比叡山也號一
寺爲國清謂延曆寺也澄傳見元亨釋書亦詳有別傳
又卷第三十唐天台山禪林寺廣脩傳
開成三年日本國僧圓載來躬請法
今按圓載事見引唐詩鼓吹條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七
宋沙門　道原　纂
雲居道膺禪師傳
洞山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虛實若是
思大佛亦不作況乎國王洞山然之

今按世傳聖德太子前生南嶽思大和尚也然據道璿傳說
則虛也又羅浮子曰或問傳燈録雲居道膺傳謂思大和
尚生倭國作王鑑眞亦曰我聞思公生和國弘佛法聖德
太子事我知之且又所行于世太子傳具載此事未知果
然否答曰再生之說浮屠氏之所言也非吾儒之所專
言也雖然羊祜圓澤事是史傳之所称亦不可誣乎有說
于此人物之生也皆天地陰陽之所感生者自息死者自
流譬如逝川之不舍晝夜更無一息之間斷也今年之春
非去年之春樹頭之花非復根之花易曰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由是觀之無人死再生之義雖然聚散遲速如
火之初滅而烟氣猶鬱乎故有鬼神之感格有厲靈之來
山有精爽之依託有魂魄之流行而其終由太虛無所不

之何蹤跡之遺有哉況其人死又託胎乎佛氏三世之說
今之果因也今之因後之果也其要至令人人修善
止爲而已下愚庸昧不悟此意恐懼疑惑遂以爲實有三
世是必野狐耳若夫祭祀祖考存其至誠則洋洋乎如見
如在譬如植梅子得梅樹種杏仁得杏樹於物已然人亦
如此是蓋一氣之條理也故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嘉泰普燈録卷第二十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　正受　編
日本國覺阿上人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乘有聲
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
泛海而來歲餘至（乾道辛卯夏也）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

來阿較前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望明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上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云、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即命海登座決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穎悟(會元穎作大)、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叙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鞋破、木在澄潭月在天。(其一) 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二) 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裏幞頭孤路行。(其三) 求眞滅妄元非妙、即妄明眞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其四) 竪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論非(會元論作說)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囉囉哩。(其五) 海稱善、書偈贈其行。阿少親文墨、善諸國書、至此未數載、徑躋祖域、其於華語能自通。淳熙乙未、與其國僧統遣僧訊海、副以水晶降魔杵及數珠二・管絲扇二十事、貯以寶函。壬寅夏、王請住持其國叡山寺、復遣僧通嗣書。時海已入寂矣。

今按、普濟五燈會元亦載覺阿上人傳、大同小異。乾道、宋孝宗年號、辛卯、乾道七年、當日本高倉天皇承安元年。嘉應、高倉天皇年號。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百錬鈔曰、後白河天皇嘉應元年六月七日出家、法諱行眞、時年四十三。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高倉天皇仁安三年二月九三日即位、時年八歲、至承安二年已五載矣。淳熙、宋孝宗年號、乙未、淳熙二年、當日本高倉天皇安元元年。壬寅、淳熙九年、當日本安德天皇壽永元年。

佛祖統紀卷八

大宋　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十祖興道尊者道邃傳。貞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最澄遠來求法、聽講受誨、晝夜不息、盡寫一宗論疏以歸。將行、詣郡庭白太守求一言爲據。太守陸淳嘉其誠、即署之曰、最澄闍梨、身雖異域、性實同源、明敏之姿、道俗所敬。既觀光於上國、復傳教於名賢。邃公法師、總萬法於一心、了殊途於三觀。而最澄親承秘密、不外筌蹄、猶慮他方學者未能信受、其說所請印記、安可不從。澄既泛舸東還、指一山爲天台、創一刹爲傳教、化風盛播、學者日蕃、遂遙尊邃師爲始祖、日本傳教實起於此。

述曰、指要斥日本乾淑所録邃和上止觀中異義云云。

今按、陸淳印記亦見高僧傳。其言大異、故雖涉泛、俱擧之。創一刹爲傳教、非也。高僧傳曰、號一寺爲國淸、近是。元亨釋書最澄傳曰、弘仁十四年春二月、賜寺額、配紀元曰延曆、遵先皇之宗建也。貞觀八年秋七月、敕謚傳教大師。

十五祖淨光尊者義寂傳。初、天台教迹遠自安史挺亂(天寶末年安祿山史思明相繼反逆)、近從會昌焚毀(武宗會昌五年罷僧尼毀寺院)、殘編斷簡、傳者無憑。師每痛念、力網羅之、先於金華古藏僅得淨名一疏。吳越忠懿王因覽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伏無明三藏即劣之語、以問韶國師(傳燈天台德韶國師、姓陳、嗣淸涼益禪師。至天台觀智者遺蹤、有若舊居。又與智者同姓、時疑其後身云)。韶云、此是教義、可問天台寂師。王即召師

出金門叉請以問前義師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亂
籍散毀故此諸文多在海外於是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
國求取之既回王爲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賜號淨光法師
及請諡天台諸祖止諡入台一家教學鬱而復興師之力也
淩之一諦一以下六科　八吳越王遣使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教文其
國令諦觀來奉諸部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
不復自此海外國皆始遣使求論教文
復還中國之實則必以高麗諦觀來奉教爲正
今按佛祖統記之意天台教文得之於日本而小註及第
十第二十三卷第四十四卷以爲得之於高麗日本兩國
據皇朝類苑則天台中興者盡得之於日本已見上
十七祖法智尊者知禮傳至道六年日本國遣寂照持源信
法師問目二十七條請答釋
今按至道當作咸平咸平六年當日本一條天皇長保四
年寂照爲師持台教疑義遠使於宋時亦通國信乎故皇
朝類苑曰入貢佛祖統記曰日本國遣寂照亦此意也兩
目事亦見佛祖統記第十二第五十俱列下
又卷十
吳越忠懿王錢弘俶傳嘗召螺溪寂法師至金門建講問智
者教義以與籍不全慨然遣使齎重寶求遺書於高麗日本
於是一家教卷復見全盛螺溪得以授之寶雲寶雲得以傳
之四明而法智遂專中興之名推原其自實忠懿護教之功
爲多也
又卷十二
廣智尚賢法師傳日本國師遣紹良等齎金字法華爲贄請
學輪下三年學成辭還日本大弘斯道

法師源信日本國十大禪師也咸平六年遣其徒寂照持教
義二十七問詣南湖求決法智爲其一一答釋照欣領歸國
信大服其說西向禮謝又卷五十清獻公所撰碑文略見下宜參考
今按咸平宋真宗年號咸平六年當日本一條天皇長德
四年元亨釋書源信傳曰信作台宗二十七疑問宋國南
湖知禮法師禮得問書嗟嘆曰東域有深解之人乎乃造
答釋寄之風船來往音問相繼又安海傳曰信法師作二
十七疑問宋之知禮法師海見問目曰是等膚義豈須遠
問乃作上中下三答曰宋國答釋不出我三種而已及禮
答來海已死台徒曰禮之決釋多海之中下義也海之徒
便持宋答及海釋如基請祭余謂知禮私淑於螺溪三世
之傳而專天台中興之名溪也得遺教於日本而日本信
請業於禮觀此則如禮可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乎安海
法師誠出類拔萃之人也亦可知本朝作人之盛矣又寂
照傳曰長保二年信作台宗問目二十七條付照寄知禮
法師禮延照爲上客丞相丁晉公欽照德義禮答釋成照
欲持歸本土晉公留之照止于吳門寺令其徒送禮答釋
今佛祖統記言照欣領歸國者非也
卷十七
法師俊芿日本國人先傳瑜伽密教唐元和間國人空海入中國受密教於不空弟子惠果久之航海來中國登靈山謁北峰專天台一宗執經受
教盡通其旨開禧初北虜犯邊芿歐北峰欲結壇誦咒如不
空解安西圍講論委摩竟不克行北峰乃令遣徒歸國取中
華先所傳五部之法而其徒淪于海

今按開禧宋寧宗年號當日本土御門天皇之時

卷二十三

法師子麟四明人五代唐清泰二年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授智者教高麗遣使李仁日送師西還吳越王錢鏐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今東壽昌）

今按清泰二年當日本朱雀天皇承平四年

卷三十

瑜伽密教二祖不空灌頂國師傳不空弟子有慧果者元和中日本空海入中國從果學歸國盛行其道・鎰菴曰自金剛智諸師爲末代機緣有宜密教者故東傳此道以名一家然嗣其後者功效寢微唐末亂離經疏銷毀今其法盛行於日本而吾邦所謂瑜伽者但存法事耳

卷四十

高宗永徽四年日本國遣沙門道照入中國從奘法師傳法

今按永徽四年當日本孝德天皇四年道照續日本紀日本靈異記元亨釋書等作道昭靈異記上卷曰道昭法師奉勅求法於大唐至於新羅山中講法華五百虎來聽其中有人以倭語與問昭問誰曰役小角也昭以爲我國賢聖也下高座求之無人

顯慶三年日本國遣沙門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

今按顯慶三年當日本齊明天皇四年

卷四十一

玄宗開元四年日本國遣沙門元昉入中國求法

今按開元四年當日本元明天皇靈龜二年元昉續日本紀元亨釋書等作玄昉

十四年日本國沙門榮叡普照至揚州爰國王命以僧伽梨千領施中國高行律師鑒眞受其衣感外國有佛種遂與睿等附舶而東既至王迎勞之館于毗盧遮那殿請其授歸戒夫人羣臣以次稟授日本律教始行於此

今按開元十四年當日本聖武天皇神龜三年鑒眞事詳具上

又卷四十三

宣宗大中四年日本國遣沙門常曉入中國求釋迦密教

今按大中四年當日本仁明天皇嘉祥三年

十二年日本國沙門慧鍔禮五臺山得觀音像道四明將歸國舟過補陀山附著石上不得進衆疑懼禱之曰若尊像於海東機緣未熟請留此山舟即浮動鍔哀慕不能去乃結廬海上以奉之（今山側有新羅礁）鄞人聞之請其像歸安開元寺（今人或稱五臺寺又稱不肯去觀音）其後有異僧持嘉木至寺倣其製刻之扃戸施功彌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置補陀山山在大海中去鄞城東南水道六百里即華嚴所謂南海岸孤絕處有山名補怛落迦觀音菩薩住其中也即大悲經所謂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是爲對釋迦佛說大悲心印之所其山有潮音洞海潮吞吐晝夜砰訇洞前石橋瞻禮者至此懇禱或見大士宴坐或見善財俯仰將迎或但見碧玉淨瓶或唯見頻伽飛舞去洞六七里有大蘭若是爲海東諸國朝覲商賈往來致敬投誠莫不獲濟（草菴錄）

今按大中十二年當日本文德天皇天安二年慧鍔文德

實錄及釋奝然等實錄曰嵯峨太皇太后常多造寶幡
及繡文袈裟窮巧妙以左右不知其意後遣沙門恵萼泛
海入唐以繡文袈裟奉施定聖者僧伽和上康僧等以寶
幡及鏡奩之具施入五臺山寺

又卷四十四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初天台教卷經五代之亂殘毀不全
吳越王錢俶遣使之高麗日本以求之至是高麗遣沙門諦觀
持論疏諸文至螺溪謁寂法師一宗教文復還中國螺溪以
授寶雲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講說遂專中興教觀之名（吳越王傳）

雍熙元年正月日本國沙門奝然及大來朝然言其國傳襲
六十四世八十五主至應神天皇始傳中國文字云云次元（祖）
武立遣僧空海入中國傳智者教當元和年中也（貞元元和間有日本參最澄受荊溪一宗流記以歸嘗以此爲傳教之始可也而奝然所言空海傳教而不及最澄何耶唐書亦言空海肄業中國一十七年然吾宗未見空海傳教之迹今據釋門正統云空海入中國習台教於不空弟子惠果始知奝然言學智者教者誤也）案唐書日本漢倭人也云云

瑞拱元年日本國法濟大師奝然遣弟子嘉因所乾來朝

今按宋史嘉因作喜因所乾作祈乾

卷四十五眞宗景德元年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
像金字法華經水晶數珠賜紫方袍
五年日本國遣使釋貢言國東有祥光見舊傳中原天子聖
明則應此瑞上喜詔日本建寺賜額神光敕詞臣爲撰寺記

卷四十六

仁宗熙寧五年日本國沙門尋（成尋）成來朝

卷四十八

孝宗乾道三年日本遣使致書四明郡庭問佛法大意乞集
名僧對使發函讀之郡將大集緇衣皆畏縮莫敢應命棲心
維那忻然而出日本之書與中國同文何足爲疑即揖太守
跪封疾讀以爪掐其紙七處讀畢語使人曰日本雖欲學文
不無疎謬遂一一爲折之使慚懼而退守踊躍大喜曰天下
維那也（文卷五十二云棲心維那對使宜讀斥其文義疎謬者凡七處）

今按乾道三年當日本二條天皇仁安二年

唐奘三藏譯大般若經成六百卷云云本朝淳熙間有沙門
不知所從來車載此經至四明角東行道中口浪浪誦不輟
里人沃承璋過諸塗問之曰我車上經皆能背誦云云沃本
巨室初不信法由沙門一化乃能背誦般若然不知回向淨
土其沒也生日本爲國王昔有銘曰大宋沃承璋日本人說
若此

今按宋沃承璋生日本爲國王盧誕也晉書曰日本國人
自言泰伯之後佛祖統紀曰日本人說若此皆好事者言
之也

卷五十

清獻公法智大師行業記法智大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
爲明人梵相奇偉性恬而器閎云云道法大熾學徒如林日
本國師遣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師答之咸臻其妙

卷五十一

慈雲大師遵式南岳止觀後序嗚呼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晦
于海外道將復行也果於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

錫非扶桑杯泛諸夏既登鄭顏僻使出於天竺沙門而武首
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頓冠首序出奉錢（奉音周指也作俸音錯皆誤）模
板而廣行之大矣哉斯文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返
猶日之升素景圓暉終環回於我上也因序大略以紀顛頭
耳

今按咸平三祀當日本一條天皇長保二年

元史卷二百八　外夷傳卷九十五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日本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與國王世系及物產風俗見宋史本傳日本為國去中土殊遠又隔大海自後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貢宋雍熙元年日本僧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奝然善隷書而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奝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

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禃以帝命遣其樞密院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禃以辭為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禃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禃以為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鄰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敕有司慰撫俾齎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

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卽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良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王禃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仍以忽林失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鄉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禃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

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筭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禃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復使日本至太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

議官撒都魯丁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五月日本行省參議裴國佐等言本省右丞相阿剌罕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茶丘入朝時同院官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丘軍會然後入

征日本又爲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今年三月有日本船爲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近太宰府西有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防若徑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丘來會進討爲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剌罕輩必知令其自處之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閶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

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閭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二十年命阿塔海爲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平章政事也速荅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人竟不至

今按元世祖之至元一年當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元年四年六月云云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證之我帝王編年集成云文永五年二月七日高麗牒狀至常盤井大相國藤實氏進之于太上天皇廿五日依蒙古事立臨時二十二社奉幣使以祈攘不祥三月廿七日有伏議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事不詳九月高麗王禃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良弼使日本帝王編年集成曰文永六年三月七日自九國報六波羅曰蒙古國使人二人高麗使人四人傔人七十餘人至對馬時陸奧守平時茂式部大夫平時輔居京六波羅北南武斷關西事日本始遣弼四郎下文曰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觀此則四郎同人也弼彌二字不知何是恐謂弼字爲是太宰府官人有大弼少弼弼四郎者弼官第四之子乎此不可知也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文永十一年十月五日戌申刻蒙古賊船至于對馬淺茅浦西刻著國府地頭所宗右馬允助國率八十餘騎發向翌日卯刻差通事眞繼男問之放箭交鋒蒙古軍千人皆下與戰騎馬者四人宗馬次郎及彌次郎射殪之助國亦戰死馬次郎養子彌太郎同八郎刑部丞及僕三郎兵衞次郎庄太郎流人肥後國江井藤三等十二人各鬪死蒙古放火淺茅浦小太郎等馳報博多太宰府告急于六波羅時武藏守平時村左近大夫將監平時國居六波羅北南十四日申刻蒙古來于壹岐四百人下舟建赤幟幷壹守護代平內左衞門尉經高弁郁家人百餘騎射之蒙

古亦射如雨守護代士卒多死明日經高自殺經高僕宗三郎馳報博多壹岐對馬殘破甚水陸[illegible]兵大至少貳大友臼杵戶次松浦菊池原田小玉黨合十萬餘騎以逐蒙古十一月廿日挑戰山田次郎重基宅磨別當太郎賴秀以二百三十騎突入蒙古軍大戰死之松浦少貳原田敗績少貳子三郎左衞門景資及平四郎斬蒙古渠魁於是敵軍不整景資等亦於志賀嶋得賊船二艘而諸軍入城固守廿一日蒙古乃退會夜大風雨蒙古高麗賊船觸巖崖多敗神之所罰也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編年集成曰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正月十八日蒙古人二人高麗人一人明州人一人已上四人自鎭西追關東不入洛中自山崎東經岡屋醍醐七月廿一日自鎭西亦送蒙古人

于關東路次依前九月六日以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執權相模守平時宗之命於鎌倉龍口斬蒙古使等九人平戸島在肥前國官軍六月入海云云平壺亦平戸也戸壺音通平戸此曰比羅度三才圖會作飛蘭島五龍山鷹嶋也在筑前國託官集曰金海拾芥曰見海郎是明太祖曰元之艨艟漂於蛇海亦指此地謂蛇海者訛少謂五龍山者大訛蓋五广龍鷹山嶋之誤也八月一日破舟云云我傳□供言閏七月朔日入角島博多也音相近登壇必究武備志作花旭塔音訛博多津亦在筑前國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六月高麗賊船五百艘至壹岐對馬殺人嶋民隱山賊聞兒啼探刺殺之其惡無狀然後高麗船寄宗像冲蒙古賊船至壹岐已而著筥崎前殘嶋志加嶋東國通鑑曰世界朴大明浦是也世界與志加音近高麗船自宗像冲近蒙古船嶋民告博多時關東秋田城次郎等大軍及九國二嶋兵悉集于水城昔天智天皇於筑紫築大堤貯水名曰水城今及蒙古禍起北條氏更脩木城數十里間以木石築之高一丈餘其上平坦乘馬直下賊船又多多良濱擊亂椓據億丈之城置兵數十萬以前上総介平實政爲孫題將草野次郎容乘船二艘向志賀嶋斬賊二十一人賊船舳艫千里以鎖連之日本人近則發弩射之或曰放島銃伊豫國住人河野六郎通有以舫檣爲橋入蒙古船冒矢石左肩被創斬獲甚多大友散位藏人率三十餘騎斬首若干城次郎僕新左近十郎今井次郎財部九郎大戰死之自六日至十三日本戰不止而賊不能上岸據于鷹嶋鷹門山記曰山影浮于海賊疑危石在渡山隅不能上岸値斯危難西國不輸耀民有菜色京鎌倉悩悩二十日天皇行幸神祇官祈請胡塵及詔諸社禱之於是諸社甚多靈應豈非精誠能感通閻見負仗神力以誅賊七月晦日夜半西北風閏七月朔日大風震雷青龍出首硫黃氣滿海賊船三千五百艘俄漂蕩或破或上礒或流士卒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或海中積尸望之如嶋敗卒在鷹嶋修破船欲還二郎左衛門尉景資乘勞擊之賊不知歸路以相剪屠或沒海或降而盡殺之九日九國驛馬告捷自文永以來鬼方犯邊十有餘年於是一時蕩掃盡克今津高麗寺鑿深坑瘞蒙古高麗屍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元成宗大德三年當日本後伏見天皇正安元年釋一寧號一山初元國樓船侵我西鄙神靈戮力風波破蕩元主秦心不止奇謀百計以我鄉浮屠論寧往使寧遏不得已爲船者大宰府副元帥北條貞時激怒謫伊豆國或稱寧道譽貞時素重禪法此冬延主巨福寺天子亦敬之終止于日本遷化文保元年十月勅特進前御史大夫源有房祭之其文略曰不留幻質隕此偉人若亡良鄰惡慕罔整見林宵閑藤原經長記曰正安三年十二月十日異國賊船來于薩摩國子敷嶋者一艘凡海上船可二百艘此爲寧一山後事而元史不見蓋世祖因於我二十三年罷征日本遂死後成宗繼立圖我使一山而一山不歸故浮巨艦候我動靜我亦固守備守藩籬後二條天皇乾元二年閏四月十七日令鎮西人築博多前濱石垣及置兵船于瀕海要害之畔以備異賊

又卷六本紀第六世祖三
至元二年八月丁卯以兵部侍郎黒的禮部侍郎殷弘使日本賜書曰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云云王其圖之又詔高麗導去使至其國
四年六月乙酉黒的殷弘以高麗使者宋君斐金贊不能導達至日本來奏降詔責高麗王王禃仍令其遣官至彼宣布以必得要領爲期
五年七月丙子高麗國王王禃遣其臣崔東秀來言備兵一萬造船千隻詔遣都統領脫朶兒往閲之就相視黒山日本道路仍命躭羅別造船百艘以伺調用
九月己丑立河南屯田命兵部侍郎黒的禮部侍郎殷弘齎國書復使日本仍詔高麗國遣人導送期於必達毋致如前稽阻
又卷七本紀第七世祖四
七年二月丙申朔命陝西等路宣撫使趙良弼爲祕書監充國信使使日本
八年二月庚寅朔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同日本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
今按元史日本傳曰九年二月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世祖本紀曰八年二月趙良弼張鐸至京師自相矛盾據我藤原經長記八年說爲是具于列傳今按
三月乙丑諭旨中書省日本使人速議遣還安童言良弼請移金州戍兵勿使日本妄生疑懼臣等以爲金州戍兵彼國所知若復移戍恐非所宜但開諭來使此戍乃爲躭羅暫設爾等不須疑畏也帝稱善
又卷第八世祖五
十年六月戊申使日本趙良弼至太宰府而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
九月甲申襄陽生券軍至大都詔伯顏諭之釋其械繫免死罪聽自立部伍俾征日本仍敕樞密院具鎧仗人各賜鈔
十一年三月庚寅敕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等將屯田軍及女直軍并水軍合萬五千人戰船大小合九百艘征日本
十二年二月庚戌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賫書使日本國○丙辰賞征東元帥府日本戰功錦絹弓矢鞍勒
又卷第十世祖七
十五年十一月丁未詔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國人市舶
十六年二月甲申以征日本敕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造戰船六百艘○六月壬午敕造戰船征日本以高麗材用所出即其地製之令高麗王議其便以聞○秋七月壬戌造征日本及交趾戰船○八月戊子范文虎言臣奉詔征討日本比遣周福欒忠與日本僧賫詔征諭其國期以來年四月還報待其從否始宜進兵又請簡閲舊戰船以充用皆從之
又卷第十一世祖八
十七年二月己丑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六月壬辰召范文虎議征日本○秋七月戊辰詔括前願從軍者及張世傑潰

軍使征日本命范文虎等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回等軍〇八月戊子以前所括願從軍者爲軍付茶忽領之征日本〇戊戌高麗王王賰來朝且言將益兵三萬征日本〇冬十月甲戌遣使括開元等路軍三千征日本〇戊寅發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賜右丞洪茶丘所將征日本新附軍鈔及甲〇十二月辛未高麗國王王賰領兵萬人水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一十萬石出征日本給右丞洪茶丘等戰具高麗國鎧甲戰襖諭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以高麗中賛金方慶爲征日本都元帥密直司副使朴球金周鼎爲管高麗國征日本軍萬戶並賜虎符〇癸酉以高麗國王王賰爲中書右丞相〇甲戌復授征日本軍官元佩虎符十八年春正月戊戌朔命忻都洪茶丘軍陸行抵日本兵甲則舟運之所過州縣給其糧食用范文虎言益以漢軍萬人文虎又請馬二千給禿失忽思軍及回回砲帝曰戰船安用此皆不從〇壬子高麗王王賰遣使言日本犯其邊境乞兵追之詔以戍金州隘口軍五百付之〇癸亥賜征日本諸軍鈔〇二月戊辰發侍衛軍四千完正殿賜征日本善射軍及高麗火長水手鈔四千錠〇乙亥詔諭范文虎等以征日本之意仍申嚴軍律〇丙戌征日本國軍啓行給征日本軍衣甲弓矢〇夏四月戊子賜征日本河西軍等鈔〇六月壬午日本行省臣遣使來言大軍駐巨濟島至對馬島獲島人言太宰府西六十里舊有戍軍已調出戰宜乘虛擣之詔曰軍事卿等當自權衡之〇庚寅以阿剌罕有疾詔阿塔海統率軍馬征日本〇八月壬辰詔征日本軍回所在官爲給糧忻都洪茶丘范文虎李庭金方慶諸軍船爲風濤所激大失利餘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〇冬十月壬寅賜征日本將校衣裘幣帛靴帽等物有差〇辛酉給征日本回侍衛新附軍冬衣〇十一月己巳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〇高麗國王請完濱海城防日本〇丁丑敕征日本回軍後至者分戍沿海〇十二月己亥罷日本行中書省

又卷十二世祖九

十九年秋七月壬戌高麗國王請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征日本〇九月戊寅給新附軍賈祐衣糧祐言爲日本國焦元帥婿知江南造船遣其來偵動靜軍馬歷境願先降附

今按賈祐不詳何人焦元帥亦亡是其意蓋指北條焦字似條字時北條爲副元帥僧斷江見元伐木造戰艦嘆詩曰萬木森森截盡時青山無處不傷悲斧斤若到耶溪上留箇長松啼子規出貞和集恐爲此時作

十一月甲戌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殺夫奴殺主因姦殺夫並正典刑外餘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緬國軍從之

二十年春正月乙丑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以阿塔海依舊爲征東行中書省丞相〇丙寅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〇壬申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探馬赤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征日本〇二月甲寅賜日本軍官八忽帶及軍士銀鈔有差〇三月丁巳罷女直造日本出征船〇己未御史臺臣言平灤造船五臺山造寺伐木及南城建新寺凡役四萬人乞罷之詔伐木建寺即罷之造船一事共與

省臣議前後衛軍自願征日本者命選留五衛漢軍千餘其
新附軍令悉行○乙丑命兀奴忽魯帶往揚州錄囚還江北
亜因議征日本○夏四月丙戌以侍衛親軍二萬人助征日
本○壬辰阿塔海求軍官習舟楫者同征日本命元帥張林
招討張瑄總管朱清等行以高麗王就領行省規畫日本事
宜○乙巳命樞密院集軍官議征日本事宜程鵬飛請明賞
罰有功者軍前給憑驗候班師日改授從之○發大都所造
回回砲及其匠張林等付征東行省

今按回回砲列傳第九十云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
人也善造砲太平記曰元犯我其攻具有鐵炮即是

○辛亥以征日本給後衛軍衣甲及大名衛輝新附軍鈔○
己未免五衛軍征日本○甲子徙揚州淘金夫赴都並征

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給高麗國征日本
軍衣甲御史中丞崔彧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水手
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
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
手水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三二年復東征
未晚不從○甲戌發征日本重囚往占城緬國等處從征○
六月戊子以征日本民間騷動盜賊竊發忽都帖木兒忙古
帶乞益兵禦寇詔以興國江州軍付之○秋七月丙辰諭阿
塔海所造征日本船宜少緩之所拘商船其悉給還○八月
丁未浙西道宣慰使史弼言頃以征日本船五百艘科諸民
間民病之宜取阿八赤所有船修理以付阿塔海庶寬民力
并給鈔於沿海募水手從之○九月壬戌諭黎兵同征日本

○冬十月庚寅給征日本新附軍鈔二萬錠○十二月辛卯
以茶忽所管軍六千人備征日本

又卷第十三世祖十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戌遣王積翁賫詔使日本賜錦衣玉環
鞍轡積翁由慶元航海至日本近境爲舟人所害○二月辛
巳罷高麗造征日本船○閏五月癸巳江南諸行省造征日
本船隱弊詔按察司毋得沮撓○冬十月甲戌詔諭行中書
省凡征日本船及長年篙手並官給鈔增價募之

二十二年夏四月丙午以征日本船運糧江淮及教軍水戰
○辛酉以耽羅所造征日本船百艘賜高麗○六月庚戌命
女直水達達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風船○冬十月癸
丑立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爲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

茶丘右丞征日本○丁卯勅樞密院計膠萊諸處漕船高麗
江南諸處所造海船括傭江淮民船備征日本仍勅習泛海
者募水工至千人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十一月戊寅遣
使言高麗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仍令於近地
多造船○癸巳勅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
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諸軍期於明年
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於合浦○丙申赦囚徒黥其面及招
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以征日本○十二月以占
城迯還忽都虎劉九田二復舊職從征日本增阿塔海征日
本戰士萬人回回砲手五十人○己亥從樞密院請嚴立軍
籍條例選壯士及有力家充軍勅樞密院向以征日本故遣
五衛軍還家治裝今悉選壯士以正月一日到京師江淮行

省以其船千艘習水戰江中

又卷第十四世祖十一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戌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闕仍散所顧民船○九月壬辰高麗遣使獻日本俘○冬十月壬戌高麗遣使來獻日本俘十六人

又卷第十五世祖十二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遣參知政事張守智翰林直學士李天英使高麗督助征日本糧

又卷第十七世祖十四

二十九年六月己巳日本來互市風壞三舟惟一舟達慶元路○冬十月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令哈剌帶將之以防海道

又卷第二十成宗三

大德三年三月癸巳命妙慈弘濟大師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齎詔使日本詔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嘗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舶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志耳至於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審圖之○五月庚子復征東行中書省

又卷第二十一成宗四

七年夏四月丙戌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冬十月戊戌命省臺院官鞫高麗國相吳祈及千戶石天輔等以所離間王父子天輔謀歸日本皆笞之徙安西

十年夏四月甲子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爲獻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備之

又卷第三十泰定帝二

三年秋七月戊午遣日本僧瑞興等四十人還國

又卷第三十九順帝二

至元二年二月戊子詔以世祖所賜王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都中初積翁奉詔諭日本死於王事嘗受賜後沒入官故復賜之

又卷第四十二順帝五

至正十二年八月丁未日本國白高麗賊過海剽掠身稱島居民高麗國王伯顏帖木兒調兵勦捕之賜金繫腰一

千錠

又卷第四十六順帝九

二十三年八月丁酉朔倭人寇蓬州守將劉暹擊敗之自十八年以來倭人連寇瀕海郡縣至是海隅遂安

又卷第九十二百官志八

征東等處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年以征日本國命高麗王置省典軍興之務師還而罷大德三年復立行省以中國之法治之既而王言其非便詔罷行省從其國俗至治元年復置以高麗王兼領丞相得自奏選屬官治瀋陽統有二府一司五道

又卷第九十九兵志二　鎮戍

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樞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慶元

官軍不能敵江淛省言請以慶元台州沿海萬戶府新附軍往陸路鎮守以蘄縣宿州兩萬戶府陸路漢軍移就沿海屯鎮臣等議曰世祖時伯顏阿术等相地之勢制事之宜然後安置軍馬豈可輕動前行省忙古䚟等亦言以水陸軍互換遷調世祖有訓曰忙古䚟得非狂醉而發此言以水路之兵習陸路之伎驅步騎之士而從風水之役難成易敗於事何補今欲禦備姦宄莫若從宜於水路沿海萬戶府新附軍三分取一與陸路蘄縣萬戶府漢軍相參鎮守從之　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嘗言兩淛沿海瀕江隘口地接諸蕃海寇出沒兼收附江南之後三十餘年承平日久將驕卒惰帥領不得其人軍馬安置不當乞斟酌衝要去處遷調鎮遏樞密院官議慶元與日本相接且為倭商焚毀宜如所請其餘遷調軍馬事關機務別議行之

又卷一百二十二列傳第九

虎都鐵木祿好讀書與學士大夫遊字之曰漢卿平章政事桯鵬飛建議征日本奏漢卿為征東省郎中帝顧脫因納若曰鵬飛南士也猶知其能姑聽之俟還朕自錄任征東省罷徵漢卿還丞相阿里海牙以湖廣行省機密事重舍漢卿無可用者遣郎中岳洛也奴奏留從之

又卷一百二十三列傳第十

月里麻思傳十八年以招討使將兵征日本死於敵

艾貌傳招手號新軍二千五百餘人陞宣武將軍總管賜虎符有旨征日本也

又卷一百二十九列傳第十六

阿剌罕傳十八年召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統蒙古軍四十萬征日本行次慶元卒于軍中

阿塔海傳二十年遷征東行省丞相征日本遇風舟壞喪師十七八

又一百三十一列傳第十八

囊加歹傳召為都元帥管領通事軍馬東征日本至而還

忙兀台傳初宋降將五虎陳義嘗助張弘範擒文天祥助完者都討陳大舉又資阿塔海征日本戰艦三千艘福建省臣言其有反側意請除之帝使忙兀台察之至是忙兀台携義入朝保其無他且乞寵以官爵丞相伯顏亦以為言乃授義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授明珠虎符其從林雄等十人並上千戶

又一百三十二列傳第十九

昂吉兒傳時兩淮兵革之餘荊榛蔽野昂吉兒請立屯田以給軍餉帝從之既而阿塔海言屯田所用人牛農具甚衆今方有事日本若復調發民兵將不勝動擾矣議遂寢未幾宣慰使燕楠復以為言帝乃遣數千人即芍陂洪澤試之果如昂吉兒所言乃以二萬兵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

日本不庭帝命阿塔海等領卒十萬征之昂吉兒上疏其略曰臣聞兵以氣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衄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也請罷兵息民不從既而師果無功

哈剌䚟傳至元十六年日本商船四艘篙師二千餘人至慶元港口哈剌䚟諜知其無他言于行省與交易而遣之

年權輔國上將軍都元帥從國兵征日本値颶風舟回明年
二月還戍慶元二十二年罷都元帥改沿海上萬戸府達魯
花赤二十四年入朝帝問日本事宜咎剌丁應對甚悉令還
戍海道授浙東宣慰使賜金織文段玉束帶鞍勒弓矢有差
又一百三十三列傳第二十
也速䚟兒傳至元十六年改金虎符管軍總管江南平録功
進懐遠大將軍管軍萬戸領江淮戰艦數百艘東征日本全
軍而還有旨特賜養老一百戸衣服弓矢鞍轡有加
今按也速䚟兒爲懐遠大將軍管軍萬戸太平記所謂萬
將軍者是耶云蒙古軍破遁還者其將萬將軍而已殆近
全軍而還之意然太平記至攉發事荒唐之言也
又一百四十列傳第二十七

鐵木兒塔識傳日本商百餘人遇風漂入高麗高麗掠[illegible]
表請沒入其人以爲奴鐵木兒塔識持不可曰天子一視同
仁豈宜乘人之險以爲利宜資其還已而日本果上表稱謝
嘗有日本僧告其國遣人刺探國事者鐵木兒塔識曰刺探
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爲設果有之正可令
覩中國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
今按鐵木兒塔識還日本風漂人亦不禁刺探於是可觀
夷而資稟宏偉學術正大也
又一百四十五列傳第三十二
月魯不花傳俄改山南道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
山遇倭賊船甚衆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給言投降弗
納於是賊即登舟擄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

廷重臣寧爲賊拜邪遂遇害當遇害時麾家奴那海剌殺首
賊次子樞密院判官老安姪百家奴扞敵亦死之同舟死事
者八十餘人事聞朝廷贈攄忠宣武正憲徇義功臣銀青榮
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謚忠肅
又一百五十四列傳第四十一
俊奇傳十一年又命監造戰船經營日本國事八月授東征
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忽敦等領舟師二萬渡海征日本拔
對馬一岐宜蠻等島十七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征東行省右
丞十八年與右丞欣都將舟師四萬由高麗金州合浦以進
時右丞范文虎等將兵十萬由慶元定海等處渡海期至日
本一岐平戸等島合兵登岸兵未交秋八月風壞舟而還十
九年十月命茶丘於平灤黑塌兒監造戰船七百艘以圖

舉二十一年十一月復授征東行省右丞
今按宜蠻訛也不知指何地亦思宜與飛音通蠻恐蠻之
誤宜蠻嶋乃平戸之和訓
又卷一百五十九列傳第四十六
趙良弼傳至元七年以良弼爲經略使領高麗屯田良弼言
屯田不便固辭遂以良弼奉使日本先是至元初數遣使通
日本卒不得要領於是良弼請行帝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
乃授秘書監以行良弼奏臣父兄四人死事于金乞命翰林
臣文其碑臣雖死絕域無憾矣帝從其請給兵三千以從良
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
舟欲舉刃來攻良弼捨舟登岸喩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
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山

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諭以禮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復索書不已詰難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但頗錄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十年五月良弼至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將討日本三問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覩其民俗狠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

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塡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帝從之

今按金津島當作今津藤原經長記曰文永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蒙古船至今津在筑前太宰府西二里因此事東使入洛向西園寺大納言實兼亭實兼參太上天皇奏事即夜有議關白藤基忠花山院前右大臣通雅內大臣藤師繼權大納言公藤吉田中納言經俊帥中納言經任等參初蒙古使者曰入都當上國書不然則不可放下太宰少卿曰蒙古不可參帝闕惟欲見國書數爲問荅於是使者寫國書與之關東奏其書其書意以數雖遣書而不報來十一月以爲期猶無荅書則發兵船於是衆議可報而終不報元史太宰府趙良弼往復事與此略同又正應六年七月八日

宣命曰天皇我詔旨度掛畏岐伊勢乃度會乃五十鈴河上乃下都石根爾太宮柱廣敷立氐高天原爾千木高知氐稱辭定奉留天照坐須皇太神乃廣前爾恐美恐美申賜者久申久朕忝毛苗胤乎禀氐謬氐神器乎守留爰去年乃冬比與利異國忽爾牒書乎送氐強和合乎求牟君逆命者倍可用其之由乎告久緯既爾文永與利起爾今爾及倍里度云止毛我朝未容其言須誠爾安危乃間多難決久理乱乃本毛回辨志避將毛堅久防禦乎儲氐鎮爾警衛乎致勢邦家能傾比無爾作須勢太乃愆之患倍有利是則朕加薄德乃令然云云[illegible]下數十一愼年曾從之非也按日本傳良弼還明年征日本又十八年征日本則不從良弼言也蓋以世祖之窮兵黷武爲無益事矣

又卷一百六十列傳第四十七

王磐傳帝將用兵日本問以便宜磐言今方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取之若復分力東夷恐曠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晩也又王盤傳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爲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何爲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後閱內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

今按王磐之諫亦善蒙古非無人也世祖以溫言與寶枕者姑息之愛也終不納其言土芥生靈不仁之甚也

又一百六十二列傳第四十九
李庭傳十七年拜驃騎衛上將軍中書左丞東征日本十八年軍次竹島遇風船盡壞庭抱壞船板漂流抵岸下收餘衆由高麗還京師士卒存者十一二
又一百五十五列傳第五十二
張禧傳十七年加鎭國上將軍都元帥時朝廷議征日本禧請行即日拜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與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同率舟師泛海東征至日本禧即捨舟築壘平湖島約束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八月颶風大作文虎庭戰艦悉壞禧所部獨完文虎等議還禧曰士卒溺死者半其脫死者皆壯士也曷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等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禧乃分

船與之時平湖島屯兵四千乏舟禧曰我安忍棄之遂悉載舟中所有馬七十疋以濟其還至京師文虎等皆獲罪禧獨免
管如德傳十二年遷浙西宣慰使上時政五條一曰立額薄征二曰息兵懷遠三曰立法用人四曰省役恤民五曰設官制祿時法制未備仕多冗員又方用兵日本倭國而軍民之官廩祿未有定制故如德言及之權臣抑不得上
綦公直傳九年爲沂莒膠密寧海五州都城池所千戶十年賜金符命造征日本戰船于高麗時宋未下世祖知其勇遣使召見
又一百五十六列傳第五十三
王綧高麗王瞰之猶子也子阿剌帖木兒襲職授虎符摠管高麗人戶至元十一年進昭勇大將軍從都元帥忽都征日本國預有戰功五年加鎭國上將軍安撫使高麗軍民總管尋陞輔國上將軍東征左副都元帥十八年復征日本遇風濤遂沒于軍
縫鼎傳十八年東征日本鼎率千餘人從左丞范文虎渡海大風忽至舟壞鼎挾破舟板漂流三晝夜至一山會文虎船同行達高麗之金州合浦海屯駐散兵亦漂泛來集遂領之以歸
又一百六十七列傳第五十四
王國昌傳東夷皆內屬惟日本不受正朔帝知隋時曾與中國通遣使諭以威德令國昌率兵護送道經高麗時高麗有叛臣據珎島城帝因命國昌與經略使印突史樞等攻拔之

八年復遣使入日本乃命國昌來於高麗之義安郡以爲援
又一百六十八列傳第五十五
劉宣傳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略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群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即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境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唆都爲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擧數見敗北

喪師百濟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
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
衆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
嘉納其言

又一百六十列傳第五十七

申屠致遠傳時寇盗竊發加之造征日本戰船遠近騷然致
遠設施有方衆賴以安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涉海遠征徒費
中國銓選限以南北優苦不均宜考其殿最量地遠近定爲
立銓則銓衡平而吏弊革

又一百八十四列傳第七十一

王克敬傳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
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
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意皆帖然無敢譁有吳人從軍征日
本陷於倭者至是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
階克敬曰昔有軍士懐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有釁吾當
坐事聞朝廷是之

又二百三列傳第九十

張康傳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乙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
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筭舉兵不利從之

又二百八外夷傳第九十五

高麗

至元三年二月立瀋州以處高麗降民帝欲通好日本以高
麗與日本鄰國可爲鄉導八月遣國信使兵部侍郎黑的禮
部侍郎殷弘司議官伯德孝先等使日本先至高麗諭旨十
二月禃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
使黑的殷弘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正月禃遣君斐等奉
表從黑的等入朝六月帝以禃飾辭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
與君斐等以詔諭禃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九月
禃遣其起居舍人潘阜書狀官李挺充國信使持書詣日本
五年四月禃遣其門下侍郎李藏用奉表與也孫脫等入朝
五月帝敕藏用曰往諭爾主速以軍數實奏將遣人督之今
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爾主當造舟
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藏用曰舟艦之事即當應
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國有軍四萬三十餘年間
死於兵疫今止有牌子頭五十戶百戶千戶之類虛名而無
軍士帝曰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藏用曰賴聖德自徹兵以
來有生長者僅十歲耳帝又曰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
得便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
魚而食之則豈不可行乎又勅藏用曰歸可以此言諭爾主
七月詔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
統領劉傑等使其國與其來朝者大將軍崔東秀偕行八月
至其國禃出昇天府迎之蓋諭以閱軍造船也九月以禃表
奏潘阜等奉使無功而還復遣黑的等使日本詔禃遣重臣
導送十二月禃遣其知門下省事申思全禮部侍郎陳井起
居舍人潘阜等從國信使黑的等赴日本六年七月帝遣明
威將軍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
統領劉傑相視耽羅等處道路詔禃選官引達以人言耽羅
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故也十一月樞密院臣議征高麗事

初馬亨以爲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雖
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爲名乘勢可襲其
國定爲郡縣七年十一月有詔諭禃以其陪臣元傅等妄奏
頭輦哥國王爲頭行省官員數事及其國私與南宋日本交
通又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且謂自此以往或
先有事南宋或先有事日本兵馬船艦資糧早宜措置是月
又詔禃曰卿嘗遣信使通問日本不謂執迷固弊以善言開
諭此卿所知將經略於彼敕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之計庶
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
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十二月詔諭禃送使通好
日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實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
去使講信脩睦爲其疆吏所梗竟不獲明諭朕心後以林衍

之亂故不果改今既輯寧爾家遣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
充國信使期於必達仍以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
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專委官
赴彼逐近供給并鳩集金州旁左船艦於金州需待無致暫
緩匱乏八年九月禃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宜撫趙良弼
使日本九年二月禃致書日本使通好于朝十一年三月遣
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詔使高麗僉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
十五年一月東征元帥府上言以高麗侍中金方慶與其子
愋愃恂婿趙卞等陰養死士四百人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
糧餉欲謀作亂擒方慶等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初
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
全羅諸處鎭撫外夷以安其民復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爲來

歲屯田之計十八年十一月金州等處置鎭邊萬戶府以控
制日本十九年正月勅以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
女而去請發闍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又從
之二十年五月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
今按元世祖以羶胡種奮三世之餘烈并呑中國囊括四
海乘勢欲取我神國然惟此一事終世不能徙非不能而
已沈溺十萬人盜賊相繼而起民不聊生故終罷擊日本
於是天下後世知我朝天險神威不可犯日本豈不盛哉
彼擊我國東道高麗戰艦三千艘兵四十萬米百萬石高
麗兵船九百艘軍一萬梢工水手一萬五千兵糧十二萬
三千五百六十餘碩舉此大兵行此大事深謀遠慮孰容
其議而不能合兵登岸可憐神風一陣破滅矣其行軍也

兵之際紛雜不達者黑的殷弘等也達者趙良弼也見表
者杜世忠等也未至而還者囊加歹也請討我國者忻都
洪茶丘也諫止討者崔或昂吉兒趙良弼劉宣張康也戰
死者月里麻思王綧也生還者阿塔海哈剌䚟范文虎李
庭楚鼎也還受賞者速䚟兒也棄馬七十疋不棄四千兵
者張禧也惜身命棄十萬兵者范文虎也後之中國人皆
知元非各有議明太祖皇帝曰若以人事較之元長於騎
射短於舟楫況當是時日本非元仇讐非隣邦之患害而
元好強尚兵以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沈巨艦千艘淪精兵
於海底知知天命不可以兵禍而禍日本之良民也誠哉

居家必用事類戊集　卷之十　水晶

倭國者上品信州者次之須要潔淨伶俐不薄不厚素者尤

佳碌花者多藏粉瑕節病鬱壂者不堪亦有爲水晶

新芳薩天錫雜詩妙選藁全集

天滿宮

無常說法現神通千里飛梅一夜松萬事夢醒雲吐月觀音寺裡一聲鐘

今按天滿宮者右大臣菅原道眞公之廟也公嘗在宇多醍醐之朝以賢哲輔君因藤原時平之讒左遷太宰權帥其出京時對所愛梅賦和歌曰古知布加波爾保比於擧世與乎米乃波奈阿留辭那之登氏波毋那和須禮曾梅飛生于謫所庭甍而爲神廟號天滿宮天曆九年三月十一日告人曰我所在當生松千株忽然一夜北野松生故斯地亦祭之都府樓太宰府也觀音寺觀世音寺在都府樓上菅家後草不出門詩曰一從謫落就柴荊萬死兢兢跼蹐情都府樓纔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中懷好逐孤雲去外物相逢滿月迎此地雖身無檢繫何爲寸步出門行神之德充溢宇宙故薩天錫知之賦此詩書史會要曰太元薩都刺字天錫回紇人發進士第官至淮西廉訪司經歷有詩名善楷書

書史會要卷之八　南村處士陶宗儀九成著

外域

日本國於宋景德三年嘗有僧入貢不通華言善筆札命以牘對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中多習王右軍書照頗得筆法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照書稱野人若愚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又治部卿源從英書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能及紙墨光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也曩余與其國僧曰克全字大用者偶邂逅于海陬一禪刹中頗習華言云彼中自有國字字母僅四十有七能通識之便可解其音義因索寫一過就叩以理其聯輳成字處髣髴蒙古字法也至又以彼中字體寫中國詩文雖不可讀而筆勢從橫龍蛇飛動儼有顛素之遺則今以其字母附於此云

り 以又近
ろ
ゆ 法平聲又
汉 宜

は 波又近葉
へ 別平聲又近
止 多又近
あ 啼又近

り 梨
ぬ 奴
る 盧
丸 窗

ち 懐
か 揩作音
お 外
八 大平聲

乃
ろ 座平聲又近
浣 士平聲又
彷 尼縮舌呼

𛁈 乃平聲
ら 阿賴賴作平
乏
ろ 烏

多 伊
め
忆 和又近
ま 拈

う 爺作音
や 埋
け
不 浦又近

乙 輪　乙 楊呼　女 音呼
生 又近柴　支 欺又近　由　女
子 皮又近目　天 尸又近肘　系 繫平聲　非
乙 摩　也 虵又近奇　女 又近

假如曰天則云ろら曰地則云あ曰山則云ろあ曰水則云毛止曰日則云江曰月則云流き曰筆則云不乙曰墨則云あ毛曰紙則云加毛曰硯則云ああり大意不過如此

書史會要補遺

外域

釋永仁字斗南日本人書宗虞永興

釋中巽字權中日本人書宗虞永興

今按字母者空海之筆跡也續日本後紀曰海在於書法最得其妙與張芝齊名見称草聖國史説如此乃書四十七字便于國人不知一丁者國語音響無遁於此數矣字體海草也出雲國神門寺有海眞蹟字母云余嘗見其臨寫藤中抄曰四十七字本歌詞也護命空海作之いろはにほへどちりぬるを護命作之わがよたれぞつねならむうゐのおくやまけふこえてあさきゆめみじゑひもせず空海賡之二僧同時人也今書史會要乃入音韻字海所載以呂波字體似是而非也

圖繪寶鑑第五　外國

吳興　夏文彥士良　纂

日本國古倭奴國也有畫不知姓名傳寫其國風物山水設色甚重多用金碧然殊方異域而能留意繪事亦可尚也至今倭僧多能作墨畫觀音佛像

今按本朝畫工之姓名録於青史者甚多今不再贅寛平有巨勢金岡馳譽於古今菅原道眞公寄詩乞畫圖山水從來無據去願憑君得寫風流之句可想像其工矣大學寮先聖先師九哲像金岡之所圖也今也滅矣小小畫圖今猶有之及中世鳥羽僧正覺猷筆參造化稱近世無雙見著聞集其後惠峰明兆愛畫入骨髓丹青得其妙見性海羅漢供跋僧周文曾吞王吳眼睨韋郭畫中三昧手也雪舟從之學畫有寒林青藍之作挾藝遠往中華天子觀其畫以爲國寶非有詔不得畫遂命爲天童名山第一座以旌其藝嘗一朝來歸聲價十倍而曰大唐國裏無畫師不道無畫只是無師益泰華衡恒之殊是大唐國之有畫也而其潑墨之法運筆之術得之心而應之手在我不在人是大唐國之無師也雪舟於藝神品實千載一人而已見半陶藁亦有世間不知妙筆如住吉墨繪五大力菩薩一見者爽目駭魄疫癘相傳建久年中物也若令夏文彥觀之則亦可尚也

瀛奎律髓卷之三十八

紫陽虛谷居士方回撰

送褚山人歸日東

賈浪仙

懸帆云云去入杳冥間云云

日東病僧　　項斯

雲水云云已無鄕土信云云

此盡外國僧老病之味

送人遊日本國　　方玄英

蒼茫云云鄕雖知云云別岸云云

第四句佳然今自明州定海出昌國往往順風六七日耳歳惟有此一番風往來必經行也

送僧歸日本國　　吳融

滄溟分故國渺渺泛杯歸天盡終期到人生此別稀無風亦駭浪未午已斜暉繋帛何須鴈金烏日日飛　三四妙

贈日本僧智藏　　劉夢得

浮杯萬里云云得寧馨　三四道麗五六有識論

今按所載文苑英華諸詩以云云略之

韻府羣玉卷之二

晚學　陰時夫　勁弦　編輯
新吳　陰中夫　復春　編註

手談池　日本國有凝露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上有玉棊子不由制度黑白分明　杜陽編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四十二　伎藝部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集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弈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三手王子嘆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因獻玉棊局冷暖玉棊子玉性冬則暖夏則冷

今按羣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七　爽秋門　引之云出事文類聚不知出杜陽編宣宗實錄見前

異稱日本傳卷中

平安城　西峰松下見林　編集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二太祖高皇帝紀

粵濵逸史清瀾釣叟臣東莞陳建輯著

戊申洪武元年十一月遣使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各四夷君長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裔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于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邇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今按明洪武元年當日本南朝後村上天皇正平二十三年北朝後光嚴天皇應安元年

己酉洪武二年四月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于海門之上幇及其未陣擊衆寇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爲中國主惟圖奠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屢肆寇劫濵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德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民特備牲醴用告神知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

今按洪武二年當南朝正平二十四年北朝應安二年大倭寇之起元至正十年（當我觀應元年足利尊氏時）逋逃之徒竄於海島之間乘亂不恐國禁往中華朝鮮沿海之地焚毀宮廟劫掠貨財自此年々漸猖獗至正二十三年（當我貞治二年足利義詮時）八月十三日順帝令朝鮮檄日本禁之足利不能制之事具太平記其後至明海賊尤熾數侵剽殺傷居民犯人婦女暴逆慘毒無不至矣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哉此言乎足利躐足行伍之間誅鋤宗室姦驕爲簒逆士民效尤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足利也不欲豈至於此乎大祖著訓絕交世宗不遵祖訓與義滿修隣好爲製壽安鎭國之碑者何乎義滿亦變我前聖王之爲向外國稱臣受曆受印者何乎世宗

義滿皆過矣一時雖獲梟將終不能掃除凶逆剪滅鯨鯢二百餘年之間海氛不熄當參考下文諸書嘉靖四十三年海寇悉平明年足利亦失鹿其俱衰甚可怪也（永祿八年五月足利義輝爲其臣三好氏見弑實嘉靖四十四年也）

又卷之三

辛亥洪武四年八月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

今按洪武四年當南朝建德二年北朝應安三年日本國王良懷南朝後村上天皇皇子太宰都督良懷親王也雖非日本一國主而日本開闢以來君之子也菊池氏勤王室奉親王數擧義兵當斯時忠臣義士在邊塞各欲奉皇子共戮力王室復神國如新田菊池北畠等是也可惜其終不振矣

乙丑洪武十八年四月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上嘉之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而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等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

今按陽和神道碑見獻徵錄第五卿等老作卿雖老

又卷之五太宗文皇帝紀

癸未永樂元年十月日本入貢

今按永樂元年當日本後小松天皇應永十年此時相國寺中正藏主入明相傳中正尤善楷書明人曰書法第一乃今書永樂通寶錢文今所傳于天下永樂通寶者中正之筆也中正亦名仲芳

丙戌永樂四年正月遣使齎璽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義先

是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劫掠居民勅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織金綵段二百匹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帳褥枕席銀盤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鎭國之山立碑其地上親製文賜之

今按永樂四年當日本應永十三年源道義足利義滿應永二年六月出家法名道義岐臺當作壹岐此時南朝微道義所諸國故明勅道義捕海寇按大明一統志明帝多爲夷狄封其國之山立碑故爲日本道義封山以壽安鎭國之號立碑又按中原康富記曰應永八年五月十三日日本准三后道義書上大明皇帝陛下日本開闢以來無不通聘問上邦道義幸秉國鈞境內無虞故使肥富相副

祖阿通好獻方物金千兩馬千疋鎧一領筒丸一領劔十腰刀一柄扇百本薄樣千帖屛風三雙硯筥文臺一箇捜尋海嶋漂寄者幾許人還之臣道義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時明洪武三十四年也明史書脫此事

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多

謹按洪武永樂之朝佇行海運不獨便于轉漕實令將士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廢罷至近日倭寇海賊縱橫于遼海而浙江之寧紹台郡直沽之舊船一帶之被其荼毒至于攻城郭劫倉庫鎭江衞所官軍雖怯莫之敢攖使海運行海道有常當不至此故丘文莊于大學衍義補惓惓欲復海運爲此也

庚子永樂十八年三月山東都指揮僉事衞青云云曉青備倭海上

今按永樂十八年當日本稱光天皇應永二十七年

又卷之八憲宗純皇帝紀

己丑成化五年三月鹽賊錢厚糾衆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僉事董寬討擒之

今按成化五年當日本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元年

丁酉成化十三年正月日本入貢　按南宮疏略曰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燔焫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爲邊海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著于皇明祖訓可考于山東淮浙閩廣浩海去處建設衞所以爲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衞近年又復增設海道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

周且悉矣奈何通來事久而獘法玩而兆致嘉靖二年倭夷
宗設入貢沿餘姚江縱橫殺掠抵紹興府逼令獻城閘師遂
焉而走匿民家守臣避城而縱賊焚刼以城門之鎖鑰付之
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東庫宗設所領倭夷不過百十餘
人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攻掠至于旬日之
久縱之揚斬而去畢竟無與爲敵尚爲國有人乎甚可慮也
楊文懿公守陳亦謂倭夷變詐凶虐特以刀扇小物裝潰天
朝規牟大利不與之通好斯言確矣
　今按成化十三年當日本後土御門天皇文明九年
又卷之十一世宗肅皇帝
癸未嘉靖二年十月科臣夏言言頃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
且寧波爲倭夷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尚且敗事況沿海備倭

等衙門廢事可知宜爲區處乃遣給事中劉穆往按其事
　今按嘉靖二年當日本後栢原天皇大永三年
乙酉嘉靖四年二月日本宗設肆掠後入海無可蹤跡獨
宋素卿瑞佐就執下獄朝鮮主李懌奏致兵檄所得仲林望
古多羅三十三人及華人被虜者八人獻闕下命科道劉穆
王道覆之獄既具乃論素卿叛正仲林望古多羅故殺斬瑞
佐釋還國
　今按嘉靖四年當日本大永四年宋素卿始姓名朱縞鄞
人也事詳見圖書編武備志在下翰林葫蘆集云大明朱
素卿嘗附舶入我敵境余問之要觀其人然而未果者有
年于茲矣聞自泉于攝于城州遂徘徊於平安城右京兆
源公名見衙門顧遇甚厚因請朝欲令之以爲我國信使
之通事棠莫以若焉一日叩宜竹之室而突入余郎出迎
袖出一小詩係以小序代謁見之刺也披而覽之詞翰清
峻自然不帶日東之氣習可尚矣蓋推奨之重不敢當欲
默則不可仍韻疊和七篇且致規祝之意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海寇犯寧波台州上令嚴爲備
　今按嘉靖二十六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天文十六年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七月浙福巡海都御史朱紈言長嶼諸
澳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奸關通土匪牟利因爲
向道正與刑部覆紈何論未審眞僞宜俟覈覆臺臣因劾紈
顓殺戮帝令紈還里聽勘而訊海防諸臣
　今按嘉靖二十八年當天文十八年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倭寇海上王忏督兵攻于普陀山

捷聞賜金帛有差
　今按嘉靖三十二年當日本天文二十二年
五月倭寇破上海縣燒刼縣市知縣喩顯科逃匿指揮武尚
文縣丞宋鰲戰死撫操官奏令太平同知陳璋同蘇州同知
任環統兵籌畫璋因上禦倭十二事撫操俱從之
七月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寇出境浮海東遁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十月倭寇分掠嘉湖
　今按嘉靖三十三年當日本天文二十三年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嚴嵩言倭寇猖獗請遣大臣禱海
兼察賊情命趙文華往賜印得密啓言事
　今按嘉靖三十四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弘治元年此年
事明政統宗紀之詳矣見下凡皇明通紀明政統宗皇明

實紀所記有異同詳略今日本傳引之大抵同者惟引其一異者詳者各別引之

三月任環督舟師與倭戰於南沙野茅洪敗之斬首百餘級

四月田州土官瓦氏并孫男岑大壽大祿引兵應調總督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紵餘令軍門獎賞

五月倭寇四千餘突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叅將盧鏜等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與賊遇于石塘江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以永順宣慰使彭翼南邀擊之賊奔王江涇兵復擊其後大潰共擒斬一千八百有奇餘奔歸柘林○遣官校逮張經及叅將湯克寬械繫來京以失機論死文華劾其玩寇殃民也經上疏自理不報

六月常熟知縣王鈇江陰縣知縣錢錞率士民禦倭死之贈卿有加

八月蘇松巡撫曹邦輔檄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以沙兵擊倭寇于滸墅關殲之賊自宜興奔蘇州會柘林賊邦輔慮二賊相合爲患乃督兵備王崇古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競乃召邦政及宇以沙兵助斬首十九級賊懼奔吳舍欲潛走太湖追至楊家橋盡殪其衆邦輔歸功邦政奏聞文華欲攘爲己功怒邦輔先爲奏捷乃以陶宅寇患委罪邦輔邦政詔下政于總督逮問

十一月科臣張拭言官兵會剿陶宅倭寇屢敗奏報不實文華欺罔大負簡命上令文華矢心視師圖效○科臣孫濬言防倭諸臣事權不一久無成功本兵奏言督察主將忠計叢實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至督理軍務措置餉銀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有司保安地方固守城池命下諸臣遵守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釗死之○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爲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死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襲指揮僉事

今按嘉靖三十五年當日本弘治二年徐海事詳獻徵錄世法錄

五月倭寇圍巡撫阮鶚于桐鄉甚急總督胡宗憲知賊首有麻葉徐海二酋乃飾美妓二人黃金千兩綺紵數十疋下舁送海而不及葉葉疑有異志遂掠若歸得不破

今按麻葉徐海者當時倭寇賊首濫惡逋逃者海居松浦詳見獻徵錄

六月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禍甚慘省祭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圍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首槐亦被創墜馬死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晳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少陣沒事聞贈官蔭子有司祠祀

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讓其逗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郡遂平

十一月獻倭俘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

今按皇明實紀一子下有錦衣千戶四字海事詳獻徵錄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勦之。擒斬萬人。餘賊盡滅。

今按嘉靖三十七年當日本正親町天皇永祿元年。據皇明實紀阮鶚有罪宜通考。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郡邑。而廣東流倭在詔安漳浦者尤夥。南贛潮湾倭合衆來攻淮安。巡撫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禦之。賊敗溺死者甚衆。捷聞。廕子陞賞有差。

今按嘉靖三十八年當日本永祿二年。

十一月蘇州自海寇興亡賴子輒奮臂買勇日晝横行十百成群。市廛不敢正視。巡撫翁大立擊捕之。諸惡少歃血夜持刀斧攻長州吳縣。劫獄鼓譟攻入都院。大立挾妻子踰墻遁。

乃縱火焚其廨。勅諭符驗俱燬。天曙斬封門關入太湖。事聞命大立尅期殄滅。○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避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破斬俘甚衆。尋擢參矢志滅倭。以母喪歸卒。至是以科臣徐師曾請。贈光祿卿。蔭一子千戶。有司建祠祀之。

今按皇明實紀尋擢參參字下有政字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二月舊例南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嗔曰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倭。焉用是冗食者為哉。于是故為裁抑。各月各衛送文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卒忿其苛。比歲大祲月已既望而關符未下。直振武營操期。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踰垣而出。諸軍邀而撲殺之。懸其屍于市。脅兵部

尚書張鏊出賞。鏊銜搒不能應。誠意伯劉世延諭之。稍戢。兵部尚書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踰垣死。各軍特不當殺侮之耳。不得稱叛。乃議發賑人一金。姑寢事聞。命擒為首者斬之。

今按嘉靖三十九年當日本永祿三年。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四月副總兵戚繼光督浙江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

今按嘉靖四十二年當日本永祿六年。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嚴世蕃羅文龍至京。刑部尚書劾其交通倭虜謀反。顯證得實。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役。餘遣戍有差。

今按嘉靖四十四年當日本永祿八年。

九月巡撫浙江劉畿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為難。市舶

一開島夷嘯聚禍不可測。遂寢市舶之議。

穆宗莊皇帝

壬申隆慶六年三月兵科劉伯燮言故總督曾銑恢復套河。胡宗憲討擒倭寇海波遂寧。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宜加卹錄以為忠臣勸。從之。

今按隆慶六年當日本正親町天皇元龜三年。

明政統宗卷之二

明　豫章草莽臣　涂山　編輯

己酉洪武二年二月遣使諭占城爪哇日本等國。賜以璽書。

今按據皇明通紀賜璽書洪武元年事也。明政統宗為二年事。不知孰是。

四月倭寇南畿並海郡縣。指揮戴德捕之。倭寇出沒海島侵掠崇明沿海諸處

總兵官□山捕獲倭寇九十二人及其兵器海舶奏聞遣德慶侯都指揮滿使祭東海之神

又卷之三

癸丑洪武六年春正月廖永忠請多造櫓船以捕倭從之時南倭寇掠伏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以巡海邀截若倭寇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上善其言故從之

今按洪武六年當日本南朝後龜山天皇文中二年北朝後圓融天皇應安六年

甲寅洪武七年八月命吳禎總沿海兵捕倭至琉球大洋獲人船俘送京師禎爲靖海侯

今按洪武七年當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

丙辰洪武九年春正月命湯和傅友德藍玉等帥師往延安防邊上諭和等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夷狄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連西北與胡虜接境若邊防不謹即入倭寇侍其既入而防之則與上之人受害將命卿等帥衆以往當存戒心則不至有失矣

今按洪武九年當南朝後龜山天皇天授二年北朝後圓融天皇永和二年

又卷之四

辛酉洪武十四年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卻其貢乃命禮部以書責之大畧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書日本國王王居滄海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本分但知擅自爲國肆侮鄰邦縱民爲盜上帝將假手下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于王王若不審我微并觀泰否以爲大無乃特險之源乎王之國如蔣日委後更日本歷朝皆遣使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王其審之

今按洪武十四年當日本南朝後龜山天皇弘和元年北朝後圓融天皇永德元年如瑤藏主事及禮部書見

御製文集凡我與中華往來隋唐以來有遣使送使俱以官人求法弘道僧亦絡繹唐季使者絡繹往往僧流海湖未有爲世間息使者元朝以二山爲使及明我以如瑤爲使蓋皆出于一時權道爾來僧爲使因習成俗矣

丁卯洪武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

今按洪武二十年當本朝後龜山天皇元中四年北朝後小松天皇嘉慶元年

又卷之六建文君

辛巳洪武三十四年實建文三年九月倭寇浙東

今按洪武三十四年當日本應永八年

又卷之七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十月日本國入貢時貢使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議征稅上以失國家大體不許

今按永樂元年當日本應永十年

甲申永樂二年二月命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今按永樂二年當日本應永十一年

乙酉永樂三年四月命僉都御史俞士吉使日本封其酋爲國王

今按永樂三年當日本應永十二年其酋指足利義滿也

丁亥永樂五年八月勅陝西行都司都司都指揮陳敬等及巡按監察御史禁止外交上曰臣無外交古有明戒太祖皇帝申明此禁最爲嚴切如胡惟庸私往下蕃吉兒通日本等處禍及身家天下後世所以也今邊將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潛行詭稱朝使索取寶物或盜竊外夷所貢善馬或爲商販圖利此皆邊防不謹致然都指揮爲朝廷鎮守邊境御史爲國耳目之官皆坐視不理可乎其悉廉間防閑不可縱弛

今按永樂五年當日本應永十四年

又卷之八

戊戌永樂十六年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築堡於金州衛金線島備倭從之。江言本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倭可往制守備諭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于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必先過此爲濱海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築烟墩瞭望

今按永樂十六年當日本稱光天皇應永二十五年

己亥永樂十七年五月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奴于望海堝封江爲廣寧伯。先是賜詔印封其王爲日本國王名其國山曰壽安鎮國山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若人船踰數挾兵刃並以寇論然倭特時掠海上不止久之江鎮遼東請築金線島堝上烽候瞭望一日瞭者云海東南島夜舉火光江料寇且至特爲步軍伏堝下備之簡銳卒伏山下以待伏寇至從鳴砲起次發以二千餘乘海艑過堝登岸魚貫行一首貌特甚擁兵登如入無人按江摩食秣馬不爲動而潛遣壯士閒道往同賊賊舉登則盡焚其舟已而賊至堝江被髮出旗賊舉旗鳴砲伏盡起夾擊倭大潰走櫻桃圖空堡內我師遣圖之將士皆奮請入擊不許已而開西壁縱倭急走張兩翼夾擊悉斬千數百倭脫身急走縮則擒焉悉焚其舟卒所縛無一人得脫者凱還將士請曰公見敵而秣士馬踰宿道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乃卒收功何也江曰寇遠來遏竭我以飽待饑以逸待勞固治敵之道賊始負貢來爲蛇陣我作眞武狀攝之亦厭士卒耳目而張其氣也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急彼必致死未嘗無傷縱其生路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敵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勅褒進封江廣寧伯自是倭不敢窺海上者數十年

今按永樂十七年當日本應永二十六年

又卷之十一　英宗睿皇帝

壬戌正統七年七月倭寇浙東。時倭犯桃渚入大嵩燹蹤而入官庾民廬焚劫殆盡發掘塚墓得少壯人殺之束嬰孩于柱沃以沸湯視啼號爲樂得孕婦忖度男女刳視中否爲勝負其橫殺如此民大創下防倭之令而逃竄

今按正統七年當日本後花園天皇嘉吉二年此時赤松弒其君足利義教惡民幽于外爲暴上下不治甚可悉恨矣

癸亥正統八年九月倭寇浙東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今按正統八年當日本嘉吉三年

己丑成化五年五月勅鎮守總督巡海等官防禦倭夷。時千戶王浙江倭夷姦譎時掠海邊見官軍巡捕乃爲入貢何處則掩襲邊境往者火嵩常被其毒近見使臣淸啓入貢臣恐使國有異謀或爲掩襲之計兵部因言淸啓麥纁等僅成殺市人迹實驚之鎧言誠當故勅各官整軍伍嚴斥堠以防其奸

今按成化五年當日本後土御門天皇文明元年淸啓未詳何人

又卷之二十五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倭寇浙東。以朱紈爲巡撫捕之

今按嘉靖二十五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天文十五年

又卷之二十六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浙江御史董威請寬海禁。初太祖置市舶司于倉黃渡以通華夷貿有無海貨抑奸貪便利權在上且以省成宇貴後以黃渡逼京坊改置于福建廣東浙而絶日本不貢所三市舶二所廢海上利之嘉靖元年宋素卿宗設仇殺夏言謂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之自是貨至無所鬻奸商所羅賒販轉鬻動負數千萬金不之償已而番賈主貴官家意以萬奸貴而貴家取負更多甚于奸商番人泊近島坐索其負不能得遂出沒寇海上貴官家乃責讓官府謂不爲禦寇及官爲出師復泄其貨番人積怨日久乃據海洋日掠我海濱不之去而饑寒失職之及失職衣冠士失志生儒諸不逞者皆爲之謀主鄉導者計絶欲藉爲資欲泄其憤于是注几窜徐碧溪汪湖李等皆以華人據近島護王者衣冠劫掠瀕海諸郡而浙東無寧歲矣朱紈明斷其情特嚴海禁繫奸官家一三渠魁于是諸者四起竟陷紈落職御史董威乃希貴官指請寬海禁以便漁樵裕國課下兵部集議從之

今按嘉靖二十九年當日本天文十九年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入寇浙東大震

今按嘉靖三十一年當日本天文二十一年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倭寇掠蘇州給事中王國禎上言招降賊首汪直非計本兵覆言直本徽郡人以通番入海後斷寇自贖有可不敎之致有今日故懸賞招降非示弱也上以國禎言是令二意則撫降順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

八月南京太僕寺卿章煥條上海防四事一曰築城堡言兵變千村萬落皆爲戰場而郡縣且相率閉城奈何使各禦兵當賊宜急築城堡于諸鄉以固守爲于郡縣以待戰郡縣有備則賊不敢散掠而諸阻諸鄉堅守則兵不必偏分而力裕將人人自爲戰昔皇祖嘗命湯和視海上擇要地築數十城以備倭而東南安堵此其驗也二曰預算餉言西北諸邊一切軍食皆有司先期部署以聽督撫調度故卒有緩急可咄嗟而辦今臨變之時上官漫督之主者亦漫應之眉睫間已成胡越何況百里之外倉卒中之需賞功之賞一一會計所出府之別庫使軍門不以煩有司有司不以煩居民則萬全之術也三曰練士兵言今議者悉備調兵不知少發則不足多發則用不繼久駐則師老費財暫駐則兵散而賊復入急之則怨寬之則驕而

爲亂宜訓練士兵若士兵不足宜募近海丁壯及有罪謫發者居之海壖給偏配予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起城壁之外益以爲營計無便此者四曰收豪傑言外賊易見內賊難知今賊深入內境凡我動靜無不知之者誰爲之又其始至千人四布莫測而鳴聲響集者又誰爲之皆奸民所爲也誠使郡縣得人撫之以大恩信問疾苦時使反側者將反本而呼天何變之能生且海上多壯士負氣任俠而不肯下人我能制之則爲我用不能制之則爲賊用故安反側收豪傑治亂之機也疏入詔所司議行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二月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往祭海神兼督察海防時嵩言海寇猖獗宜遣大臣禱祀東海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宜布朝廷德意節令察視賊情訪求區處長策因薦文華可用上從之乃賜文華印記令得以密啓言文華本嵩私人既奉命出恣寵恣肆所至贓賄即立擁作有司無不堪風震惜奔走供奉江南爲之困弊至于棄制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太亂戰士解体須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熾人皆以爲嵩引用匪人之罪云

秋七月倭犯南京先是高埠逃倭自杭州西掠至嚴州淳安僅六十餘人以浙兵逼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趨太平時操江都御史守太平督兵禦之賊引而東犯江寧鎭守備遣指揮朱襄等率勇士百人出戰賊已至板橋襄等息從不知[illegible]遇賊盡爲所殺君[illegible]沿途殺人由安德鳳臺夾岡各門外窺落搶掠趨秣陵閒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走賊遂過關而去

九月浙江巡撫胡宗憲與直隸巡撫曹邦輔會兵勦倭

給事中楊允繩疏條禦倭之策言海寇爲患已及三載破邑殺官猖獗日甚而迄無定期者在將首不振而弊源不革夫爲將之道曰制曰去曰謀江南諸將全不知此故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諳金鼓不別旗幟聚如兒戲渙若搏沙前有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浪牽爲兵浪與賊戰自相蹂踐全軍覆沒此其弊端在不知三者而至于不設諜探不知地形又其弊之尤當事者不此之察動以增兵益餉爲請意不過欲賊散之後已罪然豈知難括天下之財兵以南之役舂天下之民爲江南之兵如以蛾赴火以實[illegible]有何益[illegible]民以在先撫禮而至上下弊焉則又不專在外督撫聽在京在官司又賦督撫皆取具于民即今之通行者[illegible]之兵並以行[illegible]倭之剝之患異日國家隱憂蓋不止海島之間宜勅令大臣洗心滌慮剖絶朋賍之私汛掃苞苴之習此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疏入納之

按吳瑞登曰當時嵩父子以貨賄多寡爲黜陟而又用趙文華以視師江浙之吏悉斂脂膏以塡溪壑嵩此外寇方熾之時而又有内寇以削之根本重地安所支哉吾以允繩之疏更有關于社稷者不小也

冬十月論平倭功胡宗憲進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按支大論曰嵩内結貴嵩外布嵩與既滅邦憲復逆天道公殺諫臣自是而沉鋏郭希顏繼殞矣即闔門十斬不足以洩義士之憤也

十一月光祿寺卿章煥疏條禦倭之策八事一曰統兵之制未定言將佐雜居諸軍烏合兵視將而弁髦將視郡縣如傳舍必將有事圖兵有常伍無事相習有事相隨則兵不可統二曰取兵之制未定言諸軍用下諳軍容耳不聞軍令有急驅之不能卒集臨陣而逃轉相効掠必乎時有約束臨陣有紀律則兵可駆三曰調兵之制未定言調至土狼獷悍難馴必以諸道節制之兵爲準調到土狼之兵爲輔則兵可調四曰募兵之制未定言分道募兵皆游手無賴來則去不定道路騷必程其技力言精家室宇法者厚恤犯法而逃者戮則兵可募五曰練兵之制未定言始調客兵不練鄉兵既用鄉兵又散之兵鄉兵難持不免復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且恐爲客兵所侮必識權宜實用則兵可練六曰屯兵之制未定言兵有當居故可聚不可散有行則故可散不可亂今雜處市塵[illegible]遊里巷逐今山東進[illegible]變爲逃狼苗部野咸[illegible]歌舞

必貲於[illegible]庚則兵可屯七日行兵之制未定言
南方皆沮洳之際[illegible]之場動犯兵家所忌必行有床蝂
止有[illegible]又[illegible]行間諜則可上可寄可寇可伏而兵
可行八日[illegible]之制不定言師行糧從強者主戰弱者上
必以或臨陣未食或食至不均或師行境外食其城中必
給兵有制犒賞有資卑死扶傷恤孤問寡則可飽可饑可
生可死而兵可食又言倭賊遠來多苦于饑海濱積藏賊
據而食所向無前如使築城繕堡蓄積收斂野無所掠又賊
坐困之道也部覆施行特
務詔下督撫諸處從之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大徵吏夏諸兵協剿倭寇以工部尚書趙文華總督浙福南畿軍務 初倭寇日熾閩浙[illegible]于郡城巡按御史[illegible]江[illegible]上[illegible]乞後巡按御史部推忠亦上言倭寇[illegible]州[illegible]解餘衆自狼山轉掠通州諸郡而瓜儀爲留都門戶運道咽喉不可視[illegible]宜大集客兵嚴[illegible]諸[illegible]兵漬焉亂下兵部覆題倭[illegible]入犯以來未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比如今日者從使[illegible]分[illegible]議令徵集湖廣土舍永順夷兵併山東河南東打手胡盧等兵共六枝俱赴浙直軍聽用令兵部議選河南雅[illegible]及山東八衛兵陝西延綏兵徐州募兵勅遣宋[illegible]大臣一人總[illegible]剿兵以爲犄角保障留都上然之文華請行乃命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直隸軍務

今按嘉靖三十五年當日本弘治二年

七月倭犯海塩縣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力戰死之 行健贈指揮任一子百戶祿存仁仍各恤錄有差

八月以胡宗憲爲兵部侍郎總督浙福直隸軍務詔總督浙福直隸軍務尚書趙文華等協力剿賊 初文華赴浙[illegible]河徵河間山東兵四千人爲前鋒及撫鎮江兵車下諸寇在常州[illegible]河諸處者聞之皆解散亡何復集掠倭怨莫測胡宗憲議欲招撫之阮鶚不可文華等益恨之巡按趙孔昭蘇州巡按周如斗[illegible]鶚議上言寇未可[illegible]撫之徒滋後患宜命文華等[illegible]計寇毋[illegible]民勿輕信寡謀自貽[illegible]辱上然之諭文華等協謀剿寇[illegible]期蕩平

官兵大破寇于沈庄 初海寇桐鄉賊黨[illegible]別[illegible]仙居巡撫阮鶚赴剿諜舉火城中分道入應三戰賊皆敗[illegible]殘之言者皆謂宜切責宗憲而專任鶚勦平上從其議曰言撫者斬于是賊辛五郎等奔莘其山鶚趁之大戰獲之黨陳東麻葉輩以次授首海勢孤乃退保沈庄溝柵數重官兵皆觀望不敢進鶚大怒曰若輩乃不如海之攻桐鄉耶[illegible]總兵俞大猷先鶚觀重兵由海塩突環之戰實至酉海賊[illegible]之鶚所部兵自四月戰于觀海又戰于海寧等處又戰于崇[illegible]至沈庄之戰腹裡賊乃盡是年六月也至十二月鶚與海道正[illegible]都司戚繼光攻舟山且拔宗憲兵乃至鶚堅[illegible]冒險犯[illegible]以至成功又建言善後[illegible][illegible]海賊[illegible]客兵言[illegible]者益[illegible]心矣文華[illegible]上捷盡[illegible]鳥已功上命[illegible]首惡至京正法既而兵部尚書許論等言首惡就擒地方底定皆皇上至誠昭格玄功允洽是以百靈助順[illegible]若[illegible]而戰[illegible]非區區人力所能強爲乞卜[illegible]修祀用答玄貺文華等功次待覆實[illegible]賞上從之降旨[illegible]功令還京[illegible]等

總督尚書趙文華至京 初文華再[illegible]出兵所至徵兵集餉靡[illegible]不貲于是[illegible]從加徵稅租截留漕粟[illegible]除京帑追[illegible]富民[illegible]脫釋凶醜[illegible]括公帑金寶圖書以百計其爲軍旅之用止什之一二所徵[illegible]士民兵川湖廣[illegible]山東山西河南北無不[illegible]患而[illegible]敵[illegible]前遣還不去往往[illegible]爲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illegible]之[illegible]何足贖[illegible]至是回京而吳越之間始若脫[illegible]

十一月加趙文華少保胡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以平倭功也名任一子襄千戶

朝鮮俘遣使歸 俘[illegible]助擊倭[illegible]也

總督胡宗憲督總兵俞大猷帥師攻舟山倭平之 初自梁庄捷後倭賊悉歸[illegible]惟舟山倭據險結巢官兵環守之不能克時土狼兵俱已遣歸而川貴兵六千人始至胡宗憲命留防舟[illegible]汛[illegible]總兵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殺土官莫翁送諸[illegible]益怒競進賊大敗歸巢官兵積薪草以[illegible]襲[illegible]火[illegible][illegible]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乃平之

十二月

附錄 提督操江都御史高[illegible]建言狼福二山乃倭寇出入之處請增募水兵萬人沙船三百艘分發[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操練部議從之

獻倭俘 趙文華至京麻葉陳東等械繫赤[illegible]以[illegible]兵二部奏請獻俘從之羣臣俱具服稱賀仍樂謝玄大典

又卷之二十七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倭寇掠寧波府 初梁莊之捷徐海[illegible]奪[illegible]敗死其渠[illegible]王直復糾倭衆六艘約二千餘人入寧波府岑港登陸四掠焚戮慘毒總督胡宗憲方議招納按兵不擊參政劉燾屢

不聽

今按嘉靖三十六年當日本弘治三年。

五月倭寇犯泰州等處。時有倭船七艘自金沙登岸、復犯如皋、至泰州、轉掠揚州・山東及徐州。官兵禦之、皆潰。還薄新水關、矢及城中、又進犯天長縣。都司沃田・把總丘昇禦之、皆敗死。賊遂入縣劫掠、已而由石梁趨盱眙縣、復攻入之、遂突犯泗州、攻城不克、分兵犯清河、攻入縣治、縱火焚掠而去、遂出淮安府、入安東縣、掠…

十二月詔嚴捕妖人馬祖師。先是有妖人馬祖師之烏鎮民沈權以幻術惑眾、明州有物如蝶、入人家變幻飛走異狀、禦之則化為人、攻擊遠人至死。其黨有毛咎計・中江・舟高仙等、言能…明等更相誑誘、鼓惑遠近、愚民多為所誘、勝甚眾、約以是月甲子起兵、攻嘉興。會有泄其謀者、官司亟捕之、同謀以等皆先被擒。至期、馬妖樹白青二旗、放火縱掠、以眾攻劉蕭急、官兵等擊之、賊潰走、南潯官兵追擊、及于震澤林盡殲其眾、獨馬祖師者逃去。總督胡宗憲等以聞。兵部覆議、西浙倭患頻仍、民生日蹙、是以人心搖惑、黨蘭易生、致此妖惑、道一鼓譟、宜急議勦、從而嚴捕馬祖師者、以除亂本。詔可。

今按此言倭患頻加之、妖人出民心搖惑也。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倭寇掠臨海縣。時倭寇二十二艘約數千人掠臨海之二石鎮、總督胡宗憲驅走之。

五月倭攻福建惠安縣、知縣林咸死之。先是倭千餘攻惠安、咸率丁壯禦之、倭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數百、倭亦頗有損失、乃引去。咸復率兵攻倭于縣境之鳴山、乘勝追奔、陷賊伏中、而死。

七月詔奪總兵俞大猷職、官。初總督侍郎胡宗憲誘降王直、及直至、下獄。海寇毛海峯等遂絕與倭月善妙等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兵四面圍之、須頗有斬獲、而賊憑高死守、我兵莫利先登、多陷沒。若時新倭大至、上屢降嚴旨、趨宗憲及時平賊。宗憲與俱得罪、乃上疏、侈言水陸戰功、于是言官極言其欺誕、并劾失事諸臣、乃詔奪大猷及參將戚繼光等職、期一月蕩平。

十一月總督浙直侍郎胡宗憲請辭功賞、不許。時今岑港倭寇出洋、宗憲督兵不能克。南京御史李瑚乃追劾宗憲私縱…按浙江御史王本固・南京給事中劉堯海亦…所縱寇、濫叨功賞、請行追奪。宗憲自辨。上曰、總督計擒妖賊以獻、功特以獻瑞故、人即引軍事害卿耳、卿宜益…展布…兵…不允。因命兵部郎中唐順之往浙直閱視、宗憲…剿賊。

今按此年事比皇明通紀其下之。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廣東倭賊流劫福詔安、官兵禦之、賊引眾犯漳浦。○詔逮浙直總兵俞大猷訊治。先是倭流泊泉州浯嶼、焚掠相拒者一年、所後、諸倭移眾南嶼、建屋而居、閩中大掠。諸總督胡宗憲縱寇往、宗憲乃上言、舟山餘孽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邀擊不力、縱之南奔、閩廣宜加重治。上命逮大猷訊。會閩人復大噪、謂宗憲嫁禍大猷。于是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數其三大罪。瑚與大猷俱閩人、宗憲疑有漏言、遂委罪大猷以自掩飾。

今按廣東倭賊事詳皇明通紀。

夏四月倭寇掠通州如皋松門等處。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兵拒倭、有廟灣之捷、入為南京兵部侍郎。

五月倭犯福清等處。時倭犯福清・晉江諸郡、焚掠慘甚。福建御史樊獻科劾都御史王忬・參將黎鵬失律罪、詔等祿抵罪有差。

八月總督胡宗憲遣江南副總兵劉顯剿江北倭于劉家庄、敗走之。初江北倭自鄧家庄敗、後沿河覓舟、不得、官兵自後急擊之、于劉家橋諸處、賊勞餒困頓、會天雨、乃奔入劉家庄、官兵四面圍之。宗憲遣劉顯以銳卒千餘來援。江北將士謂功在垂成、慮為顯所據、憤存言、巡撫都御史李遂恐士卒不和、乃檄江北兵各營選鋒繼進、約期進兵、顯率所部先登、賊潰、遂劉賊始破、奔走、追擊之、…後斬首四百餘級、賊眾盡殄。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以唐順之為僉都御史、巡撫徐揚。先是順之以右通政浙直視師、至是令巡撫淮揚。順之因條上海防八事、一曰禦海洋、言禦倭上策必禦于海、而崇明・舟山乃海賊入寇之路、尤宜預防。當春汛時、宜令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暫住舟山、總副將官常居海中、督兵分哨、如有縱賊入港登岸者、以失論罪。二曰固海岸、言賊至如不能禦于海、則海岸之守為第二着、昔但生地…不能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亦以奇功陞賞、有能衝鋒禦賊、不使幾破者之罪、今宜…。三曰圖海外、言海逋逃之徒為賊嚮道者甚眾、宜多方招撫以消禍本、并開日本通貢之徒、若招把如故、則命朝鮮琉球承制宜諭。四曰定軍制、言調募客兵靡費餉、宜急練土著之兵、俟練成、慮調罷募。五曰鼓軍氣、言士卒遇海風、而頭目撥弦、聞朝聲、而耳聾心惕、何望掃清大勳、宜責文臣督師時見戎服出入軍中、以作武將之氣、武將臨時聞取演校…

一十二人攻変上卒軍月六日復舊制言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市舶數萬悉可墾種七省原設三市舶司收權十上今數倶已廢壞宜令諸路酌時修舉七日別人才言海道副使譚綸總兵盧鏜等可舉而台州知府黃大節副總兵俞克新等宜罷八日定廟謨言外患未息内變恐作近者吳松定海水卒以呼搬之故縛官劫獄漸不可長宜預議招懐之具疏入下所司議從之

五月加胡宗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仍督沿海軍務初附御史李瑚劾宗憲要功致寇下兵部議請覆上不問閩廣浙直倭寇日熾福建巡按樊獻科請趣宗憲赴閩援浙江巡按周斯盛請勅兵部趣宗憲督師剿寇以浙海患宗憲聞命泄泄如故已而寇稍解散竟以功進兵部尚書沿海撫巡諸官悉聽節制其体統如三邊而勳臣總兵者亦由轅門通謁庭拜下風矣

又卷之二十八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二月福建倭寇犯懐安縣提督都御史游震得檄兵剿之時坐營指揮王寵帥三衛軍福州府通判彭登瀛帥郷兵先嘗賊失利歸罪于寵震得執寵笞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服有怨言會副使汪道昆閲操教場遂大譟格殺御兵數人求殺登瀛不得圍城南久之乃去

今按嘉靖四十一年當日本永禄五年此年婦女與倭難者四十三人詳見閩書在下文

六月廣東賊張璉伏誅初自倭寇滋蔓福建江西路不逞張璉林朝曦黃啓薦等築城置邪自保建官紀元攻破郡縣爲患日大上憂之總督尚書胡宗憲不能爲計上疏自言中風頭乞骸骨言官劾其托疾避難詔不問令宗憲遷延待命先是以三月十有六日進兵剿賊既而易爲四月十有八日凡徴集狼兵十餘萬人久聚待餉上頗疑之手諭元輔階日東南寇氛何如宗憲果有疾否階上言寇氛所息宗憲疾須稍愈未嘗親行督剿上又云尚書博何不運謀滅之階以諸機傳奏令都督劉顯參將俞大猷領家卒往督狼兵赴剿又徴發永順土兵以爲先聲以寒逆寇之膽上皆從之顯等聞命馳至廣東督兵進攻大破之遂擒張璉餘黨解散其林朝曦黃啓薦遁去逃于海島不復敢出援閩百官表賀顯等遂領家卒往福建收剿水陸賊殺數月倶平

十一月倭寇攻興化府陷之初全先犯邵武殺指揮齊天雅轉掠羅源連江等縣殺遊擊倪禄遂攻玄鍾所城及寧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浙江參將戚繼光引兵還退倭自福清東營澳登岸擊之斬首一千八百十有奇遂行而閩倭至者日衆始攻興化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至是守城者皆疲賊乘其息夜以布梯傳城入之開門放火城中方知賊至日姑倡援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悉縋城宵遁同知奚世亮爲賊所殺賊遂入據府總兵劉顯時在會城聞變來援至則城已陷顯大兵留江西劉廣寇所提八閩卒不及七百人且罷于屢戰倭新至勢衆且銳顯知不敵乃逼城爲營以伺賊隙顯有威名興化人初聞顯至以爲旦夕破賊而師久無功人疑其逗留以爲恨巡撫福建都御史游震得以狀聞部覆言賊以何月內連破數城如入無人之境師府而下職守謂何顧事急之際姑令戴罪立功詔新募義烏兵一枝以戚繼光統之仍起丁憂參政譚綸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同心共濟以收奇效上從之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夏四月副總兵戚繼光督兵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是役也斬首二千三百餘級火焚刃傷及墜崖溺水死者無算所掠男女三千餘人復得衛所印十五顆自是興州以南寇悉平

今按與皇明通紀同而加詳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二月福建總兵戚繼光追擊仙遊縣倭大破之時舊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攻仙遊城圍之三月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趨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衆奔漳浦之蔡丕嶺繼光督兵入賊巢擒斬數百人閩寇悉平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界掠舟入海

今按嘉靖四十三年當日本永禄七年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卷之三

東莞　陳建　纂輯

粤濱臣　瓊山　丘濬　鑒定

太祖高皇帝

甲寅洪武七年八月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今按與明政統宗大同

又卷之九

英宗睿皇帝

壬戌正統七年七月倭寇破大嵩跳渚千戸所殺掠居民瀏江僉事陶成討誅之

今按與明政統宗小同大異

又卷之十七

溫陵　臣　陳龍可　彙輯
瓊山　臣　丘　濬　鑒定

世宗肅皇帝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倭寇浙東自罷方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戻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盗貴家欲其亟去輒以詭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委官如是邪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啗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償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倭凶徒逸因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為倭奸細為之鄉導於是汪忤瘋徐必欺毛醢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研殺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壊至是以朱紈為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泊兵捕賊紈任怨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時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就禁止令行遣旗牌督決于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諸達官家以失利大譁詆誣惑亂視聽遂改紈為巡視未幾言官論劾紈紈甘心煅煉紈憤悶卒喬鏜皆論死下獄自是羣盗益無忌憚矣

今按與明政統宗比之甚詳嗚呼斯時明之官邪政亂故不能柔遠人於是行旅窮濫矣惡人因為黨而擇將捕獲之終又害將明之邪乱如此何以令四方觀中國光乎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宴賞有差

今按皇明通紀　等書無此事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季元律等死之○倭陷嘉善○倭薄通州揚州衛千戸洪[illegible]受援之戰死○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今按倭陷嘉善皇明通紀作倭寇分掠嘉湖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狼兵方應調至副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泫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鐘等死之文華固急督戰冀掩為功經謂宜得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保萬全文華因強經不聽文華遂銜經

今按宜參考明政統宗

五月倭寇四千餘云云賊奔歸柘林

謹按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如此之捷者然文華論經玩寇殘民之跡則已上矣冤哉

今按見皇明通紀故略此

遣官校逮張經李天寵及參將湯克寬俱械繫來京論死經

上疏目辨不報○倭寇嘗熟知縣三鉄禦之郷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爲賊所掩擊倶死之事聞贈鉄太僕少卿泮光禄少卿各蔭子錦衣百戸立祀死所

六月倭據江陰蔡涇閘知縣錢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賊伏發狼兵悉奔錞及民兵死于賊事聞贈錞光禄少卿蔭子國子生立祠死所

七月倭突入歙縣流劫績溪等縣蕪湖縣丞爲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

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圍賊于滸墅關賊殊死格鬭殺指揮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輔檄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追盡殲之文華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卿甚已而欲俾剪殘倭自將

四千人約邦輔會勦同力進兵賊盡銳衝文華所統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慙憤乃蹠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譴詔下邦政于總督逮問

十月倭始犯福建犯平陽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寇入蘇松參將戚繼光率兵捕之又遣把總方以中破賊巢營焚燬無餘賊酋汪直無依又勾引倭寇福建侵掠以償所失

三月賊酋汪直寇福建都御史阮鶚從謀士林念謀謬用漢五郊之術以金花買陣賊酋容與鶚約令引軍出戰彼即遁去復得成功由是冒殺商賈漁樵之民共二百五十餘級稱功論賞百姓苦不能當科臣劉袺劾阮鶚十大罪一曰買和倭賊云云九日倭寇作亂不報云云奏上擬斬市鶚容遺林念賚金賂嵩乞命嵩納之鶚將斬乃乘間言於上遂削籍

四月漳倭大至犯浙福沿海郡邑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大肆殺擄攻惠安殺知縣林成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擊倭于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皐東三戰于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及至于大聚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八人賊奔入潘家庄盡銳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賊喪氣

　今按皇明通紀明政統宗所無故載之

又卷之二十

神宗皇帝

壬辰萬曆二十年四月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渡

海五月命將出師援朝鮮而西夏方用兵倭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即古高麗與遼壤接脩貢謹輿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戰其王李昖湎于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驀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戸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聞朝鮮弛備于四月間分遣行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倖潛[illegible]道逼釜山鎮五月潛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至倉卒棄望京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且[illegible]渡鴨綠則螫且中于遼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illegible]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入薛藩諭其王匡復措言

天兵十萬已發甲方撤海外琉球暹羅諸國搗倭穴遼鎮先發游擊史儒等以偏師訪義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援之

今按萬曆二十年當日本後陽成天皇文祿元年平秀吉豐臣秀吉也秀吉數改姓始称平中称藤原終称豐臣破朝鮮詳見圖書編今按釜山在慶尚道東萊南二十一里行長小西攝津守清正加藤主計頭義智宗對馬守開城豐德俱在京畿道平壤義州俱在平安道王子就俘傳清韓撰清正挽詞云王子兄弟長曰臨海次曰順和走出會寧因茲清正追到永安道會寧城會寧城中數萬兵甲擁衛王子堅守城壘矢石交下火箭屢飛清正胸中何爲芥蔕城中一人單刀直入生捉王子王子伏首服威就擒城

中兵甲狗竊鼠竄已爲烏有護軍節度后妃媵妾共生擒之護送京城後出釜山燕丹在秦宋徽在金寔可想見終軍長纓以羈越王致之闕下亦何異之會寧在朝鮮咸鏡道或曰清正因二王子于兀良哈者非也兀良哈女眞之地挽詞以清正生捉王子而後及七日程直入女眞拔城振威明年清正依秀吉命放還二王子于京王子等與清正盟書曰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兩府夫人陪宦長溪君上洛君行護軍大將南兵使等自壬辰年七月廿四日被擒日本大將計頭清正入城相見即加禮遇一行下人並給衣粮撫恤頗至又稟于關白殿下到釜山浦還許放送京城其慈悲如佛眞箇日本中好人也况素聞關白殿下雄桀無比四隣皆畏之且善於分別待隣國王子諸宦稍存

舊意懸其渡海俱發于京其恩厚與北海似深一行之人其敢或忘後日若對日本及計頭復發雜談少有背負之意非人情也天地鬼神共知之矣脩好之日通書寄情事

萬曆廿一年六月初六日臨海君。順和君。長溪君。南兵使。行護軍鴨綠事見續文章正宗今按

七月十六日援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爲倭擊盡殪史儒死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朝議震動請上登萊天津旅順淮陽所在添募設防（一）命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疲奔命募能入倭關說者于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宜諭以數騎奔倭營刺情形歸報星大惑之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畧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贊畫石星以沈惟敬可佐緩急題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

今按行長督二萬兵固守平壤史儒等祖承訓攻平壤亦長夜進步卒惱之明兵騷亂行長悦曰明兵不足畏也翼日行長進擊之甲胄馬具旌旗皆鮮麗明馬大驚奔史儒等命軍士下馬相戰泥土沒腰不能進步行長大勝之史儒等死祖承訓逃於是大明震動宋應昌等抵山海關袁黃字了凡撰綱鑑時爲贊畫來于朝鮮日本人到于今語黃事

十二月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以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亦未至因謬借惟敬款縻倭西向至是李將軍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將軍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于二十五日誓師渡江（一）逮楊應龍諳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

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懇辦願自將五千兵報効詔可釋回播啓行尋報罷巡撫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勦尋得旨戒以貪功妄殺

今按宋應昌欲與日本決戰執沈惟敬石星欲和議諸借

沈惟敬詳見獻徵錄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衛三郎餘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定謁迎沈惟敬覘虛實李將軍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鬪止獲吉酋三輩李將軍按寧由令一軍股栗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而遡北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以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

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鬪止殲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峯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偽效麗潜伏人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却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為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墮塹鼻觸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貿首後勁已踵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殲酋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于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腥聞十里真奇捷也參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得獲級三百六十二

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栢遂奪開城斬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為倭酋清正拒守聞開城已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左江源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忠清為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引梟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丁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頼指揮李有昇死護力斃數倭竟中鉤墮為倭支解李如栢李寧等乃益遮擁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砍重圍入倭遂潰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冰解泥濘騎不得騁倭背岳山面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為銳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

今按萬曆二十一年當日本文祿二年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者毛利家記等書曰小早川隆景屯開城初牡丹峯之敗諸將入王京諸將亦勸隆景入王京隆景不可於是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及立花宗茂久留目秀包等從之隆景乃分所率兵為三列一列者粟屋四郎兵衛其兵三千二列者井上五郎兵衛其兵三千三列者[illegible]其兵一萬次立花宗茂其兵二千五百久留米秀包毛利大藏少輔元康其兵六千在隆景陣旁既而隆景以粟屋井上兵為一列從立花宗茂後李如松先陣與宗茂郎等十時傳右衛門交鋒傳右衛門死之明人亦多死李如松督將士殊死戰隆景指揮其兵雷奔霆激縱橫衝戰諸軍大挑戰此地至王京吉川黑田大谷增田石田戮力在焉

次宇喜田等凡八萬餘圍李如松明兵大破如松落馬井上五郎兵衛見之知其爲大將驅馬前搏之急頼李有昇護扶如松乘之於他馬而逃去井上不得遂其志切齒悔怒一金甲乃井上也諸將欲追如松隆景制之即歸王京二月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關白揚帆入犯經略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上益發帑金二十萬兩佐軍與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衆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把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査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査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蕩殆盡倭乏食○東師議欵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欵及碧蹄敗衂氣大索久頓師絕域

海氣蒸濕瘟疾盛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欵議始用而倭芻糧並燼衆生懸脅聞我師發虎蹲等砲及戰車引江上聲且張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略既得請于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謨仝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略以翌日入所餘米尚四萬餘包芻荳稱是因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計乘間擊惰歸而倭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綎帥兵五千趍尚州鳥嶺鳥嶺亘七千餘里懸崖鑱削中通一道如綫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尚拒險而別將査大受祖承訓等繇一道踰槐山出鳥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謀我師乃張疑兵分道劉綎祖承訓等屯大丘忠州撤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讐爲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挈兩都授之存亡繼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經略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與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輿圖朝鮮幅幀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北正南迤西與中朝對峙兩東係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

朝鮮非爲鄰鄰闕比朝鮮固則東保薊遼京師鞏于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爲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涉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兼簡精兵二千善後餘盡撤如前議

六月沈惟敬歸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欵而倭隨犯咸安晋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李將軍以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査大受屯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州已倭果分犯我師並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佯退誘中朝撤兵圖潮涯無故請欵非人情今猝犯晋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遼鎮都御史趙燿亦報欵貢不可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

雖久羈縻經略乃請留戍全羅慶尚云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欵
議撤兵省餉而經略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泄担因諉
依違其間然策倭多詐每陳兵難盡撤狀陰事疑而譎言欵
局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決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五月閣臣王錫爵獻忠疏十二欵云云
一備倭處曰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
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馭之之策不在欵與戰
而在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　議日本封貢而總
督疏請封貢並許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
即有和親之說詭云和好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請罷
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叅督臣明欺御史唐一鵬叅李如松開
封釁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定請封貢並絕石司

馬亦張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會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
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褫御史郭實等
詔小西飛入朝決計石司馬優遇如王公小西飛等殊賜揚
過關不下既集多官面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
不與貢一誓毋犯朝鮮並無異意以聞上復諭于左闕詳究
語加周復大略主請封如石司馬旨時甲午十二月二十日
也上乃定封議命臨淮勳裔李宗城充正使副以都指揮楊
方亨同沈惟敬往
今按萬曆二十二年當日本文祿三年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
王永總存上關白或止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
下量授指揮衛賞賚有差上竟准日本上號給金印行長准

按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語枚指山川名王見住山城
有文祿三年曆可證與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弑互異乃
與遼鎮都御史李化龍疏文可疑王可慮者倭不識漢字恐
中間兩相欺紿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
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連諭薩
將計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
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成矣
今按萬曆二十三年當日本文祿四年日本王見住山城
有文祿三年曆此言能中日本開闢以來君之于世爲天
皇自桓武天皇都山城當時後陽成天皇在位年號曰文
祿有曆傳十作曆施行于天下與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
所弑互異尤是飛州語詳平壤錄在後飛州所称詐也初

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晴爲陪臣三好長慶所弑時織田信
長立義晴弟義昭爲征夷大將軍以報兄讐其後義昭忘
恩欲亡信長信長放義昭于槇島飛州影略此義詐称國
王爲信長所弑武備志曰信長遂據二十餘州殺其主此
亦本于飛州詐詭傳爲殺其主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
欺紿此語亦好當時不知文字者比比皆是故行長以封
王二字爲封秀吉于大明皇帝之義勸秀吉旋師如三奉
行皆以爲是實沈惟敬飛州等知其不學而相欺也清正
素有大志將一舉攻戰以行長主和畢之意甚不平故曰
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
七月廿四日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文
閒事事東方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羇覲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而沈惟敬又詭云須從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善冠及地圖武經又賜壯馬三百南戈崖騎從陪獻秀吉娶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欲結婚于沐親從官倭叵測四月三日乘夜易服奔印敕遁逃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縛上逮問宗城議戰守命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誠揭倭情無變改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惟敬神機營銜爲副惟敬因得舞智揣摩巧完封局弄司馬股掌矣

今按萬曆二十四年當日本慶長元年

又卷之二十一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

詭報去年六月十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阪受封即以四日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王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柰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覓貿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悉罪惟敬并本兵前後手書進御覽而惟敬辱國及本兵欺罔罪狀奉旨勘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略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爲大將軍而經理朝鮮時敕僉都御史楊鎬天津亦開府中脉備

謹按机忭敬本一無賴不可馬援中其游說借欵息兵意雖爲國而堅于持議遂譽通國之言藉口省餉盡撤戍兵欲倚小人成功難矣封使久覊亦稍稍覺數遣心腹偵探復飾詞迷惘自用欺罔至欲媚上以珍珠鸞鵞防東廠官校漏言此真老而天奪其魄惟敬小人相所不至令早知遼督撫言罷遣而劉綎吳惟忠等防戍不盡撤奔何至請張潰裂也大臣誤國惟公與寘並兵政並斬後凡七年而邢司馬奏蕩倭海上

今按萬曆二十五年當日本慶長二年大阪當作大坂于大坂受封非也于伏見見楊方亨沈惟敬也回和泉州此時唐船來于和泉界故去時亦回于此也秀吉以楊方亨等所賚來明帝璽書令禪僧知漢字者讀之聞以秀吉封日本國王事大怒曰我元自主日本何假明王書乎乃擲璽書于地再發兵征朝鮮沈惟敬恐得罪于明偽撰秀吉謝表楊方亨直吐顛末也

五月九日麻將軍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略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朝鮮惟閑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勦與麻貴各建牙麻將軍咨報

倭寘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經略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走此奇着快人

六月倭數千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處於九如兩殲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撲事不諧便舉足入倭經略向切齒謬爲慰藉惟敬漸移南原去釜山七百里經略即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營兵後惟敬聞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爲起宜寧會行長之說脂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迎楊元聞即襲執之惟敬執而倭嚮道始絕倭已奪梁山占三浪則遂入慶州侵閑山

今按平調信柳川豐前守

七月十五夜襲柒川島統制使元均風靡遂棄閑山要害倭

貼巨濟閑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爲全羅外藩一
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浙三千
甫抵旅順經略檄且哨且行赴閑山協守閑山破則守王京
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
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債帥無固志十六夜倭
猝乘城元驚起帳中跣足遁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吳惟
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初至州無
斗粮及勸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荳弓矢蓋朝鮮苦我兵甚
于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至反爲寇助也南原告急
愚衷懦不發兵聞已破而州民爭竄棄城去麻將軍急遣游
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犯全羅逼王京王
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爲鳥嶺忠州西隘爲南原全州道

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
麻將軍日夜造筏遏我師防倭暗襲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
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鳥嶺出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
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
九月副將解生游擊牛伯英頗貴于稷山水源設伏各有斬
獲參將彭友德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獲級首百十六軍聲益
振經略乃移郎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宮屯平壤又
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且暮至福廣浙直水兵直搗日
本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奔井邑離王京六百里淸正踰竹
嶺奔慶尚離王京亦四百里
十一月經略渡鴨綠二十九日抵上京共議進剿而所調宣
大延浙諸將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

高策東並以副總兵分將將監察爲御史陳效上復賜經略尚
方劍重事權經略乃令麻將軍同經理諭左右協自忠州鳥
嶺向東安慶山專攻淸正恐行長自西來援令中協兵馬
近宜城東援三協西扼全羅援倭又于三協中摘馬兵千五
百同朝鮮合營出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
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粗備獨水兵屢檄不至既大聚兵
經略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
之南島山並不甚高而城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
間由彥陽通釜山麻將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
令中協高策吳惟忠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
又遣右協盧繼忠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于二十三日
從蔚山進攻游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盡

奔島山于前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
之獲級六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島山瞰蔚高石城新築
險甚我師仰攻多損傷諸將白倭艱水道飲難繼第圍守之
淸正可不戰縛也經理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嚙紙充
饑飲先用礮者倭從隙用礮發命中彈皆碎鐵鐵爲之中多
壘雙瞰我師稍息佯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
釜營止遣鋭倭三千盛張幟蔽江上頃之經理聞報卽倉皇
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略乃移各兵回王京圖再舉
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喪師黨欺上罷鎬令兵
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勒大學士張位閒住以位嘗爲
薦鎬奪情破倭今乃明欺僨事故也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正月東征經略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

并蘇江南水兵講海運爲持久計

今按萬暦二十六年、當日本慶長三年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略朝鮮地里虜滅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經略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剿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沿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在屯兵而恃釜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堅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負山襟水最據扼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川北恃晋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繫重經略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中路李如梅奉調遼師以董一元代

今按石曼子嶋津和訓志摩圖也音近此役嶋津義弘及子忠恒也於泗川南浦文集曰戊戌之秋大明率數十萬之兵來求和睦日域諸軍亦相議以和我泗川亦欲擇日而修會盟小春之朔大明兵僞攻我泗川我不得已纔以一萬餘兵相戰當其兵刃既接也大明兵棄甲曳兵而走我軍士乘勝追亡斬獲甚多大明參謀大夫龍涯乞降於我義弘父子謀曰武豈可久黷乎竟應參謀之求執其將茅國科爲質載之全師歸于日本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逼行長營挑戰奪倭橋斬級九十二驅入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列柵根稱拾溺且多董一元進取晋州拔望晋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川老營鏖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歿于陣得級九十二前逼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中道東陽倉

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永兵游擊茅國器彭信古葉邦榮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登科四營後應邦榮步兵游擊芳威攻東北木門副將祖承訓殿攻圍日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棍擊寨門碎城垛數處步兵齊至壕砍穫城柵湧入忽營中樻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奔還晋州經略查參紹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彭信古等充爲事官董一元革官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功洶洶撤兵大學志趙志皐請令總督歸鎮制虜以東方事專委新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將分布上令府部九卿科道集議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永清等疏爭乃一意進勦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酋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捷音日至

今按秀吉八月十八日甍謂七月九日死者非也

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貴遂入島山西浦劉將軍綎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將軍璘半洋邀戰行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尚數百艘氣甚惡陳將軍璘統蒼唬船追擊亦

林然死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四水爲赤剛將鄧子龍朝鮮統
制使李舜臣衙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殲焉
謹按鄧子龍南昌人號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緑江有功觸舟收視之乃屯兵段把島良久日死似人變護之海入變則香木與首處對或做而爲之後死于倭截尸歸失其首取香木雕爲首葬師子龍善戰能盡其才亦可謂名將乃在偏將屬島言者所致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況香其殆儀而先知顯與作孫作緬甸乎異哉
董將軍一元報據浙兵游擊茅國器稱茶采史世用持經理
諭文往有石曼子用事郭國安內應石曼子遵諭先撤各奔
潰東西始結局云提閣上發問金十萬兩犒賞丁德泰再疏
以倭賣國上念將士冲冒矢石特諭優叙應泰回籍聽勘東
征勘功改給事中楊應文　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
今按錦山在全羅道時嶋津在泗川郭國安在望津國安
私約史世用俟明兵將渡焚倭營屯糧處爲內應倭衆退
守泗川寨事見平攘録又嶋津撤泗川事在前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二月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
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撤回以李承勛充禦倭
總兵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
今按萬曆二十七年當日本慶長四年
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磔傳九邊
七月上晉邢玠太子太保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賜金蟒
萬世德陞左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同
知麻貴右都督蔭一子世指揮僉事正千戶有差董一元准
復職仍並給金幣部使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加賞弁
賜兵部尚書田樂金蟒蔭一子入監兵科都給事中侯輔之
職方郎中楊應聘並優擢再叙麾蔚功賜茅國器陳寅彭友
德等金前經理楊鎬以原官叙用已復念御史陳効殞命絕
域蔭一子錦衣而辜師楊元遁倭沈惟敬先後棄市
謹按外史上日今稱倭強大與虜敵然倭以海爲穴棄險爭衡亡國之勢不順而智多出于鮮往憚朝鮮中朝經略數歲竟不得要領或謂關白忌清正世臣借兵事出之全慶間姑置以爲征東長計是欲戰互毋不其然與琉球受實而關浙爲震動將憂豈在朝鮮也余當察倭非有大志只不越海生心封畧唯守島索餉我予女玉帛而奸狡又潛爲弓孔鍵而走險憂方大斗海禁下渭濱人亦有言急之適以生變緩急操縱術豈未形在當事義何爲謀之早矣
今按關白忌清正世臣借兵事出之全慶間清正記云
小西石田加賀之交也二人同心讒清正秀吉大怒將
賜清正死清正名在伏見會慶長元年七月十二日夜
大地震清正率二百人來卒謁伏見城自明無罪秀吉
遂免其罪令清正歸其采邑肥後國熊本而後清正渡
三韓聚竹嶋殘兵拔梁山城又與毛利參議秀元黑田
甲斐守長政淺野左京大夫幸長等相議攻南原城陳
愚衷降梁山在慶尚道南原在全羅道正謂此與
庚子萬曆二十八年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先是朝鮮王請
留水兵三千止認本色口糧至是歲遂得旨盡撤經理疏善
後八事一選將以朝鮮右文將宜轉孫一練兵麗人鷙悍耐
寒苦而長衫大袖非甲冑制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釜山
與對馬相望揚帆半日可至東入机張蔚山西入閑山唐浦
塗所必經我登釜山瞭望如指掌而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
兵一修險隘朝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稱四塞而忠州
左右鳥竹二嶺羊腸繞曲眞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踰向倭

守此防我南渡而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倭不敢窺皆仰地利也今若據遺址尚存亟加修葺一建城池朝鮮八道十九無城以避地爲便而平壤西北鴨淥二江俱南通海倘倭別進一旅占據平義則王京聲援既絕腹背受敵一造器械倭戰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擊今准福唬造千百艘爲奇兵而添造神机百子火箭一訪異材朝鮮俗貴世官賤世役如錙銖自負不宜一切鋼之一修內治此八事誠善後之策也

今按萬曆二十八年當日本慶長五年

又卷之二十二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倭并琉球虜其王聲取雞龍淡水閩廣

今按萬曆三十七年當日本慶長十四年琉球事詳見世法錄今按

壬子萬曆四十年十一月是年日本冒琉球貢海上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檄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閩越亡命郭安國等寄書其家暗指入犯之期其檄與書語多狂悖乞須明旨以憑發遣時琉球已爲倭奴所并其貢物俱是眞倭寔爲窺伺心甚叵測

今按萬曆四十年當日本後水尾天皇慶長十七年代請互市琉球國王尚寧上書大明國福建軍門老大人閣下恭審小邦去日本薩摩州若僅三百餘里以故三百年來以時獻小腆方物修其鄰好頃有不肖嗇夫緩其貢期是故薩摩州進兵於小邦小邦荒墟者誠天之所命而我亦以無苞桑之戒也不幸而爲其俘囚在薩摩州者三年矣州君嶋津家久外好武勇內懷慈惻待我以待貴客之禮遇之厚者三年一心加之送還我於小邦於是吾民之歌於市抃於野者茲非幸歟州君寄言於我其言曰夫邦國之在四方也有金玉者或不足乎錦繡有粟米者或不足乎器皿若有餘而不散不足而無聚民用不足而其貨亦腐惟坐而待腐不如通其有無各得其所矣日本非無金玉器皿其土宜質素而不及於中華之文質彬彬是故使我參謀於兩國一以使日本商船許以容之大明邊地二以使大明商船來我小邦交相貿易三以使一遣使年年通其貨之有無者匪趨富兩國人民大明亦無爲倭寇嚴備兵衛矣三者若無許之令日本西海道九國數萬之軍進寇於大明大明數十州之鄰於日本者必有近憂矣是皆

日本大樹將軍之意而州君所以欲通兩國之志者也伏冀軍門老大人於斯三者許一於此我小邦大沐大明之德化且遂日本之夙志是亦天朝恤遠字小之仁心也若然則永守藩職無生貳心遐方嚮化之念沒世不忘也伏楮伸鄙悃仰祈尊炤不宜見南浦文集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五月東湧偵倭福建巡撫黃承玄題義民董伯起同李進葉貴傳盛等出海探倭十六館頭開洋經竿塘橫山十八至東湧一路兵船縣各澳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泊山後南風澳一泊布袋澳二澳相連遂檣俱卸但掠定海白艕船藏南碇隱處伯起即將海道號票藏山上并孩天妃廟判官手爲証忽見南碇船張帆來衆欲

走令進曰勿走走則銃打立盡頃刻倭至通事同倭過船搜檢問何船衆以討海船對通事問有兵船否應云無有通事日伯起等曰汝但說有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說有兵船他方去也汝但開口我為汝說又令取水彼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二人偏相之即摇首汝不是討海的老實說不則殺汝以刀臨脛者數次伯起知不免乃大聲曰我等實是軍門海道差來的聞汝造船二百我這裏已備戰艦五百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久泊此處何為今日殺不殺也繇汝殺我兵船即至矣于是群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磯國王差往鷄籠風颶不得歸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免罪決不殺你即問誰是首軍衆指伯起首軍看彼國老爹之稱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

躍過曰我今操命報國矣即索綢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衣之不受從葉貴等借衫遍與倭首軍倍伯起食飯遂帶所拏船併差船送出台山伯起請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匹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閩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們來便要殺說彼國便坦易說中國即緣眉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即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採却有字仍寫無字倭與吾人亦無異但言語乃或以手作銃耿硯而聲之無刻不然明年伯起以計給[illegible]遂歸拔以為海口裨將

謹按伯起一義民也以身救衆以智全生于患難存亡之際開了然有以自命者使用附其志又何變之不可足賢之不可出耶壯哉士也

今按萬曆四十四年當日本後水尾天皇元和二年也

砂磯國不知何地訛言

又卷之二十五

熹宗悊皇帝

天啓四年甲子七月紅夷屢擾閩中近復勾引日本倭人通遁地方奸滑敢干西寮古雷一帶燒劫而我將士玩縮不前竄溢無日于是撫臣南居益請旨申明賞罰以振國威以惕人心而又親閱邊海議曰要之防嚴通倭之罰闌出有禁越販有禁八閩衽[illegible]枕可謂無忝于撫

今按天啓四年當日本後水尾天皇寬永元年

異稱日本傳中之二引用書目

兩朝平攘録今按中引東鑑續古事談等

兩朝平攘錄卷之四

會稽　諸葛元聲　輯
　　　商　濬　校

日本上

日本故倭奴國也通鑑前編以爲吳亡子孫入海爲倭故倭自云吳泰伯後墨談以倭國有徐福祠謂爲福後故中國呼倭爲徐倭皆非也蓋仁山據國語寡人達王于甬句東數語而推之非實有所本徐福云者諸書皆以福居擅夷二州號秦國但島之倭耳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寇亦不一開皇永徽間遣入求佛經學伕法開元雍熙間遣入來從儒受經路由廣東由明越者始于唐德宗時咸亨中惡倭名始更號日本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與朱厓儋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小者百里大不踰五百里）總之極大者三十六州州各有主以州統郡郡皆屬於日本其地分五畿七道東西長南北短西南至海東北隔大山（北曰拘邪韓七千里曰對海又南千餘里曰瀚海又東南陸五百里曰伊都國關東也西即與闍折相望）其人兇狡無信性貪譎輕生好殺人佩一短刀黠而文身頭盡去髮惟項上稍留趾如中國人而草履多僅蔽足指根不著地以便跳躍其男女服染青質白紋男衣過膝而止女人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頭皆被髮跣足拔眉黛額男女冶容者累其齒中土人至者擇婦女數人各携衾裯就之名曰度種臥未定視男欲與者何人餘各抱裯去其相會以蹲坐爲禮道遇尊長脫履而過其俗信巫疾無醫藥病者裸而就水濱杓水淋沐之面四方呼其神祇禱即愈其飲食常用磁漆器尊敬用土器有匙筋不則手兵行人自舉火不與儕同飯以糯米雞鵝鴨去頭尾火燎去毛即啖之血流以爲鮮美牛羊肉生研碎之少加芥鹽即食性多嗜酒亦喜喫茶習佛經者頗知漢字其用兵善埋伏數遠出我軍後兩面夾攻每以寡勝衆劫營壘華人輒墮其術其未戰也團結分散三三五五一人揮扇伏者四起謂之蝴蝶陣然長於步戰怯於水鬬精於刀法鳥銃而疎於鎗弓刀長五尺餘用雙刀則及丈餘地又加手舞六尺開鋒凡一丈八尺舞動則上下四旁盡白不見其人鳥銃用實銅鑄成以利錐研成孔極光潤不用木柄緊繫於臂實藥加丸隨發隨至且無聲人不及避倭竹弓長八尺以足踏其弭立而發矢矢以蘆爲幹以鐵爲鏃鏃濶二寸爲燕尾重二三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中則人立倒戰士身無甲冬夏一花布衫下短袴輕捷如飛頭領間御鎖子甲尤精堅稍長一丈八尺餘製亦工鐵大[illegible]箭三十六枝又次一十枝近亦有閩人教造閩舟[illegible]國之西南有鬼國出利鐵而人好鬬倭人入寇多募其人有白番鬼黑番鬼即古崑崙奴面深黑善鬬忘死倭之取勝大率此爲前矛凡行師倭中野島人先之中國連逃又次之凡住兵處率開四壁令前後相望以謹禍患其國主以王爲姓歷世不易號曰天正王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每元旦關白率大臣謁天王他時不相接）其受國事掌兵馬皆國王與關白主之其臣放平原橘藤更替竊據爲雄長尋國政天王子娶于其族關白子又娶諸太臣家其刑法無笞杖犯罪不論輕重即殺之賦三分之一無他徭工役皆募（關白倭之大頭領即漢大將軍宰相即此是也）其沿革漢以前稱倭後改稱[illegible]

居日向筑紫宿後徙山城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德仁義禮智信大小十二等延來天文天皇傳永祿天皇嘉靖三十九年彼國號天正元年所屬五畿七道六十六州三島共統五百八十九郡郡守曰地都

今按徐福祠事見上卷通鑑前編日本爲泰伯之後墨談亦爲徐福之後諸葛氏俱以爲非此實得事之正矣仁山撰通鑑前編者國語寡人達王于甬句東數言吳語曰吳敗越王告吳王曰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百人以奉之在所安所與居者）夫差辭遂自殺觀此則吳王終不居洲也天正王指正親町天皇國王蓋謂將軍家其刑法無笞杖古者有笞杖徒流死五刑與唐無異出名例律今也無笞杖關白倭之太

頭領卽漢大將軍宰相元慶四年十一月八日詔右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基經（後謚昭宣公）爲關白此我朝關白之元始也見河海抄百寮訓要抄等書萬機巨細皆先關白于其人然後奏御天子之意取漢霍光故事故亦稱博陸侯天文天皇指後奈良天皇永祿天皇指後柏原天皇郡守曰地都當作頭蓋訛東鑑曰文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因幡前司大江廣元謂源賴朝曰世及澆季爲梟惡者多叛亂罔極東海道已爲柳營則無慮矣禍蓋起於它方乎欲治之每發東兵則人煩國費也今義經等謀反天下騷動乘此時奏國衙庄園各置守護地頭坐定亂則可也賴朝大悅奏自稱諸國平均捴追捕使處處置守護地頭充兵糧段別五升至是國司領家所有之地日削權亦漸輕焉民愁蘇續古事談曰地頭名義難曾一中華書中無之起乃討之使賞國郡兵食號曰地頭錢此合今地頭之義併觀此文設此名乎亦童謠之所稱乎甚可怪矣

五畿　卽京洛五州統五十三郡

山城　大和　河內　和泉　攝津

東海道　卽關東十四州統一百十六郡伊勢州設大將軍鎮守

伊賀　伊勢　志摩　尾張　三河　遠江　駿河

伊豆　甲斐（音斐）　相摸　武藏　安房　上總　下總

常陸

東山道　八州統一百一十一郡陸奧設大將軍鎮守

近江　美濃　信濃　飛驒　上野　下野　出羽

陸奧（出金）

北陸道　七州統三十郡近月氏若佐設大將軍鎮守

若佐　越前　加賀　能登　越中　越後　佐渡

山陰道　九州統五十二郡出雲設大將軍鎮守

丹波（出水銀）　丹後（出丹土）　但馬（出銀）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隱岐　丹渡

山陽道　八州統六十九郡在京畿正南周防設大將軍鎮守

攝摩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南海道　六州統四十八郡在海南阿波設大將軍鎮守

伊紀　炎路　阿波　讚岐（出銅）　伊豫　土佐

西海道　九州統九十三郡乃瀕海地豐後設大將軍鎮守

筑前　筑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　日向

大隅　薩摩（沿海黑汐所出鐵又出花布）
三島（統六郡）伊岐島（即一岐）　對馬島　多褹島（與高麗近每相往來）
山城州爲畿內重地東有日野寺（極高）北處西有高野山寺二
山如龍虎拱鎮國畿又有日春大寺高二十丈銅佛一尊高
十六丈七道周圍山城各設大將一員鎮守京畿居中惟西
海道近潮江山少止養久山居海中方圓二百餘里竹中叢
茂多茶等又出多羅木有地都守之各道犯死罪矜免者發
彼官賣拘留截木獻板非銀贖身老死不可離也
今按日野寺謂日野法界寺日野三位藤原資業建之安
藥師佛此像者傳教大師所造極高乃日升處蓋此寺東
南有朝日山訛云之高野山寺在紀伊國伊都郡都西
南[illegible]國高嶺有平原幽地名曰高野弘法大師奏建金剛

峯寺日春當作春日大寺謂東大寺在春日側故訛曰日
春大寺高二十丈銅佛高十六丈詳見大佛殿緣板文載
在朝野羣載東大寺要錄養久山被玖嶋也宜參考上卷
引通典今按
其強盜証明即命戮無牢獄鞭撻竊盜計贓倍酬不數者沒
妻孥犯死求獲逃入寺則罷擒若遂剃髮終身不充役佛法
過國法也射箭負重以奉神名曰賽愿鬪銃鬪弓以贏錢名
曰賭搏開場者斬首家私沒官對賭者斬右手不然重罰僧
道宿娼還俗姦良家婦女獲之即戮在京文武品官以坐席
分大小一品官九層二品八層最下一層官行用轎馬前列
長大勇卒一員披髮手執偃月刀引導官往不行卒皆蹲踞
官行衆起部民皆蹲踞整點人馬吹海螺爲令無鼓進金退

之則婚姻亦用媒媒名乃隔達知聘用茶食布疋猪羊聚時
拉搭過門與女同行以轎馬貧令從者背負婦先跨火入門
見公姑無拜跪止合掌鞠躬禮畢通宵歡飲女無粧奩止有
從嫁娶曰播客木草分嫁曰木哥獨是其產有男女初必容
請一友認爲義父子年十五以上親父厚禮甚至一百金送子歸
義父家剃髮冠頭義父倍禮并子送歸由此兩爲至戚若生
女其義父様髮禮亦如之官家子姓皆以銹鐵水浸棓子末
漆牙與民間以黑白分貴賤女子不分良賤漆牙始嫁初喪
不飲酒食肉服裂白置一龕令亡人合掌坐於內外紙糊縫
上書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又白布盤繞親友擧龕而行殯
擧孝子白擡龕止一子增剃代之令一義男爲從殯至坏所
先設竹城置龕其中容換草履入參僧唱經畢孝子各執長

竿火焚龕并竹城等三日三夜以爲至孝將灰骨和泥送寺
從殯者令在寺燒香永不歸貧無力焚即於竹城內埋之挈
家澡滌色衣而歸以取吉利通國無卓小卓止供讀書寫字
奉客飯大木碗只盛食將半又添其尖以爲敬官長宴將殘
必令女使奉酒始爲至敬宮室不用瓦板蓋加油灰敝又蓋
之板高疊爲故家墻壁皆木板爲心外粉泥灰質結苴苫爲
壁地鋪白汲以爲潔麗雖皇宮上不蓋瓦下不砌磚本國泥
土不膠無磚瓦匠也國無欽天監大明曆日從大隅豊前後
薩摩州得之琉球以資選擇
今按上書大乘妙法蓮華經七字此非定事後世佛法盛
故書經名寫佛名也上古無此事從殯者令在寺燒香永
不歸傳聞之訛也又上古無火葬佛法西來自文武天皇

時有之詳見續日本紀雖皇宮不蓋瓦云云無磚瓦亦
此亦非也泥土能膠亦有磚瓦匠然本朝舊制皇宮用檜
皮葺佛寺用瓦故神事忌言佛寺曰瓦葺出延曆儀式帳
延喜式等書國無欽天監亦非也觀職員令所載式古者
有陰陽寮掌天文曆數事今猶有司參考諸曆作曆不用
大明曆曰
其宮如華物云云
今按云云以下文見武備志圖書編故略之
其倭刀
非獨用剛出鐵久鑄煉成復毀朝煉煆暮淬泥加此自二十
日工成刀可吹毛削鐵富倭不怯工價制之延高師學法會
者所操不過下等戰必善運刀者在前衝擊可畏然有限也中國不如至輒長避搶獲倭刀亦莫辨高下諸知大小長短不同其名亦異

日本種王者自原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恐即藤氏也其姓不
一云
今按原氏當作源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恐即藤氏也此義
皆非也宜參考武備志今按
隆慶初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據要路競爲淫虐道路側目
原賴朝以兵衛佐原伊豆州遂與其黨起兵據關東以誅清
盛爲名因乘勝席捲盡逐平氏平氏仍據筑前等九州與原
各分其地連年相攻殺
今按隆慶明穆宗年號當日本正親町天皇時平清盛後
白河二條六條高倉安德天皇六代人前隆慶殆四百年
謂隆慶初者非也清盛任太政大臣二子任內大臣兄弟

衆子居顯職濟濟一門采邑三十餘州庶士放同儕其惡
無狀原賴朝原當作源
時國王姓秦而平信長爲關白信長雄驁能御下而秀吉爲之
養子秀吉幼微賤不知父所出其母爲人婢得娠生欲棄之
有異徵不果棄及長勇力蹻捷不事生業初以販魚鬻臥樹
下信長出獵吉驚起衝突欲殺之復以吉舌辨留之養爲名
木下人秀吉善上高樹人呼爲猴精信長無子之出兵無不
勝者因大寵愛賜之田土改名森吉凡助信長計奪二十餘
州信長恃功大勢盛遂弒國王自篡立秀吉以信長篡成賞
亡輒多怨望信長知之恐其叛已可加與田地令爲攝津鎮
守大將有參謀阿奇支者得罪信長命吉統兵掩殺之已而
信長又爲部將明智所弒秀吉方攻阿奇支聞變遂與部將

行長等乘勝舉義兵誅明智此萬曆十四年事也
今按時國王姓秦而平信長爲關白皆非也信長時將軍
源氏也信長其先出自平清盛任右大臣秀吉父事見懲
毖錄今按名木下人非也木下秀吉舊氏非此義弒國王
自篡立非也征夷大將軍源義輝爲其臣三好長慶所弒
平信長討三好氏立義輝弟義昭爲征夷大將軍義昭不
肖故廢義昭自立攝津鎮守大將見武備志今按阿奇支
明智非二人明智和訓阿奇支訛爲二人明智日向守光
秀弒信長秀吉舉義兵誅明智氏也此萬曆十四年事訛
實萬曆十年也
信長雖死有三子皆長成秀吉皆廢之而自立信長太子名
御茶銑以罪逆居遠島惟留其第二子在國任事秀吉既爲

位乃以關白與其養子孫七郎（名見吉秀吉先無子養三好已子及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生子即孫七郎出守關東後二十四年又聽讒以謀反誅殺其家財）而以弟美濃爲大將（亦於八年病死不…）盡於是益治兵衆征服諸州至萬曆十七年兼并六十六州皆爲臣僕矣秀吉法令嚴嚴綁釘殺戮無所不用兵行有進無退卽遇湯火不許回盻回頭者子壻亦斬故所向無敵始征關東用馬十二疋載金在上前做一紙人捧金一錠令日用必攻殺賞以馬上之金又多以金行間以殺立威云云

今按信長太子名御茶筅信長第二之子信忠任秋田城介第二之子信雄小字御茶筅任内大臣爲秀吉流于出羽國秋田其後歸京第三之子信孝小字三七天正十一年於尾張國野間内海卒年二十六見吉當作秀次

原號三好孫七郎秀吉之甥也後以爲養子任關白郎遂

孫七郎出守關東非也弟美濃美濃守秀長也

薩摩一州先以金買其頭目及老王義久信服止有一女郎取爲質知其四弟能戰卽毒殺之知其三弟欲反遂命老王取其首級其二弟名武庫命往朝鮮卽將田地丈量起税以京倭攝之至於肥前肥後又中國安藝王皆有大功俱奪其城邑有不服者計剿耳二十四馬載回誅戮殆盡又大國名尚島者亦降之所奪各州必質其子弟皆威計所逼非心服也然秀吉多智略剛果有斷能殺以恩威又善用人故能混一諸島惟性婬嗜殺見京都富民妻婦奪而爲妾聞豐後王之妻甚美命載入京都其妻守義不至卽命其王往朝鮮以絶故殺之有一婢入寺遯回疑其有奸將和尚人衆五十三人盡行綁釘在市有張網者悞羅其鷹將張網及左右晉者二十四人俱殺初將丈量田地有守園人說此半畝是山我自力新開爲園遂惱其大膽出語將母妻弟婦行吊死既吞各島遂盟修心將天王二十九年改爲文祿元年天正王幼子卽位欺其孤弱視若贅琉公卿有勢力者逼爲已用使之孤立無助至丙戌年改山城爲大閤（日本國王皆居山城即所都）而于大界護屋島（昔爲荒蕪秀吉始開闢）等處蓋築城池四座名衆快樂院每城周圍三四里大石高聳三四重河濶二十餘丈内造宮殿大樓閣有九層粧黄金下隔睡房百餘間選民間美麗子女拘留於内每夜常東西遊臥令人不知以防陰害國城外又設立二關東名相坂關西名赤門關二關各有船數千艘歳二月秀越千丈溪點齊選兵自十八歳至五十四止者機詐者老亦用之秀吉恃已富強侵掠朝貢各夷如琉球呂宋南蠻佛郎機暹羅皆逼令來貢往日本生理且其慘酷暴虐殺害諸州奪民都邑質其子女恐各島生變又已立之子方在乳抱故疑忌者盡發從征如薩摩州君義弘（卽老王義久弟也）孫七郎子與哥（孫七郎以謀反同隨從七十二人俱殺死）皆往朝鮮是也萬曆十七年三月關白差和尚到琉球說令奉朔獻地又餽送本國長史鄭迵百金（迵原籍福建長樂縣任欽賜二十六姓之人時國王尚寧內迵曾至京師遊南雍國學歷官至長史）永所迵世子尚寧暨國人人疑懼迵以倭情多變誑勸世子力辭不受金差一和尚往報關白聞琉球佛國未敢動乃厚賂和尚善說世子

今按義久嶋津貴久之嫡子忠久十二世之孫爲薩摩守謂王者非也下文安藝王豐後王亦然遂命老王取其首

級南浦文集曰歲久當西征之時有揆度之疾有識者以爲非其疾秀吉信之令細川幽齋書之蓋謂此事其一吳名武庫命往朝鮮南浦文集曰義久依無世子讓守護職於舍弟兵庫頭義弘義弘與其子忠恒（後改名家久）從朝鮮軍郎將田地丈量起稅謂秀吉撿地也中國安藝王謂安藝毛利家也王字非也尚島蓋指琉球國王多以尚字爲名故訛爲尚島關白後王之妻甚美云云殺之此蓋言大友義統事而誤初李如松攻平壤行長遣使于義統等曰明兵二十萬近日將攻我平壤愼勿怠而來救之義統素性怯弱無意于救之且聞明兵二十萬之語恐曰大兵若此矣行長決而不至義統顚沛逃歸于王城增田石田大谷等興書責之秀吉大怒曰此非勇士之素意而日本之瑕

瑕也我欲殺義統首而以徇世家宥其死終沒其國天王三十九年王當作正九字衍天正王幼子謂後陽成天皇丙戌年天正十四年改山城爲太閤訛也山城國名太閤關白父也秀吉讓關白于秀次自稱太閤居山城國伏見里故訛皆爲荒無秀吉始開關謂名護屋事名護屋在肥前國松浦郡此地爲波多三河守之所領秀吉就之造宮殿設立二關東名相坂關西名赤門關相坂關在山城近江界赤門關門當作間赤間關在長門國二關自古有之非秀吉始立之孫七郎往朝鮮非也孫七郎居京不往朝鮮後爲秀吉遭害與哥事見引武備志今按差和尚到琉球和尚桃菴也見引世法錄今按

時關白併呑列國惟關東未下萬曆十八年正月初八集衆將令率兵十萬征東且曰吾欲渡海侵唐遂命肥前守造船又令列國築城於肥前一岐對馬三處以爲渡唐館驛又召傳時汪五峯黨問之答曰大唐執五峯將五等三百餘人自南京刧掠橫下福建過一年全軍而歸唐長日本如虎欲取如反掌關白喜曰以予之智行吾之兵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國不亡吾帝大唐矣惟恐水兵嚴密（日本只畏中國水兵）不能勾從唐地乃命對馬太守扮作商人至高麗觀地形太守回報高麗國退兵二十里以候日本兵其國不服者多只一縣與對馬相近者來之（意即釜山）然欲攻之可唾手而得也（後朝鮮奏中國云本年六年對馬島守宗義調遣僧男義智來到浦口稱有警急及詐刷還人以又云宗義調稱病不主已務以平義智所代宗平異姓却臣訟父子相襲義智係秀吉姪親婿國奪島故遣故詐稱義調遣行恐動之謀）二月復差和尚往朝鮮稱關白利害朝鮮驚懼即令大頭目十人將降關白安

插爲質五月高麗貢驢至日本關白亦以囑琉球王亦囑之賜金四百兩（此朝鮮貢關白之始）七月關東蠔境坍佛狼機貢倭于大明國天地圖各一幅犬一對馬一對絲段香寶五萬餘金十月關白弟死十二月關白強占豐後王妻爲妾時關白破關東後入寇意已決

今按萬曆十八年當日本天正十八年集衆將令率兵十萬征東以五畿南海山陰山陽北陸及近江美濃伊賀三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伊勢尾張兵二十六萬征小田原北條也宗平異姓非也平姓宗氏也高麗貢驢此時所貢上宜甚多貢驢惟舉一物朝鮮征伐記曰朝鮮國王李昭奉書日本國王殿下春候和煦動靜佳勝遠傳大王一統六十餘州雖欲速講信修睦以敦隣好恐道路湮晦使臣

行李有淹滯之憂歟是以多年思而止矣今令與貴价一道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三使以致賀辭自今以往隣好出于他上幸甚仍不腆土宜錄在別幅庶幾笑留餘順序珍嗇不宜萬曆十八年三月日朝鮮國李昭別幅良馬貳疋大鷹子十五連鞍子二面諸緣具黑麻布三十疋白綿紬五十疋青斜皮十張人參一百斤豹皮二十張虎皮二十五張彩花席十疋紅綿紬十疋清蜜十一碩豹皮心兒虎皮遐海松子陸碩獺皮裏阿多介一座以屬琉球之言屬之答琉球國王書曰玉章披閱再三薰讀如同殿閣聽芳言抑本朝六十餘州撫兆民施慈惠而既歸掌握也項又有游觀博知之志故欲弘政化於異域者素望也茲先得貴國使節遠方奇物而頗以歡悅矣凡物以遠至爲珍以

罕見爲奇者夫是謂乎自今以往其地雖隔于山海深執交義則以異邦作四海一家之情者也餘蘊分付天龍寺桃菴東堂嶋津義久傳說也恐惶不宜天正十八年龍集庚寅仲春二十八日關白琉球國王。大高檀紙書之　鹿苑寺西笑作答朝鮮國王書與此亦別然欲入中國施政化之語意頗同故曰以屬琉球之言屬之答朝鮮書見懲毖錄今按

近有大國名尚島者其子受聞金遂殺父來降關白自爲大按令州廣造兵船聲言三月入寇大明入北京者令朝鮮爲鄉導入福廣浙直者令唐人爲嚮導又差人脅琉球勿貢大明致漏事機時有福建同安船商陳申寓琉球因與鄭迥商議乘本國進貢請封之便備將關白情由奉報陳申搭船回國稟巡撫趙參魯以聞此萬曆十九年四月也又江右人許義後在薩摩州行醫亦令同鄉朱均旺備錄關白奸謀告于是軍門張奏報朝廷下兵部移咨朝鮮王朝鮮止深辨嚮導之誣亦不直陳寇患故朝廷不以爲事惟責沿海申嚴戍守而已至九月初七日關白文書行到薩摩整兵一萬大將六員到高麗取齊侵唐并起各鎮兵共五十餘萬限來年壬辰春起程自巳三月初一開船而薩摩君尊我大明潛白火知之命薩摩君之弟武庫領兵薩摩相幸侃亦素敬大明意欲抽兵容迯呂宋交木等處旁觀成敗機露事不諾卒與武庫同行十一月十八日文書遍行列國各辦三年之粮先征高麗盡移日本之民於麗地耕種以爲啟唐之基若得大唐一縣是吾日本之名得矣唐之天下在吾袖內也又令列國兵至高麗岸則破釜焚舟不許擄人取財只取高麗修夜築

城倭攻城隨近隨築土塞堀圍之故於夜令人不知近則掘城通地道也不許修築則刻拾寂一芥臨陣不許一人回頭遇山則山遇水則水遇寨則落陷寨不許開口停足進前死者留其後退後者不論王侯將軍斬首族滅十二月又下令西海道九國爲先鋒即薩摩肥前等州兵人樣南海道六國山陽道八國應之釐國而行父子兄弟不許人留家於是數國人皆生疑變曰此舉非征大唐乃襲我等之後滅吾族耳各密議欲反又舊年七月喪子並無弟兄又豈後有奪妻之怨故不親行

今按萬曆十九年當日本天正十九年七月喪子並無弟兄四月秀吉弟淺井氏生男名棄此年秀吉兄秀長喪子棄亦至秋死秀吉甚哀惜以爲性傷乎數過竹院得半日閑登東福寺妙雲閣忽催入朝鮮之思秀吉征朝鮮分道

不親行者恐日本之禍起也謂奪妻之忿者甚非也及壬辰正月止分遣八將入冠朝鮮八道豐臣輝元慶尚道豐臣景隆全羅道豐臣家政忠清道豐臣勝隆及元親還京畿道鎭護城中者豐臣秀家也豐臣吉成江原道豐臣家治黄海道豐臣清正永安道行長義智平安道分派後又内選三酋爲大師三酋者命攝津州前司小西（地名）秘書少監豐臣行長（姓名）倭將對馬州前司宗（地名）拾遺侍中豐臣義智爲先鋒統領倭兵十萬入犯朝鮮恐二酋不勝復遣加藤主計頭平清正統兵同行自二月渡海從釜山而入朝鮮朝鮮古箕子封國武王始封其子施八條之約邑無淫盜衆謹成風秦屬遼東外徼漢皆郡縣五鳳元年有蘇伐公者得大卵於蘿林有嬰兒剖卵而出長有聖德六村異之立爲西干（方言[illegible]）時閼英氏又神龍見於井右脅生女亦有聖德人呼[illegible]與高句麗百濟鼎峙而王三韓至唐高宗時新羅取二氏而盡有其地傳五十五世降於高麗王建（後梁貞明六年）三氏三十二世王顓無道國相李仁人弑之立禑立昌（辛氏非王氏）皆廢國人謀立定國君王瑤未一年門下侍郎李成桂廢瑤自立時洪武二十五年也始改國號朝鮮國王姓李奉朝貢甚謹其國北隣女直西北至鴨緑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至京師三千五百里在遼東之東南三面濱海（東獨清濟下視下文）正與日本遙對止隔一海而釜山者朝鮮之海口也（日本薩摩州與浙江相對馬島與朝鮮相對馬島至釜山約九百里風順一日可到對馬島至一岐島六百里一岐島至護屋島九百里餘里護屋即關白擁大兵處風順四五日可至寧波六七日至天津八日至登萊但登萊等處海多石磯不便行舟耳）釜山麗民向與倭往來互市無間有住家通婚姻者謂之倭戶又曰麗倭朝鮮國王李昖在位日久政務廢弛邪臣柳承寵李德馨等蔽倭逢合忠直見疎且國中久不被兵民不習戰聞倭兵猝入君臣束手百姓逃奔山谷守土者望風迎降以故二酋不兩月破朝鮮三道朝鮮凡八道

京畿道（即漢陽城居中）　江原道（在東）　咸鏡道
平安道（即平壤城二道倶在北）　黄海道　忠清道（二道在西）
慶尚道（在海東南）　全羅道（在海西南）

時平安黄海忠清已破慶尚全羅危在旦夕國王北奔義州（去鴨緑不遠）二酋遂入王京王子國母盡爲所執（李昖正妃無子妾金氏生二子大子臨海君珒次子光海君琿）

今按壬辰明萬暦二十年當日本文禄元年豐臣輝元毛利右馬頭景隆當作隆景小早川左衛門佐家政蜂須賀阿波守勝隆詮大谷刑部少輔吉隆與元親長曾我部土佐守秀家浮田中納言吉成詮石田治部少輔三成與家治詮脇坂中務少輔安治與朝鮮凡八道潛確類書曰朝鮮其國東西南三面瀕海西北抵鴨緑江北則女直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原（本濊貊地）西曰黄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卞韓地）東南曰慶尚（本辰韓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韓域）東北曰咸境（本高句麗地）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分統郡（四十）府（三十六）州（五十八）縣（七十）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物衆州縣雄巨最爲富庶俗尚詩書人才之出比諸道更倍平安咸鏡二道境接靺鞨俗尚弓馬兵卒精強倭卒聚于平壤意欲席捲高麗入犯中朝朝鮮國王給繹奏報舉朝驚愕謂倭犯朝鮮窺中國此二百年來所未見者封

嘗倭之莫知所出

倭兵聚於平壤意欲席捲高麗入犯中朝一酋識曰吾等越（本此處云）海伐國幸獲全勝三韓可舉鞭定矣但其主竄伏未降而全慶各郡多未下我輕師渡鴨緑敵反乘吾後不君以重兵駐王京而令水兵西向全羅遠出西海道與大兵水陸並進計之上也乃一面分兵一面差和尚仙巣竹溪（仙巣名玄蘇　竹溪名宗逸）等持檄告朝鮮王曰

日本與大明動干戈是九牛一毛大海一粟也雖然以難違國命要借路於朝鮮吾國一統以來國富民豊無望奪國又無貪於財只欲復怨也（指前將洲各船泊暴山事借言也）朝鮮介於兩國之際路經入大明除朝鮮外又何國乎是故到朝鮮則處處擄城墩虜道路是以戰者戮之降者容之遂無一士當鋒而

自釜山到平壤者不越一月加之遣豊臣清正於平安道至豆滿江邊舉歸一握承前欲屯陣於鴨緑江先是數日呈書於禮曹判書李公待其持章送於平壤不敢殿也兒祭（此書傳自沈惟敬即其首一句日本君臣大義己明乃云本欲求封將誰欺也）撤至國王李昖先已告急天朝請兵救援行長果分遣別將引水兵一枝由西海直趨全羅此道田皆沃壤民多富庶國用軍資全頼乎此時八道地雖搶掠過半尚幸其水陸未合此一不守則貧封悉倭有矣幸得水兵將元均統率舟師扼倭艦於閑山島前洋奮力擊倭兵棄舟奔還始不得兼水陸之勢未敢大逞（倭兵素利水戰但舟雖多失小而脆薄不足當我舟之平衡又其人利跳盪便刀銃一入舟風濤震盪跳躍無所施刀銃不相應以長槍大弩火炮攻之勢必小支故避朝鮮舟小擊禦倭先禦水兵所謂禦之於海外也）朝鮮國王絡繹奏報舉朝驚謂倭犯朝鮮殆中國此二百年來所未有

無計嘗倭之莫知所由時暹羅夷使在京自願出兵剿倭朝以事關至大行於兩廣總督另選一能事官員與原差夷使同往彼國宣諭巡撫蕭彦流爲暹羅居極西與鎮南相對日本極東與吳越相對約去萬千餘里而界其中者有安南占城滿喇咖呂宋琉球等國欲其越人之國而爲中國效力甚難且舟師所經先之廉雷瓊高繼之香山東莞廣州惠潮蓮于漳福台寧而後抵日本中華靡麗無一不厭彼其奉檄而來勢誰禁之昔狼士兵所過爲墟況暹羅哉事遂寢時議比者本兵東明石星也

七月遼東巡按李時孳遼陽守道荊州俊奉命遣游將祖承訓同史遊擊選卒二千人渡鴨緑援朝鮮時一將邪統皆遼東馬君不諳地利亦不知攻倭之法又天時淫雨山水暴流

馬濘久踏爛一登坡嶺足爪盡裂倭又以逸待勞七月十五至平壤安定館營未定是夜賊至我兵遂亂倭衆多戴鬼頭獅面官馬見之驚退陷淖中不得起士皆卸甲下馬墜崖落穽入爛田中倭劒遍及之史遊擊沒于陣承訓僅以身免二千人回者數十人而已報至舉朝震驚京師戒嚴大司馬石星議寧夏未平復有事遼左昭繼下奔命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越江而戰非完策也於是遣沈惟敬宣諭倭營惟敬輙唱封貢議要倭退兵平行長止許退出平壤以大同江爲界亦以天寒故佯許以緩我師實無退志惟敬報命朝廷度其詐于是一意用兵拜少司馬宋應昌以都御史經略朝鮮應昌爲人方面紫髯目光熌々如巖下電沈毅慷慨有英雄器也

先是巡撫山東即存心邊務題海防事宜五事不報又題

防要略大意謂倭奴情形已著而春訊不可不豫爲之防因
進選將練兵積粟三策仍督造軍器火藥分撥沿海官兵畫
策設防一時錯謬以爲過計及是時中外洶々部題懸賞有
能擒復朝鮮者賞銀萬兩封伯爵世襲無應命者衆始嘆服
曰宋公料敵何神也于是始廷推特簡經略征倭于壬辰九
月二十六日出都門奏以李如松爲督提兵曹郎劉黃裳袁
黃爲賛畫移檄四鎭修墩堡益戍兵督造軍火器械分布海
口又度地勢宜濶要衝尚多乏人遇儆何能策應奏添協守
副総兵一員遊擊二員守備四員近募南北兵一萬五千守
備各領兵一千五百一住南塘一住豊潤黑洋河一住陳家
庄二住山海南口遊擊各領三千一住海洋一住寶坻北塘
而守備屬焉副將統兵三千住常家庄而遊擊守備屬焉居

中調度相機應援而薊鎭総兵節制之天津亦改設協守副
総兵即領新兵三千統轄河大等營例如薊鎭各擇要地而
保鎭総兵節制之再設遊擊一員守備四員副総兵一員添
募北兵一萬南兵二千以守備二員加南兵二千屬遊擊吳
惟忠管轄駐樂亭以控其北以北兵五千守備一員屬添設
遊擊管轄駐北塘口以扼其南副総兵則駐梁城以節制之
所餘北兵五千給與寺馬俱屬統領策應遠近聯絡碁布星
羅延袤二千里屹然有干城之固矣時提督尚羈寧夏而調
兵集者僅三萬五千應昌以副將楊元將中軍李如柏將左
軍張世爵將右軍其參遊諸將分隷摽下統率出關
應昌以侍郎經略朝鮮此十月初命也應昌才名夙著司馬
聞其浙産熟倭又見其有沿海險要圖說特舉用之迨受命

方欲建明而石司馬聽沈惟敬游說而封貢之議遂起惟敬
者本亡賴客游京師與吳俠妓陳澹如昵澹如有僕鄭四改
名沈加旺從海島中逃歸頗能言倭事而惟敬少經倭亂役人
[illegible]又嘗識倭司馬一聞朝鮮倭警方博采羣畫適妾父
袁成游說惟敬所遇惟敬意氣慷慨薦之司馬召與語大悅及
承訓敗因遣惟敬通倭惟敬要重貲以往司馬許諾惟敬遂
認妓爲妻寄室司馬而後行於是攜數千金市蟒衣玉帶花
幣入朝鮮見倭將行長俱在平壤惟敬先令人通意行長遣
僧玄蘇宗逸報之八月二十九日惟敬先饋金幣始與行長
相會於乾伏山之麓因極陳和好之使行長當要惟敬七事
惟敬慨然允諾行長因聽信惟敬言許撤平壤之戍欽兵不
進以候和議行長與惟敬書云日本差來先鋒豊臣行長謹

啓大明遊擊將軍沈公閣下日本絕朝貢者久矣數年雖求
計和議於朝鮮朝鮮不應日本之求故起兵矣惟將閣下來
平壤實兩國復舊規之起本乎抑閣下以轉奏遣天使於日
本以爲和親之驗則幸莫大焉若見許天使則相待者以中
間五十日爲期若以踰期者則難留中本諸將於朝鮮城中
伏乞亮察誠恐頓首不宜計開鎧一甲鉾一挺胄一首弓一
張箙一腰矢付　單刀一個長劍一挺又書云貽呈兵器者
更有馬銃之求雖裝飾甚醜纔以一奏書一道從來命呈上
云々不知適貴也否又書尾示到義州進發上都又行差人跳
還云々不知是何事乎請莫止留義州好矣若中路而遲延
則恐佳期出五十日乎是以云爾又示說僕及傷姓名官位
僕攝津州前司小西秘書少監豊臣行長傍將對馬州前司

宗拾遺侍中豐臣義智糊書呈爲又示北虜咆逹之事宗以
閣下登庸貢則關日本朝貢之路亦未爲難事祝祝餘什
諸右惟時新涼將有未花自愛保重頓首不宣壬辰九月初三
月豊臣行長花押惟敬九月以和議回報時宋經略時至遼
陽而提督李兵渡鴨綠矣如松分兵爲三協中協楊元左協
李如栢右協張世爵吳惟忠領三千南兵屬右協共五萬人
以萬曆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出山海關
紀律嚴明軍容整肅總督郝某餞應昌於郊送退諸貴盡至
黄裳曰才大而不疎眞經略也無何石司馬惑于沈惟敬邪
說復使往倭營議封惟敬奉部咨謁見經略于遼陽應昌謂
之曰倭求封貢彼宜退辭向闕何敢破朝鮮以梁我我奉命
討倭惟知有戰耳汝往見倭必求封貢者宜盡還朝鮮于國

異稱日本傳卷中二　〈卅一〉

全軍退釜山聽命具表稱臣我當爲請今議止退平壤是欺
詐綏我師也有戰而已汝善保首領無草草惟敬唯唯而去
應昌討倭自破朝鮮張甚不一大創之無懲而可於是率衆
出關由廣寧抵遼陽而朝鮮王促我進兵使者絡繹于道應
昌詰其使者曰我師如風雨朝濟江而夕破賊必矣願師行
糧從江以西則我給餉江以東則爾給餉餉必給五萬人必
支二月國王許諾是時提督大將軍李如松尚未至有建議
者以衆寡不敵爲憂衆進兵必敗以搖君心應昌毅然不爲
動乃出秘造火箭明火毒火集將士于原武學靡不神驗曰
以此禦敵何慮不勝軍心乃安十二月初八日提督李如松
始至進謁經略經略曰倭恃衆且悍恥我國中非敵無以示
威非大將軍無以克敵今芻糧已充將士已集而火藥器械

偵倚且啉惟大將軍乘西勝餘威一殲滅之提督避席起曰
如松世受國恩況承鴻庇敢不惟命會惟敬至自倭營執議
如初應昌怒叱曰賊亡無日何敢以謾詞欺我呪令綑打一
百將遂誅之提督贊畫以惟敬石司馬所遣殺之恐以不和
敗事力爲之請乃弗殺屬提督拘于軍中擇十六日誓師渡
江頒示軍律三十二條一軍肅然會欽賞銀十萬兩適至歡
聲徹天應昌宣上德意益切感奮至期禡牙于庭揖提督奉
爵而歃曰破倭復國責在大將軍矣次觴三副將曰勉樹鴻
伐以報主恩又進諸將士曰前有封賞後有軍律幸各勉勵
於是皆叩謝辭去二十二日後軍始發遼陽癸巳正月初八
日大軍薄平壤倭將平行長擁衆十萬設伏以待師前軍遇
戰斬倭十五級生擒三人次日兵集城下倭守牡丹臺爲犄

異稱日本傳卷中二　〈卅二〉

角穿小孔銃從孔中出如虎負嵎莫敢仰攖提督乃遵指授
圍其西南北三門外布鐵蒺藜數重聯設虎蹲等砲而列兵
守之放毒火神火諸箭入城毒烟蔽空倭衆昏眩作嘔我兵
各含解藥蟻附而上倭強戰敗奔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
薰溺死者十倍之朝鮮國王報捷疏謂火焰燭天穢聞十里
又謂平壤之捷快絕前聞蓋紀實也十八日復遣李如栢率
兵追襲倭衆及於開城奮擊復斬首一百七十八級時咸鏡
遠在一隅尚未下應昌料平壤既破則其勢孤固可先聲奪
也行次江沿遣馮仲纓以利害說之清正情怖心搖不能自
決會聞城失守遂棄咸鏡以遁而黃州中和鳳山等處倭將
悉望風奔潰並趨保王京李如松以屢勝輕敵往相地形從
以家丁二三千自隨倭率精悍十萬圍之碧蹄如松挺衆力戰

一以當百自午至申殺傷相半亞麗危急而楊元援兵踵至內外夾攻斬首一百六十七級自是群倭咋舌咬指無敢與天朝兵相抗矣頃王京天險隋唐不能得志兼之霪雨日久將士臥起水中病者十五遂頓兵王京城下相持者數月先是有爲十不勝之說者謂衆寡強弱既殊而主客勞逸迥別宜從封議庶可以收左次之功不然勝則中樞有虛異之嫌敗則禍且不測此蓋迎合風旨也應昌曰吾知爲國何暇身圖且泥水赤壁皆在多寡言者悚乃以其說送樞府而沈惟敬復于石司馬處呶々不已遂將陳璘之兵調守薊鎭李承勛之兵調守山東而沈茂之兵遣還浙江某始錯愕曰欲定之兵何可亂動豈欲徒手平賊乎抑前旨不足遵耶知愛者稍以意開乃撫膺嘆曰今而後始知處功名之難也於是進不堪策疲卒退宜救援晝夜焦勞莫知所出而龍山倉者在王京朝鮮二百年租賦之所入盡積于此行長率兵就食焉應昌乃密遣查大受李如梅戚金等率死士夜往焚之倭絕食張惶平秀嘉等亟召行長入問計行長曰天朝兵銳不可當不早講解竊恐王京亦不可恃平秀嘉頗不然之而部下平壤敗卒往往私議一軍譁張俱有叛志於是平秀嘉始懼遣使納款竪降旗漢陽江上願駐釜山以待上命應昌計兵勢既微而事機復左孰若假此退賊可不復血刃乃具揭以聞尋奉旨倭如恭順赦不窮追四月十三日遣使宣諭倭營倭將卒皆歡躍聽命退出王京應昌乃遣重兵躡之毋令駐足然倭亦燒浮橋沈渡艦以去全羅忠淸二道者宿星嶺南原等處斬首二十五級倭相顧驚曰天兵所至分守抑何神也于是悉衆俱遁歸釜山送還王子并官眷陪臣百餘名曰應昌念朝鮮爲中國屹然屏藩朝鮮安則中國四鎭可恬無恐擬副將劉綎等兵一萬六千防守全慶要害又選麗兵精壯者數萬令綎教習訓練使彼兵漸熟我兵漸歸移王子光海君出鎭要地設險隘謹斥堠爲禦外之策用賢能均徭役爲安內之政方苦心興舉間會尚書石星一力議封移文撤防應昌回咨謂官可罷防兵必不可撤堅持不允因上慎留撤酌經權一疏大意謂臣之議留守經也本兵之議封貢權也守經方可行權無經則無權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爲至要守朝鮮之全慶則尤要也守全慶是謂執簡御煩扼吭拊背或與封貢倭必知吾有備無隙反益堅其恭順之心用力既少成功又多完策也不守全慶是謂就夷舍險棄有從難縱使與封貢倭必知吾無備有隙適以動其窺伺之念用力既大爲患不小無策也況我兵不撤固欲待彼之歸而彼倭不歸寧不待我之撤乎畏威而遁乘撤而來是又不可不爲之慮者臣與諸將士能逐倭於朝鮮邇域之中不能逐倭於釜山海島之外能逐倭使之今日帖然遠遁不能使倭之他日不必再來能藉聖主神威逐二十萬新來之倭奴不能連釜山等處逐百餘年舊日之倭戶能使朝鮮今日之疆土已失而復存不能使異日疲極之朝鮮再失而再復之留兵防守假封羈縻正欲俟倭奴之動靜修設之完備方可次第爲之非謂今日之兵可得而遽撤也且東夷心狡志狂烏可認封貢爲全具而乃拘執以應之乎議封議守經權襍施經能立于常坦之地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如是而後謀也

萬全禦倭完計若以救朝鮮爲是謂守全慶爲非策退內地而省粮憑封貢以撤兵非臣所知也疏上本兵不悅無何遂罷經略而以顧養謙代任養謙襟度磊落多識略有文武才欲備兵大舉蠟任而未得惟敬一面詰和議事適指揮胡澤賚抄送行長手書見有和親字疑之以問徐謝兩生（惟敬初之邪謀欲傚漢唐事以外女作公主妻關白）兩生譯之云是夷語息爭即和親也經略痛戒入朝勿言二字未幾顧經略以疏上與朝議不合亦謝病去而繼之者侍郎孫鑛也鑛文臣持重當此時亦不信惟敬言復遣人以其言詰問行長行長無異辭乃具揭到兵部石星因行長聽命復令惟敬催小西飛等入朝如松師歸正遇惟敬攜重賄（蟒衣三十件玉帶七條）及花布四十擡往送行長如松笑謂曰倭方畏寒今給以此所謂賚寇兵而賞盜也蓋惟敬再入倭營不止貨物帶去書籍有大明一統志大明官制武經七書悉以遺之及回私受倭旗五面千總徐璋得其一送提督搜盡得之即欲誅惟敬以司馬委用乃告經略經略詰其受旗故惟敬以游言自解釋之十一月初三倭見小西飛信不回淸正復發兵搶安康此時二將所統苗兵一千在慶州未撤聞之往救被倭誘入險地伏起殺我兵三百餘人故復屯慶州不敢發十五日孫經略差人伴送夷使入朝十二月初七抵京石司馬礼待甚優如安等過關不下亦不校館遇如王公十一日詣鴻臚寺習礼十四朝見畢會同多官赴東闕面譯給筆札責令親書三事一釜山倭衆准封後一人不敢留住朝鮮又不留對馬速回國一封外不許別求貢市一修好朝鮮共爲屬國不得復肆侵犯小西飛當時一一親書聽從（按此三事即宜徐謝度海將面決之關白不晉問于倭將之好也本兵愒國事已見于此）十七日司禮監太監張誠傳奉聖諭朕覽卿等所開條欵譯審倭使之言及倭使回稟之詞猶未詳確遠夷請封必須盡得其情平秀吉爲何以兵侵掠朝鮮及至戰敗尚拒釜山不退今又差使上表乞封豈可輕率不細加詳審誠僞著該都詳議封名先遣一官一諭彼行長不許留住釜山倭夷盡數退還本國一人不許留住巢穴房屋盡行燒燬一諭朝鮮待彼倭夷盡數退回奏來卿等可與內閣將小西飛還在左闕會同文武及科道等官令通曉夷語通事當面研加詰問譯審情僞訂盟永無他變來說（大哉皇言眞明見萬里矣該情眞僞初不難知試問其初勅兵出于何人乎[illegible]侵掠乎則行長惟敬書可證也[illegible]又問其許封之後倭果盡退乎不盡退乎[illegible]釜山之倭皆在也胡舉朝不及此遂以加安叔以擾塞敵俱爲國惜哉）是月二十日石星復會

集內閣大學士趙志皐等定國公徐文壁等吏部尚書孫丕揚及科道官俱集左闕將小西飛請封始末情由備細研審逐一登答

一問朝鮮是天朝恭順屬國爾關白上年何故侵犯（小西飛）答曰日本求封曾教朝鮮代請朝鮮隱情騙了三年又騙日本人來殺因此與兵

一問朝鮮告急天兵救援只合歸順如何抗拒有平壤開城碧蹄之戰　答曰日本兵住平壤要求封納欵天朝並無敢犯之意二十年七月十五夜見兵馬殺平壤無奈接應又八月二十九行長與沈遊擊相會約退讓平壤不期天朝不信去年正月初六日進兵攻城傷殺行長兵甚衆碧蹄亦是天兵追殺死傷日本兵亦多退王京

一問、從來因何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　答曰、一則聽沈遊擊准封言語、又說天兵七十萬已到、因此星夜退兵送還王子陪臣、併將七道送還天朝。

一問、既退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以求封、如何又犯晉州。

答曰、晉州原係朝鮮人去日本相遇、清正吉長兵馬殺了、因此相殺、後見天兵、即便還去。

一問、爾原是聲言求貢、本部因爾復犯晉州情形、又稽故許封不許貢、既許爾封、即當歸國待命、如何又運粮蓋房久屯釜山不去。　答曰、已前原封貢並求、因天朝不肯、關白行長未信、只是求封、好了、又運糧蓋房、俱各守候天使、並無他求、天使一差、後盡皆燒燬。

一問、原約三事、盡從方封、爾當傳行長等、即令倭戸盡去、屋盡燬、不復犯朝鮮、不別求貢市、爾能保關白行長盡從否。

答曰、行長有稟帖上孫總督云、一一聽命、不敢有違。此係大事、秀吉有命行長、行長有命小的、方敢如此對答、定無反覆。

一問、爾等雖一時遵約、至於日久、能保永無他變否。爾當對此訂盟立誓、方與請封。　小西飛誓云、天朝問的言語、小西飛驒守藤原如俺答的說話、如有一字虛說、關白秀吉行長小西飛等、俱各不得善終、子孫不得昌盛、蒼天在上、鑒之。

一問、爾前云朝鮮既爲請封、豈肯復犯。但秀吉受知信長、尚且篡奪、朝鮮一時代奏、彼豈不復再犯。　答曰、信長者篡國王不好、因爲部將明智被殺、見今關白豊臣秀吉、時爲攝津守、率行長諸將、興義兵、誅明智、歸併六十六州、若無秀吉平定諸州、日本百姓至今不安。

一問、平秀吉既平了六十六島、便可自王、如何又來求封。

答曰、秀吉因見殺國王爲明智、又見朝鮮有天朝封號、人心安服、故特來請封。

一問、爾國既称天皇、又称國王、不知天皇即是國王否。　答曰、天皇即國王、已爲信長所殺。

一問、爾既如此、當奏請許爾封、爾當寫書差倭去報平行長速歸、令關白整備冊使船隻館舍、及一一應恭候禮儀。一有不虔、封仍不許。　答曰、守候已久、件件不敢輕易、有違天朝之命。沈遊擊到釜山、兵馬即過海回家、行長守候天使。按已上皆司馬問小西飛答、然本部事事裝飾、豈不能與熟如安爲此[illegible][illegible]語乎　當日兵部將此倭使面詰、多官細審應情辭、俱封奏朝廷。

今按癸巳萬暦二十年、當日本文祿二年、小西飛驒守所答、悉皆僞也。飛州黨行長、賣降秀吉、求媚於明、無不至矣。欺秀吉、退兵挫鋒、姦兇孽臣也。清正吉長兵馬、吉長當作行長、其攻晉州、清正行長爲前鋒、毛利秀元爲一方、小早川隆景・黑田長政・淺野長政・伊達政宗等屬焉、浮田秀家爲一方、島津義弘・鍋島直茂・長曾我部元親・蜂須賀家政・立花宗茂等屬焉、凡軍兵六萬餘人。

皇上方准信、卒定封王之議、命工鑄日本國王金印一顆、并冠冕法服、約費數萬金、詔遣臨淮侯李言恭長子李宗城爲正使、都指揮楊方亨爲副使、賫捧命印章、封秀吉爲日本國王、其誥命曰、聖神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

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遠錫扶
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鎭國之山（永樂年事）嗣以海波之揚偶致
風占之隔當茲盛際宜纘彜章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
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內
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靳於柔懷茲特封爾爲日本國王錫
之誥命於戲寵賁芝函襲冠裳於海表風行卉服固藩衛於天
朝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欽誠
祗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又
頒日本國王詔諭一道至二十三日復頒敕諭一道其文曰
皇帝敕諭日本國王平秀吉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乂
安中華將使薄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
慊也爾日本平秀吉比稱兵于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

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
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迺爾將豐臣行長遣使藤原如安來
具陳稱兵之由本爲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越聲
教不肯爲通輒爾觸冒以煩天兵既悔禍矣今退還朝鮮王
京送回朝鮮王子陪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略諸臣前後
爲爾轉奏而爾衆復犯朝鮮之晉州情屬反覆朕遂報罷爾
於朝鮮國王李昖爲爾代請又奏釜山倭衆經年無譁專候
封使具見恭誠朕故特取藤原如安來京令文武群臣會集
闕廷譯審始末幷訂原約三事自今釜山倭衆盡數退回不
敢留住一人既封之後不敢別求貢市以啓事端不敢再犯
朝鮮以失鄰好披露情實果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
爲善因勅原差遊擊沈惟敬前去釜山宣諭爾衆盡數歸國

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城爲正使五軍營
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芳亨爲副使持節賚誥
封爾平秀吉爲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陪臣以下亦
各量授官職用溥恩賚仍詔告爾國人俾奉爾號令毋得違
越世居爾土世統爾民蓋自我成祖文皇帝錫封爾國迄今
再封可謂曠世之盛典矣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肩一
心以忠誠報天朝以信義睦諸國附近夷衆務加禁戢毋令
生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
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荅
天心者也至於貢獻固爾恭誠但我邊海將吏惟知戰守風
濤出沒玉石難分效順既堅朕豈責報一切免行俾爾後世
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嚴王章有赫欽哉故諭二月初

三日又頒二使勅諭及沈惟敬勅諭各一道皆申勅三事名
要遵行冊使前駐三浪江必釜山營倭一倭不留有朝鮮王
奏到然後渡海往封司馬猶恐未妥復委兵備副使楊鎬往
勘的實回報行事沈惟敬以倭前所遺金已不敢受請留作
倭使市買之直中國貴貨惟其所欲時京師朝覲官畢集觀
宗城出使封倭道路竦然奪目獨惟敬心有不然蓋惟敬初
爲司馬建此議希己爲冊使及不與大失望宗城、紈袴子不
禮惟敬惟敬亦輕宗城且惟敬許倭七事知非一封可了前
所三約決要一倭不留令楊鎬勘實朝鮮奏報方許往封此
皆本有欽依及二使往釜山營將一年倭營不撤惟焚小營
併歸大營而已楊鎬足蹟不到朝鮮國王亦無一字奏報

今按萬曆二十三年當日本文祿四年

自夏徂冬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司馬日促二使渡海不曰風潮不順則曰宮殿未成不曰禮節未備則曰不可不加愼重於是人言藉藉危疑叵測司馬憂之復差大同守備都司常鶴單騎往釜山探聽鶴回備陳倭情變幻難測封事不可徑行星不然之復遣家人張介王胡子于四月渡海見倭倭亦遣通事要國安來報故信封事決成至十二月十一日惟敬又私令探倭委官吳邦彥等將遼東寛奠官馬及京營選鋒馬二百七十七疋皆逆下船發去日本南戈崖嗔養云備從人騎用實以日本無好馬驅獻關白也以故言者益甚謂二使以被劫留二使惶惑宗城日夜涕泣思歸惟敬覘知之乃密令宗城舊識謝隆揚言封事敗泣動宗城果大恐寅夜與僕謀置印信詔勅易服出營從徑道走回隨行員役皆不知之次日方亨揭報經略以聞時二十四年二月事也惜哉宗城擧無識也既得封事不安消息又明見一倭不去胡不以其違詔旨皆初議者抗疏馳上止其事然後徐興師問罪豈不毅然大丈夫乎胡庸迫而逃也想其從行無一有識人遂失此機

今按二十四年萬曆二十四年當日本慶長元年

宗城既逃惟敬快意方亨愈不自安見惟敬而泣沈大言曰人臣當國難正宜努力捐軀徒泣何爲方亨訴以母老子幼難自決惟敬曰尒誠欲歸亦無難事楊知惟敬密於倭因懇之惟敬笑曰審欲好歸謹記兩語事一一依我行之方亨問何語沈曰支吾中國奉承日本而已方亨信諾遂悉聽主分付宗城遺下錢粮銀兩及酒器金帛皆任惟敬收執又揭報司馬極言倭情無變反斥宗城力薦惟敬能任事司馬乃爲疏請以楊方亨攝正使沈惟敬充神機三營添註遊擊攝副使以封倭宗城未行時衆議鬨然惟敬慮其反覆致弄損傷國躰司馬奏曰今日不遣惟敬異日不效臣當有所攸惟敬之隨行朝廷特賜勅諭亦爲此也而果如衆言卒聽遣宗城而廢其職惟敬既拜命猶不即行益肆貪求司馬皆曲意從之爲遣項汝爽領銀二萬兩隨冊使東行支銷又與劄付三張約銀五百兩畀冊使賞人又月給惟敬家小供贍銀十五兩又撥巡軍夜爲惟敬看守私宅司馬夫人時遣饋惟敬妻飲食不絶星此時亦恐惟敬責己先差遊擊陳雲鴻陳女送司馬爲妾故自身頓躋三品至釜山宣諭倭衆六月間更遣張介王鵠子馳驛至釜山探視不意三人皆黨惟敬並爲揑報安妥雲鴻慮以全家性命可保萬全故星一意任之冊使臨發釜營尚有無數倭惟敬乃曰降倭若干已令朝鮮擇地安插星亦附奏云營柵盡焚尚有餘倭防護冊使以此語蒙昧朝廷丙申年六月十五日惟敬隨從四百餘人渡海封倭倭將行長清正等亦先後撤兵回日本國時閏八月十八日冊使方亨至日本泳浦郎朝鮮素知倭人乞款原無實心本不欲遣人爲惟敬逼促只得差全羅道觀察使黃愼同將官朴弘長隨二使同往二十九日冊使向五沙浦日本人民聞天朝封關白俱翕然震動沿路焚香頻迎跪送飲食一島倭在驚馬前慢揺倭將捽而數之曰天朝來封我日本尒不驟閃反行揺擺耶即立殺之及抵國門其臣下亦無不肅敬而關白先遣平調信來言主怒朝鮮王子不來謝一一使不許同冊使相見九月初二日倭將夜押綵輝元等引冊使入見方亨在前惟敬捧金印立階下良久忽殿上黃幄開一丈叟披拔二青衣從內出即關白也侍衛呼吶人皆竦慄惟敬先匍伏方亨只得隨之老吏大有責讓語侍臣行長

□□此天朝之禮人宜優待之始出赴館（揚沈只關白卑屈狀有不堪言者隨行護勑官徐志登歸私對人言之故知小人不當重用也）次日宴冊使惟敬方發言撤兵還務關白卯怒曰天朝遣使封我我姑忍之朝鮮決不許和天使亦不須久留明日可上船我當再調兵馬前往朝鮮廝殺初四日方亨等即還沙浦郎關白深怒朝鮮欲兵其使得償諫方止又喚清正等商議動兵日期惟敬與方亨商議我等萬里遠來不得一的信回去有何面目且勑書三事皆行長再三講定還泡行長去申前約關白怒罵沈惟敬不曾圖遂日本所求但爲朝鮮謀事我不再見（迫請回去行長以此言來告二人聞之心內怏々住沙浦郎數日至初八日方亨只得紛黃愼等收拾同回且云到中國時天使可明白奏上不然恐誤大事關白遣入贈二使禮亦優厚皆行長調停其間

初九臨發平調信私告黃愼昨日清正向關白說我今再往朝鮮舉竿可定當令朝鮮遣王子來謝若不肯當虜這兩個王子因此關白著清正等四將先發過海期明年二月大兵隨後調進黃愼以告二使惟敬猶未信及使船回至郎古耶（日本地方）泊舟候風訪之島人則云連日政長在豐前州清正在肥後州各召募兵衆將渡海矣衆聞無不失色獨惟敬自若日有我在定無事也須臾忽倭將正成賚關白書來衆知是謝恩表文及詢審乃責朝鮮一欵內列朝鮮三罪詞甚倨大約言前年朝鮮使來雖委悉下情中不達皇朝無禮多々其罪一既依沈都指揮寬宥二王子并夫妻以下不先致謝禮乃隨天朝過海之役歷數月其罪二大明日本之和交依朝鮮之反間經歷數年其罪三書至朝鮮不敢隱匿謄寫進呈

并乞發兵隄防十二月十七日方亨等至釜山匆匆商議回京復命不敢羈延念五日離釜山行至陜川有朝鮮京畿道都體察使李元翼先已會黃朴二使備知關白情由不肯休兵此日請見冊使于海邦寺問日本情由方亨一一備白元翼欲趂釜營勢寡急攻破之惟敬曰虛固當乘動亦宜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兵家所以謀萬全者稱良將也（倭兵此時尚未渡海一擊釜倭與其究然後以重兵守其止所謂先發制人元翼計未爲失也奈何惟敬阻之又失此機）元翼因其言未敢舉兵

今按丙申明萬曆二十四年當日本慶長元年沙浦郎和泉界夜柳絲訛也蓋小西之轉關白遣入贈二使禮亦優厚秀吉遣柳川調信賜金銀雜物于冊使也政長當作長政黑田甲斐守長政也倭將正成寺澤志摩守正成也

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冊使方入關亦各厚載而回惟敬恐朝中疑之乃將屈辱眞情隱下假揑秀吉什分恭順頂冠披袍叩首謝恩等語惟敬先在日本時即指所攜金托行長替貿猩猩毡四條天鵝絨及大小倭金器皿亦照當初小西飛買中國諸貨之例計積三十餘擡脚上明開日本國王豐臣秀吉相贈什物先鮮赴兵部施行及抵京即以諸物作關白貢獻進朝廷群臣無不哂誚謂猩猩氊天鵝絨出自南番皆中國人販賣與日本者何云方物又以正成所贈惟敬泥金圍屛亦充其數明是欺罔朝廷不以爲罪勅令內府交收貯矣遠人惟石司馬尙信爲眞問之方亨方亨向受惟敬節制一味朦朧不復明言然謝表竟不至三月後惟敬再往釜山方差官具進又無年月徐黃門斷其假揑無疑日本自惟敬行後

即羅清正統領部將豐茂守等騎船二百餘艘於正月十三日順風一日渡海十四日到朝鮮竹島舊與原留倭衆合勢仍在機張住劄隨攻梁山逐太守出城追留住民居之十五日行長等兵船自釜山外洋進入豆毛等浦不絕于岸上樹四色旗高叫朝鮮人民勿懷疑議還來安插也念二日倭船直入西生浦周覽下營形勢仍示牌文一紙云日本國加藤主計頭清正受大閤殿下之命令再渡海至於此道便遣使者于朝鮮京城回報之間慶尚左道之民更勿疑此書莫恐怖而退散茲先遣我臣金大夫以令告報也慶長二年酉正月日平清正書牌自此倭兵絡繹渡海不絕各營粮餉陸續搬運二月初一行長將釜山原住柵房採木修築內建寂高樓外掘三層濠周圍木柵爲據久之計朝鮮士民初以和好事成逃亡漸復一聞倭兵復至曉夜驚惶皆荷擔而俟且數年來自王京至釜山一帶殘破已久全羅地方初脫兵燹城垣頹敗未暇修舉倭兵猝至舉國危懼國王先將宮眷移住海州軍民各將家口奔徙遠境留屯漢兵禁之亦不聽閑元柳永寵托言搜山城粮草束裝奔尚州將官權慄等各避極東地境皆不戰而逃報入中國朝鮮告急之文無日不至聲言倭兵百萬分作三運將向天朝關白擬出往浪古耶躬行調度徐給事亦言倭兵船日增兵粮日積未見大舉似有陰俟秀吉親行之意山海關主事張時顯料關白此時實難歇手彼三十六島之觀望全係於此即日下不得志終當傾國而來時舉朝紛紛歸罪司馬司馬責惟敬猶然說誑詞倭兵此來不過責朝鮮禮節今專聽天朝處分非有他也

兵科徐成楚析之曰世有興師十數萬浮海數千里爭一禮節奈　王子陪臣者哉因請速乘其未定或用間離虛或遣人暗燬其積聚或說客離其心腹總督孫鑛巡撫李化龍並皆老成謀國當冊使甫還朝鮮一有實報即勸司馬預爲隄備而星漫不爲意且聽惟敬游詞云喚平調信至宜寧明切責以朝鮮王子斷無往理陪臣一節當委曲圖之先使正成親報關白說明回報二月十八日石星無奈亦疏請削去官保職銜親自帶同贊畫司官一二員將領數人仍假征宜前往朝鮮諭令兩國會盟退兵完事如終無濟即揮大兵前進仍治臣以付托不效之罪與其延身刑獄孰若殞命疆場蓋星已奉旨聽勘也趙相公勸其親往以息群議又引先朝本兵王瓊經略哈密楊博經略薊遼宜大爲證上不肯許時連歲用兵國計頻絀今議出兵非四五萬人不可朝鮮亦乞先調南兵三四千星大進駐要害以爲聲援奈何封事一起已將東征士馬盡撤回藉劉綎兵已還四川其天津登萊戍守南兵俱各議罷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時如松攻平壤約先登者給銀万兩南兵果先登）鼓譟于石門寨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聳惑軍門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人心迄憤惋故召募鮮有應者舉朝無策可施咸欲請誅石星以彰國典後至戊戌年夏卒殞于獄（按星以直諫顯名致位樞府即和議一事本心無非爲國第大臣貴虛心集善根本不欺星乃偏聽執己私幸成功事洸欺罔遂亦不顧封事之敗舉國知之舉國言之星皆日爲異己新建浮躁而排斥之一惟敬言是聽甚至直隸總兵朱文達職倭崇明星接資啻事者日琉球佛郎機人非倭也山東楊文偵探哨船星遇倭於海濱至朝鮮界上血戰得功朝鮮土且爲代奏未久惕文劫照矣濾處參將高可學標下哨官陳定斬倭六十級星不敘級功且云琉球屬夷何可妄殺述幾可學被論諸此類惏恐四神封事故委曲掩飾以附于罪此皆偏執所致迨其終也）

（欲身帶入倭營料虎縶馬亦其發城）此時倭兵二十餘萬分五路入朝鮮如東萊機張西生浦豆毛浦安骨竹島梁山蔚山加德皆爲賊占據所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晉州固城泗川昆陽賊皆橫行蹂躪差役人一步不敢前進倭又亟于佔地不亟于擄賊亟于據要不亟于殺人志不在小目中已無朝鮮設此際我兵未集乘其銳氣鼓行而西席捲全慶朝鮮旦夕休矣賊得朝鮮爲窟穴則遼陽震動而登萊漸直無不危急乃幸天祚中朝高麗國祚未盡倭雖兵聚糧餉不敷未敢深入蓋倭以海舟運糧風水不便先年朝鮮有積蓄礮一道因糧于一道克一城就食于一城故敢輕兵直入五六年來城邑空虛土地荒蕪初時王師所經簞食壺漿以迎者今則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豪之禦寇者爲寇人煙寂滅一望蕭然矣雖有宜田之土無人耕種（慶尚布地與全羅地最肥饒宜五穀平安道肅州安州黃海道鳳山黃州沿海並有可耕田土亦頗宜）粟米食物至貴人不聊生（糧一向米一斗對家內一錢二分二十斤年內七八分二一斤）倭皆日聲即有隨糧常恐不繼所以數月之間人心無不危懼而彼反從容如鷙鳥匿形朝鮮人殺其樵採不動殺其船兵不動不日請兵關白則曰責禮朝鮮至二三日初行長清正兵糧戰器船方到蓋倭名六十六州實比中國一大省分錢賦不多關白一時調聚將渡海只得將各島居民加以重刑徵輸僅足兩月所以陳雲鴻對遼將吞說清正只待糧運可支一年即分兵略地有進無退矣行長見糧運不繼與竹島倭將商議必待七八月穀熟方利衝犯以此言通報關白所以朝鮮與中國幸得預爲隄備

今按二十五年萬曆二十五年當日本慶長二年

又卷之四

日本下

北直隸天津衛係畿輔門庭陸至山海關凡八百餘里海面與旅順相對止三百里風順頃刻可達也登萊逼近海口爲中原襟帶南至淮安運河口三千里又山以東江以北之藩籬也朝鮮空虛中國所極慮者不在遼東亦在此二處故建言者欲於兩處各設巡撫後邢總督亦令周于德總統舟師住旅順李承勛增戍卒住登萊即此意也孫經略議設水兵遊擊統領三千人住旅順口以保護天津又設浙兵遊擊統二千人住鴨綠江西設海防道一員帶銜山東住遼陽城專管寬奠起至金州一帶防倭郎中張汝蘊又謂旅順至天津可泊岸者二處一曰大江一曰起口二處相距一百五十餘里宜以兵一守大江一守起口偵卒遠探一有警即調各鎮兵併力協守內閣張洪陽議莫若於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爲王京鳥嶺之援使有所恃而奮踴勢便則選輕兵而趨利決勝不便則虎踞以壓其邪心自寧前距開城一千四百里已據朝鮮之半雖不速進已不爲退計矣（自鴨綠至平壤五百六十餘里由平壤至王京六百八十餘里由王京至釜山一千二百六十餘里今由開城計之半也）在倭有屯營吾亦有屯營在倭有轉輸吾亦有轉輸就朝鮮之人雜以漢人衆以漢法教以漢戰變其偷惰作其敢心務農勸職通商惠工廣[illegible]之源開山澤之利其地多銅即山鼓鑄以資軍興錢粟可以爲餉地民可以爲兵開平既定得一步次第取慶尚忠[illegible]海等處屯守又如前法見調人馬先屯二處以[illegible]

不責捷於旦夕務爲經畫長久爲嶺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
戰損威鳥嶺以北還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又曰凡事必先
爲久計而偶值竟完則可苟先爲暫計而不克如願竟不終
可慮哉（前三議皆經理內地惟婁公此議乃經理朝鮮第一著策）三月開府經略亦去
任而朝命侍郎邢玠爲經略總督楊鎬爲經理巡撫麻貴劉
綎爲南北大師而盡徵浙江川廣之兵以援朝鮮玠（山東青州人）
請面有識略事必熟慮圖全不爲苟且二十五年四月念二
日抵密雲交代方受事麻總兵獻計欲俟宣大兵到乘倭未
備先取釜山釜山取則行長被擒清正必走大事須臾可定
玠曰兵先定謀而後戰今計畫未定彼中勢無可乘而遽行
險是自取敗一敗則倭奴乘勝長驅我軍氣難再振矣吾意
先遣楊元吳惟忠領兵二枝南至王京兩將分屯於全羅之

南原慶尚之大丘慶州而總兵且在王京居中調度但楊元
所報南原城郭圮壞營房俱無錢糧無半月之積慶尚一道
又全爲賊有吳惟忠孤軍亦難入慶州故今且使楊元催運
糧餉協同朝鮮修理城垣以爲捍蔽吳惟忠姑令往忠州扼
賊後門俟七月各兵俱齊又作區處時總督尚未出關麻貴
先赴王京傳諭二將又遣咨國王督率朝鮮諸臣練兵固守
地方把截險要朝鮮王承新總督之命乃分派將官使慶尚
左兵使成允門防禦使權應銖等住慶州以防鳥嶺之路右
兵使金應瑞等住宜寧以防釜山之賊統制使元均等以舟
師專備竹島加德之賊各務勉勵以候大兵或又議朝鮮殘
破久國中無人備之不守亡朝鮮是亡中國也不若選中國
賢能爲朝鮮司道官分理八道俾各爲保障固守山城然後

進兵剿賊以此宣諭其國君臣疑中國呑併乃疏言朝鮮舊
有二都漢城開城平壤也今二城爲賊久據數千百里蕩爲
煨燼臣今居漢城亦荊棘未除廢司陪臣依牆壁爲生資乏
斗爲食逃民還集百不一二瘡痍滿目呻唫未絕若分理各
道委不能供給朝議遂止自此三箇月兩邊俱不動兵日惟
整搠人馬各守險隘信息不通惟沈惟敬往來倭營出入釜
山宜寧一帶與倭混爲一家朝廷責以撤兵則云關白要割
朝鮮二道即忠清慶尚全羅也惟敬初議封不顧利害苟且
許之其實全慶關係最重慶尚朝鮮門戶而全羅府藏也無
慶尚則無全羅無全羅則有他道無所資爲根本之計矣以
海道言之賊據全羅則遠而西海一帶近而珍島濟州皆爲
窟穴賊船縱橫海上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日可抵鴨綠則關

城平壤亦不足爲國非獨朝鮮倭船從海入犯中國必由全
慶二道地面得及風而後能進（日本入朝鮮以南風朝鮮進遼東以西風）故倭之
不能從海入犯恃二道爲我衞也全慶亡倭不必陸犯遼東
舟帆可以直指山海又從水路之東分兵四出擾我四鎭則
腹沿海時々有切近之憂矣此皆必不可許者而惟敬依廻
其間不過欲延緩逃罪始以封事騙中國此又欲以三道騙
朝鮮令中國棄而與之也五月間統領浙勝營遊擊葉國器
來至王京問惟敬以倭數多寡惟敬漫應曰較多就多矣兵
在追守鴨綠爲上策意可見矣及二酋遣平調信回日本
歸期惟敬謬云倭調信回兵即撤調信於六月初見關白
關白曰朝鮮不聽我言以全羅忠清二道尚完故也你等于
八月初一日直入全羅地方割禾爲糧攻各處山城仍進攻

濟州如是勢難則還兵慶尚自固城起至西生止八處遁營住冬或十餘日程或五六日程不時出入侵掠有山城去處盡力圍把雖被死傷必攻破而後已倭刀攻破尚府以此你等勢力爲之如不從我言當盡殺你等妻子調信回說即日天兵大至已到全羅勢難進攻關白發怒曰癸巳年間天朝大兵雖在近地尚能攻陷晉州天兵雖大至不須畏避調信又說今年六七月日本大兵當一時渡海西生等處兵自慶州歷密陽大丘向全羅釜山竹島等處兵自慶州晉州向全羅關白許之六月十四日調信過海傳令行長清正等調兵進攻惟敬得此消息無計解釋乃求朝鮮倭人以密帖送清正云那箇賢木兵七十萬將至勸其退兵清正在西生浦答書曰太閤言大明之兵皆至是我所願也朝鮮弱兵而無向我敢也對

大明之兵快作一戰用朝鮮國者不足言大明北京燒却之不可回首幸又幸也餘不具惟敬又令僧求之美濃部秀言親身金太夫亦以書答不肯止兵於是倭將事求割地中國事敗撤兵惟敬兩不能應其計始窮又見明旨責罪本兵惟敬心懷疑貳計欲逃入倭營特未得間邢軍門向怒惟敬欺君屢國寶石司馬一交代即思擒之恐驚動脫走反爲倭間窺中國虛實又恐好事者以爲敗其垂成之功故先爲一檄以諭安惟敬并以安倭之心惟敬初見軍門不疑之漸將行李家事搬入南原南原去釜山七百里矣五月中邢公將出關令楊元以遼兵三千人赴南原與惟忠在忠州麻總兵赴王京雖調度防倭已密帖與元等四路設伏防其逃出惟敬原帶營兵一二百衆養得其權心軍門恐其乘夜率衆殺出又假以

更換先撤之惟敬愈不安使家丁婁國安張龍等屢往釜山道意行長意之日當俟機會遣兵迎汝于是惟敬令人廣收中國珍奇及狐貂皮八百張爲媚倭進見之貢六月十八日平調信忽駕船九隻帶倭五百至海邊差人到宜寧與惟敬講話乃爲朝鮮兵阻回其使又同張龍從陸路回釜山楊元聞之曰事急矣自南原星夜馳至宜寧十里許迎見惟敬方馱載狐貂先行楊元一見問倭情何如惟敬曰成不得了元云既成不得何不起見本鎮以符前言曰我且不去明日往慶州差人與清正講話一月半方回元視惟敬言若狂而色已變當時與軍門差官六人出示鈞票拏回至丹城地方押送軍門請旨監固惟敬擒日本之嚮導中國之禍根方得絕矣後八月十四日御史況上進抄陳酒如家搜出倭旗一面

長倭倭刀倭劍共三百三十六口倭衣倭綵細絹犀帶日本圖等項共三百六十三件人心莫不暢快猾惟敬海上數年平壤太捷王子得歸難盡沒其綫倭之功此後反覆變幻跡絡詭許年復一年月復一月使中國耳目不明戰守無據迫於姊宗城婿日本撤兵成貴餉損威懼本兵厭罪不小總督身未渡遼先計除心腹之患然後軍中動靜倭將無由知之謀亦微矣彼蕭應官欲釋惟敬要亦爲利口所惑耶惟敬痛恨楊元無由報復被擒之日瞞給裏國安脫身報與行長南原虛實令其起兵掩襲南原東有雲峯鳥嶺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此爲全羅門戶可以屯聚烏兵乃朝鮮設要害處而閑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守此以阻截倭船又爲南原右障故總督未出關先使副總兵楊元以遼兵三千往扼其地延綏遊擊陳愚衷統兵二千往全州以協助之且待朝鮮將金應瑞李元翼兵在雲峯之外權慄兵在閑山之內閑山又有元均統舟師守把谷中障

蔽也無行長得沈惟敬之報即欲進攻南原而七月初
雨四五日不止晝夜如注平地皆爲巨浸二江大河一望瀰
天宜府大同調到人馬俱七月半後方得至平壤麻總兵七
月初二始得至碧蹄不過沿途整理續到之兵查勘城郭山
川之險冒雨前行甚是艱楚此時便舟師不便步騎朝鮮水
營將官元均在閑山密謀舉兵約會中國搗釜山巢穴不意
金應瑞在宜寧陸路虛張聲勢將元均約中國搗巢日期洩
于行長行長欲攻南原正慮元均襲其後一聞此信就中用
計遣豊茂等領兵襲破元均水兵遂奪閑山島閑山一失京
西水道無處不通賊於是倭兵水陸並進賊船不兩三日內
泊光陽豆恥津距南原甚近釜山西山之賊又由慶尚右路
俱會南原權慄李元翼等兵勢不能阻截皆洋趨於東偏賊

益肆行無忌楊元一聞驚報八月初十日先遣家丁將行李
二箱押回平壤（平壤隔南原二千餘里中隔大同漢錦諸江）十二日行長倭兵至
城下元與朝鮮全羅兵馬節度使李福男共守此城藥箭齊
發賊稍退日每滾賊四面攻打採木打造雲梯懸樓以扒城
又割田稻積濠邊填濠又於濠外穿木柵三層以阻我兵突
出凡數晝夜不休賊忽退緩元等因倦少息至十六日一更
倭忽擁至南門猝時登城先開城門賊遂入城楊元在帳中
聞之驚起不及被衣跣足出廳上脫傳報官奪國亂衣靴帶
隨從家丁十八人逃出西門尤所統領除李福男等凡遼東
管兵并家丁雜流共三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及出圍從大路
西益鳳山走三日直至恩肆館查見在者一百十七人而已
李福男等皆死城中（楊元僨帥耳僅可臨陣張毅不堪專城寄守且南原此時亦不可守矣楊元尤）

非守將者蓋閑山一失勢必至此也邢經略初諳[illegible]日
南原極孤有見然不知遣水兵協守閑山人不能慎擇將
之守所以二城連喪也惜哉且馬兵戰不利禦倭倭械亦皆兵
皆以夜至則人不及騎馬不及鞍祖承訓與楊元之敗
夜攻二人皆遼將六千人皆遼兵也大抵北將不經倭戰至
視馬易而卒難南兵習慣征倭視倭難而反易如麻貴未
平壤即欲輕師直取釜山經略以四萬人所欲當倭衆二
十萬以爲遼總視之大易耳楊元陳愚衷又何足責哉此

時游擊陳愚衷在全州愚衷奉調以七月內抵王京麻總兵
即令守公州總督慮南原有失復調守全州以接應南原二十
城相去止百餘里愚衷入城時州官言城中並無升糧二千
人何以供給及愚衷踏勘地勢見十里外山寨中藏貯米豆
盔砲鉛彈弓矢鎗刀盔牌等物各千万許遂令搬運入城州
官堅意不肯蓋此時朝鮮雖賴中國兵援然被兵殘害處亦
不減於倭所以不欲官兵在州賊一至民即奔散所以貯之
十里外山谷間恐賊不時入城反爲寇助也而愚衷不悟自

詮人連夜運入城分派各兵防禦及南原告急楊元星火差
人求救愚衷即宜激厲所統銜枚疾趨刻期密約舉火爲號
使楊元裏應外攻賊可定也即不然能引兵而前牽挽賊勢
賊必不能專力攻南原南原知有外救必且堅心拒守亦未
即破奈何愚衷畏懦先一次回文曰恐顧彼失此也後又具
票曰非不欲救但地難以輕離卒不肯發兵及聞賊已破南
原全州百姓望風震駭舉欲逃竄官兵阻之反傷官兵盡覺
積衆乘夜擁出城門愚衷無計至二十日寅時哨探報倭兵
將到任實（此地去城止二十里）愚衷遂帶領所部棄城北走倭兵遂入
全州此時麻貴聞南原被圍急遣遊擊牛伯英提兵赴救南
原而愚衷已北遁乃合兵一處暫止公州以張聲勢（愚衷初至公州一空城也即民不逃粮不燬亦非效死勿去之民矣似此守則生因不如捲甲而趨救更可轉敗爲功乃既不能救又不）

[illegible]空城公州漸近王京而公州北有江一
道王京亦有漢江總兵慮恐兵還不便責令朝鮮多備船隻
鬼搭浮橋以便過往數日之後江口止有小船二三十隻詰之
云並無大船隨喚兵曹官言我軍數千里遠來專爲爾國今
又此推誘南原覆轍可鑒官云向來本國糧餉止靠於全羅今
全羅殘破運道已絕無可奈何及嚴加切責只得口許竟托
空言我軍前有大敵後有長江進退惟谷麻總兵又以二城
既失忠州前後受敵勢甚孤懸矣惟忠獨守鳥嶺而賊已犯
全羅亦爲無益因令撤回相機戰堵朝鮮國王聞二城之報
亦急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督率將官高參等由鳥嶺徑出忠
清道以前遮賊鋒時慶尚地方大半已陷全羅之南賊皆橫
行不日將到王京王與經理提督商議將城中老弱婦女不

堪留在軍中者暫許出城避賊此時總督尚未出關兵務臨
節調度皆係楊鎬經理鎬惟安坐平壤不進至九月初一聞
二城已失方至王京亦別無措置惟歸罪二將謂南原被圍
時已傳檄愚衷催督數次而愚衷按兵不肯南向以此馳報
軍門總督得報即疏二將失律之罪寘之重典其漏泄機密
金應瑞亦咨與朝鮮王令重處以伸國法又檄孔明界亭之
事自已認罪請命降黜兵科侯慶遠因朝鮮陪臣無闘志乃
令督臣移咨明問國王中國屬國淪沒再救王所慮出王
外是宜爲君者有枕戈嘗膽之志爲臣者有主憂臣辱之
庶民有親上死長之義而我之大兵迭出以助聲勢倭兵
至朝鮮何奈何國主急奔大臣逃竄總兵賈國而泄然
以堅城以降嶺即如此日南原之陷全州之失朝鮮守

不聞何往而止倒戈反向者有之乘機內亂者有之是朋甘
心於倭矣今咨該國痛自儆省君果山下交勉力圖死守獎
率三軍有進無退中國即當大發兵餉助守城若自輕社
稷棄然草莽求緩須臾中國豈得代爲爾戍即當還師境上
自固封疆聽東西南北自在也該國自計歸著之地務可由
衷後實詳答勿持兩端誤我軍機朝鮮王得咨隨答前後情
節開陳非得已誠無甘心爲倭當將金應瑞革職慶爲卒伍戴
罪自效附報中國因又策勵諸將將所徵一安黃海京畿咸
鏡四道軍兵萬餘八一聽經理提督分付協同天兵分守漢
江諸灘又以漢江上流龍津等處係緊要並遣京畿都體察
使柳成龍巡歷沿江一帶撿察守禦形勢
今按柳成龍作懲毖錄者懲毖錄曰楊根郡守李汝讓守

龍津查大受恐賊來襲報余曰賊欲得査總兵柳體察云
姑避開城如何余答之曰恐無此理我等一動則民心必
搖不如靜以待之乃宜與此段參考
王亦躬服橐鞬追隨戎馬將親出城西閱視軍兵又出城東
慰撫守灘將士奔走效力此時賊兵已及於王京安城之境
在都城百里內而提督與經理俱在王京曉夜隄防不得不
急蓋總督初議以南原忠州爲左右翼而以王京爲家故王
京必須堅守王京一不守即朝鮮大事再不可爲而此時守
之甚難京東南有慶尚之賊京西南有全羅之賊而我惟陸
兵一枝在公州者大敵在前長江在後此兵家大忌而江口
既無浮橋亦無大船隻至於王京水路正西則江華西北則
平壤之黃州再北則加山安州再西北則義州之鴨綠此皆

王京以上緊要水口倭若進海而北皆可以入賊以一小從陸牽制于南一半由水抄入於北而吾兵反在其中自此倭忽入而旅順而天津而登萊順風揚帆無不可到倭將久住朝鮮貌不知之況我兵未集彼糧已充彼勢已振而彼反逗遛不進者一則王師大舉先聲奪人一則惟敬說倫糧道已絶一則朝鮮殘破千里蕭條城無居民行無傳舍一宿行師又涉步爲營若誠恐一遠海口急難退步所以八九月來只在全羅進分散搶掠修築營壘掘地成窖將朝鮮人免殺納糧意在久住爲蟠據侵犯之計未敢輕師直入故朝鮮君臣亦得整兵督餉頗有次第朝鮮徵糧于東北諸道供億我師去秋聽用遊擊葉靖督府檄文入朝鮮催糧今年二月回糧冊積米豆十六萬八千餘包因患不足重講海運海運自大

洋出海由旅順而入朝鮮義州風濤千餘里沿海處處有鉄板沙船觸之立碎戊戌春山東指揮康永年郭建都田浩等皆以糧食花布運船沒於義州海洋若陸運則由義州平壤轉運至廣梁三百里由廣梁至江華府又五六百里總督在遼陽日逐飛檄催浙江川廣各兵及預辦糧草水陸趲運俱赴朝鮮浙江指揮茅明時領兵至遼獻平倭十議總督喜納之後用其策一檄諸夷欲傳檄琉球女直等國令或起釜山一征剿或抵日本攻其必救是以夷攻夷莫此爲便一工門下論行長清正二酋久處疑忌易生令工爲間者俾其自相猜忌携心歸國（後令毛國科間義弘二酋竟歸）一招致順倭叛營中本是高麗人倭髡其首以斷歸路我又嚴其禁以絶自新即有招順榜示聲息難通莫若臨陣之時每兵齊帶竹簡一方上書

凡我華人須歸本國者毋論已削髮未削髮苟言語相通即前有罪犯悉宥不論中有能斬倭或斬將領首級來投者賞銀世爵如例悉抛擲陣前令拾自相猜忌（後用此計能招間賊人亦以間之）一壯軍威兵聚則強兵分則弱奈何以天朝之兵爲朝鮮分守乎惟當固據上游臨時策應且令報房傳抄其宜調兵幾萬某省招兵幾萬傳播中外以寒其膽今但分而守之我以孤軍支勁敵敵不知我分兵之故遂輕中國爲易與矣（後分三路亦用此議）一敎土著朝鮮即古高麗素稱雄悍第安寧日久民不知兵而雄心猶昔也我即驅倭過海淨掃釜山不若以南兵爲敎師一敎十十敎百朞年之間其兵即南兵矣何懼關白哉（後果用南兵爲選兵總以敎練之）一更屯練今日爲朝鮮調兵明日爲朝鮮持餉終久難繼當舉行屯練之法更番互易（今年屯者明年

爲練今年練者明年爲屯）久當足食而足兵矣（後果舉屯于馬山）一揣倭情我兵不必峻攻釜山惟絶其餉道不致往來僅〻釜山所入幾何失利之後決不敢徒步數千里以犯燕京必至操舟東渡我能預戒舟師要絶歸路人情赴家必無鬭志我可盡殲之矣（後果從海上收功斬獲無筭）九月初七日副總兵解生恐倭直犯王京分發部下于稷山水源等處防剿而倭已至全義館距王京百五十里城中人戸晝夜驚走殆盡我兵方溪五里迎遇之同參將楊登山遊擊牛伯英頗貴直沖之砍死倭二一名落馬因乘勢追趕十里之外殺傷數多後兩哨山谷倭執打旗號擁衆齊出適撫院下千摠李益喬把總劉遇節引兵驟至灰塵大起并力協攻良久賊始大敗退去解生見賊衆兵寡乃收兵回共斬首級二十九顆降倭葉春懇得落馬首係清正下

倭將葉一枝也此時官兵未集倭曰中尸無王京而一戰耶其鋭氣雖斬獲不多然王京之守自此方固矣十月廿日麻提督遣先鋒副將李如梅等發兵哨探擊殺賊于星州谷城等處倭自星州退谷城又自谷城漸退求禮皆于東南陸續退回又發兵於青山等處攔剿屢戰屢捷倭遂遁走堅守老營不敢復出邢經略于十一月方渡鴨綠江時值嚴冬雨雪經旬不止十一月二十九日始抵王京與楊經理麻提督商議動兵一面哨探倭賊動靜或取竹木或築營寨或搶稻穀糧散漫山谷不計其數約大兵分屯三處行長在松島清正在蔚山與歌在釜山通共兵馬十餘萬衆三路又爲六起分據險主將與偏將各又一路也邢公向以科臣部覆各諭朝鮮堅其鬪志至是復面諭本國君臣示以天朝救援之恩責以君臣戰守之義皆感激思奮督發人馬用心剿賊於是兵曹判書李恒福與諸道都巡察使權慄調遣各將屢有斬獲十二月念一日長興府霜山里交鋒斬賊首十顆奪回原擄男婦三十餘名十二月十九日光陽地錢灘交鋒斬賊首四顆十一月念一日寶城郡瓦井里交鋒斬賊一顆十一月初十樂安交鋒斬賊一顆十一月念四寶城大拔觀交鋒斬賊一顆又雁峴交鋒斬賊二顆十一月念一晉州代女村交鋒斬賊首九顆同日順天別良里交鋒斬賊二顆十一月十七日與民將飛羅谷有賊屯據義兵從事官宋德驥寅夜攻燒殺殆盡斬賊一顆同日寶城郡廣灘交鋒斬賊一顆又松谷里交鋒斬賊四顆内有倭將首級一顆兼二道水軍統制使李順臣哨探任俊英與順天住札賊交鋒射殺不記其數

仍斬首二十五顆又寶城縣裙子嶺地方與賊相交射賊首二十一顆盡奪被擄男婦賊衆向東遁走所報捷音通共八十餘級雖中間零星一二級者多然朝鮮人素畏倭如虎而一旦遽能擊斬士氣漸可振揚又議政府右議政李原翼者令軍將守令等官各以國王免死帖文招出陷賊降倭百姓前後數千餘人以孤賊勢此時宣府大同遼薊延綏保定浙勝之兵俱已到久而陸續至者又有續募浙兵四千（因藍芳威未到）[illegible]南京水兵二千二百八十餘名（陳雲鵬統領）福建先調水兵一千五百名（都司詹國威統領）應天先調水兵一千（原任參將王元）[illegible]狼山水兵一千五百名（福山昇統領）其續調浙福水兵亦將督發廣東陳璘陸兵五千水兵五千（俱已在途）劉綎川兵與該廣兵俱次年二月先後方到各處兵俱于王京會齊軍門與衆商議進攻次第以爲行長營在釜山清正營在西生浦如破釜山陸路必由梁山之西此有高山峻嶺止容隻馬路甚險惡南原有三浪大江直過金海竹島此二處皆咽喉之地倭俱有勁兵一枝把截須防其伏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安骨一帶三處亦咽喉之地加德安骨已有倭船鱗次聞巨濟尚無兵屯當先據之但我兵一過梁山三浪江倭兵水陸俱起險吾後無應援重兵恐不能出再益以機張等兵自東而來勢不可當矣如破清正營陸路自西而東則由東萊機張行北而南則由慶州蔚山然此路東南大海西北山嶺但有敵兵險不可進即進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而西由長鬐甘浦長鬐等水兵船止四隻極弱非添兵未可輕進又言倭所依恃水而水戰却不利正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止作奇兵密

其四顧而陸兵方可出沖突仍一枝屯南原以捍全羅一枝
屯大丘以扼慶尚一枝屯慶羅之中如晉州宜寧等處以爲
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與水兵東西四面齊發方
可計議已定上疏奏報乃將各處兵馬四萬餘人分爲三協
左協副總兵李如梅統領馬步一萬一千六人部將盧得功
遊擊董正誼遊擊茅國器遊擊陳寅南兵遊擊陳大綱川兵中協
中軍副總兵高策領馬步官軍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人部將
祖承訓遼東副總兵頗貴宣鎮遊擊李寧大同遊擊李化龍保定遊擊柴登科遊擊
苑進忠　吳惟忠副總兵右協副總兵李芳春解生共領馬步
官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人部將牛伯英遊擊方時新守備鄭
印真定都司王戡真定把總盧繼忠遊擊楊萬金遊擊陳愚聞　其巡
撫標下參將彭友德　楊登山　大同遊擊擺賽　坐營張

維城　以上俱聽臨期調遣東西策應其監軍道監察御史
陳效也又爲總督奏請尚方劍先斬後奏以重事權此時總
督主意令麻貴同楊鎬提督左右二協兵欲自忠州鳥嶺向
東安而趨慶州專攻清正然恐行長自西來援則令中協兵
爲近宜寧一帶東援左右協西扼全羅救援之賊使不暇顧
又于三協中摘發馬兵一千五百人同朝鮮兵合營由天安
全州南原而下大張旗鼓作爲攻取順天等處之狀以牽制
行長又大發牌使平壤一帶預備行糧十二萬聲言續調陸
兵二十萬到其隨行軍門守王京者不過楊廉安本立陳國
寶兵千餘人而已其朝鮮人馬則忠清道節度使李時言兵
兵一千并平安道兵二千貼入左協慶尚道兵馬節度使成
心川兵二千防禦使權應銖兵二千自慶州府尹樸毅[illegible]

千咸鏡江原道兵二千貼入中協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鄭
起龍兵一千黃海道兵二千防禦使高彥伯兵三百貼入右
協其火器則大將軍砲一千二百四十四位火箭十一萬八
千支火藥六萬九千七百四十五斤大小鉛子一百七十九
萬六千九百六十七斤皆遼陽分守張登雲運至於三眼鈗
鐵鬚筤鐵悶棍火砲火筒團牌佛郎機等器皆倭所深畏者
無一不備其糧餉足供一月皆令中國朝鮮專官催運上京
以北則委郎中董漢儒督催平安黃海等道節度使韓應寅
等將中國所運之餉俱運至王京然後轉運各營國王又分
委大司憲尹承勳專管左協營吏曹參判柳永慶等專管中
協營戶曹分司參議李時發專管右協營觀察使黃慎等管
兩路全羅各營進兵之時即令跟隨催督仍令自備十日供

[illegible]以備緩急時下王師陸路兵粗備惟水兵缺少總督極以
爲憂屢疏揭到部催促閩浙南直水兵皆逡延未至十二月
初天津巡撫萬世德議水兵一萬并馬步標兵六千設立參
遊五員分布旅順登萊應援犄角而朝鮮海口我中國無一
兵況倭素怯者水兵水戰而行長西據逼近水營亦慮我水
兵之截其後也今水兵止三千三百名孤弱難倚總督不得
已令水兵遊擊季金統率仍同朝鮮官李仁前去與水軍節
度使李舜臣合營舜臣水兵亦止二千人又清正東據機張
一島賊巢百餘里而中有朝鮮水兵官李應龍領水兵五百
餘名向伏島中不敢南規清正亦易視之全不爲備欺其兵
力弱也總督乃咨國王加以銃手二百名抽眞保定長箭手
二百名委南兵把總楊貴卿導把總千承恩統領與李[illegible]

暗伏其中候賊接戰則鳴鼓爲疑兵搖亂之賊潰敗擒斬至正兵夾擊之邢公之計愚是矣其調度則未也既知水戰爲我兵所長倭衆所怯而不以俟陳璘等水兵之至爲水陸夾攻之舉乃區々欲以四萬人制倭死命得乎大敵衆合攻令勢分々則弱而可圖今府儿事於拒我我又合其所短援者乘之遂從水道而來克閑山以人爲未甚倭水勢未整我師决來可輕頤也分布已定乃于是年十二月初四日大聚官兵登壇祭告天地誓戒官兵因宴賞諸將犒賞三軍祭旗時萬砲齊發聲震天地朝鮮臣民舉手加額曰自生長來所過兵革未嘗見此威儀也於是發兵南行經理楊鎬帶領標兵隨營麻總兵調度於東南總督量留奇兵住守王京催餉兵餉并控制於西北又令朝鮮王遣李大諫領紬作犒送倭營曉諭蹇氏有私書送出有内應外合之心二十七日經理提督與三協將士皆會於慶州哨探賊巢俱屯聚蔚山而蔚山之南爲島山二山不甚高而城

皆依山爲固勢甚險峻中有一江可通釜寨其陸路則由彦陽通釜山麻總兵欲專力攻蔚山恐釜山諸賊由彦陽來援即令中協高策吳惟忠等統領官軍由彦陽梁山把截適中要害去處又摘令左協董正誼等統兵前赴南原求禮一帶虛勢牽制其水路上仍令李金千承恩統南兵同朝鮮水兵由長鬐珍島至雁山島張疑設備又當日先分遣右協盧繼忠率兵二千至西江口屯住以防水路援兵而以左右兩協馬步率議于二十三日進攻蔚山防釜山之援者不必而[illegible]援兵之道不問一兵阻之可[illegible]且兵力愈分愈弱矣況亡羊於多岐矣左協副將李如梅同巡撫標下參將楊登山騎兵先到各挑選輕騎近岸埋伏傍海打援而令遊擊擺寨以五百騎於是日巳時抵巢誘賊賊縱萬餘徒各披帶鮮明盔甲銃砲齊發喊聲震天各揮刃迎敵擺寨佯北賊衆

乘勢追趕我兵伏者四起奮勇剿殺在陣斬獲首級四百四十餘顆生擒倭將一員已而右協副總兵李芳春解生等出西路馬村齊至掩殺我兵馬步相兼先後俱進勢須張大烟塵蔽日賊皆望風奔潰乘由江邊爭船逃渡覆舟四五隻淹死無數其餘盡歸新修島山城我師乃遂收兵列營住札與賊相去二三里當寨陣獲披金甲倭將其稱清正見在城内次日進兵倭賊于路連築三寨伴鷗亭城隍堂太和江皆在島山之前倚爲屏障四圍俱塞壘城各多設銃眼倭伏於内麻總兵申嚴號令督率官兵努力向前此日遊擊茅國器統領浙兵同李如梅已得首功不待催督各奮命先登連將三寨打破攻入斬首六百六十一顆生擒倭四名得獲倭馬器具盔甲刀銃旗幟無算又燒毀寨内舗面及住房萬餘間倉糧

牲畜盡數燒毀倭見我兵勇戰奔上島山城堅守不出二十五日提督楊率三軍進攻島山城寨各軍奮勇直前攻城數陣不克蓋島山比蔚更高其石城新修堅固我兵一到城下被賊齊用鳥銃火砲弓矢擂石拒堵我兵多用挨牌布袋木梯迎遞第山城高險仰攻不能遽上我兵亦有損傷仰行收兵屯住俟次日相機攻剿次早齊奮力圍攻城上砲石如雨如此連日攻不得下我兵傷死甚衆諸將謂楊鎬曰此城水道甚艱糧運難繼我兵第四面圍而守之即不戰清正可坐縛也鎬以爲然於是各營兵分屯山下周匝圍裹密不令透漏正於營中取強悍敢爲有謀先聞大兵來即以降人及被虜者置外而悉斂精銳保守山城至是圍困十日十夜汲餉不敷倭以至嚼紙充饑飲溺解渴每造飯先食能用礮者而餘

賊只餘死衆心皇皇朝不保清正全然不懼惟死守以待
金營之救至然山下皆爛田我兵無着脚處倭從銃眼用礮
發無不中彈皆碎鐵爲之以藥煑過發之無聲中者立斃有
一彈傷兩人者伏則銃難及起必横超方免而伏者又苦泥
淖膝蓋日夜圍守木寨裂舊故城不下而死傷我兵數百人倭
賺我兵意急令人求緩攻約降經理信之疏報云倭將清正
勢逼乞降臣不許也必當生擒以獻闕下聞者無不喜躍矣
惟中獨言於鎬曰圍師必缺今山城卒未破恐當缺其一隅
俾逸出伏兵擒之鎬張目舉手向惟忠曰老將軍只要還我
一個活清正惟忠遂不敢復言意鎬必有定見萬全無虞也
惟忠之言似矣然亦未盡機宜大抵三寨既破後即宜斂衆
據險益養精鋭以俟南兵會集水陸並舉三路齊攻方爲勝

算今以畏敵之孤旅頓兵堅城下而即欲制敵死命不難矣
哉余是時在劉家營一見經理前疏大驚頓足惜哉國事去
矣傍云此捷疏何言乃尓余曰鎬既不知兵又不知彼知己
已則已矣如三軍命何如國事敗何旁者猶哂余言三日而
敗績之音至兵圍將十日行長果引來援時適歲暮行長又
慮官兵乘其來救襲破釜營於是大兵原守大營止抽精鋭
一二千每船不多人惟遍插旗幟蔽江而止時二十六年正
月初二日塘報一至經理慌懼更不打探的實亦不措置遣
兵阻截即議初四撤兵已而初三賊兵漸近鎬益無措因不
俟及期狼狽先行盧遊擊一千兵左西江口亦不傳知諸將
聞經理提督已撤營去紛々連夜亂退賊知援兵到即閉門
遂襲殿後者盡被殺死頗衆副將茅遊擊兩營南兵繼後倭

追十數里見有兵防後方回而兩協喪失并委棄兵餉[illegible]
不可數計是役也謀之經年已傾海内全力合朝鮮通國之
衆而卒無成功貽笑遠人可慨已邢公始謀極爲詳慎而卒致此者其失有六委責[illegible]等
楊鎬其失一以倭利用南兵而三協主將皆北人其失二倭[illegible]
正不能勝[illegible]倍乃不審[illegible]攻清正其失三倭[illegible]
快木柵山木[illegible]無人不[illegible]必後陳[illegible]急於進征其失四倭
[illegible]間山木[illegible]拒其衆[illegible]已其使而[illegible]人防接無[illegible]行力竟
以此敗其久[illegible]師初[illegible]令驍騎先之不當全師以陣[illegible]
城兵失六[illegible]衆非經練各故不[illegible]而易敗火從南門
用劉綎陳璘兵至矣劉將素熟倭陣將亦慎識者皆
勁兵也初當之役至此六年矣朝廷不[illegible]忍須臾乎三協兵
俱回慶州更慮倭來夾攻復拋河築城爲固守計總督得報
亦大慨恨然事已無奈只得將各兵撤回王京以圖再舉時
有贊晝主事丁應泰上疏劾經理之寡謀將校之靡虞於是
楊鎬罷任去諸將俱充爲事官行戴罪剿賊師既失利贊畫亦無功應泰不
只人言之反爲此疏且不能深慮撫臨之失而徒歸罪小人
惡之兵佐間附以虛[illegible]較錢穀多寡亦不揣本而齊末

者也總督深咎是役無功只因水路上缺兵且師久糧匱乃益
徵募江南水兵講議海運爲持緩之計二月間陳璘以廣兵
劉綎以川兵張榜劉子龍藍芳威以浙直兵陳蚕亦領水兵
俱先後入朝鮮鄧子龍本統陸兵遊擊沈茂募水兵三千至天津因[illegible]役入撫闕且謂已下於舟師乃以兵屬鄧子龍而已領陸兵未幾又以[illegible]任未幾朝命天津巡撫萬世德爲
經理以代楊鎬或語總督曰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
一處難以成功不若令諸將因地量力分任責成仰人自爲
戰守則利害各擔無所推托矣總督然其謀乃以左中右三
協分爲水陸四路中路各一主將爲提督中路大將李如梅
東路大將麻貴西路大將劉綎水路大將陳璘通共官兵十
萬衆各守信地相機行剿蓋倭奴盤據朝鮮已七年於茲沿
海一帶千有餘里分爲三窟蔚山爲東路清正據之順天[illegible]

西路行長據之望津四川爲中路石曼子據之（石曼子州人摠孫薩州義弘也）三路巢穴皆四海爲鬨進可長驅退可還國故此三處築寨特完固寨傍必置倉廒寨左右皆有羽翼畜積歸於大寨而重兵屯御必在險阻近地寨後倭艘往來不絕俱泊海岸故總督於三路外加以水兵一路以當海口亦徼島山之失也四路分派已定軍門題請遵行乃於二月間擇日聚集諸將俱在王京歃血誓神約日並進倘值事機不妨互爲應援然中路李如梅當楊鎬未去時已請發官銀回遼東買馬及兄如松與虜戰歿如梅卽代爲遼東總兵而中路主將無人乃以董一元代之時楊經理既去萬經理未來而四提督各統所部屬兵分頭防剿並遵軍門號令俱於九月二十日進攻

麻貴任東路率所部頗貴牛伯英等駐劄溫井與蔚島清正相對麻提督鑒前失惟深溝高壘堅壁不出然亦素遣使入倭營爲緩兵計九月間貴自選精銳數千乘夜令卒啣枚出溫井直抵蔚山寨奮力襲擊斬獲首級數十自此倭奴堅守山城不復敢出

劉綎任西路統率所部居水源地方攻順天寨倭倭築寨近大海中劉兵不能進乃謀襲惟敬故智欲誘行長出會擒之因遣間使吳宗道等入倭營告行長曰先鋒昔年曾以請封與中國盟誓本出誠心特緣清正狡謀惑亂關白致有今日我天兵遠來異國亦衆亦渡海間關今兩下師老財匱終非久計今提督欲親會通好仍結前盟以遂夙願行長初猶未信後通事累次往約皆單騎俟於中道以示不疑行長覘知因信諸八月一日相與約定行長將出赴會而綎部中一倭于總營洩其謀行長大驚起中道遁去綎計不就遂率兵進攻失利同監軍王士琦開報怒綎不用力傳令縛綎坐營綎懼不敢歸乃督諸將奮勇還戰遂大勝倭斬獲頗衆倭敗入釜營不敢復出

董一元任中路統率所部居尚州中路倭將薩摩州義弘素號狡悍而望津之寨尤爲天險北倚晉江（晉州江也）東築永春西築昆陽三寨鼎立爲犄角皆峙于新寨之前新寨三面環海一面通陸石曼子義弘居之外有石城木柵數重引海爲壕海艘泊於寨下者常數千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而中造東陽倉積糧萬計屯重兵於舊泗川城以守之自望津至新寨四十餘里聯寨八寨步步爲營勢甚猖獗每迭出搶掠于

陜川宜寧咸陽高靈之間中路遊擊茅國器初分得全州自請救經略謂中路義弘極狡黠請身當之經略壯其言乃復增與兵改守星州此時董一元奏回宣府選募家丁未至星州三面受敵勢極孤懸國器率淅步兵三千與遊擊盧得功馬兵三千守之倭奴日出犯搶雖有斬獲以董提督未至不敢深入四月間國器令姪指揮茅明時作爲諭倭檄文又令謀士史世用與平秀吉十惡大罪遺倭將以離其心而攜其黨于八月董一元方至尚州始議大舉乃進駐高靈晉州晉州前有大江江之南卽爲望洋望洋之南皆賊巢也倭據望洋臨江固守勢亦天險我兵相持月餘茅遊擊謂提督曰細看倭營自望洋以至新寨勢若長蛇望洋其首也碎其首餘如彼竹矣但晉江不能飛渡當以計取之董是其言然未得

間一日茅兵出哨忽一麗婦從倭營出問其由婦負一紙內書云此婦將度其城矣吾甚憐之掯背以贖放還故土天朝兵將當憐其窮困勿加殺害則救蟻之德也尾云知吾姓者令公之後埋見之父間吾名者有戍之口無才之挼理心書我兵引婦來見茅遊擊見書猶未解標下贊畫諸葛鑰解之曰贖婦姓名必郭國安也茅默然入語參謀史世用（武進人會六年）略（征進軍門咨至那經三月開發下茅營）聞之躍然曰郭國安（某）先在日本時與有舊約報效中國今在倭營即可得間矣因別遣麗倭三[illegible]往探方知義弘尚在泗川老營惟國安在望津營乃復令三麗持世用書入倭營見國安因約以九月二十日伏火於倭營中後處俟我兵將渡發火焚糧草為內應至日茅整兵欲渡江倭衆出營臨江堵截忽望津寨中火勢焰天倭大驚奔

救我兵乘勢畢渡追殺斬獲立破望津大寨二座樓房及倭房一千餘間盡行燒毀倭衆膽落棄城退守泗川舊寨是日申時提督遂分遣官兵東襲破永春寨寨亦盡焚燒二十一日五更西破昆陽月下交戰倭退奔我兵追斬寨屋盡付煨燼二營既破我得駐兵於江南矣二十八日夜半發兵逕襲泗川李寧以大同驍將恃勇背衆先入失道反為倭衆之被倭亂砍死及明我兵大衆至倭方四散擒川不稱見我兵皆棄禾奔散城內尚有數千倭倉皇出戰我兵衝擊斬級幾百虜得功（驍勇將）以騎兵衝陣被鳥銃陣亡賴步兵力戰倭始棄城敗奔新寨官兵遂燒東陽倉之糧二日二夜煙焰不息倭不敢出救我兵不旬日屢戰屢克軍威大振至二十九日共議進兵取新寨即義弘所居沿海之大營也茅國器門我雖

連破數寨而擒斬不多倭盡併歸大營守必竭力攻之未必能下而各寨救且至非全策也不若先攻固城新寨之倭鋒氣方挫未敢來救而固城城小倭寡易破固城一下新寨援絕然後相機而進似為全策董師卻望津等寨之易破便以輕敵乃云本鎮看新寨倭亦無幾何固城易與耳介先攻新寨如疾雷不及掩耳此寨破固城不戰自潰矣遊擊彭信古亦輕敵兼謀乃言某親至彼探視城中烟火不多可取遂決意發兵十月初一日茅國器華邦榮彭信古步兵三營直抵寨下攻打其郝王聘師道立馬呈文藍芳威四營馬兵分作左右堵伏止留步兵一枝守老營於是茅（兵）一將自卯力攻至巳用大將軍木楨已打破大門一扇城垛數處而彭兵皆京城亡賴素不習戰亦不善火器忽木楨破藥發衝起半天

俱然奔兵一時自為亂倭因乘隙從前小門殺出直衝彭兵皆潰走郝師馬騎兵方環城而射一見兵潰各望風遁走茅葉兩營殊死鬪然已在重圍中衆寡不敵殺傷甚衆藍芳威引兵十里外斷後亦走董師不能約止各兵遂大潰隨崖落穽不可勝紀彭兵三千止存五六十茅兵亦損六七百茅營中軍徐世卿被捉去不屈而死及抵望津茅遊擊謂望津天險得之不易若棄去復為倭據前功盡棄矣因會集諸將收散兵欲復守望津請命董師董師曰此地亦孤立倘固城倭併力來攻何以禦之惟應暫還晉州圖再舉耳各將遂不敢留盡日奔回此時忍餓扶傷天寒日暮晝伏夜行盤桓萬山中奔走一二百里哭聲震野接殞道路者又數百人直抵陝川方得少息倭以糧餉被燒亦不敢遠追（蔚山新寨之役我師皆先勝而後敗）

者先收後路又觀望爲累也倭兵皆輕以所爲功名以勝爲我又失據而動也況上將不閑將畧徒以兵甚無紀律以速制不止退餉食之至倚久據館瀆之倭能無敗乎當是時既失倭糧仰給泉泗川約會三路共九進剿處役有得無失倭人數十矣今不量己虛得不償失可慨也陳璘任水路提督率其原帶陸兵五千水兵三千專管海上防倭而副總兵陳蠶劉子龍遊擊馬文煥季金張良相等皆屬之其兵一萬三千餘名戰艦數百艘皆列於朝鮮忠清全慶道各海口互爲聲援晝夜巡警燈火相望先時倭兵渡海出沒並無攔阻至是捕盜船於海面上往來不絕倭始懼自夏歷秋倭艘不敢橫行提督爲諸將曰吾等專事水路倭今盤據山城勇力何施要當資威氣侯便要擊之耳於是分散各兵停泊加德巨濟金諸島忠清道有九龍島者木族靈怪著聞浙水營中軍方日新統浙兵三千由義州御粮將赴鼓金島鄧子龍所九月念九日至嵩

夜發突更鋭驚動木族海颶頓起波濤播蕩下艙鐵板沒二更樓船首尾俱烈寖止存中倉急呼小舟接登岸方始下船軍伴五六人齊上一時覆沒去岸止尋丈矣日新紹興衛指揮使也雖武弁負儁才涉獵經史善琴書詞賦且頗姿有致與人交多信義時論稱之始與沈遊擊督兵至天津後與鄧子龍又奉檄怪彩艦飛赴旅順及難聞者無不痛惜其下時誦詩曰水深波浪黑安使舷艙得之句便法然作愁遂其數分定哉有成業鞠完也惜也十月萬經理始至王京世德山西人意氣頗能任事撫天津時人樂從之及至朝鮮以旅書粗定不能別爲更張又見倭築寨固守非旦夕可平乃欲設策用間以離其黨而攻其隙故月已修二檄文令人持諭倭將中間深明關白不道各島民無罪何苦八年於外萬里損軀本院慇恤爲約三章友旃採戈歸殺關白推擇酋長統領海邦保全人民傳襲子嗣策之上也明識順逆解甲來降策之中也稱構能兵各

全快命策之下也各路倭將見經理檄文頗亦感動太監人傳秀吉已死其子金哥年幼國中潜謀篡奪三路倭將皆有歸意但無所稟命未敢先發茅國器知義弘素怨秀吉可間而携也我開科入賊必難留然後乘此要擊可大得志於倭彼必不敢出犯朝鮮矣議定行會各路劉綎亦遣人諭行長中路使稻付景國科持撫臺檄賚金帛見義弘勤以大義諭以利害郭國安從傍贊之義弘許諾國安私謂國科曰國有大故勢當旋歸所恃者釜山數月糧耳不若資遣人一炬焚之已而倭聚之糧歸心益迫清正無糧令人見義弘叩借義弘曰吾糧亦盡矣奈何往叩各營皆然始相約撤兵清正因人心已變動即日先撤蔚島之兵次石曼撤泗川次行長撤順天俱陸續渡海毛國科問許儀後密報中路倭兵於十六

日行長上船於是我兵各爲准備陳璘在海上聞此消息喜曰吾等擊倭收功此其時矣即令鄧子龍協同朝鮮李統制引千餘水兵駕三巨艦爲前鋒破浪直攻南海正遇倭船無數渡海子龍欲奪頭功親率家丁皆江西人二百餘齊上高麗船衝鋒奮擊殺賊無數不期後船用火器失手反打鄧船遂燔俱著我兵竄伏在一邊被倭乘勢登舟將鄧副將及家丁皆砍死李統制見鄧將有失奮勇前救亦及於難李第三船把總沈理努力而前火器齊發當陣斬獲真倭一百三十餘級而陳蠶季金等隨後邀擊倭本不慣水戰死無鬪志當日艘被燒沈焔同赤壁有棄船復逃上崖者被我陸兵追剿直逼海口兩路夾攻殺溺死者不下萬餘各路斬獲共千餘級陳蠶中軍陶明宰亦殁于陣劉綎所當者行長也是日行長本

行亦乘機邀截中路之倭，俱有斬獲。於是義弘、行長將七月料八人及級所差劉天爵等，皆留在船，護送渡海，方得逃回，而亡失已甚多矣。中路官兵奪下粮一千五百石，馬三百疋，及倭器刀屏不可數計，斬級亦二十一顆。皆又乘勢分擊金海固城倭，皆一時潰遁。是役也，設非天奪其魄，用間出奇以攻，血戰豈旦夕所能奏績。統論四路，自晉江渡而望津破，中路之首功也。然儲而入血戰，中路之次功也。八寨平而一倭不留，中路之全功也。海上之捷，則陳璘功爲最。至是三路二十一寨之倭悉已蕩平。董一元入新寨，見大寨凡四層，倭房數千間，石城外又爲本城三層，極其牢密，寨內器用床几屏風，一色泥金，最爲精巧，又有違制金絲鸞駕、金絲掌扇二，此物非陪臣所宜，恐是朝鮮主之所僭者，炳耀奪目。董令悉焚之。望海固城二寨房廠，亦付烈焰。此戊戌十一月事也。倭酋歸國，朝鮮復安，通國君臣頂戴大朝，歡若更生矣。總督經理部署諸將，各引兵還朝，講善後之策。各營兵馬盡撤，至星州以丁應泰疏劾，存故實數，先令給事徐觀瀾勘之畢，四提督俱回，復令李承勛統所留兵，杜潛監其軍，暫駐王京防守。劉綎因播事動，先促歸。茅國器、陳蠶尚留釜山，水兵留張良相、張榜留巨濟。因徐勘不伏，復差刑科給事中楊應文在義州再勘，唱名遂一勘過發遣，剩二十七年四月念六日也。九月方得起行，二十八年正月兵方入關。願散者沿途散去，臺兵復歸遼營，召募者復還香鎭，浙兵歸者多收入羅木營，刑公晉爵，南大司馬萬經理往王京善後，未回。大司農計度支，自二十五年兩經略出關至二十八年歸，凡用餉銀八百餘萬兩，火藥器械馬匹不與焉。

今按秀吉已死慶長三年八月十八日，前關白太政大臣從一位豐臣秀吉薨於伏見城，年六十三。遺言曰：我即世則先姑秘之，淺野長政、石田三成速赴筑紫，使朝鮮在陣諸將悉歸本朝，退兵而可也。葬于阿彌陀峯，榜廟曰豐國大明神。戊戌，慶長三年也。

附錄

識書云：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正鮮，此時渾跡居朝市，鬪亂明臣幾百千。　按女在西方倭也，鬪亂皎皎即關白也，又寓朝鮮二字，鬪亂明臣，今已應矣。

沈惟敬于二十七年九月念四日取決，陳濟如入定府爲奴。監軍監察御史陳效歿于王事，該總督尚書邢題追贈光祿寺少卿，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仍立廟朝鮮祀之。死事官疏中多有遺失，如方日新與鄧子龍死難相去僅一二十日，而邢公正疏遺之，後始得題，乃入善後疏。六漸水兵官中軍方日新航海征倭，死事堪憐，杏與康承年事例相同，所當襲陞一級，以慰忠魂者也。然聞死事遺不叙者，大小尚有七十二員。

壬辰倭陷王京，宮眷南竄，宦族盡遭魚肉，婦人死節者甚衆。承旨學士趙瑗妾李氏亦死之。李善詩，美而無子，自號玉峯主人，與許妹翰墨交，其稿今存其四首。贈鄰：柳色江頭五馬嘶，半醒半醉下樓時，春紅欲瘦臨粧鏡，試寫纖纖却月眉。虛簷殘溜雨纖纖，枕簟輕寒曉漸添，花落後庭春睡美，呢喃燕子要開簾。秋思：翡翠簾疏不蔽風，新涼初透碧紗櫳，

泪玉露團圓月說盡秋情草下蟲　七夕　無窮會合豈愁思不
比浮生有別離天上却成朝暮會人間謾作一年期　許妹
狀元許筠妹也七歲能詩國號女神童適進士金誠立壬辰
誠立死于倭妹守節不二自號蘭雪主人遊仙曲百首今存
其四　瑞風吹破翠霞裙手把天花倚五雲雲外玉童鞭白虎
碧城邀取小第君　又　水屋珠扉鎖一春落花烟露濕綸巾東
皇近日無巡幸閒殺瑤池五色麟　又　青苑紅堂閑彩鸞眠
月寵夜迢迢仙翁曉起喚明月微隔海雲聞淵鑰　六葉羅
裙色曳烟阮郎相喚上芝田笙歌暫向花間歇便是人間一
萬年　宮詞二首　絳羅袱裡建溪茶侍女封緘結綵花斜插紫
泥書敕字內官分送五侯家　絲羅帷幔紫羅茵香剝霏微
瓣襲人明日賞花留玉輦地衣簾額一時新

台州人　呼談人蘇八被擄在飛蘭島萬曆十八年關白怒薩摩
君調飛蘭島主領兵一千征之蘇八隨征至金梧州海島親
見關白左頰上有黑痣數點而似犬形約年六十餘止一子
方二歲薩摩不征自服又云關白乃民間僕本名方白古登
在銀山大頭目世子四也屯部下隨征有功悅之賜姓木下
賜名十吉次郎諳事其主累出必捷遂以爲大將軍兼柄事
更賜姓羽柴名筑前因見四也屯年老糾頭領十八人殺之
逐其子而自立仍佔銀山地方萬曆十六七年間弑故主餘
威兼併諸國然非盡戰勝皆虛聲恐喝黃金詭間得之

異稱日本傳中之三引用書目

高皇帝御製文集

蘿山集　今按、中引延久官符尾張國風土記

大明一統志　今按、中引新猿樂記

大明會典

紀効新書

續説郛

唐詩訓解

月令廣義

劉氏鴻書　今按、中引寶基本紀開耕餘錄

萬姓統譜

瑯琊代醉編

三才圖會　今按、中引九曆西宮記

五燈會元續略　今按、中引夢窓年譜天龍寺紀年考

續釋鑑稽古略

夢觀集

適情錄

玉煙堂　今按、中引禮源抄

醫學綱目　今按、中引釋氏要覽證治準繩

文房器具箋

本艸綱目

五雜組

潛確類書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二　詔

諭日本國王詔

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凡志君子孰不興忿及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隣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否真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illegible]然實搆隙於妄誕於戲洲居滄溟罔知帝賜奇甸傲慢不恭縱民爲非將必殃乎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今按高皇帝御製文集二十卷明太祖文集也劉基後序曰翰林學士臣樂韶鳳宋濂等之所編錄諭日本國王者圖書編曰太祖賜璽書諭日本國王良懐謂此也此時本朝分崩離析哮闞之羣風驅良懐親王爲太宰都督在鎮西故明太祖詔諭之然於屯霄之時不能蕩掃甚可嘆息也

又卷第十六　雜著

設禮部問日本國王

禮部尚書至意尊答日本國王嗚呼王問知上帝賜奇甸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今王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巖頭石角爲奇妄自尊大肆侮隣邦縱民爲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鳴蛙仰觀鏡天以爲巨之無量無所搆隙之源乎恐王大畧涉歷古書不能詳細特將日本與中國通往禮物及前貪商之假辭如王之國至今可細目日本之盛大也且日本之稱有自來矣姑據[illegible]本其通使中國者上古勿論自漢歷魏晉宋[illegible]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賜以親由彼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夫叛服不常搆隙中國則必受兵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鑑王其審之

今按吳大帝孫權也權伐夷洲見吳志列上晉慕容廆武宣皇帝也慕容廆伐日本者非也晉書卷一百八載記慕容廆傳曰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沈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太祖以此誤爲伐日本事扶余高句麗百濟之舊國也元世祖命黒的弘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又十一年征日本虜掠四境

設禮部問日本國將軍

大明禮部尚書至意日本征夷大將軍

二儀判久昭萬象於穹壤奠海嶽於洪濛生民盈於寰宇然而天造地設隔崇山限大海人言異風俗殊蓋兩間又非一主性命而有也其所主者又何量也雖主非一人又非仁人者天奚輔之若非禍首天奚禍之前軍奉書我朝丞相其辭可謂坐井觀天者也且往者我朝初復中土彼日本會俗多至問云使則加禮禮之或云商則聽其去來我至尊將以爲美矣必欲深交日本是有克勤仲猷二僧之行及其抵也非仁德於使今又幾年矣洪武十二年將軍奉書肆侮姦毋

禮答謂彼來者將軍自云貪商今來者是六人七八人每年秋
瑶藏主來陳情飾非我朝將軍奏必貪商者將欲盡誅之時
我至尊弗允旨云彼若是此即施刑豈不小人無辜況隔滄
海之遠福善禍淫鑒在高穹吾中國雖不強盛人非侮甚安
敢違帝命而擾生民者乎本部既聽德音尊差人涉海往問
如瑶藏主之來果貪商假名者歟實使爲國事而勞者歟將
行奉臣奏止日限山隔海凡王者奉若天道各主生民今日
本君臣縱民爲盜四寇隣邦爲良民害無乃天將更君臣而
伐其患乎我至尊弗允而諭之曰人事雖見天道幽遠奚致
撞專若以舳艫數千泊彼環海使彼東西趨戰四向弗繼圖
可然於生民何罪且以禮育之舉行彼何如卿等議之本部
復觀彼之浮辭行雲流水皆將方無德之徒亡中國之寛搆
是非於兩端識者喚之治民之國信浮圖而構大禍古至於
今未之有也且尋方問道不得自由益爲彼國之人皆爲
盜是僧不得自由斯故也如彼日本邊民曾掠中國人民爲
盜而擾之乎及使至彼中拘不自由果何罪耶詔元之滕權
漂於蛇海將爲天下無敵矣吾不知彼國以天之所以然歟
人事之所以然歟若以人事較之元生紫塞不假舟楫踏輪
長驅經年不阻而爲有疆但長於騎射短於舟也當是時
日本非元仇讐非隣邦之患害元違帝命好殺尚兵加以天
厭征伐海風怒號沉巨艦千艘淪精兵於海底將軍以爲彼
國之人能者也彼何曾見元之陸勢鵬旗斂精兵驟騎雲屯
霧集鵬旗舒陣列重山埃塵亘天蹄鳴雷轟才掣電胡人
振威露刃嘷吼鬼魅潛走所以八蠻九夷盡在寰內誰爾日
本微居滄濱得地不足以廣疆得人非爲元用所以微失利
而不爭以其蕞爾之地也如知天命不可以兵禍而禍日本
之良民也今彼國以敗元爲長勝以疆爲大而不可量吾將
爾疆用涉人而指視今丹青繪之截長補短周匝不過萬里
餘陸比元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較之吾不知孰巨細者耶
今彼國邇年以來自誇強盛縱民爲盜賊害隣邦必欲較勝
負見是非者歟辨強弱者歟至意至日將軍審之

今按日本征夷大將軍源義滿也如瑶藏主者關西親王
良懷所遣僧也圖書編曰遣僧如瑶貢馬詳見下文

又卷第十九

倭扇行

滄溟之中有奇甸人風俗禮奇尚扇捲舒非矩亦非規列陣
健兒首按獻國王無道民爲賊擾害生靈神鬼怨觀天變弗
亦何知斷髮斑衣以爲便浮辭常云弁服多捕賊觀來王無
辨王無辨禰袴籠鬆誠難驗君臣跣足語蛙鳴肆志跳梁于
天憲今知一揮掌握中異日倭奴必此變

今按日本扇所貫于中華年久矣見皇朝類苑其上卷太
祖賦言亂邦事扇亦從世弃捐獨不可根秋風也一統志
我國土產中載扇在下文

宋景濂蘿山集第四

賦日東曲十首

問海上僧僧多不能答時辛酉冬十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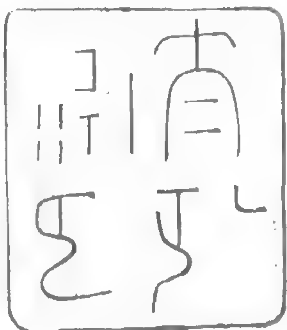
其一

伊水西流曲似環宮闕遠映龜龍山六十六州王一姓千年

猶效漢衣冠（日本自古唯一姓王姓藤氏史則云王氏）
今按伊水嵯峨大偃河大偃和訓於保伊略曰伊龜龍山
嵯峨龜山東山龍山王姓藤氏史則云王氏訛王氏藤氏
各異自開闢以日神子孫爲王非王氏見圖書編今按中

其二
藤橘源平族四家連城甲第競豪華治書省內多官使叢牒
紛紛簇五花（藤橘源平國中四大姓治書省乃官署名有尚書侍郎郎中主事及鴻臚卿丞之屬其印文曰太政官印）
今按四大姓者後世之所稱姓氏錄所載一千一百八十
二氏其中多大姓治書省尚書省之訛我太政官當唐尚
書省八省百官悉屬太政官非有尚書侍郎郎中主事及
鴻臚卿丞之屬而已矣其印文曰太政官印太政官符所

用之印文也余嘗見延久二年二月廿日官符朱色漫滅
印文不全然欲證日東典故下載之弁引公式令



公式令曰符式
太政官符其國司
其事云云符到奉行
大辨位姓名　史位姓名
年月日　使人位姓名
右太政官下國符式

其三
絕入層霄富士岩蟠根直壓三州間六月雪花飄素盤何處
深林覓白鵬（富士國中最高山六月山上有雪三州謂豆駿相也）
今按富士山直壓東西南三州北甲州凡四州間而隸駿
州也都良香富士山記曰富士山者在駿河國峰如削
直聳屬天其高不可測歷覽史籍所記未有高於此山者
也其聳峰鬱起見在天際臨瞰海中觀其靈基所盤連亘
數千里間行旅之人經歷數日乃過其下去之顧望猶在
山下蓋神仙之所遊萃也云云宿雪春夏不消云云

其四
紅雲起處是蓬瀛十二樓臺白玉京不知秦世童男女還有
兒孫跨鶴行
今按此詩言秦徐福事

其五
天皇大人泄秘寶八角垂芒貫斗樞青牛不度太洋海莫怪
無人識道書（國中無道士）

今按此詩意言日本非老子乘青牛所度之地故無道士
不知道書然文德實錄曰和氣朝臣貞臣弱冠從治部卿
安部朝臣吉人受老莊又菅家文草北溟章小知章堯讓
章詩序曰予罷秩歸京已爲閑客玄談之外無物形言故
釋逍遙一篇之三章且題格律五言之八韻且叙義理附
之題脚由此言之則不可言無識道書也

其六
玉環嫉血汚寰中豈有靈祠祀鬼雄莫是仙山眞縹緲雪膚
花貌主珠宮（國有楊貴妃祠）
今按一雜書曰尾張國熱田廟前有山松茂森森然此號
蓬萊俗相傳云熱田大明神化楊貴妃亂彼大唐故玄宗
因天寶之蒙塵熱田之廟昔有一基石塔其長二丈許其

形大醜巫祝等指之曰貴妃之塔婆也又廟外有玄大夫祠僉云玄宗三郎之祠也貴妃謂楊什伍曰此後一紀當相見願保聖躬此其證也見林謂雜書熱田大明神化楊貴妃之説甚妄謹按尾張國風土記曰熱田大明神者日本武尊也當景行天皇時東夷叛日本武尊奉詔征之東夷悉平歸路於尾張國火解草薙劔有光如神不把得之故留以爲形影今宮簀媛奉齋祭之此萬世不刊之説也爾來愛市潟靈異赫々推爲蓬萊亦可也至唐道士入蓬萊蓋至于此地乎於是世俗亦畫蛇添足以明神爲貴妃誠癡人面前不可説夢也余前有東關之行過熱田社乃入拜之懷往昔神德盤桓四顧時本社之後有小社荒蕪大甚巫指之曰此楊貴妃祠也蓋好事者爲設之道傍有源大夫社卜部兼邦云道祖神也此説爲是源與玄音同故俗誣以爲玄宗而已

其七

佛朧當時談妙法一道紅光射海東至今顯密二宗學長伴扶桑出日注云（天台智者在時有傳教弘法二師來受顯密二教而去至今國中盛行）今按智者在時有傳教弘法二師來受顯密二教非也傳教從天台道邃受顯教見高僧傳弘法從青龍寺惠果受密教見佛祖統記宋濂未考此耳

其八

笠門三典巧織題有氣積空若彩霓梵唄動時花氣暖一齊盡看黑伽黎（三典謂禪教律之文也國中悉有之）

其九

無客持刀來厭虎有僧挈鉢學呼龍因知異域山川異秖把鯨波限四封（其國無虎或云無羊驢）

其十

中土圖書盡購刊一時文物故班班秖因讀者多顛倒莫使遺文在不刪（其國但購得諸書悉官刊之字與此間同但讀之者語言絶異又必倒讀上始爲句所以文義雖通而其爲文終不能精暢也）

大明一統志卷之八十九

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李賢等　編輯

外夷

日本國（東西南北皆際於海去遼東甚遠去閩浙甚邇其朝貢由浙之寧波以達于京師）

［沿革］古倭奴國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海東北隅以大山國王以王爲姓歷世不易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對海國又南渡一海千餘里曰瀚海國又渡一海千餘里曰末盧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伊都國又東南百里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其次曰斯馬國曰巳百支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占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國曰爲吾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惟國曰烏奴國皆倭王境界所盡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戸少者千餘多不過一二萬自漢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即邪摩維是巳光武中元二年始來朝貢後國亂國人立其女子曰

彌呼爲王其宗女壹與繼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歷魏晉宋隋皆來貢稍習夏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併故冒其號開元貞元中其使有願留中國授經肄業者久乃請還宋雍熙後累來朝貢熙寧以後來者皆僧也元世祖遣使招諭之不至命范文虎等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本朝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其後數歲一來至今不絕自永樂以來其國王嗣立皆受本朝廷冊封

【風俗】黥面文身被髮跣足（寰宇記男子黥面文身以稍禮巾幅結束相連不施縫綴女人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頭皆被髮跣足其王至隋時始製冠以錦綵爲之而飾以金玉）無盜少訟不娶同姓（同上人不盜竊少爭訟婚嫁不娶同姓父母兄弟異處惟會同男女無別）飲食用籩豆初喪不酒肉（同上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以蹲踞爲恭敬死有棺无槨封土作冢初喪哭泣不食肉飲酒親戚就屍歌舞爲樂既葬舉家入水浴潔以祓不祥）信巫好戲（同上兵有矛盾木弓竹矢以骨爲鏃灼骨以卜吉凶信巫覡好棊搏握槊樗蒲之戲）重儒書信佛法（同上初无文字唯刻木結繩後頗重儒書有好學能屬文者尤信佛法有五經書及佛經唐白居易集皆得自中國云）交易用銅錢（宋史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錢文曰乾文大管樂有中國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婦人皆被髮一衣用二三縑）

【山川】壽安鎭國山（國之鎭山本朝永樂初自製文賜之刻碑立其地）

【土產】金（東奧州出）銀（西洲島出）琥珀　水晶（有青紅白三色）流黃　水銀　銅
鐵　丹土　白珠　青玉　冬青木　多羅木　杉木
水牛　驢　羊　黑雉　細絹　花布　硯　螺鈿　扇
漆（以漆製器甚工緻）

今按大明一統志記我沿革風俗皆見前史自永樂以來其國王嗣立皆受本朝廷冊封謂足利氏受明朝冊封也土產與世法錄有異同我朝書所載土產亦甚多藤原明衡新猿樂記曰諸國土產所謂阿波絹越前綿美濃八丈常陸綾紀伊國綠甲斐斑布石見紬但馬紙淡路墨和泉櫛播磨針備中刀伊豫手筥出雲莚讚岐圓座上総鞦武藏鐙能登釜河內鍋安藝榑備後鐵長門牛陸奧駒信濃梨子丹波栗尾張若狹椎子近江餅越後鮭備前海糠周防鯖伊勢鯛隱岐鮑山城茄子大和瓜丹後和布飛驒餅鎭西米等是謂諸書所載此外猶多土產亦隨時有用有無用有古今所貴者

大明會典卷之一百二十一　兵部十六

驛傳三

應付馬快船

事例

一凡欽差內臣公侯伯出外公幹如操江鎭守之類應從水路者
一每年欽差公侯伯郎中等官赴各王府冊封者
一在京大臣以禮致仕有旨馳驛還鄉及丁憂病故者
一襲封衍聖公嗣教張眞人朝覲回還
一南京內外官進貢回還
一安南日本等國使臣朝貢回還

又卷之一百六十　工部十四

船隻

一備倭船

沿海衞所每千戸所設備倭船十隻每一百戸備倭船一隻每一衞五所共船五十隻每船旗軍一百名春夏出哨秋回守月支行糧四斗船有破折有司補造損者軍自修理

又卷之一百七十二　　鴻臚寺

凡王府并鎭守守備備倭等官外夷宣慰宣撫招討等司進貢齎本人員

又卷之一百七十三　　國子監

凡日本琉球暹羅諸國官生俱賜冬夏衣鈔被靴韈及從人衣服

今按明天子付馬快船於我使人賜物于我官生及從人其遇我厚矣設備倭船者爲禦寇也此乃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也皆我所致也

紀効新書卷之八

定遠　戚繼光　撰

操練營陣旗鼓篇第八

一戰勝追賊防伏之法

夫倭性人自爲戰善於拔出我後及雖大敗隨奔隨伏甚至一二人經過尺木斗壑亦藏之往往墮其計中辛酉之役一月十捷我兵損不及六七人識者謂非兵之巧乃賊之拙此倭不知別倭之有伏也殊不知將前法已曾教熟于平時故如花街之捷戰追四十里而保全勝者非賊之無伏我有搜守之法而伏無所用也其法如賊徒一戰而敗賊遂奔北我兵追上凡遇林木人家過溪轉角之處每量林木屋宇灣曲大小即留一隊或一哨守其必出之口而他兵一面徑跑追上每遇一處即留一處又或村落甚大者即通行周匝聽人進搜無賊高聲爲號又復前追其麥田茂草之地又皆可伏之所我兵每一哨內即留一隊分投下路呈散麥田草中搜打喊叫一面正兵徑追故每戰多於麥田中搜獲生擒此非避我者正賊之伏也

今按辛酉明嘉靖四十年當本朝正親町天皇永祿四年

又卷之十八

臨敵號令軍法

一各船打敗倭寇所擄獲財物包裹聽船捕盜從公分給以多半付動手首功之人餘皆均處敢有官捕頭目勒分甚至來打追侵公然放肆者許各兵徑於回目赴官告首次打重治加倍追付各兵頭目依律治罪其軍器則要報官解驗不許各兵隱藏

今按戚繼光數立戰功宜乎以其功祀于功德祠詳見闘書其軍法可重故拔出一二條

說郛續弓第十

日本寄語

定州　薛俊

寄即譯也西北曰譯東南曰寄

天文類

天天帝　日虚路　月禿計　星什泥　云云

時令類云云　地理類云云　方向類云云

珍寶類云云　人物類云云　人事類云云

身體類云云　器用類云云　衣服類云云
飲食類云云　花木類云云　鳥獸類云云
數目類云云　通用類云云

士君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方言固不足煩昏齒然言者心之聲得其言或可以察其心之誠與僞故特寄其常所譯認字彷彿音響而分繫之似以資衞邊將士之聽聞亦防禦之一端也初無義理觀者不必字爲之釋

今按以中國語譯倭語亦見武備志在下文故今引續說郛以云云略之

唐詩訓解卷之四

濟南　滄溟　李攀龍　選
公安　石公　袁宏道　校

送祕書晁監還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後惡倭名更號日本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貞觀初遣使入朝其有願留中國授經肄業者久乃請還　王維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備于積水而爲海謝靈運詩莫窮洪波極涯知太海東史記騶衍好爲閎大之言言中國名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列子乘空若履實又渤海之東有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皆仙人所居五山之根無連著常隨潮上下帝恐流於西極命禺彊使巨鰲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楚辭[illegible]眼與珠隋書日本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有光云魚眼精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二千餘圍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稱扶桑公集中又有送晁監還日本序其內云鯨魚噴浪[illegible]鴻[illegible]扶桑[illegible]如語與詩義頗合或一時贈別所作歟因題爾所送以[illegible]人入中國者雖與河官相善[illegible]言[illegible]尚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乎彼九州至遠且有若萬里[illegible]者也況越海而行無路可見但臨日而知國信風以[illegible]有魚鰲亦邦之患當此之時鄉樹扶桑歟二人于島良亦危矣如此異域若何以通音信哉

今按此詩亦載文苑英華卷第二百六十八作祕書晁監歸日本國又曰魚作蜃眼射波紅若爲之若作苦

月令廣義卷之一　歲令一

盱眙　馮應京　纂輯
新安　戴任　增釋
秣陵　李登　參訂

日本數譯月曰禿計且日曰虛路年紀曰故都一曰夫多子又去微且多二曰扶達子又夫且多三曰密子倰且多四曰學子搖搖做五曰意子子難難多六曰後子七曰乃乃子八曰敢九曰个个乃子十曰多十一曰多多丟達子　冷曰三字木燦曰拔撥水

今按譯日本語與續說郛武備志同數目多不中

卷之二　歲令二

冷暖碁子　芸窗記日本國貢玉碁子冬則煖夏則冷

卷之二十三　晝夜令

如意珠　統志日本國阿蘇山石火起接天俗則祈禱之有如意寶珠大如雞卵色青夜有光永樂初年　封爲壽安鎭國山

今按阿蘇山事見隋書壽安鎭國山事見大明一統志而不記封何山以此號今據月令廣義則封阿蘇山以此號也

卷之六　二月令

桃李春　宋眞宗朝日本國人滕木吉朝獻詩云君問吾風俗吾風俗最淳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玉甕篘新酒金刀剖

細鈔年代二三月帳冬十殿春

今按勝本吉事見宋史在上卷

劉氏鴻書卷之六

明　宜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地理部三

海防倭夷入寇每隨風之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城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云云不當專責之幕帥而已夫倭奴狡詐叵測我太祖絶其通易誠見之遠矣邇來思併朝鮮而有之朝鮮誠乞援朝廷憫焉命將出師捐不貲之費於積疲之後則司閫外之寄者宜殫智竭忠俾狡焉畏服遠邇而阽危之國得安堵如故則皇上之命爲不負而中國之威

不遐播乎聞赴援之初正値冱寒倭奴畏寒如蟄虫一擧可殲之固太快也乃逗留觀望坐失事機聞爲將者以忌功喪師爲主師者乃主和議而名曰封貢則其舉不小和議罷而忽聞斬獲千餘之捷則功又胡大耶功罪分而國勢輕重係焉則桑土至計不可不亟爲之所滴露漫錄

今按風之變以下至不當其間與圖書編大同小異故略之

又卷之八

地理部五

夷國

高麗之學始於箕子日本之學始於徐福安南之學始於漢立郡縣而置刺史其中國之文學被焉後至五代末節度使

吳呂文方盛自中國流衍外夷數千年間其衣皆不免於夷狄之風窘蹙鄙陋不足以續聖教者益其聲音不同其奇妙幽玄之理非筆舌之可傳故不相合原始秘書

今按日本之學蓋自徐福以前有之非以福爲始也惟正學之不失傳功被於萬世者王仁也應神天皇之朝王仁以漢帝之苗裔來爲仁德天皇菟道皇子師弘聖賢之道爲萬世之儒宗恨不令劉仲達等知之矣

日本國在大海島中島方千里卽倭國也其國乃秦始皇時徐福所領童男女始創之國時福所帶之人百工技藝醫巫卜筮皆全福因避秦之暴虐已思遁去不意遂爲國焉而中國諸書遂留於此故其人多尚作詩寫字自唐方入中國爲間或有奉朝教者王乃冕髮爲桑門穿唐僧衣其國人皆冕

髮孝服則留頭思城志

今按徐福事見列史記後漢書吳志等下我國自天地開闢有之當我孝靈天皇統御之時徐福避虎狼之秦來投我爲民今劉氏鴻書不知之謂徐福所領童男女始創之國者妄言也始有奉朝教者王乃冕髮爲桑門穿唐僧衣謂聖武天皇孝謙天皇也二主皆當唐之世爲桑門

夷俗

山秝之國有驢無馬新羅無羊勿吉無牛羊琉球無牛羊驢馬韓國有鹿而無羊馬驅度寐有豕而無它畜朝鮮有麋鹿箱鹿而無鹿扶桑有銅而無鐵日本無木棉夜郎無桑蠶烏杜無麴南詔尋傳之蠻無絲纊挹婁無鹽鐵西域無茶茗瓜

吠有麻稻粟菽而無荼麥波斯無稻黍三佛齊有米無[illegible]
國有木無草日本有諸藥而無甘草芎藭朝鮮無罔桐鍛[illegible]
晏陀蠻無鐵印都攙波眞臘皆無雪霜勿斯里無雨蘇都識
匿之國無五谷　玄覽
大琉球之衣以闒鏤南詔之衣以波羅毯拔力之衣以羊皮
阿里驪之民鹿皮貫木葉而衣之滑國以羊皮爲紙嘉良之
夷以皮爲舟三佛齊以椰葉爲瓦扶南以大箬葉爲瓦拔悉
彌以樺皮爲瓦暹羅以茭草爲瓦朝鮮以布粟爲市日本以
漢唐之錢爲市暹羅以海貝爲市文身之民以珍寶爲市晏
陀蠻以蚌甲爲兵回紇以駱駝耕駁馬之國以馬耕　夷事略
今按外國之俗不可知也惟我日本俗不可不知上古無
木棉如説武備志亦曰用布爲常服無棉花故也古者有

綿亦以木皮名木綿　此曰由布　即穀是也以爲衣服後世祭祀
身被木綿手繈者象上古之衣服也見古語拾遺寶基本
紀等書近世中國以綿花亦名木綿日本亦有之呼曰紀
波陀我國人瞻古者以神代由布近代紀波多總書木綿
爲一物者甚非也雖中國上古無綿花按吳淞張叔翹閲
耕餘錄曰吾松以綿布衣被天下而綿花之來莫詳其始
相傳謂種出西番元時始入中國按通鑑梁武帝木綿皂
帳史炤釋文云木綿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下種既生
須一月三薅至秋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
出如綿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爲小弓長
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爲筒就車紡之自
然抽緒如繅絲狀織以爲布按史炤所言即今之綿花無

疑矣但今制彈綿之弓以木爲之長六尺餘則與古稍異
耳謂起自元時非也第史炤以此解木綿亦未爲當木綿
出交廣其樹盈抱其實如酒杯其口有綿可作布見張勃
吳錄卽今之班枝花楊用修辨之是矣原我朝綿花之始
類聚國史卷第百九十九殊俗部曰桓武天皇延暦十八
年七月有一人乘小船漂着參河國以布覆背有犢鼻不
着袴左肩著紺布形似袈裟年可廿身長五尺五分耳長
三寸餘言語不通不知何國人大唐人等見之僉曰崑崙
人後頗習中國語自謂天竺人常彈一弦琴歌舞哀楚閲
其資物有如實者謂之綿種依其願令住川原寺卽賣隨
身物立屋西郭外路邊令窮人休息焉後遷住近江國國
分寺十九年四月庚辰以流來崑崙人如實綿種賜紀伊

淡路阿波讚岐伊豫土左及大宰府等諸國殖之其法先
簡陽地沃壤堀之作穴深一寸衆穴相去四尺乃洗種漬
之令經一宿明旦殖之一穴四枚以土掩之以手按之每
旦灌水常令潤澤待生芸之見林近觀之表出于此無甘
草芎藭者誤也陸奧出羽常陸有甘草每年貢之見延喜
式芎藭諸州往往有之近世重中國甘草芎藭故以爲日
本無之

卷之六十九

文史部　四

雜著　長

倭國

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權豈謂中華

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故尙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尙然不足常起滅絕之意天發殺機神鬼號哭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太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却兵之法臣豈肯執途拱奉天顏順之來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陛下選股肱之師起猛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戲倘若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番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爲上罷戰爲強免生靈之塗苦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勇勝野人

今按倭國表文不知何世事偶得之於鴻書故載焉

古今萬姓統譜卷之一百四十

吳興　凌迪知稚哲　輯

吳門　俞允文仲蔚　校

諸方複姓

朝臣　日本國使人

唐

朝臣眞人　長安中拜司膳卿同正

朝臣大父　拜率更令同正

今按朝臣爲複姓是也本朝天武天皇以來賜八姓朝臣其一也詳見日本紀古語拾遺姓氏錄謂朝臣日本國使人者非也粟田朝臣眞人使於唐故李尙書云然宜參考

唐書下大父當作大夫後漢書曰使人自稱大夫是也

又卷之二十五

本朝

潘賜　字天錫浦城人永樂進士授行人出使日本回以德化書永樂大典預[illegible]入史館轉鴻臚少卿再使日本回陞江西參政豐家摘其詩以爲妖言[illegible]賊官[illegible]復[illegible]鴻臚寺少卿又使日本朝廷深[illegible]家勞賜才思高邁操履方正二使外夷能令夫體[illegible]命稱論賢之朋著有梅竹篇皇華勝覽客蕃故集[illegible]卷

又氏族博攷卷之七　氏目　諸方複姓

朝臣

瑯琊代醉編卷之九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外國書

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尙書全文日本國尙有之也聖天子德威遠播梯航日出之邦聖賢遺書必將隨玉帛而來者此千古大快事也

三才圖會地理九卷　補陀山圖說

雲間　允明父王思義　集

補陀落迦山在定海東北故昌國縣海中佛書所謂海岸孤絕處往時高麗日本新羅諸國皆由此取道以候風信一名梅岑山其山有善財巖潮音洞盤陀石蓮花洋其勝稱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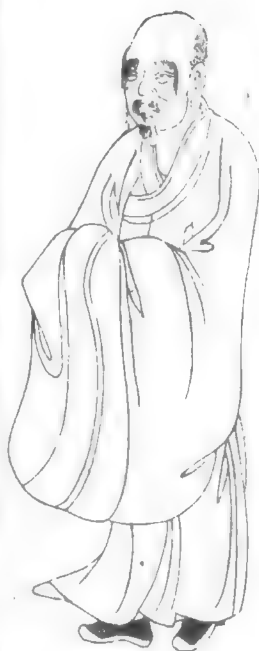
又地理十三卷　東夷　日本國圖說

日本即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倚山谷高麗在其地新羅百濟在其西北地勢東高西下於閩浙為東北隅王以王為姓文武條吏皆世其官有五畿七道各有所屬州州以統郡其附庸國凡百餘以北岸云云故名云云

今按日本國圖同圖書編說似大明一統志故不煩載

又人物十三卷

日本國



日本國即倭國在新羅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居九百餘里專一沿海寇盗為生中國呼為倭寇

今按此圖亦寇盗為生之文甚亂其詳見引不求人下

又珍寶二卷錢圖下外國品

和同錢

神功錢

萬年錢

隆平錢

舊譜曰日本國錢四品並徑寸重五銖其文隸書一曰和同開珍二曰神功開珍三曰萬年通寶四曰隆平永寶其國延曆中鑄

乾文錢

國朝會要云太平興國九年日本國僧大周然等浮海而至云其國用銅錢文曰乾文寶

倭國錢

贊寧傳載曰倭國在東海中正朔一同中夏年號天慶天曆其國用錢文曰延喜通寶

今按和同開珍元明天皇和銅年中所鑄今猶古錢有此文神功開珍拾芥抄作神功開寶云天平神護元年鑄之萬年通寶天平寶字四年三月鑄之隆平永寶延喜十五年十一月八日鑄之圖說延曆曆當作喜乾文寶當作乾元大寶誤書乾文錢文大字滅此錢村上天皇時鑄之九條右丞相記九曆曰天德三年三月廿五日改錢文曰乾元大寶參議大江維時勘進大內記藤原後生作詔書圖說大周然當作奝然誤也延喜通寶延喜七年十一月三

日鑄之。我朝改錢有法。西宮記曰、大臣奉勅令傳士勘錢文奏定。擇吉日名能書者於陣頭令書樣奏之。乃令作物所彫定下宮符于鑄錢司。鑄之鑄錢司進新錢云云。歷代多錢。開基勝寶金錢也。太平元寶銀錢也。及承和昌寶、長平永寶、饒益神寶、貞觀永寶、寬平大寶等錢有之。三才圖會惟載六錢而已。

五燈會元續略卷第一上

明　支提山嗣祖沙門淨柱輯

金陵天界寺雪軒道成禪師傳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太宗文皇帝嗣登寶位、奉使日本國。師往宜聖化。二年與同使官僚備奏皇情。大悅。恩寵之隆有加。四年以僚佐譖繫於囹圄百餘日。師坦然無慮。上知其非罪宥之。

今按、續稽古略第三亦有雪軒禪師事云。至永樂中、命師往日本國闡揚佛化、及歸、陞左善世。御製詩寵賜之。洪武三十五年、當日本應永九年。乃足利道義爲政於天下之時也。

又卷第三下

臨濟宗

高峯日禪師法嗣

日本國兜率院夢窻疎石國師、姓源氏、勢州人。宇多天王九世孫。母禱觀音、夢吞金色光而孕。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花。慨然有求道之意。十八爲僧。夢遊中國疎山石頭二刹、一龐眉僧持達磨像授之。既寤、曰洞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仍謁無隱範大師於一山寧于相州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願和尚慈悲方便開示。山曰、本來廓然清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師疑悶無聊。見佛國高峰、日公扣請如前。峰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峰厲聲曰、汝何不道、和尚退漏不少。師於言下有省。辭歸、晦隱常牧山。一夕坐久、偶倚壁、忽然仆去、豁然大悟。有等閑擊碎虛空骨之句。來峰、即可。峰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善自護持。居於濃州諸刹。國王命師領南禪天龍等處。王妃延入宮中、執弟子禮問道。賜號正覺、加心宗普濟之號。且並以手書其略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擊摧魔壘。師以年高、隱退、尋示寂。

今按、夢窻國師事亦見續稽古略第二與續五燈會元大同小異。云、諱智曜。王妃延入云云。問道據夢窻年譜、貞和二年、觀應元年有此事。正覺、光明天皇所號。心宗、光嚴天皇所賜。普濟、後光嚴天皇所加。道振三朝云云等文、觀應二年八月十五日光嚴天皇手詔也。三朝者、後醍醐天皇、光明天皇、光嚴天皇。詳見天龍寺紀年考。

釋鑑稽古略續集二

歸安杏溪遠菴比丘大聞　幻輪彙編

日本禪師諱印原、字古先、相州藤氏。生有異徵。幼多奇志。八歲歸桃花借公。十三剃度具戒。奮然南遊、初參無見覩公。指見中峰本公。給侍左右。屢呈見解。峰呵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事也。師愈精進。久之有省。現前境界一一白無際。入室印決、超然領解。峰囑以善自護持。時虛谷靈

公古林茂公東嶼海公月江印公師咸往叢焉以叢林論千見稱之後同清拙澄公入日本建立法幢化行遐邇殊有力焉出世慧林祝香嗣於中峰次上等持殺寺及真如萬壽淨智等刹又住持壽福寺長壽院兼主圓覺建長後退老長壽其歲甲寅洪武七年春正月示疾至二十三日召門人同曲等將守吾平日所訓使法輪永轉可也大書心印二字付領其塔壽八十臘六十云

今按五燈會元續略亦有日本國相州建長禪寺古先印原禪師傳

日本即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王世以王為姓地分五畿三島又有附庸百餘拘邪韓最大唐初更為日本其俗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

柑綿既足間用銀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精硫黃水銀銅鐵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螺蜔漆器扇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得董女錦繡絲綿磁針時入貢不誠

又三

大初禪師諱啓原號大初日本國人九歲離物外禪師得度年十九與宗猷等十八衆游參上國丙午二月進京見季遲禪師後見了室天真無著懶牧等四十五員大善智識末於傑峰和尚處入室付頂相大衣拂子法語後住羅陽三峰寺及由文龍護禪院有三會語錄是年丁亥永樂五年三月一日卓午說偈曰生也鐵面皮死也鐵面皮一椎百雜碎日日繞鐵圍擲筆坐逝壽七十五行化四十餘年塔院南

夢觀集卷之一　七言古詩

富春　釋如蘭　編次

送勤無逸使日本

大明建國如虞唐萬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中選僧使奉詔直往東扶桑扶桑東去溯煙水百萬樓臺海中起珊瑚珠樹赤松西玉嶂金峰碧雲裏重城堅壁鎮不如衣冠禮樂傳中都樓船護說嬴氏使劫灰不動蒼姬書白河關高玉繩下天上靈梅移北野八奏神師解象龍十歲小兒知君馬自從日域開封疆辰地不敢称天王一君四相贊吁咈本支百世同蕃昌讀書不貴論王霸上下唯知尊佛化尚想兵殘五季餘全奉台書復中夏故人自是吾宗傑北峰印燈垂六葉此行豈詩專對才要播玄風瀰王業飄飄瓶錫辭九重太颿四月

開南風游龍雙迎浪花白天雞一叫東方紅我詩白雲天萬里人生生爲當若是瓦官閣上望秋濤待汝歸來報天子

今按勤無逸者南京瓦官寺僧也御製文集所謂克勤是矣洪武五年來于日本見圖書編白河關在陸奧國勝地也北野在山城國天滿大自在天神之所鎮坐也故此詩詠梅詳見上卷薩天錫詩集條日姓指日神之種也

適情錄

林應就自敘云弘治間日本僧虛中者來朝止于杭博學而文且善奕嘗著決勝圖二卷云云蓋得奕之三昧

今按弘治明孝宗敬帝年號當我朝後土御門院後柏原院之間

玉煙堂　唐法書日本

暮春遊施無畏寺翫半落花絶句爲韻　鬱猶一首
落花無限亦猶枝如孔妍空意媚姚何似道場檻趣老年顔白髮半如時
三月盡日於施無畏寺即事　絶句爲韻　左拾遺一首
豔陽三月今日盡白首猶逢感懷催欲識見花期後會明春誰定見花開
揮毫走筆不避調聲
以上二枚此皇子手跡臨之也　薛嗣昌
日本草書如唐人學二王筆已　晉陽張威一覧　子昂題

今按此言皇子者謂醍醐天皇第十六皇子兼明親王也
藤原朝臣淑姬參議菅根之女親王爲二品中務卿號前
中書王當爲小野宮右大臣實賴見忌隱於嵯峨龜山長
於詩文音樂亦能書世傳老君子曲親王之所作也初親
王居龜山乏水作祭文祈龜山神慈泉忽湧今猶在山下
篁中天龍寺曹源池是也施無畏寺始名觀音寺在北山
淑姬化雲之地故親王爲當寺檀越數經歷之所謂鬱禮
者親王自稱乎左拾遺官名本朝侍從也蓋親王同時風
騷之士親王書自及左拾遺詩故曰以上二枚此皇子手
跡一王羲之獻之工書稱大王小王言如日本人皇子手
跡之屬似唐人學二王筆故唐法書中載之張識一嘗覽
皇子眞蹟薛嗣昌臨之乃爲石刻也

醫學綱目卷之十九疔瘡門

蕭山仙居岩　樓英全善　撰

丹日本三藏傳疔瘡方江子肉十粒半夏一大顆研末附子
半枚羌螂一枚各爲末四味臭也麝香相和看瘡大小以絲繩
子圍瘡口以藥泥上又用絹帛貼傳時換新藥以可爲度此
方活人甚多

今按此方出自日本三藏法師丹溪朱彥脩傳之釋氏要
覽中卷曰經律論謂之三藏謂日本三藏則日本僧通三
藏者也闕其名可惜丹溪取之樓氏載于醫學綱目其良
方可知矣王肯堂證治準繩亦載此方

文房器具箋

東海　屠隆

余識幼時所入飛虜入倭性最巧滑習倭之技在彼十年[illegible]
鑿嵌金銀倭花樣式的傳倭製後以倭敗還省從居雲門所
[illegible]精所領有其流

今按居家必備中入文房器具箋潘鐵久在日本習其國
之技後役還益秀吉擒中華朝鮮人數萬秀吉薨後慶長
十一年朝鮮松雲大師來請和乃我朝還囚于本國益潘
鐵此時人

本草綱目卷八金石部木精集解

敕封文林郎蓬溪知縣蘄州　李時珍　撰

時珍曰倭國多木精
又第十一卷石部石硫黃集解
時珍曰舶上倭硫黃亦佳

又第三十七卷寓木類琥珀集解
時珍曰出高麗倭國者色深紅有蜂蟻松枝者尤好

五雜組卷之四

陳留　謝肇淛　著

地部二

海上操舟者初不過取捷徑往來貿易耳久之漸習遂之夷
國東則朝鮮東南則琉球呂宋南則安南占城西南則滿剌
迦暹羅彼此互市若比鄰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來
率以爲常所得不貲什九起家於是射利愚民輻輳競趨以
爲奇貨而權豪之中使利其往來稅課以便漁獵縱令有司
給符繙與之初未始不以屬夷爲名及至出洋乘風挂帆飄
然長往矣近時當事者雖爲之厲禁誅首惡一二人代宗使

尚在禍源未清也老氏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上既貴以稅課方物而又禁其販海其可得乎

今按中國市舶之來自唐至明駱驛不絕繫萬里舟之地古者大宰府二百有餘年以來有周防有豐府有薩摩有平戸等也今者長崎市舶之利逼功易事誠富國利民然無用尤多前年西洋百蠻番舶輻湊非徒無用而邪說害神國之道嘗聞兼好法師曰唐物者藥外物雖無之於我常足矣書籍之類多弘于斯土則當書寫之而可也唐舶行路難積無用之物迮地渡將來嗚呼愚哉不貴遠物又不貴難得之貨於傳有之我朝三百年前有見解之高者此者五雜組說殆近是矣

海水之外不知還靠天乎還有地乎今之高處望日似從海中生者蓋亦遠視云然如落日之銜山非眞從山落也所云海外諸國如琉球日本之類皆海中非海外也北方沙漠之外不知還有海否若果有之則中國與北虜亦在海中矣水土合而成地大段水猶多於土也

夷狄諸國莫禮義於朝鮮莫膏腴於交阯莫悍於韃靼莫狡於倭奴莫淳於琉球莫富於眞臘其他肥磽不等柔獷相半要其叛服不足爲中國之重輕惟有北虜南倭震鄰可慮其次則女直耳

今按南倭北虜語亦見武備志在下文日本在高麗南故以日本攻高麗中國患之曰南倭三才圖會曰高麗在其北是也又日本人渡海入中國則著閩浙故謂之南遊此語見晉古續略及本國僧傳三才圖會曰於閩浙爲東北隅是也

元之盛時外夷朝貢者千餘國可謂窮天極地罔不賓服而惟日本崛強不臣阿剌罕等率師十萬往征得返者三人耳國朝洪武初四夷王會圖其千八百國卽西南夷經略密而來朝者三十六國永樂中重譯而至又十六國其中如蘇祿蘇門荅剌彭亨項里古里班卒白葛達呂宋之屬二十餘國皆前代史冊所不載者漢唐盛時所未有也然其中惟朝鮮琉球安南及朶顏三衞等受朝廷冊封貢賦惟謹比於藩臣其他來則受之不至亦不責也可謂最得馭夷之體太祖之絕日本朝貢知其狡也文皇之三犂虜庭知其必爲邊患也舍此二者中國可安枕而臥矣固知創業之主其明見遠慮自非尋常所及也

琉球國小而貧弱不能自立雖受中國冊封而亦臣服於倭倭使至者不絕與中國使相錯也蓋倭與接壤攻之甚易中國豈能越大海而援之哉其國敬神以婦人守節者爲尸謂之女王世出神選以相代云自國王以下莫不拜禱惟謹田將穫必禱於神神先往採數穗茹之然後敢穫不者食之立死禦災捍患屢顯靈應中國使者至則女王率其從二三百人各頂草圈入王宮中視供億廚饌恐有毒也諸從皆良家女神特攝其魂往耳中國人有代彼治庖者親見神降其聲嚶嚶如蚊焉

韃靼之獰獷而敬信佛法受禮君子得中國冠裳皆不殺卽配以部落婦女見一僧至輒膜拜頂禮不敢褻慢倭奴亦重儒書信佛法凡中國經書皆以重價購之獨無孟子云有攜

其書往者舟輙覆溺此亦一奇事也

今按日本無孟子云有携其書往者舟輙覆溺者說言也日本有孟子千有餘年古來宗之乃趙岐注也其後有十三經注疏四書集註及大全等流行于世皆自中國航海細載而來者也孰謂無孟子乎

卷之五

人部一

人壽不過百歲數之終也故過百二十不死謂之失歸之妖然漢竇公年一百八十晉趙逸二百歲元魏羅結一百七歲總三十六宮事精爽不衰至一百二十乃死洛陽李元爽年百三十六歲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食兼於人頭有肉角穰城有人二百四十歲不復食穀惟飲曾孫婦乳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范明友鮮卑奴二百五十歲梁鄱陽忠烈王友僧惠照至唐元和中猶存年二百九十歲日本紀武內年三百七歲金完顏氏醫姥年二百許歲此皆正史所載其它小說若宋卿党翁之類又不勝其數也

今按日本書紀三十卷養老年中舍人親王奉勅撰其所紀起神代至持統天皇我國正史之一也武內宿祢者孝元天皇之曾孫景行天皇初年生仁德天皇七十八年薨其壽殆三百十餘歲詳見日本書紀宋史曰有大臣號紀武內年三百七歲宜參考上卷引宋史條

卷之七

人部三

五代東丹王李贊華善畫多寫貴人酋長戎衣甲胄之形然世崇尚可見戎狄之中亦有文雅不羣者今西北諸狄識字者甚少無論書畫已高麗日本畫皆精絕不類中國余從番舶購得倭畫數幅多畫人物形狀醜怪如夜叉然長短大小不一亦不知其何名也畫無皴法但以筆細畫縈迴環繞細如毫髮四周皆番字不可識又有春意便面一摺其衣冠制度甚爲殊詭設色亦不類中國也

今按圖繪寶鑑有日本繪事在上卷宜參考

卷之十

物部二

凡菌爲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夷堅志載金溪田僕食蕈一家嘔血死者六人惟丘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也又嘉定乙亥僧德明遊山忽得奇菌歸以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汚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菴中藏有日本度牒其僧姓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元勝寺僧也寧死非命不汚其口亦庶幾陳仲子之風矣

今按相州無行香縣上守鄉他邦無此縣鄉文字之訛也常州行方郡有井上鄉蓋是

卷之十二

物部四

吳越孫妃以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筋寺僧不知寶此有胡人曰此日本龍蕊簪也以萬二千緡買之

卷之十五

事部三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而其威靈感應載諸傳記及耳目所見聞者皆灼有所據非幻也如福寧州倭亂之先神像自動三日乃止友人張叔弢親見之

潛確居類書卷之十三　區宇部七　四夷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纂輯

日本〇即倭奴于海中諸夷爲最大地分五畿七道三島道統州六十六州統郡五百七十二又屬國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對海又南千餘里曰瀚海又千餘里曰末盧又東南陸行五百里曰伊都又東南百里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又南水行十日陸一月日邪馬臺其次曰斯馬曰已百支曰伊邪曰郡支曰彌奴曰好古都曰不呼曰姐奴曰對蘇曰蘇奴曰呼邑曰華奴蘇奴曰鬼國曰爲吾曰鬼奴曰邪馬曰躬臣曰巴利曰支惟曰烏奴皆倭界所盡其國小者百里大者不踰五百里戶少者千多者不踰一二萬歷漢唐宋元貢獻非一入寇亦非一　唐咸亨初惡倭名更名日本以日出處近也其人兇狡貪譎好殺輕生黥面文身去髮惟稍留頂衣裙襦橫幅結束相連不施縫綴草履僅蔽足指跟不著地以便跳躍服染青質白文男衣過膝女衣如單被穿其中以貫頭皆被髮跣足其王至隋時始制冠以錦綵爲之飾以金玉人不盜竊少爭訟婚嫁不娶同姓父母兄弟異處惟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以蹲踞爲恭敬過尊長脫履而過疾無醫藥病者裸而就水濱杓水淋洗之而四方願神虔禱即愈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塚初喪哭泣不食肉飲酒親戚就尸歌舞爲樂既葬舉家入水浴潔以祓不祥兵有矛盾木弓竹矢以骨爲鏃灼骨以卜吉凶信巫覡好棊博握槊樗蒲之戲初無文字惟刻木結繩後頗重儒書有好學能屬文者尤信佛法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皆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錢文曰乾文大寶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四時祭皆大類中國婦人皆披髮一衣用二三縑其譯語呼天爲吺喇坤爲只日爲刑禄月爲讀急土產金銀虎珀水晶硫黃水銀丹土白珠青玉冬青木多羅木其所製扇盒器皿皆精巧刀則無人不佩尤其精者武藝工于刀法鳥銃雙刀長五尺鳥銃實銅鑄成不用木柄竹弓長八尺以足踏其稍近而後發無鏃爲箭尾形是以發必中中必倒用兵雖數人必用埋伏國王世以王爲姓號曰天正王不與國事世享供奉而已其謀國掌兵皆國相與關白主之文武僚吏皆世其官賦法三分之一無他徭工役皆顧募犯法不論輕重即時殺之洪武間方谷珍張士誠既滅遺賊豪者悉航海糾島倭爲難旋貢旋寇莫測也後胡惟庸謀逆復糾倭爲援以故太祖絕之載在祖訓而令湯信國經略海上築登萊至浙瀕海五十九城周德與築福建海上十六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永樂宣德間稍得休息正統以後時時竊發嘉靖間夏言爲科臣建言禍繇市舶請罷之不知市舶之設有無相易華夷各便第不當任內臣耳自市舶罷而利孔在下番貨至輒爲奸商所負已而投貴官家貪戾尤甚番人據近島索逋每乏食出沒爲盜貴官又恐嚇官府出兵驅逐遂激成汪直徐海之變人亂十餘年戕江南百萬生靈費朝廷千萬財用邇來反幸通番禁弛中國人闌出交易以故夷情得安然市舶之利固已坐失之矣〇始倭之通中國也云云　山城君云云

今按始倭之通中國也云云以下與圖書編同故省之草

屨事亦見平壤録服染青質白文藍染物也男衣過膝奴隷人衣制也貴人垂衣裳女衣如留袖其中以貫頭婦人行道時所被以蔽面也穿其中者非病者裸而就水濱云云即愈熱病浴水國有醫法鍼灸藥等術無不悉備矣無醫藥者非天正王見平壤録國相指將軍家執事餘皆見前史

又卷之九十三服御部六

明霞錦○杜陽雜編女王國有明霞錦練木香麻爲之光耀芬馥五色相間而美麗過中國之錦又有魚油錦文彩尤异入水不濡以有魚油故也

麒麟錦○韻府續編漢武帝時日本貢麒麟錦十端金花盛目

今按女王國指日本明霞錦倭錦也魚油錦出陸奥國希婦細布之類麒麟錦見杜詩集註在上卷凡日本古來多錦如小卓之錦倭文是也總號倭錦平安城有錦小路昔織錦者居之

異稱日本傳卷中四目

異稱日本傳中之四引用書目

閩書

閩書崇禎四年熊文燦序曰今日疆場罔不事事西北而東
在東南閩馮山阻海上郡接壤東粵萑苻所藪潢池盜弄往
往見告三山以南列郡星羅于滄波浩淼之側昔患倭奴云
今按閩書者明黄仲昭始創爲之何喬遠成編志八閩事
也詳見福清向高序全部總百五十四卷其間往往記日
本事足識古今事變故抄出如左

閩書卷之三

方域志

福州府　侯官縣

臥龍山　條有安國寺僞閩時僧師備自雪峰來居館徒千人
高麗日本亦有至者師備已見雪峰山有箋經臺宋大中祥
符中僧可度箋楞嚴經於此夏竦記其事

又卷之四

方域志

福州府　長樂縣

利亢山　山有高麗王祖墓王名宜星其父元末任宜州判
官生時星墜庭中因以爲名父卒高麗王入貢見而器之遂
從王歸王後無子因以爲嗣乃襲王矣按高麗王父在元末
王入貢當在皇朝高麗國朝貢其王皆易名與國中本名異
亦不知宜星國史所載是何王也又高麗道入遼海不應出
閩抑從日本來耶

又卷之六

方域志

福州府　福清縣

福盧山　條皇明戚繼光大破倭於此又三十里爲化南化北
二里隋時掠琉球五千戶居此化里則皇朝大學士葉向高
之鄉

龍江　舊名驟文江後改名龍江上接龍首河源下通東南
渤澥橋曰龍江皇朝嘉靖中倭蹂閩大學士葉向高方襁褓
其母夫人舉家遠避時夫人襁向高行憊甚忽有老人謂曰
吾代若襁先趨而待於龍江之橋母夫人不聽其舅曰事近
矣且夫當此時也而爲人襁兒必長者也遂解與之次日至
橋則老人已先在問姓名卒不告尋失之

今按葉向高著蒼霞草第十九卷有日本考

又卷之七　方域志

泉州府　晋江縣

彭湖嶼　萬曆中於此屯兵防倭也

又卷之十二

方域志

泉州府　同安縣

嘉禾嶼　嶼在海中去縣七十里在其南以嘗產嘉禾名又
名廈門又名鷺嶼今中左所在其中防扼海門險地也嶼廣
袤五十餘里洪濟山最勝上有方廣寺有雲頂巖日出可望
日本

又卷之三十

方域志

福寧州

羅浮山　與水澳山相連泊船可避北風若南風石崕齒齒

矣今防倭水寨船多集其地

又卷之三十二

建置志 福州

福州郡城 係嘉靖三十八年設倭備增置外敵臺三十六環城三面塹濠廣之延袤三千三百四十六丈有奇子城之門七 云云

社稷壇 在郡北天王山下舊在城南七里並城以西 云云 國初令府州縣得祀境內山川其後又令風雲雷雨并城隍合祭壇一設位四中祀風雲雷雨之神左祀府境內山川之神右祀府城隍之神悉向南日本琉球浡泥山川之神祀西隅東向歲春秋二仲上巳日布政使率諸司泣祭如社稷禮

今按社稷壇祀我及外國山川之神其敬至矣

防倭廣五里門五南曰陽春北曰拱極東曰鎮海西曰清江西南曰平政水關五三十七年增置敵臺十有三四十年鑿濠

羅源縣柵 係嘉靖三十七年巡撫王忬檄推官徐必進拓之以防倭延袤三里許闢門四東曰賓日西曰承金南曰阜薰北曰朔易敵樓四水關三萬曆七年分巡僉事李樂砌以石

又卷之三十七

建置志

東洋行縣在十五都嘉靖辛酉倭變作東洋民乘亂肆掠

功德祠在縣治左祀都督戚繼光以平倭功

又卷之四十

扞圉志

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興入福建抽兵防倭移置衛所當要害處德興抽兵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增設巡簡司四十五分隷諸衛 云云 嘉靖四十二年以閩中連歲苦倭議設總兵鎮守春秋二季駐福州夏冬二季駐鎮東設五寨欽依把總 云云

嘉靖戊午倭泊浯嶼入掠興泉漳潮據之一年乃去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請復寨舊地尋復以孤遠罷萬曆三十一年有東舟至泉城下不覺當事者因移建郡東之口湖是去郡三十里不禦門戶守堂奧矣

嘉靖李海寇許朝光吳平等據爲巢穴勾倭內訌罷敝二省數年乃撲滅之

又卷之四十四

文莅志

虎都鐵木祿好讀書與學士大夫遊至元末爲福建行省郎中延祐中大臣以浙東倭奴商舶貿易致亂奏遣宣慰閩浙撫戢兵民海陸靜謐

又卷之四十五

文莅志

阮鶚桐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倭寇東南無寧歲侍郎趙文華奏請置撫臣於閩從之於是鶚以邊才得名自浙江巡撫都御史改福建福建有巡撫自鶚始其時軍府草創兵食俱詘倭以數萬衆攻會城勢且岌岌鶚且戰且守卒以却倭未幾爲流言所中去

劉燾字仁甫天津衛人嘉靖三十九年代王詢爲巡撫時倭

冦頻歲焚掠其年三月鳩衆數萬繇南臺冦福州壽素有威名善騎射走及奔馬下令大開城門往來不禁親率死士千餘邀賊閩安鎭身發三矢中其三酋應弦而斃賊大奔潰赴水死者無筭凱旋之日士民歡迎馬首無何復出軍禦倭長樂之北鄕遇賊壺井山下手射二酋賊駭潰遁去以病免倭復至閩人思之

游震得倭之入冦也興化府政和壽寧福安寧德等縣皆敗陷沒論者咎震得懦縮不支

譚綸字子理宜黄人嘉靖甲辰進士以浙江參政丁艱家居廣賊流劫江西起復勦平之改福建參政乞終制亡何倭陷興化又起復綸以僉都御史巡撫本省綸至以精兵千人自隨斬倡亂衛卒責諸將必滅賊先後與都督戚繼光破倭境上復遣偏帥擊古田諸山冦悉平之凡俘斬二千二百有奇

獲被虜三千餘人衛所印一十五章悉以功歸前督府王詢是時詢方獲罪得藉以釋晉副都御史復擒滅神前澚玻璃嶺諸孽及龍巖楊一蘇阿普藍松山等閩中賊悉平得請補制後以薊遼功陞右都御史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殷從儉字汝中臨桂人嘉靖甲辰進士轉巡撫閩中在閩歲餘値倭冦初殄之後一以休息爲事方倭至時籍民丁田爲戍餉名曰丁四糧六每易一撫臣輙增分數即歲稷必取盈從儉悉復原制省冗費汰虛兵

商爲正字尚德會稽人隆慶五年進士福寧衛軍亂縛指揮懸旗閉門變告總兵某函謁問計爲正曰衛將暴衆衆不勝恚犯上凌長設爭於覺弗可赦已衆知必死而果於叛嬰城四掠窮且入海今乘其初起遣急卒持牒數指揮罪而逮繫之若就戮者衆快忿泄而怠於無辭因開其告愬必駢首赴訟然後求首亂者誅之事即解矣總兵從其計已果定舟師戍海獲倭百餘械以獻將騰疏告捷爲正駁曰倭非本人朝遇敵晡而擒之搭闘移時我卒無一創者何也引至庭下問之皆手擊地具言本閩人商海所給文引爲將卒所奪一因解行纒則片紙名籍具焉移檄驗之果信皆得釋

又卷之四十六

文蒞志

汪宗元崇陽人嘉靖己丑進士尋轉右布政使外禦倭冦内察民瘼

又卷之四十八

文蒞志

卜大同字吉夫秀水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湖廣參議有平苗功再遷福建巡海副使輯備倭圖說畫戰守計終任無倭患

陶大年字長卿會稽人嘉靖二十年進士以南兵部郎出守吉安轉山東海道副使倭冦躙閩閩督臣請增設憲使一員專海事疏下吏部部請移大年閩中時軍府草創賊船出沒大年守福寧冦逼壘相拒累月去攻連江後發兵援擊多有斬捕

邵梗字良用仁和人嘉靖十七年進士任福建巡海道駐漳州時海禁廢弛奸民闌出入貫禍名冦處置失宜或激而愈亂梗下令曰凡賊臨陣捕虜與奸民爲賊間及違禁出物廉

有狀者殺無赦羅織相告言者勿詰於是反側帖然益濬隍
增陴選卒厲兵徙四郊積蓄入城中使賊無所掠己未倭寇
合兵萬人犯長泰選火藥手百人躡擊之賊宵遁又遣舟師
攻海寇于月港銅山清浦諸處凡七克捕斬六百餘寇自月
港掠舟入海將遁遣義士沈講率所部兵與官兵犄角邀賊
舟于東碇以巨艦衝沈之擒斬二百餘溺死者無算寇盜悉
平梗當師旅倥偬之時持以恬靜緩刑薄征節力省費大功
竟集民不知擾

又卷之四十九

文苑志

舒春芳字景仁鄱陽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本省僉事分
巡建寧揭白鹿洞規於晦庵之堂拳拳義利之辨以古君子
聲色貨利之戒爲戒且以勸勉人建有孝廉楊應詔志聖賢
之學賓而禮之建奸民黠盜雄豪皆帖帖入把束倭亂海上
建州告警春芳策馬登陴出輒載金帛自隨用以犒賞材勇
激厲士氣鳩工聚鐵爲鳥銃懸金錢訓練之中的與金民競
習之無不技命中者及倭數萬攻城多殞於銃城得不破一
日單騎督兵與倭戰赤岸橋兵潰僅以身免陞湖廣參議

梁士楚番禺人以舉人知詔安縣居官清勤才猷鍊達時值
倭饒山海寇盜並起悉心經理調度兵馬糧餉船隻相機剿
撫前後督調鄉兵擒斬倭賊千餘名撫散山賊鍾旺雷晚杳
等六千餘人又擒斬呉平海賊一千八百餘名撫散餘黨五
千餘衆

又卷之五十二

文苑志

福州府連江縣

向辰馬平人以舉人任時邑城初陷倭環其隍向辰百方備
禦城壞數十丈豎木柵補之一夜而成賊皆駭屢攻不能
破邑人德之前後令有功福清者向辰爲第一官終布政司
參議

又卷之五十四

文苑志

盧仲佃字汝田東陽人嘉靖丙辰進士善爲民建白興除時
倭寇猖獗有鎮曰安平人居稠衆故乏城守仲佃與鄉紳柯
實卿倡築上司以軍興乏餉議弓兵加征置官榷稅洛陽橋
仲佃再三爲民請命以拾遺調福安令時縣城新陷積骸彌
野仲佃收築城壕與民守之明年倭又薄城仲佃携三子時
時登陴民益有固志擢南刑曹去泉福之民俱生祠焉

林咸番禺人由舉人爲尤溪教諭博學善教有訓尤録遷知
縣事嘉靖季倭破福清南下悉力攻惠咸與鄉士夫堅守亡
何倭復由海道入咸拜誓城隍趨鴨山往禦之不克而死贈
府同知賜祠官一子

葉春及字化甫歸善人隆慶初授閩清教諭未赴詣闕上書
三萬餘言云云在縣四年擢守賓州忌者居擲令不得赴拂
衣歸後以薦召用歷官戶部郎中復上書請求日本論語孝
經人益迂焉所著有絅齋集惠安政等

又卷之五十六

文苑志

建寧府下

徐栻。燕人。繇進士。任南御史。當南倭北虜猖獗之時。極論處置防禦之法。

又卷之六十一

文蒞志

興化府

陳瑞龍。字體乾。潮湯人。守郡。時郡方被倭賊。屢傳城下。瑞龍令無論縉紳齊民家。有丁徒力能勝兵者。悉籍記之。千編守陴。又令城下游兵分更傳箭。晝坐藍輿察之。或徒步至夜。則秉燭爲微行。扶其失陴者。朱應春記其法甚詳也。已毋卒官舍。撫按曰。兵革無避禮也。公善爲城守。

盧堯佐。東陽人。嘉靖中。訓導郡中。倭堯佐與城守。城陷死之。

又卷之六十二

文蒞志

興化府　仙遊縣

陳大有。南海人。蒞任。自餘倭方破莆。乘勝以四千餘人從寧海間道薄城下。西鄉叛民附之。環城三匝。大有諭衆曰。吾誓與此城存亡。敢逃者斬。於是賑貧窮。分部伍。携二家僮宿城南樓。晝不傳餐。夜不帖席。時時或服單騎。或徒步。繞陴飭守。外則重脩土城。環以木柵。簡閱精銳爲遊兵。巡邏城下。賊來令堅劄土城內。左右協擊之。城上佐以矢石。間縋死士。乘其怠。斫其營。創流星飛鉤之制。而賊之竹牌雲梯轉爲所紲。最後。諜知賊造呂公車大車。以來度所必壓處。遣人瘞碣捕揞。或暗洞土穴。車至輒蹎踣摧欹。其他所有長技。輒隨方破壞。前後相持五十餘日。亡何戚將軍繼光提大兵至。殺賊逐之。仙邑竟全。兩臺交疏其嬰城死守功。仙人爲保障殊勳錄紀之。

又卷之六十二

文蒞志

興化府　仙遊縣

彭應麟。字允禎。華亭人。以南刑部郎。出知郡。鋤豪翼脆。敦實左華。戢鹽商。處客兵。外禦倭寇。內制山賊。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州人。建寧府同知。國倫左建寧。清戒戢姦。以弭倭亂。

又卷之六十五

文蒞志

漳州府　南靖縣

龔有成。嘉定人。繇舉人任。時值倭饒二寇發。土寇乘之。大肆劫掠。有成繕浚壕。經營防禦。前後勦滅溪東小豕諸賊。具著勞績。

又卷之六十六

文蒞志

福寧州　福安縣

鍾一元。秀水人。以進士。任州。西郭無城。一元營築六百餘丈爲保障。甫竣工。倭賊至。民殊賴之。

柴應賓。鄞人。以舉人任州。方倭警。一有事。即橫派里甲。強索鋪戶吏緣爲奸。應賓一洗其弊。女墻久圮。保工甫就。倭忽至。城賴以完。

夏汝礪融縣人嘉靖初爲南平教諭待士以誠賢愚僉益擢知南安縣縣故無城前一年爲倭所掠汝礪集民城之計田出直計下出夫不二載工完未幾土寇猪鐸作亂率衆攻城堅不可入因督兵挫之九日山下秩滿擢福寧州知州復培州城之雉堞州賴以固

章文粹涇人嘉靖中以貢訓導問學淵邃善於説詩值倭警屬司城大開城門入避賊之衆倭來攻城萬數州守病屬文粹視事綜畫有方未幾覘歸諸奔送數十里

章弘信會稽人由知印丞隆慶初夏倭寇村落督兵生擒十八馘五級皆遁去

陸鵬慈谿人嘉靖中任典史捐俸造橋亭提兵剿倭

程箕績溪人嘉靖中教諭嚴立教條學政一新明年倭入寇箕守西門督兵力戰死之

李堯卿番禺人以舉人任政平訟簡民安其業倭犯城單弱無援堯卿與叅將王夢麟歃血盟衆賊有張車登陴者堯卿手刃其六七有進逃遁之策者立叱斬之併攻三日城陷死之贈太僕丞蔭一子

林特芳潮陽人以舉人任時邑方苦倭州里爲墟民匿山谷不返即返夜驚復潛遁時芳多方招集綏撫流散至於刑誣賴弛鹽禁戢假倭平鄰猾創殘之後能使道不拾遺民心快焉

又卷之六十八

武軍志

閔賢光州人其先閔得洪武初以功任廣洋衛指揮同知永樂中有聚者陞指揮使賢以成化中改任嘉靖末有溶者沈勇多智善擊劍倭寇入境將兵禦戰海上計十餘年斬獲千級功未上又與倭戰舟山火攻失利死焉

徐棠宿遷人洪武末祖榮襲永寧衛百戶永樂初陞福州左衛右所副千戶棠以隆慶初剿倭功陞任今襲

趙鑾安東人其先趙清洪武末調本所百戶以功陞副千戶至鑾嘉靖中以倭功陞任今襲

盧暠臣全椒人其先盧茂洪武中以功陞右衛指揮僉事暠臣嘉靖間以勦倭功陞指揮使歷官都司叅將今襲

王灝龍門人其先王政洪武末以功陞水軍左衛中左所副千戶至友永樂中調福州右衛中左所嘉靖中灝襲以倭功陞任今襲

夏啓賢合肥人其先夏信洪武中以功陞本衛右所副千戶景泰初以征沙尤功陞本衛僉事啓賢萬曆中併祖擒倭功襲授

戴棟壽州人其先戴贇洪武末以功授本所副千戶嘉靖末棟以征倭功陞任今襲

楊桂灤州人祖麟嘉靖中以征大同功陞本衛指揮使麟子湧以征倭功陞都指揮僉事桂隆慶初降任今襲

劉仲恩丹徒人其先劉鑑宣德初以功陞本所副千戶仲恩嘉靖末以倭功陞任今襲

張灼海鹽人其先張維洪武初授河南衛百戶既守襲調福州中衛中所灼嘉靖末以倭功陞任今襲

朱忠全椒人其先朱官音保洪武中授本所百戶忠嘉靖末

以倭功陞任今襲

胡福來安人其先胡雄永樂初功陞河南衛指揮僉事洪熙元年調福州宣德初襲授本衛指揮使今襲高志守山後人其先卜兒罕忽力正統十四年以護駕功授指揮僉事天順中倒剌火調本衛成化間俊襲賜姓高嘉靖末有懷德者禦倭死事志守用父功陞任今襲

戴尚忠和州人其先戴順洪武中以功陞金鄉衛指揮僉事至宣宣德初調本衛成化中有昱者負將略長詩文任烽火寨把摠建候湖亭以便行旅嘉靖末有洪者禦倭死事加陞二級萬曆中尚忠降襲

劉師琦壽光人其先劉勝洪武初以功授揚州衛副千戶永樂初調本衛師琦嘉靖中以倭功陞任今襲呼鶴來和州人其先呼海洪武末以功陞保定衛副千戶永樂中調本衛隆慶初有良明者偉貌豊顚孟諸戚繼光奇其狀令督兵轉餉無後期屢於海上奏奇捷陞指揮同知發大砲沈巨寇曾一本船轉戰大捷陞本省參將巨寇林鳳據彭湖出沒為濱海患良明先登深入陞廣東副總兵本省都督僉事築鎮東城徙廣西大帥佩征蠻將軍印平昭州征府江賜白金文綺尋乞歸卒于家葬贈驃騎將軍上護軍良明子鶴來任今職

又卷之六十九

武軍志

泉州衛

王鏜沔陽人嘉靖中前後擒斬倭賊五百餘人陞廣東瀧水守備歷遷福建泉漳水陸參將截擊倭船二十餘隻累次殺

獲以千計授昭勇將軍署都指揮僉事分守福建南路參將今襲

童乾震含山人嘉靖中任銅山水寨把摠三十四年倭自福清縣海口登岸乾震承檄勦捕與其子養銳千戶白仁義士陳學書等領兵哨禦屢有斬獲福清人為語曰軍中有二童倭賊且一空居旬日當道檄震為前鋒剋期殲之乾震與養銳仁學書等奮勇直前抵東嶽山與賊交戰數十合斬擒十有一顆殺傷三十餘自辰至申殊不却退約指揮劉玠為援而玠兵不至賊見勢孤潰出包圍乾震身被二鎗奮麾喝戰遂死於陣而養銳僅身免事聞命即海口地方立祠祭祀子孫陞襲二級養銳遂得襲指揮使養銳嘗任南日山寨把摠有擊沈海賊功以老退休子與藩襲復以養銳從父戰福清時有擒斬倭首功未敘復加陞都指揮同知與藩

唐海六合人永樂中繇平海衛調任擒斬倭賊有功子高楨嘉靖季襲舉武科亦有擒倭功今襲

歐陽深南安人嘉靖丁巳以後閩被倭害日慘壬戌復合叛民數萬發掘墳墓求貲贖屍人心洶懼深時以納級除授本衛提兵拒賊筍江從數騎直入賊中觀其虛實歸遣人諭以禍福賊率衆來歸者不絕深日以私財市牛酒犒賞之選其悍驁者置左右不疑人皆感憤樂為用嘉靖四十一年春率兵攻賊施思備等於東田鄉破走之遂進勦青陽陳村下衛等處其夏進攻江一峰諸賊于雙溪至于尾嶺山徑連破七寨復進兵英林潘逕等處擊退李五官擒殺韋老等遂追勦水田下浯等處斬獲倭賊百餘級乃遣人宣諭謝愛夫黃元

爵陳子受等俱棄甲來歸散其黨萬四千餘人於是賊首蘇光祚康大福等聞風齎至獨江一峰李五官等遁據沿海擁衆尚有萬餘深遣人撫諭解散乃督千戶王道成百戶白希周分道追剿生擒江一峰李五官南蠻老施思備王二千李三直等百一十八人俘斬泉州市論功進行都司其年倭破興化城盡掠金帛出據平海衛伺舟出海軍府檄深應援兵次東蕭與賊戰斬首百餘級乘勝直進賊來援者衆深與部士薛天申周岳鎭等血戰益勵皆死之事聞詔立祠歲祀錄其子孫今襲

俞大猷霍丘人嘉靖三十一年倭寇浙直勢甚猖獗朝命以都御史王忬提督浙福以大猷爲浙江左參將是時我中國人王直毛烈亡命入海爲倭嚮導大猷與參將湯克寬入海擊直直遁復數以樓船破倭云云四十一年福建山海寇無慮數十萬督撫游震得請以大猷控制全閩江廣湖數道朝命未下其冬賊陷興化城明年春大猷馳至顗與都督劉顯戚繼光剿滅之移鎭惠潮有倭二萬海賊吳平與通諸山寇亦起勑江廣福建三鎭撫臣偕大猷討平之

鄧起沙縣人歲乙卯浙直倭寇猖獗奉檄赴援大戰徐功山普陀蓮花洋羊山陽弋橋等處斬首千餘級爲通泰參將王江涇陸涇壩之捷皆與俞大猷共事論功相亞其摠兵狼山方疏置舟師適倭寇百船突至城兵不滿四十艘攻沈倭船無數倭焚舟登岸犯白滿如皐復奮擊之擒斬殆盡

張養正寶坻人先世榮永樂中調右所百戶養正嘉靖季承襲戍興化南日寨之青山倭寇海上養正甫至戍即遣其僕守慶還家趣治裝粲爲戰裝具齎貲産以募土兵守慶持粲若貲至戍而報倭至養正督軍禦之發五矢中三倭皆驚遁詰朝倭黨蜂出猖獗莫遏軍士多以逃匿爲計養正叱之即提衆往擊引弓射之倭性故悍雖激矢穿胸曾不退北反以前驅衆軍皆逋僅守慶追隨且射且御賊刃逼身養正奮撻拔賊刀反斷賊右臂在傍者追至守慶抱賊請代呼天叩地情詞懇切倭亦不曉所謂遂斬守慶足斷其首併力逐養正養正傷足及臂尚張目瞭賊神色不變既而首斷挺身如壁賊解去其衣甲居民逃賊栖匿山上者目睹情狀爲之慟哭聲震天地養正年方十九娶婦竟三月耳當道題請陞二級附祀衞民祠春秋配祭今世襲副千戶

張榮 閩書 閩人其先世洪武中有陳亡者封貽信校尉嘉靖中倭船艤大岞登岸人情匈匈以崇武孤城斗絕第欲堅守榮奮身出禦之力戰陣亡賊亦遁去今襲

又卷之七十

武軍志

建寧左衛

賴榮貴本縣人兄榮華嘉靖中以義夫長官白戶領里兵往浙江征倭大破倭斬首十級收兵而飼賊奔至中鳥銃死榮貴以榮華功蔭襲

廖安景東人洪武中父景山以進象歷陞副千戶因差違限典刑至安調衛五傳至芳有斬倭功陞本衛指揮同知未任今襲

又卷之七十一

武軍志

郡武衛

王源遵化人嘉靖三十八年奉檄守閩安鎭明年調兵攻剿濂海澳門倭冦奮勇接戰衝沈大倭船數隻追至海嶼海洋射殺倭將一人又乘勝追之於小蟹礁援舟後至力戰而死事聞許其子陞襲二級今襲

顧達懷遠人洪武間祖成累功陞指揮僉事至達調本衛數傳至斌正統末鄧茂七冦漳圍城斌時以把總防倭海上分遣諸軍護海上城寨自率水軍五百歸擊賊云云擢福建都指揮僉事奉勅備倭斌死漳人無貴賤樂聘而塟之

黎春合肥人歷守汀漳擢北路叅將破倭福寧衛沈其舟焚溺不計數擒獲泉賊潘若海江一峰二酋悉定泉冦

呉眞廬州人父昇乙未從軍洪武初陞正千戸眞嗣職洪武二十七年欽調觀海衛調本所四傳至清嘉靖三十一年領兵征倭古縣生擒賊首馮春陳乾六等力戰死之今襲

又卷之七十六

英舊志　縉紳

蔡海永樂十四年任象山教諭倭冦犯境人民伏匿海獨正襟危坐少頃冦至海指罵曰醜徒自當稱貢中原敢冦擾耶賊刺之海罵不絶死

又卷之八十

英舊志　縉紳

項志德字尚之云云出爲四川叅議云云倭夷入冦福清城破志德子爲所虜志德方奉表入賀萬壽聞之即上疏乞歸諸縉紳在京師者莫不厚餽志德使歸贖兒悉却不受或謂君清尚固爾愛子被虜贈君贖之諸公厚意也志德曰吾已不仕諸公憐我當不責報第因難爲利則不敢耳未幾子亦得歸

又卷之八十七

英舊志　縉紳

泉州府　晋江縣

王用汲字明受爲郡諸生時郡困倭賊所召募客兵横肆市中徒鉋鱻餉會御史按泉用汲入爲御史言狀郡守患之曰何與諸生用汲曰范希文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已任矧郷井事諸生無涉耶

又卷之八十八

英舊志

泉州府　南安縣

黄養蒙字存一舉進士第嘉靖戊午倭冦大掠燬廬舍令夏汝礪主議建城養蒙力贊之

歐陽模字宏甫父深以擒倭陣亡贈昭毅將軍見武軍志

又卷之九十四

英舊志

魏良臣字以忠隆慶中舉進士令崇明邑有倭警民復相率爲奸設法平之

又卷之一百三

英舊志　縉紳

延平府　沙縣

謝應元字長卿令定安邑近倭寇時困城月餘設法防禦賴以晏堵
林騰蛟字士材補任休寧邑故無城會倭夷倡亂力建議創築
又卷之一百九
英舊志 縉紳
林富字守仁正德中以進士授大理評事云云日本貢夷素驕蹇館于郡中時其廩餼約以禮分夷悉感服
又卷之一百二十四
弁幹志
興化府 仙遊縣
龔騰霄武試三捷嘉靖四十二年倭攻僊遊城騰霄被軍門取用設策督兵穿圍救守城賴保全
又卷之一百二十六
英舊志 常布
福州府 閩縣
鄭靜夫郡諸生也少孤家貧所得束修悉充母甘旨嘉靖季邑有倭寇靜夫負布囊納神主奉母出逃至鳳岡山中遇寇棄其二子獨負母一賊創靜夫右臂去之忍痛至水磕橋既冠大至索金見囊空併欲殺母靜夫空手衛母泣告冠家貧母老殺我足矣寇刃靜夫右臂臂落猶以左肱扶母尋仆于地母坐守一夜靜夫乃死後賊退族人收骨葬之而二子不知死所矣
鄭天挺邑諸生也嘉靖間倭寇閩天挺居邑鳳山母喪在殯衆出避賊天挺獨守柩賊至索金天挺拜且哭貧無金也所不去者為母柩耳寇欲舍之向導者誘令殺之并焚其柩
又卷之一百三十一
閩巻志
福州府 閩縣
陳繼思嘉靖末倭寇猝至鄉人皆逃匿繼思父母老疾獨侍不去寇憐而舍之舟覆溺百餘人繼思悉收瘞之路得遺金捐入里社弗取也卒年可百歲
謝介夫故掾也好勇喜俠嘉靖季倭屯福州南門外且暮酒酣皆荷戈寢介夫結死士欲夜襲其營時巡撫意在和倭乃痛箠之介夫既挫村野居民雖得賊首級無敢報矣其後巡撫被罪去有司復遣介夫追賊竟與戰死而福清有夏叔愼者亦死之
陳言邑掾也嘉靖季倭寇縱橫請放被虜八十餘人憤誅納無策土使宜七事御大府命入壘諭賊賊皆開心回面至為抵賴他賊以報功上得掾臬司以母老竟棄去
伍民憲安平鎮人嘉靖戊午倭至扶父際會逃反遇賊民憲長跪曰勿驚吾父餘任君欲賊不聽刃其父民憲挺身殺二賊又傷數賊後隊至落其右手臥草中一手荷戈口喃囈呼父三日乃絶至今煙雨中見道傍有男子荷戈立者人輒合掌呼孝子而過
黃元謙嘉靖間泉中倭無良之民相煽為盜永春南安人呂尚四陳子洪兄弟等剽掠鄉社而有赤鬚兒者跳而往從赤鬚兒元謙從弟也元謙伺其潛歸執之會族告祖質以大義

投之水中已出之所以自預凶具殯殮之曰死之爲其作賊殮之者以我弟也子洪兄弟聞之擁衆至執元謙痛捶之元謙不服細致壘中露刃刧之元謙瞋目曰寧死肯從賊乎子洪兄弟亦投元謙水中

邵棟守禮躭書史嘉靖中倭陷城棟出穀賑民凡遇凶年減價零糶貧戶賙助遍於族里

張德雅負義氣膂力過人嘉靖間倭攻縣城城中死守相去三越月倭造天車高與城等一倭跳入手舞大刀衆驚走德奮勇前斬之餘倭不知也相尾闖上者五六人德手不停刀尋擲火藥燒之明日賊不敢近止以銃彈遠擊德不避險竟爲流彈所斃倭亦解去松人祠祀之

又卷之一百三十二

英舊志 閩卷

汀州府 長汀縣

戴侻歲饑稱貸遠糴煮粥以濟貧人妻唐脫簪珥佐之夜半夫婦乘此舍未炊起假其釜錡大爲粥且拂坐滌器迓來食者齒序堂上無敢惰泄賤者丐者病者散置別屋恣食不爲量唐主女若婦亦無所惰遠近悅其齋邀日一再餐凡數百人兩月乃已後十一年孫科登第則有神授夢於主司曰此積德家子宜錄之又六年倭寇將火其宅係纍者羣泣曰幸無焚我施粥公居倭嘆不止復書壁戒後至者卒年九十六唐齊筭焉

陳廷聲嘉靖辛酉率鄉兵應募與倭奴力戰于南郊死之

常白郡掾也嘉靖辛酉自縋西門下伏莽射倭倭斫其首去

陳主亮性長厚好行德每訓其子澄渙熙輒歎曰安得世無分異如古張陳哉嘉靖壬戌熙死于倭澄號天咬指出血遂得熙亂屍中抱歸殯之賊執熙子澄與妻黃詣賊請曰吾季亡矣僅此一孤願以子代賊義並釋之澄沒渙持家秉大書孝友二字于堂曰父訓也吾兄力踐之吾其忍忘拮据聯屬建置祠田與子姪公財無私萬曆中三房五世中外六十餘人尚未分異有司旌之

吳汝龢嘉靖三十七年倭寇入境首率子廷爵姪廷喬廷蘭應縣令募手刃倭首二人益與子姪力戰死縣令聞痛憤欲身督戰賊乃懼遁事寧令旌其一門忠義給地葬之

程伯簡嘉靖丙辰倭萬餘攻堡伯簡編甲伍選游兵精壯前梁弱者次之婦女畏首運石傳餐立于後倭更番挑戰七晝

夜伯簡誓衆死守倭見衆皆稟命伯簡知其爲魁首也爭向射之伯簡殊不撓沮賊馳二雲車至伐樹杈枒使不得薄堞遂以草烏弩及銃斃數倭倭乃宵遁伯簡死城上鄉人李春榮等爲立祠并共難四十餘人並祀之

又卷之一百四十

閨閣志

福州府 閩縣

趙天麟妻方氏居長灣嘉靖中倭入長灣天麟出禦擧家浮江賊突至舟驅天麟父母入水方與天麟妹坤淑同時投水死

陳九敘妻吳玉蓮嘉靖己未爲倭寇所獲驅之不行罵不絕口延頸受刃賊遍斫其膚去扶歸逾數月卒時年二十五

林師學妻廉氏與吳玉蓮並時不汙賊死
許鐸妻吳氏倭寇長樂夫婦俱見執賊挾刃脅鐸吳抱鐸哭請代賊遂殺吳
林從妻何玉眞倭夷入寇從父子被執賊質從求賂不得遇害玉眞遂自殺

又卷之一百四十一

閨閣志

泉州府晋江縣

諸生王式妻吳氏嘉靖己未避倭大崟寨中寨陷被擄罵不絕口賊怒將殺之有告賊曰此大家妻可挾以索贖乃令嫗扶之行適道旁有泉深數丈遂投而死人名泉曰義泉

蔡士訓妻洪四娘年二十二嘉靖己未避賊大崟嶼中反遇賊賊迫之行頓坐於地拾瓦石擊之厲聲哭罵賊怒殺一婢恐之不爲動已又殺其女及二稚子愈益哭罵賊度不可脅乃刺之中胷洞腸無血賊怪駭而去時同避賊者伏翳莽中共憐其死爲埋屍淺沙中比賊退已四十九日士訓發殯顏色如生

海澄庠生林鳳翔妻葉氏年二十夫亡事姑孝謹嘉靖季倭入寇葉歸寧父喪與衆婦避賊步淺溪猝遇賊衆婦被執葉獨抗不就賊刃其胷大罵曰死賊何不速殺賊剺唇吻猶罵不絕死之

郭民守者椿姪孫民守以軍舍人死倭訃至妻楊欲死矣以有身強粥既得雌所親諷之更嫁唾不顧也姑陳氏或譏責之揚久閉視不言轉面瞠目曰媪亦出此言耶陳曰身故孀婦何敢敗爾志立繼可乎輙曰婦大與媪異媪子婦否居三月竟死年二十

歐陽寨本衛人嘉靖季倭陷城寨妻與其姑及其夫弟被掠而有諸生楊敬中者其家西屬也亦在掠中賊俱閉諸人房室中寨妻欲死恐無計出其姑與其夫弟語敬中曰願君以婦私我告賊質婦君目求與吾姑及吾夫之弟出曰且圖金爲贖賊悅婦艶信而許之度行既遠持刀黥面罵賊不已賊怒焚之於火中

永寧衛前所百戸朱晃妻陳三娘嘉靖間値倭亂晃血戰陣亡三娘年二十七欲死殉之念姑在四十年倭陷永寧城挾姑逃難被賊面斫一刀姑病孝養湯藥姑歿稱貸資塟

又一百四十二

閨閣志

建寧府建安縣

葉氏姑娘者江華之妻而陳應娘葉弟惠勝妻也二婦貞潔和順守貧苦節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同里人避倭寇匿長潭値年夜里男見刀刴頭髴得姑娘乃出諸懷衆婦問故姑娘曰設有急可自裁也獻歲四日倭圍長潭執姑娘應娘共繫一繩姑娘謂應娘曰我二人今日被虜縱生還潔亦名汚不如就斃應娘唯唯姑娘探刀懷中則已墜失於是各抱幼女連繩跳潭水中

林壽妻范惠女嘉靖四十一年臘月與衆婦避倭匿廖墩山塢賊掠山執惠女及衆婦至水南獨惠女與抗或謂今且順之家中來贖矣惠女曰可贖身也可贖辱哉我則寧死賊見

言殺其幼女以懼之惠女自如曰併及汝矣曰固所求也賊
殺之
又卷之一百四十四
閨閣志
興化府 莆田縣
嘉靖壬戌與倭難者四十三人四十一年倭陷興化城與難
者四十七其事可表其志皦如也庠士林觀顧妻柯氏倭圍
城語妯娌曰城陷死矣賊至被執至顧提學池亭賊稍侵之
遂赴水死　庠士林須恭妻劉氏年二十六姿貌殊麗賊強
侵之劉抗拒刃剸其腹同俘者見其屍仆地猶手執裩襠賊
感動爲之具棺殮　高翰妻翁氏賊入城翁抱姑哭賊殺姑
礪刃翁頸曰不從砍矣翁伸頸罵曰賊奴便砍何可從也賊

復殺其幼子而擬以兵曰砍矣翁復罵曰姑死子死吾獨生
乎伏姑屍大哭遂被害　陳復拱妻黃三姐年十七垢面冀
免汚賊獲逼之梳洗黃哭罵奮前奪刀賊大怒拽之出黃且
指且罵賊擘之五指俱落仍刺殺之同俘者覆以青袍積薪
焚其屍　知縣鄭文煥繼室郭氏賊執欲汚之厲聲罵遂遇
害　魚臺尹鄭任妻陳氏賊入城時即投井家人救出之同
夫被執入營奮必死既而夫釋獨留遂罵賊死歸殯之顏色
如生　知縣黃約妻高氏城陷抗賊死節　庠士蘇繼茂妻
唐氏城圍急指後庭井中謂臧獲曰城陷此吾死所矣倭入
城盡室逃竄唐氏投井死　鄉貢士方繼曾妻林氏夫歿貧
且無子忍死養舅城陷亟扶舅縋城舅老悖不能下乃垢面
男譽扶舅歸伏其夫棺側賊獲之笞舅請以身代賊兩釋之

戒諸黨勿焚其居　庠士周大佐妻游氏城陷被執賊責贖
金露刃臨之游無懼色值他賊過欲以金代贖游罵愈厲遂
被害　廩生鄭東野妻陳氏年二十五賊入城即投井家人
救出之同夫被執罵賊死　庠士林觀文妻陳氏年二十四
守志又四年被執不屈賊生縛而投之火中　庠士鄭肇妻
鄒氏肇被賊執舅引姑及鄒匿鄰舍天明賊獲之逼使前鄒
奮曰死即死不可前也賊怒刃刺洞胸血被地猶屹然坐姑
驚號賊斫姑頰愈憤罵激烈賊刺其喉死　庠士宋茂淳妻
張氏賊逼之具脂粉使自飾張號罵盡碎其具賊欲刃之受
以頸乃禁之密室潛自牖出抱乳兒下井死　庠士李啓謨
妻黃氏方盛年賊至匿其男雞塒中覆以麥草與二女赴水
死　州判黃采妾朱氏張氏城陷朱自經死張與采被執賊

辱犯不從執采焚之張自投烈火死朱年二十五張年二十
　李塗妻陳氏塗嬰疾陳事姑甚孝年十九倭執而逼之罵
賊投水死　庠士鄭日新妾蕭翠鬟與其婢同爲賊執曰吾
必死之即以所生子付其嫡妻既至賊逼之不從佯欲殺之
即引頸受刃如是者三婢勸之曰何自苦乃爾怒罵愈厲賊
刃之　吳緒妻鄭氏年二十八夫亡勵節城陷死焉　林文
鉞妻王氏早寡撫孤有孫矣城陷遇賊賊欲刃之孫廷準曰
祖母守節請殺吾賊殺準王得釋準妻黃氏縋城遁入山閒
夫訃不食死準弟廷瓛以護幼弟出城爲賊所殺未娶婦鄭
氏適被繫亦自投白馬潭中　黃懋志繼室翁氏莊重美姿
賊見而悅之紿以更衣自縊死　王大勳妻張氏年二十二
夫亡姑老自吃糠覈以米啗姑遺腹生男撫教之賊入城與

婦朱氏扃門燔死　吳應楨妻陳氏年二十七冠獲之大號
曰一死便休從汝虜耶仆地不起賊斬之　黃士寵妻陳氏
士寵宕也陳爲俛拾仰取生有男女矣而士寵歿閔曾欲嫁
之涕泣跽庭自明志義亡何男女夭喪志節益堅賊且至城
中屢驚語人曰吾聞死而無辱則魂魄不媿竟被擄赴水死
郭景順妻何氏年二十五猝遇賊勸之不從欲兵之曰可
死不可辱賊五舟聯爲一舟縛何氏出刃摩其頸以示同俘
諸婦時冬方衣絮絮領故厚何自抑衣領伸頸受刃嫚罵祈
死賊怒殺之投屍海中　鄭若濟居江口倭至江口妻蕭方
入城若濟遇害訃聞哭投江橋死　阮有道妻黃細娘居海
上聞倭警攜二子附舟避之賊追至赴水死有道從弟道充
妻陳氏遇賊亦赴水年俱二十餘　蕭奇烈奇照兄弟也其

二婦皆林氏同孀共節倭至城二婦相語曰吾二人嫠居十
年不可辱也當求所以生二孤耳奇照妻縋兒城外投城下
從之奇烈妻則毀面易乞人服從城門出奇照妻足傷尋卒
奇烈妻被傷仆地力獲其兒居月餘亦卒　雍士憲妻林氏
倭臨城姑方臥病林不忍去姑賊至將殺姑林請代賊見林
色悅之免其姑縛林去至渠河林紿曰不須縛也願自行賊
信而解之遂投河死　陳在良妻方部娘城陷與姑若夫出
避賊賊擁至姑若夫俱相失賊逼之部娘罵賊投河死　林
承芳妻鄭氏遇賊罵不從賊怒割其左耳罵愈厲復割其右
耳又復罵賊大怒割鼻逐之　劉氏二女被倭擄繫入知府
林介祠中倭飲而酣遍視繫中得二女出之姊妹也姊年可
十七八有殊姿倭先取姊姊厲聲曰我名家女也肯污賊倭

莫知云何詢舌人具以對倭微笑命慰之曰若從我終當詢
父母歸汝耳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尚論歸耶倭知其不然
以姿故乃撫背作款語狀女雄視罵益甚時黃昏倭方縱火
女郎赴火死已復侵其妹妹大罵曰我姊爲汝死我豈汝污
夷雖不辨其音然見其色厲甚露刃脅之女不爲動曰死耶
死倭無可爲計欲強犯之女知之紿舌人曰吾固願從姊屍
未化吾不忍也化姊屍從汝矣倭聞譯言有喜色身負薪爲
諸酋先火熾女又赴火死倭恚甚連創其屍殺其被逮四五
人以洩怒　黃河妻陳氏河陷賊賊質以索鐵陳氏遍過宗
人無所得乃自入虜團請代吉賊曰必放夫出鐵乃可得適
旬河不至賊以爲紿已引出割其乳立斃　西門女子者賊
至匿西門涵竇中賊得之據地不起賊怒刺其喉四五日顏

色如生但頭微俯如支頤之狀　二卅女姊妹也賊欲污姊
姊厲聲大罵值火發遂赴死已而意及妹亦投火從之賊吐
舌去　溝頭地嫗者賊將殺一男子嫗固抱持云夫也賊奪
而殺之嫗拊屍哀血哭移時亦被害　北門嫗者賊殺其姑
抱哭同死　水關角女子者賊執之罵賊賊斷女子舌寸斬
焉　後村婦人者容色甚盛不受賊污曰請受刃賊戀之置
之房乃自垢其面請死甚切賊不忍復以火燬面皮決之如
癩賊舍之　釘壁女子者抗賊不屈賊釘其手足於梅峰寺
前之壁間以死　槐樹下女子與父同執賊欲質其父取贖
金女曰吾女流無能爲也可放吾父賊出其父女知父貧無
所取金遂代父死　衣紅女子丘家女也容色麗都賊住西
洲得之厲聲罵賊死　鄉貢士蔣龍妻林四娘龍訃偕卒旅邸

四娘年二十二無子勵志艱貞事姑甚孝時海賊蠭起扶姑匿山谷間遇賊驅至水塘挺身投之載沉載浮賊以長鉤罝膝上氣絕移時復生數載姑沒推衣被為殮薄形度寒三飧不給及卒御史何淳之禮葬之

又卷之一百四十五

閨閣志

福寧州寧德縣

知縣左承芳妻陳氏倭賊陷城舅姑老病陳氏以身先後卒全其命承芳見縉紳　庠士龔佐妻左氏子邦卿甫五歲佐與父繼亡內外無靠左舉三喪重遭回祿孤苦酸辛日夜紡績課邦卿讀書仕為訓導其後遇倭變赴水死邦卿見縉紳

庠士林文斑繼室謝氏二十于歸甫二年斑病篤一子胎

髮未燥文斑謂曰能終事乎謝掩泣剪髮示斑未幾倭賊充斥抱孤子奔竄凍餓荒山草莽中竟以撫孤而完節

嘉靖中與倭難者一十七人庠士林鴻漸妻崔氏倭擄不從見殺身碑地已而屋燬屍焚天陰雨其形宛然著碑

庠士林執中妻吳氏執中被擄吳以身衛執中得脫吳斷兩截　庠士林邦京妻陳氏　崔亢約妻薛氏　崔文泰妻林氏　陳銓妻黃氏　徐元呂妻龔氏俱被倭刃者　林文奎妻何氏　陳瀚妻林氏　曹逞妻謝氏　林若山妻周氏林二陽妻阮氏　林金妻何氏俱赴水者　庠士黃惣寡妻林氏赴火死　林示纘未婚妻陳淑慈　彭瀾未婚妻陳㷀婉　湯目進未婚妻陳繼靜俱自刃以殉

今按及我皇綱解紐足利失威顧氏入中國救越不止

犯人婦女瀆我禮義之名是可忍乎中國生靈之塗炭忠臣孝子輕命烈婦之死節令後之人淚濕巾

又卷之一百四十六

島夷志

日本古倭國在東海中緜波而宅自玄菟樂浪底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其地東高西下勢若蜻蜓古亦曰蜻蜓國也國君居山城以王為姓以尊為號徐福齎五百童男女入海為秦始皇求仙無所得懼不敢歸避居焉今其裔也所統五州七道三島為郡五百有奇皆依水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而攝摩伊勢若佐博多其民相矜以賈積貲或百萬和泉一州㒵食擊鐘謡俗有中國之風也薩摩之鷹哥里其民備禮

重為邪獨伊紀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頗羯羠耆殺而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最喜入寇諸州郡統於山口豐後出雲三軍門三軍門相搆剸國分為三而總屬山城君以後豐後獨強國人服之愈於山城其朝貢始末具載前史元時世祖遣黑的趙良弼等諭之不至使將將十萬兵往征風覆其舟於蛇海終元世不相通也高帝即位方國珍張士誠既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夷入寇山東旁海諸郡帝以即位之二年使行人楊載諭其國王良懷賜之璽書曰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據之凡百有心莫不興憤辛卯以來中原擾擾爾時來寇山東乘胡衰耳朕本中國舊家恥前王之辱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脩書特報兼諭越

海之綏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如必爲冦朕當命舟師揚航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歸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良懷得之不至復冦山東轉掠溫台明州傍海民遂冦福建沿海郡上復使萊州同知趙秩責讓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隨秩奉表稱臣上賜文綺帛若僧衣遣僧仲猷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賜良懷明曆雜繒是爲洪武四年然其人時時剽掠海濱不絕官軍乏舟不能追擊五年命浙江福建瀕海諸衛造海艘德慶侯廖永忠請增造多櫓快舡來則大船蕩之快舡逐之上曰善居久之丞相胡惟庸得罪懼誅欲借倭人爲不軌惟庸已敗又久之事覺上追怒於是名日本曰倭下詔切責其君臣暴其過惡天下著祖訓絕之而命信國公和江夏侯德興經略海上郡成祖卽位國

王名道義者獲擾邊魁醜以獻蒸之海上上嘉之四年以俞士吉爲都御史齎賜之龜鈕金印誥命封爲日本國王名其國之山曰壽安鎭國上親製文勒碑其上遂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貢道繇寧波船無過二隻人無過二百然倭狡易叛亦復時時冦略東北邊顧其時我方招徠海外諸夷頗得賚給互市倭國入貢亦時踰額宣德初復增例船三隻人三百是倭往往載方物戎器行海上爲詐欺得間則張其戎器不得則陳其方物無所不得利至其小小抄盜或不絕其主良不知也要以利給賚互市其貢常先期至至正統中乃入桃渚犯大嵩海濱人絕苦於是朝廷命重帥恒鎭要地以備之按堵者且十餘年成化二年復詐來稱貢遂破大嵩諸處十一年復使貢及歸閩帥用金鼓送之出海隨以砲銃擊其

舟多沈者正德中鄞人朱縞變姓名爲宋素卿亡入其國國王源義澄悅之遣入貢素卿與其故族人耳目爲奸利厚賂閹瑾得賜飛魚服以歸嘉靖二年其西海道大內誼興國遣僧宗設入貢居數日素卿復爲南海道海川高國所遣與僧瑞佐以來皆止寧波江下故事番使止寧波有宴先至者居上素卿賄市舶太監義先閱貢宴之坐上坐宗設衆不平攻瑞佐殺之追逐素卿抵紹興城下素卿竄入慈谿縱火大掠指揮劉錦與戰死遂蹂躪寧紹間九年國王源義晴復附琉球使來言爲素卿乞宥罪并請復脩貢獻是時夏言爲兵科給事中言夷人仇殺之禍皆起市舶禮部請罷之而日本貢使絕矣十八年復以脩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至者率遷延不去貢若人數又恒

不如約是時市舶既罷貨主商家率爲奸利虛値轉鬻貨其責不啻千萬索急則投貴官家夷人候久不得頗搆難有所殺傷貴官家輒出危言撼當事者兵之使去而先陰泄之以爲德如是者久夷人大恨言挾國王貲而來不得直曷歸報因盤據島中並海不逞之民若生計困迫者糾引而歸之時時冦沿海諸郡矣朝議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詔以巡撫南贛汀漳都御史朱紈爲之是爲二十五年紈至則嚴勾連主藏禁犯者戮無少假上章鐫暴二三貴官家浙人口語藉藉罪及建議主議之臣而歙人王直者少任俠多略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陳東王汝賢王激等樂與游而激爲直義子直姦出禁物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夷人信服之貨至一主直爲儈紈禁既嚴諸奸商藉是益負倭競貴直直無

所出招亡命千人逃入海推許二者爲帥引倭結巢霩衢之雙嶼港閩浙蠭起之徒益附之浸淫蠶食海上聚保矣紈居浙二年盛集舟師雙嶼挑之不出會夜風雨將逸去紈火攻之多所斬捕更令福建都指揮盧鏜儔之俘斬溺死者數百人餘黨道入福建之浯嶼紈帥鏜勦平之躬督兵衆塡塞港口令不得復入當鏜破雙嶼時許二逸不得王直收合其餘衆更泊他嶼而廣東有海賊陳四盼者自爲一黨直許殺之扣關獻捷以求關市官司弗許賜米百石而已直大詬投米海中益入盜此時有滿剌加夷者故商漳州之月港漳民畏紈厲禁不敢與通捕逐之夷人憤起格鬭漳人擒焉紈語鏜及海道副使柯喬無論夷首從若我民悉殺之殲其九十六人謬言於朝佛郎機夷行刧至漳界官軍追擊于走馬溪上

擒得者紈以厲禁爲浙中二三貴官家所不樂先是言官業請改巡撫爲巡視以輕紈權以消浙人觖望之意至是御史九德劾紈專擅濫殺詔罷紈下鏜喬吏遣都給事汝楨郎訊訊報則滿剌加夷來市非佛郎機行刧者專擅濫殺誠如御史言詔鏜喬論死繫獄逮紈至京師訊之紈驚仰藥自盡從此當事者以紈爲戒三十一年朝廷以王忬提督軍務巡視福浙許便宜從事以俞大猷湯克寛爲分守參將其明年春破其寇溫倭閏三月大猷入烈港火賊營王直突圍去更集餘黨掠嘉定劉家河揚帆西六合知縣董邦政追及於吳淞直值採陶港賊與合遂復大料入寇羽書押至浙東西及蘇松淮北諸郡直更造巨船連舫栅木爲樓櫓入倭據薩摩洲之松浦津僞稱徽王部署宗滿惟學東爲將領汝賢激爲腹

心而三十六之夷皆其指使矣倭賊勇而戇每戰亦體舞刀前不復別生死大率狡悍善設伏能以寡擊衆而內地久寧目不見寇遇輙靡潰沿海諸郡僅僅保孤城賊往來聚散如入無人之境是年陷福建之蓁嶼所矣此時忬請添設海防副總兵總督金山等處以克寛爲之出盧鏜爲福建備倭都指揮詔如忬言復改忬爲巡撫其明年正月倭攻嘉定圍上海陷嘉善犯海寧大掠蘇州轉掠崇德上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不妨原務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隷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會大同患虜上復用忬大同而以李天寵代是時倭大擾江南而經故總督兩廣有歲爲諸蠻夷所信服奏調田東蘭諸州狼土兵及承順保靖二土司兵備前行所調兵未至經持重未即戰而朝廷遣工部侍郎趙文華出視師劾

經養寇玩賊逮死西市是爲嘉靖三十四年先是徐惟學者貸夷人金以其姪子海爲質惟學死夷求海金令取償於寇掠海乃偕辛五郎聚舟結黨入南畿浙西諸路是時應天巡撫都御史爲南京戶部右侍郎揚宜而天寵以怠廢黜代之者胡宗憲也此時倭大猖獗江以南其冬復有一百餘人犯福建莆田縣鎭海鎭東等衞泉州指揮童乾震所與戰死於海口者也益閩中犯倭自此始先是賊未寇輙謬說曰某島某倭東南人久知王直叛而不知寇來皆直所坐遣是歲朝廷立賞格有擒斬王直者封伯爵賞萬金於是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克市舶提擧入海說王直而是時徐海已擁薩摩洲夷入寇浙中戰敗於崇德宗憲復使人賄誘之海念欲歸恐諸酋疑怨宗憲使擇便地自營竟行間賊黨中復殺海其年

獻俘京師此時文華復以總督尚書視師至上則加文華少保宗憲以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上則擢宗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云又一年宗憲計誘王直擒之上加宗憲太子太保云直雖已擒然其餘黨毛烈知無所歸尚據舟山阻岑港巢柯梅連犯吳越首尾巢閩中七八歳聞所破滅城十餘掠子女財物不可勝計官吏軍民戰及俘死不下數十萬轉漕軍食横賞賜乾没入槖中者費以鉅萬而東南膏髓竭矣是冬則又犯福州洪塘南臺等處巡撫都御史阮鶚坐逮繫罷爲民三十七年四月辛己倭大至犯淛江台温福建興泉等府丙申陷福清殺縣令劫庫獄擄男婦千餘攻惠安殺知縣林咸五月戊申入南安甲戌倭自福清海口出港參將尹鳳等擊之斬獲溺死者甚衆十一月烈日柯梅駕舟出海

泊福建浯嶼復移衆南澳山造屋以居福興潮廣間紛紛以倭警聞矣三十八年又大至福建攻福寧州不克攻福安寧德破之福興泉漳無地非倭矣三十九年破永定城又破寧德縣殺參將王夢麟知縣李堯卿興泉漳三郡城以外皆爲賊藪貧民無頼者竄入賊中爲之謀主羽翼掠行人發墳塚量其家貲索贖諸將帥冒功飾敗賊滿載歸者指爲逐遁阻風旋者指爲遮擊上下相蒙遂成故事先後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貪縱欺誕厚賄分宜相言官交章論誡猶得以風土不便調外矣是年胡宗憲檄浙江參將戚繼光來援繼光故訓練義烏兵有勇可使則率之求特倭據寧德之横嶼沮水爲營官軍坐守踰年繼光令軍人持束草填河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百斬首二千六百餘焚溺死者無筭奪

所擄三千七百餘人乘明剿福清牛田倭又大破之夜廻入興化連破其六十餘營而繼光復歸于浙四十一年八月新倭大至犯福清羅源連江等縣殺遊擊將軍倪祿十一月攻興化府陷之殺一同知奚世亮據城中者三月分衆攻陷壽寧政和其明年巡撫都御史游震得具陳失事狀上從部議起丁憂參政譚綸統浙兵三千人往以副總兵戚繼光統義烏兵一枝而江西兵一枝則令撫臣自擇良將星馳應援震得尋被論罷陞綸爲僉都御史代之二月興化倭結巣崎頭都指揮歐陽深率兵追剿陷伏中死之賊乘勝陷平海衛引舟出海把總許朝光率輕舟抄之賊焚舟還屯平海衛四月繼光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餘級墮崖溺死水者無筭縱所掠男婦二千餘人是戰也賊與顯

俞大猷對壘日久頗懈謂繼光遠來疲之未能軍而繼光兵至如風火擒殺無遺興化人德繼光如親父兄興化圍解繼光分前將趨福州合擊長樂冦破之倭屯海上者盡遁殘冦五百繇北嶺窺莆城千總胡世驅之多赴海死四十三年繼光復擊仙遊殘倭破之賊趨同安繼光追至王滄坪又追及於漳浦之蔡丕嶺斬首千餘級其殘冦得脱者流入廣東令兩廣南贑徴調土兵大集急擊之賊掠漁舟入海遇風多覆溺乃復登岸屯海豊金錫都總兵俞大猷率兵圍之相守且二月賊食盡將遁報効副總兵湯克寛設伏待之擒斬二千餘人自是倭冦絶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生靈之塗炭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逋冦曾一本等復稍稍勾引入犯閩粤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

矣萬暦中一使中貴人推州税中貢搜求百出海禁懈弛市舶縱横逐臭之夫且爭趨爲樂土又有亡頼如中行説者陰爲之畫東践朝鮮之郊南設琉球之阪雌伏梟張漸窺堂奥夫志止於剽掠則癬疥之憂志不止於剽掠則膏肓之患矣

貢物曰馬曰盔曰鎧曰劍曰腰刀曰鎗曰塗金裝綵屏風曰灑金廚子曰灑金文臺曰灑金手箱曰描金粉匣曰描金筆匣曰抹金銅提銚曰灑金木銚角盥曰貼金扇曰瑪瑙曰水晶數珠曰硫黄曰蘇木曰牛皮

今按其地東高西下勢若蜻蜓古亦曰蜻蜓國者日本書紀曰神日本磐余彦天皇三十有一年夏四月乙酉朔皇輿巡幸因登腋上嗛間丘而迴望國状曰妍哉乎國之獲矣雖内木綿之眞迮國猶如蜻蛉之臀呫焉由是有秋津

洲之號也徐福云云今其裔也甚妄詳見上卷源義澄足利政知之子義政之甥任征夷大將軍號法住院誼興誼與義同海川海當作細源義晴義澄之子也任征夷大將軍號萬松院薩摩州之松浦津非也松浦肥前州郡名

呂宋條南倭北虜皆有文字類鳥跡古篆意其初有達人制之耶

琉球條萬暦二年遣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往皆禮如初然或倭亂或以風期待渡于閩凡三閲歳乃行使旋所録極其往來險阻艱辛狀又其國貧無以給使者傔仗十九年復以嗣封請于時倭犯朝鮮海氛不靖令其使者自齎詔冊歸使臣罷勿遣更十餘年朝鮮師解復堅乞如故事上嘉其爲不叛之臣復許之三十二年命兵科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一禎往始杰冊封琉球還言其國有日本館羣聚數百人待封使之舟轉與市其人出入攜利刃琉球心憐之及子陽還復言日本近千人露刃而市琉球行且折於日本矣居一年其國王果爲日本所執且欲代日本求貢於我中丞丁繼嗣直指陸夢祖因具疏請緩外貢脩我内備許之

異稱日本傳中之五引用書目

圖書編今按中引九州軍記等ノ

圖書編卷之五十

滸初子岳元聲訂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古東夷考略

倭（即日本）

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凡百餘國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統五畿七道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鄉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見

日本國序

日本在滇渤之東其地形類琵琶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九州居西為首（肥前肥後豊前豊後筑前筑後日向大隅薩摩）陸奥居東為尾（至山城旱程七十五日舊云陸奥為頭薩摩大隅為尾者非）山城居中乃彼國之都也山城以東地方廣邈雖倭奴遠服貢者不能閱歷而知況華人乎故其島之數可考（據舊圖山城以東中為近江伊賀尾張三河美濃飛驒信濃上野陸奥北連海為但馬丹後若佐加賀越前越後越中出羽其東南連海為攝摩攝津大和河内遠江駿河伊豆相摩武藏下野東北懸海則為佐渡在南懸海則為志摩七島上總下總安房）而其間廣狹至於[illegible]不能考者今於據昔之所聞者而述之山城之南為和泉（[illegible]凡為歪打阿波為于撒凡為天正者為沙界衣）又其南為沙界之東南為紀伊（[illegible]用海之口南濱大海其島為康大為科什磨為奴架）紀伊之西為伊勢（[illegible]）山城之西為丹波左為攝津（[illegible]年乃奴州）左之西為攝摩（其島為那賊為介箇世島為拔道右為磨羅）右為但馬（[illegible]）右之西為因幡丹波西為美作左為備前（其島為元什麼為那貴肉里為舍）左之西為備中（山鉄其島為山子加島吉奴乎頭為那什麼南為東島懸海三十里）右亦因幡右之西為伯耆（沿海俱自此無界可泊其鎮為阿字為倭子介為也奴賀郎其北為外島懸海二十里）美作之西為備後之北境（其島為一子該一知為十奴為巴和奴洛知為傘哎為赦東大）出雲之南境（其島為香存為山子介為鐵子漢為所流為非頓叮為失喇吟叮為也生忌為箬和奴失記其北為隱岐懸海三百五十里）備後之西為安藝（其島為翁一家搭門且敗為扶子加一枝為窟撒上為谷也乃他加歪喇其南為管岳懸海三十里）出雲之西為石見（出鐵與銅其島為為南高番馬為吾為搭為歃為撒奴市為吞以子北至海三千里）安藝石見之西為山口國即古之周防州也（横直三百四十里其南至海之島為翁哥里為吞大通里為東大島陀奴米為吟述奴失記為奴羅市米其北至海之島為斯殺為賣搭吟打為夜市為高奴島刺北至三島海面三百五十里）山口之西為長門（横直皆一百程其島為花浦為薫州為番[illegible]北至三島懸海三百五十里）關渡在焉（其西早關[illegible]）渡此而西為豊前（横五百四十里其島為可苦撒為賴介獲大為大義地為野慢芾為阿世夜為朱米為三賣）其南為豊後（横直皆六百里其島為福乃為倭几奴法賣為績孤舟為由奴島刺為撒一其島為西要）又其南為日向（横直皆三百六十里其島為多敢奴甫治豊前）之西北為筑前（横六百五十七里直四百里其島為沽獎為為加書則為加打野馬為多賣里為一島宇為奴挪為世加為經字里為多羅為吞那多為法哈嗟即傳多之别名也其北懸伊岐島海面五百里）西南為筑後（横直皆二百五十里）筑後之南為大隅（思述今之人訛傳為懸海其南瀕海之島為什麼島懸海乃大瀛州也大隅與日向薩摩等連壤名為九州）大隅之西為薩摩（六十里横直皆三百里其島為為貼孛喇為起麻子記為羊埋高為康國什麼為羅里為鏈馬里為強頭馬里為縣哥里為牟市米為仙壺為審孛署）豊後東南懸海為土佐為伊豫為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為癸路土佐豊後之間為佐加關（土佐至佐加關海面一百八十里佐加關至豊後海面七十里）薩摩之北為肥後（横直皆五百里其島為矛子世六為阿麻國撒為介陀為一國撒介島刺為開懷世利為加什逝）又其北為肥前（横直皆五百里其島為法司奴一計為客舍其内港不子為渦泊舟交易之處為倭麻喇為知十歪為法一漢為夜間迷為坐迷子為迷坐骨知為一掃骨掃為愛奴乎喇為世子為迷古里為火撒為喃哥牙為婆哥）肥前西懸海為平戶（[illegible]為松本二名為于喇為法麻撒几海面七里西北至[illegible]海面四百五十里）平戶之西為五島（五山懸海相錯而[illegible]其中其島可泊[illegible]）

大[illegible]過此[illegible]行[illegible]六日可望無山[illegible]陳錢
嶼下北島與[illegible]一千五百里與肥前相去四百三十里
里與平戶相去[illegible]五十里五島至山口必由平戶[illegible]過其
界為乃路為倭齊家為衣屋奴為通記為達奴烏喇為烏
苦為語北為多藝為伊岐橫直若七十里至對
哈達馬島二海面五百里為對馬島三橫
百里其南界為哥乃為拂乃哥世西北為堆沙
几一為山谷為[illegible]乃為知六摩為你他北為倭奴島喇
几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各島之人俱至堆沙几獄恩乃山谷三島開港
至高麗之則失多順風一十日約五百里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因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綜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綜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金堂蛟門絕大猫洋入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廚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關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岙壁下陳錢分綜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烏山兩頭拍三姑山入蟶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嶼烈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公入鱉子門豬山剛港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蹟潭而西犯大倉過馬蹟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角嘴分犯狼福山而犯瓜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猶東南也則犯淮陽犯登萊過牛[illegible]入鹽城則犯[illegible]海安入廟灣港則犯楊州由趙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倭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必究日月其停

稅之[illegible]之權若倭得而主之而其航橫所向一視乎[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不得而主之也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津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聞之[illegible]行者也而日本之民有貧有富[illegible]船而來或登商船而來凡在寇船皆貪與為惡者也山城君[illegible]令不行徒出空名於上非若我中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大上統之治也山口豐後出雲開三軍門猶中國總督府之義各以大權相吞噬今惟豐後尚存亦不過兼并肥前等六島而已前肥肥後筑前筑後豐前豐後山口出雲以貪滅亡山口原系國十一日石見長門安藝備前備後備中[illegible]冬乎不能也愚聞之軍志曰無恃其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斯言也禦倭之道備矣告自今大修祖宗舊制禁戢沿海姦引之人擇守令卑民生儲糗糧練精銳寇來則殺之入貢則撫之通商則絕之如是而亂有不息者吾未之信也

今按濟本清所記地名錯誤播磨作攝摩淡路作炎路之類是也華人不通方音故寄語之訛多又登壇必究第二十二卷有倭國事略與圖書編日本國序頗同山城君謂入子也自桓武天皇世都山城國平安城故明人稱之云爾

宮嶋，嚴嶋也。嶋有伊都岐嶋大明神，推古天皇時降于此地，威靈甚新。紀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蓋那根來寺也。按僧尼令曰：有讀兵書殺人、姦盜，依法律付官司科罪。王室衰，此法不行，諸寺僧習武藝殺人。豊臣欲施二萬石于根來寺，忌兵而僧等不從，遂一炬焦土山只。大內氏、豊後大友、出雲尼子氏。山口長子死，九州軍記曰：大內義隆無子，養土佐一條房冬之子，號新介。天文十一年，出雲之戰死。陶殿，陶尾張守晴賢。初大內氏屬足利，年年強盛，至義隆取諸州，居周防山口。天文二十年九月二日，其臣陶作亂，弒義隆，迎豐後大友義鎮弟義長為主，自擅國事。後為安藝人毛利元就所滅。嘉靖三十六年，當我朝後奈良院弘治三年。尼子，佐佐木之一族，世居出雲富田城。永祿六年，毛利元就圖之，尼子出奔。

殊域日本傳卷中　五

殊域日本傳卷中　六

今按此圖與三才圖會日本國圖大抵同而加詳國名倒置多訛昔大僧正行基作日本國圖載在于藤原公賢拾芥抄其圖不差云行基亦著國府記六卷古者民部省有閣帳數百卷又有六十餘州風土記志國郡郷里山川名義物產

日本國 考在回同館今移于此以便覽

日本即倭奴國在東南大海中依倚山谷高麗在其北新羅百濟在其西北地勢東高西下於闔浙爲東北隅王以王爲姓文武僚佐皆世其官有五畿七道各有所屬州以統郡其附庸國凡百餘自北岸去拘邪韓國七千里曰對海國又南渡一海千里曰瀚海國又渡一海千餘里曰末羅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伊都國又東南百里曰奴國又東百里曰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其次曰斯馬國曰已百支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呼邑國曰鬼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惟國曰烏奴國皆附倭境其國小者百里大者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不過一二萬自漢武帝滅朝鮮譯通漢者三十許國皆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即邪摩維是已光武中元初始來朝貢後國亂國人立其女子曰卑彌呼爲王卑彌死其宗女壹與繼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歷魏晉隋唐皆來貢稱習夏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或云小國爲倭所併因冒其號焉宋雍熙後累來朝貢

熙寧以後來者皆僧也元至元初遣使招諭不至因命使由高麗且介高麗王植致書諭意皆不報至十七年春二月顧殺國使杜世忠等世祖怒於是召范文虎議招募士卒代之踰年遂率兵十萬以往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文虎等擇好舟乘走棄餘衆山下衆推張百戸爲主將伐木造舟會倭來戰盡殲焉逃歸者纔三人終元之世使竟不至以上俱攷宇一統集志及元史

本朝洪武二年命臣趙秩往諭其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自後數歲一來後屢入寇且與胡惟庸通謀惡之著爲訓絕不與通爰命信國公湯和經略沿海自遼左至徐聞甚具詳具沿海圖志永樂以來嘗遣太監鄭和招諭諸夷日本首先納款乃給勘合百道許其通貢仍非時寇至十九年大寇遼東等處總兵官劉江盡殲之於望海堝海氛始熄百八十年海上恬安姦商造孽乘時跳梁入寇沿海內地自壬子至戊午幾至滔天幸而渠魁授首兇醜頓衰雖間或弗靖然要領絕矣故永安長策其猶須詳議乎

今按王以王爲姓者非也此亦猶北史隋唐書倭王姓阿每之類我天子開闢以來天照大神之孫而未雜異姓故不稱姓考功脩士命氏者衆子諸臣之制也雖天子之子王號有制存焉繼嗣令曰凡皇兄弟皇子皆爲親王女帝子亦同以外並爲諸王自親王五世雖得王名不在皇親之限三代實錄曰謹按天長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詔書稱夫王氏者王號止於五世資蔭不過六世典制斯在沿來浸久是以六七世賜姓及嵯峨天皇諸子繼體外賜姓令列於人臣勤勞于王室也其後四世賜姓以爲例近代自成親王之後號親王淸仁親王之裔任神祇伯者稱王氏此外無王氏高麗王植植當作禎高麗元宗順孝王諱禎字日新當元至元中

海寇圖說

給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由六朝及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風東北迅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而西風迅自此之彼約亦四五日程盡其去遼此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月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䑸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貓洋入金口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廚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關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淤山南頭相三姑山霍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嶼列表平石則犯紹興之臨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公入鱉子門瞰山則薄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過烏沙頭漫而西南北犯太倉過馬蹟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而入狼角山而犯瓜儀常鎭在大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陽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由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淸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

雖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月十月爲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刼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冦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因貢船或因商船而來其在冦船率皆貧而惡者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屬）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顏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此段乃出山鄭卜舍若曾所聞於蔣州曳萊庭云）

今按攝摩津州紀祝訛也當作播磨攝津紀伊今惟豐後強顏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六島名見前日本國序弘治永祿之間大友宗麟居豐後府内威震九州其所有之地凡六州然無道國日削詳在治亂記等書

海中泊舟

自潭岸山以北以西之海水淺多硬太船誤閣則破壞且無避風安澳兵船至彼如遇夜必須富洋下碇碇不能堅毋被急流飄去或夜半發風則尤危然多賴天幸非安計然則宜何曰錢塘江烏嘴頭浦内船兵一枝不可無餘則揀陸兵精卒一枝以待而嚴龕觜探遠諜焉庶救倉猝或曰賊舟何能至此曰賊用單桅小舟徑抵山邊闇乾登刼故必用陸兵追捕方不走脫若以兵船必高大方能勝賊如與賊舟則勝負未可必也今言禦賊於海也易毀非通論海上追濟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重則不用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有極大西北風也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澳兵船在海每日過晚俱要酌量收船安澳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計今晚收船何澳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海中澳港

沿海之中上等安澳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二十三處曰馬蹟曰兩頭嶼曰長途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港曰瀝江曰烈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曰梅港曰湖頭渡曰石浦港曰猪頭島曰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澳曰王環山梁澳等澳曰楚門港曰黃花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澳曰女兒澳中等安澳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蒲門曰觀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曰海閘門曰九山曰鬬溪澳曰牛欄磯曰且門曰大陳山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曰霓澳其餘下等安澳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姑山霍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宿若久恐風反則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開生無澳一面之風亦且難避可不愼乎

海戰用舟

海戰雖藉風潮全在舟械堅善今造以利徒既苦窳疎薄而軍數率詭名冒餉即執械下碇俱乏人故兵不可戰而舟難出洋甚者利倭焚燒以滅跡藉口弊焉極矣觀元兵至五龍山大風破舟然范文虎猶擇得堅好者乘以遁使能盡護破

舟弁山之人不自相爭猶可一戰以俟代不從艦而相棄如仇莽無約束遂致被虜俱殲同華飾穴可恨哉

邊海守備

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於萬里其大爲衛（置軍四千六百四十人）次爲所（置軍一千二百餘人）又次爲巡檢司（置弓兵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棊布彼顧大防故所在製　數百料大船八櫓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稍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如昌定海昌國貢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準（如三月爲頭哨四月爲二哨五月爲三哨號大汛至六月收港避風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爲小汛汛必回衛休息貴今各取印到單海物爲驗）至各港次界所則又設有木寨營備以步舍之而統指揮千百戸鎭撫總以閫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矣而歲久人玩法去弊生二十年來山頹瀾倒當事者見不可用遂別募以充遠徼以聚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因廢不講則亦懲咽之過矣自頃客兵驕暴鮮克宜勞故市外建言鄉兵似矣然猶名弗思終屬文具夫所謂鄉者對客兵而言豈謂荷鋤秉耒稍奴牧竪然哉竊謂衛所巡司軍壯弓兵之類宜因舊法潤澤損益之務足故伍或抽灸丁壯或僉壯士無論軍舍通融湊攢優與津給而以其半哨守其半團練更迭肆之俾皆可戰或慮一時未習不足應猝則暫留舊募與調之選以備緩急久之或可盡罷一守石浦而備焉雖然此特治其標末云爾若夫約已裕人宜民酌損脩明法紀變易風俗力挽衰頽驕冒之習務敦忠實節愛之政是謂自治是謂先爲不可勝則存乎其人焉矣

海中風汛

按海寇舊乘風汛易於爲備歲凡仲春東南風始迅番舶乃西北行至秋而歸今任其何風可轉帆僭發往者由新羅百濟至遼陽南下

本朝初由大小琉球迂繞福建至浙近乃發五島由八山霍山直對寧波不五日夜必至浙發則無時

海寇情弊

按國初吳淵穎論倭書說盡事情乃引辛毗對魏文帝之言曰罷我互市任彼貿易中國免激利之名外夷知效順之實計莫便於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爲寇商道既通則寇復轉而爲商彼其既犯國禁思圖苟安因呼引勢家同作奸當行之既久不免惹起奸圖大生覬覦時則不因商貢不通而實成寇心矣伏按國初禁海之例始因遺諭不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欲與閉絶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通商而止通貢所以正德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利市在彼國則強請勘合倭王遂不能禁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禍而漳寧泉承則甘蹈負固而縱肆橫行然以前狡僞未備華夷兩家行之既久倂力合作乃有不可知者推厥所原各爲行商之意而終貽地方之害能無慮乎

禦倭問答

問曰近日倭寇剽掠爲患倭來忽去備之無餘力攻之無定形何以保東南民社而安室家也曰聞諸洪武永樂間倭夷數犯而莫禦今惟漳寇耳且勅巡撫嚴督之是以激而變生欲弭之請考前之無寇者何謹微以防漸不必過嚴不治治

之而寇息矣

又曰禦海寇與山寇不同故禦山寇利用攻禦海寇利用守攻貴神速守貴招降是以憲臣廣投檄文以誘其從將臣勤加巡望以嚴其備則海寇得生而居民無擾也

又山禦寇無難在得人在據險在利器在足餉在令嚴夫統率紀綱士卒雁鼠人匪得也南藍田以及興福東龍王以磨琴室北武場以至楊村疎而且曠險勿據也戈矛幹脆而鐵綉甲胄線穿而紙糊器不利也歲久不支包侵爲弊朽腹稱貸妻子啼饑食不足也守而敵者無功退而逃者不罪令匪嚴也必總戎者身先行伍內守者勤加策應伏兵以絕汲道寫遠居民則徙之入城此保海鹽一隅之策若欲海寇悉平必須憲臣奏請沿海凡泊船處所多設市舶司有貨稅貨無貨稅船船出地方給以票証入皆好生而畏利化寇而爲良喜且因以裕國用矣

又曰破海寇其策有三防其源困其遁間其黨也沿海出船海口查其家註之冊誘其親屬俟寇回諭其降以自新不罪又嚴禁不使招引下船則在海者日減而無增此防之策也海寇食必須米飲必須泉截其掠米汲泉之路可也可泊之處悉立鐵尖樁椿隱于水面礙其來船可也詗其聚泊束芻灌油桴筏隨之順風縱火可也此困之策也或取重囚許釋其罪持檄往諭能殺大船寇首來降者賞以爵能殺小船寇首來降者賞以金登岸對陣投戈自降者不罪或用木牌硃漆書寫順流浮至海船聚處寇必取視自相猜疑而黨不固矣此間之策也夫用間自古長勝之策不特可消海寇而已也

日本國考

日本

日本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至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群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主最雄長者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掠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上使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臣我奉表來庭不臣則脩兵自固先是勝國時曾遣使趙良弼襲擊日本遂絕不通中國此秩至疑爲良弼後將叉之秩言今天子用夏變夷非蒙古比且曉以禍福王乃懼禮秩遣僧進方物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五年遣明州天寧僧祖闡南京瓦棺寺僧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寇海鹽澉浦溫州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寇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馬刀扇上曰此私交也亦不受令中書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庭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謝罪[illegible]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

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上日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廷用又來貢于是有林賢之獄日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益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是年遣信國公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二十二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採福建漳泉人爲戍兵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嵩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又刺都督楊文尋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守倭二十八年寇金州靖難後太監鄭和等帥舟師三萬下西洋日不遣

入來貢倂擒犯邊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縛置甑中烝樂二年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上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上爲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嗣益奸狡時時令各島人掠我海上九年寇磐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王還所掠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十七年倭賊數千分乘二十舟進圍望海堝遼東總兵劉榮率精兵設伏出奇斬首七百四十二生捕八百五十七召榮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寇象山宣德元年遣人來貢人船刀劍

不華我約束上諭使臣自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否受七年遣人來貢如約束受之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吊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即不如期倖臣幸無事輒請循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即從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焚劫屠掠慘毒不可言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臣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住海上寇盜稍息七年來貢十一年復寇寧乍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爲請于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言

張主客力言其不可許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弘治八年壽蓂來貢正德六年宋素卿來貢求祀孔子儀注不許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臣從子叛從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貨讌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餽市船大監以重寶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與相讎殺太監又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鎭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船禮部遂請罷市船自是番貨至不得市輒賒奸豪家久之奸豪欺負日積番人坐索不得償遂

出沒海上爲盜諸舶貨者利其速去以危言嚇官府出兵捕之番人益怨恨大肆殺掠而中國又多爲之嚮道於是工作瘋徐必欺毛醢瘋之徒皆我華人稱王海島攻城掠邑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紈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漳泉軍務紈勇于任事上章暴二三勢豪通番狀竟爲勢豪阻誣被劾恚憤卒其所任福建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繫獄於是群盜肆起益無忌憚三十一年殘黃岩掠定海全浙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參將剿賊時兵政久弛所在無備忬經略未幾群盜總至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猷出洋焚賊巢群賊乘風奔突倏忽千里徧略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淮揚十郡破昌國臨山霩衢乍浦清村南匯吳松江諸衛三

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皐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爲參將而以兪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道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皆歸嚢北忬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又出監督監軍素忌經天寵遂詔獄論死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戸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西江東稍得安寧浙東溫台江北淮揚尤被其毒時李遂巡撫淮楊以智略誘至廟灣縱兵殲之四十年賊破興化政和壽寧平海銅山寧德等郡縣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募浙兵剿平自是始更置政府総撤一新中外文武大吏悉心經略武衛稍振賊雖時肆寇掠多剿少利

沿海郡邑始免倭患矣

今按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八年源道義卒皆非也道義源尊氏之孫源義詮之子諱義滿法名道義也道義子義持嗣立法名道詮皆爲征夷大將軍八年僧桂梧等來貢梧當作悟桂悟住南禪寺號了菴王源義植征夷大將軍源義植道義之曾孫也大內藝興藝當作義細川高尚字下脫國字世法錄有國字是也高國細川勝元之孫也

討處倭酋

按平秀吉此酋起于厮役由丙戌至今不十七八年而篡奪兩者降諸島繫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奸雄之智與兵朝鮮席捲數道非我皇上赫然震怒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於盡爲俘虜不可謂無攻伐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徵

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曩時之所未有日夜圖度思得一逞不可謂無窺中國之心使其遣酋出衆乘風揚帆寇我沿海府郡備禦兵力容有未完一時勝負得失是未可知也然臣等竊料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酋欲爲秀吉之爲而思攘奪之者甚衆陰謀伐國搆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官義久殺其弟中書以自明義久不得已而佯爲降順其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豊後州官之妻爲妾民間妾女充塞臥內淫虐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囹圄父子兄弟不能相見共不勝其仇讐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科之擾而今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興大兵動大衆之舉而今則徵發騷然舉國鼎沸倭之人民何以堪命日肆殺人而虞其嗜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臥則移

徒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以事理策之秀吉之自底滅亡可計日而待也今夫謀動干戈驅無辜之蒸赤而欲盡置死亡之地此爲神明之所不與恃其取諸州之故智以襲朝鮮遇其破朝鮮之餘威思犯中國盡起國内之將爲無前之舉怒臂當車不量彼已兵驕者敗豈可長久且彼雖有萬之衆舶海而來我沿海舟師以主待客以逸待勞隨至隨擊勝算在我而又絕嚮導乖其所之彼未可以遽入吾地也戰艦雖巨而多離船則不能守守之則不能登陸而戰兵以數萬計日須數萬石之糧我堅壁清野使無所掠食則困斃立至昔嘉靖時倭犯浙直閩廣之間雖有生靈受其荼毒卒就殲滅曾無生還雖入朝鮮之倭不下一二十萬遇我王師僅一二三萬一戰退怯僨其死亡者過半其伎倆可知矣蕞爾夷邦主者不過

一匹夫之勇左右羽翼非素親信曾無韓白之略又或懷猶豫讓之謀故以臣策之此酋必不能得志于我而不戢自焚旋就顚蹶亦理勢之所必然今中外洶洶有畏蜀如虎之意者皆過也若夫封貢之說臺省禮部諸臣言之甚詳臣等無容復置其喙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將置山城君於何地崇姦悖亂乖紀廢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北虜俺荅之孫把漢那吉來投於我我執以爲質而彼卑辭求之因而還其孫那吉與之議通貢市假以王封先帝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挾之迹此一時機會偶有可乘而然而今非若此也王秀吉無故興兵聲言内犯陷我屬國東征之師相拒日久損失且多兇鋒戢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境上而我以細人之謀

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我封貢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昖奏稱倭賊方于金海釜山等處築城造屋運置糧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稱屠戮晉州死者六萬餘人尚可謂之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因非秀吉本謀然藉此名號以讋服諸夷益以恣其狂逞之志則秀吉亦姑阿從之行長小西飛諸酋懾于平壤王京之戰既未能長驅直入而入朝鮮者又死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喪師之戮亦姑假封貢之說以諂秀吉而緩其怒是以沈惟敬輩僥倖苟且之謀得行乎其間若我經略總督諸臣不過因惟敬輩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而錯視乎秀吉不知秀吉豺狼之暴狐兎之狡變詐反覆必不可以信義處者也故觀總督所呈請封表文末云世作藩籬之臣永獻海邦之貢

因封及貢其情已露於此蓋秀吉狂謀蓄積已久一封必不足以厭其意要而得封必復要而求貢求市得隴望蜀憑陵及我朝廷又將何以處之朝鮮李昖之奏亦謂賊兵仍舊屯留聲言待天朝准許封貢乃退又放出臣獻賊息無非所以姑緩天兵而求退兎計則倭酋之情朝鮮君臣知之矣今當事之議欲令倭盡歸島不留一兵于朝鮮以聽命顧彼方進兵攻掠肆無忌憚又安肯散兵還國帖然順從揆情度勢臣等恐其不能得此于彼也即使暫時退兵旋復入寇敗盟之罪又將誰責即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入寇不知秀吉度圖情形久著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遲速之間耳六十六州與朝鮮一國先和後取此其狡謀明甚奈何堂堂天朝而可下同於夷邦小國之愚耶伏乞皇上大震天威罷議

封貢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干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叛文武將吏及詔諭日本諸酋長以擒斬平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兇逆之夫而封其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奸權雄膽豪傑生心平秀吉一酋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等迂蕘以爲今日之計莫急於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於征剿何者倭酋倡亂惟在平秀吉一人諸州酋長多面降而心畏中間有可以義感者有可以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得非常奇士密往圖之五間俱起神秘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一獲元兇倭亂頓弭故曰莫妙於用間備禦之策頻年屢奉明旨申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竊惟遼陽天津兩地密邇京師一由朝鮮渡鴨緑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疎虞令倭得長驅而入震驚宸極此不可以不慮宜將東征之兵挑選或增募二三萬人遣大將二員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其什省直水陸兵防更於今日嚴爲整備俟其入寇五境或犄或角相爲戮力殲此不可恃其不來一日懈緩故云莫急於備禦然用間妙矣恐未可必得志於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丧膽於我臣等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乞

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征討特發內帑百萬分助諸省打造戰船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空虛出其不意會師上遊直擣倭國順命者宥逆命者誅彼秀吉一酋何能逃遁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者也故曰莫重於征剿或者謂興師遠涉爲費不貲當國計詘乏時何以堪此臣等計之山東浙直閩廣備倭兵餉歲不下一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一千萬兩又積之三五十年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剿所費不過一二歲之需而足若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處歲辨餉銀可以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矣臣聞元世祖嘗以舟師討倭致溺十萬衆於五龍山下說者恒以爲口實臣竊料雖雄且實當人不諳海上形勢當時將帥必多達官彼不習波濤不識風汛之人而驅駕海洋直顛倒沈溺雖百萬何用今在東南而用舟師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知風汛乘時而往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興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于今日也夫人情慮倭而畏其來又惟議株守而憚於往是以倭酋得恐嚇要求於我誠知所以備禦之策與夫攻伐之謀不慮其來復制其往則彼雖狡詐百出無所用之兵志所謂先聲後實又謂未戰而廟筭勝者此舉是也

今按嘉靖四十三年倭滋熾歷二十八年豐臣秀吉起有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將事于明堂々之陣不可與前海寇烏集之衆同日而語矣用干戈於朝鮮將渡鴨緑江一擧入明其志豈區々哉明人曰南倭北虜又曰中外洶々有畏蜀如虎之意亦非過情乎秀吉不屑朝鮮故不以四道爲采邑其大度可知矣然年老無長子亦無股肱心膂之人晩年有赤子欲以爲嗣殺猶子秀次不幾而身亦卒死此役也諸士暴露萬民汗血枕骸遍于野功不補患反失天下人心乃秀吉之失計不學之誤也明亦雖不破終爲大費秀吉數改姓始称平中称藤原終称豐臣日本有山城君在云云示四夷也言日本有君而亦加國

王號於秀吉則廢君臣大倫也此論正大由此觀之則知
足利號日本國王亦非也然明天子暗此理終亦封秀吉
爲日本國王
制倭八策
今倭之寇中國也雖自遼東由六朝及今實從南道浮海率
自温寧以入蓋其去遼甚遠去浙閩甚邇也其入寇則隨風
所之或由薩摩五島至琉球而犯閩廣或由五島歷天堂官
渡至烏沙門分䑸過韭山海鴨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
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若至李西奧壁下陳
錢分䑸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過南山而入大江在
大洋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則趨遼陽趨天津矣
其舡之入全亂風候大要春之後冬之前匪是者不利往此

入犯之大較也彼既出沒不一其地則海防不得不周彼既
往還不止一其時則海汛不得不謹所以制馭之策有八諸所
恒謀而兵足餉固將議援之類不與焉一激朝鮮而夾攻可
[illegible]二剿敵隱而勝算可決三廣用間而太首可折四奮火攻
而衆寡可易五重屯戍而險阨可固六嵬軼才而衆智可集
七得樞督而奇勳可奏八擒賊瑕而屬國可解區區小醜何
足慮哉
又卷之五十七
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
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於東路
亦莫便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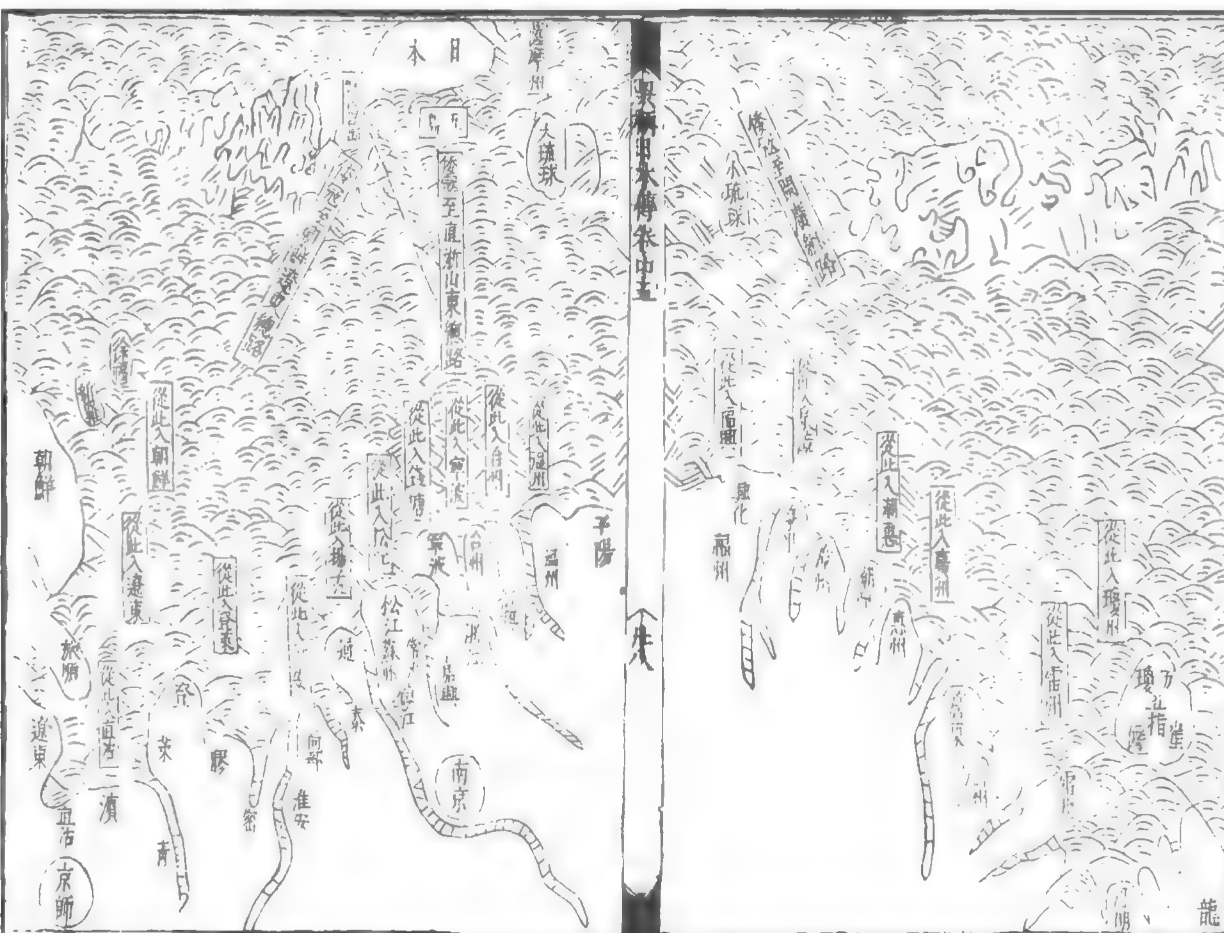
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
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出福建內地奸人
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能久延濟以物貨然後敢貿易濟
以嚮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泊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
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
愚聞漳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每百斤腳價銀不過叄分
陸行者價增二十倍覓利甚難其地所產魚鹽比浙又賤蓋
肩挑度嶺無從發賣故也故漳泉强梁狡猾之徒貨貲通番
愈遏愈熾不可勝防不可勝殺爲倭嚮導者官府繫其家屬
不敢生還歲歲入寇是外寇之來皆由內寇糾引之也福建
之亂何時已乎福亂不已浙直之患何時請乎唐荊川云倭
患始于福建福建者亂之根也誠哉言乎

福寧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左爲歐括海居東南右爲福
建居南面福寧尤當東南北三面之衝倭船入寇必先犯此
水寨之設職是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
海上有三山彭湖其一也山界海洋之外突兀迂迴居然天
險實與南澳海壇並峙爲三島夷所必窺也往林鳳何遷輝
跳梁海上潛伏于此比倭夷入寇亦往往藉爲水國焉險要
可知矣
浙海諸山其界有三黃牛山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榭蘭秀
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檀頭等山界之上也灘山滸山羊
山馬蹟兩頭洞魚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
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
下也此倭寇必由之道也

一曾聞宋以前日本入貢自新羅以趨山東今若入寇必此路但登萊之海危礁暗沙不可勝測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旱門劉公芝罘八角沙門三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所當備焉者也若白蓬頭槐子石橋鷄鳴嶼金嘴石倉廟沙灘亂礁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焉者也嚴出洋之令勤會哨之期交牌信驗習熟有素則他日廟堂或脩海運亦大有賴焉獨禦倭云乎哉

通政唐順之云禦倭上策自來無人不言禦之于海而竟罕能禦之者何也文臣不下海者則將領畏避潮險不肯出洋將領不肯出洋而責之小校水卒則亦躲泊近港不肯遠哨是以賊惟不來來則登岸殘破地方則陸將重罪而水將旁觀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連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迂海賊入寇之路以蔽吳淞江定海內地港口也國初設縣置衛最有深意云云

寧波生員陳可願云禦海洋之策有言其可行者有言其不可行者將以何爲定乎嘗親至海上而知之向來定海奉象一帶平民以海爲生蕩小舟至陳錢下八山取殼肉紫菜者不啻萬計每歳倭船入寇五島開洋東北風五六晝夜至陳錢下八分鯮以犯重浙直隸此輩恒先遇之有遇殺者有被擄爲郷導者因此諸山曠遠蕭條無居民守禦賊以深入總督胡公與趙工之議所由建也



沿海界倭要害之地

沿海自廣東樂會縣接南安界起歷海條奧爲文昌界鋪前港爲會逼界神應港豊盈浦爲瓊州界麻頭浦呂灣浦爲臨高界田禾灣爲儋州界牂詐山爲昌化所界歷白沙營爲感恩縣界大洞天小洞天爲崖州界牙郎澳雙洲爲凌水縣界七十二經牙山淡水灣爲欽州界華木營爲雷山爲靈山縣界青嬰池楊梅池平江池爲廉州界郡州爲永安所界泖洲爲康海所界潿洲爲錦農所界詞洲獨豬山爲石城千戶所界磠洲小黃程汾洲爲寧川所界青聚山羅浮峯爲神電衛界海凌山爲雙海所界小獲山爲海朗所界中獲山爲陽江所界大獲山爲新寧縣界西雄山鷄洲山爲新會縣界萬斛山上川山爲順德縣界石岐峯爲香山縣界蛇西山大南常

山爲南海番禺縣界爲沙洋爲白沙巡司界九星洋爲福永巡司界珊瑚洲渡杯山爲東莞縣界合蘭洲爲大鵬所界馬鞍洲爲鐵岡驛界寧洲山桔洲山爲惠洲界記心洋爲平海所界徐娘山爲海豐縣界大星尖山爲捷勝所界吉頭峯爲碣石衛前標峯爲甲子門所界陶娘灣靖海畧爲靖海所界大浮山玉嶼山爲潮陽縣海門所界小柑山爲蓬州所界大柑山爲大城所界大京山九猴山爲饒平縣界計五千里抵福建南澳山爲玄鍾界歷侍郎洲石城嶼爲銅山所界歷鴻儒嶼沙洒嶼爲陸鰲所界大澈嶼壁洲山爲鎭海衛界小澈嶼爲月港界舊浯嶼爲高浦所界嘉禾山大担山爲中左所界小担虎頭山爲金門所界大登山小登山爲福全所界大捕山小捕山爲永寧衛界埕埭峯獺窟峯爲崇武所界沙塘灣

爲惠安縣界嶼嶼白嶼爲蜂尾巡司界湄洲山爲南日山爲莆禧所界石獅峯小澳峯爲小海衛界埕中三江中爲冲心巡司界緇山王家嶼爲萬安所界六湖山碧水島爲鎭東衛界䪽門山爲蕉山巡司界日嶼月嶼爲梅花所界郎會城波礁五虎澳爲連江界下千塘四嶼所定海所界花瓶爲北茭巡司界飛鸞渡爲寧德縣界青山峯爲大金所界天千山丁家程大俞山三星山流江爲福寧州界計二千里抵浙江懸中峯爲浦門社士二所界歷長沙大昆山爲金鄉衛界鳳凰山爲平陽所界銅盆山爲沙園所界仙口雲渡爲瑞安所界大衢山海安港爲海安所界霓嶴被山爲寧村所界黃華港爲碧石衛界大巖頭爲磐石後右界荊山霓斗門爲蒲岐所界九眼塘斗門關爲三山巡司界了髻峯爲楚門所界

隘門隘爲隘頑所界省梅坑爲沙角巡司界大陳山石塘巷爲松門衛金淸閘西嶼閘冰淸閘皆朱文公所造爲新河所界金沙灘錯礁爲海門衛界海門港爲海門前所界五嶼爲桃渚所界三門山爲健跳所界石蒲港爲前後二所界古岙灣爲昌國衛界小目山爲爵谿所界西廚山爲前倉所界孝順洋白塗爲大嵩所界大射山爲穿山後所界洛茄山長白山爲中左所界大魚灣爲長山巡司界招寶山巾子山爲定海衛界金家嶴爲寧波界丘家洋爲慈溪界金墊浦爲龍山所界松浦港爲松浦巡司界黃山爲觀海衛界破山浦爲三山所界化龍浦爲餘姚界臨山港爲臨山衛界西海塘爲上虞界漁山蒙池臺爲紹興三江所界鱉子山爲蕭山界和尚山栲門爲會城界茶浦門爲海寧所界大衢山小衢山爲澉

澉所界扶溪山爲海寧衛界西海口馬蹟山北丁興殿前山淡水門爲乍浦所界計二千七百里抵南直隸三姑山爲金山衛胡家港金山巡司界上釣山中釣山下釣山大盤山爲青村所界蒲東爲南滙所界陳錢山茶山爲南蹌巡司界寶山爲上海界永字山分水礁海礁山綠淘港爲吳淞所界浪岡山顧涇港爲嘉定界竺箔沙送信嘴小團沙新安沙爲大倉界大陰沙管家沙爲崇明界福山狼山三櫂口爲通州千戶所界唐家港海門島爲泰州界亂沙新洋港爲鹽城界廟山淮河口鶯山爲安東界蚄山高公島爲海州所界清河口已頭河爲贑榆界旬島勞山島爲安東界孤者山爲石臼所界計一千八百里抵山東青沈峯歷胡家峯爲高港巡司界沙嘴峯爲靈山衛界黃埠峯爲夏河寨界洋河口闕字爲膠州界大

勞山田橫島爲鰲山衛界走馬峯爲卽墨界馬山爲浮山所界旬島赤島爲雄崖所界吾闕字徐福山爲大山所界巨嵩島爲大嵩衛界竹島爲海陽所界松島莫邪島漫雞島爲靖海衛界佛島爲津寧所界五壘島下勞山爲尋山所界歌馬墩洛口堡爲成山衛界海牛島爲不夜城界竇家峯爲百尺崖所界古陌頂爲威海衛界父島爲金山所界新安堡戲山峯爲寧海衛界海雞山爲奄龍河寨界武家庄爲馬埠寨界洋山爲萊州界八角島蜿蜒島爲登州界劉馬荏爲盧洋寨界沙門島爲解宋寨界單山爲黃縣界桑島爲馬停寨界龜島爲昌邑縣界敵末島爲壽光界都里鎭爲蒲臺界靑島爲利津界黃島爲賓州界直沽口爲寶坻縣界塔山爲盧龍衛界疏狹島爲中前所界牛車島爲中後所界孤山爲中右所界向陽

島界兒島爲金州衛界石灘島爲左所界東雲島黃駝島爲蓋州衛界屛風山爲復州衛界鳳凰山爲中左所界女兒河爲中屯衛右屯衛界遼河渡古寺島爲廣寧衛界蘇田島平島爲海州衛界湯站堡爲定遼所界臨江爲義州界計一千三百餘里爲鴨綠朝鮮界總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變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鎭或由大洋而風猶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

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防倭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賊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博人善造舟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間亦有之乃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夫廣東列郡十分爲三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剌加諸番烟烽稀曠東路東莞惠潮皆倭寇不時出入之地而東路爲尤要衛若柘林者則又東路控賊之咽喉門戶也無柘林是無木寨矣無木寨是無東路矣瓊州四面環海東西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群岡之中定安尤險稍或撤備門庭皆敵矣頃因辛丑之亂擧兵討平事雖大定險終在焉議者欲於羅活峒據以重兵斷其往來成伏噫必如是而後爲久安之計乎福洋烽火門

寨設于福寧州所轄官井埕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後官井添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鎭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五小埕水寨設于連江所轄安鎭北茭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當會哨者三日南水寨設於莆田所轄冲心蒲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澳港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浯嶼水寨設于同安上自圍頭以抵日南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接廣東大約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日南日南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長蛇防禦之法其能踰此耶總計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其要害地如晉江深扈獺窟興化冲心平海龍溪海門漳浦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莫有如福寧之尤險者三面孤懸海中如人吐舌賊入必首犯之舊寨設於州東北太十里三沙海面後焦弘倡議棄徙松山今必復舊而後可乎浙洋沿海舊設四總今增爲四叅六總矣四叅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一溫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爲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戸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爲里者四爲嶴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

不待取給于外非若普陀諸山比也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識其小而未見其大也蘇松爲畿輔望郡濱于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徑道因不能禦之于海致賊深入其禍慘矣今建議者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穴者各設陸路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爲直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路各將之領袖又于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于蘇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如嘉定之吳淞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叅將以爲水兵各將之領袖而又于中添設遊兵把總二員分駐竹箔營前二沙往來巡哨所以遠哨海洋而遮蔽港口也外內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于外洋下之可以循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乃若淮陽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三面限防考其形勢起自東南蓼角嘴姚家蕩綿延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裏其八爲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鎭也餘東餘西新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閘港也廟灣劉家庄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爲其出入至近逼揚州也曰上海所爲其逼新閘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爲其巨鎭而通大海口也須設三把總以尉之仍用陸路遊擊一員駐劄海安則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而西可以捍禦揚

州矣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介
之及者豈其無意于此哉良以山東之民便鞍馬不便舟楫
無過海通番之人爲之嚮導接濟耳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
三面受敵且危礁暗沙不可勝數非諳練之子舟且不保
何以迎敵而追擊乎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篙島劉
公芝界八角三門沙山諸島乃賊之所必泊而我之當伺者
若白蓬頭槐子口橋雞鳴嶼夫人嶼金勞石倉廟灣灘亂礁
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者當事諸臣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備之造舟選卒練習故事將來廟堂或脩海運以備
不虞亦大有賴焉獨禦寇云乎哉遼東古營并地也皆爲沙
漠花當告列迷諸部落在焉其面爲滄溟其餘氣爲朝鮮國
初設瀋陽遼陽二萬鐵嶺四衛統于開元以遏北狄之衝金
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東北藩籬可謂
固矣洪武初倭奴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人以禦北狄
之法而禦倭寇斬滅無遺海氛蕩熄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
二百年來邊備弛故倭敢遼犯哉但地方千有餘里馬步九
萬員名止藉山海關一路饋餉我朝北都燕而遼濟江南要
又自京師達于遼陽飛輓不繼何以食之此其患非渺小矣
邇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未多耳愚謂國初軍屯爲中之
綱至爲精當而大壞極敝司國計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當
專責幕帥而已也

閩　禦寇要地

漳之月港向爲倭之窟穴今改設海澄縣於防禦亦爲得策
矣云云

禦倭之船當高大則我能衝彼彼舟小不能當我也
我之長技在火器在長兵在筅筅居前而夾用長兵火器斯
爲善用長技者譚戚二公敗之于仙遊臨山其巢穴盡殲
之于廣東之界上用此法也濟倭之人在七大家之門幹在
我學校中一二無恥生亦或利倭之來相與將迎而利異之
如所謂程新所謂朱熙載者則軍門既當正法而予當黜革
其一二示警戒矣是在後來者加之意府倣循故事振飭焉
海氛庶可息矣

禦倭夷總論

禦倭之策謹條其事之大者蓋有七焉一曰議將二曰議守
令三曰議兵四曰議財五曰議援六曰議守七曰議防海此
七議者固游談之常言而當事者所易厭者也然而不可易
也云云

自明興以來防倭之法備矣當是時信國江夏築城起自登
萊至浙沿海凡五十九城費非不甚大也籍民丁四之一以
戍人非不甚勞也設置衛所聯以烽墩其故某纍然猶有存
者役非不甚廣也然且爲之亦見倭之不可不防而亟備之
遠謨創始慮終甚深遠也

異稱日本傳中之六引用書目

武備志　今按中引眞言傳皇字沙汰文等ヲ

武備志巻八十六

陣練制　練　教藝三　　　防風茅元儀輯

劍

間知中國失而求之四裔不獨西方之等韻日本之尚書也

刀

茅子曰武經總要所載刀凡八種而小異者猶不列焉其習法皆不傳今所習惟長刀腰刀腰刀非團牌不用故載於牌中長刀則倭奴所習世宗時進犯東南故始得之戚少保於辛酉陣上得其習法又從而演之并載於後此法未傳時所用刀制略同但短而重可廢也

影流之目録

猿飛

此手ハてきニ[illegible]太刀なり

虎飛

青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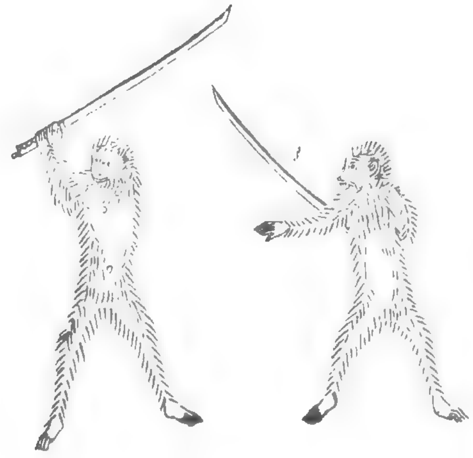
陰見

又敵　此太刀を[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事[illegible]切
[illegible]

猿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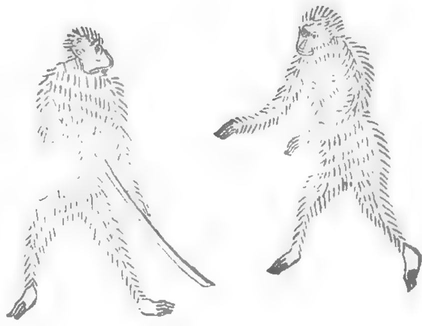
此手ハ敵[illegible]附
[illegible]太刀[illegible]此太刀[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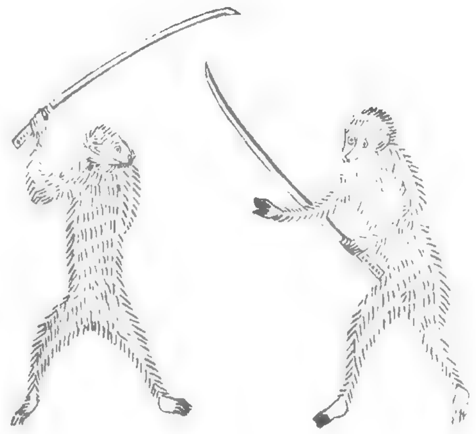
第三　山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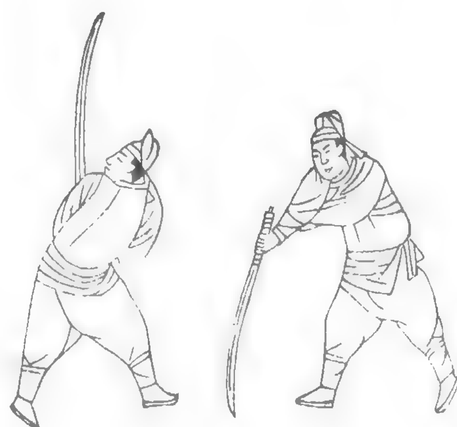
異稱日本傳卷中六

全





異稱日本傳卷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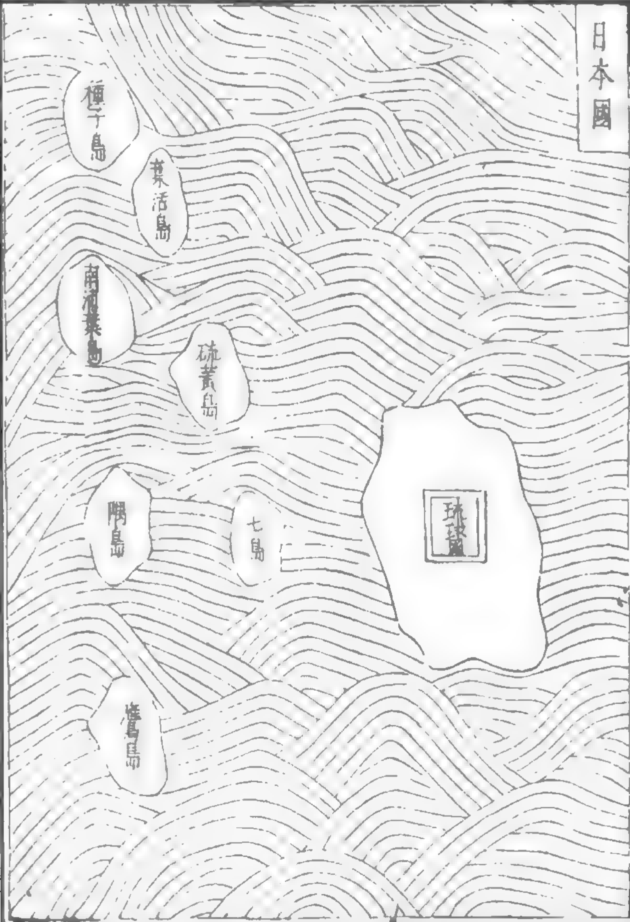


今按底少保底繼光辛酉明嘉靖四十年當日本正親町
天皇永祿四年影流日本劍術者流名也影當作陰凡日
本自古雖多教劍者源義經稱絕軌鞍馬寺有僧正谷寂
寞無人之境也昔權僧正壹演嘗修行佛道于此故名僧
正谷出貞言傳　世傳義經少年避平治之亂到僧正谷逢異人
異人教以劍術義經善習刺擊之法其後劍客相及乎
足利氏之季有日向守愛洲移香齋霜刃年久詣鵜戸權
現祈業精夢神顯猿形示奧秘名著于世名家曰陰流其
徒上泉武藏守藤原信綱用心損益之號新陰流有猿飛
猿回山影月影浮船浦波覽行松風花車長短徹底礒波
等手法茅氏舉猿飛猿回山陰虎飛青岸陰見之名而收
入國字傳寫之誤滲草有缺畫

影流之目錄　猿飛　此手ハテキニスキレハ意分太刀
タリ　虎飛青岸陰見　又敵ノ太刀ヲ取候ハンカ
ヽリ何造作モナウ先直偏カラス彼以大事子切ヲ意
婦偏幾ナリイカヽニモ法ニニキリテ有偏シ　猿回
此手モ敵多チイタス時ワカ太刀ヲテキノ太刀ア者
ス時取偏ナリ初段ノコトク心得ヘシ　第三山陰
蓋武備志所載有缺誤大抵應如是

又卷八十七
陣練制　練二十　教藝
鏡鈀
紀効新書曰此器自有倭時始用在閩粤川貴雲湖皆有
之而製不同乃軍中最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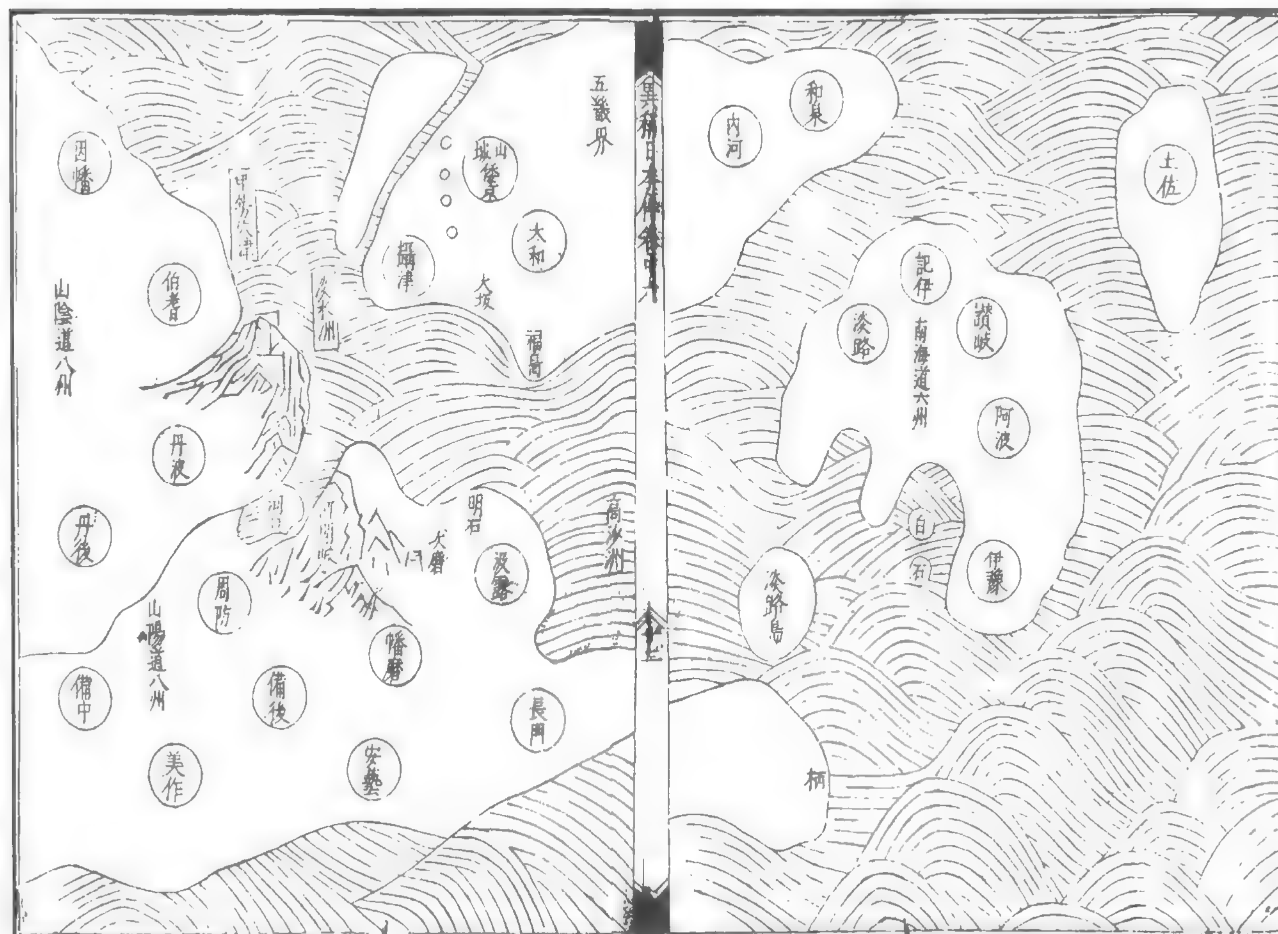
又卷二百二十三
四夷一
曰日本日本不患于古而患于今自元世祖以八荒來王之
威而不能加于日本日本將川肆天道然也幸一海爲之限
耳然其威有所加俱必越海而及之故不以爲難也國家之
患曰南倭北虜
又曰日本雖屢肆啓疆然志在通市得其道可願指使之
祖訓四夷條
正東偏北
日本國　雖貢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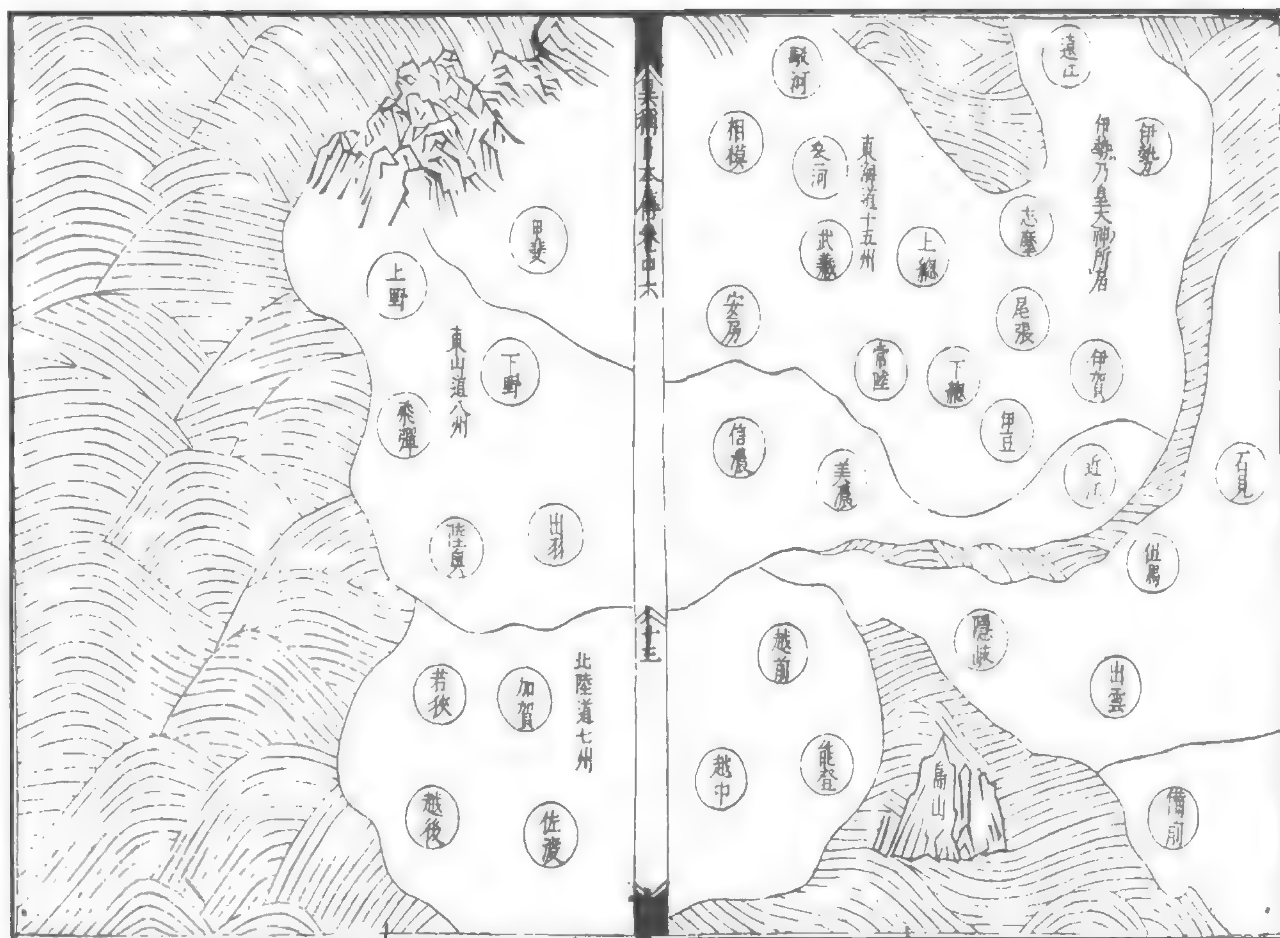


豊後
豊前
日向
大隅
筑前
西海道九州
筑後
肥後
肥前
京泊
阿久根
志岐
壹岐
朝鮮西地

自薩摩一百六十里海至壹岐壹岐一百六十里海至對馬對馬一百一十里至朝鮮西地登山

庄内
内浦
向島
薩摩
串木野
小松原
片浦
天草





今按右日本圖甚多訛方隅倒置文字差謬不煩斥正、惟伊勢乃皇大神所居之語爲是皇大神者一所大神宮總稱也二所神德洋溢宇宙故雖華人知其所居之地不失事實天照大神居伊勢者自垂仁天皇時始按日本書紀曰垂仁天皇二十五年三月倭姬命求鎭坐大神之處而詣菟田筱幡更還之入近江國東廻美濃到伊勢國時天照天神誨倭姬命曰是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浪歸國也傍國可怜國也欲居是國故隨大神教其祠立於伊勢國一云隨神誨丁巳年冬十月甲子遷于伊勢國渡遇宮丁巳年垂仁天皇二十六年也大神鎭坐事又詳見鎭坐傳記倭姬命世記等書豐受大神居伊勢者鎭坐傳記曰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垂仁天皇也）三十九歲壬戌止由氣之皇神（豐受大神也）天降于丹波國余佐郡眞井原泊瀨朝倉宮御宇天皇（雄略天皇也）廿一年丁巳冬十月一日倭姬命夢天照大神誨覺迎止由氣大神立祠於伊勢國度遇之山田原兩宋豐受大神與天照大神合明齊德自垂仁天皇二十五年至雄略天皇二十一年該四百八十二年或曰天照大神稱皇字豐受大神不稱皇字然俗謂皇大神者二所大神也承仁年中數有此議詳見皇字沙汰文其略曰皇號源起天祖流傳王家德侔天地則稱之義同太虛則號之夫兩宮者天神地祇之大宗君臣上下元祖天下大廟也國家社稷也長養萬物照臨群品故曰皇大神上古以來祕記貞觀延喜式文延久承德宣命稱兩宮皆曰皇

又卷二百三十

四夷八

日本考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二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衆點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其後天村雲尊立累傳皆稱尊神武天皇立累傳皆稱天皇亦間立女王時與中國通唐咸亨初改號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哈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至五龍山暴風舟覆軍盡沒終元世絕不通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上遣趙秩詰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毋患吾邊不能則善自爲備良懷言蒙古昔亦使趙良弼好語餙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

襲我也欲殺之秩爲具言所以來宣國家威德耳豈狙詐耶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瀕海郡縣迄無寧歲乃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之七年來貢無表又其臣氏久私貢並却之九年表貢詞語謾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却之已復納兵貢擬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而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摘民爲兵戍之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軍相勝敗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上賜冠服文綺金印道義捕獲諸島寇來獻賜賚甚豐封其山碑而

銘之予勘合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往封頃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酋皆倭人羣臣請誅之上釋歸畀書下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于上國爾罪在必討朕所以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其思之義持奉表謝罪禮其使遣歸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初榮偵倭至即伏兵望海堝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伏奔捕戮無孑遺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上倭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遂戢論功封榮廣寧伯宣德七年以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諭其王源義教明年來貢自後遞貢遞掠備嚴則貢備馳則掠與之期不遵我亦取羈縻不責大而已倭益肆無忌至焚官廬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女剖視賭勝爲樂慘毒不忍言至成化時廷臣始有

發憤議却其貢者而竟格不行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於其王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稙孱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謙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讎殺戕指揮劉錦袁璡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王源義晴復貢乞賜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却勿受夷性婪違約如故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恫喝官府以縱寇爲辭兵出

則張泄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直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盤據島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貪酷饑寒困苦者咸相率從亂東南之禍大作於是朱紈以巡撫浙閩之紈日夜飭兵嚴斜察上章暴勢家交通罪奸謀稍解紈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爲巡視浙經略摘發頗有斬獲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是時倭至無虚月也據柘林川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四出流剽而柘林賊最劇鏜戰孟宗堰大猷戰金山衞天寵令諸將兵賊烏程縣之烏鎭皆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勝踰大敗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狼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

海至文華素諂事大學士嵩貴幸顛指經經自以大臣爲上自重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兵機秘業已刻期不告也文華遂劾經養寇失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五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死西市以周珫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珫未幾去以楊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大衆掠江北焚漕舟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應天巡撫曹邦輔再戰再敗惟蘇松參政任環戰稍捷賊別部自日照登掠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莫能禦高埠賊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無算至蘇州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楊

宜罷去宗憲代阮鶚代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強徐海後至與之合參將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與戰於崇德三遇三克追踰橋橋陷兵潰禮死之賊進圍鶚於桐鄉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而宗憲欲搆二賊乃遣人至海所若爲紓詞者東疑之宗憲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即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莊官兵遂圍東巢盡殲其餘黨進攻海於梁莊海死別部據舟山俞大猷攻之未下會夜大雪大猷督兵進賊拒戰敗歸巢擁柵自固我兵縱火焚之斬首百四十餘級餘悉死巢中兩浙平其明年誅王直王直者歙人也嘯逋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舶巢五島中奸商王滶葉宗滿謝和王淸溪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

至撫慰甚厚而先是鄞諸生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日本使禁戢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行以諸生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往無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許俱至而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鬨然直至覺有異乃先遣王滶入見宗憲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寡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滶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臣王滶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與

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圖爭之強議者且謂其受直金欲貸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爲請直死王激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臯與賊遇白蒲諸將言宜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即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臯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秦州逼天長鳳泗即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過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合

兵攻圍賊因甚欲進剿使劉景詔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倭悉平其寇福建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巡撫阮鶚罷去王詢劉燾游震得相繼撫閩無尺寸功宗憲檄叅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塡河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所掠二千七百餘人歸乘勝勦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初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爲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攻陷興化總兵劉[illegible]去賊一舍而軍不敢戰後命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間繼

光至欲逃爲俞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軍薄戰大敗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集中無脫者文黨寇仙遊連江諸處盡討平之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未幾廣東倭亦爲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欲走副總兵湯克寛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詘生靈之塗炭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遺寇曾一本等復稍稍勾引入犯閩粤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衣食故反宜開市如諸番叅將太猷以爲倭與諸番不同諸番產物多舶至而徵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乃開之乎且倭能

營我者以我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分也吾以海爲壘以舟爲家明風伏嚴約束來輒去進倭亦颷來舍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爲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大猷習海上事後多用其畫日本稱王者自源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即藤氏其秉政者曰關白神廟初平信長爲關白雄驁能御下有秀吉者幼而賤勇猾辯才販魚而醉臥樹下信長出獵驚欲殺之以辯而免養爲義子更名森吉每出戰無不捷信長遂據二十餘州役其主而秀吉以賞輕頗怨望信長恐其叛乃令爲攝津鎭守大將已而信長爲部將明智所弑秀吉討平之廢信長之子而自立當是時乃萬曆十四年也至十七年盡幷六十六州矣嚴刑以御衆役智以誘叛故所嚮皆靡亦以是失衆心[illegible]誘琉球不下脅朝鮮朝鮮遂入貢次年將自朝鮮

入寇禁琉球弗我貢恐以洩其事琉球相鄰迴密以聞天子乃下詔責朝鮮壬辰遂自釜山掠朝鮮戊戌秀吉死始底定詳朝鮮考中其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西北至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爲和泉又南爲泖界泖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東爲伊賀山城之西爲丹波左爲攝津左之西爲播磨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波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左之西爲備中右爲因幡右之西爲伯耆美作之西爲備後之北境出雲之南境備後之西爲安藝出雲之西爲石見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谷國卽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西爲長門關渡在焉渡此而西爲豐前其南爲豐後又其南爲日向豐前之西北爲筑前西南爲筑後筑後之南爲大隅大隅之西爲薩摩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淡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薩摩之北爲肥後又其北爲肥前肥前西懸海爲平戶平戶之西爲五島北爲多藝爲伊岐極北則對馬島諸島皆有酋長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稟其號令內相攻強則役屬而豐後最大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入寇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豐前豐後和泉諸島俗喜盜輕生好殺每戰必單列綏步爲蝴蝶陣前一人揮白扇爲進止木弓竹矢以骨爲鏃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跣足閒用履土氣溫煖宜禾稻桑麻産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鐵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漆器扇刀劍鎧甲貢道故自寧波達於京茅元儀曰今我之禦倭者甚密矣然似密而實疏兵減於伍將玩於法器毀於敝然猶可言也唯是我之步卒不能當倭之利刃倭之木闘不能當我之戰艦故先正謂禦倭者必禦之於海設會哨之法謹戰艘之修所以事貴豫也今防汛者以捕魚爲業而舟楫帆檣敝者莫葺缺者莫補自失其險要將安弭至於絕貢市杜私販固萬年長策哉然亦未盡然也天地不能違人情而制道聖王不能違人情而制治我之利於倭者一扇一刀固遠物之不貴倭之利於我者絲絹針磁乃資生之必藉貢市絕則私販通私販通則寇掠啓私販則姦民藉致勾引之隱禍譏察愈致禁物之闌出貢市通則舍門戶之險延盜中堂均不可也而私販者日益其將吏防閑適所以啓賄冒法而入寄命人手賊昔則教之入寇今且教之造船使彼之船與我等便彼之習船與我等巧勝負未可知也故不如幾販物藉商名嚴冒禁核往返收其什一而挈其綱領順其性欲而杜其侵凌誠良法也昔者肅皇帝之禁北虜馬市也日再言者斬今竟以貢市收五十年之奠安制治因乎時耳東南之禍在於旦夕主國是者曷深長思哉其地理語言嗜好寇術特詳之左方以告來者

今按天村雲尊立者非也舊事本紀曰天村雲命度會神主等祖乃天孫之臣也以天村雲命爲我天子之祖茅氏等不知而作也道義義滿法名也義持義滿之子義教義持弟也義澄義教之孫義晴義澄之子日本稱王者自源氏源橘氏平氏以至秦氏卽藤氏者甚謬也源平藤[illegible]

倶姓氏也以源橘平秦即爲藤氏謬混之甚也據紹運圖姓氏錄等書源橘平倶皇別也源氏有嵯峨仁明清和村上等諸源嵯峨天皇弘仁五年五月八日勅皇子八人賜源姓自此以來有源氏橘氏出自敏達天皇四世之孫葛城王平氏出自桓武天皇皇子葛原親王之子高棟王源橘平之先皆爲親王諸王謂稱王者近是秦氏蕃別也秦始皇三世孝武王男功蒲王我仲哀天皇八年來朝應神天皇十四年功蒲王男融通王率二十七縣百姓歸化獻金銀玉帛等物仁德天皇時分置百姓于在在即使養蠶織絹貢之天皇詔賜姓波多用秦字言絹溫柔肌膚（肌膚和訓波多）雄略天皇時加大字曰大秦（大秦和訓禹都萬佐即委積增益之義古語拾遺曰言隨積溢益也）其先雖爲異邦帝王來於我朝臣僕也謂稱王者非也藤原氏神別也出自天兒屋根命與源橘平秦非同出自也天兒屋根命二十一世之孫鎌足有功賜藤原氏奕葉爲宰輔謂稱王者非也平信長爲關白者非也元龜五年十一月信長任右大臣叙從二位天正十年六月二日爲其臣明智光秀所弑十月詔贈太政大臣從一位無爲關白事森吉者訛也豊臣秀吉微時號木下藤吉郎訛稱之攝津鎭守大將者似是而非也天正十一年秀吉更築攝津國大坂城居之爲政於天下十三年三月任内大臣七月改姓藤原蒙關白詔其略曰名翼翔朝威霆驚世間禁闕之藩屏忠信無私居藤門之棟梁奇才惟異夫萬機巨細百官揔己皆先關白然後奏下一如舊典後亦改姓豊臣文祿元年當萬曆廿年慶長三年當萬曆廿六年

又卷二百三十一

四夷九

日本考二

茅子曰日本之地不甚廣而置道分州列郡甚夥蓋摹倣中華而後言之者也語言嗜好不明則無以知其情船舶利器寇術不詳則無以制其變故差次之

疆域（津要附）　譯語　嗜好　船舶　利器　寇術

今按疆域至於寇術下詳之矣登壇必究第二十二卷亦有之無異但嗜好下鄭若曾曰日本所貢倭扇描金盒子類皆異物也其所悅於中國者皆用物也彼有資於我而我無資於彼忠順則禮之悖逆則拒之不易之道也若狗其求而欲期許貢無端互市斷斷乎不可也

疆域

畿內部州五

山城大　大和大　河內大　和泉小　攝津大

右共統五十三郡

畿外部道七

東海道州十五

伊賀小　伊勢大　志摩小　尾張大　三河大　遠江大　駿河大

伊豆小　甲斐大　相模大　武藏大　安房中　上總大　下總大

常陸大

右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東山道州八

近江大　美濃中　飛彈小　信濃大　上野大　下野大　陸奧大

出羽大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北陸道州七

若狭小 越前大 加賀大 能登中 越中大 越後大 佐渡小

右共統三十郡

山陰道州八

丹波大 丹後中 但馬大 因幡大 伯耆大 出雲大 石見小

隱岐小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陽道州八

播磨大 安藝大 美作大 備前大 備中大 備後大 周防大

長門中

右共統六十九郡

南海道州六

紀伊大 淡路小 阿波大 讃岐大 伊豫大 土佐中

右共統四十八郡

西海道州九

筑前大 筑後大 豊前大 豊後大 肥前大 肥後大 日向中

大隅中 薩摩中

右共統九十三郡

島二

壹岐小

對馬小

共爲縣四百一十四戸七萬餘課八十八萬三千二百

二十九

津要

國有三津皆商舶所聚通海之江也西海道有坊津薩摩州所屬 花旭塔津筑前州所屬 洞津伊勢州所屬 三津惟坊津爲總路客船往返必由花旭塔津爲中津地方廣闊人煙湊集中國海商無不聚此地有松林方長十里名曰十里松土名法哥煞機乃厢先也有一街名大唐街唐人留彼相傳今盡爲倭也洞津爲末津地方又遠與山城相近貨物或備或缺惟中津無不有貿易用銀金銅錢惡經紀名曰乃隔依理錢鑄天順永樂洪武樣自洪武銀一兩換三百三十三文零用三文抵一分總錢千稱一貫每米一石常價一兩中國斛可三石絹段有花顏花者三四兩素二兩大紅七八兩

標語

天文

天 天帝

風 有味 加前

雪 計伏 依計 計六

日 虛露

雲 朽閉

霜 辞名 潚末

月 禿計

雨 挨迷

落雨 付挨 魯迷

星 休泥

霧 吉利

時令

早 來運 換發 擺

晩 搖撒

冷 田午 二字 水

明日 挨迷亞

前日 失多 阿月

明日來 挨阿打俚 皮

夜 搖落

明 挨介

幾 水換 擦

後日 星亞 撒

日暮 非路 挨路 牧

後日來 阿耶俚 段 核

午 非路

晴 水

今日 今以 呼

昨日 儆奴

今日來 耶介 俚阿

地理

地　泳　江　山　石　水　火　海　鄉

島名

山城　河内　攝津　伊勢　尾張　紀伊　伊豆
筑前　豐前　肥前　日向　薩摩　淡路　讚耆
太和　和泉　伊賀　志摩　三河　駿河　甲斐
筑後　豐後　肥後　大隅　遠江　阿波　伊豫

相模　安房　下總　若狹　越中　加賀　佐渡　美濃　信濃　女島　宮島　野馬島　下野
土佐　美作　備中　安藝　長門　丹後　因幡　出雲　隱岐　五島　遠島　陸奧
武藏　備前　常陸　越前　越後　能登　近江　飛驒　上野　男島　種島　多藝
山口　上總　備後　播磨　丹波　但馬　伯耆　石見　伊岐　出羽　小島　博多

竹島　平戶　佐加關　三島

方向

東　南　西　北　前　後

珍寶

金　銅　銀　水銀　珠　好銅錢　錢　黃銅　紅銅

人物

皇帝　大官　官　百姓　公
嫂　弟　婆　父　母　兄　妹　姊
舅　姪　女　孫　丈人

丈母　老　姐夫　小廝　人　誰人　生得好　長　聰明　乞丐　拐
叔　女子　明友　和尚　強盜　我　年少　貴　好淫　賊
丈夫　後生　老實人　賭子　外甥　主人　賤　年紀
婦人　女婿　孩子　親家　艱難人　獨眼人　徒弟　長子　生得醜　富　麻子　財　媳婦　你　貧　村

人事

要 撒水 水
不要 依怂
立 達子
等待 選剛
眠 羊烏 搿達 來

拿來 末未低吉反哩 末得哥已
拿去 末底 千古
相拔 括計 佉盃

亂說 思量骨多莫 話介久哩
看見 見路 述
不送 何理解 那貴
嬉 換 蒲

坐 搽路阿 搽校
病 依佯 哩子
掉 科備 彼
不 乃可氏奈禮 七字介以 ○
論 林 ○ 說 捲 補 邪

罵 覓彼計皮乃哩 話鸞眼獺
斷 計 因
齋 志眉 烏 烏關
論 論 遂 羊 爺 計 埋 木 續
睡 咨 路

去 漫陀羅 且多
在 何何 打 故 路 伊
房
不在 持論
來 何 吉 人 耶 哩

便來 伴地 的何 羊慢陀 如耶
回來 耶慢 慢 哩
便去 落 谷 路
怕 路 棲 路 陳

怪來 但 發下 古何 耶
送與我 慢 皮
愛惜 一 打 落 步 木
喜 羅 那 慕

出去 計一 一
前行 彼 雞 倭
行 換 門 多 龍
樂 哥 貢

說話 來 伖 納 悃
急慢 雜 罵 山 利 奴 骨
飲
獨

差愧 木 番 助 山
喫 何 科 貢
安排 蘇 路
不來 卧 味 盧

走 法 古
快去 法 計 古
打人 生 達 亞 代 迖
借 各 夾 腿 路

買賣 加 烏 一 一 腔
不喫了 禁 哥
唱 唱 夫
莫怪 乃 哥 醒 醒

多喫酒 何 鼻 賢 且
教 何 尤 水 路
喫酒 麻 黑 狡 雞
那里去 移 悚 都 挑

添 所 路 有 路 奴 多
行路 的 磨 益 減
曉得 个 打 个 犬 哩 火
賣 烏 鯨 六 路

叫人 奴
老實說話 置 益 孫 多 多
痛 一 水 哩
起身 倭 遂 的 後

多多喫了 煎 哥 行
遊 西 步
還了 說 數 也
不曉得 措 惧 不 失 打 路

殺 其 奴 阻 郎 賭
請人 家 雅 那 多
慢慢的 貫 得 貫 得
害 天

不賣 賣 烏 加 卧
恁麼 難 禮 烏 在
肚餓 熱 路 大 水
哭 乃 古

多少 一 頬 故 介
打 胡 子
有情 亞 奈 妹 乃
無情 亞 乃 妹 乃 吉 水
醉 遊 帶

換 皆 賀
無工夫 一 孫 水
怪 發 多 賴 堅 且 周
死 乃 大
腫 刺 大

喚 加 右
笑 亞 ワ 罷 ヒ
活 古
打 買 加 利
輸 埋 拉 計 利

傷寒 雞 骨
寫字 加 計

手體

耳 屏 目
口 骨 上
鼻 發 奈
眉 貢 尤
手 鐵
足 換 牟

心 个 个
頭 咨 發 獺 炭
鬚 黑 計
髮 指 述 夾 述
肚 發 頬

指 路 尤 皮
爪 利 卒 腿
齒 法

器用

小刀 屏 過 客 打 乃 乃 空
中刀 歪 計 柴 需
大刀 闘 打 中 奈 捷
刀柄 脫 介 哩

甲 大 路 買 水
弓 油 米
盒子 鵬 白
紙 加 美 倶 挟 秧
硯 孫 助 力 子 哩

砂 子 哥 利 措 依 路
筆 粉 地
墨 哥 陳 煤
薄紙 利 快 子 大
扇 黃 旗

鎖 素 皮
厚紙 沃 水 速
船 淨 泥
鑰匙 花 雞 坑 其

鏤 皮
磨刀石 依 水
泥鋼
針 古 法 利 法

泥金扇 黃 空 指 旗
箏子 發 仅 介
小扇 黃 法 哥 旗
箱
硯箱 徐 助 利 法

酒盞 硎 膝 加 計
鑷 拿 鋼 利 發 哩
漆 氷 覺 鳥 穎 賴
銀硃 指 失 水 藤 挟
鏡 丸 哥 曹 循 加

枕 埋 骨 穎 麻 骨 穎
麝香 射 哥
漆 水 諭
箒 不 奴
木香 木 哥

傘 隔 落 隔 曬
盤 柯 水 雞
沈香 沈 哥
節 法 水
碗 倭 吉 貼 灣

酒瓶 哭 箏 昆 皮
梯 課 水 飛 計
香 宜 哥

衣服

衣服 乞 麻 哩
靴 骨 都
鞋 水 托 里 失 其 里
箬帽 搖 婆 伊
錦 歪 帶

氈衫 述 奴
手巾 達 個 毋
綿布 木 棉
夏布 奴 棉 奴

襪 狀 麻 思

飲食

茶 解 素
酒 曬 箕
白酒 曬 邪 箕 東
燒酒 曬 隔 箕 辣
老酒 曬 福 箕 減

飯 咨
飲酒 乃 曬 加
鹽 收 火 河 烏
喫飯 阿 咨 羅 柰
醬 齋 氷

米 利 眉
油 挟 穎 蒲
大麥 崎 蒙
小麥 崎 柯 蒙
穀 倭 慕 米 米

羹 水 升 眉 路
荳 磨 米
肉 惣 惣
筍乾 大 吉 糯 古
醬瓜 米 河 糯 羅

花木

杉 松計　檜 雞哥那　松 堙止　梅 木鹹娑　芥 水懇辣　菜 茶
瓜 鳥堌　麻 背莫水入　茄子 皮刃泥

鳥獸

牛 胡水　狗 意奴　猪 豕豕　雞 抓泥撥提泥須多體　鵝 解加
馬 烏馬　魚 遊河　蟹 措泥　蠶 水失鞦　羊 羊其
鼠 眠子助末

數目

一 兵多多子坦多丢　一箇 个利　二 扶遠多子佚坦　三 密多子坦倏
四 學子做摳　五 意子難難多子　六 後子　七 子乃乃　八 效子
九 个個乃子　十 多　十一 多多達子丢　五十 大　百 法古
千 借一貫　萬 慢亦

通用

有 挨洛恚路　無 乃六　好 姚商鎖高蘆的　極好 明哥多　不好 出無乃
大 加奈小何思計　小 姑十發飾　少 素乃木吉　多 快河佛水州　遠 多佚
近 的個　瘦 　短 迷加　細相 快大　枋 路骨篩
厚 挨卒木　薄 温卒木　歪貨 不商頼水至　破 里半里鉄　不是 松出乃條
要緊 馬多合子　緩 慢慢大大　無用 設計　多有 何木柄　未 慢大
香 千水牌　臭 水飾

今按譯語多訛華人不通和語也昔王仁以漢帝之苗裔自百濟來于我國能通和語訓導國人誠非後世之所及也

嗜好

絲 所以爲織緗紵之用也蓋彼國自有成式花樣朝會宴享必用織而後用之中國絹紵但充裏衣而已若番船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斤直銀五十兩取去者其價十倍

絲綿 髡首裸裎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煖常因匱乏每百斤價銀至二百兩

布 用爲常服無綿紬故也　綿紬 染彼國花樣作正衣服之用　錦繡 優人劇戲用之衣服不用

紅線 編之以綴盔甲以束腰腹以爲刀帶書帶畫帶之用常因匱之每斤價銀七十兩

水銀 鍍銅器之用其價十倍中國常因匱之每百斤價銀三百兩

針 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貢道每一針價銀七分

鐵鍊 倭俗客至飲酒之後以茶酌之用鐵鍊懸茶壺不大不小者每一個價銀一十兩

磁器 擇其花樣而用之香爐以小竹節爲尚碗碟以菊花稜爲上

古文錢 倭不自鑄但用中國古錢而已每一千文價銀四兩若福建私新錢每千價銀一兩二錢惟不用永樂開元二種

古名畫 最喜小者蓋其書以爲清雅然非落款者不用

古名字 書房粘壁之用

古書 五經則重書禮而忽易詩春秋四書則重論語學庸而惡孟子重佛經無道經若古醫書每見必買重醫故也

藥材 諸味俱有惟無川芎常價一百斤價銀六十七兩此其至難至貴者也其次則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爲常

氈毯 馬背氈王家用青官家用紅

粉 女人搽面之用

小食蘿 用竹絲所作而漆飾者然惟古之取若新造則雖精巧不喜也

漆器 文几古盒硯箱三者其最尚也盒子惟用菊花稜圓者不用

今按嗜好不甚遠不自鑄錢者非也古者朝廷設鑄錢司鑄錢王思義略知之詳見引三才圖會上下

船舶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國者皆其島貧人向來所傳倭國造船千百隻皆虛誑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難於仰攻苦於犁沈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櫓不能轉戧故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今若易

然者乃福浙沿海奸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風鬭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凡倭船之來毎人帶水四百斤約八百碗毎日用水六碗極其愛惜常防匱乏也水味不同海水鹹不可食食即令人泄故彼國開洋必於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之類必停船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即壞雖甚清冽不能過數日也海洋浩淼風濤叵測程不可計過山而汲亦其勞耳盥額沐浴海水山水亦可用或云浴海水令人膚冽近訪之不然但黒肌膚而已倭奴有一秘法煮泉一二沸置之缸缶能令宿而不壞然亦不過半月久則不能也其至普陀必登者非換水亦非眞欲焚香乃覘兵防虚實耳

利器

刀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毎人有一長刀謂之佩刀其刃上又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剌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亦剌刀之類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長柄者乃擺導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以皮條纏刀鞘佩之於肩或執之於手乃隨後所用謂之大制

又有小裁紙設機刀出長門號兼常者最嘉又有作贄禮賀禮不拘大小名雖爲刀其實無用

上等曰上庫刀山城君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鎖庫中不限歳月竭其工巧謂之上庫刀其間號寧久者更嘉世代相傳以此爲上

次等曰備前刀以有血漕爲巧刀上或鑿龍或鑿劔或鑿八幡大菩薩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宮皆具形著在刃爲美觀者

如匠人製造之精不論刀大小必於柄上一面鐫名一面刻記字號以爲古今賢否之辨鎗劔亦然

鳥銃原出西番波羅多伽兒國佛來釋古者傳於豊州造鳥銃一門價二十餘兩用之奇中別州無此妙

倒火藥亦得眞傳用栢樹燒灰爲領次取硝滚水煮過三次硫黄擇明淨者爲之毎銃用藥二錢多彈遠中四季各有加減之方一銃總按三彈横直分發皆秘法也

寇術

倭夷慣爲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爲號一人揮扇衆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來又爲長蛇陣前耀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强爲鋒最强爲殿中皆勇怯相參賊毎日雞鳴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冊展視今日刦某處某爲長某爲隊隊不過三十人毎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横行薄暮即返各獻其所刦財物毋敢匿衆酋較其多寡而賞罰之毎擄婦女夜必酒色酣睡刦掠將終縦之以焚煙燄燭天人方畏其酣裂而賊則抽去矣愚謂我民勿徒邀擊專用此術賊至民間過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設毒也行術而開不入委巷恐設伏也不沿城而行恐城上拋磚石也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歩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數十日不爲勞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對營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砲衝陣必伺人先動

動而若突入故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遶陣後故令我軍驚潰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先以駭觀故吾目眩而彼械乘慣雙刀上誑而下反掠故難格鉅鎗不露竿突忽而擲故不測弓長矢巨近人則發之故射命中欲跡者其進取也欲揚者其逃遁也故常橫破舟以示進而突出金山之閩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勝山之去將野逸則遍城欲陸走則取梅或爲穽以詐坑或結稻桿以絆奔或種竹簽以刺逸常以玉帛金銀婦女爲餌故能誘引吾軍之進陷而樂爲吾軍之邀追俘虜必開壙而結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絶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虛實洞知賞豈降虜之工匠故器械易具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熟宿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關常一被重圍矣餌以僞賊而

逸之或披蓑頂笠沮溺於田畝或雲巾紵履嬉遊於都市故使我軍士或愚而披賊或疑而殺良江海之戰本非其長亦能聯虛舟張弱篷以空發吾之先鋒捐婦女遺金帛以彌退吾之後逐凡舟之艤墻左右悉裹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關間或附蓬而飛越即雷震而風靡矣寇擄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處爲簿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閘眞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爲前鋒寇還島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宜其鄰不知猶然稱賀

又卷二百三十六

四夷十四

海外諸國考

洪武二年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國

又卷二百三十九

四夷十七終

朝鮮考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爲燕人衞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殺之置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人改國號曰高麗居平壤即樂浪也已爲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益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嶺爲界國朝高皇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即位遣符璽郎偰斯齎金印誥文封顓爲高麗國王使者入謝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宮室壯乎頓首言東海之波臣惟朝夕禮覺王甚恭他未皇也遂諭王佛法非所以

治國梁武後世之前車也王其毋惑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無所其何震之有王國北接胡虜而南鄰倭虜創于此恐將逞于彼倭狡而貪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兵以固吾圉惟王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意中書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爲市非法請征其入而禁其出不聽五年顓請從耽羅國所留蒙古人及征蘭秀山逋寇報詔耽羅爾附庸也蒙古亦人耳爾何棄焉逋寇以朕命之傳報可致勿用兵頃之貢馬五十匹道亡其一使者以聞及馬至無惡詰之則使者所償也上責其不誠却之七年諭中書省臣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夷我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最高麗貢獻數使者溺海幾不返

甚失朕意永相其明以諭王八年顓弑死子禑嗣貢不如期却之羈其使周誼仍勅遼東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諡及嗣封不許十八年許之明年貢馬千疋布萬匹謝請易冠服不許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禑辭馬直上令給之二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廢禑立王昌歲中兩請入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定昌國院君瑤瑤嘗遣子奭來朝奭未歸而成桂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議司表言禑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虛無王命成桂莫適與也惟朝廷命之上曰彼夷耳吾何誅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語褻慢撰表者鄭總羈留之令遼東絕朝鮮且老請子芳遠嗣永樂元年賜冕服經籍從芳遠請也六年世子禔來貢八年獻馬萬

匹助征虜十三年表更立子祹爲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祹嗣宣德元年遣使賜祹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諭禮臣是書有國家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祹進海東青制詔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効誠而已毋金玉器祹再進再諭之已請遣子弟入學不許仍賜書俾學于國中正統四年建州夷酋凡察童倉逋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滿住以爲言詔問祹亡何凡察歸建州祹表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善卵翼而遂飛必索之凡察復言祹羈留其私屬請檄還不則隨以兵詔兩解之且慰藉祹國家以王爲東藩如凡察直夷酋之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心去留無恒王第善自備毋與較景泰元年賜祹世子珦冕服祹卒珦嗣三年卒子弘暐嗣稱而孱遂其叔瑈天順三年遼臣疏瑈私

與建州夷酋董山通已又殺毛憐酋郎卜兒哈累詔戒諭成化三年進海青白鶻却之時方征建州瑈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擒斬李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璽書褒嘉之明年瑈卒子晄嗣六年晄卒從子娎嗣復出兵助擊建州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幣并及其將士弘治八年娎卒子㦕嗣病風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子峼嗣未踰年卒子峘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奸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峘輒捕以獻上亦厚賜予答其意隆慶元年峘卒從子昖嗣李氏自成桂以來事朝廷恭歲時朝貢外慶慰報謝無常期行李道於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事則頒詔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始成桂立高皇帝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以成桂爲仁人子故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弑王氏四

王其後嗣當永樂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弑由嬖臣倫仁人誅倫立禑禑既立則道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懼于上國返其兵禑遂遜位于子昌爾恭愍妃安氏以禑昌皆非王氏不當立乃黜昌立瑤瑤復不道國人請命高皇帝立先臣旦瑤則郎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爲弑而虛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顧以爲仁人子皆寃甚乞下史館昭雪之神廟初乃得請其地之釜山者海口也與日本相對釜山之民向與倭往來互市無間有長子孫通婚姻者曰倭戶又曰麗倭時王昖久於位怠棄政事其臣柳承寵李德馨輩邪諛得政戎事廢弛故日本酋平秀吉乘之師起不兩月而封疆已失其半矣入王京王昖奔義州告急於本朝乃拜兵侍郎宋應昌爲經略將兵以勦之是時議者謂倭得朝鮮可以旦夕渡

鴨綠內寇畿輔外扞山東皆舉手之力故勅之者不惟恤屬國亦以杜它害而兵尚書石星入沈惟敬之說使往倭營說封貢星之意以倭之所以蹂中國者在不得互市耳可以長餌代甲兵與之封號如北虜西番以備四夷來王之禮固無所不可而惟敬乃譸張其說遂私許以帝女下降而其議兩抗而不入矣應昌薄軍平壤倭來博戰遂乘之斬獲頗多於是降議始有緒以詔旨宣諭之羅弁聽命去王京送還王子官眷百餘口言者謂應昌不任乃以顧養謙代養謙疏上與朝議不合亦謝病去乃以孫鑛代是時小西飛者報命因請封上以倭尚屯釜山乃庭詰之小西飛禁頹曰留軍待封使非敢有它懐乃鑄王印遣臨淮侯長子李宗城副將楊方亨往封之是時惟敬詛功多可得事使即不爾亦可介爾兩不

用宗城復銳矜不諳事謾罵惟敬惟敬思有以困之且倭營釜巢未肯輕去遂羈二使於倭營一歳度其窘以危言惕之宗城棄璽書而遁朝議逮宗城而以惟敬副方亨倭將行長清正始撤師冊使得渡海朝鮮陪臣從秀吉責朝鮮王子不親謝及朝引使者入見方亨前立惟敬捧印立階下良久忽殿上黃帷開一老叟曳杖挾二青衣而出即關白秀吉也侍衛呼噪二使匍伏老叟頗加詬讓行長曰此天朝送禮人宜優待之始出就館次日宴冊使惟敬方發言撤兵通好秀吉即怒曰天朝遣使封我我不敢辭朝鮮決不許和天使亦不須久留詰朝可即發我當再征朝鮮耳二使行至郎古耶將渡海倭酋賚秀吉書來二使謂謝表也發之乃檄責朝鮮列其三罪至釜山釜山倭營尚羈朝鮮將李元翼欲乘虛擊之

惟敬不可乃私市珍異爲秀吉貢物以施報而倭兵陸續渡海以行長清正與[illegible]義弘將朝鮮避兵願越本朝復議出師而兵已盡撤募者不至乃下石星於理時倭兵二十餘萬分五路而入不復掠財害殺唯據險守城爲久遠設施第敵本因糧朝鮮而朝鮮久遭兵燹公私無儲野谷未蓄故倭亦待秋而進鑛乃議設水兵於天津登萊以防其海道衝突自寧城至開城千四百里皆設兵守之據朝鮮形勢之半教其國兵以漢戰即山以鑄錢因地以開屯亦爲久遠設施未幾鑛亦去而邢玠代楊鎬爲經理惟敬度不能得之秀吉乃乞朝鮮僞百計說清正終不得懼得罪將竄降倭玠乃容按南原守將楊元擒獲之惟敬懼死乃以虛實報行長攻破南原得折林要路水陸並關入全州破守將陳愚衷遁時慶尚太半

已陷全羅之南賊皆橫行逼王京玠尚未出山海關朝鮮惟倚精經理鎬駐平壤不即進聞二城破始至王京漫無一籌是時朝議以朝鮮不自奮檄責其王苟媮率三軍死守社稷當大發兵餉以助討賊如自輕宗廟竄伏草莽求緩須臾中國豈得代爲屯戍弗持兩端以貽機務朝鮮王具言蔽殘請躬服櫜鞬以待指揮是時王京水路要害皆爲賊所得使其半由陸牽制於南半由水抄入於北則孤兵陷死地而倭犯旅順犯天津犯登萊無不可直踐中國第倭酋無雄略恐離海口易進難退故築營壘窖粟糧令麗民納糧免戮愈爲久遠設施而我得待兵餉之集玠未抵王京倭遊兵先至全義館距王京止百五十里偏將楊登山牛伯英敗之斬其驍將宗一枝倭氣稍挫玠至視知行長營在釜山清正營在蔚

生浦與諸將計曰我先攻釜山則倭據險阻我水陸失援必
危殆擣巨則可以裂據孫之虜東至東萊機張北至慶州蔚
山但必得水軍爲奇兵以牽其四面而陸兵方可出所患者
水軍弱耳乃合計步馬共得四萬餘并將高麗之軍萬餘以
高策爲中軍李如梅爲左軍李芳春爲右軍大將麻貴同經
理鎬自忠州烏嶺向東安而趨慶州專攻清正然恐行長自
西來援則令中軍扼全羅使不暇顧又摘三路騎兵千餘人
同朝鮮之師出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命平壤一帶備行糧十
二萬聲言大舉以搖其心分其勢水軍寡使瑣伏倭賊鳴鼓
爲疑兵倭敗遁則夾擊之盟師而發是時丁酉十二月四日
也至二十日兵會於慶州知賊巢於蔚山蔚山之南爲島山
二山不甚峻而城依山爲固中有一江可通釜山其陸路則

由彦陽亦可逼釜山麻貴將專攻蔚山分軍扼彦陽以絕釜
山之援李如梅等斬獲四百四十餘遂逼島山營遊擊茅國
器又斬獲六百六十餘遂將軍四圍困之十日倭食盡汲斷
至嚙紙飲溺并食以食善磷者而餘聽其餓死磷彈以碎鐵
爲藥可一發傷兩人清正固守不下俟我之怠許以降請鎬
信之疏報曰清正乞降臣不之許必當生擒以獻闕下老將
吳惟忠曰圍城必欲走而可擒也鎬叱之遂十日行長援至
然恐我師乘其後止抽精銳二千遍樹旗幟蔽江而下水兵
寡故不足以禦鎬震懼議正月初四撤兵先一日輕騎遁去
士皆奔竄清正襲之損失過半以是鎬罷歸二軍俱回屯慶
州桑淼以自固乃益召川廣兩浙之師而名將陳璘劉綎張
榜鄧子龍藍芳威等皆至以萬世德爲經理玠以地理阻嶮

山川險阻兵不可聚分爲水陸四路以李如梅十中麻貴主
東劉綎主西陳璘主水合師十萬各守信地未幾如梅鎮遼
以董一元代之世德猶未至玠即于九月二十日進師是時
倭據朝鮮七年于茲矣沿海千里分爲三窟清正仍據蔚山
行長則據順天義弘則據望津泗川麻貴與滿井當清正深
[illegible]川[illegible]兵以援之劉綎駐水源當行長行長寨逼于
海綎兵不能進乃誘行長出會以擒之每期則單騎候於道
行長漸信之而綎部下降倭洩其謀行長驚遁綎以兵追之
不利愈追之遂大獲董一元當義弘躬往宜府募家丁未至
裨將茅國器請以身當賊日有斬獲乃作檄諭之以攜其黨
黨有離心乃俟一元至大舉倭臨江固守勢若長蛇國器曰
觀其形勢以望津爲首首碎則立破矣然晉江不可飛渡當

以計得之邏騎得一婦自倭營來懷中出一紙畧曰此婦將
度異域吾憐而贖之天兵弗害也末曰知吾姓者今公之後
埋兒之父問吾名者有或之口無才之按國器賛畫諸葛緒
解曰此郭國安也以詔參謀史世用世用躍然曰郭國安華
人也往與共在日本誓自効於本朝今在茲可以間矣乃謀
調之知義弘尚在泗川主望津營者國安也乃遺書約之於
九月二十日伏火屯聚俟我師渡焚糧以應之至期如所約
遂大勝奪其營倭退守於泗川是日麻貴亦襲破永春焚其
營壘積聚二十一日西破昆陽焚燬殆盡三營既破我兵得
駐江南二十八日夜半襲泗川驍將李寧以先入失道陷沒
我兵反爲所乘及曉我兵四集倭奔敗遂斬獲數百倭棄城
奔新寨乃燒其東陽倉二十九日議取新寨即義弘所居也

國器曰倭雖敗而士尚衆倘歸大營其守必力攻之不下而援兵四集往事可鑑也不若先攻固城倭方挫未敢出救固城拔則新寨援絕此長策也一元御下屢勝擁衆曰疾雷不掩耳寨將不戰而下矣遂進師城幾破壞而木柵破藥煙障目倭遂乘之我兵大敗奔潰國器欲死守望津而諸將已不能軍乃還星州是時陳璘率鄧子龍等扼海道倭艇不敢横行忠清道有九龍島若不可燃尾禦將方日新過其處鎗驚木怪二十一軍盡沒十月世德至王京乃移檄倭營數秀吉之罪而嘆憫島民無辜八年暴露以感激之是時倭衆久思歸得檄心動值秀吉死其子金哥幼國中滑謀篡奪三將皆欲歸莫敢先發國器知義弘素怨秀吉可間也乃遣茅國科持世德檄齎金帛以見義弘郭國安從旁贊之義弘諾國安私謂國

科曰國有大故勢當疾歸所恃者釜山數月糧耳糧盡當歸矣已而清正糧果盡告借義弘義弘不許清正乃先撤蔚山之師義弘行長以次而撤陳璘俟其渡海以水師邀之鄧子龍深入後軍火器悞中其帆檣遂戰沒我兵戰益力倭不善水戰且無鬭志遂大敗覆溺於岸者爲陸兵所掩溺死萬餘斬首尚千餘級行長殿後發師猶在道爲劉綎所遏大敗之至是三路二十一寨悉蕩平是時戊戌十二月也我師歸朝鮮得再有其國焉至庚子善後始畢大司農計度支自玠出凡四歲用餉銀八百餘萬兩軍資不與焉玠卒子嗣四十六年奴酋犯順乃勅王整軍協勦經略楊鎬於己未二月十一日誓師而發鎬即故經略朝鮮釜山宵遁而罷者也起鎬田間議者曰無以謝遼士且不可使朝鮮聞也然事急莫敢

言者鎬以詔旨發其師暉命姜弘立爲都元帥金景瑞副之率士萬三千八人銃手居多朝鮮之習火器自東征始也其法以木爲牌並列如墻開穴置銃銃力頗猛鎬命屬於劉綎綎即征倭時大將也時當一面其道出寬奠與朝鮮近故使屬之而[illegible]一琦爲將焉綎之師頗有斬獲朝鮮再喪之餘稍知訓練亦能成軍虜覆他路將杜松假其旗幟以襲綎軍綎一琦皆戰沒朝鮮裨將金應河據山爲營嚴銃以拒虜中銃不退大風揚塵銃不能發應河據胡牀持大弓射賊力屈而死弘立與景瑞舉軍降次年天子下詔恤朝鮮之死事者命經歷程嵩（[illegible]）以二萬金往廷議又請以行人劉時俊（一本作行人司副）往且駐[illegible]以獎勵朝鮮士卒是時朝鮮使臣在京師以繼[illegible]東征之役官軍頗暴其民請自奉勅齎賚以往不敢煩

大役且言殘敗之餘未能整旅義州之駐無益事宜本兵黃嘉善遂請令頒齎勅賚如所請而時俊駐寬奠則我境也非馳率外藩之意矣時俊辭遂罷其使是時奴嘗以威脅朝鮮朝鮮懼遂陰與通而陽謝於我邊臣有言其餽鹽米與虜者言路以爲言王暉震恐乃表各行人失辭請命專使齎由其遂辭緩禍非敢陰餽鹽米疏留中其地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略倣中國以田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尚鬼惡殺男居女衣知文字喜讀[illegible]上下威儀燦然可觀矣山川龍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細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稍魚昆布秔黍麻榛松人參茯苓其貢道由鴨綠江歷遼陽廣寧入山海關達京師成化中若女直邀

則請改流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寝
李子曰葉少師嘗謂隋唐之際高麗勁矣明興濡沫皇風雅
且詩書爲冠帶國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携有
德亦先世之遺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於今弗替可謂盛
矣而邊保ト久稍弱成形高皇前言微於左卷神聖豫謀曷
可忽哉公有感也高皇豈特謂其弱哉知其弱則不能守
不能守則必者是附唯強者是附則不可責以忠義望其
固亂矣今李氏宗社失而復存朝廷之德實與天並通者東
事紛紜陰陽天下不能無望焉夫成桂之於王氏何如
成奪其國以至於今故洪武末年令遂夏絶朝鮮且著之祖
訓莫朝鮮之再通自永樂元年始也董山之叛亦陰受其爵
此此八道女直之始也今禮義修於外觀望存於中我恃其服
僞怨其慢異日隱憂恐有不出高皇豫料者可不戒哉故詳
其疆域于左

疆域

京畿道
楊根郡　豊德郡　水原郡　漢城府
開城府　長湍府　楊州　廣州
潤州　驪州　果州　谷州
坡州
交何縣　三登縣　土山縣

江原道
竹城郡　平海郡　通州郡　寧越郡
松岳郡　旌善郡　高城郡

江陵府　淮陽府　三步府　襄陽府
鐵原府
原州　江州　槐州　淮州
平康縣　安昌縣　烈山縣　麒麟縣
[illegible]泉縣　丹城縣　蹄麟縣　蔚珍縣
瑞和縣　歙谷縣

黄海道
遂安郡　延安郡　平郡郡　平山府
瑞興府　承天府　黄州　白州
海州　愛州　仁州
安岳縣　三和縣　龍岡縣　咸從縣
江西縣　[illegible]州
牛峰縣　文化縣　長淵縣

全羅道
靈岩郡　古阜郡　珍島郡　全州府
南原府
羅州　濟州　光州　昌州
萬頃縣　茂長縣　鎮安縣　扶安縣
金溝縣　康津縣　興德縣　黄城縣
樂安縣　昌平縣　濟南縣　會寧縣
[illegible]縣　臨波縣　古阜縣　南洋縣
高[illegible]縣　扶寧縣　麻仁縣　渚城縣
海南縣　神云縣　務安縣

慶尚道

蔚山郡　咸陽郡　熊川郡　陜川郡
永川郡　梁山郡　清道郡　密陽府
金海府　善山府　寧海府
安東府　昌原府　慶州　泗州
尚州　晉州　蔚州
東萊縣　清河縣　義城縣　義興縣
聞慶縣　巨濟縣　昌寧縣　三加縣
安陰縣　高靈縣　守城縣

忠清道

清風郡　溫陽郡　天安郡　林川郡
忠州　衿州　興州　清州
靖州　禮州　公州　幸州
洪州　永春縣　扶餘縣　保寧縣
報恩縣　石城縣　連山縣　燕岐縣

咸鏡道

端川郡　蜀莫郡　寧遠郡　咸興府
永興府　鏡城府　安邊府　會寧府
延州　德州　開州　惠州
蘇州　合州　燕州　階州
利城縣

平安道

加山郡　价川郡　郭山郡　云興郡
熙川郡　宜川郡　江東郡　慈山郡
龍川郡　順川郡　傳川郡
平壤府　見仁府　成川府　寧邊府
定遠府　江界府　昌城府　今蘭府
廣利府　安州　靈州　青州
定州　朔州　昇州　平州
撫州　常州　義州　宿州
銀州　鋼州　渭州　鐵州
買州
孟山縣　德川縣　陽德縣　江東縣
中和縣　泰川縣

今按豐臣秀吉將有事于大明用干戈於朝鮮武備志租志顛末近世記此事者圖書編皇明實記朝鮮懲毖錄我征伐記小瀨氏記家譜等書也事繁不遑枚擧朝鮮考所謂小西飛者小西飛驒守如安也郎古耶郎當作那那古耶肥前國名護屋也行長小西攝津守行長清正加藤主計頭清正與哥下文作金哥指金吾秀秋也秀秋者秀吉夫人高臺院兄之子秀吉以爲子義弘嶋津兵庫頭義弘茅國科爲義弘囚在薩摩秀吉薨後我國送還諸囚萬曆二十八年（當我慶長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明提督總兵官都督李（闕）諭日本國諸酋長朝鮮世奉天朝正朔不失臣節故加其義而列之藩國如遇外寇侵陵必相救援此天朝柔遠字小之仁也往者關白逞兇狡焉啓疆虔劉其人民焚毀其廬舍走其君臣而掠其玉帛與爾國有不共戴天之讐者我聖天子赫然震怒不吝帑金不斷糧餉命將興師驅逐憑陵還其土地

復其宗社此俱往事今無論已顧朝鮮爲爾國破殘者
衰未甦元神未復聖天子惓惓軫念屬藩慮其衰弱不
能自振乃專敕經理撫院遴選本鎮提督按撫將領提
兵十萬分守要地善後朝鮮爲屯牧長久之計且簡書
諄諄惟務蕩平外寇殄絶片帆戰守機宜本鎮專責即
今爾輩返其原使似有悔心之萌但連年戰爭干戈相
向即一旦改心易慮誰復信之但今送還人役乃昔年
三提督所遣本鎮繼來朝鮮安得與聞第念爾國不爲
使人不戮俘獲遣將輸誠翻然有恭順之意乃特加爾
優賚發還此後毋得假事差遣窺伺海濱雖一介相通
亦所必僇且朝鮮既奉我命令亦不敢擅自通和自起
昔年招侮之漸爾國雖越在海外亦我天地覆載赤子
也誠能無事侵陵恪守境土我皇上天地存心亦且包
容茹納盡收之覆載中矣豈獨愛字朝鮮而故仇爾國
耶爾其思之如諭奉行自此我與爾終絶年年商船來
互市于　我余親見諭故載之

異稱日本傳中之七引用書目

續文章正宗今按、中引綱鑑性理大全

續資治通鑑綱目今按、中引神祇本源

大學衍義補

聽雨紀談

五倫書

不求人

皇明世法錄今按、中引袋中法師記南浦文集等

普陀山志今按、中引道元禪師傳

遵生八牋

事林廣記

唐詩歸

明詩選

唐類函

博物典彙

音韻字海

大明一統賦

儷語編類

弇州稿選

續文章正宗卷之五

後學　浦陽鄭柏　選輯
後學　義烏王稌　校正

吳萊

論倭

臣愚不佞按今之世提封萬里東西止川所出入南北皆底於海邊徼無烽燧之警士卒無矢鏃之費外夷重譯鄉風效順梯山航海莫不來獻方物漢唐之盛所未有也然以倭奴海東蕞爾之區獨違朝化三十餘年奉使無禮恃險弄兵當剪其鯨鯢以爲誅首可也而迄今未即誅竟者有說乎臣切即前事觀之海東之地爲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州紵嶼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千百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粟米以爲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爲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容廆嘗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遂逃歛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昔雖至弱猶敢拒中國之兵況今之恃險且十此者乎鄉自慶元航海而來艨艟數千戈矛劍戟莫不畢具銛鋒淬鍔天下無利鐵出其重貨公然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焫城郭抄掠居民海道之兵猝無以應追至大洋且戰且卻戕風鼓濤洶湧而後失於指顧相去不啻數十百里遂無奈何喪士氣虧國體莫大於此然取其地不能以益國掠其人不可以強兵徒以中國之大而使見侮於小夷則四方何所仰觀哉唐太宗擒頡利而靺鞨來朝太宗曰靺鞨來突厥既服也今倭奴不及於突厥遠且居其內屬如靺鞨者又多臣恐其有効尤於後也以臣度之倭奴之國去高麗耽羅不遠今戍高麗耽羅者當不下數百萬戍慶元海道者亦不下數百萬每歲水敵以作士卒之氣大艦數百薄海上下然迄未能以兵服之者地絕大海險故也間往征之三軍之士感激鳴咽曾不再見父母妻子颶風連晝夜大魚跋扈驚觸高桅動努不暇發齒舌相視不幸而有覆艦之虞衣衿結聯溺死枕藉幸而一存拔刀斫弦手指可掬雖親戚不相救援生死尚未能保何暇較勝負者哉昔隋人統兵十二萬人伐高麗高麗終拒守不下所恃者鴨綠一小江耳今倭奴之強固不如高麗而大海之險甚於鴨綠水者奚啻幾十倍其人率多輕悍其兵又多銛利性習於水若鳧鴈然又能以攻擊爲事而吾海道之兵擐甲而重戍無日不東而望洋而歎使其恃強不服雖盡得而剿之摧朽拉腐也彼乃肆然未嘗一懼非恃險也何敢若是吳嘗浮海伐夷州矣獲其人三千而兵不助強隋嘗浮海伐留仇矣拔其城數十而國不加益也何則人非同我嗜欲弗能生也地非接我疆土弗能有也爲今之計果出兵以擊小小之倭奴猶無益也古之聖王務脩其德不敢勤兵於遠當其不服則有告命之詞而已今人往往遣使臣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有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魏文帝詔辛毗曰昨來權獻徑寸大珠今欲求之易若辛毗對曰聖王惟德之務因吳畢獻方物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今不若罷我互市從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知効順之實計莫便於此彼倭奴者心嗜利甚我苟不以利徼之雖不煩兵猶服也何以知

其然也漢建安中鮮卑軻比能寇邊東三郡其後來朝則詰之曰我雖夷狄亦人也禽獸猶知擇美水草以居况我人乎哉前者守臣擾徼我以利使吾不得畜牧吾故叛去今反其洗吾故來又况倭奴之人稍知文字豈反不及軻比能耶而獨不知効順者此臣所以日夜扼腕切齒爲朝廷惜也臣年長矣每思傅介子班超之所爲慨然嘆息使二子不自奮於絶域未免爲田里之匹夫功或不成於漢朝至老死亦無聞於後世臣自揆不能知二子之智而欲有二子之功罪不容於死幸而朝廷假臣一命奉其告辭得往諭之亦一奇也議者必曰鄉曾數遣使猶不得要領近自對馬絶景等島渡大海經邈太宰府高麗躭羅沮撓百出留使臣不使遠見中使宋護排垣破戶喧呶詬號兵燧交舉後雖僅得其使介來廷

終至渝平而不服意者一二泛使之遣未足以服之乎自臣觀之今則高麗躭羅已服耶未服者倭奴而已然亦不勝其憚矣故今遣使不可與鄉遣使並論也臣必謂其王曰海東之地曾不能當中國一大州其兵衆之多寡可料而知也以今中國之盛不即加誅於海東者天子之德不忍煩兵於遠非有愛於海東也鄉者王之衆航海而來驚我海道之兵且戰且卻王之輜重喪失者太半而我曾不損一毫三軍之士忿然含怒甚惟寐忘之嘗慶元海道者莫不被堅甲蹶勁弩帶利劍飛艫蔽海而東超足距躍輕風濤萬里之險决死生以問罪於王兼之高麗躭羅之衆其識海道習水性與王國同是王數面受敵也然迄今不即加兵者意王猶有人心欲以禮義服之又不忍煩兵以苦王以故遣使臣來今朝廷攻王之土地非如伐夜郎略朝鮮可以置城守也雖得之越海弗能有也寶珠金帛積如丘山不恃外夷之貢獻也殊方異物來獻于廷又不假王之重貨也罷我之互市從王之貿易吾土地之所產王反得而用之也然王之名物不譯於吾人也久遏隙一開市易且有禁非王之利也且夕大兵且來王必悔之若聽使臣是得效順之美名而免受敵之實患也此臣喩之之說也

今按吳萊元處士不仕山居窮經史以著述爲務善論文門人私謚之曰淵穎先生見袁了凡綱鑑無城郭者非也颶風連晝夜大魚跋扈觸篙梅動弩不暇發齒舌相視等語善形容之又曰其人率多輕悍其兵多銛利性習於水若鳧鴈然能以攻擊爲事此論我國風甚是鴨緑鴨緑江

在三韓觀性理大全黃河長江鴨緑江天下三大河之其一也日本書紀所謂阿利那禮河是耶阿鴨也利緑也二字聲音那禮二韓河之俗語見日本紀節江也再謂河者猶佛書梵漢並舉例矣　隋人伐高麗日本書紀曰推古天皇二十六年秋八月癸酉朔高麗遣使貢方物因以言隋煬帝興三十萬衆攻我返之爲我所破故[illegible]貞公普通二人及鼓吹弩拋石之類十物并土物駱駝一疋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三

明　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商輅等續編

庚辰 元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七年冬十月以阿剌罕爲右丞相復大發兵擊日本

今按至元十七年當日本弘安三年

初帝屢遣使往諭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略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命阿剌罕爲右丞相范文虎洪茶丘等爲右丞李庭張抜都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十萬以往時高麗王賰來朝願益兵併擊之加賰行省右丞相

周憲恭

［發明］復者已甚之詞所貴乎天子者以其禁暴誅亂而已書稱胤征之言曰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討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無非奉天伐暴之師故曰三代之師若時雨今日本窮荒小夷初無跋扈如有苗又無怠政如羲和何爲窮兵黷武較勝於遠夷乎世祖初平天下而志存征伐遂使繼世之君襲爲故事稱干比戈其禍可勝言哉故不曰討而曰擊一以見日本無罪一以譏元之黷武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十八年秋七月阿剌罕卒于軍八月諸將棄師於海島而

阿剌罕既卒詔以左丞相阿荅海代之未至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衆推張百戶者爲帥方伐木作舟爲歸計日本覘知之率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未幾得還者財三人

［發明］書卒于軍喜死事也然何以不書其官蒙上文也書棄其師罪諸將也自去冬書擊日本至今年秋書棄其師則是玩兵黷武至於經年功既不成果棄師旅其罪可勝言乎雖然棄師者諸將之罪而行師者世祖之責王者以天下爲度以四海爲家區區小醜烏足與之爭衡哉目書于册交罪之也

張時泰

［廣義］日本懸居海心藉使得之不過珍玩而已豈有人民賦稅供給其上者　綱目於大書分注備載元人敗衂而還者所以志其貪婪之失也

今按至元十八年當日本弘安四年

癸未

二十年三月復命高麗王賰及阿荅海發兵擊日本

帝憤日本襲殺島中軍命高麗王賰及阿荅海領征東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及造船五百餘艘民不勝厭苦中丞崔彧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昂吉兒亦以爲言皆不從

［發明］魏相曰間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以爲不知此兵何名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帝自混一以來征日本之師兩見綱目前既征之無功棄師海島今復發兵征之是亦不可已乎以萬乘之君較勝負於小醜豈不深可恥哉故書以著其失

今按至元二十年當日本弘安六年

甲申

二十一年二月遣王積翁使日本未至舟人殺之

帝以其俗尚佛遣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今按至元二十一年當日本弘安七年如智補陀寺住持也普陀山志曰至元十年住持如智建接待寺云云

丙戌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

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答海洪茶丘等再擊日本敕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於合浦有司徵斂大爲姦利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時[illegible][illegible]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東民大擾盗賊蝟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况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

今按至元二十三年當日本弘安九年

又卷之二十四

己亥 成宗皇帝大德三年二月遣僧一山使日本

江浙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復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往使而日本竟不至

[發明] 往使絕域必得忠義明智如宋之洪皓富弼諸賢則不辱君命矣今乃因日本奉佛遣僧使之則是失使人之道而虧國體矣豈不深可醜哉直書于冊不再見而其失自見

今按大德三年當日本後伏見天皇正安元年先是七年伏見天皇正應六年三月九日官符奉授伊勢風社宮號依異國降伏之賞也自此稱曰風宮見神祇本源七月八日所擾胡兵于伊勢太神宮至是天驕狠心遂于夷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五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丘濬　撰

駁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下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爲國無慮百數云云非昔之倭奴也

臣按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姦臣謀爲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眞臘闍婆之類皆未嘗爲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劒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煿城郭殺掠

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爲海邊州郡害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西北之虜亦皆遠去邊塞稽顙闕庭惟茲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爲衛所居多大抵爲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爲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出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衞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以爲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噫前日之絕而今日之容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以上四方夷落之情臣伏讀皇明祖訓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

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自揣量來犯我邊則彼爲
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
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
記不可伐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
練兵時謹備之大哉聖祖之言乎萬世聖子神孫所當佩
服以爲家訓者也臣故於馭夷狄之後謹錄而備書之以
垂萬世帝王統馭華夷之則

又卷第一百五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好誇窮黷之失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者僅三
十人

臣按元世祖在位之日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擊日本殆
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皇漢武何如哉夫以長
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爲中國生靈計耳蓋以害中國者
莫如北狄方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爲吾子孫害必
深也秦皇漢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於
是緬甸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阯爪哇日本皆在炎天漲
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
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
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爲人民之主而殺人以逞所欲
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嗚呼世祖爲此豈復有君人之道
哉彼夷狄之主無足怪耳後世履二帝三王之位爲億兆
人民之主者愼勿效尤

今按還者僅三十人十字衍元史曰十萬之衆得還者
三人耳乃舉三人名曰于閶曰莫青曰吳萬五也此三
人脫歸詳見引元史條

聽雨紀談

吳郡　都穆　著

予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文非
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
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
所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或謂日本國有眞本尚書乃徐福
入海時所携者予初未之信後觀歐陽公日本刀詩有云徐
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
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則外國眞存
其本歐公之言未必無據朱子之不注者豈以是耶

五倫書卷之二十一

明　宣宗章皇帝　御製

君道

善行

命將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正月命行省右丞相阿斯罕云云世祖
勑曰始因云云使卿輩爲此云云朕甚憂之云云荅之

今按此事見元史日本傳故略之

又卷之三十二

臣道

善行

諫諍

元王磐爲宰相世祖欲伐日本師行有期磐入諫曰日本云云非所宜言此在吾國法云云以溫言慰撫之

又卷之四十二

臣道

善行

奉使下

國朝趙秩奉使往日本泛海至折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良懷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處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蒞華夏而小國視我而使

其使趙姓者訹我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訹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徐曰今聖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我信即先殺我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哉以我朝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遣其臣僧祖來僧九人隨秩入貢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

今按趙秩事見前五倫書錄事詳矣故亦表章之

不求人全編卷之十三諸夷

京南　龍陽子　精輯

日本國

即倭國在新羅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九百餘里專一沿海寇盜爲生中國呼爲倭寇

今按建武至天文殆二百餘年我國大亂當斯時西海小民入中國或爲盜詳見引用書等下此圖乃圖其盜形乎

又王氏三才圖會圖日本國人爲僧形此偶見日本僧入明者圖之也惜乎不令中國人觀我縉紳先生而圖之也昔粟田眞人冠進德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帛帶進止有容唐書之所志豈不盛乎此圖可擯秩而過也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十六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江南倭防

禦寇之法海戰爲上故先之以海防海防失守而後滋蔓及江故江防次之

海防

蘇松海洋乃倭奴內犯之上游也哨捕于海中勿使近岸是爲上策拒守于海塘海港勿容登泊是爲中策若縱之深入

殘害地方者當坐罪

江防

江防以拱護留都爲重長江下流乃留都之門戸也遏寇于江海之交勿容入江是爲上策截殺于江中關隘（營前沙狼山崎江之類）使賊不得遡流而西是爲中策若縱之過金焦磐山犯驚陵寢罪坐不原

嘉定縣總論

海中諸夷狡猾莫如日本入寇亦莫如日本云云

今按世法錄第七十六卷凡四十九張第七十七卷凡四十張其間盡載江南倭防事而已然事甚繁故不引之

又卷之七十九 奏議

日本志

洪武十五年四月浙江都指揮使言杭州紹興等衞每至則發舟師出海分行嘉興澉浦松江金山防禦倭夷至秋乃還後以舟難出闢乃聚泊於紹興錢清匯然自錢清抵澉浦金山必踰三江海門茯潮閘洋凡三潮而後至或遇風濤動踰旬日卒然有急何以應機不若仍於澉浦金山防禦爲便其台州寧波二衞舟師則宜於海門贊阢巡禦或止於本衞江次備禦有警則易於追捕若溫州衞之舟卒難出海宜於蒲洲楚門海口備之詔從其言

永樂十七年六月遼東總兵劉江以捕倭捷聞江嘗請於金州衞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築城堡立烟墩瞭望倭寇一日瞭者言東南海洋内王家山島夜舉火江以寇聚其間亟遣馬步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一艘泊馬雄島寇衆登岸徑奔望海堝江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伺賊既過堡舉砲發伏都指揮錢眞等領馬隊要其歸路都指揮徐剛等領步隊逆戰寇衆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官軍圍殺之自辰至酉擒戮盡絕生獲百十三人斬首千餘級

宣德七年巡按廣東御史陳汭奏廣東海洋廣闊海寇屢出爲患往者調遣官軍五千人海船五十艘出海巡捕二十餘年多被漂沒無益警備請如福建設立水寨於潮州碣石南海神電廣海雷州海南廉州八衞海道衝要之處官軍操舟就糧守備每寨用指揮一員督之仍委都指揮一員總督以備寇且整飭腹裡諸衞軍以備應援上謂尚書許廓曰凡事雖有變通然亦不可不愼官軍巡海已非一日今欲立水寨未知果便與否宜令三司及巡按御史定議以聞

八年二月登州衞指揮戚珪言祖山東緣海設十衞五十戸所以備倭寇其馬步軍專治城池器械水軍專沿海運後調赴操備營造軍士已少而都指揮衞青復聚各衞馬步水軍於登州一處操備遇夏分調以守文登即墨諸處及秋復聚若倭寇登岸守備空虛無以禦敵且倭船肆掠無分冬夏倉卒登岸而官軍聚於一處急難策應請以原設捕倭馬步水軍各歸衞所如舊守備且習海運遇有警急互相應援則省糧免於虛費軍民兩便上命山東三司及巡按御史計議以聞

正統初罷浙江水寨海船守備時有吏周頌言浙江沿海地方洪武間設立衞所置造哨船令各守分地有警遞相應援倭賊不敢犯永樂間因内官王鎭奉使日本回奏調諸衞官

軍駕使海船于懸海沈家門等處建立水寨守備後屢有倭
賊登岸殺掠皆因城守乏人及水寨海船重大非得順風便
潮卒難駕使不能赴援宜照洪武時例各依衛所守備改海
船作快船於港口哨瞭彼此應援則倭賊畏懾民人莫安矣
至是會官議當從其言故罷之
弘治十八年二月巡撫應天都御史魏紳上處置海道事宜
謂海洋之民習性貪悍好閒輕生中間為盜之徒多起於爭
利如崇明縣半洋營等沙東漲者盡歸有力之家貧弱賠糧
富豪專利始則仇訟終則劫奪習染成風遂至嘯聚臣等欲
附近府分委官簡閱如某處先有而今坍某處先無而今漲
必彼此通融使田糧相稱與奪適均脫有強梗霸占不服處
分者官調邊衛軍舍餘發邊充軍民發口外為民其沿海衛

分本為備倭備盜而設貼守之處歲以二月往十月還令倭
寇不復敢侵而沿海盜賊多發於冬春之月正以乘其不備
故也況附近衛所官子弟家人多盜憲與假名公差陰實為
盜其崇明一縣海勢渺茫雖有備禦官軍然每遇盜賊輒相
推避請行備倭都指揮王憲會捕盜僉事胡瀛將沿海官軍
舍餘通行揀選定立陸戰水戰俟宜以時操練及將貼守官
軍照依京操事例每年分春秋兩班行糧照例支給務使倭
寇海寇兩不失備仍各限以地界脫有疎失查照並治仍禁
衛所官不得縱容子弟家人從賊為非違者從重問遣本官
改調西北邊衛從之南京湖廣道御史屈仲律條上禦倭五
事一絕亂源夫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姦民通番互市夷人十
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槩稱倭夷實多編

戶之齊民也臣聞海上豪勢為賊腹心標立旗幟勾引深入
陰相窩藏展轉貿易此所謂亂源也曩歲漳泉濱海居人各
造巨舟人謂明春倭必大至臣初未信既乃果然故禦盜之
標在腹裏防之弭盜之本當遵海制之邊海諸處漳泉福為
始而寧紹次之其一禁放洋巨艦其二禁窩藏巨家其三禁
下海姦民三法者立而亂源塞矣即舊賊未盡殄滅然後無
所繼其勢自孤退無所歸其情知懼與今往來自若者不同
矣二防海口夫海固涯涘無際然賊浮海來犯放洋則衝濤
入口則起陸非可絕險徑渡也往來所繇出入可設險防拒
者姑自浙東西大江以南濱海數郡言之入平陽港則近金
州入黃花澳則近磐石而逼溫州入海門則越新河而寇台
州入寧海關入湖頭灣則窺象山定海而擻寧波入三江口

則搖尾於紹興入鱉子門則垂涎於杭州入乍浦峽則流毒
於嘉興入吳淞江則犯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了港則犯蘇州
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潛形於馬頭山或遯跡於大七洋
及大小衢上下川則其要害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
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關絕湖
頭灣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鱉子門則不得近杭州
防吳淞江備劉家河七了港楊威馬蹟大七洋大小衢上下
川諸險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地險也一處失守蔓延各處
不可以彼此分遠近異也且賊長於陸戰短於水鬭以船不
敵而火器不備也在我宜用所長擊所短則莫若恃海船誠
以見在把總船隻通行查濟不足則令福建如法添造或即
令沿邊地方買補每大小船百隻或五十隻號為一綜每綜以

慣習柁工水稍而充以原額木軍於前諸海口各量緩急以爲置船多寡又爲遊𦪇數艘分布七流往來要害海軍餉糧衣甲之給比陸軍加優令更番巡邏併力捍禦來過其衝去擊其惰毋令賊入賊入而力拒有功者陞賞其失備重究此禦寇之長策也故法不可不厲也臣聞倭之入也豈盡無軍之患蓋有軍而移入便地者矣有失於巡哨者矣甚有買渡報水受其鉤餌者矣若此則地方奚賴焉夫百處守之一處失之無益也千日防之一日疎之無益也事在督撫及海道諸臣明信賞罰耳三責守令夫荷戈戴甲冑爭鋒死刃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城固邦抗全境安民者守令之任也今之守令不肖者棄城守走矣賢者大率過警則聚城守耳其間廂村鎮委之無可奈何夫城外獨非赤子乎且邊海孤城本

然錢糧修竹誘也腹裏巖都江南奧壤屬非可長驅卒至者顧不能設險預防使寇徜徉去來若履無人之境國家建郡設邑張官置吏將焉用耶自今江南守令當以訓練士兵保全境土爲殿最仍勅吏部凡遇沿海守令員缺必慎擇其才且賢者然後授之庶保障足賴耳四議調兵近日徵調各處民兵遠近四集徐邳山東永保川廣及軍門編調各府義勇無慮數萬然師老財殫竟不克膚功之奏者臣請指言臣不善用兵之弊陳之古者用兵潛機密計雷馳霆擊進退倏忽妻子莫聞所以能有成功也今先發後行尅期始動前軍未啓而先聲已聞其弊一也古者名將算不百勝不敢輕動今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陷伏中其弊二也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其弊三也兵法曰夜戰聲相聞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惜愛之心足以相死言兵之貴熟習也今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卒遇狡賊易衣變飾突然而來不能別識其弊四也兵無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帥以未識之將其弊五也夫三軍之衆所以用命蒙矢石至死無敢卻顧者威行之素也今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鑕之慮是以畏敵而不畏將其弊六也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其弊七也糧糗不儲芻料不周遠兵勞役撫恤未至枵腹待餐窮愁思歸其弊八也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譟然而散雖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見先奔而膽喪其弊九也地狹人衆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效其所長其弊十也十弊不去雖頗牧操刃賁育執戈

莫能濟矣夫賊非有遠略大志約束號令不過群聚爲嘉利在貪得耳所以制禦之非兵少之憂而實寡算之患蓋欲防盜者必知盜情欲制盜者必存盜心故必深謀而熟計之然後成功可期也五作勇敢沿海如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材壯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效用於私室而不樂報名于私家何者以公家勢遠而文繁也豪民以之保村里則有餘以之充行伍則無益何者以行伍人多而心力渙也然則順其情相其宜以振作鼓舞之必有術矣乞勅各有司遍諭豪家大族及里巷豪傑各爲身家併力拒守有能團結鄉民保固村鎮者先與免其糧里押運重役及均徭一應雜差獲功者一體陞賞其有願授文職審其力能保障一方及斬首十顆以上民得比輸粟例入監係有職役者得起送赴部與本等常

選卒授閭里之人並得以其功累增至赴部實選其本籍官爵者重給賞優恤之或亦制賊之一策也近蘇松嘉湖之民嘗有糾集智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暮間能殺賊奪其輜重者隨爲官軍刼其財而奪其功夫居民出百死之力卒被刧奪曾不獲分毫之報不激衆怨而失民心乎又有村民團結自[illegible]在全家保妻子耳有司輒謂其能遂報名入官以故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此又沮民之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地方官凡義民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附報且嚴禁官軍不得攘奪民功則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所以自效矣兵部覆上議悉是詔允行之

三十九年正月浙直視師逼政唐順之條上海防善後事宜

一禦海洋言禦倭上策必禦于海而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

相聯絡乃海賊入寇之路尤當預防自今每遇春汛宜令蘇松兵備暫駐崇明寧紹兵備暫海道暫駐舟山副總將官常居海中督兵分哨如有縱賊入港登岸者以失論罪一固海岸識賊至既不能禦于海則海岸之守爲第二著而諸將往往相推諉事以致深入今宜爲約沿海方斬損兵折將則坐內地不能策應之罪內地殘破沿海幸免則坐沿海縱賊之罪又或均爲沿海地方賊繇寧紹登岸寧紹幸免殘破而殘破溫台賊繇溫台登岸溫台幸免殘破而殘破寧紹往歲但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今則宜并坐賊所從入者其沿海文武將吏有能衝鋒禦賊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亦以奇功例陞賞一國海外沿海逋逃之徒爲賊鄕導者甚衆宜嚴行守臣多方招徠以消禍本一定軍制調募客兵坐糜犒餉今宜急練土著必不得已而召募且先取土著如處兵泖兵之類以充其選方應募者亦必土人保任而後用之至總督軍門歲調麻兵亦有定額如直隸幾千浙江幾千專爲衝鋒之用聽川湖軍門選發使土兵練成則調募悉罷一鼓軍氣國家承平日久文吏游談而養尊武臣恬嬉而保身每一當賊戰卻走又有遇海風而頭目掉眩聞湖聲而耳聾心惕者如此而望長驅海島掃淸大憝難矣宜責文臣督師時御戎服出入軍中以作武將之氣武將臨陣時間取潰校逃卒斬一二人以變士卒之耳目則軍氣自振一復舊制國初海島近匯皆設水寨今雙嶼烈港浯嶼諸島海賊巢據者即其故地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亦多及金塘玉環諸山嘗腴幾萬頃皆古來居民置鄕之所悉皆墾種浙廣福三省原設三市

舶司所以收其利權而操之於上使姦民不得乘其便今數者俱已廢壞宜令諸路酌時修舉

今按右日本志議備倭事當想時勢故載之

日本攷

日本古倭奴國天御中主都筑紫號大倭王傳三十三世彥激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都太和州強原宮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倭奴作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以妖惑衆乃共立爲王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立卑彌呼宗女國遂定逮唐咸淳初賀平高麗稍遂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號日本蓋取近日始升之義先時秦遣徐福將童男女數千入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亶二州稱秦王國號倭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之號

性狙詐狠貪以遼城言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
皆距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
毛八國文身國約七千餘里南到侏儒國約四千餘里西循
一支正北望耽羅渡百濟到樂浪約一萬二千里以州郡言
之所部有山城太和河內和景攝津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故
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等六十四州共統一
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阿波讃耆伊豫土佐六州
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豊前豊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日
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
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東道有通江美濃
驛信濃濃野下野陸奧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三十二郡山陽
道有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

十九郡山陰道有丹波丹彼徂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穩岐
八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褹島
各統二郡故曰三島其屬國有五十餘新羅百濟莫非屬國
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恒通使往來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
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却之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
各等居住著爲訓絶不與通三十五年復來詔定爲期十年
一貢成祖嗣位國王皆受冊封或三年或五年貢無定期正
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遣使
宋御卿貢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大內藝興強
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王人道初立幼
冲不能制大內藝興遣使宋設謙道細川高國遣瑞佐宋
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謗宋設謙道等雖殺宋素卿

僧從進至紹興地方騷動嘉靖二十七年倭益肆猖獗閩廣
浙直遍受其禍迄今未寧
今按强原宮當作橿原宮身彌呼事見後漢書在上卷咸
淳當作咸[illegible]據隋書則日本中有秦王國見上卷
毛八國當作[illegible]國和景當作和泉東海道有伊賀伊勢
等六十四州其統一百一十六郡六十四州當作十五州
一百一十六郡當作一百二十九郡伊紀當作紀伊談路
當作淡路四十八郡當作五十郡九十三郡當作八十五
郡三十郡當作三十一郡山東道當作東山道通江當作
近江驛字上脫飛字濃野當作上野一百三十二郡當作
一百十三郡六十九郡當作七十郡丹彼當作丹後徂馬
當作但馬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褹島各統二郡故曰三

島一伎壹岐也壹岐對馬謂之二嶋多褹嶋天長以前不
攝國郡有能滿益救二郡如二嶋自天長隸大隅國頻聚
三代格卷第五載天長元年九月三日太政官謹奏停多
祢嶋隸大隅國事右參議大宰大貳從四位下小野朝臣
峯守等解偁謹撿案内太政官去二月十一日符偁件嶋
南居海中人兵之衛在於國家良非折城又嶋司一年給
物准稻三萬六千餘束其嶋貢調鹿皮一百餘領更無別
物可謂有名無實多損少益右大臣宜奉勅宜商量利害言
上者[illegible]淼淼無國無敵有損無益一如符旨須停嶋隸
大隅國討其課口不足一鄕量其土地有餘一郡能滿合
於馭謨益救合於熊毛四郡爲二於事得宜者云云續翰御
製文集所謂如瑤藏主者與大內藝興藝字當作義

倭人住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後自醜其類改日本云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千月西南三月行並無城郭聯木柵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類自山東文登縣成山衛絕海入鴨盧河以入新羅歷太鎭七眞見　抵百濟之熊津及嘉林任存二城此城猶百濟本陸之　此二城則日本之右臂折矣夫新羅百濟日本國於東　物豐阜金銀羨積好閻廣糖菓青衣麻葛絲羅段絹川藥材銅鍋鼎銚又性慕鬼神每招約朝鮮背以六月閒登萊州定海縣之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撤邊海條禁以通商賈貿遷仍寬分利以致其來平價値以息其爭惇誠信以固其意則利盡東海墩堡無煙歲抽其稅不可勝言上可以益國家之賦下可以寬東海之征沿邊征倭官兵

永以坐嘯矣行之數年海民慣熟因類汲引可達福餘福餘東北番衛也與朶顏大寧建州四衛互相表裏爲遼東薊門之警陸路遠未可通惟自成山徑抵新羅轉達穢貊沃沮福餘可以規制朶顏復大寧以爲京師陵寢磐石之固未可視爲末務而不講也唐置勃海高麗之使遼有大寧遏吳之軍已先爲之矣東胡弓馬偏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便舟如使馬而疾於步鬪異日有事大寧薊門遼左據其東西南方舟師直擣福餘所謂迅雷不及瞋目疾雷不及掩耳者况取利於市舶民力不費資勢于新羅百濟兵卒精強何所拘泥而不早圖耶

　今按右世法錄以日本與倭人別立條者非也

又卷之八十

琉球國居海島中直福建泉州之東自長樂梅花所開洋順風利可七晝夜至距福寧溫台亦頗近云云或云於古爲流虬地界萬濤蜿蜒若虬浮水中因名後轉謂之琉球云云嘉靖二年福州府盤獲琉球夷人三十二名譯稱往暹羅置貢儀抵漳州外洋遭風會倭使宋素卿等於寧紹讐殺上恐[illegible]好計命併發浙江查勘三年琉球貢使金良等言本國先遣正議大夫鄭繩等貢方物渡海風漂未至先進表歸國上報聞許之以倭使宗設等逋誅鄭繩還令齎敕轉諭日本捕治云云三十四年尚清（琉球王）卒明年倭寇浙直敗還入琉球境世子尚元發兵邀擊殲焉得所掠金坤等六人遣廷會修貢賞送因言貢使須乘夏令南風迅始得歸請如三十四年例聽於福建海口自行修買歸舟上嘉其忠許之賜敕獎諭厚賚金幣

三十七年遣給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際春持節冊封尚元爲王越再歲還福州其國遣廷會謝以倭警請如正德中封占城例詔冊回國禮部以非故事且無世子印文不許四十一年始竣封明年遣陪臣鄭憲等入貢因送歸中國漂流人口且請歸本國流移上頒撒瀬海諸路萬曆元年尚元卒四年世子尚永嗣及永卒三十一年封尚寧嗣王如今甲三十七年薩摩州倭侵琉球虜其王四十年遣使復修貢報中山王業及國海道參政石崑玉等驗貢物雜倭產請阻回俟勢定上從部議令貢使無入朝量收方物給賞四十四年五月中山王尚寧遣通事蔡廛報倭造戰艦五百餘脅取雞籠山得見雞籠淡水洋一名東番云東去三百里爲葉壁山又東即日本恒與貿易假貸近國哪霸首里並有馬市敗[illegible]

价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宋季鵝眼綖環國初使來占其价
不貴紈綺貴磁器錢金賜予及市馬多用之鹽船魚艇制稍
異酷信鬼不知醫藥以婦人不二夫者爲尸其鬼號女君近
王宮有寺藏經千卷宅籍無五經有四書以杜律虞註爲經
土田砂礫樹藝鹵莽野多鹿及馬牛羊豕山多蛇無虎樹之
佳者鳳尾蕉貢有蘇木胡椒黃熟降檀諸香並非所產產饒
硫黃海貝讌會令童歌夷曲舞以侑觴酒以水漬米越宿婦
人嚼以取汁曰米奇間來自暹羅酒列易令人醉武宗嘗賜
王袞每出爲壽學書及武以倭爲師甲用皮革矢可至二百
步節以金鼓發號射饑寒勞者好爭狠鬪度不免即引刀自
斃於海上故稱勁國然不啻倭十之一國別號大琉球西南則
暹邏東北則日本從長樂广石出海隱隱一小山浮空即所
謂小琉球也

今按琉球去日本薩摩國三百餘里據我國記文德天皇
仁壽三年秋唐商欽良暉發船智證大師共之泛海入唐
求法時北風俄起漂流流求國遙見數十人持戈矛立濱
既良暉悲泣謂智證曰我等當爲流求所噬爲之如何蓋
言不幸爲島夷見枉害也智證持咒須臾東南風來翌日
著福州近衛帝時源爲朝渡流求驅魑魅安百姓自此島
民欽我風國中爲朝遺迹甚多淑門袋中詳記之琉球漸
爲嶋津氏附庸之國時亦不從命後花園帝寶德三年七
月琉球人來獻鵝眼一千貫將軍源義政進之于禁中先
是琉球人數來于兵庫浦交易及後陽成帝天文十七年
五月廿七日琉球國王上關白殿下書曰承聞日本六十
餘州至輦下屬賢服幕下加之及高麗南蠻傾威風天下
太平衆庶撫四夷吾遠島淺陋小國雖非及一禮嶋津義
久公使大慈寺西院和尚有命故差遣天龍桃菴和尚明
朝滄溟窮國土宜輕薄之進物錄于別楮爲達一禮也恐
惶不宣關白答書在下卷慶長年中嶋津家久遣二使於
琉球責其不貢琉球臣三司官邪那無禮不以爲宗國於
是家久建言于
關東遣數千兵以討之琉球大敗國都那覇陷遂捕尚寧王
以歸時慶長十四年當明萬曆三十七年五月也尚寧王在薩摩三
年而後得還自是琉球感戴納款通和

又按琉球之名始見於隋書其義亦詳於世法錄已列于
上南浦文集曰源爲朝以累代將種掛千鈞強弩其威偃
塞垣草木遠航於海征伐島嶼於斯時也舟隨潮流求一
島於海中而征伐鬼類平其嶋故名流求中改流求二字
共从玉爲琉球黃耇之言如此未知是否見林謂爲朝之
武義震殊域者實也自隋至爲朝五百五十餘年流求之
名自隋有之則其名非始於爲朝矣袋中曰球球國王宮
榜以龍宮城觀此則琉球者龍宮之義也音通此國在東
南水府之內極深之庭也推爲龍宮亦可也世法錄流虬
之說亦相近矣

普陀山志卷二

郡人吏部侍郎周應賓　纂輯
尚寶司丞沈泰鴻　校正
邑人刑部主事鄒輔忠　同校

文安御用監太監張隨　梓行

山水

蓮花洋即山西海也倭奴入貢見觀音靈異欲載還國滿海生鐵蓮花舟不能行倭懼而還之洋之得名以此

今按下文曰慧諤得觀音相於五臺山將迎歸本國舟觸新螺礁蓮華當洋舟竟不前觀此則蓮華洋之名始于萼矣此曰倭奴入貢見觀音靈異欲載還國滿海生鐵蓮花舟不能行與前後所記本皆此一時事而所記有異同耳據此言之則萼於五臺山得觀音像欲歸朝舟過會稽海有鐵蓮花之異故萼與像止于其上一山自此以海名蓮花洋山號補陀山也又佛祖統記曰舟過補陀山附著石上不得進無鐵蓮花事

建置

梁貞明二年日本僧慧諤得觀音相於五臺山將迎歸本國舟觸新螺礁蓮花當洋舟竟不前諤禱曰使我國衆生無緣見佛當從何所建立精藍有頃舟向潮音洞泊焉有居民張氏目覩斯異遂捨所居築室奉之號為不肯去觀音院

今按慧萼直唐大中間入唐佛祖統記說得之見上普陀山志前後皆謂梁時者謬也又萼作諤或鍔者非也

明朝嘉靖六年河南輝府施琉璃瓦三萬磚一萬修飭三十二年東倭入犯總督胡宗憲遷其殿宇于定海縣東城外之招寶山迎大士像供焉餘舍盡焚

今按嘉靖三十二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天文二十二年

梁日本僧慧鍔從五臺山得菩薩像將還國舟抵礁石不[illegible]動望潮音洞默叩遂得達岸乃以像舍于洞側張氏為築室奉之屢顯神異郡聞之迎其像入城為民祈禱未幾有僧至補陀復求嘉木扃戶刻像踰月像成而僧不知所在後像偶亡一指忽波間浮花至視之廼所亡像指也

今按萼非舍像乃與像止于洞側終不歸日本也

釋子

梁惠鍔日本僧首創觀音院

萬曆己丑夏五月既望鎮守總兵官雲間侯繼高記茲歲仲春余督哨海洋舟過補陀肅謁大士禱曰我佛靈赫尚克相余俾我師貞吉少效尺寸以上報天子未幾倭奴窺我邊界皇威丕震我是以有花腦浪岡之捷詎非大士默相之功可乎

今按萬曆己丑當日本天正十七年

卷四

事略

元吳萊甬東山水古蹟記

昌國古會稽海東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登萊淮泗南至慶元城三佰五里泰定元年六月自慶元桃花渡覓舟附東海際山童無草木或小樫如筋輒刈以爨鹽戶東偏海有招寶山或云他處見山有異氣疑下有寶或云東夷以海貨求互市必泊此山山故有砲臺曾就臺張弩射東人洞船猶入迫人又別作大筒曳鐵鎖江水東船猝不得入前至淡以遊石嵌險離立南曰金雞北曰虎蹲又前則為蛟門夾東[illegible]或大如五斗石甕躍入空中却墮下碎為零雨或遠如雪山

冰岸枚風力作、溶溶山崩擁舟、蕩蕩與之上下、一僧云此梵嬰小小者耳、秋風一作、海水又壯、排空觸岸、杳不辨舟楫、行帆稍上指潮東上、風西來、水相鬪、舟不能起、人一撞礁石、且靡碎、亦可支持、又南則爲三山、大洋山多礁石、舟夜釘鐵、或近山則膠撐不動、自國境中多大山、四面皆海、人家環居墾外、僅自圖戍、栽木成嶼、非舟不通、往來困種、少類、入海捕魚蟹爲木、每歲冬春少煩、海凝霜味逆人、鼻口歲或仰給他邦、東從舟山北赤坎等入外洋、望見岑山、出白艾地多蛇、泉到梅岑山、梅岑山即舊稱補陀洛伽山也、華言小白華山日山東行西折、爲潮音洞、洞瞰海外、巉巖中裂、大石壁紫黑、旁簇而兩岐、亂石如劍、走積伏、蟠結怒潮、從鑿、晝夜作魚龍嘯吼聲、又兩則爲善財洞、洞下有嵴、跳流滲滴懸綴不斷、前人海數百步、有礁上人云、曾有老僧秉燭行洞穴、且半里、山石合一竅、有光大如盤盂、側首覘之、實見引潔白、非水非土、遠不辨涯際、又自山北轉得磐陀石、山巍峨益高、疊石如屏、東望窅窅想像高麗日本、如在雲霧蒼茫中、日初出大如米篩、薄雲掩蔽、空水弄影、恍若鎔金、脩俯仰參差、或見或滅、南望桃花馬秦諸山、嵌空刻露、皆立巨浸、如山疊大潮、壘壁不著寸土尺樹、天然可愛、東南望東霍山、山多大樹、徐市住舟于此、土人云、自東霍轉、而北行盡昌國北界、有蓬萊山、珠山、四圍峭立、旋繞小嶼、陂陀如千丈樓臺、而中處又有紫霞洞、與仙爲鄰、中時通明、方如大車之輿、潮水一退、人可入、或云人不可隱、又有神仙題墨漫不能辨、又有沙山細沙所積、海日照之有芒、手攬則靠府下、漸成窪穴、潮過又補、終不少損、旁有沙龍蒼白角爪鱗鬣皆具、蜿蜒踞宜、且三十里、舟經其下、西崎則爲洋山、中多大魚、又北則爲朐山、水中有石蘭山、魚鰕多所聚、又自北而南則爲徐偃王戰洋、世言偃王既敗、不之彭城而之越、棄玉几案于會稽之水、又南礁爲黃公墓、黃公赤刀經虎不行、爲虎所食者也、夫昌國本爲貢鄮、後乃屬越曰甬句東、越王勾踐欲徙夫差于居之、然不至也、海中之山、安期羨門之屬、或避秦亂至此、方士時未深入、或云王山在山底、故稱入會稽者爲入東海、抱朴子亦云、古仙者之樂登名山、爲七海中大島、如會稽之東翁洲者次之、今昌國也八月自昌國回、如錄山海奇絕處、明晉人之不妄、時一展玩宗少文臥遊、不是過矣

今按、補陀洛山、自我朝惠萼始稱觀音堅坐之地、有補陀洛伽號、此記錄山海絕景、如見畫圖、故全載之、此山擬佛說補陀洛伽山、亦猶我朝熊野那智、近江石山之類、然萊據佛祖統記、以爲梵書所稱補陀洛伽山者、非也、招寶山名義舉二說、皆通、嘗見道元禪師傳、寶慶三年冬元歸自宋、發於天寒雪霏霏、忽有神人現船曰、我能天也、在支那名招寶七郎大權修理菩薩、隨師護正法、蓋此山神也、禪剎造其像供養、三山大洋多礁石、舟夜釘鐵、或近山則膠擊不動、昔聞古老入唐者云、我國人帶刀過多慈石地、不見吸者、以朴樹造鞘故也、朴能制慈石、又我朝自古造表函以朴、蓋古唐日本通書時制乎

遵生八牋卷之八

古杭　高濂深甫氏編次

神爐以其爐當製有益送秀如倭人所製漏空點筂以
薫爐似便清齋焚香炙手薫衣烹茶對客常炊不一其式不在
新鑄紫銅有單蓋方圓爐式甚佳以之爲神爐雅稱清賞

又卷之十六

文具隱　倭式用鉛鉛口者甚佳

事林廣記續集卷之三　西穎　陳元靚　編緝

倭韓栗生倭韓國中大如雞子

明詩歸第九卷

景陵　鍾惺伯敬父　譚元春友夏父　選定

古吳　劉敷與生父　重訂

王維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

譚云淹祕詩難得如此渾成常宜誦之以其喉聞清氣○鍾云亦復非幻

積水不可極云云音信若爲通

今按此詩見前

又第二十四卷

沈頌

送金文學還日東

君家東海東君去因秋風鍾云因字妙漫漫云云日陰當不盈

皇恩措爾躬鍾云措字老其幻其別本二字皆他不得譚云皇恩措爾躬五字絕是先奈以上

今按此詩見文苑英華在上卷英華盈作偎可也

明詩選卷上　李卓吾　輯

五言律詩

海屋爲喬古鼎賦　董良史

海上高僧屋數椽珊瑚碧樹繞階前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岸
風帆日本船龍女獻珠來供佛鮫人分席與參禪百年劫數
如彈指眼見桑田幾變遷

唐類函卷一百十六　明　東吳　俞安期　彙纂　明　山陰　何光遠　校訂

邊塞部一　東夷

倭　杜氏通典

倭自後漢通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光武中
元二年倭奴國奉朝貢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
安帝永初元年倭國土地王師升等獻生口桓靈間倭國
大亂更相攻伐　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懿之平公孫氏也
倭女王始遣大夫詣京都貢獻魏以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
綬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日多利思比孤其
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
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
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使倭國渡
百濟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
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海岸自竹斯以東
皆附庸於倭清將至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
鼓角來迎又遣大禮歌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
王與清相見設燕享以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　唐貞

觀五年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　倭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故以爲稱　武后長安二年遣其大臣朝臣眞人貢方物眞人猶中國地官尚書也頗讀經史解屬文冠進德冠其頂百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容止溫雅朝廷異之拜爲司膳員外郎（天寶末衞尉少卿朝衡即其國人）

今按此命安期略記杜氏通典者也詳見上卷雖如涉泛而使幼學之士知唐類函亦引之

博物典彙卷之二十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　纂

四夷

日本

東夷曰日本高麗女直日本故倭奴國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冠亦不一開皇永徽間遣人求佛經開元雍熙間遣人來從儒受經路由廣東由明越者始于唐德宗時咸亨中惡倭名始號日本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國初遣使宣諭遂乞降洪武五年復令二僧往說法導之歸化後因胡惟庸通倭謀逆故太諸內禁絕其貢蓋四海諸番惟此一國居海中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若不滿所欲燔燬城郭抄掠民居聖祖故深絕之令東南沿海州縣歷遣將出海巡倭永樂初年曾封源道義爲日本國王十七年倭犯遼東都督劉江設伏破之擒斬二千餘人無一得脫故遼東至今少倭警宣弘後隨貢隨掠嘉靖間伙商汪直始勾倭入犯海上騷然兵連七省總制尚書張經巡撫李天寵皆以失律坐誅胡宗憲繼之經營十年費餉數百萬始寧至萬曆十四年平秀吉始篡位（秀吉關白平信長養子）于是益治兵衆征服諸州十七年兼并六十六州十八年集兵十萬征東且曰吾欲渡海侵唐遂攻破朝鮮將入犯中國時石司馬星惑聽沈惟敬封貢之議致損國威倭衆猖獗六七年自二十五年邢經略玠出關至二十八年而後得息

音韻字海卷之首

長州　周　鍾　介生父

新安　陳明廷　家修父

長洲　周光祚　承明父輯次

附錄夷語音釋

天文門

天 甸尼　日 飛陸　月 都急　風 嗑嚌　雲 姑木　雷 那眉

雨 嗑乜　雪 由旗　星 波世　霜 失毋　霰 科乞　霧 氣力

露 秃有　雹 波得郡　霞 嗑嗑尼　起風 嗑嚌福祿古　天陰 甸泥奴枯木尼　天晴 甸泥奴汰ム的

下雨 嗑乜福祿　下雪 由旗福祿　明日 阿者　昨日 乞奴　風雹 嗑嚌科乞

地理門

地 只尼　土 足只　江 密乃度　河 嗑哇　海 吾乜　山 牙馬奴

水 民足　冰 谷亦甲　路 密集　石 依石　井 依嗑喇　牆 拿別

城 遠　泥 乜祿　沙 是那　灰 活谷力　橋 扒只　磚 牙及亦石

瓦 嗑哇喇　岸 條嗑　遠 乞加撒　近 卽加撒　長 拿嗑失　短 密失拿失

前 為乜　後 吾失祿　左 分達里　右 民急里　上 吾乜　下 世莫

東加失　西尼失　南米南米　北乞大

時令門

春法　夏拿都　秋阿及　冬由福　冷碎牙撒　熱嗑子撒
寒碎角祿撒　暑奴祿撒　陰姑木尼　陽法立的　晝皮祿　夜由祿
早速多　晚約姑里的　時吐急　氣亦急　年多失　節喚谷尼師
正月燒哇的　二月寧哇的　三月撒哇的　四月什哇的　五月惡哇的　六月祿谷哇的
七月式的哇的　八月法只哇的　九月谷吨的　十月是哇的　十一月失木都反　十二月失哇惡

花木門

茶札　花法拿　米谷米　樹拿急　果吾乜　松馬足
栢馬足拿急　竹達急　筝達急　棗那都乜　草谷撒　瓜吾剌
菜菜　梅吾乜　葉尼　香鎬　蓮花花孫法拿　龍眼龍暗
荔枝利是　甘蔗豺急　胡椒窩受　蘇木私哇

鳥獸門

龍達都　虎它剌　鹿加目　馬吾馬　獅失失　牛吾失
兎吾撒急　熊谷馬　象嗑　鷄土地　鵝噜哪　猪哇
驢仝　騾仝　狗亦奴　皮嗑哇　鼠哥　鷲打谷嘈
魚游　羊匹牝嗐　蛇窩窩　猴撒祿　龜嗑乜　雀由門都吔
鳳凰呼窩　麒麟麒麟　孔雀枯雀拈　獬豸害宅　仙鶴司祿　象牙嗑吟其
玳瑁嗑乜那各　牛角吾失祖奴　喜鵲孔加査恩　鶴頂宅亣奴谷只

宮室門

門都　牕牙　房亦桑　樓塔嗑牙　御路窩集　丹墀窩集
御橋扒只　皇城窩宿孤　館驛館牙　瓦房嗑剌亦桑牙

器用門

盔嗑塢吐　甲幼羅衣　刀嗑塔拿　箭牙　弓由乜　弦子奴
錦牙立　卓代　盤扒只一各枯雉　盆大貝　瓶吐即卞　床卞不
船甫尼　椅花時　舵香息　櫓羅　篷貿　筯撒
帶衣帯　畫葉　書佑詩　筆分完　字開第　墨司默
紙坐撒　硯孫司利　鎖挿息　碗麻住里　屏風飄布　香爐槁爐
花瓶喚拿　香盒福法　倭扇狂其　箱子飢　碁子撒其　玉帶衣食乞各必
酒鍾撒吐子急　茶鍾茶麻加吔　金鍾孔加尼麻加里

人物門

皇帝倭的御　王妃倭男札喇　國王倭王嗑吶尸　王子倭奴爵勒人誇　朝廷倭木奴　大夫大福
長史文的　使者使尼　通事通資　正使申非　副使们司　唐人大刀那必爵
師父師父　和尚寢子　父親一更加烏牙　母親倭男姑吾牙　兄先牝　弟學都
妻同之　子枯哇　女烏男姑　琉球人倭急拿必爵　日本人亞馬吐必爵
大明帝王大苗倭都御　琉球國王倭急拿教那　朝貢使臣嗑得那使者

人事門

跪匣舍鑾齊之　說嗑荅里　拜拜失之　興屋起里　走退姑一其　行亞立其
去亦急　來吃之　你吾喇　我瓦奴　有阿力　無奈
反吐祿撒　買科的　賣屋的　睡眠不甲　請來子盃失之　見朝大立集亦急
入朝大立集窩迭　鞠躬曲尸麻平的　低頭嗑闌自之　立住吞止歪立　叩頭嗑盃自之　謝恩温卜姑里
平身皮漫恩吾　慶賀窩由烏牙　表章虎烏　賞賜吾亦加牧　起來揭知　進貢嗑得那
進表嗩那吶桀的　報名包名　辭朝畏之謁歸　回去開那其　早起速都窩的　下程司麻口尸
筵宴札非失　勅書倭得郴郴司皇　拿來嗑子窩的林　好看五達撒　不好吐祿撒　放下由六尸
作揖利卞之　方物木那哇　給賞烏牙漫谷古里　多少亦加撒　言語麻奴嗑各里　曉得識達哇
聖旨由奴奴失　不曉得失藍　且慢走慢的　上緊走排姑亦急
上御路惡牙窩即的里　再叩頭麻達嗑盞子其　御前謝恩惡牙窩卜姑里

衣服門

段 多安里　紗 撒　羅 羅　紬 桑　絲 西化　絹 [illegible]
布 大　靴 木多　鞋 末低　帽 没東　帶 烏那　衫 遮那
裙 烏子　褲 下乎　綿布 奴奴 木綿　夏布 拿奇 木綿　紵布 達急 木綿　葛布 嘘布
[illegible] [illegible]　改機 [illegible]　官絹 石見　倭絹 活見　紗帽 宮末　綢巾 君望
[illegible] 空烏　衣服 乙衣

飲食門

酒 [illegible]　茶 札　飯 汪班尼　菜 菜　菓 刻納里　粉 由諾沽
麪 [illegible]　肉 失失　魚 [illegible]　酒飯 撒其汪班泥　喫茶 扎安急弟　喫飯 汪班尼急弟
喫肉 失失安急弟

身體門

頭 [illegible]　耳 米米　眉 [illegible]　目 乜　口 窟之　牙 啫其
鼻 [illegible]　手 [illegible]　脚 [illegible]　心 起模　身 度　髮 [illegible]
鬚 [illegible]　齒 [illegible]　鬍子 胡[illegible]其

珍寶門

金 孔加尼　銀 南者　銅 押里嗑尼　鐵 窟碌嗑尼　錫 石碌嗑尼　錢 [illegible]尼
鈔 支尼　玉 依石　珠 撻馬　石 一賞　珍珠 撻馬　瑪瑙 [illegible]
珊瑚 牙馬那　水晶 [illegible]　玉石 撻馬　琥珀 [illegible]　犀角 胡来　硫黃 收末

數目門

一 [illegible]子　二 荅子　三 [illegible]子　四 由子　五 一子孜　六 [illegible]子
七 [illegible]　八 鴉子　九 [illegible]　十 吐　一錢 一止買每　二錢 尼買每
三錢 山買每　四錢 由買每　五錢 五買每　六錢 六谷買每　七錢 [illegible]止買每　八錢 [illegible]買每
九錢 [illegible]買每　一兩 [illegible]　十兩 撒姑每　一百兩 撒牙姑每　一萬個 麻就吐安　千歲 [illegible]
萬萬歲 麻由[illegible]

通用門

肴 [illegible]　閑 [illegible]　笑 [illegible]　啼 那其　叫 [illegible]　痛 [illegible]
慈 [illegible]　實話 [illegible]　說謊 [illegible]　求討 [illegible]　知道 識之　不敢 [illegible]
東西 [illegible]　不見 [illegible]　不閑 [illegible]　說慌 [illegible]　快活 [illegible]　辛苦 [illegible]
不知道 [illegible]　明早起身 [illegible]

附字音釋

以字　路字　羅字　[illegible]字　布字　比字
[illegible]字　知字　利字　奴字　面字　倭字
[illegible]字　加字　有字　他字　呂字　[illegible]字
子字　尼字　那字　則字　武字　烏字
倚字　怒字　窩字　末字　古字　牙字
去字　不字　孤字　依字　的字　惡字
泳字　其字　又字　未字　美字　官字
[illegible]字　[illegible]字　毋字　世字　是字　祇字

凡東國上下文移往來書札只寫此數字凡有音韻略相類者即通用也予因昔年遊閩得遇琉球納欵通事以此告予故筆之於書以助觀覽諸同志者幸勿目以為迂云

喜閩劉孔當謹識

个按字海東語音釋日本語也與鶴林玉露日本寄語登壇必究武備志有異同而相表裏又東字音釋與書史會要頗同劉孔當之所識會要無之故筆[illegible]之くやま次倒置东京字傳教加之或云慈覺加之

大明一統賦卷之上

吳　莫旦氏　著

日本國即古之倭奴其地周回數千里西北至海東北限以大山國王以王爲姓歷代不易文武皆世官有五畿七道附庸國凡百餘其俗黥面文身披髮跣足婦女不淫不妬飲食籩豆初喪却酒肉訃其道里在會稽之正東洪武四年朝貢至今不絶

儼齋編類卷之七

中直大夫弘文館典翰趙仁奎景文　編

送日本僧歸

韋莊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東更東此去與師誰共別一船明月一帆風

弇州稿選卷之五

弇州山人王世貞

日本國出松皮紙

今按日本國中諸國多生名紙如延喜式美濃國紙源氏物語陸奥國紙美麗紙屋紙之類不可勝數松皮紙即薗紙今檀紙也有大高檀紙小高檀紙其[illegible]似松皮故號松皮紙互參攷上卷引新唐書今按

異稱日本傳下之一引用書目

東國通鑑　今按中引元元集異國號加羅事在此卷

異稱日本傳卷下

平安城　西峰松下見林　編集

東國通鑑卷之一

純誠明亮佐理功臣崇政大夫達城君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臣徐居正等撰修

三國紀

新羅　高句麗　百濟

新羅始祖八年 赫居世　漢甘露四年 倭人欲來侵邊聞王有神德乃還

今按漢甘露四年當我崇神天皇四十八年崇神天皇無征新羅事雖然日本書紀曰崇神天皇六十五年秋七月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令朝貢也任那者去筑紫國二千餘里北阻海以在鷄林之西南垂仁天皇二年任那人蘇那曷叱智請之欲歸于國葢先皇 天皇指崇神 之世來朝未還歟故敦賞蘇那曷叱智仍賚赤絹一百疋賜任那王然新羅人遮之於道而奪焉其二國之怨始起於是時也觀此則崇神天皇雖不征新羅新羅得罪于我朝起於此際矣終至神功皇后得征之葢爲任那征之也

三韓沿革昔上世我素盞烏尊與其子五十猛神入於斯羅國而不欲居之堯之時檀君周武王時箕子主之國號朝鮮久之大亂分崩至七十八所謂三韓者其強者也並列壤界弱吐強吞戰爭不息當斯時任那來貢我厚賜還之新羅遮道奪之自招仇餉之禍我數代先王不征之神功皇后靈聖聰明周行天下劬勞羣庶愛育萬民奉天神地祇命一戎衣問新羅罪已而亦哀新羅所窮全將幾之首蹊要害之地高麗百濟觀感叩頭永稱西藩不絕朝貢諸韓恐後之無不臣服於是韓地置日本府任宰以治之新羅當親戴我與天地不變而時逆天背盟違我恩義數侵任那至欽明天皇二十三年新羅遂滅任那自神功皇后以來五百九十三年任那之作如此永久也此非神功皇后之大神餘烈乎其後新羅滅百濟新羅亦降于高麗三韓失鼎峙之勢而高麗至宋不忘故舊朝聘無絕

漢鴻嘉元年新羅始祖三年八年高句麗始祖十八年 東明王 春二月新羅遣瓠公聘於馬韓馬韓王讓曰辰卞二韓爲我屬國比年不輸職貢事大之禮其若是乎對曰我國自二聖肇興人事修天時和倉庾充實人民敬讓辰韓卞韓樂浪倭人無不畏懷而吾王謙虛遣下臣修聘可謂過於禮矣而大王反怒劫之以兵何耶馬韓王憤欲殺之左右諫止乃聽還先是中國之人苦秦亂東來者頗多與辰韓雜居至是寖盛故馬韓忌之責焉瓠公本倭人初以瓠渡海而來故號焉

今按鴻嘉元年當日本垂仁天皇十年瓠公事無所見葢瓠公以瓠渡海者非也日本新羅之間大洋遙隔風濤蹴天豈一瓠之所抗乎乃傳會神功皇后征伐故事也舉征伐故事如左

古事記中卷曰底筒男中筒男上筒男三神 住吉大神也 教息長帶比賣命 日本紀作氣長足姬尊神功皇后也 曰欲求新羅國則奉幣帛於天神地祇及山神河海之神我魂坐于船上而眞木灰納瓠亦多作箸及比羅傳散浮大海以可度故如神教整軍雙船度幸時海原魚不問大小悉負御船而渡爾乃順

風大起御船從浪從御船之波潮溢於新羅國既到國中
於是新羅國王畏案曰自今以後隨天皇命爲御馬飼毎年雙船不乾船腹不乾柂檝共與天地無退奉仕乃以御杖衝立新羅王之門以住吉大神荒魂爲國守神祭而後還幸

漢王莽初始元年新羅南解王五年高句麗瑠璃王二十七年百濟始祖二十六年春正月新羅王以長女妻昔脫解脫解本多婆那國人國在倭國東北一千里

天鳳元年新羅南解王十一年高句麗瑠璃王三十三年百濟始祖三十二年倭侵新羅邊郡新羅發六部勁兵千人以禦之樂浪乘虛攻金城急夜有流星墜於賊營賊懼而退屯閼川上造石堆二十而去六部兵追者至閼川見石堆知賊衆乃止

今按天鳳元年當日本垂仁天皇四十三年

卷之二

漢永平十六年新羅脫解王十七年高句麗太祖王二十一年百濟多婁王四十六年夏五月倭侵新羅木出島王遣角干羽烏禦之不克死之

今按永平十六年當日本景行天皇三年

漢永壽三年新羅阿達羅王四年高句麗次大王十二年百濟蓋婁王三十年新羅置迎日縣初東海濱有人夫曰迎烏妻曰細烏一日迎烏採藻海濱忽漂至日本國小島爲王細烏尋其夫又漂至其國立爲妃時以迎烏細烏爲日月之精至是置縣焉

今按迎烏細烏事證之我國史殆有近之事曰意富伽羅國王之子都怒我阿羅斯等得神石化爲美麗童女後童女向東方去阿羅斯等乃尋追求浮海入日本國仕崇神天皇所求童女者爲比賣語曾社神此事詳古事記童女生自大卵不可以夏蟲語也又垂仁天皇三年新羅王子天日槍來歸蓋亦日精耶可觀其名以知之死爲但馬國出石大社廟食於千古誠非凡人也愚亦謂我朝人呼外國称曰伽羅者蓋外國人始來者都怒我阿羅斯等也乃意富伽羅國王之子也爾來以外國總称伽羅不獨称中國也意富伽羅國東國通鑑作大駕洛國始祖名金首露後新羅滅其國號金官郡

卷之三

魏青龍元年新羅助賁王四年高句麗東川王七年百濟仇首王二十年夏五月倭寇新羅東邊伊飡于老戰于沙道乘風縱火焚戰艦賊赴水死盡

今按魏青龍元年當日本神功皇后三十三年此年無與新羅戰事然是神功皇后元年征新羅即後漢獻帝建安六年也皇后舉兵三韓臣服神武靈異非人力之所及也沛然誰能禦之過化存神凛凛于千古不可不敬矣據國史記大槩如左日本紀仲哀天皇紀曰八年正月己亥到儺縣因以居橿日宮九月己卯詔群臣以議討熊襲時有神託皇后而誨曰天皇何憂熊襲之不服是膂之空國也豈足舉兵伐乎愈茲國而有寶國譬如美女之睩有向津國眼炎之金銀彩色多在其國是謂栲衾新羅國焉若能祭吾則曾不血刃其國必自服矣復熊襲爲服其祭之以天皇之御船及穴門直踐立所獻之水田名大田是等物爲幣也天皇聞神言有疑之情時神亦託皇后曰汝王不信則汝不得其國唯今皇后始有胎其子有獲焉然天皇猶不信強擊熊襲不得勝而還九年春二月丁未天皇

忽有痛身而明日崩時年五十二即知不用神言而早崩一云天皇親伐熊襲中賊矢而崩也時皇后傷天皇不從神教而早崩以爲知所祟之神欲求財寶國是以命群臣及百寮以解罪改過更造齋宮於小山田邑三月壬申朔皇后選吉日入齋宮親爲神主則命武內宿禰令撫琴喚中臣烏賊津使主爲審神者因以千繒高繒置琴頭尾而請曰先日教天皇者誰神也願欲知其名逮于七日七夜乃答曰神風伊勢國之百傳度逢縣之拆鈴五十鈴宮所居神名撞賢木嚴之御魂天疎向津媛命亦問之除是神復有神乎答曰幡荻穗出吾也於尾田吾田節之淡郡所居神之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於天事代於虛事代玉籤入彥嚴之事代神有之也問亦有耶答曰有無之不知焉於是審神者曰今不答而更後有言乎則對曰於日向國橘小門之水底所居而水葉稚之出居神名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神之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有無之不知焉遂不言且有神矣時得神語隨教而祭然後遣吉備臣祖鴨別令擊熊襲國未經浹辰而自服焉荷持田村有羽白熊鷲者其爲人強健亦身有翼能飛以高翔是以不從皇命每略盜人民戊子皇后欲擊熊鷲而自橿日宮遷于松峽宮時飄風忽起御笠墮風故時人號其處曰御笠也辛卯至層增岐野即舉兵擊羽白熊鷲而滅之謂左右曰取得熊鷲我心則安故號其處曰安也丙申轉至山門縣則誅土蜘蛛田油津媛時田油津媛之兄夏羽興軍而迎來然聞其妹被誅而逃之夏四月甲辰北到火前國松浦縣而進食於玉嶋里小河之側於是皇后勾針爲鉤取粒爲餌抽取裳縷爲緡登河中石上而投鉤祈之曰朕西欲求財國若有成事者河魚飲鉤因以舉竿乃獲細鱗魚時皇后曰希見物也希見此云梅豆邏志故時人號其處曰梅豆羅國今謂松浦訛焉是以其國女人每當四月上旬以鉤投河中捕年魚於今不絕唯男夫雖釣以不能獲魚既而皇后則識神教有驗更祭祀神祇躬欲西征爰定神田而佃之時引儺河水欲潤神田而掘溝及于迹驚岡大磐塞之不得穿溝皇后召武內宿禰捧劒鏡令禱祈神祇而求通溝則當時雷電霹靂蹴裂其磐令通水故時人號其溝曰裂田溝也皇后還詣橿日浦解髮臨海曰吾被神祇之教賴皇祖之靈浮涉滄海躬欲西征是以令頭滌海水若有驗者髮自分爲兩即入海洗之髮自分也皇后便結分髮而爲髻因以謂群臣曰夫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必在於斯今有所征伐以事付群臣若事不成者罪有於群臣是甚傷焉吾婦女之加以不肖然暫假男貌強起雄略上蒙神祇之靈下藉群臣之助振兵甲而度嶮浪整艫船以求財土若事就則群臣共有功事不就則吾獨有罪既有此意其共議之群臣皆曰皇后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且罪不及于臣下頓首奉詔秋九月己卯令諸國集船舶練兵甲時軍卒難集皇后曰必神心焉則立大三輪社以奉刀矛矣軍衆自聚於是使吾瓮海人烏摩呂出於西海令察有國耶還曰國不見也又遣磯鹿海人名草而令視數日還之曰西北有山帶雲橫絚蓋有國乎爰卜吉日而臨發有日時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

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内顧必爲敵所虜其敵少而勿輕敵強而無屈則奸暴勿聽自服勿殺遂戰勝者必有賞背走者自有罪既而神有誨曰和魂服王身而守壽命荒魂爲先鋒而導師船即得神教而拜禮之因以依網吾彦男垂見爲祭神主于時也適當皇后之開胎皇后則取石插腰而祈之曰事竟還日產於茲土其石今在于伊都縣道邊既而則撝荒魂爲軍先鋒請和魂爲王船鎭冬十月辛丑從和珥津發之時飛廉起風陽侯擧浪海中大魚悉浮扶船則大風順吹帆舶隨波不勞櫨楫便到新羅時隨船潮浪遠逮國中即知天神地祇悉助歟新羅王於是戰戰栗栗厝身無所則集諸人曰新羅之建國以來未嘗聞海水凌國若天運盡國爲海乎是言未訖之間船師滿海旌旗耀日鼓吹起聲山川悉振新羅王遥望以爲非常之兵將滅己國讋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擧兵以距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組以面縛封圖籍降于王船之前因以叩頭之曰從今以後長與乾坤伏爲飼部其不乾船柁而春秋獻馬梳及馬鞭復不煩海遠以毎年貢男女之調則重誓之曰非東日更出西且阿利那禮河之逆流及河石昇爲星辰而殊闕春秋之朝怠廢梳鞭之貢天神地祇共討焉時或曰欲誅新羅王於是皇后曰初承神教將授金銀之國又號令三軍曰勿殺自服今既獲財國亦人自降服殺之不祥乃解其縛爲飼部遂入其國中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即以皇后所杖矛樹於新羅王門爲後葉之印故其矛今猶樹于新羅王之門也是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收圖籍降於日本國密令伺其軍勢則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而款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絶朝貢故因以定内官家是所謂三韓也皇后從新羅還之十二月辛亥生譽田天皇（應神天皇也）於筑紫故時人號其產處曰宇瀰也云云皇后御名氣長足姫尊稚日本根子彦太日日天皇（開化天皇也）之曾孫氣長宿祢王之女也母曰葛城高顙媛足仲彦天皇（仲哀天皇也）二年立爲皇后幼而聰明叡智貌容壯麗父王異焉治天下六十九年夏四月丁丑崩於稚櫻宮時年一百歲冬十月壬申葬狹城盾列陵後奉謚神功皇后

魏

正始九年新羅沾解王二年高句麗東川王十二年中川王元年百濟古尒王十五年　夏四月倭兵新濟殺于老初倭使葛耶古聘新羅王使于老攄之于老戲言早晩以汝王爲鹽奴王妃爲爨婦倭主聞之遣將軍于道朱君來侵王出居于柚村于老曰今日之寇由臣言致之臣請當之遂抵倭軍曰前日之言戲之耳豈意興師至此耶倭人執之積薪燒殺之乃去後倭使來聘于老之妻請於王私饗之及其醉使人執而焚之倭怒來攻金城不克引去　權近曰金富軾以謂于老爲時大臣掌軍國事戰之必克不克亦不至敗則其謀策必有過人者矣然以一言之悖致兩國交兵以取身死樞機之不可不愼如此其妻能不忘讎必[illegible]報之有足嘉矣然徒欲報其私怨敢殺來使又致兩國之交兵當時君臣不能禁於未然亦不得辭其責矣　臣等按[illegible]口出好興戎不可不愼也于老以一言之失搆釁小醜[illegible]

速禍喪身辱國固不足多責矣抑羅之君臣所失亦多倭遽興忿兵直造國都此正門庭之冦利用禦之者乃聽于老單騎赴敵使賊得以快忿焚灸于老雖有失言之罪國之勳戚大臣係國家重輕者也委諸賊手而莫之救其失一也大臣見殺於敵其爲國家之恥大矣是宜與師問罪勦巢覆穴則庶可報于老之讎雪前日之恥伸大國之威矣而當時未聞征討之舉其失二也如或度勢相時力有所不逮兵有所不加則固當絶其聘問拒其來使不與之相好也今乃捨當討之罪而猶待以交隣之禮其失三也　之來于老之妻私饗醉殺爲所天報復在于老之妻則有足多者矣因一婦人而殺其信使如國體何其失四也遇一機會而有此四失將何以脩內治而禦外侮乎自是兵連禍結外冦益熾矣

必不由於今日處置失宜之致然也

今按正始六年當日本神功皇后四十五年日本書紀神功皇后紀一云會獲新羅王詣于海邊拔王臏筋令匍匐石上俄而斬之埋沙中則留一人爲新羅宰而還之然後新羅王妻不知埋夫屍之地獨有誘宰之情乃誂宰曰汝當令識埋王屍之處必篤報之且吾爲汝妻於是宰信誘言密告埋屍之處則王妻與國人共議之殺宰更出王屍葬於他處時取宰屍埋于王墓土底以擧王櫬窆其上曰尊卑次第固當如此於是天皇聞之重發震忿大起軍衆欲頓滅新羅是以軍船滿海而詣之是時新羅國人悉懼不知所如則相集　殺王妻以謝罪也此與于老妻事[illegible]而已葛那古蓋葛城襲津彦之

甲寅　乙卯　丙辰　壬申

誤日本書紀曰應神天皇十四年弓月君自百濟來歸因以奏之曰臣領己國之人夫百二十縣而歸化然因新羅人之拒皆留加羅國爰遣葛城襲津彦而召弓月之人夫於加羅然經三年而襲津彦不來焉十六年八月遣平群木菟宿祢的戸田宿祢於加羅仍授精兵詔之曰襲津彦久之不還必由新羅人拒而滯之汝等急往之擊新羅披其道路於是木菟宿祢等進精兵莅于新羅之境新羅王愕之服其罪乃率弓月之人夫與襲津彦共來焉

當元康四年新羅儒禮王十一年高句麗烽上王三年百濟責稽王九年夏倭人攻新羅長峯城不克

今按元康四年當日本應神天皇二十五年

當元康五年新羅儒禮王十二年高句麗烽上王四年百濟責稽王十年春新羅王謂群臣曰倭

人屢犯我城邑百姓不得安居吾欲與百濟共擊之如何弘權對曰我軍不習水戰冒險遠征恐有不測之危況百濟多詐常有呑噬之心恐難與同事王曰善

今按元康五年當日本應神天皇二十六年

當永康元年新羅基臨王二年高句麗烽上王九年美川王元年百濟汾西王三年春正月新羅與倭國交聘

今按永康元年當日本應神天皇三十一年

當永嘉六年新羅訖解王三年高句麗美川王十三年百濟比流王九年三月倭遣使請婚於新羅以阿飡急利女送之

臣等按春秋之法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今王于老之子于老嘗見殺於倭奴則王之於倭奴有不共之讎包羞忍恥匿怨忘親輕以許嫁何耶昔莊之於齊襄有父之讎方居苫塊無時焉可通也而當其身棄怨釋仇

或主婚或盟或會或狩大夫子道故春秋備書于策譏加貶以著忘親之罪今王雖欲辭魯莊之罪得乎嗚呼夫差夷狄之君也猶不忘越王之殺其父出入之背終必報復而後乃已今王非特春秋罪人抑亦夫差之罪人與

今按永嘉六年當日本應神天皇四十三年先是四十一年天皇崩年百十歳其後三年之間大鷦鷯尊菟道稚郎子兄弟讓天下不即位當斯時誰請婚乎東國通鑑說甚非也

卷之四

晉建元二年新羅訖解王三十五年高句麗故國原王十四年百濟比流王四十一年契王元年　春二月倭遣使新羅請婚不報

今按建元二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三十二年我國史諸書無請婚事

晉穆帝永和元年新羅訖解王三十六年高句麗故國原王十五年百濟契王二年　二月倭移書新羅絕交

今按永和元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三十三年

晉永和二年新羅訖解王三十七年高句麗故國原王十六年百濟契王三年近肖古王元年　九月倭寇新羅風島進圍金城急王欲出兵擊之伊伐飡康世曰賊遠至其鋒不可當不若緩之待其師老王然之閉門不出賊食盡將退命康世率勁騎追擊走之

今按永和二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三十四年

晉哀帝興寧二年新羅奈勿王九年高句麗故國原王三十四年百濟近肖古王十九年　夏四月倭大發兵侵新羅王懼造草偶人數千持兵列吐含山下伏勇士一千於斧峴東原倭恃衆直進伏發擊其不意倭兵大敗走追擊殺之幾盡

今按興寧二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五十二年

晉太元十七年新羅奈勿王三十七年高句麗故國壤王九年廣開土王元年百濟辰斯王八年阿莘王元年　夏五月倭人來圍新羅金城五日不解將士皆請出戰王曰今賊棄舟深入在於死地鋒不可當閉門固守賊乃退王先遣勇騎二百要其歸路又遣步卒一千追於獨山夾擊大敗之殺獲甚多

今按太元十七年當日本仁德天皇八十年

晉安帝隆安元年新羅奈勿王四十二年高句麗廣開土王六年百濟阿莘王六年　夏五月百濟與倭結好遣太子腆支爲質　權近曰世子君之儲副其重係乎宗社不可以輕出者也古者諸侯朝於天子有疾而不可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以行急述職也諸侯相朝本無未有使世子攝行之禮故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於魯君子譏之以爲取危亂之本也朝且不可況出質乎漢唐以降外夷君長或遣世子入侍是以小事大以夷恭事禮亦然矣若百濟王以世子腆出質于倭則是輕其國本而棄之非類之地也苟能修德行政強於自治輯和其民人愼固其封守遣使修聘以通隣好倭人雖暴何畏焉乃不能然以千里畏人汲汲焉欲結其好出質世嫡虎若小夷之事中國而不知恥焉哀微其父何以爲國乎及其薨也二弟相戕兩遂危亂微解忠獻謀國人殺碟禮則腆之復國必不可行矣此可以爲永世之戒矣

今按隆安元年當日本仁德天皇八十五年

晉元興元年新羅奈勿王四十七年實聖王元年高句麗廣開土王十一年百濟阿莘王十一年　三月新羅

遣未斯欣質于倭王常恨奈勿王質已於高句麗思欲釋憾於其子而遣之

今按元興元年當日本履中天皇三年未斯欣我國史所謂微叱已知歟或作微叱許智皆音之轉也按日本書紀神功皇后征新羅新羅王降以微叱已知爲質仍賚金銀彩色及綾羅縑絹載于八十艘船令從官軍此新羅王常以八十艘之調貢于日本國之縁也後五年微叱許智脫去其事頗相似而世之相後二百餘年詳見下文

（晉義熙元年新羅實聖王四年高句麗廣開土王十四年百濟阿華王十四年腆支王元年）秋九月百濟王阿莘薨太子腆支質倭國不還太子仲弟訓解攝國政以待太子之還季弟碟禮殺訓解自立爲王腆支聞王訃痛哭請歸倭王以兵百人衛送腆支既至國界漢城人解忠迎謂

曰大王棄世碟禮殺兄自立願太子早爲之計腆支以倭兵自衛依海島備之國人殺碟禮迎立爲王

今按義熙元年當履中天皇六年日本紀阿莘作阿華腆支作直支云應神天皇十六年是歲百濟阿華王薨天皇召直支王謂之曰汝返於國以嗣位仍且賜東韓之地而遣之（東韓者甘羅城高難城爾林城是也見此則腆支歸國履中以前也）

（晉義熙四年新羅實聖王七年高句麗開土王十七年百濟腆支王四年）二月新羅王聞倭人營於對馬島鍊兵儲糧謀將襲之欲先其未發擊破之舒弗邯未斯品曰臣聞兵凶器戰危事況涉巨浸以伐人勝或有悔不可追不若依險設關來則禦之使不得侵掠伺其便出擊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策之上也王從之

今按義熙四年當日本反正天皇三年

（晉義熙八年新羅實聖王十一年高句麗廣開土王二十一年百濟腆支王八年）高句麗亦請質于新羅王遣卜好爲質卜好未斯欣之兄也王既質未斯欣於倭憾猶未釋復以卜好質於高句麗

今按義熙八年當允恭天皇元年

（晉義熙十四年新羅訥祇王二年高句麗長壽王六年百濟腆支王十四年）春新羅遣歃良州干朴堤上如高句麗堤上與王弟卜好自高句麗來初王即位思見未斯欣卜好求得辯士往說之聞堤上勇而謀可以濟事乃召問曰吾二弟久質倭麗何術以生還堤上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若論難易而後行謂之不忠圖死生而後動謂之無勇臣雖不肖願奉命行遂聘高句麗語王曰臣聞交隣之道誠信而已若交質子則不及五霸誠末世之事也今寡君之愛弟卜好在此殆將十年寡君以鶺鴒在原之意永懷不已

若大王惠然許之則若九牛落一毛無所損也而寡君之德大王可量也哉高句麗王然之許與堤上同歸堤上婆娑王五世孫也○秋新羅朴堤上如倭死之王弟未斯欣自倭來初卜好既還王語堤上曰我念二弟如左右臂今只得一臂奈何堤上曰臣雖駑才既以身許國有何敢辭然高句麗大國王亦賢臣得以一言悟之若於倭當以謀給不可以口舌論臣若得罪而逃者及臣既行請囚臣家屬乃以死自誓不見妻子抵栗浦已解纜其妻追至大哭堤上曰我已將命自分必死遂入倭國若叛者倭主疑之先是百濟人入倭國給言新羅與高句麗將謀伐倭王遂遣兵邏戍會高句麗侵新羅并其邏卒殺之倭主以百濟人言爲實及聞新羅王囚未斯欣堤上家屬謂堤上實叛者於是出師將襲新羅仍以堤

上未斯欣爲嚮道行至海島諸將密議滅新羅執堤上未斯欣妻孥以還堤上知之與未斯欣日乘舟若遊玩然倭人不疑堤上勸未斯欣潛還未斯欣曰豈忍捨君而獨行堤上曰若能救公之命而慰大王之情則足矣何敢愛生未斯欣泣辭遁還堤上獨寢舟中晏起以緩未斯欣遠行倭人謂知未斯欣之亡縛堤上追之會煙霧晦冥不及倭王怒囚堤上鞫之曰汝何竊遣未斯欣耶堤上曰臣是鷄林之臣欲成吾君之志耳倭王怒曰今汝已爲我臣而稱鷄林之臣則必具五刑若稱倭國之臣者必賞以重祿堤上曰寧爲鷄林之犬豘不爲倭國之臣子寧受鷄林之箠楚不受倭國之爵祿倭主怒剝堤上脚下皮刈蒹葭使趨其上問曰汝何國臣曰鷄林之臣又使立於熱鐵上問何國之臣曰鷄林之臣也倭主知不可

屈乃燒殺於木島中王聞之哀慟贈堤上大阿飡厚賜其家使未斯欣娶其第二女未斯欣之來王命六部郊迎及見握手相泣置酒極娛作憂息曲慰之後堤上妻率三女上鵄述嶺望倭國痛哭而死仍爲鵄述神母今有祠　臣等按士生天地間所甚重者身也又有重於身者曰忠義志節而已苟免忠義而後其身重志節而輕其身惟天下烈丈夫能之今於朴堤上見之堤上良州一干耳王未嘗尊位重祿圖議國政堤上亦未有食君之粟任君之事則無死君之義也王聞人之薦而舉之遽屬人事而使踐鄰其爲計危且殆矣堤上聞命忠憤慷慨之心自激於中嘗西使高句麗也出萬死之力掉三寸之舌從容立談之間麗主感悟乃還質子功不細矣及東使日邦也兵計得行質子既還自分必死寄命虎狼之口而不辭其忠肝義膽強毅果敢之氣屹如山岳視彼撼搖哉及倭主備諸酷刑千剉萬苦愈剛愈勁曾不小桓其心就死曾非所謂先忠義重志節天下之烈大丈夫乎嗚呼荊軻聶政以匹夫之勇行盜賊之謀然輕生忘死自快於心後世猶稱之況忘身徇國視死如歸如堤上者豈易得哉

今按義熙十四年當日本反正天皇三年未斯欣事見上

又日本書紀曰應神天皇五年春三月己酉新羅王遣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等朝貢仍有返先質微叱許智伐旱之情是以誂許智伐旱而紿之曰使者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等告臣曰我王以坐臣久不還而悉沒妻子爲孥冀暫還本土知虛實而請焉皇太后則聽之因以副葛城襲津彦而遣之共到對馬宿于鉏海水門時新羅

使者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船及水手載微叱旱岐令逃於新羅乃造蒭靈置微叱智之床詳爲病者告襲津彦曰微叱智忽病之將死襲津彦使人令看病即知欺而捉新羅使者三人納檻中以火焚而殺乃詣新羅次于蹈鞴津拔草羅城還之是時俘人等今桑原佐糜高宮忍海凡四邑漢人等之始祖也日本書紀說與通鑑朴堤上事大同小異蓋世殊事異乎今並書傳疑

宋元嘉二十一年新羅訥祇王二十八年高句麗長壽王三十二年百濟毗有王十八年

夏四月倭寇新羅圍金城十日糧盡乃歸王欲出兵追之左右曰兵法窮寇勿追王其舍之不聽率數千騎追至獨山東合戰爲賊所敗將士死者過半王蒼黃棄馬登山賊圍之數重忽昏霧不辨咫尺賊謂有陰助收兵乃退

今按元嘉二十一年當日本允恭天皇三十三年

宋大明三年新羅慈悲王二年高勾麗長壽王四十七年百濟蓋鹵王五年 夏五月倭以兵船百餘艘襲新羅東邊進圍月城四面矢石如雨王固守賊將退出兵擊敗之追至海口賊溺死者過半

今按大明三年當日本雄略天皇三年

宋大明七年新羅慈悲王六年高勾麗長壽王五十一年百濟蓋鹵王九年 春二月倭侵新羅歃良城不克而去王命伐智德智伏兵於歸路要擊大敗之王以倭屢侵疆埸築沿邊二城

今按大明七年當日本雄略天皇七年

卷之七

唐顯慶四年新羅太宗王六年高勾麗寶藏王十八年百濟義慈王十九年 春二月新羅將伐百濟遣使如唐乞師

唐顯慶五年新羅太宗王七年高勾麗寶藏王十九年百濟義慈王二十年 三月唐遣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等伐百濟初新羅因宿衛金仁問乞師至是帝決意討之徵仁問問道路險易仁問應對甚悉帝悅遂以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仁問爲副大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龐孝公右武衛將軍馮士貴等水陸十二萬伐百濟勅新羅王爲嵎夷道行軍總管爲之聲援○秋七月唐兵與新羅兵圍百濟都城拔之百濟王義慈降唐兵執之以歸時蘇定方金仁問等濟師于伎伐浦百濟合兵熊津口禦之定方出左涯乘高而陣與之戰百濟軍大敗云云王與太子孝率左右夜遁保熊津城王宮諸姬走大王浦高石上墮死後人名其岩爲落花岩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太子之子文思謂隆曰王與太子固在而叔自王唐兵雖解我輩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而出民皆從之隆與大佐平千福等出降定方令兵士登堞立唐旗幟泰窘蹙開門請命於是義慈率太子孝自熊津城來詣定方降云云 新羅王自今突城至遣弟監天福露布告捷於唐八月置酒宴定方及將士坐義慈堂下使行酒百濟羣臣莫不嗚咽流涕九月定方以義慈及子孝泰隆演大臣將士八十八人百姓萬二千八百七人渡海還

今按日本書紀曰舒明天皇三年當唐貞觀五年三月庚申朔百濟王義慈入王子豐章爲質

卷之八

新羅　高勾麗

唐龍朔元年新羅太宗王八年文武王元年高勾麗寶藏王二十年 春正月百濟宗室福信等

丘故王子扶餘豐爲王豐嘗質於倭福信起兵與浮屠道琛據周留城迎立之西北部皆應引兵圍劉仁願於熊津城時郎將劉仁軌坐罪白衣從軍唐詔以爲檢校帶方州刺史將前都督王文度之衆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曰天將富貴此翁矣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鬪而前福信等立兩柵於熊津口拒之仁軌與新羅兵合擊之百濟軍奔入柵爭橋墮死者萬餘人福信等乃釋圍退保任存城新羅人以糧盡引還於是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衆其勢益張使告仁軌曰聞大唐與新羅約盡殲百濟遺民以國界新羅我與坐而受死豈若力戰而圖存仁軌遣使齎書以陳禍福琛等倨甚館使者於外嫚報曰使人官卑我是一

國大將不合相殺書不合遣還之仁軌以衆少與仁願合軍休士上表請合新羅兵攻之新羅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欽自葛嶺道還新羅不敢復出既而福信殺道琛并其衆豐不能制福信以仁願孤城無援遣使慰之曰大使何將西還當遣相送○二月百濟人攻泗沘城新羅王命伊飡品日爲大幢將軍率上州下州誓幢郎幢將軍等往救之品日至百濟境分麾下先至豆良尹城南相營地百濟人望軍陣不整猝出擊之羅軍驚潰大軍繼至攻豆良尹城三旬不克○夏四月新羅品日等還至賓骨壤猝遇百濟軍戰敗兵械輜重失亡殆盡上州郎幢兵遇百濟軍於角山進擊克之入其屯堡斬獲二千級王聞軍敗遣將軍金純等救之至加尸兮津聞軍退乃還王以諸將敗

績論罰有差○秋八月新羅王率諸將會唐兵伐高句麗次熊峴攻百濟甕山城拔之先是帝遣金仁問儒敦等還諭曰朕既滅百濟除爾國患今高句麗負固與穢貊同惡違事大之禮棄善隣之義朕欲同伐以殲垂亡之虜王雖在服重違帝命遂以金庾信爲大將軍仍部分二十三總管自領至始飴谷有告者曰百濟餘民據甕山城王先遣使諭之不服王行次南川州鎭守劉仁願亦自泗沘來會庾信進圍甕山城語百濟人曰爾國不龔致大國之討順命者賞不順命者戮今汝等獨守孤城欲何爲乎將必塗地不如早降非但全軀富貴可期也百濟人曰城雖小兵食俱足士卒義勇寧爲戰死誓不生降庾信笑曰困獸猶鬬此之謂也圍不解九月王進次熊峴停集諸總管親臨誓師將泄士皆奮勵遂與庾信

合兵圍之先燒大柵斬數千人城陷獲賊將戮之王論士功差○新羅上州總管品日等率兵攻百濟雨述城斬千餘級達率助服恩率波伽等與衆降王賜助服級飡仍授古陁耶郡太守波伽級飡又賜田宅衣物

今按唐龍朔元年當日本齊明天皇七年我齊明天皇之西征天智天皇與大軍欲存百濟皆斯時也日本書紀曰齊明天皇六年九月癸卯百濟遣達率闕名沙彌覺從等來奏曰 或本云逃來告難 今年七月新羅恃力作勢不親於隣引搆唐人傾覆百濟君臣總俘略無噍類於是西部恩率鬼室福信赫然發憤據任射岐山達率餘自進據中部久麻怒利城各營一所誘聚散卒兵盡前役故以棓戰新羅軍破百濟奪其兵既而濟兵翻銳唐不敢入福信等遂鳩集同

國共保王城國人尊曰佐平福信佐平自進唯福信起神武之權興既亡之國冬十月百濟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貴智等來獻唐俘一百餘人今美濃國不破片縣[片當作山]二郡唐人等也又乞師請救并乞王子余豐璋曰唐人率我蟊賊來蕩搖我疆埸覆我社稷俘我君臣而百濟國遙賴天皇護念更鳩集以成邦方今謹願迎百濟國遣侍天朝王子豐璋將爲國主云云詔曰乞師請救聞之古昔扶危繼絕著自恒典百濟國窮來歸我以本邦喪亂靡依靡告枕戈嘗膽必存拯救遠來表啓志有難奪可分命將軍百道俱前雲會雷動俱集沙㖨剪其鯨鯢紓彼倒懸宜有司具爲與之以禮發遣云云十二月庚寅天皇幸于難波宮天皇方隨福信所乞之意思幸筑紫將遣救軍而初幸斯備諸

軍器是歲欲爲百濟伐新羅乃勅駿河國造船已訖挽至續麻郊之時其船夜中無故艫舳相反衆知終敗科野國言蠅群向西飛踰巨坂大十圍許高至蒼天或知救軍敗績之怪七年正月壬寅御船西征始就于海路甲辰御船到于大伯海庚戌御船泊于伊豫熟田津石湯行宮三月庚申御船還至于娜大津居于磐瀨行宮天皇改此名曰長津四月百濟福信遣使上表乞迎其王子糺解五月癸卯天皇遷居于朝倉橘廣庭宮是時斮除朝倉社木而作此宮故神忿壞殿由是病死者衆七月丁巳天皇崩于朝倉宮皇太子　天皇素服稱制遷居于長津宮稍聽水表之軍政八月遣前將軍大華下阿曇比邏夫連小華下河邊百枝臣等後將軍大華下阿倍引田比邏夫臣大山上物部連熊大山上守君大石等救百濟仍送兵仗五穀九月皇太子御長津宮以織冠授於百濟王子豐璋復以多臣蔣敷之妹妻之乃遣大山下狹井連檳榔小山下秦造田來津率軍五千餘衛送於本鄕於是豐璋入國之時福信迎來稽首奉國朝政皆悉委焉天智天皇元年正月丁巳賜百濟佐平鬼室福信矢十萬隻絲五百斤綿一千斤布一千端韋一千張稻種三千斛三月癸巳賜百濟王布三百端五月大將軍大錦中阿曇比邏夫連等率船師一百七十艘送豐璋等于百濟國宣勅以豐璋使繼其位又予金策於福信而撫其背褒賜爵祿于時豐璋等與福信稽首受勅衆爲流涕是歲爲救百濟修繕兵甲備具船舶儲設軍粮

秋八月蘇定方破高句麗軍於浿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城（唐龍朔二年新羅文武王二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一年）春正月新羅王遣金庾信金仁問眞服良圖等九將軍與留鎭劉仁願率兵數萬以車二千餘兩載米四千石租二萬二千餘石赴平壤至風樹村冰滑道險車不得行并與牛馬至七重河人皆懼涉不敢先庾信先濟諸軍繼之入嚴境至蒜壤人皆困之庾信語諸將曰麗濟二國爲我世讎今不畏死赴難者欲藉大國之力滅二國以報國讎諸君宜勉之直趨平壤遇嚴兵於梨峴逆擊克之所得兵仗甚多(一)唐沃沮道總管龐孝泰與高句麗戰兵敗死之初孝泰率嶺南水戰之士軍於蛇水上蓋蘇文迎擊之孝泰大敗或勸突圍就劉伯英曹繼叔之營孝泰曰我伏事兩代過蒙恩遇高句麗不滅吾必不還我將鄕里子弟五千餘人今並死盡豈爲一身求活耶蘇文内薄攻之死者累萬箭如蝟毛孝泰遂與其子十三人皆死(二)二月唐遼東道總管蘇定方解平壤圍引兵還先是金庾信等至獐塞道險距平壤數里會風雪寒冱人馬疲憊凍死

今按龍朔二年當日本天智天皇元年日本書紀曰齊明天皇七年十二月日本救高麗軍將等泊于百濟加巴利濱又曰高麗國寒極冱凍唐軍雲車衝棚鼓鉦吼然高麗士卒膽勇雄壯故更取唐二壘唯有二塞唐兵抱膝而哭天智天皇元年三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乞救國家仍遣軍將據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界新羅不獲踰其西壘東國通鑑所記多合我國史然不知我助高麗

耽羅國王佐平徒冬音律朝新羅初高乙那十五代孫高厚

高清兄弟三人造舟渡海至于耽津于時客星見于南方太史奏曰異國人來朝之象也未幾厚等果來王嘉之稱長子曰星主以其動星象也二子曰王子益王愛清令出胯下如己子故名之季子曰都內邑號曰耽羅以來時初泊耽津故也各賜寶蓋衣帶而遣之不知何王時也後臣屬百濟故以佐平爲官號至是來降爲屬國

今按日本紀先是齊明天皇七年五月丁巳耽羅始遣王子阿波伎等貢獻其後數來朝故表出耽羅事下亦宜參考之

三月新羅王以百濟既平大赦命有司設大酺○秋七月唐熊津都督劉仁願等大破百濟兵於熊津帝以平壤軍還勅仁願等西歸劉仁軌以爲如此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乃守便宜擊破福信餘衆於熊津東拔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仍分兵鎮守福信等以眞峴城臨江高險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板堞比明入城斬殺八百人遂通新羅餉道仁願奏請益兵詔左威衞將軍孫仁師爲熊津道行軍總管發淄青萊海兵七千餘人往就熊津時福信專權與豐寖相猜謀殺豐豐帥親信掩斬之遣使高句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

今按福信之遭害據我國史天智天皇二年六月也即當唐龍朔二年福信者百濟之良將其勢將復百濟豐璋猜嫌害之猶項羽之害一范增也百濟自取滅也甚可惜之日本紀曰天智天皇二年二月丙戌百濟遣達率金受等進調是月佐平福信上送唐俘續守言等六月百濟王豐璋嫌福信有謀反心以革穿掌而縛時難自決不知所爲乃問諸臣曰福信之罪既如此焉可斬不於是達率德執得曰此惡逆人不合放捨福信即唾於執得曰腐狗癡奴王勒健兒斬而醢首八月甲午新羅以百濟王斬己良將謀直入國先取州柔

癸亥 唐龍朔三年新羅文武王三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二年

秋九月新羅王及唐熊津總管孫仁師等攻百濟周留城拔之扶餘豐奔高句麗先是仁師來與仁願合士氣大振新羅王率金庾信等二十八將來助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林城水陸之衝合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百濟巢穴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帥步騎仁軌及扶餘隆帥舟師自熊津江進同趨周留城遇倭人於白江口新羅軍力戰四合皆克焚其船四百艘 西峯按東國通鑑文武王九年七月唐摠管薛仁貴遣僧琳潤致書於王其略曰龍朔三年倭人來助百濟兵船千艘泊于白沙觀此則千艘中焚四百艘歟 煙焰灼天海水爲赤豆陵尹周留等城皆下豐脫身走王子忠勝忠志等帥其衆與倭人皆降新羅王謂倭人曰我與爾國隔海講和聘問交通未嘗交搆何今日與百濟謀我今爾之命在我掌握不忍殺之歸語爾王遂縱之分兵擊諸城降之獨遲受信所據任存險固粮儲又多攻之三旬不下

今按龍朔三年當天智天皇二年日本書紀曰三月遣前將軍上毛野君稚子間人連大蓋中將軍巨勢神前臣譯語三輪君根麻呂後將軍阿倍引田臣比邏夫大宅臣鎌柄率二萬七千人伐新羅六月前將軍上毛野君稚子等取新羅沙鼻岐奴江二城八月新羅聞福信之死謀直入

百濟先取州柔於是百濟知賊所計謂諸將曰今聞大日
本國之救將廬原君臣率健兒萬餘正當越海而至願諸
將軍等應預圖之我欲自往待饗白村戊戌賊將至於州
柔繞其王城大唐軍將率戰船一百七十艘陣列於白村
江戊申日本船師初至者與大唐船師合戰日本不利而
退大唐堅陣而守己酉日本諸將與百濟王不觀氣象而
相謂曰我等爭先彼應自退更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
擊大唐堅陣之軍大唐便自左右夾船繞戰須臾之際官
軍敗續赴水溺死者衆艫舳不得廻旋朴市田來津仰天
而誓切齒而嗔殺數十人於是戰死百濟王豐璋與數人
乘船逃去高麗九月丁巳百濟州柔城始降於唐甲戌日
本船師及佐平余自信達率木素貴子谷那晉首憶禮福
留并國民等至於氐禮城明日發船始向日本

愚按夫三韓世爲我國附庸然新羅忘我恩動輙有虎心
百濟狎欺誠而及其喪亂告急曾可不恤危乎是以齊明
天皇天智天皇幸筑紫數與大軍欲存其國然於存亡危
急之間福信見枉害三月國遂亡墟此豐璋之過也天乎
人乎悲夫

十一月唐劉仁軌遣將攻拔任存城云云

〔甲子〕唐麟德元年新羅文武王四年高勾麗寶藏王二十三年 二月唐遣劉仁願將兵代戍熊
津以扶餘隆爲熊津都督俾還其國招輯餘衆令與新羅釋
憾○三月百濟餘衆又聚泗沘城叛熊津都督發所管兵攻
克之

〔乙丑〕唐麟德二年新羅文武王五年高勾麗寶藏王二十四年 秋八月庚子新羅王與劉仁願
扶餘隆同盟于熊津之就利山其誓詞曰往者百濟先王迷
於逆順不敦鄰好不睦親姻結托高勾麗交通倭國共爲殘
暴侵削新羅剽邑屠城略無寧歲天子憫一物之失所憐百
姓之無辜頻命行人諭以和負險恃遠侮慢天經皇赫斯
怒龔行弔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固可瀦宮汚宅作誡來裔
拔本塞源垂訓後昆然懷柔伐叛前王之令典興亡繼絕往
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曩冊故立前百濟大司稼正卿扶
餘隆爲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爲與國
各除宿憾結好和親各承詔命永爲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
將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寔宣成旨約之以婚姻申
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如兄弟祗奉綸
言不敢失墜既盟之後共保歲寒若有背盟二三其德興兵
動衆侵犯邊陲明神鑒之百殃是降子孫不育社稷無守禋
祀磨滅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券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敢
違犯神之聽之是饗是福仁軌之辭也歃訖埋牲幣於壇之
壬地藏其書於新羅宗廟於是仁軌領新羅使者及百濟耽
羅倭人四國使浮海西還會祀泰山隆畏衆携散亦歸京師
後唐以隆爲熊津都督帶方郡王遣歸國安輯餘衆仍移安
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隆畏新羅之强不敢入舊國寄治
高勾麗死百濟遂滅

今按麟德二年當天智天皇四年日本書紀曰九月壬辰
唐國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馬上柱國劉德高等等謂右戎衛郎將上柱國百濟禰軍朝散大夫柱國郭務悰凡二百五十四人七月二十八日至于對馬九月二十日至于筑紫二十二日進表函 十一月辛巳饗賜劉德高等十二月辛亥賜物於劉

德高等是月劉德高等罷歸是歲遣小錦守君大石等於大唐云云（等謂小山坂合部連石積吉士針間蓋送唐使人乎）觀此則東國通鑑所謂倭人使蓋謂此

卷之九

新羅紀

文武王

（唐總章二年新羅文武王九年）秋七月唐總管薛仁貴遣僧琳潤致書於王其略曰至總章元年百濟渝盟越境侵犯又致書云天朝修理戰艦外託征倭欲伐新羅

今按總章元年當日本天智天皇七年

十年（唐咸亨元年）八月倭國更號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爲名

今按咸亨元年當日本天智天皇九年更號日本說唐書之文也詳見上卷元元集第一和漢春秋曰括地志云和國武后改曰日本國釋日本紀延喜講記曰日本者自唐所號也隋文帝開皇中入唐使小野妹子將改倭號爲日本然依隋皇癖物理遂不許至唐武德中始號日本又曰日本當大唐東方故名之裏疏曰日本者日始出之國也故曰日本一義本猶始也陰陽二神始生日神故以日本爲名西峯按神功皇后征新羅時新羅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即漢建安中也觀此則日本之號久矣非始于唐

卷之十

新羅紀

孝昭王

七年（唐嗣聖十五年）春三月日本國遣使來聘

今按嗣聖十五年當日本文武天皇二年續日本紀曰天之眞宗豐祖父天皇（文武天皇）二年春正月甲子新羅使一吉飡金弼德等貢調物二月甲子金弼德等還蕃四年五月辛酉以從五位下佐伯宿祢麻呂爲遣新羅大使勤大肆佐味朝臣加□志爲小使大少位各一人大少史各一人冬十月癸亥直廣肆佐伯宿祢麻呂等至自新羅獻孔雀及珍物觀此則東國通鑑以新羅使來爲我國使往年

聖德王

二十年（唐開元十九年）春二月日本國以兵船三百艘寇東邊王命將擊破之

今按開元十九年當日本聖武天皇天平三年此年我國無伐新羅之事續日本紀曰天璽國押開豐櫻彦天皇（聖武天皇）七年二月癸卯新羅使金相貞入京癸丑遣中納言正三位多治比眞人縣守於兵部曹司問新羅使入朝之旨而新羅國輒改本號曰王城國因茲返却其使九年二月己未遣新羅使奏新羅國失常禮不受使旨於是召五位已上并六位已下官人總四十五人于內裏令陳意見丙寅諸司奏意見表或發兵加征伐三月壬寅遣新羅使副使正六位上大伴宿祢三中等四十人拜朝四月乙巳遣使於伊勢神宮大神社筑紫住吉八幡二社及香椎宮奉幣以告新羅無禮之狀觀此則當斯時新羅得罪本朝欲伐之然其後新羅令王子金泰廉等拜朝改悔前過故不問其罪王子拜朝事見下文

孝成王

六年 唐天寶元年 冬十月日本國使至不納

今按天寶元年當日本天平十四年此年無遣新羅使事新羅不納日本使者非也續日本紀曰天平十四年二月戊寅太宰府言新羅使沙飡金欽英等一百八十七人來朝庚辰詔以新京創宮室未成便令右大辨紀朝臣飯麻呂等饗金欽英等於太宰自彼放還觀此則我朝不納新羅使也

惠恭王

十五年 唐大暦十四年 春三月遣金巖聘日本巖允中庶孫也性聰敏少爲伊飡入唐宿衛間就師學陰陽家術自述遁甲立成法示其師師曰不圖明達至此自是不敢以弟子待之及還爲司天大博士歷守良康漢三州復爲執事侍郎鎭浿江所至盡心撫字每農隙教以六陣兵法人皆便之嘗有蝗入界歉野百姓憂懼巖至誠禱之忽風雨作蝗盡斃至是聘日本王知其賢欲留之會唐使高鶴林來相見甚懽以巖爲大國所知不敢留乃還

今按大暦十四年當日本光仁天皇寶龜十年續日本紀金巖作金嚴無欲留之事曰寶龜十一年正月己巳天皇御大極殿受朝唐使判官高鶴林新羅使薩飡金蘭蓀等各依儀拜賀辛未新羅使獻方物仍奏曰新羅國王言夫新羅者開國以降仰賴聖朝世世天皇恩化不乾舟楫貢奉御調年紀久矣然近代以來境內奸寇不獲入朝是以謹遣薩飡金蘭蓀級飡金巖等貢御調兼賀元正又訪得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隨使進之又依常例進學語生參議左大辨正四位下大伴宿禰伯麻呂宣勅曰夫新羅國世連舟楫供奉國家其來久矣而泰廉等還國之後不修常貢每事無禮所以頃年返却彼使不加接遇但今朕時遣使修貢兼賀元正又搜求海上三狩等隨使來此之勤朕有嘉焉自今以後如是供奉厚加恩遇待以常禮宜以茲狀語汝國王是日宴唐及新羅使於朝堂賜祿有差壬申授新羅使薩飡金蘭蓀正五品上副使級飡金巖正五品下大判官韓奈麻薩仲業少判事奈麻金貞樂大通事韓奈麻金蘇忠三人各從五品下自外六品已下各有差並賜當色并履

哀莊王

三年 唐貞元十八年 冬十二月授均貞爲大阿飡假稱王子欲以質倭國均貞辭

今按貞元十八年當日本桓武天皇延暦二十一年夫新羅事我之禮厚故王子代國王入朝例也今以均貞欲假稱王子然非其實故均貞辭乎舉王子來例如左續日本紀曰寶字稱德孝謙皇帝天平勝寶二年六月己丑新羅王子金泰廉等拜朝并貢調因奏曰新羅國王言日本照臨天皇朝庭新羅國者始自遠朝世々不絶舟楫並連來奉國家今欲國王親來朝貢進御調而顧念一日无主國政絶亂是以遣王子韓阿飡泰廉代王爲首率使下三百七十餘人入朝兼令貢種種御調謹以申聞壬辰是日饗新羅使於朝堂詔曰新羅國來奉朝庭者始自氣長足媛

皇太后平定彼國以至于今爲我蕃屏而前王承慶父大
恩恭等言行怠慢闕失恒禮由欲遣使問罪之間今此王
斬英改悔前過冀親來庭而爲顧國政因遣王子泰廉等
代而入朝兼貢御調朕所以嘉歡勤歎進位賜物又詔自
今以後國王親來宜以辭奏如遣餘人入朝必須令賚表
文

七年 唐憲宗元和元年 春日本遣使來聘

今按元和元年當日本平城天皇大同元年

卷之十六

高麗紀

顯宗

二十年 宋天聖七年契丹太平九年 秋七月耽羅民貞一等還自日本初
貞一等二十一人泛海漂風到東南極遠島島人長大遍體
生毛語言殊異劫留七月貞一等七人竊小船東北至日本
那沙府乃得生還

今按宋天聖七年當日本後一條天皇長元二年那沙府
太宰府也那沙音近太宰

卷之十七

高麗紀

文宗仁孝王

三年 宋皇祐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 秋九月日本對馬島遣使送我國漂
風人二十口

今按皇祐元年當日本後冷泉天皇永承四年

卷之十八

高麗紀

宣宗思孝王

三年 宋哲宗元祐元年遼大安二年 六月釋煦還自宋初煦至宋帝引見于
垂拱殿待以客禮寵數渥渥煦請遊方問法詔以主客員外
郎楊傑爲館伴至吳中諸寺皆迎餞如王臣禮王上表乞令
還國詔許東還煦奉太后出奉恩寺以待其迎
道導儀之盛前古無比煦獻釋典及經書一千卷又於興王
寺奏置教藏都監購書於遼宋日本多至四千卷悉皆刊行

今按宋元祐元年當我白河天皇應德三年

十年 宋元祐八年遼大安九年 秋七月西海道按察使奏安西都護府轄
下延平島巡檢軍捕海船一艘所載宋人十二倭人十九有
弓箭刀劍甲胄并水銀眞珠硫黃法螺等物必是兩國海賊
共欲侵我邊鄙者也其兵仗等物請收納官所捕海賊並配
嶺外賞其巡捕軍士從之

今按元祐八年當日本堀河天皇寬治七年

卷之二十五

高麗紀

毅宗

二十三年 宋乾道五年金大定九年 春正月辛卯奉香里離宮宴宰臣仍賜
宋商及日本所進玩物

今按宋乾道五年當日本高倉天皇嘉應元年

卷之三十一

高麗紀

高宗二

丁亥

十四年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夏四月倭寇金州防護別抄盧旦發兵捕賊船二艘斬三十餘級且獻所獲兵仗○五月倭寇熊神縣別將鄭金億等潛伏山間突出斬七級賊遁○日本國寄書謝賊船寇邊之罪仍請修好互市○十二月遣及第朴寅聘于日本時倭賊侵掠州縣故遣寅講和

今按寶慶三年當日本後堀河天皇安貞元年

戊子

十五年宋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秋八月朴寅還自日本寅到日本諭以歷世和好不宜來侵日本推撿賊倭誅之遂賚和親牒以來自是侵掠稍息崔瑀給銀瓶五段子六十匹布五百匹米豆五十碩鞍馬以賞之

今按紹定元年當安貞二年寅事宜參考東文選見下

卷之三十二

高麗紀

高宗三

三十一年宋淳祐四年春二月有司劾奏前濟州副使盧孝貞判官李珽在任時日本商船遇風敗於州境孝貞等私取綾絹銀珠等物徵孝貞銀二十八斤珽二十斤流于島

今按宋淳祐四年當日本後嵯峨天皇寬元二年

卷之三十四

高麗紀

元宗順孝王一

癸亥

四年宋景定四年蒙古中統四年夏四月遣大官署丞洪泞詹事府錄事郭王府如日本國請禁賊曰自兩國交通以來歲常進奉一度船不過二艘設有他船枉憑他事濫擾我沿海村里

丙寅

加懲禁以爲定約今春貴國船一艘入熊神縣勿島掠其貢船又入椽島奪我民産甚乖交通之意請徵還所掠之物以固兩國和親之義○秋八月洪泞等還自日本曰窮推海賊乃對馬島倭也徵米二十碩馬麥三十碩牛皮七十領而來

今按景定四年當日本龜山天皇弘長三年

七年宋咸淳二年蒙古至元三年冬十一月蒙古遣黑的殷弘等來詔曰今爾國人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爲近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爲辭勿以未嘗通好爲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爲托卿之忠誠於斯可見卿其勉之○彝本咸安人初爲僧後歸俗叛入蒙古能解諸國語出入帝所以讒毀本國爲事○命起居院副使宋君斐侍御使金贊與黑的等往日本

今按咸淳二年當日本龜山天皇文永三年

丁卯

八年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宋君斐金贊與黑的等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之險遂還王又令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奏曰詔旨所諭導達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遙望對馬島見大洋萬里風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雖至對馬島彼俗頑獷無禮義設有不軌將如之何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好但對馬島人時因貿易往來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來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蘇息緜緜存喘聖恩天大誓欲報效如有可爲之勢而不盡心力

天日〇秋八月米啓斐等與黒的殷弘復來帝論曰向者遣使招懷日本委卿導達不意卿以辭爲解遂令徒還意者日本既通好則必盡知爾國虛實故托以他辭然爾國人在京師者不少卿之計亦踈矣且天命難謀人道貴誠卿先後食言多矣宜自省焉今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其體朕此意通諭日本以必得要領爲期卿嘗有言聖威天暨欲報効此非報効而何李藏用以書贈黒的等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爲意來則撫之去則絶之以爲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爲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服乎然蜂蠆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未宜隋文帝時上書云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名分如此安知遺

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驕傲之荅不敬之辭欲捨之則爲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寬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然取捨如彼尺一之封莫知不降之爲得也且曾不聞大朝功德之盛哉既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到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至否至則奬其内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覩天陛親承密渥今雖在遐服太焉之誠思効萬一耳蓋藏用度日本竟不至將累我國故啓以書貽黒的欲令轉聞以寢招懷之事然不先聞於王故王疑有貳心即配雲與島接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流彩雲島阜方對黒的武士突入曳出黒的怒詰問知之乃還藏用書且曰我若歸奏此書

幸而聽之天下之福也如不之聽於汝國亦有何罪因此之由是古將免〇遣起居舍人潘阜賚蒙古書及國書如日本蒙古書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云云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國書曰我國臣事蒙古大國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爲一家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日今與高麗爲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屢通中國故特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阻險爲辭其旨嚴切玆不獲已遣某官某奉皇帝書而去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況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也貴國商酌焉〇冬十一月遣弟安慶公淐如蒙古賀

正因告更遣潘阜使於日本

今按咸淳三年當文永四年。

九年 宋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 二月安慶公淐還自蒙古賜王西錦一匹曆日一道初帝以趙以彝之譖怒不解親勅淐曰前日爾國所奏朕今說之爾其詳聽云云爾與日本交通爾國人來居此者無不知之爾於前日何言未嘗交通以欺朕乎爾等所奏皆是妄說不必荅也〇六月蒙古遣吾都止侍李藏用來閱戰艦軍額初藏用謁帝帝曰朕命爾國出師助戰云爾等不知出師將討何國是乃欲討宋與日本耳今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有難朕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宜也爾歸語王造戰艦一千艘其大可載米三四千碩者云云帝又曰爾國於宋風順則可兩三日而至日本則

發夕至云云○秋七月遣閤門使孫世貞郎將吳惟碩如蒙
古賀節日又遣起居舍人潘阜偕行上書曰向詔臣以宣諭
日本臣即差陪臣潘阜奉皇帝璽書并賫臣書及國贐往諭
其國使不納王都留置西偏太宰府者凡五月館待甚薄授
以詔旨而無報章又贈國贐多方告諭竟不聽逼而送之以
故不得要領而還未副聖慮惶懼實深○冬十月蒙古遣明
威將軍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
統領劉傑等來問軍額戰艦仍視日本水道黑山島又令耽
羅別造船百艘王使郎將朴臣甫都兵馬錄事禹天錫從國
昌劉傑等往視黑山島○十一月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禮
部侍郎殷弘等來詔曰向委卿道達使者送至日本卿乃飾
辭以爲風浪險阻不可輕涉中道乃還其言若是今潘阜等
何由得達今來奏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還之語此亦安足
取信今復遣使以往期於必達卿當令重臣導達毋致如前
稽阻○十二月遣知門下省事申思佺侍郎陳子厚起居舍
人潘阜偕黑的殷弘如日本

今按咸淳四年當日本文永五年

卷之三十五

高麗紀

元宗二

己巳

十年（宋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三月黑的及申思佺等至對馬島執倭
二人以還○夏四月遣參知政事申思佺偕黑的以倭二人
如蒙古○秋七月蒙古使于婁大等遣還倭人初申思佺以
倭人謁帝帝喜曰爾王祇禀朕命爾等不以險難爲辭入不
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厚賜匹帛又詔倭人曰爾國朝
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
名於後耳賚予甚渥

今按咸淳五年當文永六年

庚午

十一年（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十二月世子諶還自蒙古帝命斷事
官不花孟祺等偕來詔曰云云且爾國與南宋日本交通卿
惑於小人之言以爲無有今歲行省獲南宋商船及日本人
嘗往來爾國者以告朕知卿平日之言皆詐也

今按咸淳六年當文永七年

卷之三十六

高麗紀

元宗三

辛未

十二年（宋咸淳七年蒙古至元八年）春正月遣樞密院使金鍊如蒙古請
婚且辨與日本南宋交通○蒙古遣祕書監趙良弼來詔曰
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又與卿國地相密邇故嘗詔卿導
達去使講信修睦爲渠疆吏所梗不獲明諭朕意後以林衍
之故不暇及今既輯爾家復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于必達
仍遣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使者還姑令
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可委官赴彼逐近供給鳩集船
艦待於金州無致稽緩匱乏王迎詔于郊茶丘見王不拜又
以中書省牒來索其叔父百壽王拜百壽樞密副使致仕將
遣之茶丘故爲遷延竟不偕去盖欲激帝怒而危國家也○
趙良弼請與倍臣康允紹偕行王不得已從之○三月蒙古
遣忻都及史樞等代阿海詔曰朕嘗遣信使通諭日本不謂

執迷固閉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今將經略於彼敕有司發卒屯田用爲進取之計庶免兩國他日轉輸之勞仍復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

今按咸淳七年當文永八年。

十三年（宋咸淳八年 元至元九年）春正月趙良弼還自日本遣書狀官張鐸率日本使十二人如元○二月世子諶至自元世子久留燕京從者皆愁思東歸勸世子以東征事請帝而還（云云）世子知之不得已遂告都省以請于帝曰惟日本未蒙聖化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此事委臣庶幾勉盡心力小助王師帝遣斷事官不花郎中馬絳護世子還國中盡省移文令具舟糧助征國人見世子辮髮胡服皆歎息至有泣下者○夏四月日本使還自元張鐸宣帝命曰譯語別將徐偁校尉金貯使日本有功宜加大職於是拜偁爲將軍貯爲郎將遣御史康之邵護日本使還其國○秋七月倭船到金州慶尚道安撫使曹子一恐交通事覺獲譴于元密令還國洪茶丘聞之嚴鞫子一鍛鍊其辭聞于帝遂殺之

今按咸淳八年當文永九年高麗懦弱王子沈綿盜賊阽遂至於辮髮胡服其國人歎息而泣者宜也我朝不通于蒙古不失神國風可謂全盛也高麗世爲日本附庸終黨蒙古故日本人到于今罵異類曰牟吾梨骨口隣蒙古高句麗之轉音也

十四年（宋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三月元復遣趙良弼如日本招諭良弼至大宰府不得入國都而還

今按咸淳九年當文永十年趙良弼事見元史在上卷不得入國都詣之我國記吉續記曰文永八年十月廿三日先是蒙古船著今津郡（此地屬大宰府 相隔十二里）奉牒狀依此事東使入洛向西園寺亞相亭亞相參仙洞執奏故今日可有評定之由帥中納言奉行此四月蒙古事去夜評議關白華山院前右大臣內大臣權大納言吉田中納言帥中納言等相議云初蒙古使曰當持參牒狀于國都若不然則不可手釋牒狀太宰少卿曰蠻貊無入國都例使亦雖有所對遂不能入帝都使者乃寫牒狀與少卿關東進之彼狀意數投牒狀而無報故今以十一月爲期猶無答書可艤兵船衆議曰當有答書於是菅原長成草創之而無報

十五年（宋咸淳十年 元至元十一年）三月元遣使來命發軍五千助征日本時全羅州道造船洪茶丘所領監造軍供給不足輸東京晉州道內米與之王患徭役之煩轉輸之弊有妨農務遣上將軍李汾禧往訴茶丘願丘頗然之每一船留五十人其餘悉放歸農○夏四月遣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上表曰向者洪茶丘移書金方慶門船三百艘梢工水手一萬五千人宜先備之小邦地偏人稀加以喪亂往者征耽羅兵卒篙師悉赴造舡之役今征日本之師將於何出小邦北界諸城及西海道遞祖之民往投東寧府者皆習操舟請悉刷還以補軍額又自庚午至今五年供軍糧餉旱曾乏絕今此造船屯田及洪總管軍濟州留守軍糧悉令陪臣及百姓供給尚不能繼特蒙聖慈運米二萬碩以補之又賜粮價絹匹報謝無階然公私既竭又因造船農失其業貨絹貿糧恐不如意○秋

八月日本征討都元帥忽敦來自元。冬十月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爲副使樞密院副使金侁爲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爲副使上將軍金文庇爲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爲副使號三翼軍與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右副元帥劉復亨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發合浦越十一日船至一岐島倭兵陣於岸上之亮趙朴逐之倭請降而復戰茶丘與之亮朴擊殺千餘級捨舟三郎浦分道以進所殺過當倭兵突至衝中軍方慶拔一嗃矢厲聲大喝倭辟易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祿申奕等殊死戰倭兵大敗伏屍如麻忽敦曰雖蒙人習戰何以加此諸軍終日戰及暮乃解方慶謂忽敦茶丘曰我兵雖少已入

敵境人自爲戰即孟明焚舟淮陰背水也請復決戰忽敦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兵戰大敵非完計也不若回軍復亨中流矢先登舟故遂引兵還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侁墮水死

今按咸淳十年當文永十一年

異稱日本傳下之二引用書目

東國通鑑 今按中引之仁智要録集

又卷之三十七

高麗紀

忠烈王一

元年（宋孝恭帝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 春正月遣門下侍中金方慶大將軍印公秀如元奏曰小邦近因剿除逆賊大軍糧餉連歲戶斂加以征討倭邦修造戰艦丁壯悉赴工役老弱僅得耕種早旱晩水禾不登場國用彫弊況兵傷水溺不返者多雖有遺噍不可以歲月期其蘇息也若復擧事日本則戰艦兵糧實非小邦所能支也伏望俯收誠欵○三月元遣宣諭日本使禮部侍郎殷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來○秋九月元遣使與劒工古內來古內在元言高麗有路可徑至日本故遣之○冬十月以金光遠爲慶尙道都指揮使修戰艦以元將復征日本也

今按德祐元年當日本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

二年（宋端宗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 秋七月遣中贊金方慶直史館文璉如元賀聖節王上書中書省曰達魯花赤總管張國綱明敏清平百姓德之瓜期已滿乞令留任陪臣金方慶佐官軍攻耽羅島耽羅及征日本修造戰艦揚兵海上實有力焉乞賜虎頭金牌用勸者來○十二月郎將王涓宗室寵屬也[illegible]公惡奪其奴婢涓嘗容直金銖訟而得之後征倭溺死憑狀其奴婢于公主公主召老奴問其奴婢與憑奴婢逃於[illegible]者幾三百人公主幷取之憑扣頭宮門請還之不許[illegible]獻白苧布細如蟬翼雜以花紋公主以示市商皆云前所未視也問尼何從得此對曰吾有一婢能織之公主曰以婢遺我如何尼愕然不得已納焉公主嘗以松子人參送江南獲厚利後分遣宦官求之雖不産之地無不徵納民甚苦之

今按景炎元年當建治二年

三年（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 冬十二月帝欲復征日本以茶丘爲征東都元帥

今按景炎二年當建治三年

四年（宋帝昺祥興元年元至元十五年） 秋七月王謁帝云云王又奏曰日本一島夷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願更造船積穀聲罪致討帝曰王歸與宰相熟計遣人奏之○王上言于帝云云又請留合浦鎭戍軍以備倭寇帝曰何必留之其能無害於汝民乎汝可自用汝國人鎭戍倭寇不足畏也

今按祥興元年當後宇多天皇弘安元年

又卷之三十八

高麗紀

忠烈王二

五年（宋祥興二年元至元十六年） 秋七月初帝遣使日本王令舌人郎將徐贊及梢工上左等三十人導行倭人皆殺之惟上左等四人逃還遣郎將池瑄如元奏之

今按祥興二年當弘安二年

六年（元至元十七年） 五月倭賊入固城漆浦遣大將軍韓希愈防守海島又遣忽赤巡馬諸領府三百人分守于慶尙全羅道倭賊又寇合浦乃遣大將軍印侯郎將池瑄告于元○八月王如元至上都謁帝云云時忻都茶丘范文虎皆先受東征命議茶丘曰臣若不擊日本何面目復見陛下於是約曰茶丘

忻都率蒙麗漢四萬軍發合浦范文虎率蠻軍十萬發江南倶會一岐島兩軍畢集直抵日本城下破之必矣○十一月遣右承旨趙仁規大將軍印侯如元上中書省書曰小國已備兵船九百艘軍一萬梢工水手一萬五千兵糧以漢碩計者十一萬以至器械皆備庶竭盡力以報聖恩云云近得行省咨將以明年五六月發船我國毎歲五六月霾雨不止小有西風海道霧暗儻或淹留時日未即發船恐軍民一時乏食若不預先申覆後有關誤利害非輕云云小邦軍官曾於珎島耽羅日本之役累有戰功未蒙官賞乞追錄前功○十二月遣仁規印侯還自元帝冊王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賜印又以金方慶管領高麗軍都元帥朴球金周鼎爲昭勇大將軍左右副都統並賜虎頭金牌印趙

仁規爲宣武將軍王京斷事官兼脱脱禾孫賜金牌印朴之亮等十人爲武德將軍管軍千戸賜金牌印趙抃等十人爲昭信校尉管軍摠把賜銀牌印金仲成等二十人爲忠顯校尉管軍摠把時征日本戰艦軍粮器仗令本國一切幹辦而遣元帥忻都右丞洪茶丘監督君臣拱手聽命力不能堪朴恒言於王具以狀奏帝乃有是命萬戸千戸百戸倶受宣命符信使忻都等不得自專其東征供億之策及軍機措置皆自恒出

今按至元十七年當弘安三年

七年(元至元十八年)春正月遣知密直司事韓康于忠清交州道以備軍馬芻豆○金方慶還自元帝賜方慶弓矢劒白羽甲又賜弓一千甲冑一百緋襖二百令分賜東征將士○三月元

帥金方慶萬戸朴球金周鼎等率艦向合浦元遣忻都洪茶丘來○元賜駙馬國王宣命征東行中書省印先是王奏曰臣既尚公主乞改宣命益駙馬二字帝許之○王與忻都洪茶丘議事王南面忻都等東面事元以來王與使者東西相對今忻都茶丘不敢抗禮國人大悅忻都等遂往合浦○夏四月丙寅朔幸合浦○教士卒雖遭父母喪過五十日即從軍○五月戊戌忻都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以舟師征日本○辛酉忻都茶丘金方慶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使通事金貯檄諭之金周鼎先與倭交鋒諸軍皆下與戰郎將康彦康師子等死之諸軍向一岐島船軍一百十三人梢工三十六人遭風失其所之遣郎將柳庇告于元○六月金方慶金周鼎朴球朴之亮荊萬戸等與日本兵力戰斬首三百

餘級日本兵突進官軍潰茶丘棄馬走王萬戸復横撃之斬五十餘級日本兵乃退茶丘僅免翼日復戰敗績軍中大疫死于兵疫者凡三千餘人忻都茶丘等累戰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至議回軍曰聖旨令江南軍與東路軍六月望前必會于一岐島今南軍不及期我軍先到大戰者數矣船腐糧盡其將奈何方慶默然經十餘日又議如初方慶曰奉聖旨賫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而攻之必滅島夷矣諸將莫敢復言既而文虎以戰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適値大風蠻軍皆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元遣兵三百騎來戍合浦○己酉王至自合浦○金方慶使中郎將朴益奏諸軍至太宰府累戰交綏而退蠻船五十艘隨至復進戰因獻所獲甲冑弓矢鞍馬等物拜益攝將

軍〇閏八月遣左司議潘阜芬忻都茶丘范文虎忻都等遂北還元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我軍不返者亦七千餘人〇冬十月元置鎮邉萬戸府於金州等處以印侯爲昭勇大將軍鎮邉萬戸賜虎符及印張舜龍爲宣武將軍鎮邉管軍捴管

今按至元十八年當弘安四年

八年 元至元十九年 春正月元罷征東行中書省〇二月編征東戰亡若欠負官錢〇三月遣上將軍印侯戍合浦〇夏四月元遣不八思爲元吉來勘兵糧又以東征軍敗還兵三百四十戍合浦六十守王京以備不虞東征時所支兵糧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餘碩〇六月蠻軍捴把沈聰等六人自日本逃還遣上將軍印侯郎將柳庇送于元〇十一月元遣禿渾賀仲謙來修戰艦復征日本也遣知密直司事宋玢于慶尚道同知密直司事金伯鈞于金羅道密直副使禹濬冲于忠清道判司宰金之卿于西海道董之

今按至元十九年當弘安五年

九年 元至元二十年 春正月遣郎將仇千壽如元規東征緩急至平灤州見修戰艦乃還〇元遣東于李良茂送楮幣三千錠爲修戰艦費本國人庾賜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勿遣蒙古軍又令高麗備兵粮二十萬碩帝許之禿魯花金忻等詣賜曰汝非黔驢資諒之孫耶而欲壞國家如此賜曰汝國王如泥塑佛耳尹秀李貞元卿朴義梁善大等剥民取取亦足以備軍糧我欲去左右姦臣復正三韓也〇三月中郎將柳庇自元還言帝徴江南軍將以八月征日本　重房謝東征軍往往有撤屋而逃臺房請奪田以與從軍者四隣不告徴白金一斤舍匿者二斤又遣部夫使于諸道〇令諸王百官及工商奴隷僧徒出軍糧有差〇遣使諸道備兵糧造軍器修戰艦〇遣副知密直司事趙仁規如元請減軍糧帝曰人言汝國足備二十萬碩若誠不能量力爲之〇夏四月元遣塔納阿李禿剌來督修戰艦〇東界杆城人宋蕃告於元曰高麗東西界歸於朝廷其田尚爲國人所有計其畝可得四萬碩請充東征軍糧中書省遣人徴之王問宰樞曰朝廷以蕃之言益發軍糧四萬碩奈何對曰前者庾賜請賦二十萬碩家抽戸斂至於今猶僅得四分之一若增四萬何以辦之宜更遣人奏請〇五月鄭仁卿等還自元言帝寢東征王命罷修艦調兵等事〇六月元冊王爲征東中書省左丞相

今按至元二十年當弘安六年

十一年 元至正二十二年 十二月元中書省遣人來督造船〇以同知密直司事宋玢爲慶尚道造船都指揮使又遣使諸道督造船併軍糧〇元中書省移牒調發軍粮十萬碩

今按至元二十二年當弘安八年

卷之三十九

高麗紀

忠烈王三

十二年 元至元二十三年 春正月元遣使詔大赦寢東征命王勿朝

今按至元二十三年當弘安九年

十四年 元至元二十五年 夏四月元詔以王爲征東行尚書省左丞

柎

令按至元二十五年當日本伏見天皇正應元年

十六年（元至元二十七年）三月前知僉議府事金周鼎卒云云東征之役颶風覆舟官軍多溺死周鼎以計拯溺所活甚衆

令按至元二十七年當正應三年

十八年（元至元二十九年）八月世子謁帝于紫檀殿先是有人奏帝以爲江南戰艦制大遇觸則毀此所以失利也如使高麗造船再征日本可取也至是帝問東征事洪君祥曰軍事至大宜先遣使問諸高麗然後行之帝然之○九月元遣洪君祥來命我護送日本人還其國又令招諭日本君祥以帝命問再征日本事王對曰臣既隣不庭之俗庶當躬自致討以効微勞仍以監察御史金有成陞大僕尹爲宣諭使直文翰署郭麟陞供驛署令爲書狀官護送之仍致書諭以禍福時書狀闕人皆以計避麟擢狀元忠直有文章語衆曰事不辭難臣子之義何辭爲或以白宰相宰相喜充書狀婦翁崔湯欲謁宰相罷奏麟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事不猶愈於死妻子之手乎遂行日本嘗讎東征皆拘留不還二人存歿莫不得聞○教曰諸道之民自兵興以來流亡失業在元王巳巳年計點民戸更定貢賦厥後賦斂不均民受其病可更遣使者量戸口之贏縮土田之墾荒計定民賦以遂民生

令按至元二十九年當正應五年

十九年（元至元三十年）秋八月元遣萬戸洪波豆兒來督造船寶鈔庫副使謄思丁管軍糧將復征日本也波豆兒乃禍源之孫望王宮下馬流涕曰雖是衣錦還鄉職是勞民可愧也禮遇宰相甚恭○分遣都指揮使判密直高之淑于忠清道密直崔有渰于全羅道都僉議參理金忻于慶尚道以備船糧

○遣郎將宋英如元請親朝奏征日本事宜

令按至元三十年當永仁元年

二十年（元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罷造戰艦時王入朝欲陳東征不便會帝崩洪君祥白丞相完澤遂寢東征○十二月元遣中書省令人哈阿赤來先是爲征日本運江南米十萬碩在江華島今遼瀋告飢帝詔以五萬碩賑之

令按至元三十一年當永仁二年

又卷之四十

高麗紀

忠烈王五

二十八年（元大德六年）十二月遼陽省奏帝請併征東遼陽爲一省移司東京王上表以征東立省本爲鎮遏倭寇今自東京至我開京一千五百餘里自開京至合浦一千四百餘里若以征東省移置東京則合浦海外如有告急往返數千餘里必不能相及請仍舊制以鎮東方

令按大德六年當日本後二條天皇乾元元年

三十二年（元大德十年）秋七月僉議中贊韓希愈卒于元希愈性樸素豁達善射御有膽力從金方慶討珍島耽羅日本皆有功

令按大德十年當德治元年

又卷之四十五

高麗紀

庚寅

忠定王

二年（元至正十年）春二月倭寇固城竹林巨濟等處合浦千戶崔禪等戰破之賊死者三百餘人倭寇之興始此○夏四月倭賊百餘艘寇順天府掠南原求禮靈光長興府漕船○五月倭賊六十六艘寇順天府我兵追獲一艘斬十三級○六月倭賊二十艘寇合浦焚其營又寇固城會源長興府

今按至正十年當日本（南朝後村上天皇正平五年　北朝崇光天皇觀應元年）

辛卯

三年（元至正十一年）秋八月倭船一百三十艘來寇紫燕三木二島焚其民舍殆盡又焚南陽府雙阜縣遣萬戶元頔于西北面萬戶印璫前密直李權于西北屯兵以備之又命瑞等入海捕倭擢還白王曰臣非將又不食祿不敢奉命固辭不行○十一月倭寇南海縣

今按至正十一年當日本（南朝正平六年　北朝觀應二年）

又卷之四十六

高麗紀

恭愍王

壬辰

元年（元至正十二年）三月命內府少尹金暉南率戰艦二十五艘禦倭至楓島遇賊船二十艘不戰而退至喬桐又望見賊船甚盛遂還西江請濟師與倭賊戰于窄梁安興長岩等處獲賊船一艘王除暉南左常侍○瑞州防護所獲倭船一艘獻之○倭船大至金暉南兵少不能敵退次西江告急應揚軍上將軍金鏞調發諸領兵婦女攔街痛哭都城大駭又斂百官坊里民戶軍粮及箭有差○倭焚喬桐甲山倉前代言崔源與賊獲賊船一艘○六月倭寇全羅道知益州事金暉等領

[illegible]之不覓沃溝監務鄭子能坐逗留不進杖配次山卒

今按至正十二年當日本（南朝正平七年　北朝後光嚴天皇文和元年）

甲午

三年（元至正十四年）夏四月倭掠全羅道漕船四十餘艘

乙未

四年（元至正十五年）夏四月倭掠全羅道漕船二百餘艘

今按至正十五年當日本（正平十年　文和四年）

丁酉

六年（元至正十七年）九月倭入昇天府興天寺取忠宣王及韓國公主眞影而去○閏九月倭寇喬桐遣上將軍李云牧將軍李眾古大追捕倭寇云牧詭曰若不殲賊請受顯戮識者料其無成果未獲一級

今按至正十七年當日本（南朝正平十一年　北朝延文二年）

又卷之四十七

高麗紀

恭愍王二

戊戌

七年（元至正十八年）三月倭寇角山戍燒船三百餘艘○四月以大將軍崔瑩爲楊廣全羅道體覆使仍命不能禦倭者悉以軍法論○倭焚喬桐京城戒嚴發丁坊里爲軍○都評議使司啓近因倭寇漕運不通百官俸祿不給請自今諸封君已行侍中者從宰樞科其餘但依其班請君科從之○秋七月倭侵黔毛浦焚全羅道漕船○八月倭焚花之梁寇仁州

今按至正十八年當日本（南朝正平十三年　北朝延文三年）

己亥

八年（元至正十九年）五月倭寇禮成江焚甕津縣

今按至正十九年當日本（南朝正平十四年　北朝文和四年）

九年（元至正二十年）夏四月倭寇[illegible]○五月倭寇全羅道命

尾汎溝等處又寇楊廣道平澤牙州新平等縣焚龍城等十
餘縣京城戒嚴以柳淑爲京畿兵馬都統使李春富爲東江
都兵馬使我桓祖爲西江兵馬使發丁坊里爲軍又令百官
助戰諫官詣宮門拜辭參政鄭世雲曰諫官從軍古所未聞
如國儲何王特免之國子博士等上言臣等侍於夫子廟庭
學官從軍古無其例侍中廉悌臣李嵒皆曰爾雖不侍孔子
孔子焉逃欲書金希祖爭之不得○閏五月倭寇江華入禪
源龍藏二寺殺三百餘人掠米四萬餘碩有沈夢龍者斬倭
十三級竟死於賊○倭焚喬桐縣

今按至正二十年當日本南朝正平十五年 北朝文和五年

十年 元至正二十一年 夏五月全羅道按廉使田祿生啓曰州縣之
弊防倭爲大自庚寅以來道內之戍歲益增置至十八所其
軍官虐州郡以立威致其凋弊役戍卒以濟私使之逋逃及
寇至徵兵州郡調之煙戶軍雖置戍所不閒禦寇祗見害民
不若罷諸戍所令州郡謹烽燧嚴斥候以應其變○八月倭
焚掠東萊蔚州奪兵漕船又寇梁州金海府泗州昇城郡

今按至正二十一年當日本南朝正平十六年 北朝後光嚴天皇康安元年

十二年 元至正二十三年 ○三月倭國歸我被虜人三十餘口○夏
四月倭船二百十三艘泊喬桐京城戒嚴以安遇慶爲防禦
使

今按至正二十三年當日本南朝正平十八年 北朝後光嚴天皇貞治二年

又卷之四十八

高麗紀

恭愍王三

十三年 元至正二十四年 三月倭船二百餘艘寇河東固城晉州金
海密城梁州○全羅道右道兵馬使邊光秀左道兵馬使李
善領漕船遇倭兵與戰敗績先是漕船與倭不得避王遣東
北面武士及喬桐江華東西江戰船八十餘艘命光秀善分
將往護之光秀船至代島有內浦民被虜者逃來告曰賊伏
兵伊作島不可輕進善不聽鼓噪先進賊以二艘逆之佯退
俄而賊五十餘艘圍之兵馬判官李芬孫中郎將李和尚等
先與戰盡爲賊所殺諸船兵望見喪魂投海死者十八九光
秀善等觀望不戰而退賊卒大呼曰兵馬使何棄士卒而退
耶願小駐以國家破賊光秀等終不救士卒氣益沮喪由是
大敗唯鎭使朴成龍力戰全船而來身中數矢兵馬判官金
承遠與判官金鉉散員李天生殊死戰賊追之不敢近有賊
船二艘忽從西橫擊士卒不能支皆投水獨承遠力戰中數
槍亦投水然能泅故得不死夜還登船有一卒中矢亦投水
援舷無力不能上承遠引致船中晝夜手棹三日得到南陽
府還者唯光秀善等船才二十艘而已喬桐江華東西江梁
聲相聞光善等竟不坐○全羅道都巡禦使金鋐領漕船與
倭兵與戰敗績初鋐居羅州以豪右奪占田民貪財饒富嘗
擊倭于木浦受賞職輸貨權要屢爲捕倭使轉爲巡禦使時
嗷嗷大護軍宋芬死其妻服未闋鋐托官事招致白晝喚滛
全羅道鐵重以兵革民不聊生鋐剝民掊克無所不至一方
因以爲妾至是亦以漕船至內浦與倭戰敗死者太半麾幸
受鋐賂反譽之王賜內醞迎勞人多憤恨○五月慶尚道都
巡問使金續命擊倭三千於鎭海縣大破之獻兵仗王賜衣

洲金帶爵職十有差〇十二月倭寇瓜江殺縣吏
今按至正二十四年當日本南朝正平十九年北朝貞治三年
十四年元至正二十五年三月倭寇喬桐江華命東西江都指揮使崔瑩帥兵出鎭東江〇倭入昌陵取世祖眞以歸以金續命爲東西江都指揮使〇夏四月倭寇喬桐江華東西江〇五月以賛成事崔瑩爲鷄林尹時照主密直金蘭家蘭以二處女與之瑩言門妖僧遍照嫉之會瑩與慶復興率私兵大獵東郊時方旱怨讟者譏之照因是譖于王王遣李珣讓之曰倭入昌陵取世祖眞卿爲東西江都指揮使而不知以金續命代卿而卿猶領其兵田獵無時何也乎雖不言臺諫其不論乎今以卿爲鷄林可亟之任瑩聞命向闕歎日今之得罪者鮮克保全吾得尹鷄林聖恩厚矣遂行

今按至正二十五年當日本南朝正平二十年北朝貞治四年
十五年元至正二十六年五月倭寇深嶽縣〇倭奪漕船三艘死傷甚衆又屠喬桐縣京城大震命安遇慶池龍壽李珣等領三十三兵馬使出屯東西江昇天府時影殿正陵役大興百司所事不出土木底寧廢弛倉廩虛竭宿衛單弱軍政不修至無兵可操無甲可授諸軍索然望賊不敢進〇九月倭入陽川縣掠漕船〇全羅道都巡問使金庾募兵得百艘討濟州敗績
今按至正二十六年當日本南朝正平二十一年北朝貞治五年
十六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三月倭掠江華府
今按至正二十七年當日本南朝正平二十二年北朝貞治六年
十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大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日本國遣使來先是

王患倭寇遣檢校金逸請禁故至是報聘辛旽不爲禮行甚薄其使梵盪等怒而去
今按至正二十八年當日本南朝正平二十三年北朝應安元年梵盪東人請語所謂日本釋梵嶺同人歟
十八年大明洪武二年十一月倭掠寧州溫水禮山沔州漕船初倭人願居巨濟永結和親國家信而許之至是入寇
今按洪武二年當日本南朝正平二十四年北朝應安二年
又卷之四十九
高麗紀
恭愍王四
十九年大明洪武三年二月倭寇內浦掠諸州租稅又寇宜州西北面元帥楊伯淵邀擊斬五十餘級

今按洪武三年當日本南朝建德元年北朝應安三年
二十年大明洪武四年三月倭入海州火官廨虜牧使妻及女〇秋七月倭寇禮成江焚兵船四十餘艘杖流兵馬使金斤堅
今按洪武四年當日本南朝建德二年北朝應安四年
二十一年大明洪武五年夏四月倭掠鎭溟倉〇六月倭寇江陵府盈德德原二縣時李春富子沃沒爲東界官奴及倭寇至救軍望風奔潰府使按廉聞沃勇銳授兵使擊之沃斬三十三級賜馬免其役〇倭寇安邊咸州〇以我太祖爲東北面元帥以禦倭賊〇倭寇東界安邊等處虜婦女掠倉米萬餘碩罷存撫使李子松放歸田里〇倭寇咸州北靑州萬戶趙仁壁伏兵大破之斬首七十餘級倭寇兵州〇冬十一月我軍與倭兵戰于陽州敗績

天府倭船二十七艘入陽川留三日諸將領兵出戰我軍皆成衆愛馬未習水戰故大敗王以各司成衆愛馬及五部坊里人分隸五軍親率出昇平遂次龍泉寺峯頂宿衛不嚴提諸提調官謂贊成事安師琦曰予之此行非好慢遊欲觀行師如何耳庚子辛丑之紅賊庚寅以來之倭賊非不可敵而民被虜病至播越者以用兵無律號令不嚴耳今予親臨尚有不用命者況諸將代行者乎卿其體予意曉諭衆人自今軍令去或不謹

今按洪武五年當日本南朝文中元年北朝後圓天皇應安五年

二十二年大明洪武六年春二月倭寇龜山縣慶尚道都巡問使洪師禹斬數百級獻所獲器仗○倭寇河東郡晉州人鄭任德嘗戍是郡適被疾子愈悉擁父走避賊追及之愈射殺數人賊不敢前忽一賊奮劍突進刺任德猶孫以身蔽之且斬四人竟歿於賊事聞拜愈爲宗簿寺丞○夏四月全羅道都巡問倭都興獻倭二俘并獻所獲兵仗○倭船集東西江寇陽川遂至漢陽府燒廬舍殺掠人民數百里騷然京城大震○秋七月倭陷喬桐○倭寇海州殺牧使嚴益謙誅吏之不救者降爲郡○以西海道萬戶許子麟不能禦倭遣體覆使三司左尹鄭丹鳳杖之丹鳳縊殺之子麟弟訟其挾私枉殺丹鳳逃

今按洪武六年當日本南朝文中元年北朝應安五年

二十三年大明洪武七年春正月檢校中郎將李禧上書言今倭寇方熾乃驅不習舟楫之民使之水戰每至敗績臣生長海邊稍習水戰願率濱海居民慣於操舟者與之力戰庶可立功王慨然曰草野之臣如禧者尚獻計如此百官衛士之中曾無一人如禧者耶衛上卿委廷進曰中郎將鄭准提嘗草平寇策第未獻耳准提適侍殿陛王顧問之准提即取諸囊中以獻王覽之大悅以禧爲楊廣道安撫使准提爲全羅道安撫使並兼倭人追捕萬戶王謂宰相曰今爵禧等卿等勿以爲異與其成功激人心耳他日無功亦當不赦時准提與禧再三上疏凡數十條其略以爲深陵之民不閑舟楫難以禦倭但簽生長海島及自請水戰者令臣等將之期以五年可清海道若都巡問使則徒費軍餉擾民生乞罷之准提後改名地○二月倭寇安州牧使朴修敬力戰却之○夏四月誅都巡問使金鋐初鋐以旽黨流復起附金興慶金師幸得爲[illegible]貪殘無比至是倭船三百五十艘來寇合浦燒軍營兵船士卒死者五十餘人王遣趙琳誅之支解以徇○西海道萬戶李成副使韓方道崔思正與倭戰于木尾島敗死○倭寇紫燕島○倭寇江陵三陟又寇慶蔚二州○九月以倭賊近境都城戒嚴○倭寇安州○十二月倭寇密城火官廨掠人物

今按洪武七年當日本南朝文中三年北朝應安七年

又卷之五十

高麗紀

辛禑一

辛禑元年大明洪武八年三月倭寇慶陽縣楊廣道都巡問使韓邦彥與賊戰敗績○五月倭藤經光率衆來投處之順天燕岐等處官給資糧○秋七月諭全羅道元帥金先致誘殺藤經光先

致大具酒食欲因餉殺之謀緩而洩經光率其衆浮海而去
使捕三人殺之先致懼罪詐報斬七十餘級事覺編配戍卒
初倭寇州郡不殺人物自是激怒每入寇婦女嬰孩屠殺無
遺全羅楊廣濱海州郡蕭然一空○八月倭寇樂安寶城○
慶尚道副元帥尹承順斬倭二十級○九月倭船大集德積
紫燕二島時將卒悉赴北征乃發軍坊里及諸陵戶又徵兵
楊廣全羅慶尚諸道以我太祖及判三司事崔瑩領之耀兵
東西江以備之○倭寇寧木二州崔瑩請征擊之不許○倭
寇瑞州結城○十一月楊廣道安撫使朴仁桂獲倭船二艘
殲之○倭寇金海府殺掠民物焚官廨都巡問使曹敏修與
戰敗績又戰於大丘縣敗績士卒死者甚衆倭賊數十艘又
自金海泝黃山江將寇密城敏修邀擊斬數十級偶遣中使

賜衣酒及馬敏修上箋謝命左正言金子粹製回教子粹辭
曰敏修摠兵一道金海大丘之戰怯懦敗沒多殺士卒密城
小捷功不掩罪衣酒廐馬賞已過矣又何回教且回教紀功
德今敏修無功可紀不敢奉命禑怒下子粹巡衛府命池奫
河允源鞫之奫等欲坐以違旨子粹曰先王置諫官所以補
君之失也是以自古王言有不可諫官諍之願諸公察國家
置諫官之意奫大怒欲杖流議諸都堂諸宰相畏之無敢出
言密直副使李寶林曰子粹雖小儒諫官也且所謂違旨者
蓋如置人于東擅移于西者也子粹之罪恐不得以此論都
堂是其言只請流之禑門巡衛府已議其罪今欲輕之何遂
不允右使金續命入白太后曰臣等武人不識理然文臣咸
曰諫官雖忤旨不罪所以開言路也今子粹罪小不宜重論

太后乃請禑曰予老經事多矣未聞杖辱諫官若爾人皆杜
口國事將日非矣於是免杖流于全羅道突山戍奫等意子
粹必與邸舍議又流諫議鄭寓于慶尚道竹林戍

今按洪武八年當日本南朝天授元年北朝永和元年

丙辰

辛禑二年○大明洪武九年　春正月全羅道都安撫使河乙沚捕倭船一
艘賜衣酒乙沚無才行又有盜鹽之謗賂權貴得任閫寄土
林鄙之○三月倭寇晉州曹敏修與戰于清水驛斬首十三
級以獻○六月倭寇林州全羅道兵馬使柳實知益州事金
密等力戰却之○秋七月倭寇全羅道元帥營又寇榮山焚
戰艦又寇羅州縱火剽掠時元帥河乙沚聞柳濚來代已輒
歸晉州農莊倭乘隙而至無敢拒者是以大敗杖流乙沚河
東郡○倭寇扶餘至公州牧使金斯革戰于鼎峴敗績遂陷

公州元帥朴仁桂以屬縣懷德監務徐天富不赴救斬之倭
又寇石城趣連山縣開泰寺仁桂迎戰墜馬被殺賊遂屠開
泰寺○判三司事崔瑩聞朴仁桂敗死自請擊倭禑及諸將
以老止之瑩曰蕞爾倭賊肆暴如此失今不制後難圖也今
若將他人未必制勝且兵不素鍊亦不可用臣身雖老志則
不衰但欲安社稷衛京城耳請率麾下亟往擊之請至再三
許之瑩不宿而行○倭寇朗山豐堤等縣全羅道元帥柳濚
全州牧使柳實力戰却之獲所掠牛馬二百餘還其主○諜
言倭將寇都城夜半發坊里軍守城又聞賊將先登松岳山
令宿衛軍分守要害○崔瑩與楊廣道都巡問使崔公哲助
戰元帥康永兵馬使朴壽年等至鴻山倭先據險隘三面皆
絕壁唯一路可通諸將畏怯不進瑩身先士卒盡銳突進賊

披靡有一賊隱林中射瑩中脣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應弦而倒仍拔矢戰益力遂大敗之俘斬殆盡遣人獻捷賜瑩衣服鞍馬○八月崔瑩凱還稱命宰樞伐帳于天水寺巡衛府具雜戲迎于臨津如迎詔使禮○九月論鴻山功以崔瑩爲鐵原府院君柳濚爲密直副使商議其餘軍士除授有差時慶復興李仁任池奫提調政房池李握權植黨樂國趨附銓注之際視人賄賂多少伺候勤怠以爲升黜官或不足則添設無限或累月不下批以待貨賄之來時謂之隱批其論賞鴻山戰功不從軍而得官者甚衆復與廉濚自守雖欲薦賢牽制不能有爲○倭寇古阜泰山興德等郡縣焚官廨又寇保安仁義金堤長城等縣○倭陷全州牧使柳實與戰敗績賊退屯歸信寺實復擊却之○以趙思敏爲全羅道副元帥

睦忠爲助戰兵馬使又以邊安烈爲楊廣全羅道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時倭陷臨陂縣撤橋自固柳實潛令士卒作橋安烈率兵得渡使按廉李士穎設伏橋畔賊望見逆擊我軍敗績○憲府上疏曰全羅元帥柳濚不以關寄爲意日玩聲色以致倭寇乘勝肆暴及陷全州詐稱墜馬擁兵逗遛請置於刑兵馬使柳實所管泰山郡亦被寇劫討捕失機反爲所敗又不能收復金州罪亦大矣然實於往者倭犯金州悉力擊却其與濚罪似有輕重請削奉翊以上官於是廢濚爲民并實戍遠地○冬十月羅興儒還自日本日本遣僧良柔來報聘仍獻綵段畫屛長劍等物自辛巳東征之後絕交且百年至是日本以興儒爲諜者囚之良柔本我國晋州僧少從倭僧而去聞興儒至求謁遂請釋使之通好興儒之還其國

偕周佐寄書曰維我西海道一路九州亂臣割據不納貢賦且二十餘年矣西邊海道頑民觀釁出寇非我所爲是故朝廷遣將征討深入其地兩陣交鋒日以相戰庶幾克復九州則誓天指日禁約海寇時興儒年健六旬絕曰吾今百有五十矣[illegible]不畫務作讚而贈之者○倭寇鎭浦又寇江華邊安烈羅世趙思敏等進擊大敗之○倭寇鎭浦又寇江華焚戰艦又寇韓州崔公哲擊之斬百餘級賜酒鞍馬○十一月倭寇寧州洪珍縣又焚掠咸安東萊梁州彥陽機張固城永善等處○倭寇晋州班城縣又寇蔚州會原義昌等縣殺掠殆盡又寇密城郡及東萊縣○十二月倭焚合浦營屠燒梁蔚二州及義昌會原咸安珍海固城班城東平東萊機張等縣先是元帥金縝大集一道倡妓有姿色者日與麾下

晝夜酣飮軍中號曰燒酒徒以縝嗜燒酒也卒伍偏裨有犯必鞭辱一軍憤怨及寇至軍士却立不戰曰元帥使燒酒徒擊賊我輩何爲以故大敗

今按洪武九年當日本南朝天授二年北朝永和二年

辛禑三年大明洪武十年春正月倭盜會原倉品米時軍餉不足令州郡隨職品出米有差謂之品米○以金縝敗軍廢爲民流嘉德島斬其千戶二人杖軍官有差○二月倭寇新平縣○倭寇慶陽遂入平澤縣楊廣道副元帥印海與戰不克○召募良家子弟善射御者及郡縣吏有膂力者防倭嚴諸司員吏告歸田里久不還者削職取其田給有戰功者○初倭寇全州都堂議擇元帥而難其人擬遣池奫子益謙奫內不平李仁任奫崔瑩等會慶復興第議久不決奫厲聲曰判三司公

可瑩怒曰吾既分管楊廣道豈可之他乎斎所語仁任曰侍中謀事此而未決侍中可往斎又托攻遼以撓其議曰倭賊但擾邊不足憂脫大軍根據定遼衛後必難圖爲今之計莫若移師先攻侍中之計雖善非今日謀國之長策仁任勃然曰三宰敢爾君既善謀國吾當讓避吾意第以全州國之襟喉唇亡齒寒不可不救爲是奪爭爾三宰抗此議則吾何能爲遂徑出復與走追挽其袖泣止之斎頓首謝及仁任移病在家斎過門不謁人始知池李有隙至是有人貼匿名書于仁任門曰池斎門客金允升等七八人嗾門下舍人鄭穆欲劾去仁任以斎爲侍中事迫矣其速圖之其末又云吾職判事吾姓李吾名十一畫仁任秘不發大護軍具成老又得其書以示仁任仁任密以示斎斎曰公與吾交分甚篤是得無間

吾二人耶斎曰此掌令金賞所書也賞即仁任族姪也時判典校寺事李悅左常侍華之元右副代言金承得與知申事金允升結朋黨謟事斎以希遷擢自謂池門四傑仁任欲剪斎黨未得閒之元承得會悅家言厚待元使不用洪武年號行宣光七年無乃速乎仁任廉得之遂下三人巡衛府斎時爲巡軍副萬戶故仁任托以誹謗朝政鞫之曰近日若等會悅第作何等文書書日月乎對曰天下方亂戰爭未息先王決策事南今不遵先志遽用宣光紀年不已速乎但議之耳非因文書而發是言也韓略亦以斎黨并繫獄遂杖流悅之元略并承得賞流之其不及允升者蓋仁任欲以慰安斎危疑之心且冀其發之不果也斎大懼潛謂仁任曰子若誅公天必誅之使其子益謙請救於崔瑩不得乃嚴兵自衛

三月誅池斎云云○倭夜入窄梁焚戰艦五十餘艘海明如晝死者千餘人萬戶孫光裕中流矢乘劔船僅免先是崔瑩戒光裕曰耀兵窄梁江口愼勿出海是日光裕纔出窄梁大醉熟眠賊突至遂見敗京城大震倭又寇江華府萬戶金之瑞府使郭彥龍遁于摩利山賊遂大掠虜之瑞妻而去府吏處女三人遇賊義不汙相攜赴江而死下光裕之瑞彥龍于獄○判開城府事羅世請提兵入江華擊走倭賊禑壯其志賜廐馬二匹遂遣世及李元桂姜永朴壽年趙思敏擊倭于江華都統使崔瑩次昇天府以備之賊乃棄江華退寇守安通津童城等縣取過蕭然至童城諾曰無人呵禁誠樂土也時有童子自賊中逃還諸將召問賊所爲對曰賊常言所可畏者唯白髮崔萬戶而已曩日鴻山之戰崔萬戶至則麾下

士卒爭先躍馬蹴踏我衆甚可畏也○慶尙道元帥禹仁烈報倭賊自對馬島蔽海而來帆檣相望已遣兵分守要衝然賊勢方張防戍處多以一道兵分軍而守勢甚孤弱請遣助戰元帥以備要害時江華之賊逼近京都國家備禦不暇又得此報罔知取爲○崔瑩啓曰喬桐江華禦寇要害之地豪强爭占土田軍資不繼請罷二邑私田以充軍食從之徙喬桐人老幼於內地留壯者以治農桑○崔瑩令諸元帥各出從事十人又發愛馬宮司倉庫人爲兵遣戍江華○夏四月倭寇蔚州雞林○點五部丁壯爲兵計屋十間出一丁九間以下出資糧器仗以給軍卒○倭又寇蔚州元帥禹仁烈往擊之斬九級○金海府使朴葳擊倭于黃山江口斬二十九級賊投江死者甚衆○倭寇蔚州梁州密城焚掠殆盡又寇

彥陽縣。倭寇密城郡。禹仁烈與賊戰敗績。寇至靈山孫仁烈
及副元帥裴克廉等戰于栗浦。斬十餘級。○倭船入西江。崔
瑩遣安烈出師却之。○倭寇餘美縣。五月我太祖與三司
右使金得齊知密直李琳密直副使柳曼殊往擊倭于慶尚
道。○倭寇密城王宥擊却之。以京城瀕海倭寇不測欲遷
都內地。命耆老尹桓等書動止二字議可否。衆雖不肯。後若
有變恐禍及己。皆占動字。署名唯崔瑩否。乃陳徵師固守之
策。李仁任曰今赤地千里。農夫輟耕以望雲霓。而又徵師俾
失農業非為國之謀也。慶復興瑩等詣太祖眞殿下動止得
止字。禑曰盜賊密邇可從卜乎。遣政堂文學權仲和相宅于
鐵原。○禹仁烈遣精騎五百夜擊倭于沙弗郎。松旨賊潰爭
舟墜水中矢者亦多。邏卒又言賊船隱見海島不知多少。時
我太祖行未至人心恟懼。仁烈飛報繼至。太祖并日而行與
賊戰于智異山下。相去二百許步。有一賊背立俯身手抑其
臀示無畏以辱之。太祖用片箭射之。一矢而倒。於是賊驚懼
氣奪。即大破之。賊衆狼狽登山。臨絕崖露刃垂槊如蝟毛。官
軍不得上。太祖遣裨將率衆攻之。裨將還白巖高峻馬不得
上。太祖叱之。又使恭靖王分麾下勇士與之偕行。恭靖王還
白亦如裨將之言。太祖曰然則我當親往見之。乃謂麾下士
曰我馬先登則汝等要當隨之。遂鞭馬互馳觀其地勢。即拔
劍用刃背打馬。時日方中。劍光如電。馬一躍而登。軍士或推
或攀而隨之。於是奮擊之。賊墜崖死者大半。遂擊餘賊殲焉。
太祖素得人心。又士卒精銳。戰無不克。州郡望若雲霓。○金
海府使朴葳擊倭于黃山江敗之。初倭船五十艘先至金海
南浦。謗示後來賊曰吾輩適乘風利泝黃山江直擣密城。朴
葳知之。設伏兩岸。將舟師三十艘以待賊。果見謗有一大船
先入江口。伏發。葳亦突至邀擊。賊狼狽自忍投水死殆盡。江
州元帥裴克廉又與倭戰。賊尉霸家臺萬戶令步卒翼左右。
躍馬而前。馬旋濘而止。我軍迎擊斬之。○倭自江華攻楊
廣道濱海州郡。初賊船僅二十二艘。奪我戰艦多至五十艘。
邏卒望見我戰艦以為我軍。民皆信之不避。殺傷不可勝計。
賊又寇慶陽及安城郡。楊廣道元帥王安德怯懦不戰。乃召
副元帥印海及陽川元帥洪仁桂退次加川驛欲邀擊歸路。
賊望見由他路引去。安德率銳追擊不克。虢天壽與擒賊諜
訊之。諜曰吾等議若侵楊廣諸州。崔瑩必帥師而下。於是乘
虛直擣京城可圖也。初賊入安城。伏兵麻田。使被虜三四人
田于隴上若農夫然。以給之。水原府使朴承直聞三元帥至
亦領兵來。問田者曰賊退否。三元帥何在。對曰賊既退。三元
帥追之矣。承直信之。直趣官廨。賊伏發圍之。承直單騎突圍
脫走。軍士多被殺虜。自水原至陽城安城。蕭然無復人煙。體
覆使崔仁哲還朝妄言臣督王安德洪仁桂印海擊倭于稷
山縣斬五十餘級。禑賜仁哲廐馬白金。賜安德等衣酒廐馬。
遣贊成事楊伯淵評理邊安烈林堅味助戰。○禑命築宮城
于鐵原。崔瑩曰夏月遷都恐防農業。且以京城委賊。國將日
蹙。可乎。事遂寢。○倭賊百餘騎寇南陽安城宗德等縣。又二
十艘復寇江華殺府使金仁貴戍卒。被虜者以千計。又寇水
原府。元帥楊伯淵羅世以戰艦五十艘擊走之。世過江華境
有一婦匿水滸。指示曰賊諜入彼民家。世疾趨圍而火之殺

賊二十九人○烽火自江華晝舉不絕京城戒嚴遣諸元帥分戍東西江召募勇士皆賞以官先給布人五十匹○倭又寇江華大肆殺掠○六月憲府劾崔仁哲承命出使擅自還朝妄獻倭捷欺罔國家濫受賞賜請置于法以懲後來杖流道死○倭寇信州瓮津文化等縣元帥趙仁璧羅世沈德符與戰不克請濟師○倭寇順天樂安等處兵馬使鄭地斬十八級擒三人○倭寇西海道安州又寇長淵縣○禑謂都堂曰今聞邊民被虜於賊幸而逃還者皆指謂賊諜輒殺之甚不可也夫思鄉懷土人情之常況有父母妻子者孰不思還特畏死從賊耳自今凡逃還者必加復賞雖實諜者毋得殺我官給資糧以遂其生如有斬倭還國者賞之加等其令邊郡張榜以示違者罪之○遣判典客寺事安吉常于日本請禁賊吉常至日本病死○倭賊二百餘艘寇濟州又寇永康長淵豊州安岳咸從三和江西等縣○禑謂宰相曰倭雖盜賊然其死屍亦當瘞之況我江華西海之民死賊暴露甚衆豈可忍視出内帑錢布以資掩埋○秋七月全羅道水軍都萬戶鄭龍等聞倭寇濟州率兵船二艘邀之獲賊一艘盡殺之○倭寇豊州○遣使諸道修築山城○八月倭寇西海道信州文化安岳鳳州元帥梁伯益羅世朴普老都巡問使沈德符等擊之敗績請遣將助戰以我太祖及門下評理林堅味邊安烈密直副使柳曼殊洪徵爲助戰元帥○日本遣僧信弘來報聘書云草竊之賊是逋逃輩不遵我令未易禁焉○倭寇海州○九月我太祖與諸元帥擊倭于海州安烈堅味等奔潰我太祖將戰置兜鍪於百數十步外試射之以卜勝否遂三發皆洞貫曰今日之事可知戰於州之東亭子酣過泥濘之地丈餘太祖之馬一躍而過從者皆不得度太祖以大羽箭射賊十七發皆斃之乃縱兵乘之遂大破之是戰也太祖初御大羽箭二十及戰纔餘三矢謂左右曰吾皆占射左目皆汝往觀之往觀之果盡驗餘賊阻險積柴自固太祖下馬據胡床張樂僧神照割肉進酒命士卒焚柴煙焰漲天賊勢窮出死力衝突矢中座前觴太祖安坐不少起命金思訓等擊之殆殲○倭又寇海平二州禑賜崔瑩鐵鉞使與元帥李希泌金得齊楊伯淵邊安烈禹仁烈等擊走之○倭寇岳陽縣元帥李琳擊之獲其船二艘○遣前大司成鄭夢周報聘于日本且請禁賊○倭焚燒洪州殺牧使池得清妻虜判官妻子楊廣道元帥王安德等與戰于蘆峴敗績翌日賊又寇溫水縣焚伊山營元帥印海等戰于新橋夜賊四圍士卒驚潰多被殺傷賊又自鎮浦入韓州安德請遣將助戰禑命商山君金得齊密直府使睦忠王賓赴之○冬十月倭船四十艘寇東萊縣○徵諸道兵以備倭○倭寇寧州牙州王安德洪仁桂印海金得齊睦忠王賓與戰于牙州走之擒三人○倭又寇感悅縣○十一月倭寇定山扶餘鴻山○倭賊百三十艘寇金海府又寇義昌縣都巡問使裴克廉與戰敗績○倭寇守安童城通津等縣○十二月順天兵馬使鄭地斬倭四十餘級擒一人以獻

卷之五十一

高麗紀

辛禑二

戊午 辛禑四年 明洪武十一年 大 春正月倭寇延安府。二月倭寇安山仁州富平衿州。三月倭寇泰安郡。倭寇南陽。遂焚掠水原府。府使愼仁道僅以身免。元帥王賓與戰敗績。請濟師。命密直副使朴修敬赴之。倭又寇韓林二州。夏四月判三司使崔瑩等與倭戰于海豊。大敗之。先是倭寇德豊合德等縣。火都巡問使營。又大集窄梁。入昇天府。聲言將寇京城。中外大震。戒嚴。分命諸軍出屯東西江。兵衛列於闕門以待賊。至城中洶洶。令坊里軍登城望候。瑩督諸軍軍于海豊郡。贊成事楊伯淵副之。賊覘知之。以爲得破瑩軍。則京城可窺。乃經諸屯。捨不與角。趨海豊。直向中軍。瑩曰社稷存亡決此一戰。遂與伯淵進擊之。賊逐瑩。瑩奔。我太祖率精騎直進。與伯淵合擊大敗之。瑩望見賊披靡。率麾下乃進。從傍擊之。賊殆盡。餘黨夜遁。城中聞瑩被逐。益洶洶。莫知所之。禑欲出避。百官裝束累重。會于闕以待。及諸元帥使人獻捷。京城解嚴。百官畢賀。朝廷以爲瑩功。賜號安社功臣。○倭寇西州庇仁縣。又寇水原府。六月倭寇淸州。賊鋒甚銳。我軍望風而遁。賊四出攻掠。我軍復乘間襲之。斬十餘級。○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使僧信弘率其軍六十九人來捕倭賊。○倭又寇木州寧州溫水縣。以禹仁烈爲慶尚楊廣全羅三道都體察使。仁烈狀倭捷。賜酒及鞍馬。○倭寇宗德松莊永新等縣。元帥崔公哲朴修敬王賓等擊却之。○秋七月鄭夢周還自日本。九州道節度使源了俊遣周孟仁偕來。是行也。人皆危之。夢周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隣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倭僧有求詩者。援筆立就。緇徒坌集。日擔肩輿。請觀奇勝。及歸。刷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且禁三島侵掠。夢周又憫倭賊奴我良家子弟。乃謀贖歸。力勸諸將各出私貫若干。且爲書授尹明。以遣賊魁。見書辭懇惻。還俘百餘人。自是每明之往。必得俘歸。倭人稱慕夢周不已。後聞其卒。莫不嗟咨。至有齋僧薦福者。○倭寇牙州。崔公哲王賓朴修敬等擊走之。○日本僧信弘與倭寇戰于兆陽浦。獲一艘。盡斬之。還被虜婦女二十餘人。○八月慶尚道元帥裴克廉擊倭于欲知島。斬五十級。○倭寇長興府。都巡問使池湧奇遣卓思淸與戰于會寧縣。擒斬九人。○倭寇延安府及海州。又寇衿州陽州。○遣判崇寧府事羅世判密直沈德符。以戰艦大索倭賊于諸島。○九月倭寇瑞州。○倭寇鐵州。又寇益州公州尼山連山懷德珍同沃州靑山等縣。○冬十月倭寇林州。又屠燒全州。○遣版圖判書李子庸前司宰令韓國柱于日本。請禁賊。○倭寇靈光光州同福縣。巡問使池湧奇順天兵馬使鄭地追及於玉果縣。賊入彌羅寺。我軍圍之。縱火奮擊。賊自焚死。獲馬百餘匹。是戰地之功居多。捷至。賜湧奇地各銀五十兩。○倭寇潭陽縣。池湧奇鄭地與戰。斬十七級。倭又寇益州。○十二月倭寇河東縣。又寇晉州。都巡問使裴克廉追擊于泗州。斬二十餘級。○憲府上疏曰云云。近因倭寇漕運不通。倉廩虛竭云云。

今按洪武十一年。當日本南朝後龜山天皇天授四年 北朝後圓融天皇永和四年。節度使源了俊。謂探題今川了俊也。了俊初名貞世。姓源氏。號伊豫守。後剃髮名了俊。駿河遠江二州守護今川國範

第二之子也有文武才能詠和歌應安四年二月菊池奉闕西親王勢方盛於是足利義滿令了俊爲探題大内義弘副之以抗菊池應永三年爲錫泰範及大内義弘所讒停探題凡在職二十六年

己未　辛禑五年　大明洪武十二年　春正月諫官上言云云倭賊日熾侵掠諸道而國家待其告急然後遣將出師道里悠遠將帥垂至而賊已浮海不及與戰假令與戰併日倍馳士馬疲困每致敗績請於諸道預遣將帥寇至則擊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近因倭寇水旱之災百姓飢饉宜加存恤勸課農桑〇二月倭寇順天兆陽等處鄭地與戰敗績慶復興黃裳禹仁烈俱詣崔瑩第瑩曰倭寇侵擾至此諸將何不憂慮一鄭地雖勇其如衆寇何諸相有慚色瑩又嘗謂李仁任曰國家多難公爲

首相何不此之憂但以家產爲念仁任默然〇三月倭寇道康谷城又寇南原順天府〇夏四月以評理商議韓邦彥密直商議金用輝同知密直慶儀爲楊廣全羅慶尙道助戰元帥使贊成事楊伯淵督戰以知密直洪仁桂副之又遣萬戶鄭龍尹松以戰艦二十艘追捕倭賊民間聞伯淵等來語曰寧逢倭寇勿逢元帥〇倭寇安山郡〇倭侵延安府遣金海君金庾延安君羅世以戰艦五十二艘往擊之〇倭寇合浦元帥禹仁烈戰却之斬四級仁烈中流矢我軍死傷者八十餘人〇五月倭賊騎七百步二千餘寇晉州楊伯淵與禹仁烈裴克廉韓邦彥金用輝慶儀洪仁桂戰于班城縣斬十三級賜物有差〇倭焚掠豐州〇羅世金庾與倭戰于龍岡縣木串浦獲賊船二艘殲之〇閏月安州萬戶崔元沚擊倭于永淸縣敗之〇倭寇蔚州又寇雞林府日本海盜捕捉軍官朴居士與倭戰元帥河乙沚不救居士軍大敗僅存五十餘人先是韓桂國還自日本居士率其軍一百八十六人偕來〇六月倭寇淸道郡元帥禹仁烈擊之〇以趙仁璧爲江陵道元帥朴修敬爲安東道元帥兼府尹以倭賊自雞林將向江陵道也〇倭寇龍州義州萬戶張侶擊却之倭又寇蔚州淸道密城慈仁彥陽等地禹仁烈裴克廉河乙沚與戰于蔚州獲船七艘〇秋七月倭寇樂安郡〇李自庸還自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俊歸我被虜民二百三十餘人〇倭入武陵島留半月而去〇倭留蔚州刈稻黍爲糧侵入機張彥陽掃蕩無遺禹仁烈募兵戰于東萊縣斬七級〇八月倭寇餘美縣又寇隨郭二州〇慶尙道元帥禹仁烈裴克廉朴修敬兵

馬使吳彥擊倭于泗州大破之斬四十二級〇九月倭寇班城縣登確山頂樹柵自保禹仁烈朴修敬吳彥合圍攻克之斬賊三十四級倭又寇丹溪居昌冶爐等縣至于嘉樹縣都巡問使金光富與戰敗死倭又寇山陰晉州泗州咸陽晉州戶長鄭滿如京賊闌入所居里滿妻崔氏携諸子避匿山中崔年少且美賊得而欲汚之露刃以脅崔抱樹拒奮罵曰死等耳與其見汚而生寧死義罵不絕口賊遂害之〇遣使西海楊廣道發水軍以備慶尙全羅道倭寇〇冬十月遣贊成事睦仁吉密直副使睦子安渠濟擊倭于全羅道先是仁吉在廟堂颺言曰倭賊侵掠州郡吾等在此飽食略不愧恥可謂有人乎仁任怒其言遏也出之

今按洪武十二年當日本南朝天授五年北朝康曆元年

庚申 辛禑六年○大明洪武十三年 三月倭寇光州及綾城和順二縣遣元帥
崔公哲金用輝李元桂金斯革鄭地吳彦閔伯萱王承寶都
興禦之○五月倭寇結城洪州○以不能禦倭杖流全羅道
助戰元帥崔公哲楊廣道都巡問使安翊斬都鎭撫二人○
六月倭寇幷邑縣元帥池湧奇擊之○全羅道元帥池湧奇
與倭戰于鳴良鄕奪所俘百餘人○倭寇西州又寇扶餘定
山雲梯高山儒城等縣遂入鷄龍山時婦女嬰孩避賊登山
者多爲所害楊廣道元帥金斯革擊走之賊遂掠靑陽新豊
鴻山而去又寇沃州錦州咸悅豊堤等縣○秋八月遣海道
元帥羅世沈德符崔茂宣以戰艦百艘追捕倭賊○倭寇公
州金斯革擊走之○倭賊五百艘入鎭浦口以巨絙相維分
兵守之遂登岸散入州郡恣行焚掠屍蔽山野轉穀于其船

米棄地厚尺羅世沈德符崔茂宣等至鎭浦始用茂宣所製
火炮焚其船煙焰漲天賊燒死殆盡赴海死者亦衆賊盡殺
所俘子女山積所過波血唯三百三十餘人自拔而來賊脫
死者趣沃州與登岸賊合焚利山永同縣○金斯革追捕倭
賊于林州斬四十六級○倭寇黃澗禦侮二縣又寇中牟化
寧功成靑利等縣遂焚尚州○羅世沈德符崔茂宣等還禑
賜金各五十兩裨將鄭龍尹松崔七夕等銀各五十兩○倭
焚善州初賊在尚州全羅道元帥池湧奇麾下裴儉自募請
往覘賊諸元帥許之及儉至賊欲殺之儉曰天下無殺使之
國我國諸將領精兵無筭戰則必克然盡殲汝等何益汝等
占居一邑若何賊曰是紿我也汝國誠欲活我豈奪我舟楫
耶吾亦討之熟矣飮儉以酒遂以鐵騎護送掠得二三歲女

兒剃髮剖腹淨洗兼奠米酒祭天賊分左右張樂羅拜祭畢
掬分其米而喫飮酒三鍾焚其兒檜柄忽折占者曰吾等留
此必敗即引軍趣善州
　今按洪武十三年當日本南朝天授六年北朝康曆二年
○倭侵京山府○以我太祖爲楊廣全羅慶尚道都巡察使
贊成事邊安烈爲體察使以副之王福命禹仁烈都吉敷朴
林宗洪仁桂林成味李元桂爲元帥皆受太祖節度師出至
長湍白虹貫日占者以爲戰勝之兆賊自鎭浦之敗攻陷郡
縣奮肆殺掠賊勢益熾三道沿海之地蕭然一空自有倭患
未有如此之比○倭屯沙斤乃驛元帥裴克廉金用輝池湧
奇吳彦鄭地朴修敬裴彦都興河乙沚擊之敗績修敬裴彦
死之士卒死者五百餘人倭遂屠咸陽○九月倭攻南原山

城不克退焚雲峰縣屯引月驛聲言將穀馬于光之金城北
上中外大震○我太祖擊倭兵于雲峰大敗之時太祖與邊
安烈等至南原裴克廉等來謁于道莫不懽悅諸將咸曰賊
負險不若俟其出與戰太祖慨然曰興師敵愾猶恐不見賊
今遇賊不擊可乎遂部署諸將詰朝誓而東踰雲峰距賊數
十里至荒山西北登鼎山峰太祖見道右險徑曰賊必出此
襲我後矣我當趣之諸將皆由坦途進望見賊鋒甚銳不戰
而却時日已昃矣太祖既入險賊奇銳果突出太祖以太羽
箭二十射之繼以柳葉箭射之五十餘發皆中其面莫不應
弦而斃凡三遇盡殲之地又泥濘彼我俱陷其中相顚仆
及出死者皆賊我軍不傷一人賊據山自固太祖指揮士卒
分據要害使麾下李大中等十餘人挑之太祖仰攻之賊出

死力衝突我軍分北而下太祖顧謂將士曰堅控轡
敗所向太祖復使吹螺整兵蟻附而上衝賊陣有賊將引槊
直趨太祖後甚急偏將李豆蘭躍馬大呼曰令公視後令公
視後太祖未及見豆蘭遂射殪之太祖馬中矢而仆易乘又
中仆又易乘飛矢中太祖左脚太祖抽矢氣益壯戰益急軍
士莫知太祖傷賊圍太祖數重太祖與數騎突圍而出賊又
衝突太祖立殪八人賊不敢前太祖誓指天日麾左右曰怯
者退我且死賊將士感厲勇氣百倍人人殊死戰賊植立不
動有一賊將年纔十五六骨貌端麗驍勇無比乘白馬舞槊
馳突所向披靡莫敢當我軍稱阿只拔都爭避之太祖惜其
勇銳命豆蘭生擒之豆蘭白曰君欲生擒必傷人其人至於
面上皆被堅甲無隙可射太祖曰我射兜牟頂子兜牟落汝

便射之遂躍馬射之正中頂子兜牟纓絕而側其人急整之
太祖即射之又中頂子兜牟遂落豆蘭便射殺之於是賊挫
太祖挺身奮擊銳鋒盡斃賊痛哭聲如萬牛棄馬登山諸
軍乘勝馳上鼓譟震地四面崩之遂大破之川流盡赤六七
日色不變人不得飲皆盛器俟澄久乃得飲獲馬一千六百
餘匹兵仗無算初賊十倍於我唯七十餘人奔智異山太祖
曰天下未有讎敵之國遂不窮追退而大作軍樂陳儺戲軍
士皆呼萬歲獻首級山積諸將懼洽不戰之罪叩頭流血乞
生太祖曰在朝廷處分又曰賊之勇者殆盡矣時被虜者自
賊中還言阿只拔都望見太祖置陣整齊謂其衆曰觀此兵
勢殊非往日諸將之比今日之事爾輩宜各慎之初阿只拔
都在其島欲不來衆賊服其勇銳欲爲主固請而來諸賊酋

毎遇見必趨蹌軍中號令皆進退是行也軍士[illegible]
以竹太祖謂曰竹輕於木便於致遠然亦民家所植也且非
吾裝齊物不失舊而還足矣軍士敬服咸棄之太祖所至
不[illegible]皆類此東寧之役太祖獲其將處明不殺處明感
且[illegible]必鳴咽流涕常隨侍左右是戰也處明居馬前
力[illegible]立功時人稱之〇我太祖振旅而還云云太祖威名益
著倭賊虜國人必問李萬戶今在何處得間乃入寇
今案阿只拔都高麗國語訛稱我國人名
〇倭焚金海府
辛酉辛禑七年〇大明洪武十四年春二月時因倭寇滯路不通宰相之俸不
過數斛〇倭焚寧海府〇三月倭寇江陵道遣簽書密直南
[illegible]密直副使權玄龍往擊之時是道大飢備禦甚踈遣同

知密直李崇率交州道兵以助之〇倭寇松生蔚珍三陟平
海寧海盈德等地遂焚三陟縣〇夏四月倭自智異山逃入
無等山樹柵圭峯寺岩石間三面峭絕唯小逕緣崖僅通一
人全羅道都巡問使李乙珍募敢死百人乘高下石以大箭
焚其柵賊窘墜崖死者甚衆餘賊走海竊小船而遁前少尹
羅公彥以狀船追及盡殺之擒十三人〇五月倭寇伊山成
楊廣道都巡問使吳彥戰却之擒斬九級〇雞林元帥尹虎
斬倭十一級〇安東兵馬使鄭南晉擊倭斬十六級倭又寇
寧海府〇六月倭寇庇仁縣又焚永州〇倭船五十艘寇入
海府閭山城元帥南秩擊却之秋又戰於寧海蔚州梁[illegible]
陽等處凡五合斬八級〇倭寇蔚珍縣權玄龍與戰敗之斬
二十級獲馬七十匹〇秋七月倭寇金海府〇倭寇[illegible]

南秋與戰斬八級○九月倭寇陜州○冬十月倭寇臨
○倭寇潘南縣元帥池湧奇李乙珍與戰却之獲二艘焚之
斬九級賊投水死者亦多○十一月倭寇保寧縣又寇密城
縣

今按洪武十四年當日本南朝弘和元年北朝永德元年

壬戌辛禑八年○大明洪武十五年二月倭寇林州都巡問使吳彥擊之不克
閏月倭寇林州扶餘石城○三月倭寇平海三陟蔚珍羽
溪等縣○倭寇寧越禮安榮州順興甫州安東○夏四月憲
府劾慶尚道都巡問使南秩不能禦倭下都堂議之李仁
任與秩善止令安置宜寧縣○楊水尺羣聚詐爲倭賊侵寧
越郡焚公廨民戶遣判密直林成味等追捕之獲男女五十
餘人馬二百餘匹○江陵道上元帥趙仁璧副元帥權玄龍
與倭戰斬首三十級○西海道按廉使李茂獻所獲水尺三
十餘人馬百匹諸道按廉守令各獻所獲水尺及馬匹下巡
軍獄之斬其首謀者沒入妻孥馬匹餘皆釋之分置水尺于
諸州比平民差役有不從令者斬之○倭踰竹嶺寇丹陽郡
元帥邊安烈韓邦彥等擊破之斬八十餘級獲馬二百餘匹
○五月誅妖民伊金伊金固城民自稱彌勒佛惑衆曰我能
致釋迦佛凡禱祀神祇者食馬牛肉者不以貨財分人者必
死若不信吾言至三月日月無光矣又曰吾爲作用則草發
青花木結穀實或一種再刈愚民信之爭施米帛金銀牛
馬死則棄之不食有貨財者悉以與人伊金又曰吾勅山川
之神悉送日本倭賊可易擒也於是巫覡尤加敬信城隍祠
廟撤去其神敬伊金如佛以祈福利無賴之徒從而和之
稱弟子轉相誑誘所至州郡守令或有出迎館之上舍者清
州牧使權和誘致之縛其渠首五人囚之於是都堂移牒諸
道皆捕斬之前判事楊元格素信奉其說及是逃匿尋捕獲
之杖流道死○邊安烈韓邦彥等擊倭于安東斬三十餘級
獲馬六十匹○六月諫官鄭𧰼朴宜中等上疏曰比年以來
倭賊日熾州郡凋弊加之水旱饑饉荐臻草賊竊發私相屠
戮上國不許通好窺伺釁隙況天灾人妖地怪與夫鳥獸泉
魚之異疊見譴告一國人民罔不憂懼誠宜兢兢業業無敢
逸豫云云○倭寇慶山大丘花園雞林等處又寇通溝縣○
遣典法判書趙浚爲慶尚道體覆使時倭寇甚熾州郡騷然
民皆奔竄山谷而國無紀綱將帥環視不戰賊勢日盛浚至
號令嚴明諸將股栗連戰告捷一道之民賴以稍安先是守
城人曹希參扶其母欲避倭於京山府城行至洛東江無船
不得渡賊追及之其母曰吾老且病死無悔矣汝其走焉以
免希參曰母在予何往遂與母伏於田間賊欲刃其母希參
以身蔽之爲賊所害母得以免京山府人裴仲善之女爲倭
所逐負其兒至所耶江江水方漲裴度不能脫投入水中賊
至岸持滿注矢曰爾來可免死女曰烈女不更二夫之死不
爲汝所辱賊射之中其兒賊引滿又語如前竟不出遇害靈
山人郎將辛斯蔵之女年十六爲賊所逐隨父至江乘船將
渡賊猝至殺舟中人殆盡其父亦被害有一賊執其女下船
女曰汝殺吾父不共戴天之讎也寧死不汝從遂扼賊吭蹴
而倒之賊怒遂殺之浚上其事曰三人節孝如是可旌其門
以勸來者遂立石記其事○冬十月倭寇南原郡又倭船五

十艘入鎮浦海道元帥鄭地擊走之追至[illegible]山島獲四艘

今按洪武十五年當日本南朝弘和二年北朝永德二年

卷之五十二

高麗紀

辛禑九年〇癸亥大明洪武十六年春正月海道副元帥鄭地擊倭大破之賜金帶一腰白金五十兩〇夏五月海道元帥鄭地擊倭于南海縣大敗之時地所將戰艦僅四十七艘次羅州水浦賊船百二十艘大至慶尚沿海州郡大震合浦元帥柳曼殊告急地日夜督行或自櫂櫂卒益盡力到蟾津徵集合浦士卒賊已至南海之觀音浦勢甚熾四圍而進地督進至朴頭洋賊以大船二十艘艘置勁卒百四十人為先鋒地進攻大敗之焚賊船十七艘浮尸蔽海兵馬使尹松中箭死地謂裨佐

曰吾嘗汗馬破賊多矣未有如今日之快也捷音至禑大喜遣李克明安沼遣賜官醞以勞之軍器尹房之用奉使日本還道遇倭賊被獲鎖頭置船底及是戰賊曰若不勝必先斬之戰罷賊徒盡殲而之用乃免〇倭寇慶尚道古安安康杞溪永州新寧長守義興義城善州等處又寇丹陽堤州遣典儀令禹夏于慶尚道督察元帥禦倭勤怠〇秋七月禹夏督諸兵馬使擊倭于義城斬二級又戰于禮安順興斬十四級〇八月倭二千餘屠義城等處賊衆我寡屢戰不利副元帥尹可觀與戰于安東禮安等處敗績〇倭賊居寧長水等縣入兵欲寇全州全州元帥皇甫琳戰于[illegible]峴却之〇禑召密直提學趙浚曰今慶尚道倭賊大熾元帥都巡問使恇怯不戰卿可往察軍機浚對曰殿下若命臣專制便宜道其將帥逗

敗績者臣得處置不然元帥都巡問使位在臣[illegible]死地乎將帥之族忌之白禑止之乃以門下評理文達漢爲楊廣慶尚道都體察使命之曰往察將帥勤怠形容盛衰其有退避不進者元帥則禁身以聞其餘照律處斷〇倭賊二百餘騎寇槐州長延縣元帥王安德金思革都興與戰斬二十級〇倭賊千餘寇春陽寧越旌善等郡縣〇左司議權近等諫曰今倭侵掠四方反間刺客往來京城殿下從以數騎馳騁道路終夜不返臣等深爲殿下危之禑曰我誠有此然非卿等誰肯言之〇倭賊千餘陷沃州報令等縣遂入開泰寺據雞龍山文達漢王安德都興進攻之賊棄馬登山公州牧使金有慶判官宋子浩與戰于化岾子浩敗死達漢及金斯革安德都興安慶朴壽年等與戰于公州盤龍寺斬八級

斯革追擊于木川黒岾斬二十級〇九月倭寇江陵府及金化縣又陷淮陽府及平康縣京城戒嚴徵平壤西海道精兵入衛遣前政堂商佐時知密直安紹王承貴王承寶鄭熙啓印海開城君王福命開城府事郭璇等往擊之戰于金化敗績〇倭陷洪川縣元帥金立堅李乙珍與戰斬九級〇冬十月都體察使崔公哲至狼川倭突出掩擊體覆使鄭承可與倭戰于楊口敗績退屯春州賊追至春州陷之遂侵加平縣元帥朴忠幹與戰逐之斬首六級賊入據清平山以[illegible]成事禹仁烈爲都體察使前密直林大匡爲助戰元帥往擊之〇倭寇安邊府歙谷縣四出虜掠如蹈無人之境禑以密直提學趙浚爲江陵交州道都體察使〇李乙珍及副元帥權玄龍兵馬使郭忠輔擊倭于洞山縣斬二十餘級獲馬七十二

匹賊牧彼衆退泊高城浦禑賜乙珍等白金有差○十一月知門下府事鄭地請造戰艦于諸道以備倭寇從之

今按洪武十六年當日本（南朝弘和三年　北朝後小松天皇永德三年）

甲子辛禑十年○大明洪武十七年○二月倭入蔚州以小艇載還被虜婦女二十五人　閏十月倭寇長淵縣西海道上元帥丁承寶與戰敗績○十一月倭寇咸陽郡都巡問使尹可觀晉州牧使朴子安與戰斬十八級○倭寇同福縣都巡問使尹有麟光州牧使金濟長興府使柳宗與戰斬九級○禑見擇近爲代言曰此人嘗爲諫官使予不得遊幸何得近侍爲代言乎合令防倭○倭寇木原工二鄉府使許操擒賊諜三人○海道萬戶尹之哲遇倭于德積島擊走之○獲倭船一艘得所虜八十人

今按洪武十七年當日本（南朝元中元年　北朝後小松天皇至德元年）

乙丑辛禑十一年○大明洪武十八年　春正月海道副元帥前開城尹曹彥擊倭于汝走島獲船一艘擒三人禑賜白金五十兩○二月遼東都司遣百戶程與來問金得卿擊殺官軍之故乃鞫得卿歸京師禑與林堅味李成林得程與極厚俾使張子溫將巢金五十兩傔從三人銀各五十兩得卿行至鐵州中夜欲殺之以過倭聞于帝得卿將行都堂誘之曰北京州之兵汝當其責勿以累國得卿曰吾但奉行都堂牒耳上國若有問豈敢終諱吾唯變懼無以爲計密直提學河崙密謂堅味曰事貴從權宜令西北倭寇充斥貿無過賊死者乎堅味大喜遂從其計使盜殺之

今按洪武十八年當日本（南朝元中二年　北朝至德二年）當時高麗托倭寇爲奸如楊木尺伊金林堅味是也以此觀之則他称倭寇不悉爲倭人乎果未可知也

夏四月倭寇交州道以趙仁璧爲四道都指揮使○秋七月左司議李至等上疏諫遊畋禑使知申事康廷秀釋其文義遠大怒曰時方危亂此輩不欲吾射獵不忠孰甚當痛懲之以絕言者後又悉書諫官名以藏曰此輩可使防倭由是諫官多謝病

今按及高麗之將滅辛禑出矣荒淫暴虐無不至也諫諍爲不忠赶其人于死地鳴呼斯時日本亂甚高麗亦如此痛哉

倭寇端州東北面上元帥沈德符與戰敗績○倭寇貪津麒麟島海道萬戶鄭龍追擊之○倭寇平海府江陵道都體察使睦子安擊卻之斬五級○八月全羅海道元帥陳元瑞捕倭二十餘級○九月倭賊百五十艘寇咸州洪原北青哈蘭北等處殺虜人殆盡元帥沈德符洪徵安柱黃希碩鄭承可等與戰于洪原之大門嶺北諸將皆敗先遁唯德符突陣獨入中槊而墮賊欲復刺麾下劉訶郎哈馳入射之遂連斃三人奪賊馬以授德符轉戰出陣於是德符軍亦大敗賊勢益熾太祖請往擊之至咸州部署諸將營中有松在七十步外太祖召軍士謂曰我射第幾枝第幾箇松子汝等觀之卽以柳葉箭射之七發七中皆如所命軍中皆蹈舞歡呼明日直指賊所屯兔兒洞伏兵於洞之左右賊衆先據洞內東西山遙聞螺聲大驚曰此李（太祖舊諱）硨磲螺也太祖率李豆蘭高呂趙英珪安宗儉韓那海金天崔景等百餘騎挑戰徐行

過其陣賊見兵少行緩不測所爲不敢擊東賊就西賊爲一屯太祖登東賊所屯處據胡床令軍士解鞍息馬久之將上馬百步許有枯楂太祖連射三矢皆正中之賊相顧驚服太祖令聞倭語者呼謂曰今主將卽李萬戸也汝其速降否則悔無及矣賊酋對曰唯命是從方與其下議降未定太祖曰當因其怠而擊之遂上馬使豆蘭呂英珪等挑戰賊先鋒數百追之太祖陽北自爲殿退入伏中遂回兵親射賊二十餘人皆應弦而斃與豆蘭宗儉等馳擊之伏兵又起於是太祖與先士卒單騎出入賊陣者數四所向披靡手斃賊無算所射洞徹重甲或有一矢而人馬俱徹者賊奔潰官軍乘之呼聲動天地僵尸蔽野無一人得脫是戰也女眞軍乘勝縱殺太祖令曰賊窮可哀勿殺生擒之餘賊入千佛山亦盡擒之禑賜太祖白金五十兩五表裏鞍馬又加賜定遠十字功臣號○以前知門下李乙珎爲江陵道元帥以捕倭賊○冬十月忠州兵馬使崔雲海斬倭六級

〔丁卯　辛禑十三年○大明洪武二十年〕二月判密直司事尹可觀卒初倭賊皆由丑山島入寇可觀出鎭合浦建白置船卒以後倭患稍息性清儉秋毫不取不近聲妓銷兵器弊棄者爲農器開屯田以贍軍食及還鞍勒破缺以麻繩補之○秋八月鄭地上書自請東征曰倭非擧國爲盜其國叛民分據對馬一岐兩島隣於合浦入寇無時若聲罪大擧覆其巢穴則邊患永除矣且今水軍非辛巳東征蒙漢兵不習舟楫之比也順風而往則二島一擧可滅○十二月倭寇井邑縣典醫正景德宜妻安氏携二子及三婢匿後園土宇賊尋得欲亂之安罵且拒賊捽首拔劒脅之安極口罵曰寧死不從汝賊怒殺之虜其子一婢而去又執中郞將李得仁妻李氏欲汚之李以死拒賊遂殺之

今按洪武二十年當日本南朝元中四年北朝後小松天皇嘉慶元年

卷之五十三

高麗紀

辛禑四

〔戊辰　辛禑十四年○大明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乙巳朔禑次鳳州初禑獨與崔瑩決策攻遼未敢顯言是日召瑩及我太祖曰欲攻遼陽卿等宜盡力太祖曰今者出師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發兵二不可擧國遠征倭乘其虛三不可時方暑雨弓弩膠解大軍疾疫四不可禑頗然之云云○丁巳禑命奉天船都元帥同知密直李光甫還屯開京西江以備倭○倭入椒島時京城丁壯皆從軍唯餘老弱而已每夜烽火屢擧京城單虛人情危懼莫保朝夕○五月倭船八十餘艘來泊鎭浦寇旁近州郡禑遣上護軍陳汝宜于全羅楊廣道凡托疾不赴北征使子弟奴隷代行者悉令禦倭避者斷以軍法籍其產○楊廣道按廉田理報倭寇道內四十餘郡留兵單弱如蹈無人之境乃遣元帥都興金湊趙浚郭璇金宗衍等禦之令諸妃之在漢陽者悉還開京○六月癸卯朔諸軍來屯近郊爲書授金完曰盛夏動衆三韓失農倭奴乘虛深入爲寇殺我人民燔我府庫云云○秋七月倭陷光州命楊廣全羅慶尙道都體察使皇甫琳楊廣道副元帥都興全羅道副元帥金宗衍慶尙道副元帥具成老等救之特判典校寺事康

好文妻文氏有二兒負幼携長將走匿忽被虜欲自絶不肯行賊繫其頸逼令前行又過棄所負兒文氏知不免褁幼兒置樹陰謂長兒曰汝且在此將有收護者兒強從之行至夢佛山極樂菴畔有石崖高可千尺餘上有路如線文氏謂同被虜隣女曰汚賊求生不如潔身就死奮身而墜賊不及止之罵極石殺其兒而去崖下有藤蘿蔓蒲草又容得不死折右臂久而復蘇適里中人先在崖竇見而哀之饋粥以養居三日聞賊退乃還鄕里莫不驚嘆○大司憲趙浚等上書曰云云民之出私田之租也稱貸於人而不能充也其所貸者責妻鬻子而不能償也父母飢寒而不能養也寃呼之聲上徹于天感傷和氣召致水旱戸口由是而一空倭奴以之而深入千里暴虎莫有禦者貪饕之聲聞于上國社稷宗廟危於

累卯○八月以鄭地爲楊廣全羅慶尚道都指揮使時倭寇擾亂三道所至將帥守令莫有禦者以地威名足以慴伏倭寇命與金伯興金用鈞等往擊之又遣慈專尹曹彥審直副使崔七夕張思吉和寧尹鄭曜禦之○大司憲趙浚陳時務曰云云全羅慶尚楊廣三道貢賦之所出國家之腹心今也倭奴横行攻陷我州郡踐踏我禾稼殺戮我老弱奴婢我丁壯而擁旌節者嬰城竄伏莫有鬪志賊勢日熾願令大舉及時掃清云云水尺才人不事耕種坐食民租無恒產而無恒心相聚山谷詐稱倭賊其勢可畏不可不早圖之○慶尚道都巡問使朴葳安東元帥崔鄲擊倭于尚州中牟縣破之各賜弓馬○楊廣全羅慶尚道都指揮使鄭地等擊倭兵於南原大敗之時倭寇三道自夏及秋屠燒州郡晉州牧使李贊

賊死倭又自咸陽踰雲峰八羅峴至南原地都元帥俱省雲海副元帥金宗衍助戰元帥金伯興陳元瑞金州牧使金用鈞楊廣道上元帥都興副元帥李承源等奮擊大破之斬五十八級獲馬六十餘匹賊夜遁地以諸軍無食不能追賊乃登船入部非此戰則三道民幾盡矣昌賜地等宮醞段絹○九月朴葳擊倭于尚靈縣斬二十五級○西海道觀察使趙云仡將行上書曰我本朝水近倭島陸連胡地固不可以不虞也云云○十二月先是典法及郎舍上疏曰崔瑩專我玄陵云云遠奉上王抑倭寇於昇天以存社稷

今按洪武二十一年當日本（南朝元中五年　北朝嘉慶二年）

卷之五十四

高麗紀

恭讓王一

己巳元年（大明洪武二十二年）二月慶尚道元帥朴葳以兵船一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廬舍殆盡元帥金宗衍崔七夕朴子安等繼至搜被虜民百餘以還昌賜葳衣服鞍馬銀錠獎諭之人以爲葳但燒廬舍舟楫實無俘獲○六月慶尚道節制使朴葳捕倭船一艘斬三十二級京畿節制使朴子安與倭戰斬三十級○秋七月倭船二十艘來泊海州遣節制使柳曼殊我恭讓王卽位之賜弓矢○冬十月倭寇楊廣道都中都觀察使王安德與戰大敗○十二月大司憲趙浚等上疏略曰云云軍士與倭奴戰而所得馬匹器仗與凡民殺賊所得之物所在官悉輸京都以希重賞朔上毒民軍士解體願自今諸道將師破賊者獻馘而已軍民所得倭物勿使推

卷之五十五

高麗紀

恭讓王二

庚午二年 大明洪武二十三年 六月倭寇楊廣道至陰竹陰城安城竹州槐州諸將不及知密直司事尹師德捕之遇賊于寧州丙島下斬賊百餘級取所虜男女以還

今按洪武二十三年當日本南朝元中七年北朝明德元年

卷之五十六

高麗紀

恭讓王三

辛未三年 大明洪武二十四年 二月中郎將房士良上時務十一事云云

自庚寅倭寇以來州郡蕩然失所邑無孑遺

今按庚寅元至正十年至今洪武二十四年該四十二年

庚寅倭寇之興見東國通鑑第四十五卷具前

壬申四年 大明洪武二十五年 二月倭寇慶尚道仇羅山萬戸李興仁擊破之獲戰艦以獻賜米二十碩○三月慶尚道水軍萬戸車俊獲倭船一艘以獻王賜帛

今按洪武二十五年當日本後小松天皇明德三年

右東國通鑑五十六卷記三韓始終其間往往有日本事表章如上又懲毖志近代小事頗雜於上世人可多闕如也昔我素盞烏尊帥其子五十猛神降到於新羅國居曾尸茂梨之處乃興言曰此地吾不欲居高麗曲有蘇志摩利 與曾尸茂梨訓相近 或曰迎接樂蓋素盞烏尊所作樂也遺乎哉

在仁智要録三韓人不知之又百濟王仁來大闇備風仁其先漢人也崔豹古今注所謂千乘王仁者耶和泉國百舌鳥野北陵 反正天皇陵 東池上 其池名號池人中家與其地 録其地有王仁祠應神天皇皇子菟道稚郎子嘗師仁學其後相禮讓於兄大鷦鷯尊兄弟有夷齊之行皇子既尊悲哀不已仁乃獻和歌方勸即位於是尊即位此我朝之美談也必仁之教導所使乎亦可觀百濟有人矣然三韓人寥寥無聞豈惟惡已國惡不書而已哉雖美事不知此類也

異稱日本傳下之三引用書目

三國史記今按中引四郡通解

三韓詩龜鑑

慕齋集今按中引朝鮮八道直風

東文選今按中引造化論華嚴經等

晉山世稿

東人詩話

三綱行實圖

續三綱行實圖

大平通載

三國史記卷第一

輸忠定難靖國贊化同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太保侍中尚書吏禮部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
柱國致仕臣金富軾奉　宣撰

新羅本紀第一

脫解尼師今立一云吐解時年六十二姓昔氏妃阿孝夫人脫解本多婆那國所生也其國在倭國東北一千里初其國王娶女國王女爲妻有娠七年乃生大卵王曰人而生卵不祥也宜棄之其女不忍以帛裹卵幷寶物置於櫝中浮於海任其所往初至金官國海邊金官人怪之不取又至辰韓阿珍浦口是始祖赫居世在位三十九年也時海邊老母以繩引繫海岸開櫝見之有一小兒在焉其母取而養之及壯身長九尺風神秀朗智識過人或曰此兒不知姓氏初櫝來時有一鵲飛鳴而隨之宜省鵲字以昔爲氏又解韞櫝而出宜名脫解脫解始以漁釣爲業供養其母未嘗有懈色母謂曰汝非常人骨相殊異宜從學以立功名於是專精學問兼知地理望楊山下瓠公宅以爲吉地設詭計以取而居之其地後爲月城至南解王五年聞其賢以其女妻之至七年登庸爲大輔委以政事儒理將死曰先王顧命曰吾死後無論子壻以年長且賢者繼位是以寡人先立今也宜傳其位焉

今按新羅始祖元年當日本垂仁天皇六年多婆那國在倭國東北一千里東國通鑑亦有之本出于此謂倭國東北則若狹之地也三國史記五十卷記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事與東國通鑑有異同今並存之

三年夏五月與倭國結好交聘

今按脫解尼師今三年當日本垂仁天皇八十八年

十一年倭人侵木出島王遣角干羽烏禦之不克羽烏死之

今按十一年當垂仁天皇九十六年東國通鑑以羽烏事爲脫解十七年事角干新羅位名三國史記職官志曰大角干或云大舒發翰太宗王七年滅百濟論功授大將軍金庾信大角干於前十七位之上加之非常位也太大角干或云太大舒發翰文武王八年滅高句麗授留守金庾信以太大角干賞其元謀也於前十七位及大角干之上加此位以示殊尤之禮

祇摩尼師今立或云祇味　後漢建武九年　十年四月倭人侵東邊　十一年夏四月大風從東來折木飛瓦至夕而止都人訛言倭兵大來爭遁山谷王命伊飡翌宗等諭止之

今按祇摩尼師今祇摩王也尼師今麻立干等語者國諺王號也後朝鮮人惡國諺鄙野稱王非舊也三韓有國字有諺音崔世珍拔編四聲通解上下卷占之十年十一年當垂仁天皇六十五年

十二年春三月與倭國講和

今按十二年當垂仁天皇六十五年講和事我國史不見

又卷第二新羅本紀第二

阿達羅尼師今立五年春三月倭人來聘

今按五年當日本成務天皇二十一年謂倭人來聘者無諸之言也

二十年夏五月倭女王卑彌乎遣使來聘

今按二十年當成務天皇四十年卑彌呼異邦恐稱神功皇后也見前此年神功皇后降誕豈得有生而遣使來聘乎其謬

伐休（一作發暉）尼師今立十年（後漢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倭人大饑來求食者千餘人

今按十年當日本仲哀天皇二年此時日本新羅未通豈有倭人求食于新羅哉

助賁（一云諸貴）尼師今立三年（魏太和六年）夏四月倭人猝至圍金城王親出戰賊潰走遣輕騎追擊之殺獲一千餘級

今按三年當日本神功皇后三十二年

四年五月倭兵寇東邊

秋七月伊飡于老與倭人戰沙道乘風縱火焚舟賊赴水死盡

今按通鑑爲五月事

沾解尼師今立三年（魏嘉平元年）夏四月倭人殺舒弗耶于老

今按三年當神功皇后四十九年

儒禮尼師今立四年（西晉太康八年）夏四月倭人襲一禮部縱火燒之虜人一千而去

今按四年當日本應神天皇十八年

六年夏五月聞倭兵至理舟楫繕甲兵

今按六年當應神天皇二十年

九年夏六月倭兵攻陷沙道城命一吉飡大谷領兵救完之

今按九年當應神天皇二十三年

十一年夏倭兵來攻長峯城不克

今按十一年當應神天皇二十五年

十二年春王謂臣下曰倭人屢犯我城邑百姓不得安居吾欲與百濟謀一時浮海入擊其國如何舒弗耶弘權對曰吾人不習水戰冒險遠征恐有不測之危況百濟多詐常有呑噬我國之心亦恐難與同謀王曰善

今按十二年當應神天皇二十六年

基臨（一云基立）尼師今立三年（西晉永康元年）春正月與倭國交聘

今按三年當應神天皇三十三年

訖解尼師今立三年（西晉永嘉六年）春三月倭國王遣使爲子求婚以阿飡急利女送之

今按三年當應神天皇四十三年與通鑑同

三十五年春二月倭國遣使請婚辭以女既出嫁

今按三十五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三十二年與通鑑異

三十六年二月倭王移書絕交

今按三十六年當仁德天皇三十三年與通鑑同

三十七年倭兵猝至風島抄掠邊戶又進圍金城急攻王欲出兵相戰伊伐飡康世曰賊遠至其鋒不可當不若緩之待其師老王然之閉門不出賊食盡將退命康世率勁騎追擊走之

今按三十七年當仁德天皇三十四年與通鑑同

又卷第三（新羅本紀第三）

奈勿（一云那密）尼師今立九年（東晉興寧二年）夏四月倭兵大至王聞之恐不可敵造草偶人數千衣衣持兵列立吐含山下伏勇士一千於斧峴東原倭人恃衆直進伏發擊其不意倭人大敗走追擊

殺之幾盡

今按九年當仁德天皇五十二年與通鑑同

三十八年夏五月倭人來圍金城五日不解將士皆請出戰王曰今賊棄舟深入在於死地鋒不可當乃閉城門賊無功而退王先遣勇騎二百遮其歸路又遣步卒一千追於獨山夾擊大敗之殺獲甚衆

今按三十八年當仁德天皇八十一年通鑑爲三十七年事

實聖尼師今立元年（東晉元興元年）三月與倭國通好以奈勿王子未斯欣爲質

今按元年當日本履中天皇三年與通鑑同

四年夏四月倭兵來攻明活城不克而歸王率騎兵要之獨山之南再戰破之殺獲三百餘級

今按四年當履中天皇六年

六年春三月倭人侵東邊夏六月又侵南邊奪掠一百人

今按六年當日本反正天皇二年

七年春二月王聞倭人於對馬島置營貯以兵革資粮以謀襲我我欲先其未發揀精兵擊破兵儲舒弗耶未斯品曰臣聞兵凶器戰危事況涉巨浸以伐人萬一失利則悔不可追不若依險設關來則禦之使不得侵猾便則出而禽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策之上也王從之

今按七年當反正天皇三年與通鑑同

十四年八月與倭人戰於風島克之

今按十四年當日本允恭天皇三年

訥祇麻立干立二年（東晉恭帝德文元年）春正月王弟卜好自高句麗與堤上奈麻還來秋王弟未斯欣自倭國逃還

今按二年當允恭天皇八年

十五年夏四月倭兵來侵東邊圍明活城無功而退

今按十五年當日本允恭天皇二十一年

二十四年倭人侵南邊掠取生口而去夏六月又侵東邊

今按二十四年當允恭天皇三十二年

二十八年夏四月倭兵圍金城十日糧盡乃歸王欲出兵追之左右曰兵家之說曰窮寇勿追王其舍之不聽率數千餘騎追及於獨山之東合戰爲賊所敗將士死者過半王蒼黃棄馬上山賊圍之數重忽昏霧不辨咫尺賊謂有陰助收兵退歸

今按二十八年當允恭天皇三十三年與通鑑同

慈悲麻立干立二年（宋大明二年）夏四月倭人以兵船百餘艘襲東邊進圍月城四面矢石如雨王城守賊將退出兵擊敗之追北至海口賊溺死者過半

今按二年當日本雄略天皇二年與通鑑同

五年夏五月倭人襲破活開城虜人一千而去

今按五年當雄略天皇五年

六年春二月倭人侵歃良城不克而去王命伐智德智領兵伏候於路要擊大敗之王以倭人屢侵疆埸緣邊築二城

今按六年當雄略天皇六年

十九年夏六月倭人侵東邊王命將軍德智擊破之殺虜二百餘人

今按十九年當雄略天皇十九年
二十年夏五月倭人舉兵五道來侵竟無功而還
今按二十年當雄略天皇二十年
炤知（一云毗處）麻立八年夏四月倭人犯邊
今按八年當日本顯宗天皇二年（南齊永明六年）
十五年秋七月置臨海長嶺二鎭以備倭賊
今按十五年當日本武烈天皇二年
十九年夏四月倭人犯邊
今按十九年當武烈天皇六年
二十二年春三月倭人攻陷長峯鎭
今按二十二年當日本繼體天皇元年
又卷第六　新羅本紀第六文武王上

立十年十二月倭國更號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爲名（周天授元年）
今按十年當日本持統天皇四年
又卷第七　新羅本紀第七文武王下
十一年秋七月至龍朔三年摠管孫仁師領兵來救府城新羅兵馬亦發同征行至周留城下此時倭國船兵來助百濟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濟精騎岸上守船新羅驍騎爲漢前鋒先破岸陣周留失膽遂卽降下南方已定回軍　云云
今按十一年當持統天皇五年
又卷第八　新羅本紀第八
孝昭王七年三月日本國使至王引見於崇禮殿（周聖曆元年）
今按七年當日本文武天皇二年
聖德王二十一年冬十月築毛伐郡城以遮日本賊路（唐開元十年）

今按二十一年當日本元正天皇養老六年
又第九　新羅本紀第九
景德王元年冬十月日本國使至不納（唐天寶元年）
今按元年當日本聖武天皇天平十四年
十二年秋八月日本國使至慢而無禮王不見乃廻
今按十二年當日本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五年
又卷第十　新羅本紀第十
哀莊王三年冬十二月授均貞大阿飡爲假王子欲以質倭國均貞辭之（唐貞元十八年）
今按三年當日本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一年
四年秋七月與日本國交聘結好
今按四年當延曆二十二年

七年春三月日本國使至引見朝元殿
今按當日本平城天皇大同元年
九年春二月日本國使至王厚禮待之
今按當大同三年
又卷第十一　新羅本紀第十一
憲康王二年八月日本國使至王引見於朝元殿（唐乾符三年）
今按當日本清和天皇貞觀十八年
八年夏四月日本國王遣使進黃金三百兩明珠一十箇
今按當日本陽成天皇元慶六年此年我無遣使于新羅事三代實錄曰十二月廿七日乙未加賀國馳驛言今月十四日渤海國入覲使裴頲等一百五人著岸渤海國高麗別種也及高麗衰其地多入渤海三國史記自第十二、

至第二十二高麗本紀也一言無我國事則略之其也

又卷第二十五 百濟本紀第三

辰斯王六年夏五月王與倭國結好以太子腆支爲質

今按當仁德天皇七十八年 晉大元二十年

十一年五月遣使倭國求大珠

今按當仁德天皇八十三年

十二年春二月倭國使者至王迎勞之特厚

今按當仁德天皇八十四年

腆支王 或云直支 梁書名映阿莘之元子阿莘在位第三年立爲太子六年出質於倭國十四年王薨王仲弟訓解攝政以待太子還國季弟碟禮殺訓解自立爲王腆支在倭聞訃哭泣請歸倭王以兵士百人衛送既至國界漢城人解忠來告曰

大王棄世王弟碟禮殺兄自王願太子無輕入腆支留倭人自衛依海島以待之國人殺碟禮迎腆支即位妃八須夫人生子久尓辛

今按直支百濟第二十世王也日本書紀曰應神天皇八年春三月百濟人來朝 百濟記曰阿花王立遣王子直支于天朝以脩先王之好也 十六年春二月百濟阿花王薨天皇召直支王謂之曰汝返於國以嗣位仍且賜東韓之地而遣之 見林按直支在倭凡九年

十五年百濟直支王薨即子久爾辛立爲王王年幼大倭木滿致執國政與王母相婬多行無禮天皇聞而召之

十四年夏遣使倭國送白綿十匹

今按當允恭天皇七年

毗有王二年 宋元嘉五年 春二月倭國使至從者五十人

今按當允恭天皇十七年

又卷第二十七 百濟本紀第五

武王九年春三月隋文林郎裴淸奉使倭國經我國南路

今按當日本推古天皇十六年 隋大業四年

又卷第二十八 百濟本紀第六

義慈王十三年秋八月王與倭國通好

今按當日本孝德天皇白雉四年

二十年春二月遣使高句麗倭國乞師以拒唐

今按當日本齊明天皇六年

又卷第三十八

雜志第七　職官上

領客府本名倭典眞平王四十三年改爲領客典 後又別置倭典 景

德王又改爲司賓府惠恭王復故令二人眞德王五年置位自大阿飡至角干爲之卿二人云云

又卷第四十一 列傳第一 金庾信上

金庾信王京人也十二世祖首露不知何許人也以後漢建武十八年壬寅登龜峯望駕洛九村遂至其地開國號曰加耶後改爲金官國其子孫相承至九世孫仇亥或云仇次休於庾信爲曾祖羅人自謂少昊金天氏之後故姓金

又卷第四十三 列傳第三 庾信下

開元二十一年大唐遣使教諭曰靺鞨渤海外稱蕃翰內懷狡猾今欲出兵問罪卿亦發兵相爲掎角聞舊將金庾信孫允中在須差此人爲將仍賜允中金帛若干於是大王 聖德大王 命允中弟允文等四將軍率兵會唐兵伐渤海允中用

巖性聰敏好習方術少壯爲伊飡入唐宿衛間就師學陰陽家法聞一隅則反之以三隅自述遁甲立成之法呈於其師師憮然曰不圖吾子之明達至於此也從是而後不敢以弟子待之大曆中還國爲司天大博士歷良康漢三州大守復爲執事侍郎浿江鎭頭上所至盡心撫字三務之餘敎之以六陣兵法人皆便之嘗有蝗蟲自西入浿江之界蠢然蔽野百姓憂懼巖登山頂焚香祈天忽風雨大作蝗蟲盡死大曆十四年己未受命聘日本國其國王知其賢欲勤留之會大唐使臣高鶴林來相見甚懽倭人認巖爲大國所知故不敢留乃還

今按金巖事比通鑑詳故載之

又卷第四十五列傳第五

昔于老奈解尼師今之子（或云角干水老子也）助賁王二年七月以伊飡爲大將軍出討甘文國破之以其地爲郡縣四年七月倭人來侵于老逆戰於沙道乘風縱火焚賊戰艦賊溺死且盡十五年正月進爲舒弗邯兼知兵馬事十六年高句麗侵北邊出擊之不克退保馬頭柵至夜士卒寒苦于老躬行勞問手燒薪櫳暖之羣心感喜如夾纊沾解王在位沙梁代國舊屬我忽背而歸百濟于老將兵往討滅之七年癸酉倭國使臣葛那古在館于老主之與客戲言早晩以汝王爲鹽奴王妃爲爨婦倭王聞之怒遣將軍于道朱君討我大王出居于柚村于老曰今茲之患由吾言之不愼我其當之遂抵倭軍謂曰前日之言戲之耳豈意興師至於此耶倭人不答執之積柴置其上燒殺之乃去于老子幼弱不能步人抱以騎而歸後爲訖解尼師今未鄒王時倭國大臣來聘于老妻請於國王私饗倭使臣及其泥醉使壯士曳下庭焚之以報前怨倭人忿來攻金城不克引歸

論曰于老爲當時大臣掌軍國事戰必克雖不克亦不敗則其謀策必有過人者然以一言之悖以自取死又令兩國交兵其妻能報怨亦變而非正也若不爾者其功業亦可錄也

今按昔于老事始終詳故亦載之

朴堤上（或云毛末）始祖赫居世之後婆娑尼師今五世孫祖阿道葛文王父勿品波珍飡堤上仕爲歃良州干先是實聖王元年壬寅與倭國講和倭王請以奈勿王之子未斯欣爲質王嘗恨奈勿王使己質於高句麗思有以釋憾於其子故不拒而遣之又十一年壬子高句麗亦欲得未斯欣之兄卜好爲

質大王又遣之及訥祇王卽位思得辯士往迎之聞水酒村干伐寶靺一利村干仇里迺利伊村干波老三人有賢智召問曰吾弟二人質於倭麗二國多年不還兄弟之故思念不能自止願使生還若之何而可三人同對曰臣等聞歃良州干堤上剛勇而有謀可得以解殿下之憂於是徵堤上使前告三臣之言而請行堤上對曰臣雖愚不肖敢不唯命祇承遂以聘禮入高句麗語王曰臣聞交鄰國之道誠信而已若交質子則不及五霸誠末世之事也今寡君之愛弟在此殆將十年寡君以鶺鴒在原之意永懷不已若大王惠然歸之則若九牛之落一毛無所損也而寡君之德大王也不可量也王其念之王曰諾許與同歸及歸國大王喜慰曰我念二弟如左右臂今只得一臂奈何堤上報曰臣雖奴才旣以

許國終不辱命然高句麗大國王亦賢君是故臣得以一
悟之若倭人不可以口舌諭當以詐謀可使王子歸來臣適
彼則請以背國論使彼聞之乃以死自誓不見妻子抵栗浦
汎舟向倭其妻聞之奔至浦口望舟大哭曰好歸來堤上回
顧曰我將命入敵國爾莫作再見期遂徑入倭國若叛來者
倭王疑之百濟人前入倭讒言新羅與高句麗謀侵王國倭
遂遣兵邏戍新羅境外會高句麗來侵并擒殺倭邏人倭王
乃以百濟人言爲實又聞羅王囚未斯欣堤上之家人謂堤
上實叛者於是出師將襲新羅兼差堤上與未斯欣爲將兼
使之鄕導行至海中山島倭諸將密議滅新羅後執堤上未
斯欣妻孥以還堤上知之與未斯欣乘舟遊若捉魚鴨者倭
人見之以謂無心喜焉於是堤上勸未斯欣潛歸本國未斯

欣曰僕奉將軍如父兄豈可獨歸堤上曰若二人俱發則恐謀
不成未斯欣抱堤上項泣辭而歸堤上獨眠室內晏起欲使
未斯欣遠行諸人問將軍何起之晚荅曰前日行舟勞困不
得夙興及出知未斯欣之逃遂縛堤上行舡追之適煙霧晦
冥望不及焉歸堤上於王所則流於木島未幾使人以薪火
燒爛支體然後斬之大王聞之哀慟追贈大阿飡厚賜其家
使未斯欣娶其堤上之第二女爲妻以報之初未斯欣之來
也命六部遠迎之及見握手相泣會兄弟置酒極娛王自作
歌舞以宣其意今鄕樂憂息曲是也

今按未斯欣事見前及憂息樂事三國史記卷第三十二樂
志曰憂息樂訥祇王時作也

拙翁崔瀣　批點

石澗趙云仡　精選

密直郭預

感渡海

扶桑之海遠不極萬里蒼蒼接天色有鬼生寄海中央木道
纔通變難測聖明本自置度外邊將貪功謀欲得受命東征
自往東南師期在六月千艘驚浪會一岐日本島名十丈風帆
檣欲折相望洗是不交鋒辛苦何須爲君論炎氣蒸霧熏著
人滿海浮屍寃氣結滯何厲蒸潮落生九月已當二十日是
時八極顚風來擊碎蒙衝何太疾蒼皇誰惜千金軀枉敎卅
士探蛟室哀哉十萬江南人攀依絕㠗赤身直如今恨骨與
山高永夜啼魂向天泣猶將將帥若生還念此能無增鬱悒

雄哉萬古烏江上恥復渡歸棄功業

今按密直官名郭預高麗人此詩題至元辛巳蒙古犯日
本高麗與之會壹岐盡沒海也

慕齋詩集卷之一　　朝鮮　金安國

書日本人犬吠圖

太明初出燁當空照遍光輝四海同堪笑蜀中羣狗吠只緣
風土苦陰霧

百越窮冬暖若春黃茅瘴氣每蒸薰千年一下霏霏雪無怪
狂奔吠犬羣

今按此詩見日本人所畫蜀犬越犬圖爲作之也

送別日本僧㴱中等五首

縹緲雲帆向日東海天無際起悲風千[illegible]寰裏無
溪邊憶遠公酒為排愁偏取醉詩因恨別覺難工他時若是
相思處月白中秋夜枕空（中秋月自寓與御貢）
海外知音更幾人客中懷抱淚沾巾明年八月天河上須泛
仙槎再問津
愛君擲杯出塵埃幾度相傾月下杯一夜西風動歸興天涯
詩思不勝哉
[illegible]盡長空木國秋天涯離別逈添愁憑君莫唱陽關曲淚滿
青衫不禁收
聚散悠悠夢不真幾回揮淚海天濱扁舟萬里一歸去便作
今生永別人
今按彌中道德禪師、東海碩所禪師上足、乃中峰普應國

師十世法孫也
又卷之二
答日東使宗國貞吉儲
蕭蕭白髮慕齊翁衰病年來百慮空萬里情知皆健否毎窮
秋眼海天東
淼淼滄溟鴈過蹤今朝忽把故人書只待相問難得見筒中
懷抱景何如
月秋皓月重陽菊爛熳尊前幾醉顛追想舊遊真一夢一看
華札一潸然
題扇寄日東客
十年懷淼淼萬里海茫茫為借清風陣憑傳庾嶺香自是懷
中物寧忘袖裏藏憑渠寄離思好去到扶桑

次日東使易念上人韻
碌碌悠悠一禿翁拋筆懷抱轉頭空齊庭前混吹竽列謾逞
虛名落海東
自愧匡時術已疎腐儒無用五車書飛騰本是夔龍輩目斷
雲宵敢望如
滄海桑田幾變遷坐看烏兎遞相顛故人兜率天中去十載
陳蹤意黯然
遠公高韻邈難參忽誦新詩意不堪安得虎溪逢一笑傳燈
豈待發三三
次寄日本僧月江韻二首
萬里扶桑使曾同兩歲歡襟期有支許酬唱傲黃韓悵別海
空濶相思春欲殘天涯長有夢淼淼赴槐安

每憶曾逢日平生罄一歡難追飛錫隠還似贈衣韓海外千
山杳塵中兩鬢殘淺深慚鴟鴞翼只應一枝安
次日本棚中上人韻
年來多病懶杯觴筆路緣衰又廢荒敢向長鯨誇鼴鼠不堪
彪虎敵牂羊吾方欲歛風騷語師莫頻携般若湯萬里知音
寧易得歡娛今日正逢場
開抱談論借酒觴十年茅塞盡鋤荒初疑角逐楚漢鹿轉覺
俱忘藏穀羊法界神清風作馭塵機念絶雪消湯皆省吾師
煩指教如何始脫死生場
莫辭賓館醉壺觴故國遥遥望眼荒席上流金張火傘竈邊
生浪舞商羊行裝謾拂魚腸釼旅况難憑蟹眼湯正賴忘憂
猶此物淵明一句擅詩場

得與吾師共一觴佛言因果定非荒今此疑是前身永過六
安知舊姓羊物外高談方璧玉人間熱惱任探湯相期汗漫
無何有聊付殘生戲劇場

與彌中上人飲且彈琴

虛館生涼暑氣收抱柯蟬響報新秋百杯興倒朱絃裏千里
思遥碧海頭聚散關天寧厝厝悲歡閱世劇悠悠峩洋曲曲
知音在一笑相看萬事休

次彌中上人聽琴韻

古意仍將寄古徽頻頻俗耳尚依俙澗中流水淙淙響天際
閑雲日在飛
冰作琴形玉作徽峩洋一曲想依俙莫教彈起離鸞怨庭葉
先秋意欲飛

與彌中話及睡夢中指庭中槐樹曰睡鄉風味盡在此
中我輩聚散寧非一夢乎因感而贈之

世界一槐安悲歡一夢中倏然聚忽忽散後還忡忡智者悟
其妄笑彼愚者蒙寧知至人者眞安併爲空吾師了茲意我
亦欽其風乾坤納芥粒揮斥超鴻濛汗漫凌倒景下視蠛蠓
封師能從我否曠志將無同萬古復萬古來者亦無窮壹笑
更何言醉面聊發紅

與日本釋彌中月江玉成祖芳賞仲秋月夜分乃散明
朝各賦壹首

月到中秋幾度圓清光昨夜最堪憐乾坤萬里雲如掃風露
三更酒有權泛渚新詩聊可詠登樓豪興欲成顛明年此日
空相憶南北迢迢路八千

壹年壹度中秋月爭得年年此夜明湖海翩交無萬里酒杯
撩興到三更露溥風冷寒光轉雲斂天高霽氣呈造物似知
吾輩意十分圓了十分清
銀河傾側夜將闌露洗長空桂影寒盡倒碧尊期共醉正逢
青眼肯辭歡淒涼笛咽三更弄宛轉琴鳴一指彈更續茲遊
那可得年年秋月只相看
去歲中秋夜待月月不明君南我在北萬里阻海程半面不
相識寧知相愛情今年中秋夜明月正盈盈纖氛淨如洗宇
宙涵水晶君乘海上槎飄然來王京相逢即一笑便尋方外
盟導我躡雲梯引我遊化城坐我廣寒府聽我鈞天聲沆瀣
徹肺腑洒然神骨醒冷風翼兩腋俯視渺寰瀛芬華擲敝屣
垢濁蛻塵纓太海釀爲酒太嶽爲觥罌泥以北斗杓侑以天

籟笙一醉一千齡殤視喬與彭鏗哉一瞬歡轉頭如夢驚明
年此夜月明瑞不要評依然各南北兩地懷不平對月共相
憶壹杯聊自傾明年復明年此月年年清我與君相別幾時
相喜迎古來樂難恃此會寧再成

走筆謝却彌中惠藥

煩惱人間苦熱因熱惱侵常移臍上帶久廢枕邊琴調將何顯術功夫只在
心安閑方合劑清淨待深鍼欲鍊眞丹未須援舊物翛然飛去錫來敢辭
漂襟塵土非吾戀仙區佳字尋殷勤謝種客藥力詎能任

和日本僧康樂等韻以別

塵世悠悠只強顏十年魂夢繞雲開何方可逐凌空錫去踏
蓬瀛海上山
渺渺扶桑天一涯海山何處訪仙家此生此別應長別淚眼

休驚見黑花
一歡那意遠成非白首詩聯轉失依萬里幸逢天際鴈百年
音信莫教稀
欲挽歸舟未有緣數行清淚落尊前他年夜夜長相憶人在
東西月在天
孤懷牢落倚高樓殘日沈吟賦遠遊客與年光抛我去不堪
傷別復悲秋
相看一笑意無餘肝膽都輸識面初今日忽忽生別恨小詩
和淚爲君書
又卷之三
贈日本國使安心東堂余舊爲宣慰使接日本使僧彌中安心自說彌中法孫接彌中時曾共賞中秋月多有唱和彌中師示寂已久

多生應結此本緣祖逝孫來偶又傳四火本知都是妄存亡
唯記月懸天
賜宴席次安心東堂韻
隣邦交誼篤前聞講禮賓筵荷兩君雲裏笙簫方度曲日邊
談笑更憑文滄波萬里貽長憶囊飲千觴賁斷欣欲絆飛鳥
終爛與南宮朽老奈無筋
次安心東堂韻
恩筵杯酒幾相逢今日離懷正不窮仙棹一歸滄海濶百年
唯信夢魂通
此生無處更相逢桑海茫茫意不窮白髮尚書何限望靈槎
唯冀信頻通
觀射次安心東堂韻

羣才曾試自猿公妙競穿楊百發中四海一家無用此兩階
干羽是神功
登嶺遊觀次日本使僧安心韻
雙來飛錫日東傍欽對高儀學道光禪客本無桑下戀湖山
勝處孰非鄉
次安心韻
駿嶺侵江入清流抱作灣帆歸遲疾異鷗泛往來閑醉極綠
心孤吟多覺鬢斑斑寧照君月好伴返鄉山
慕齋文集卷之三
答對馬島主書
蒙惠書燕審體履裕和開慰開慰日本隣我東疆交好之義
雖無間於遠邇以貴島最近於我爰自先朝特加撫綏貴島

亦自先世洪輸誠欵罔或有替至于足下益虔無一國家常
用嘉之適者我國邊氓漂到深遠之島足下聞之旋即遣人
探問欲將重價贖以送我其用意勤至足見勿忽之誠終爲
彼所阻不遂素志在足下縱有慊然之意以我國觀之唯嘉
足下之誠豈關事之成否乎况濟人危急効已忠欵者莫大
爲善不獨尊所樂與人共尤善之善者也君子之心公平於
恕強於爲善不以必出於已爲利亦不以或出於他爲慊也
今足下以彼人押解漂氏不受貴島文引違例經由他路爲
非書中辭意反復不一而足至求姜衍恭等私相寫一本之迹
紙送於我豈以護送漂氏不出於已爲患而欲間之乎誠以
深遠之人來由貴島例出文引以達我國自古定約因不可
違况得漂民即宜通議貴島同力護送與貴島分功共善於

義合矣今乃不然徑率漂民擅由在舊不通之路彼之所爲未可知也意欲獨專其功而然歟或別有他由歟皆無計行隱隱之謀則似非其情也然足下爲我國計慮無所不至欲我國預爲防閑周圖而善處之俾無後患益見足下効節納忠之悃本曹即以轉啓殿下深用嘉悅特命賜白苧布四匹黑麻布四匹以示褒奬之意惟領納至若漂民之事既因足下之示　知其由又得南邊守將所報亦有日本國船漂海到泊說稱五島守官使送押領貴國漂流人十九名泛海指向貴國而來忽被風顚海晴迷失舊路漂到于此亦已轉啓行當來京但不知果因風漂而至此歟抑故違約例不由貴島不受文引別向新路而來歟未及究詰得其本情然違約之罪雖所當責問開濱海護活漂民而至以義其各嘉彼以其誠我不得不以誠報之以爲有罪功亦足以掩之義不可拒而不納因宜優禮遣還然不受文引擅由新路深犯嚴約法所難恕終當重責而送諭以後更犯約當論以賊倭不饒丁寧勅遣則彼豈不亦懼自沮乎早觀妻衍恭寫示之圖皆妄謬非實何關利害然當按法究治以正譸張啓釁之罪足下其勿深憂且濟州本古耽羅巨國土地甚廣人民甚衆地險兵強四面鐵壁如削只有一路僅泊舟舡往者百年前海寇充斥不得一犯彼五島之人縱懷不善之意非所憂也足下其亦勿以爲慮而況五島邈在遐遠之境貴島爲我國藩障而當其前彼雖欲爲犯竊之計前畏我兵之威壓後忌貴島之邀截進無所泊退無所止茫茫大洋孤懸無依豈不怕死而肆然爲猖獗之謀乎惟足下量之餘冀順序千萬自重不宜

今按此言朝鮮還民漂流五島不受對馬文引護送之對馬以其違例疑有異志朝鮮以未及究詰爲辭也

對馬島遣諭書契

書來就認迪吉良慰良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上宜某布幾匹弁給賜虎皮一張付回使惟領留書中所示歲賜米豆等事約條久定轉啓爲難惟足下祗順朝命益勉忠績則豈無恩奬之時乎五島倭人雖無文引救恤漂民而至義不可拒不得已款待之後若無文引而來則嚴絕不納之意前已詳復因倭之事前亦復之而來書再及豈足下猶未釋然於中耶何言之重複而不置耶雖然今聞來使之言四倭之事邊將則固無干涉矣意或村里之間潛相來往容有被害之虞耳禁潛商雖其自取然人命所關將令窮極緝問苟得其跡自當究治但觀足下書辭多有[illegible]之意有乖敬上之體無乃足下有異意欲得要端假此數事而爲辭乎堂堂大朝武威非不足也唯以禮義德化爲重恤隣撫小務盡誠厚然備有犯分梗化之事則自有公法天討不得不舉也忠順則獲福悖慢則禍至雖愚人皆知以足下之智而豈不及此乎且夫足下忠績之實於何驗之唯在夫恪承朝命一意遵奉禁戢奸竊清帖海徼刷護漂氓活命復業檢勅使价無敢違禁而已凡此數事皆足下之常所盡心者然奉足下之命而來使者不體足下忠順之意不念國家綏撫之恩館待饒饋之厚又不念往日奸恣致禍之由包荒寬大之德而類不檢下無賴奸頑之徒多充格倭而來其還也皆潛留不隨舊以歲月有若素居前後無慮二三十餘輩相與結黨朋惡厭其

徇閉不與客館諸倭共處尋常隱伏林谷有如鬼蜮晝聚輕
舠托稱漁釣横行浦島逢人則刼或殺或掠夜越垣籬出入
里落密約奸商潜相貨貿奸淫鬪鬨無所不至我國之人苟
或禁之則抽劒欲刺逞其悍兇此等情跡有難枚狀凡諸禁
約大法無不冒犯以累足下畏天致忠之節其中最恣横無
忌縱惡不已者迎時羅等十三人也誠慮不早禁治益至滋
蔓則兩間之禍自此作矣邊臣守將不勝憤疾交章請誅我
主上至仁天覆且以足下効節之故不忍遽從特命先諭足
下使之嚴究窮罪足下猶不能禁則國家自有以處之而不
容貸也惟足下惕承朝命劃即出令一一推覈自今若此奸
縱之類勿復出送嚴示法禁一以杜後來奸亂之釁一以効
足下忠恪本績則國家豈無嘉奬之命哉足下其審處之但

計奸頑之人海法無忌奸亂幾稱乃其素性足下雖嚴治之
又禁出送彼將百計伺隙潜圖復來足下亦將不能一一致
察矣若迎時羅等輩久住浦所其名與形貌本處將卒無不
詳知貴島使船凡至浦所者同舟之人當先點檢苟有將前
項奸類一名借來者則同乘諸倭並不許接事約令已定矣
足下亦悉此意遍諭管下嚴加檢戢幸甚且貴島之於我邊
雖曰滄海之隔烟火可望朝發夕至近來使船之至者其文
引日月則或隔七八月之久豈無所以慮或有奸欺之事亦
望足下致察而謹處之唯務誠實以無虧事上之度幸甚餘
冀順序珍重不宜

今按此言自今以後五島無對馬文引而來則不納之并
迎時羅等輩縱惡當禁治之迎時羅對馬管下者也

與對馬島主書

交府之交不審動履何如前者第一船上回還賫去書已達
矣蔴浦留倭横恣之狀與夫處置之意備載書中告禀白上
命想足下悚然敬承商出措處之令矣治惡於未萌遏亂於
未作使彼此兩利而無釁隙則平安而無虞爾王政之大慮
其先事而為之計以處置此輩特朝廷一號令之餘邊將一
震威之間耳所以必付足下治之者蓋欲使檢戢之威令出
於足下俾管下之衆畏懾足下之嚴令而不敢復有所犯也
國家所以恩護足下令不虧忠順之積之意至矣但不審足
下得書之後果何以處之乎而留舘兇頑不逞之徒非不聞
知通書貴島之故而猶不悔戢反益肆横過踰兩度之犯俱
係兇殺殘戾慘毒於旬月之中尤為駭懼耳不忍聞一則數

十成群乘夜踰越墻限刺殺官人兵三人一則潜來倍增成群
騎使中船掩襲邊官因事往來之船於蔴浦相近之處害死
人命數至二十殺人者死冠亂必誅古今天下大法法之所
犯無間國之彼此化之内外理不容貸苟或容奸不致於辟
則死者含冤於冥冥之中天地鬼神必加殃禍於弛法之人
矣邊將具由馳啓請加殲殄國家以謂此非盡舉舘之倭所
為蓋出於其中最狡惡之徒今若不辨而並誅則非王者至
仁之政特遣近臣馳往浦所欲究正犯之徒而抵罪留舘船
主十餘人等非不知犯人之為誰而竟隱諱不告其容奸當
惡之罪亦所當治邊臣猛將益用憤激請殲不已主上復以
為犯人則已矣不告之罪雖曰黨惡自與犯人有間豈宜淫
刑縱誅以致玉石俱焚之濫乎乃命廷臣議之皆謂不論罪

之輕重。一切誅討固非仁政。然殺人爲亂之臣不可不究。而致祥在館之倭既不摘告無從辨彼既黨惡不首罪亦重矣。兩犯之時凡在館者不給留浦遞海之糧不復接待盡令人送本土遍諭島主。島主苟能嚴勅作變之時同館之倭捕獲兩度正犯之徒倭使押送。願戮於境上以正天誅則宜加奉命討罪之忠。續優示獎與撫綏如舊矣。島主自先代世輸忠欵。管下之人苟有寇犯之罪則常承我國之命盡心誅禁。曩者雖有庚午之變厥後感國家寬宥罪過得如天之恩悔驚自新效順益虔。在今島主納忠彌篤。今聞茲變且承國家嚴諭豈不惕然興懼。罄誠推鞫期得罪人以獻乎。即今來京倭使不干浦所之犯請命禮曹爲書付送。令諭島主試觀處置之如何。果能推告犯人則依向議施行。如或依違不即捕告

則非徒貴島之船雖深處信使之舡請一切永不接待。非我絕之彼自絕之也。尚誰咎乎。廷議如是。主上不得不從。然不許遽將誅討之請。苦命開諭足下。審而處之。其委曲加恩遠洪施仁至矣。貴島之中豈無通利害度義理老成智計之人乎。足下其共商議而行。毋貽後悔。以不失寵綏之福。餘冀以時千萬自重。

今按。此言薺浦所留倭人爲寇亂。對馬島主處治之也。所以必付足下治之者。蓋欲使檢載之威全出於足下。俾管下之衆畏憚足下之嚴令而不敢復有所犯也。但語敬島主。撿朝鮮八道地圖薺浦在慶尚道熊川南五里。

復日本國大内殿書

承書悉審。雅履裕勝。欣慰殊深。所獻禮物。足見誠欵。轉啓收了。前送五經。蓋寺額因蒙遠索聊申綏好之禮。何用煩謝。念此諸經皆具傳註。苟能講究足以闡道義出治化。無以復加矣。而足下猶慊然於心。復勤遠价更求朱氏新註。五經可見足下向道之切慕學之篤。不覺敬嘆。倘有焉。豈敢愛惜。今天下所尚而習學者皆程傳易胡傳春秋蔡傳書朱傳詩鄭註禮記。本國教學所尚亦不外此。別無朱氏新註。故前者曾以本國所存者奉送。今承再索美意不可虛負。唯念五經之中詩書尤切於講習。今各添送一件。以爲好書之助。更漏之器亦係欽天授時之具。有土者之所不可闕。足下又以爲請。益見雅尚之得其要矣。貴國之人必有通於候曆之術者。其制象之器應亦致精矣。今所求蓋欲參校晷刻益究其精耳。其意不亦嘉哉。本國漏器規制不一。取其中簡易能致遠者一

具并以奉寄。惟希領納。餘冀益加珍重。不宣。

今按。大内氏好學。求五經新註并漏刻器於朝鮮。其志可嘉尚矣。時朝鮮所用易則朱子本義。詩則朱子集傳。書則蔡沈傳。春秋則胡安國傳。雖中華不外於此也。禮記則鄭玄註。朝鮮未知有陳澔集說。漏刻器古來日本有之。天智天皇在東宮時始製造之。詳見日本書紀。其後及保元之年十一月品物咸秩。乃重刻更漏出百鍊抄。此大内氏蓋左京大夫兼周防介義隆。當時天下大亂。古代器物多滅故求更漏之器于朝鮮乎。先是永樂十三年成祖文皇帝命儒臣集諸家傳註而爲五經大全。註則上所刻新註也然未到于朝鮮。故金氏所復如右。其後中華船捆載來于我。惜乎大内氏未及見之。

答日本國小二殿政尚書

書來得悉動履康勝深慰深慰所獻禮物謹啓收了將士宜若干匹弁給賜黒細五匹白細綿布五匹虎皮一張付回使惟領納來書所云去己亥歲被燒粮料軍裝其時本曹因使人之告文移邊將令照數備給而貴使所行同時被燒其壹行則既已受去獨此行未及並受意者應有所以然之故或因邊將未及考覆而使人已歸故然爾今經數載驗覈頗難第念足下世輸誠款國家所厚待況在綏遠恤患之道又不容不應其請茲用具由啓稟主上特令照給貴价自知其數而去弁惟領受仰體主上優眷之恩益謹聘事之禮以永修好早晩春暄加愛不宜

今按小二殿前少貳也其先任太宰少貳爰以少貳爲號己亥明嘉靖十八年即日本天文八年也少貳初與北條後黨足利勢甚强大及政祐爲惡無度大内義隆伐之政祐遂亡古所謂岩戸少卿大藏種直蓋少貳之先也

答對馬島主書

書來就認清迪良用開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士宜正布三匹及今壬寅年例賜米豆各伍拾碩付回使惟領納但審覆啓書了無感戴寵錫之意反多不遜未滿之語殊失敬順之事非恃上誠所未喩駭訝殊深念惟貴島之於我朝自厥先世納款效忠之不懈我朝撫恤不啻若慈母之愛赤子曾與寵獎之恩彌久彌厚而貴島之人忘大德挾小忌敢煽叛亂罪不容於覆載固當永與之絶不許復通爲緣日本國王尊使來請懇懇不已隣好之義難於固拒黽勉副從悖逆之徒縱許容貴島接之典比難如舊裁損其制立爲約條固所以世遵守不得撓改貴島苟念前日之所爲如何我朝之寬貸如何則自當感幸蹶蹶之不暇敢復溢有所望哉況庚午叛亂專由三浦居倭之故雖萬世不可更許貴島固不得並與他事而出諸口筆諸書也若此事轉縈爲難未敢承教前人則已矣自足下主島而來改其前轍殫盡忠款無異先世之爲者國家嘉奬恩待有加足下苟能效忠不已功懋績累則褒賞之典自有新命何用規規以已棄之舊例爲請乎去歲捕送罪倭之事益見足下效忠之實國家嘉悦略有恩賚物雖不腆獎寵之意未嘗不寓於其中凡在下之道承恩於上物雖微細榮則重矣固當倫所知感戴祗無已足下苟上寵賜未爲不優不但不自榮感而反多慢語是何意也貴島雖僻在海中素不習於詩書禮義之訓豈無曾知之人知禮義之所在而迺至於此乎夫事上之禮我雖無罪上以爲非而譴責於我則引咎於己深懷畏懼上以爲是而褒賞於我則不有其功自謙不居足下捕送罪倭忠則美矣國家亦以書知而施獎典矣然在足下則職分所當爲也一度上送俾朝廷知之足矣何必重複誇言而不置乎且夫去歲罪倭雖皆其自犯不干於足下然島中居人厥數有限足下苟能檢擧於平日有所犯科隨其所聞一一繩治則彼奸濫之輩如金老古延時羅等害人作奸何敢若此之縱恣乎奮下之人作奸於我國足下縱曰不知律以聖人虎兕出柙之訓則責亦不得不歸於足下矣非以足下爲身實有辜也此之不思而乃曰我何作舊之失乎殊無引咎自當之意恐不合於事上

之禮也足下其更思之貴島先世恪事我國之時如右所記
重事或遣朝臣此固出於先朝恩數之優視島主忠否而行
之初非恒式庚午之歲亦遣朝臣于貴島到浦將發值捕倭
叛亂未達而返實出貴島之犯順而此禮遂廢耳足下思順
懋著則先世之禮豈無講行之時祇在足下勉蹈先世之忠
而已去歲奸濫之發非特罪在倭人我國奸商潛相交通引
惹爲慝藏匿倭物而不許者相應有之前因貴价書告轉啓
于上發遣京官窮極捜捕而貴使書告之名多與我國人名
不同捕其疑似訊鞫甚嚴備不得實獄事蔓延幾於杖下者
甚衆貴島之人難與面質不得正犯至今獄事未竟深以未
獲非人而致辟爲慮足下其悉此意且足下居諸島要衝之
地防遏鼠竊使我邊得以無虞我國之所以厚於貴島者不

撫字之仁亦以紀其功也貴島之倚恃於我國猶赤子之
托慈母又何俱於幺麽之海賊乎且審來書別幅歷舉去年
新立約條中有未便於來倭者爲言足下是言亦不爲過凡
日本與貴島朝聘於我者非徒輸誠納款或因以交通有無
資以生活何異於我之赤子以王者一視無外之仁惟欲盡
我撫字換護之恩耳豈欲故爲拘束可厭之事乎但來朝之
人及格倭之類豈可保其盡爲良善者有如去歲奸縱之徒
雜於其間而不復防禁恣其所爲無異前日則或憑依漁釣
採薪剽掠於海浦或潛結奸商昏夜於閭閻以致鬬鬨賊殺
敗奪物貨或托稱候風竊掠於海島或賊艘混於聘船而來
乘間作耗若此等事爲害多端惹起釁緒兩好不全則貴島
受禍尤重矣故朝廷共議不得已爲此防範約條耳暫料之

雖若有苛細思之實大有益兩間和好賴是而久
國之無虞貴島與日本永享安利以此言之所以爲貴島
因其好奚獨爲我也足下特未審料之耳但其中貴島及日
本聘船依舊例尺量後又復點人者當初慮或有如去歲奸
濫縱惡之倭細漏不伏其罪潛從聘使而來以致依舊作奸
故併入約條耳今因書來更料之足下既能捕懲罪倭又能
嚴加督察豈復有潛來肆惡者乎況承足下懇懇之請商量
八條之中唯此可改而無甚大害故具由轉啓許依舊例日
尺量船隻不復點人矣惟希亮察餘冀順序自玉不宜
今按此言朝鮮與對馬約條中舊例尺量船隻後又點人
而從島主所請改不點人也壬寅明嘉靖二十一年即日
本天文十一年也日本國王專使來請懇懇不已宜過考

異稱日本傳卷下三

下文答朝中師書復日本國王書庚午明正德五年即日
本永正七年也金老古延時羅似朝鮮人名而書中意對
馬管下者也素不習於詩書義理之訓及何異於我之赤
子等語自高大輕慢他也

答對馬島主書

海途阻隔瞻覲無由難堪勤企就中貴島世輸忠欵恪事無
二國家亦用嘉之接遇之典無所不至交通脩好久而不渝
我國收綏遠之效貴島獲畏天之福可謂兩得其道矣頃年
以來奸細之徒漸肆兇獷不顧國家卵育之恩不畏足下檢
戢之威伺間作耗比比有之在丙寅九月倭船一艘犯全羅
道界因濟州人夜泊楸子島掩襲劫掠至殺朝臣柳軒金良
輔等此非貴島人則必居三浦者也三浦之倭來投我上長

子若孫安業而死將百年其便漁釣通互市以資衣食
無非我祖宗綏懷之恩而蠢爾無知之輩忘恩背德輒懷奸
軌撫之愈勤悖惡愈甚自甲子年後連擄邊將又擅越關限
焚蕩民家肆兇無忌至此其甚國家豈不知所以處之但以
王者包荒之量姑不與較以開革面自新之路然只此而已
則彼頑悍之徒無所懲創愈懷奸圖以干王法終至於不可
赦則誠爲憫惻且在我祖宗朝許處三浦者只約六十戶其
出入行住皆有界限法程年代浸久漸失本約繁衍種族因
循苟留生齒既衆奸類之孽芽其間勢所必至在我既不得
綏懷之益在彼亦非自全之道不得不申擧舊約刷還餘戶
使彼我兩全故前者併將此意遍書貴島使足下究獲賊倭
及擄邊將焚人家者盡寘於法以彰足下之威又令刷還三

浦倭戶一依舊約以絕奸賊交惡兩閒之患欲永世修好共
享平安之福而足下得書以來未聞有所擧行亦不通答其
由不知足下之意果何如哉其以爲尋常而不足聽歟抑以
通好我國爲無所益而有忽易之心乎足下苟不聽順在我
自有處之之道固無所損虧在足下不遵先世輸誠歸附之
意貽致後日噬臍莫及之悔則無奈失計乎足下既不誠附
故在管下者亦不畏戢肆惡猶昔於前年十一月初二日倭
船一艘犯慶尚道界劫掠加德島伐討民人殺害九人刃傷
八人又於今年二十一日倭舡五艘犯全羅道界劫掠居山
供獻物船殺害四人刃傷十二人尋爲本道節度使要擊賊
倭四艘逃躲得去其一艘爲我所獲斬十七人頭以獻此兩
處作耗之賊必皆貴島及三浦之人其背國恩喪志滅以至

忘好一至此哉我殿下臨撫一國于今四載綏遠字小仁如
天覆以貴島自先世納忠迄今不衰深用嘉獎但慮足下邈
處荒遠不能悉國家更新之化且憫頑悍無知之徒累違邦
憲恐終不能自保故茲特遣禮賓寺正尹殷輔前往貴島申
諭國家綏撫有加之意且將搜獲前後犯罪作賊之倭寘之
於法事項及申明舊約刷還三浦數外倭戶等事幷諭足下
足下其體國家禮遇隆重之意深思報効宜亟施行使奸慝
永絕交好益篤福流子孫世世無替豈不美哉惟足下審諒
敬賜物件詳具別幅餘冀若時珍重不宣

今按丙寅明正德元年日本永正三年也甲子明弘治十
七年日本永正元年也三浦之倭海東諸國記曰對馬島
之人初請來寓三浦熊川之乃而浦東萊之富山浦蔚山

之鹽浦號爲三浦至市釣魚其居止及通行皆有定處不
得違越事畢則還因緣留居漸止繁滋在我祖宗朝許處
三浦者只約六十戶海東諸國記曰世宗命移書島主宗
貞盛正統元年丙辰令皆刷還貞盛答書曰當並刷還其
中最久者六十名姑請仍留乃許之其後因仍不還

答對馬島主書

來書得審雅履和勝開慰書中所示亦已備悉國家綏懷遠
人仁如覆載送往迎來餼廩無闕接遇之典無不詳盡邊吏
若不奉行往來之際廩給不時以致阻滯困乏則其罪固大
即已具由轉啓推鞫果如來書所云則當治慢法之罪足下
其體國家至意開諭遠邇益厲誠款不勝幸甚但來書以梁
況倭戶爲熊川縣監之事邊吏縱頑豈能不畏禍害而故令

焚之乎事是浦居倭人自相失火後因私憤擅越關限焚我廬舍而欲免己罪修飾其辭反歸咎邊吏以誣足下足下初既不能撿戢後又傾信詐說無乃太過乎設使邊吏無狀焚蕩其戶彼當申訴于朝使治其罪豈可冒犯邦禁擅行報復乎足下果能爲國盡誠撿下以嚴則必不至此且國家修其隣好爲來久矣待之以誠而約之以信彼此苟不以誠信相接則非初修好本意也某等約船往來計皆六十餘歲初約之時其人年齒必不下數十據今近百歲已皆死沒而代受圖書者往來猶舊此豈誠信之道哉今邊吏勿許接待矣足下亦諒此意毋給文引以不負誠信之約餘冀順序珍重不宣

通諭對馬島主書

書來就認雅履淸迪開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士宜正布

二匹付回使惟領留所索白綿布前來乃而浦第六船而知汝文貴去惟照諒邇者足下洗心滌慮奔問新誓奉約束歲遣禮使貢誠于朝深用嘉歎謂自今後益虔忠順之節永無拂戾違悖之事不意貴島管下賊倭二艘竊入全羅道境椒子島近處於去閏四月初五日昏夜乘其不備共刼本國商船五隻殺害人命盡掠載物件而去聞之不勝駭愕此豈非足下所知足下平日苟能盡心効忠痛戢群下勿得恣出少有所犯嚴加誅罰誠信積乎威令素行則安有如此之事乎縱下逞惡致犯我邊誰任其咎足下向國誠款之實果安在哉所爲若此而猶望國家恩待之厚乎致足下忠績虧缺誠悃未白皆由此奸慝之輩足下宜急下令管內務得捕獲寘之明刑以暴足下藩衛國家之素心不勝幸甚繼今以往申飭島中嚴加檢戢毋俾縱惡以克終恪順之美毋孤國家襃寵優撫之恩

今按此言日本人乘亂入全羅道境刼掠也

荅日本國翔中師書

日者獲接手儀辱奉瑤箋寶重無厭自謂得空門良友如陶徵君之於惠遠師蘇內翰之於參寥子顧念我非二子之賢不足爲吾尊師之所肯許也乃今忽承辱札兼以高韻披展再三不覺自喪噫師眞以僕爲可許耶抑偶爲之搖毫弄墨以相調戲耶何其譽溢而語誇耶無其實而來虛譽君子謂之不祥僕雖鄙寧可冒不祥之稱而甘不實之譽乎豈師有欺於僕哉師之心許也與其不許也與則不可知也雖然師旣以筆許之矣僕敢不以筆復之耶弊邦隘陋不足以壯吾

師之覽觀宮室臺榭山川城郭雖小大異區華朴殊制猶京國也豈師觀之之所在乎古之人善觀人之國者不于其國而于其人衆德之集群才之聚都都也濟濟也國雖小未嘗不大也德禮廢而人才不興山川城郭未足爲其大也吾師舉朝廷儀制之偉人物敬禮之容以爲言其必有所得乎中歟其知所以觀之者乎第僕才陋識鄙威儀粗率不足以動遠人之瞻視適以辱朝廷羞衆賢耳吾師觀之果以爲何如也雖然一枝非鄧林之全白鷴啞獻者之妄吾師之觀眞觀也其昔以一二人而誤其全觀乎雖然吾師今者之觀則外也非內也他日以內觀內可矣於杯酒之間默存乎言說之表吾師許我乎我許吾師乎禿奴鈍鄉何能狀其萬一也姑和雅句用賭粲然

公日本國使弼中師書

承書云具悉示意大内殿果遣重秋重益兩將禁戢奸猾則誠
可嘉尚然事無形跡不合轉啟故禮曹難之足下又請於禮
曹佐郎致書兩將慰奬其勞而佐郎示以人臣義不得私通
書問不能承依尊意今足下又以此意請於鄙僕誠懇之情
僕敢深知但人臣之義恪奉君命而已擅通簡札私致殷懃
誠敢不敢不得依示深以爲恨幸其恕亮至如對馬島敢背
國家天地之恩叛亂悖逆若是其極雖千百億年義不可復
通但以貴國專使來請足下亦以累朝舊勞善於使職欲遂
君命之意出於至誠故國家有命云若盡誅叛亂之徒函首
來獻則當更商量如此特恩果由貴國信儀交好之力足下
血忱顯天之功也事具國家所答書契中僕更何言以贅哉

幸勿苛詰謹白

今按重秋重益二人俱大内家將不詳

答對馬島主書

因使价就諗逈吉開慰且承辱書具悉足下滌心改慮輸誠
効欵感國家之恩修申謝之禮敬順懇惻之意溢於言表深
可嘉尚即已轉達具旅但約束之事當初許和之日朝廷已
商議酌定理難更變前此已再通書詳諭足下想亦悉矣不
復覼縷足下試思前日之所爲果何如也而國家猶盡棄前
愆許其自新又特賜賜恩例之半俾不失先世之緒足下寧
不感激思所以盡其心乎爲足下計固當一遵國家約束奉
承無違益勵内向之誠久著忠勤之績則褒嘉之典國家自
應舉之足下不此之勉而連遣違約之使強聒不已致足下

敬順之誠反致拂戾之跡未知足下之意何在惟足下更加
商量與島中老成賢知之人熟計利害而審處之以收後日
之福不勝幸甚所獻禮物轉啟收了今將回賜某物給付來
使惟領納餘冀若時珍重不宣

答對馬島主書

承辱書審動止清適開慰書中悉悉以忠謹効欵爲言益見
足下敬順内向之誠深用嘉歎國家既許貴島自新又特賜
約例之半恩出非常爲足下者固宜思所以報稱感激奮深
悔前日之尤若不自容益篤忠謹之心猶懼少尤不暇更希
分外之求而常慮其忠之道或有所未盡也愈久愈勉誠積
於中而發諸行事著爲功績則國家豈不嘉奬之乎非惟足
下爲然也凡在足下管内苟有心輸忠於國家者人各自効

亦若是焉則國家亦豈不並嘉奬之乎既嘉奬之則褒賞之
典自應隨之而復書所云益謹是也足下猶不深悟乃不欲
遵約束兼彌忠績以聽國家之命而尚枝辭繁語瀆干非望
遂以藩衛南鄙是足下先世之忠非預今日足下之事壬申
斬首之獻亦爲謝咎請和之舉不必今日自効之賞而足下
援舉已前之事張稱忠謹之績欲國家毀已定之約而加無
名之恩不亦大謬哉島中賢智之人想不爲此而爲足下計
者何若是不恭乎事屬拂戾理難轉達惟足下其更思爲人
惟憂忠謹之誠不篤且久而已勿憂國家恩典之終無也可
更詳審而處之以永一島之福不勝幸甚例遣據口亦將下
足下忠謹之誠不舍而來書語及勤至雖足可嘉安知終有自
効之實哉姑冀益勵忠順亟宜例遣以副國家棄瑕逭過之

至意也所獻禮物計收了今將回賜某物就付來价帶
綵飾貨服宜恪當不宜
此亦言欲刷還擄口也壬申明正德七年日本永正九年
也

又卷之四

復日本國東陽師書

別來已踰一紀東望目斷勞想何極滄海浩渺夐隔萬里豈謂茲生得聞信音近患微羽避暑江墅幾旬餘乃返忽見玉韻披諷再三喜慰之懷不能自禁安國衰病日甚加之職維所絆行想前風未由披覿兜久之近貌若山河悲憶中秋舊會切待晤詠賞百年一幸也無因得續一慨而已猥蒙引東坡佛印事爲喻相得之雅斯與相類鄙淺下學豈敢望先賢於萬一惟吾師遠韻清趣有似不讓於佛印者豈生希自托焉耳未論儒釋可以情契氣合僞作莫逆下俗區區之講曾足瞽於師我之間乎貧儒偶拔得尖奴十枚取五奉披禪案分五寄宗國舊契用慕拜貺之感想慰之抱亦如前叙望希倂說輒不自揆依韻和奉聊攄旅寂冀一領粲

復日本國王書

海道險遠再辱聘問副以腆貺千萬感荷況爲弊邦命對馬誅討逆黨函首以送尤見貴國交隣信義之篤深增欽佩又至許和之請豈不欲從但對馬島負我累世卵育之恩敢逞兇逆其極惡大罪莫容於覆載之間不亟加之天討爲帝大交列取望其和乎特緣去歲貴國專价來請義不得固拒故復之以對馬者能革心服罪盡誅逆徒函首來獻則當許

量云者益爲貴國地勉不得已而爲此語耳初非欲輕貴對馬也貴國則因弊邦之言旋下嚴命誅討亂逆以彰大義貴國之擧不亦善乎爲對馬者固當感荷弊邦之命畏懾貴國之威率一島之衆盡捕逆類寘于囹圄縛其渠魁致諸藁門之下使我前日死亂者之父兄子弟甘心焉庶可以暴白其初不與知之心也顧乃不然承貴國之命勢不得違逆雖強勉討而來當叛亂之時稱首將逆書契如盛親者猶爲代官倔然修書以陳以此觀之所獻之首安可信其眞賊惡也且其時乱興不意我赤子之無辜者固多被其淫害爲所擄去亦宜不少而今無一人送還者島至服罪輸誠之意於何見乎況盛親雖自謂[illegible]罪乃不躬來自明使擧國快知其黠賊無實之情而顧因一紙之書飾枝葉之辭欲我國不已疑不亦慢乎然則雖貴國有無罪無[illegible]何由而知之乎貴國之爲弊邑無不盡心而對馬實負貴國之命欺詐無信如此今縱不許其和非我孤負貴國之請也良由對馬不奉順貴國之命之罪耳弊邦之所思唯患不得與貴國盡交好之道而已若彼小島加之不信雖永絕之固無不可弊邦亦庶獻議于朝[illegible]說于廷者皆請寡人勿聽其和下至軍隷卒伍之賤亦皆不願復通寡人不能違國衆之心而獨行之但念弊邦與貴國自在先祖世爲隣好今一者爲此一事再勞使价跋涉風濤[illegible]之勤懇厚意雖拒[illegible]從之然其對馬事[illegible]之罪不可全釋待之之事則當義減於舊嗚呼寡人以貴國之故復通小醜使我一國臣庶小大咸謂失擧寡人實亦于德不能綏服遠人致構[illegible]我邊圉寡人深愧德之不脩

不得加戒勅之格須當寧服懲戢武討罪之計哉雖然我亦
子之臨于彼者寧忍棄之盛親之黨惡與否又豈可令糊不
終辨間乎縱使盛親非已所犯身爲一島代官總一島之事
而被人倫印圖書假其名字叛亂于我邊亦不得爲無罪也
貴國必皆有以處之島主又豈不爲之計哉予既已許其和
矣從今以往除鎭島主服爲可察知其革心歸化之誠不誠
耳不聽士宜具載別幅既重報略秖懷漸醜寒族漸逼鬼益
保重不宜
今按此日本國王足利義晴也盛親詳書中意對馬代官
也
承王旨書諭日本國使臣貿銀事
國王以國産白銀遠送我國意甚勤欵良深感荷但此白銀
我國那邑亦無處不產不關生民衣食之重多爲侈奢之用
國若採取利源一開則民爭效之趨利忽本末流難防故官
旣不採又禁民採久矣近聞商賈之徒潜貿倭銀國家慮競
利之路漸開崇侈之風日滋立法禁之使臣豈不聞知在立
法前客使時有賫銀兩請貿者略許貿之蓋欲以綏懷遠人
耳非欲貿以爲用也法立之後彼亦知之不復賫來縱或賫
來斷不許貿矣我兩邦交好之道重在信禮之篤豈以物貨
爲厚薄哉況於相與之際非徼人聘使之比享儀往來在
所不廢今者國王送銀之舉儀情則備固當敬答但念以德
相益不徒以貨則兩好愈光矣今敝國王之送而許貿則恐
民聞之將謂國既樂貿他國之銀意在崇重貨物競趨利門
何能禁遏因有朝議難於貿貿易究厥朝議亦非止不在於敵
於國王之禮豈欲弃將務德而崇本惟以交隣亦愛之以德
以永講好之道耳其意亦未爲過然久習恩之國王厚意我
難終孤況復使臣以使事不卒爲悶懇請不已義亦諒矣不
得不黽勉以從特許公貿三萬兩以表敬重國王之意餘
不敢盡貿以從朝議情禮有缺心甚未安事有所不得已耳
使臣其悉予意
今按日本國中諸國多生銀而對馬則我國始所生銀之
地也延喜式神名帳曰對馬嶋下縣郡銀山神社蓋以其
始所出銀之山故祭之宜參考上卷宋史今按今足利送
銀者以美補不足未必爲非三韓重衣食外財其法亦
是

慕齋先生行狀 附錄

公諱安國字國卿號慕齋義城人云云
正德六年辛未階加奉列夏日本國使舸中來公爲宣慰使
中見公曰老生再朝中國兩聘琉球三至貴國見人多矣未
嘗見如公者也凡館待情禮兼盡酬唱藻思工敏中尤敬服
不已臨分至於涕泣自是倭使至必問公安否七年壬申階
加奉正中又以馬島通好來以公爲宣慰使云云嘉靖二十
一年壬寅夏日本國使臣安心東堂等來公以禮判待之至
誠得其悅服時日本馬島契辭俱不遜公之答辭委備得中
時論益以爲重
今按正德六年當日本後柏原天皇永正八年足利義植
將軍之時也嘉靖二十一年當日本後奈良天皇天文十
一年

東文選卷之十

五言律詩

洪武丁巳奉使日本作　鄭夢周

水國春光動天涯客未行草連千里綠月共兩鄉明遊說黃金盡思歸白髮生男兒四方志不獨為功名

今按鄭氏來我詳見東國通鑑此其時詩也下二首一時作乎鄭氏著圃隱奉使藁當多佳作又有圃隱集未見之

偶題

今日知何日春風動客衣人遊千里遠鴈過故山飛許國寸心苦感時雙淚揮登樓莫回首芳草正菲菲

旅寓

平生南與北心事轉蹉跎故國海西岸孤舟天一涯梅牕春色早板屋雨聲多獨坐消長日那堪苦憶家

送日本僧文溪　釋卍雨

相國古精舍洒然無位人火馳心自息菜立更誰親楓岳雲生屐盆城月滿闉風帆海天闊梅柳古鄉春

又卷之十一

五言排律

送鄭大司成奉使日本　權近

崧嶽天低北扶桑日出東鯨濤連浩渺使節諒文通慷慨男兒志周旋儒者風遠尋徐氏迹應有陸生功瀚海聲初暨無波譯已重恪留文過誕事葛德彌弘銀漢星芒煥咸池曉色紅梯航紛玉帛劍佩會英雄帝闕承聽履賓筵拜貺弓名樹勛金石赫赫耀無窮

今按大司成官名鄭夢周也徐福來我有陳迹故曰云云

徐氏迹此詩以朝鮮比舜禹成湯僭竊甚焉

贈日本僧　崔恒

鰈域輿圖廣龍飛寶曆餘乾坤扶景運義昊撫淳餘英傑歸陶鑄豪雄入網羅文超兩階舞武軼大風歌五冒天無外能容海罔涯仁覃究獷獠雕燭洞幽遐日月熙神化當塗蕩舊邪寰中開莫恥塞上久包戈椎髻爭重譯雕題盡一家扶桑洲如髮行李來於梭俗尚猶波奈禪居似洛伽來朝須簡選出世每遷遊可但遮梨夜而兼鉢底婆吾師奉綸綍即日謝煙蘿杯泛六鼇伏帆飛一鳥過宮從嵯峨奈市任騰駕紫閣許敦炎形庭謹拜嘉周旋足失專對口無譌舂晝殊榮極宵雲寵渥洽珍羞飫香積仙液挹流霞況敢須宸越仍申

錫貝多衣冠瞻肅穆禮樂截繁華襟帶山河壯周遭雉堞遮九街紛綺錯雙闕聳巃嵸我興身嫌猶晚觀周慕倍加祥奇尋紺宇瑞香禮青螺騎個討幽屐曲披探勝蓑碧溪穿勁兆萃嶙峋陂陀妙悟希龍樹澄觀繼鳥窠識該窮四部業贍富三車心共點頭石跡同風脚駝寂喧元不二定慧即非他降兕登無虎聽經應有鵝高懷秋濯桂淨性水抽荷往往詩魔惱時時技癢爬章成看吐鳳筆落認驚蛇文除凌雲漢詞源倒九河道安思圖列靈徹可相差旅館初傾蓋清燈午啜茶塵盆聞軟語玉塵共高哦却愛圓機活方怜巧笑瑳錫懷前日卓松憶昔年摩忽擲騰空杖俄乘貫月槎來隨梅綻子去逆菊開花玉露銷汀草金風響嶼葭鯨欣迎洗鉢龍慣護歸杙行咏月輪皺卧占星斗斜五雲長入夢千里定含嗟顧我捉

頑鈍憑渠虎切嗟波深羞短綆造興惘某依屈明空鉢傳
毛毯琢磨啞啞拖紫綬汨汨走烏紗枉擬雲間鶴其如井底
蛙眼花多掩翳髮雪亂鬖髿賤策言三復古詩笑一渦昌辰
過隆準盛化致駹牙歲歲宜投李年年好灌瓜師乎利他日
成佛薩婆訶

又卷之十六

七言律詩

尹憲叔來言錦之禮賢驛有龍家嫗者龍家即其氏也
里間高嫗年不敢名所以子號之年過百歲無康無恙
去年以病死渠云生七歲見東征之師蓋宋之季元之
至元乙亥乃其生年而東征則辛巳日本之役也嫗年
一百又四矣予太史氏宜倣左氏記絳老人例書之於
策予聞其語枯題四韻一篇以爲後日張本云 記彰作

李崇仁

錦郡山中有老婆一身無恙閱期頤生先南宋錢塘歲記及
東征日本時過客皆驚顏似玉兒孫自歎髮如絲自從德祐
夾洪武終始宜爲太史知

又卷之十七

七言律詩

奉使日本有感　朴瑞生

一飯聊申一祝辭君恩偏重遠遊時盤殘日日多兼味壺酒
時時滿大巵異卉幽花隨處好回山曲水到頭奇不因奉使
來東域天下奇觀總不知
今按此詩言日本有奇異山水草花爲天下奇觀也

又卷之六十二

書

遺蒙古使黒的書　李藏用

日本四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
不以爲意來則撫之去則絶之以爲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
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爲臣妾蠢爾小夷
敢有不服然蜂蠆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未宜隋文
帝時上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
名分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驕傲之答不敬
之辭欲捨之則爲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
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寛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僥倖人之
一言姑試之耳然取舍如彼尺土之封莫如不降之爲得也
且彼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哉既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朝
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爲至則奬其內附否
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
之至德也陪臣再覲天陛親承睿渥今雖在遐陬犬馬之誠
思効萬一耳
今按黒的元代人詳見上卷

又卷之六十三

書

答宗貞國書　申叔舟

承書得悉動履佳勝欣慰欣慰所獻禮物謹已啓納仍審不
意兼聆使者之言間有不相委者不可不復我與日本兩國
交權年代甚久自我朝開國貴島始祖靈鑑首款於我宗貞

茂繼世誠附益謹及其末年不能和輯島人散爲海賊侵掠
我邊鄙于時我先王赫怒遣兵問罪數年之間往來不通宗
貞盛乃與島之舊老遣使來欵悔禍謝罪且明海賊率皆一
岐九州之人非獨對馬島我先王以爲罪而討之服而捨之
古今通義今既服矣已往之愆不必追咎遂命待之如舊自
是歲遣使船或多或少我先王以諸州使船皆有定額獨對
馬不曾定額慮或生弊癸亥之歲始約以五十船爲歲額凡
島之有事任者亦各有歲額圖書以爲驗其他館待之節道
路之限船之大小人之多寡皆有成規各守信約罔敢違越
夫法久必弊弊而有救有國之常事自三浦上京程有日限
而處處稽留至有踰時經歲非徒島人謀多受料押行遍事
亦有謀私以至於是近年南方遇災年穀不登沿途館驛訴
不能堪於是申明舊約以節其太甚以救其弊非更變舊
約也況其小小違法之事尚皆優容不較今足下之簡有曰
待遇之違舊實取未相悉者也使者取乏言料米雜以塵穢是
乃邊吏之罪近因凶歉稅入不多不得不用舊儲然雜以塵
穢豈國家之意也今皆具由以啓我殿下命曰今對馬島主
能通變守義事大以誠凡於所諭聞命即行無有疑貳又不
自阻有懷悉陳亨其嘉也亦禮曹特從使人上京程限五日
而治我邊吏給料不謹之罪凡對馬島人務加優厚且書以
荅惟足下照悉鄙念邦交之際務從簡易堅守信約彼此無
數然後可以久而益敦矣若各聽往來之言遽懷彼我其不
致後悔者幾希矣無知之人少不知意輒以不靖相嚇此苟
不靖則彼豈得獨安哉是乃不思之甚也凡今厚往薄來歲
費鉅萬而無所惜者寧不小費儲廩之爲可惜也苟
殿下特念彼此人民一視同仁故於足下細念始終商度得
失贊聖上兩濟周間之意撫戢姦細禁制非違益敦誠欵以
永交好豈不嘉哉遠來察足下施措事合機宜又能彰顯信
篤無有所隱眞可與有爲也際會匪易敢此縷縷悉陳所
懷足下鼎而察之益宜令譽不勝幸甚

又

春和欣想清適開慰開慰本曹今承王旨若曰我先王以對
馬島人常居三浦者日增在彼則逃賦在此則隱迹投間騁
詐爲蠹於邊乃命禮曹移書島主令遵舊約點刷以聞先島
主即遣人來刷罪人方欲點刷而遽疾未果今島主新立必
能繼先志以敦誠疑爾禮曹其馳書以諭島主本曹竊考厥
初貴島之人來市我邊因而寄居三浦其數甚少久而漸多
歲甲寅我莊憲大王覩微慮遠命悉刷還當時島主悉刷還
之而請姑留六十名厥後因仍以至于今容姦積多勢必生
釁如是而猶爲姑息之計實非永好之道今我殿下新臨大
東方整疆場綏近及遠足下亦初政於島方修款誠宜體聖
上敦睦之意丕繼先志悉刷還本一如舊約其有不得已仍
留者錄名以聞以除積弊以爲新歟以永隣好彼此幸甚
賜物件具如別錄領納且冀珍重
今按桑齋詩集有荅日東使宗國貞詩蓋貞國國貞同人
又卷之七十八

記

盈德客舍記　權近

盈德在海上、最僻且遠、久罹倭耗、人民避匿、田野丘墟者、年及爲城而鳩集之、然後遺民稍還、粗安其業云云

又卷之七十九

記

清河縣義倉廨舍記

己巳之冬、予謫寧海。明年春、量移興海、遵海而南、歷所謂清河之境。時因倭寇、濱海之地、鞠爲榛莽。寧與始城甫一二年、僅有遺氓復業者。若清河等地、闃然無人。賜環之後、聞清河又城、以招集其流氓也。今年夏、樂正金君秫一時來示、即黃鶴李公題清河義倉廨舍之作也。稱道其宰閔侯政績頗詳。水泊戰艦、陸置屯戍、禦侮之道備矣。流亡既復、耕鑿既安、撫字之方得矣。設義倉以惠貧窮、立廨舍以待賓客、守令之職靡所不舉。讀是詩、可以想其爲人也。予爲之歎曰、凡物之盛衰、必有其數。否極則泰、理之常也。濱邊之地、播蕩久矣。方今聖運龍興、革舊鼎新、海寇讋服、邊塵晏清、選用良吏、以任民牧。使前日荊棘之藪、化爲桑麻之區。復泰之期、適當于今。斯民之幸至矣。而況義倉之設、尤便於民。斂而收、歛而散、雖有凶荒、民無捐瘠、固良法也。閔侯孜孜以舉行、後之繼者、守而勿隳、將見民生富庶、以登壽域、可期矣。予嘗跋歷其境、目其殘破、惻然之念、未嘗忘于懷。今觀是詩、寧不爲之喜慶耶。樂正請記、因書此以歸閔侯。諱天佐、榮州人也。予雖未相識、樂正純謹、黃鶴端介、未嘗輕於譽毀、則閔侯之爲人、亦可信也。

洪武三十二年後五月既望

今按、此言因倭寇、濱海之地爲榛莽也。

又卷之九十

送密陽朴先生敦之奉使日本序　權近

日本氏在海中、與我相望。使聘往來、自古而通。高麗氏之季、文恬武嬉、國無備禦。兩造島之民、敢爲剽竊、來寇我疆、垂五十年于茲矣。上天悔禍、眷佑聖人、革古鼎新、以開我朝鮮文明之運。謀臣猛將、咸効智力、內修外攘、算無遺策。水陸之師、所在告捷。於是海寇讋服、至有自降願爲之氓者。主上嘉其慕義、不念舊惡、賜以第宅衣廩、俾獲再生。其所以懷綏之者至矣。然其遺孽猶未盡殲、故我將士屢請興師、明致天討、永清海道。恭惟我聖上、欲廣文德、不即用兵。越今年秋、日本遣使來聘、且諭禁賊。上心嘉之、優禮以待。將還、擇朝士之有文學才辯可專對者、以報其聘。秘書監密陽朴先生實膺是命以行。先生以世族之冑、早魁進士、參掌銓選、高步諫垣、華翔大播、嘗奉使航遼海、歷齊魯之郊、過江淮、以朝于天子之所。今又涉風濤不測之險、以使遠國瘴霧之所侵、鯨鯢之所竄、其可懼也極矣。而先生無一毫憂畏憚勞之色、慨然以交隣繼好、戢暴安民爲己任、豈非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古人謂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吾於先生望之矣。夫日本在天地之極東、即天地生物之方也。其人之生、得天地之心以爲吾性之仁者、亦與四方之人均矣。其見赤子匍匐而入井、亦必有惻隱之發、以思其救。況可忍視無辜之民死於鋒鏑、轉於溝壑也哉。吁、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四海爲兄弟。故雖隔海岳、異疆域、音殊俗別、而其爲人同類、則其相愛必矣。故古之聖人、制爲邦交聘問之禮、象譯

以通其意，修帛以厚其情，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恩以相愛。此人所以爲人而無愧於天地者也。今彼國使來修舊好，其意固善矣。苟不知此而戕賊其同類，則必獲罪於天地，見怒於鬼神，不仁之禍終亦自及，必死於兵而後已，豈不哀哉。先生之往，苟以是語於其人，必有所感發愧赧而自新者矣。揖讓談笑之際，從容尊俎之間，變介冑爲衣冠，化弓刀爲玉帛，革頑兇於善良，復俘掠於鄉井，永結和親，以堅隣好，能使兩國之氓，躋於仁壽之域，當在此行矣。不其偉歟。

今按朝鮮朴敦之來于我，蓋應永五年事。序文曰高麗氏之季，垂五十年于茲，以此考之，李氏代王氏，取高麗改國號朝鮮，已及五十年，則此時也。又序文曰今年秋日本遣使，蓋禁賊。應永五年八月，蓋朝鮮書曰比者九州遣命之小貳既伏其罪，又當遣偏師盡殲海島殘寇，以通往來舟船而結兩國歡心也，亦其敬之深乎。我日本在天地之極東，即天地生物之方也。造化論曰太平之人仁 許東至蓋 日出 本于此。

又卷之九十二

送日本天祐上人還歸序

禪學之士，往返乎數千里，遊於方，訪道國，其志也。然時有治亂，道有通塞，亦冝行而避，趨觸危而抵險，故終其身而志莫之遂者，夫豈少哉。恭今殿下即祚，文治興，武備修，交隣以道，四方無虞，爲參訪者不亦樂乎。己亥之夏，日本國遣使來聘，沙門祐公隨至，蓋欲托行事而實訪乎名山者也。其爲人也端，言有道氣，字畫詩律俱有可觀。殿下嘉其慕義，納之館待既隆。及將還也，祐上人進言於朝曰，金剛山靈異之迹擅名於天下，吾禪而遊者以不到是山爲慊，願留錫以觀之。有賦詩達其志，使轉告於吾君，於是命禮官從其願留。又特賜鞍馬而待之益隆。其年秋使乘傳以訪所謂金剛山，極其遊觀之美，隨過隨記，其爲文無慮萬言矣。予借一讀之，詞綵曄然，益自非禪寂者所能也。留二載，又進言曰，吾道雖曰辭親割愛，然有老母而無他兄弟，願得歸覲。朝之文士咸嘉其志，皆詩之以贈其行，俾余題其卷首。予之所學儒也，道不同，安能言哉。然竊聞之，睦州蹤公嘗編蒲屨以給其親，慈明圓公乃以白金遺若母，後世稱唐宋諸師道行之著者，必曰睦州慈明之二師，豈外乎道哉。抑取謂絕愛辭親，一意乎道者，所公之所以不歸也。然而終有以報其親焉。今上人既篤於其道，又攻乎文藝，嘗在其國而爲其君所器重，至賜號文溪以寵異之，則事親固不待於編蒲遺金，而有足以滌濯者，無他日洞山之所以報其親者，吾又望於文溪，其勉之哉。

今按己亥蓋應永二十六年。金剛山在朝鮮江原道，與本朝金剛山同名。華嚴經曰，從此東方有金剛山，法喜菩薩作佛事，二國皆擬之乎。我金剛山本曰葛城山，金剛砂出，可以磨鑽玉石，故山西人號曰金剛山。月鑑眞和尚有此號云。

又卷之九十三

圃隱集序　　權採

西朝京師東使日本

今按圃隱集鄭夢周集也。夢周使日本事見前。

又

日本國使齡上人松泉幽巻詩序

日本氏國於扶桑之域政簡民淳故其俗多尚浮屠參訪之人因奉使而遊列國者前後相望唐宋以來有若烟然寂照及榮睿之徒是已我殿下即位之初有倪上人祐文溪之徒往還而來亦皆韻釋也今齡上人亦因求法自歲壬寅至乙巳四年之中奉使於我國者三矣殿下嘉其義命攸司郊勞餼穀加等焉上人年方而學碩神清而形臞粲粲清立望之如出壑之冰壺之玉壺也一日以其所扁松泉幽請於搢紳先生曰歲在壬寅特蒙褒賁之賜余固珍藏願賜一言以終惠焉於是朝中文士咸賦詩之矣而俾余序余惟人所好各從其類淵明之愛菊以其隱逸蔡那之愛楊以有五利其他王徽之竹遠公之蓮皆有所寄今上人以松泉自扁果何所取歟以吾儒之說言之聖人於松有歲寒後彫之語於泉有不舍晝夜之嘆夫豈上人居異亦從是否亦以清淨寂滅之道有感於其類而愛之乎想夫千岩萬壑一間蘭若松風洒面泉水盪心嶺際熱惱一段清涼之境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時觀其蒼蒼樹幹傲雪凌霜貫四時閱千歲不改柯易葉則於斯上人得堅固力金剛不毀之節矣冷冷活水注玉含雲泓一派達千里無滯形局迹則有如上人洞開眞源浩入聖海之妙矣上人之取取其在是歟余觀上人奉使我國辭命之不羞聘享之有儀周旋升降皆中法度眞所謂墨名而儒行者也將以我國家禮樂文物之盛交隣懷遠之道達之於其國使兩國之間相好息民之機至于千萬世而不替也無疑矣是以序

今按齡上人者足利義持時人見應永三十年七月道詮（義持法名）奉朝鮮國王李裪書曰茲從彼者之所請搜索被虜人於處處以歸之今重遣專使壽知客副使齡藏主別有陳云云自壬寅至乙巳自應永二十九年至應永三十二年

又卷之一百一

傳

星主高氏家傳　鄭以吾

耽羅之境初未嘗有人其山奇秀曰漢拏在雲海渺茫之上降其神靈和氣化生神人于山之北毛興穴三者同時湧出曰高乙那良乙那夫乙那而高乙那即高氏鼻祖也俱湧獵以爲食譜云日本國王生女七人遣四女于丹狄國丹狄即所謂赤狄之種也命其女三曰西南海有山孕秀生神人三昆季將建國無姫偶若輩可往事之後世子孫必繁衍盛多矣乘之以全木船兼備五穀牛馬之種且使神人衛而送之至耽羅東海之濱神子三人出獵遇之其衛護神人乃紅鞓紫衫者也凌空而去三子分娶之卜毛興窟近地以居數年間産業俱就其後漸大至高乙那十五世孫高厚與其弟高淸將朝見新羅有客星先現觀臺報云異邦神人來朝之徵也既而高厚兄弟渡海初泊耽津遂至新羅王喜待之以客星先現之故賜高厚爵星主且令高淸出王之膝下愛如己子爵王子賜邑號曰耽羅蓋自耽津至新羅故也羅史載[illegible]及前朝太祖統三之初星主高自堅王子梁[illegible]

良乙那之後改以梁聲相近也世世一朝見太祖待之優渥吉
日三接飲食供帳殆擬王者自辛後至於諸大夫賚予稱器益
所以寵異之也然世襲星主王子而未有並仕王國而大
顯者高維始以賓貢歸王乙酉首中所者試明年丙戌李作
擬牓第三人官至右僕射子兆基舊名唐愈睿王丁亥擢即
由牓登科仁王朝出入臺閣好直言敢諫相毅王知戊辰舉
位至平章判吏部事名迹獵獵有詩集二卷行于世平章子
廷益之子高適叙其卷端曰子廷琥職綴二品與其誠明俱
早殁唯廷益九王癸巳春乞退還鄉先儒崔瀣註東人文曰
無子有三女益未之知也高適九王辛酉登第即入金閨因
覲親還鄉比及至元八年辛未夏神義軍三別抄叛入耽羅
二十年癸酉夏四月國家濟師討之盡殲以高適爲留撫耽
待令安集餘民戊寅夏赴朝覲授金牌仍敍總管府爲星
民安撫使事繼世遂顯爲五世孫仁坦襲爵至元辛巳元朝
欲征日本勅前朝備戰艦九百艘軍資器仗一切辦故令
耽羅使造百艘備待應副亦無有闕其計皆自仁坦出
也至元二十一年又受宣命金牌明威將軍安撫司使二十
九年以征東行中書省劄付充耽羅指揮使至是乃與副使
文昌祐同知金璵定議奏達元朝還屬本國忠烈王嘉其忠
誠特使譯語郎將鄭恭任良弼宣召爲星主雲麾上將軍賜
紅鞓紫衣寶蓋賚予不貲紅鞓寶蓋之賜自新羅權輿一爲忠
烈若曰自羅代至于今徇國未試爲可惜也星主之職亦
世世勿替仁坦傳之同母弟守佐無後仁坦之子高碩者爲西
道副千戶後碩之冢子順良傳襲星主弟順元繼之子戶曹

典書高臣傑洪武己酉爲西海道副萬戶越七年父陵興上
討耽羅仍以臣傑爲副千戶明年乙卯牧胡作亂成龍搆
逆煽亂殺本國萬戶臣傑乃與王子文忠傑議請於國討平
之事去右之黨知之三日圖高文二家盡殺六畜高文二人
僅以身免伏國之靈克正其罪丙辰丁巳倭船六百許艘屢
廻而入臣傑中箭盡心禦之受職賞甲子加星主仍賜紅鞓
紫袍寶蓋及弓矢表裏宣醞臣傑生四子曰鳳仁鳳義鳳禮
鳳智仁義俱早逝鳳禮字伯恭鳳智仲明事我太祖康獻大
王鳳禮位至摠制鳳智折衝上將軍鳳禮以長襲星主而鳳
智先卒子今司醞署令得宗廬墓盡禮士人皆恭之告于朝
旌異其門閭今上甲午得宗爲義盈庫直長係刻耽羅事宜
上書闕下盡法巨弊是年秋上臨軒策士得宗對策中乙科
十三人明年襲星主累轉爲司憲監察刑曹都官佐郎禮曹
佐郎戊戌秋七月奉使歸故鄉士林榮之得宗謂以吾曰吾
宗姓基毛興之穴自新羅式至于今世襲星主服事王家赤
心無已而俛仰陳迹非托之文字懼其湮沒無以示來嗣然
諸牒不全姑以大槩爲請以吾聞伊尹生於空桑傳悅
降於傳巖嘗怪而疑之及讀生民詩傳先儒曰天地之始固
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
又觀得宗先世如此而後有以知神人之生異於人也宜其
碩大顯融磊砢相望無替其世職也況吾得宗年未五十而志
念高邁其奇氣偉節蔚然有平章之風迹嗚呼高氏其未艾
哉
今按小國遺四女于丹狄國其事不可考備五穀之種

至耽羅之濱。按日本書紀曰、天智天皇八年三月、耽羅遣王子久麻伎等貢獻。內中賜耽羅王五穀種子。近似矣。然日本書紀無我妻耽羅事。神皇正統記曰、昔但或有我與韓同種之文、書出而帝惡去之。如高氏謂說亦此類耶。其不足信明矣。

又卷之二百二

跋

跋黃蘗語錄　李穡

黃蘗傳心要訣宛陵錄共三十又八紙。唐裴休撰。日本釋允中菴思欲廣布、手刻之。既徵予言爲跋。予於是學蓋不暇、不敢措辭。猶書所見者云。允年二十五、以歲己亥、携是錄航海、西學中原、爲風所掠、遂來王京。道梗志不果。中遭貞尼、失其所携。本今所刻者、報法齊禪師之舊藏也。禪語如麻斤屎橛、雷掣霆擊、令人愕眙。惟是錄明白易曉。觀允所好如是、其心可知也。其師見龍山、與道長老同師中峯、有得、住持江南兜率寺。既而歸國、道留燕京、諸山尊敬之、皆自以爲不及。予在燕時熟聞之。故知龍山亦非庸衆人。允之淵源又可見已。觀遠臣以其所主允之館於人、元政堂廉密直也。山則必於人跡所等至。其於是戲也、蕭散有奇趣、尤甚爲白衣仙傳神、最比爲入無可議者。予故樂爲之書。

今按、傳心要訣、傳心法要也。宛陵錄、裴休於宛陵作。俱一卷。休嘗得親黃蘗希運禪師、傳心要所集也。龍山諱德見、號龍山、姓平氏。年十二、師寂菴照禪師、授法華、卽能誦、且通義理。後南遊、住兜率、悅禪師古刹、機動歸心、遂附舶抵博多。當貞和五年、號眞源大照禪師。允其弟子也。

又卷之二百三

跋

朴判事日本行錄跋　李詹

風雅可以感鬼神、詞章足以感人心。然必有三百篇之遺音、然後足以感人。而其感人也、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又有和平憂思懽愉窮苦之異。誠有不可揜者矣。雙梅朴先生少學詩、以溫柔敦厚爲心、而得興觀群怨之義。其奉使日本也、島冦方肆其虐。而帆程萬里、波濤洶湧、鼃鼉窟穴、鮫室阽危、履險一粟、其身寸絲、其命任其浮沈、惟以忠信自守、而泰然也。至則六州牧奇器之、既屈節以禮貌、又言於大相國、以導其接見。相國之待先生、猶於六州也。先生於是極言鼠輩侵略邊境、虜我人物之狀、使出義兵、殲盡兇醜、淸海道、復修兩國之好。卽與信使同舟而歸。先生寓日本一年、有感於心者、其可愛可愕可怪可嘆、一寓於詩。既成以示其人、無不嘆服。一日袖若干篇來示余。余一見而得先生心也。若夫風作波興、困於澎湃、則想其憂思也。容與江滙、點檢水物、則知其和平也。至若郊勞禮送、館待之優、則可以懽愉矣。方探虎穴、兵刄交接、勝負難期、則可謂窮且苦矣。四者之來、隨感應之、而其中之所守、則夷險一節爾。故其句律高古、從容蒼然、其色琤然、其聲獨追古作者、爲儔期至於感人而後已。可謂盛矣。夫學詩故能言、能言故可以使四方。宜乎謂詩能動物也。日本民與古本國絶好者殆千有餘年、今其獻捷修聘、自先生始。嗚呼、詩道有以感之也歟。

今按東文選百三十卷目録上中下三卷大抵多[illegible]
目録上下卷之八有尹紹宗賀李相國大破倭寇振旅還
鄭及申叔舟題日本僧壽藺詩而七言古詩卷之十八有
權近送日本釋大有還國及崔恒題日本師七言排律卷
之八十八有李崇仁送鄭達可奉使日本詩序及送日本
天祐上人還國序等今皆闕如也朴判事益村瑞生

晋山世稿卷之二

送高僉樞奉使日本

煌煌龍節指扶桑雲濤洶湧連天長風帆萬丈拂秋空快若
逸驥奔康莊男兒何用守故丘弧矢由來志四方吾聞彼俗
尚儒雅先生已自能文章況是與國舊修好講和須使恩信
彰館待遙知享儀豈耆艾競覩孤鳳凰金盤霜橙壓香橘冰

椀蔗漿洗煩腸惜別置酒臨江樓撫琴相顧天蒼茫明年剖
目定何時賞花春滿五雲鄉

今按高僉樞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明正統中朝鮮人正
統四年當日本永享十一年七月十二日朝鮮王李裪奉日本國殿
下書曰孟秋猶熱想動靜佳勝念惟我邦隣於貴國世惇
舊好第以海洋遼隔久闕交聘緬懷良深遣臣僉知中樞
院事高得宗虎勇侍衛司大護軍尹仁甫聊兼慶賀以達
遐悰不腆土宜具如別幅切希留納惟冀順時自重

送申泛翁歸日本

送子乘槎作遠遊汀洲芳草暮雲愁孤帆縹緲海天濶千里
月明相憶不

日本躑躅花

我主上殿下踐阼之二十有三年春日本國進躑躅數盆上
命置內庭及其花開葉暈而花瓣甚大色類石榴重葩疊萼
久而不衰其與我國色紫而葉千者奚啻若嫫母與西
施也上亟施賞之命下上林園分植外人秘莫能得幸余屬忝
戚里從一宗英得寸根未知其性品則一以種盆一以種地
以之種地者凍死而盆者無恙數年之間枝條方盛至四
五月群芳衰謝浩態濃艷爛熳如紅錦真非吉賓衙門所堪
賞也客至以一盆示之皆莫知爲何等花也意島夷邈處東
溟距京都萬餘里若非聖化東漸豈能使涉滄海修職貢至
以此爲獻邪視漢家遺絕域至十八年之久僅得安石榴以
還其相去不翅萬萬矣收藏勿暖澆水勿濕屈其枝地接一
如接瑞香之法盆用瓦器

今按晋山世稿四卷朝鮮夏官姜相公編其祖父兄三世
之所著也時明成化癸巳云昔我王朝之盛新羅國輸八
十艘之貢彼爲不知之今足利氏之衰賜杜鵑花數盆彼
以自誇大此猶齊人驕妾婦之類乎其蔑視漢家名我島
夷倨不知名分也

東人詩話卷下

朝鮮　徐侯剛中　著

驪興清心樓古今題詠者多辛巳日本東征天使詩云江清
徹見水中水樓迥可觀山外山世稱美句以予謏見山外山
意好其曰水中水則前輩無此等語頗牽強牧隱云搾水
功高馬若石浮天勢大龍門山語峻壯柳巷云山中苦別懷
殘子郡裏來逢元次山語典實日太平樂梵吟云清磬月高知

遠寺長林雲盡辨遥山詩情絶圖憑鄭文忠公一絶云烟雨空濛滿一江樓中宿客夜開窓明朝上馬衝泥去回首滄波白鳥雙河東鄭相國常云諸詩只好終不若此詩閑遠有味

今按釋梵齡不詳何人

三綱行實圖

集賢殿副提學　偰循　編

實聖王遣奈勿王子未斯欣質倭云云倭王因堤上問曰何竊遣王子云云妻率三娘上鵄述嶺望倭國哭死　詩詠祇初立念天倫辯士旁求得此人質弟歸來全一脊新羅千載一忠臣勸欣還國滞扶桑身被嚴刑最可傷哭望東溟妻又死至今忠烈史增光

今按堤上事見三國史記等故略之圖亦不載下倣此

洪武丁丑五月倭賊寇宣州圍之寵城萬戸金原桂率兵赴援倭與戰敗解圍去原桂乘勝逐之突入虜中遂爲賊所害六月諫官上言原桂素有驍勇之才聞賊圍宣奮不顧身即提孤軍倍道疾馳以解重圍全城於幾陷追亡逐北突衝賊陳矢盡力窮竟以不振以　身之死易萬民之命其功烈烈死且不朽乞令攸司追贈官爵且於本處立祠奉祀叙録子孫以奬慰忠魂以勸後人國家幸甚教可　詩倭奴寇掠肆頑兇來寇宣城疾若風鐵甲將軍心膽壯解圍摧敵樹邊功長驅遠鬪救危城臨難何曾愛此生義氣凜然忠貫日聖朝追贈重褒旌

今按洪武丁丑三十年當日本後小松天皇應永四年

烈婦崔氏靈巌士人仁祐女也適晉州戸長鄭滿生子女四人其季在襁褓洪武己未倭賊寇晉闔境奔竄時滿因事在京賊闌入里閭崔年方三十餘且有姿色抱携諸息走避山中賊四出[illegible]獲崔露刃以脅崔抱樹而拒奮罵曰死等爾汚賊以生無寧死義罵不絶口賊遂害之斃於樹下賊擄子息以去第三兒習甫六歳啼號屍側襁褓兒猶匍匐就乳血淋漓入口[illegible]亦斃焉後十年己巳都觀察使張夏以聞乃命旌門閭復役　詩良人上計赴王京倭寇搶攘陷邑城汚賊寧生寧死義中心取舍已分別　賊勢縱横闔郡驚携兒被擄若爲情可憐抱樹捐生處風響依稀罵賊聲

今按洪武己未十二年當日本南朝天授五年北朝康暦元年

烈婦京山人進士裵中善女也既笄歸士族李東郊善治內事洪武庚申倭賊逼京山闔境擾攘無敢禦者東郊時赴合浦帥幕未還賊騎突入烈婦所居里烈婦抱乳子走賊追之及江江水方漲烈婦度不能脫置乳子岸上走入江賊持滿注矢擬之曰而來免而死烈婦顧見賊罵曰何不速殺我我豈汚賊者邪賊發矢中肩再發再中遂歿於江中體覆使趙浚上其事旌表里門　詩島夷來逼孰能當闔境蒼皇走且僵忍見乳兒啼岸上自知難脫赴滄浪　倭寇由來性不仁那知烈婦行貞純灘聲千載猶悲咽到此無人不愴神

今按洪武庚申十三年當日本南朝天授六年北朝康暦二年

林氏完山府儒士拒之女也適知樂安郡事崔克孚倭寇本府林被執賊欲汙之林固拒賊斷一臂又斷一足猶不屈被

書　詩林氏完山禮義家倭奴突入肆兵戈兇渠白刃奮然逸之死心堅矢靡他　貞烈高風舉世驚臨危捨命不偸生一身取舍分明甚義重方知死亦輕

續三綱行實圖

朝鮮　申用漑等撰

金得仁東萊縣人幼年喪父家貧養母至孝母歿廬墓三年後遷其父墓于母塋又居三年前後居喪九年値年飢金山浦倭奴四散剽掠猝至得仁廬感其誠孝嗟嘆而去後以海菜米香遺之康靖大王三年特授豐儲倉副奉事　詩喪父惸惸奉母親慈顔見背更誰因仍遷舊塚同塋葬九載居廬備苦辛　海寇過廬遺米香固應純孝服頑兇聲名上徹宸旒聽積善終然荷寵光

令按當時南倭心非石木感人誠孝可見存天理也

藥哥善山人趙乙生妻也乙生爲倭寇擄去藥哥未知存歿不食肉不茹葷不脫衣服而寢父母欲奪志矢死不從凡八年而乙生還爲夫婦如初　詩杳杳滄波阿毎鄕夫從擄去定存亡心喪八載全貞節豈料他時再見郞　却葷斷肉守孤房矢死難移一寸腸畢竟歸來還會合也知誠意格蒼蒼

崔氏忠州人與副使韓約定婚約從征日本戰歿崔終身守節事聞旌閭　詩約定從征歿未歸更無門勢可因依崔家處子心如鐵守節終身誓不違　崔氏青年秉志誠防身以禮守堅貞平生未會韓郞面竹帛同垂萬古名

令按阿毎鄕北史云倭王姓阿毎朝鮮人本于此指日本曰阿毎鄕然謂阿毎者非也詳見北史今按下

大平通載卷之七十五

草

近歳有一名相奉使日本到西方寺參謁一老宿少憩廳事老宿令沙彌捧一海螺來示螺背有物如龍蛇蟠蜒之狀纏結數重間有鬚髯細如針熟視之乃菖蒲也如龍蛇者根也而如針者葉也相甚異之欲試其意因戲語云願賜奇寶以侈吾行老宿曰積至數百年乃成儻出塵世必枯朽此神物也遂令還置舊處何其奇怪一至於此固異於世之菖蒲也出蒼花小錄

令按西方寺在山城國松尾南行基法師所建也眞如親王亦居之其後寺廢甚曆應二年檀越藤親秀請夢窓居焉遂爲禪院改西方爲西芳詳見夢窓年譜

異稱日本傳下之四引用書目

經國大典

大典續錄

神應經序 今按中引新續古今和歌集并載萬安方

海東諸國記 今按中引長寛勘文儀式帳御教書案山槐記應仁記等

懲毖錄

經國大典卷之三禮典

寧城府院君臣崔恒　右議政臣金國光　西平君臣韓繼禧

右贊成臣盧思慎　刑曹判書臣姜希孟　左參贊臣任元濬

右參贊臣洪應　同知中樞府事臣成任　達城君臣徐居正

撰

寫字

倭學伊路波消息書格老乞大童子教雜語本草議論通信

鳩養物語庭訓往來應永記雜筆富士

今按伊路波消息以下多皆國俗兎園之冊老乞大胡語

訛混惜哉不令高麗人知國史諸書矣

譯語

漢學蒙學倭學女眞學並兼經國大典臨文

譯科覆試　額數　漢學十三人蒙學倭學女眞學各二人

本曹同本院提調錄名試取

待使客

日本國王琉球國同使則遣宣慰使三品朝官率通事迎送日本國

諸大臣使則遣通事迎來朝官護送其餘臣酋使及對馬島

主特送則卿通事率來朝官護送其餘倭人及野人往並於

下船處及沿途設慰宴國王使則道所慶尚道各三次忠淸

道各二次忠淸道京畿各一次臣酋使及特送則慶尚道各一次忠淸道京畿各一次大臣使則慶尚所慶尚道京畿各一次到京日

禮賓寺迎慰還則設餞特送人則無迎慰肅拜日賜宴于闕

內其餘倭野人同又賜宴于本曹將還亦賜餞其餘倭野人只於境上迎餞其餘倭野人無餞○野倭人

往來勿令宿閭閻如有侵擾諸邑諸驛或出入放縱者押領

貢人杖八十

倭人到浦過將其島圖書路引依歲例數上送

[illegible]

今按野倭人倭人也野人指女眞國通我使客皆後

世之制也上古我並日本府于三韓三韓聽命今也絕矣

六典續錄卷之三禮典

廣川君臣李克增　右贊成臣魚世謙　吏曹參議臣李封禮

曹參議臣安瑚　兵曹參知臣金首孫　刑曹參議臣金謹

工曹參議臣金礎　戶曹參判臣權健撰

待使客別例接待倭人外等例對馬島主及諸酋使送歲約

舡數內出來人令各官守令同僉節制使考其賫來書契及

浦在見樣圖書在前接待文案一一以報觀察使隨即發馬上

送若一人使送舡隻分泊三浦則不無疊待之弊每倭人出

來時三浦隨即互相通問知其虛實然後方許馬文上送○

對馬島主歲遣五十舡或因事別遣船則稱特送無定數諸

州酋長或有歲遣一二舡者或有歲遣一舡者○國王使臣

有副舡或至二三舡臣酋使只有副舡其餘並一舡○倭客人

京往陸路自薺浦由金山淸州到京則十八日程由大丘尚

州槐山廣州到京則十九日程自釜山浦由大丘尚州槐山

廣州到京則十九日程由永川竹嶺忠州楊根到京則二十

日程自塩浦由永川竹嶺忠州楊根到京則二十日程太路

自釜山浦由興山昌寧善山忠州廣州到京則二十六日程

自薺浦由昌原昌寧善山忠州廣州到京則二十四日程自塩浦由慶州丹陽忠州廣州到京則二十日程國王使臣外依上項程途日限給留浦糧其過限日數則勿給若因身病或水漲不得已留連則告所在邑受明文者方許取實〇國王使臣則上京者毋過二十五人巨酋使送十五人對馬島主特送三人別例則加倍九州都元帥使送三人貢物滿五馱加一人每加五馱加一人毋過五人諸酋使送一人貢物每五馱加一人毋過三人受職倭人堂上官則上京者三人上護軍以下二人對馬島主每一船上京者一人貢物每五馱加一人毋過二人〇倭客人過海粮分爲三等對馬島給五日粮島主特送人則加五日一岐島十五日粮日本國王琉球國王使臣及諸大臣九州使人並二十日糧〇受職倭人護軍以上則過海時給十日糧〇倭客人過海粮支給關文付客人帶去鄉通事以送所在邑憑考支給具數粘元關報觀察使移文戶曹〇畠山京極武衛山名細川大內等殿大臣使人到浦所在邑轉報觀察使給馬帖到後十五日還浦後二十日以爲定限其限外故留者勿給粮對馬島主特送同〇諸倭使船到浦除計點人口只量船之大中小給糧〇依例接待深遠處倭客人到浦節制使萬戶同差使員尺量船隻時幷點檢船隻破毀與否陸物諸緣有無報水軍節度使水軍節度使檢覈其所無諸緣量宜題給船隻破毀處〇留浦船主等上京客人未還浦前預先修補每三朔其給〇之數以啓〇素非通信倭人及書契違格還入送倭人過海粮題給關文無回馬人則給馬下送〇對馬島主特送人及諸大臣使送人到浦只饋正官餘皆散料〇倭客人護送京通事於終到邑受下去日時明文納本曹過限者則削前仕鄕通事回還薺浦則熊川釜山浦則東萊塩浦則蔚山考發京日時過限者依律論罪後移文本曹〇倭人押行鄕通事等求媚倭人所經各官各驛多般作弊以至陰嗾倭人以遂所欲者推考論罪後他道充軍〇倭館使令及房守奴子定送時容貌年歲置簿檢擧使令毋得再行房守一年内毋得再定如有違者執本曹啓聞論罪館官員知而不檢擧者並論客人還歸時義禁府郎廳嚴加考察房守奴子毋得門外出餞如有犯者房守奴子及帶行通事義禁府郎廳推考重論

奬勸每式年生徒漢學十五人蒙學五人倭女眞學各六人歲貢

又卷之四　兵典

符信倭野人闕内供饋時部將領軍士禁雜人掌設奴子等出入考二稜信符

給保漢蒙倭女眞學同居一人毋定他役無率丁則給戶別一人

又卷之五刑典

禁制倭人賣來大狼皮及雜物浦所潜相貿易人及知情通事依大典潜賣禁物者例杖一百徒三年不能檢擧所在官使及守令以制書有違律論

重刊神應經序

恭惟我主上殿下之六年也命禮曹申嚴醫教設鍼灸專門

決擇其精於術者為師而資性明敏者為弟子令繼續之法其悉萃焉近有日本特良心以神應經來獻兼傳其本國神醫和介氏丹波氏治癰疽八穴法其八穴雖未試用神應經其傳授適有所目而所論折衷補瀉法皆古賢所未發著其取穴又多有起發古人所未盡處其所著穴皆振其切要而得効多者文簡而事周令人披閲易刻間證與穴瞭然在目聖上嘉歎命以八穴法付於神應經之末鋟梓廣布且以永其傳醫臣竊惟醫藥之方藥餌鍼灸不可偏廢但藥非本國所産者類多大半皆求之中國而又非盡出於中國也轉轉市易得之甚難豈貧窮下賤與遠方之人亦未易遍及也唯砭焫之方無購買財寶求之勞採暴合和之難一鍼一艾俱應無方運於指掌辨於談笑貧富貴賤遠近幾急無適不宜況於窮僻常在藥方所不及彼處而其功用神妙難以備述雖庸醫不知以為卑辱至相嘗病而不肯為故世之病者生死壽夭率皆付之巫覡淫祀豈不哀哉聖上愍其然乃設專門益嚴勸督適有遐方之獻不以珍奇可玩之異物而以此救民濟世之神方不期而至以孚我聖上仁民愛物之盛德夫豈偶然哉成化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推忠定難翊戴純誠明亮經濟佐理功臣崇祿大夫西平君臣韓繼禧謹序

成化九年癸巳孟冬日本國畠山殿所使副官人信州隱上良心言我國二百年前有兩名醫一為和介氏一為丹波氏此二醫專治癰疽疔癤瘰癧等瘡定八處灸法其有神効

八穴灸法

頭部二穴　諸瘡發于頭部則耳尖上周廻用禾稈（耳尖上起端右旋經右耳尖上還至起端斷之）以其稈當結喉下至項後雙垂之以患人手（指）其端而切斷之（以其稈中央當結喉下兩端左右分于項後雙垂之以患人手如灸四花一夫之法）其稈端當處脊中骨上點之瘡出左者去骨寸灸左出右者灸右出左右者並灸左右

手部二穴　瘡發于手部則自肩上高骨端（即肩髃穴）至第三指頭爪甲端斷之以其稈當結喉下至項後雙垂之如頭部法

背腹部二穴　（自大椎下至尾骨端為背部自天突穴下至陰毛際為腹部兩部亦屬背部）瘡發于背或腹則乳上周廻（自左乳頭上起端右旋周經右乳頭上還至起端處）身以其稈當結喉下至項後雙垂如頭部法

足部二穴　瘡發于足部則並立兩足令相著自左太拇指端至右太拇指端周廻（自左足太拇指頭起端從足際右旋經右足右足拇指端還至起端處）以其稈當結喉下項後雙垂如頭部法

灸八穴痛則灸到不痛不痛則灸到痛或五百壯或七八百壯大炷多灸尤妙癰疽始發而灸則不潰而自愈已潰而灸則生肌止痛亦無再發

今按成化明憲宗純皇帝年號成化九年當日本後土御門院文明五年此時能登國刺史畠山義統為[illegible]利[illegible]也良心信濃國人釋氏而醫也為畠山奉使也新續古今和歌集載良心法師河上落葉和歌蓋此人和介氏和氣氏也介與氣音近和氣氏出自垂仁天皇皇子鐸石別命至村上天皇時其後和氣時雨有醫譽故任典藥頭自此子孫多良醫丹波氏出自後漢靈帝子孫來住丹波國故及圓融院永觀中賜其後康頼丹波氏丹波康頼以醫鳴于

孫繼其業凡兩家之傳誠有所由矣昔神武天皇已貴命少彦名命二神定療病之方後世家其恩兩家醫術之弁祭考中華醫書故其術尤精也蓋如三藏之方八處灸法皆神代遺法乎二百年前當龜山院時此時兩家猶有名醫當花園後醍醐之間和家末孫性全在洛在鎌倉博極醫籍集覆載萬安方六十二卷以救人疾苦二百年前兩氏之有名醫可以此知之

海東諸國記

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保社炳幾定難翊戴純誠明亮經濟弘化佐理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藝文館春秋館弘文館觀象監事禮曹判書高靈府院君臣申叔舟　撰

成化七年辛卯季冬申叔舟序云竊觀國於東海之中者非一而日本最久且大其地始於黑龍江之北至于我濟州之南與琉球相接其勢甚長厥初處處保聚各自爲國周平王四十八年其始祖狹野起兵誅討始置州郡大臣各占分治猶中國之封建不甚統屬習性強悍精於劍槊慣於舟楫與我隔海相望撫之得其道則朝聘以禮失其道則輒肆剽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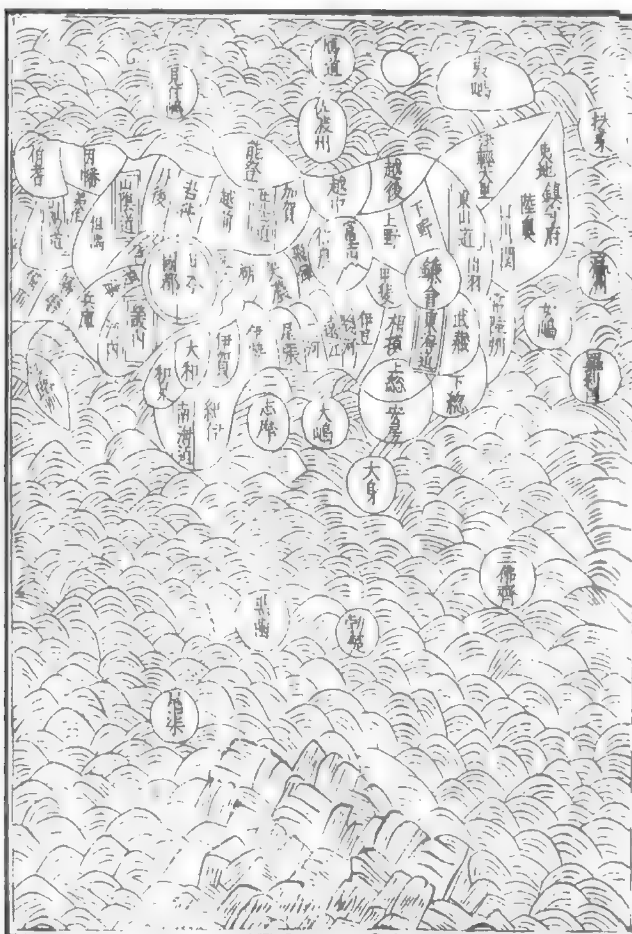
今按狹野狹野尊神武天皇也日本書紀曰所稱狹野者是年少時之號也後撥平天下奄有八州故復加號曰神日本磐余彦尊

凡例云道路用日本里數其一里准我國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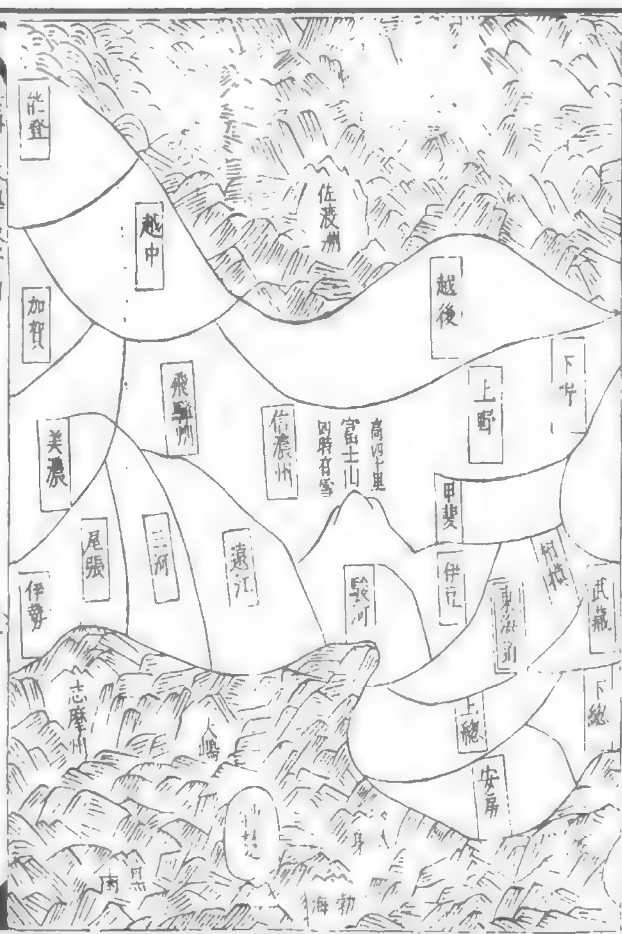
計田用日本町段其法以中人平步兩足相距爲一步六十步爲一段十段爲一町一段准我五十負

日本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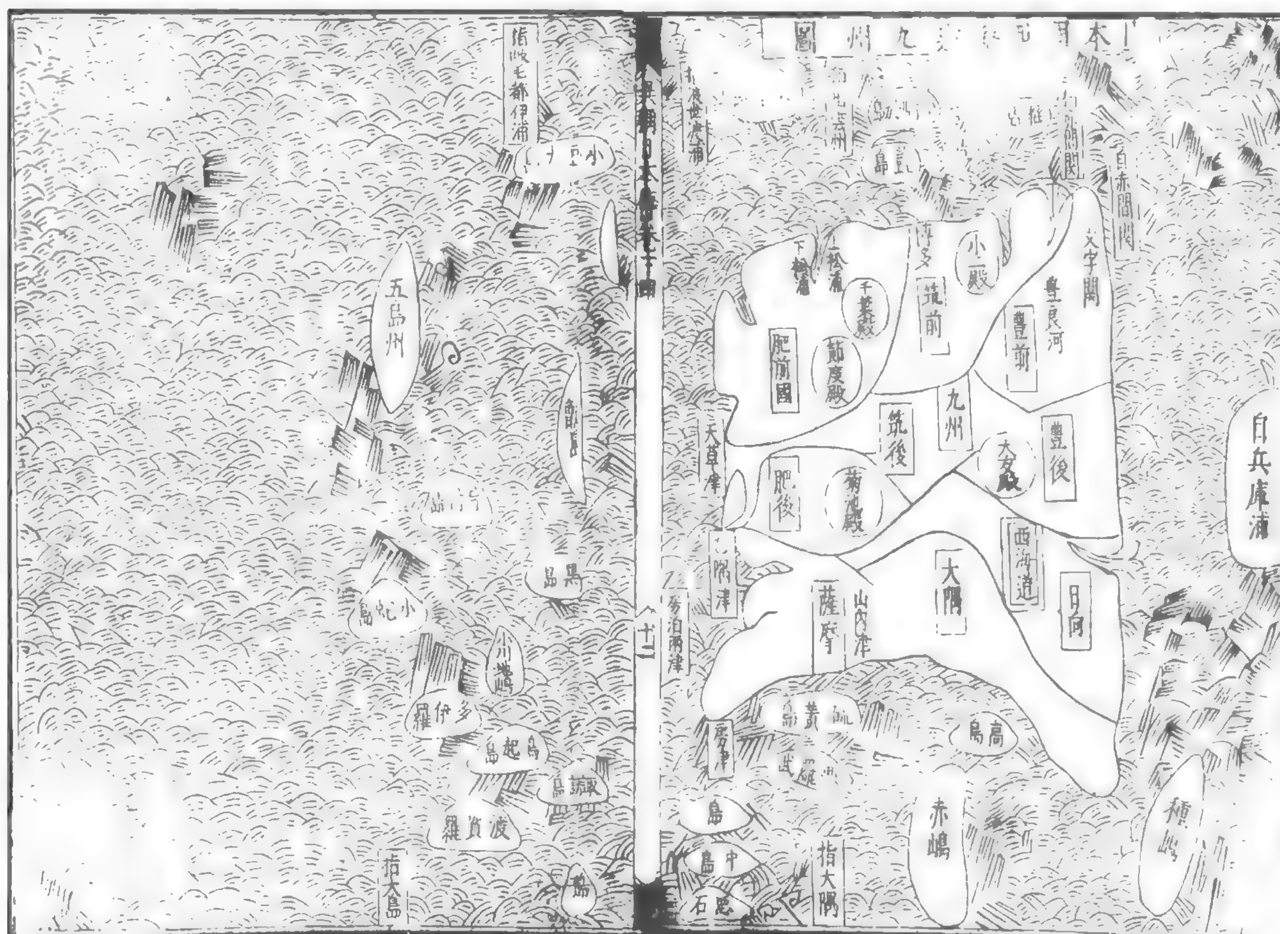
男子斷髮而束之人佩短劍婦人拔其眉而黛其額背垂其髮而續之以髢其長曳地男女冶容者皆黑染其齒　凡相遇蹲坐以爲禮若道遇尊長脫鞋笠而過　人家以木板蓋屋唯天皇國王所居及寺院用瓦　人喜啜茶路傍置茶店賣茶行人投錢一文飲一椀人居處處千百爲聚開市置店富人取女子之無歸者給衣食容飾之號爲傾城引過客留宿饋酒食而收其錢故行者不齎糧



今按前後日本圖差訛失真富士山高四十里四時有雪其言殆近秀吉征朝鮮時清正於兀良哈捕獲一人名世琉兜守須元日本松前人也嘗乘漁舟所風飄在濟州二十年清正悅爲鄉導改名後藤次郎次郎云此地天霽可見富士山甚近下文天皇宮內裏國王殿指室町殿與足利氏所居武衛細川畠山所謂三管領山名京極四職之列皆足利之臣也其外郡鄉島之名多傳聞之訛



日本國圖
見付島
北陸道
越前
若狭
丹後
丹波州
但馬州
播磨州
摂津
兵庫浦
畿内
山城州
都
天皇宮
細川殿
武衛殿
山名殿
京極殿
畠山殿
近江州
伊賀
紀伊
大和州
南海道
和泉
河内
大漢
尾
淡路州
讃岐
土佐
阿波
伊豫
備前
美作
山陽道
備中
備後州
安藝州
周防州
大内殿
長門州
石見州
出雲
伯耆州
山陰道
因幡州



一岐

波古沙只里

信羅里

忠佐代官源武

唯多只鄉

侯加伊里

愁未要時里

古仇音夫鄉

阿里多里

伊除而時里

也麻老夫里

一岐島

小于鄉

指筑前博多

無山都鄉

毛都伊浦

自風本至此五里

毛而羅

訓乃古時浦

時日羅鄉

呼子鴨打分治

郎可五里鄉

加愁鄉

指肥前上松浦

日本國對馬島圖

豐崎郡

對馬島

尼老郡

卦老郡

要羅郡

美女郡

豆豆郡

島主宗貞國居

指風本浦

日本國紀

天皇代序

天神七代

地神五代

人皇始祖神武天皇名狹野地神末主彥瀲尊第四子母玉依姬俗稱海神女以庚午歲生周幽王十一年也四十九年戊午入大倭州盡除中洲賊衆五十二年辛酉正月庚申始號天皇百十年己未定國都在位七十六年壽百二十七

今按庚午歲爲幽王十一年非也實桓王九年也四十九年五十二年皆聖筭也始號天皇本紀曰辛酉年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帝位於橿原宮是歲爲天皇元年

綏靖天皇神武第三子自神武崩四年兄弟共治國事辛巳正月即位在位三十三年壽八十四

安寧天皇綏靖太子元年甲寅在位三十八年壽八十

懿德天皇安寧第三子元年壬辰在位三十四年壽八十四

孝昭天皇懿德太子元年丙寅在位八十三年壽百十八

孝安天皇孝昭第二子元年己丑在位百二年壽百三十七

孝靈天皇孝安太子元年辛未七十二年壬子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福遂至紀伊州居焉在位七十六年壽百十五

孝元天皇孝靈太子元年丁亥在位五十七年壽百十七

開化天皇孝元第二子元年甲申在位六十年壽百十五

崇神天皇開化第二子元年甲申始鑄璽劍開近江州大湖六年己丑始祭天照大神天照大神地神始也俗稱日神至今四方共祭之七年庚寅始定天社國社神戶十四年丁酉伊豆國獻船十七年庚子始令諸國造船在位六十八年壽百二十是時熊野權現神始現徐福死而爲神國人至今祭之

今按始鑄璽劍始字非也神代有神璽之鏡劍歷代天子受天照大神神勅與神鏡同床共殿迄于崇神天皇漸畏神威更鑄鏡造劍以爲璽奉安置神代靈器於別所非始鑄之詳見日本紀古語拾遺等書開近江州大湖非也近江國舊名淡海國泉山東西峙中湛大水如海味淡故名淡海國以有遠淡海國號近淡海國後曰近江非人力之所開或曰一夜地坼生大湖其土飛爲富士山甚妄也赤人望富士山歌曰天地之分時從神左備手高尊寸駿河有布士能高嶺乎天原振放見者度日之陰毛隱比照月乃光毛不見白雲母伊去波伐加利時自久曾雪者振家留語告言繼將往不盡能高嶺者觀此則自神代有此山可知之矣熊野權現始現徐福死而爲神國人至今祭之非也宜參考上卷引後漢書今按熊野權現者據長寬勘文雖多諸說爲伊弉冊尊正說也乃合日本紀義日本書紀曰伊弉冊尊神退去矣故葬於紀伊國熊野之有馬村焉土俗祭此神之魂者花時亦以花祭又用鼓吹幡旗歌舞而祭矣今訪之有馬村人考那智三卷書有馬村有產田宮乃伊弉冊尊神退之地其東有隱窟亦曰產立窟亦曰花窟窟所祭伊弉冊尊是也暮春以紬作花及幡旗形圍繞於窟巖舞祭之蓋神代遺俗也本宮者崇神天皇建之伊弉冊尊也

垂仁天皇崇神第三子元年壬辰十三年甲辰天照大神降

二十三年甲寅初置伊勢國齋宮二十五年丙辰始立天照
大神宮于伊勢國在位九十九年壽百四十
今按齋宮者皇女所居乃居此齋戒以奉天照大神故曰
齋宮據延曆儀式帳自美和御諸原造齋宮始有之及大
神鎭坐于伊勢國於大宮際造之古語拾遺曰泊于卷向
玉城朝（垂仁天皇也）今皇女倭姬命奉齋天照大神仍隨神教
立其祠於伊勢國五十鈴川上因興齋宮令倭姬命居焉
景行天皇垂仁第三子元年辛未十三年癸未賜諸國人姓
氏十八年戊子始定諸國名在位六十年壽百六
成務天皇景行第四子元年辛未初定州郡三年癸酉置大
臣五年乙亥諸州始貢稻七年丁丑定諸州經界在位六十
一年壽百七

仲哀天皇景行孫日本武尊第二子身長十尺元年壬申九
年庚辰初作神樂百濟國始遣使來在位九年壽五十二
神功天皇開化五世孫息長宿祢女仲哀納爲后仲哀沒遂
主國事元年辛巳五年乙酉新羅國始遣使來三十九年己
未始遣使于漢在位六十九年壽百
今按神功皇后有聖德謙讓不即天皇位謂神功天皇者
非也職原抄曰仲哀崩皇后攝政平三韓而歸筑紫誕生
皇子在襁褓皇后猶攝政遂臨天下六十餘年雖同正帝
奉稱攝政
應神天皇仲哀第四子母神功元年庚寅七年丙申高麗始
遣使來十四年癸卯始制衣服十五年甲辰百濟送書籍十
六年乙巳百濟王太子來二十年己酉漢人始來在位四十

一年壽百十
仁德天皇應神第四子應神歿二年無主癸酉正月即位二
十五年丁卯大臣武內死年三百四十歷仕六朝六十一年
癸酉始造氷室在位八十七年壽百十
履中天皇仁德太子　云云
當今天皇崇光曾孫名彥仁　云云
今按當今後花園天皇也自履中至後花園其間云云事
大抵據日本俗間年代記不遑枚擧又我朝年號大化爲
始大寶以來不絕然年代記自繼體天皇每每紀年號其
語多鄙淺而無有大化號崇德天皇作宗德天皇花園天
皇作華山天皇或作花園者非也其他謬不可勝紀

國王代序

國王姓源氏第五十六代淸和天皇十八年丙申賜第六皇子貞純親王姓源（源氏始此即唐僖宗乾符三年也）
後白河天皇保元三年戊寅征夷大將軍源賴朝主鎌倉
二條天皇永曆元年庚辰賴朝以兵衛佐竄于伊豆州是時
平淸盛秉政父子兄弟盤據要路政治征伐出於其手驕奢
淫虐道路側目賴朝自伊豆起兵而西先據關東累戰而勝
乘勝席卷安德天皇壽永元年壬寅遂入京城平氏兵敗挾
安德奔于西海乃立後鳥羽天皇仍鎭鎌倉世相承襲傳十
二代至仁山後醍醐天皇辛未又攻平氏盡遂其黨總攬國
政自號等持殿仁山死子瑞山嗣號寶筐院殿瑞山死子義
滿嗣（後出家名道義）法號鹿苑院殿義滿死子義持嗣（後出家名道詮）法號
勝定院殿義持死子義教嗣號普廣院殿義教以大臣古地
太廣難制欲稍稍分封之人臣有赤松殿者其從弟嬖于義

敎義敎欲分赤松之地以封從弟遂以語赤松家臣家
於赤松今天皇嘉吉元年辛酉（正統六年）赤松伏兵請義敎宴
于其家義敎盛兵而往請入內廳酒酣放廐馬因闔門伏發
遂弑義敎大內持世被槍踰垣而出遂與管領細川等立
義敎子義勝三年癸亥病死又立其弟義成義成死又立其
弟義政即今所謂國王也於其國中不敢稱王只稱御所所
令文書稱明敎書每歲元率一大臣謁天皇常時不與相接
國政及與聞隣國天皇皆不與焉
今按國王指將軍家也壽永元年遂入京城平氏兵敗非
也壽永二年賴朝從兄弟木曾義仲入洛平氏奉帝出奔
文治元年賴朝弟義經等與平氏戰于一谷平氏兵敗奔
于西海終滅世相承襲傳十二代至仁山非也賴朝三世
而滅其後賴朝婦家北條氏九世執天下兵權然後後醍
醐天皇舉兵北條氏滅仁山始屬官軍後反自立仁山其
先出自足利義康與賴朝雖同姓其派亦別明敎書御敎
書也明御音訓相近故訛我朝天皇詔命稱御敎書見御
敎書案御敎書案二卷載先王命辭後世將軍令亦稱御
敎書

道路里數

自我慶尙道東萊縣之富山浦至對馬嶋之都伊沙只四十
八里　自都伊沙只至船越浦十九里　自船越至一岐島
風本浦四十八里　自風本至筑前州之博多三十八里
自博多至長門州之赤間關三十里（自風本直指赤間關則四十六里）　自赤
間至竈戶關三十五里　自竈戶至尾路關三十五里　自
尾路至兵庫關七十里（皆水路）　自兵庫至王城十八里（陸路）
都計水路三百二十三里陸路十八里（以我國里數計則水路三千二百三十里陸路一百八十里）

八道六十六州（對馬島一岐島附）

畿內五州

山城州　分爲國都有山如城峻嶮自北而南東西回抱至
國南未分派有圓山當其口二川東西而下至圓山合流南
入于海都中閭巷道路皆方通四達每一町有中路三町爲
一條條有大路井井不紊凡九條二十萬六千餘戶巷有市
國王而下諸大臣皆有分地如封建世襲雖居外州亦皆置
家京中謂之京師所屬郡八本田一十萬一千一百二十二町
今按圓山指雄德山也二川謂賀茂川桂川

天皇宮在東北隅周以土垣有大門軍士數百把守國王而
下諸大臣以其麾下兵輪番遞守凡過門者皆下馬宮中支
用別有二州收其稅供進
今按天皇宮在東北隅後世里內土御門亭是也山槐記
曰土御門亭土御門北東洞院東前大納言藤邦綱家也
百練抄曰鳥羽天皇始造此亭周以土垣占一町也江次第
曰大內造築之法充諸國到于今諸國諸侯以土築宮垣
其遺法乎
國王殿在天皇宮西北亦有土垣軍士十餘把守其門大臣
等率[illegible]其輪番入直謂之御所
今按國王殿足利氏柳營所謂室町殿也今之御所內此
其地也

畠山殿居天皇宮東南、世與左武衛細川相遞爲管提、卽管
領、佐國王秉政。今天皇康正元年乙亥（景泰六年）遣使來朝、書稱
管提畠山修理大夫源義忠。寛正六年乙酉（成化元年）義忠死、子
義勝嗣。文明二年庚寅（成化六年）遣使來朝、書稱管提畠山左京
大夫源義勝。　又有源義就。寛正元年庚辰遣使來朝、書稱
雍河紀越能五州摠大守畠山右金吾督源朝臣義就。義就
乃義忠同母弟、德本之子、同宗、故皆稱畠山。
　今按、雍山城國、古來以山城比雍州之國、如山城守上部
　象方自稱雍州刺史之類。
細川殿居國王殿西、世與畠山左武衛相遞爲管提、源持之
死、子勝元嗣、時未遣使於我。勝元娶山名源敎豊之女、而無
子。敎豊以其幼子屬爲養子、其後敎豊受譴於國王、黜居外
州。其子義安等二三人侍國王。敎豊令王子請還於國王。王子
以其父性惡、恐還而起釁、不爲之請、乃令勝元請之。勝元爲
請於國王、遂得還。以是敎豊甚德勝元。及勝元有子、以其所
敎豊之子爲後、敎豊怒、乃與勝元爲仇相戰。敎豊之外孫
殿及女壻一色殿・土岐殿等舉兵助之。勝元挾國王、稱
皇於其陣內。大小羣臣從細川者衆、焚京都二條以北、塹
而守之、相持今六年。勝元年四十餘矣。
　今按、應仁元年丁亥五月二十六日、山名・細川起亂。自此
　天下大亂。明成化七年辛卯、申叔舟作海東諸國紀、自應
　仁元年到此、該五年、謂今六年者、非也。自是百有餘年亂
　離極矣。
又有持賢。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細川右馬頭源朝
臣持賢。持賢乃勝元父持之之弟。持賢無子、勝元於其家幾
作別室、號典廐、置持賢而師事之。年老、或云已死。　又有細
川勝氏。勝元從兄弟。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初上松浦郡
久野能登守藤原朝臣賴永遣壽藺書記來朝、時我世祖方
議通信於日本國王、以風水險遠、欲因諸酋使爲使。問時在
館者、則壽藺於其中稱首、遂命授書與禮物以送于國王。
又命禮曹書諭大內殿・賴永護送、兼致賜物。文正元年丙戌
五月受命而去。庚寅乃來、壽藺言、其年六月還上松浦、修船
備行裝。丁亥二月、自上松浦發向國都。都中兵起、海賊充斥
南海路梗、從北海而往。四月始到若狹州（倭訓和加沙）。馳報國王。
國王遣兵迎之。然盜賊縱橫、或從間道、或留滯、備經艱苦、凡
六十日而得達國都、致書與禮物于國王。館于東福寺。國王
方在細川殿陣中、與山名殿相持、未暇修答。至戊子二月、受
答書。國王更議、不可無答使、又命勝氏備方物遣使。勝氏自
爲書、遣心苑東堂等與壽藺偕來。壽藺又言、大內處書與賜
物、使人傳送、爲海賊所掠。其所言多浮浪、不可盡信。
左武衛殿居國王殿南、世與畠山細川相遞爲管提、佐國
使臣支待諸事。後光嚴天皇應安三年庚戌（宣德三年）源義淳遣
使來朝、書稱左武衛源義淳。及義敏嗣、寛正元年庚辰遣使
來朝、書稱左武衛源義敏。義廉嗣、四年癸未遣使來朝、書稱
左武衛將軍源義廉。
　今按、武衛之號、志波尾張守高經之子義將任右兵衛督、
　兵衛唐名武衛、故其子孫世號武衛。
山名殿居國王殿西。今天皇長祿三年己卯（天順三年）始遣使來

朝書稱但幡伯作因備前後藝石九州總太守山名霖臺朝臣教豐教豐出家法名宗全方與細川相持國王有異母弟常出家號淨土院國王無嗣命還俗將以爲嗣號今出川殿一年國王有子語今出川曰汝必傳之我子今出川誓而許之山名既與細川爲仇細川挾國王令山名亦推今出川爲敵國王今年三十七歳國王之子年七歳今出川殿年三十二歳矣教豐二子義安學侍國王不敢歸教豐其長義安尋死義安之子在山名所山名將以爲嗣

今按淨土院當作淨土寺細川挾國王令山名推今出川者非也按應仁記山名細川故有隙而細川奉將軍弟今出川義視山名奉將軍子義尚天下武士各袒大戰宜與前章參考

文明元年己丑義安遣使來朝書稱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備前備後八箇州總太守山名彈正少弼源朝臣義安續又山名左金吾源朝臣宗全之蹤宗全書亦曰我所領八箇州悉與義安二年庚寅宗全又遣使來朝書稱因伯丹三州太守山名少弼源教豐

京極殿居畠山殿南世掌刑政長祿二年戊寅源持清遣使來朝書稱京兆尹江岐雲三州刺史住京極佐佐木氏兼大膳大夫源持清出家法名生觀　又有源高忠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稱所司代京極多賀豐後守源高忠其使人言生觀同母兄也三年辛卯又有榮熙遣使來朝書稱山陰路隱岐州守護代佐佐木尹左近將監源榮熙其使人言生觀同母弟也初以高忠既稱生觀之兄榮熙又稱其弟其所言難信不許接待其使強留不還乃以對馬島特送例接待其使言於禮曹曰生觀兄弟只榮熙一人耳高忠乃生觀族親之爲麾下者也榮熙時居隱岐州

右武衛殿自高麗之季海寇爲患門下府移書稱關西省探題相公令禁約海寇及我朝開國亦往來通書然失其來書未得其詳稱光天皇應永十五年戊子〈永樂六年〉議政府答始稱九州總右武衛將軍源公十六年己丑源道鎭遣使來朝書稱九州府探題或稱鎭西節度使或稱九州伯或稱九州摠管或稱九州都元帥右武衛或稱九州都督府探題只稱右武衛或稱九州摠管前後所稱不一而國人称右武衛殿二十七年庚子道鎭以年老委政其子義俊自稱前都元帥之稱九州都督左近大夫將監自此父子俱遣使不絶其所進方物甚豐故我之報賜亦厚三十一年甲辰道鎭書云不意有訟事入京去其後在其王城只有道鎭猶遣使求丐至今天皇永享元年己酉〈宣德四年〉以後無使文正元年丙戌京城澁河源朝臣義堯遣使來朝其使言義堯之父曾爲右武衛西海道九州總管然不能言其詳蓋是道鎭之後歟

甲斐殿左武衛之臣專掌左武衛之事文明元年己丑源政盛遣使來朝書称甲斐遠尾越後四州守其使以臣皆例接待

伊勢守　政親文明二年庚寅遣使來朝書称國王懷守納政所伊勢守政親其書略曰細川與山名私起干戈京城大亂余爲停止而未正兩人之罪不少依扶桑殿下命集諸侯諸軍將致太平欲蒙大國餘力所望綿紬綿布苧布米其所

進方物亦豊且政親爲國王近侍之長出納庶政者特給綿布正布各千匹米五百石次助軍需今轉達國王又於政親別有回賜其使以臣酋使例館待

敎通庚寅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山城居住四國伊豫住人河野刑部大輔藤原朝臣敎通壽藺往來兵中故多称護送而來者下同

之種庚寅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京城奉行頭飯尾肥前守藤原朝臣之種其使人言近侍國王其使以特送例館待

信忠庚寅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京城居住宗見駿河守源朝臣信忠

勝忠庚寅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京城居住鷹野民部少輔源朝臣勝忠

建昌庚寅年以館接壽藺遣使來朝書称慧日山内常喜詳庵住持建昌能文喜詳庵在東福寺内

昌堯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京城東山清水寺住持大禪師昌堯以宗貞國請接待日本國亂年饑寄食於我者甚多故前不遣使之人皆不許接待使人等強留三浦而不還宗貞國爲遣人請之乃許接待下並同

冉書記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称深修庵住持冉書記以宗貞國請接待

大和州　郡十三水田一萬七千六百十四町

和泉州　郡三水田四千一百二十六町

河内州　郡十一水田一萬九千九十七町

攝津州　郡十四水田一千一百二十六町

忠吉今天皇應仁元年丁亥成化三年遣使來朝書称畿内攝津州兵庫津平方民部尉忠吉受圖書約歳遣一船

吉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畿内攝津州西宮津尉長鹽備中守源吉光以宗貞國請接待

昌壽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畿内攝津州佛法護持四天王寺住持比丘昌壽以宗貞國請接待

東山道八州

近江州　郡二十四水田三萬三千四百二町五段

美濃州　郡十八水田一萬四千八百二千四町五段

飛驒州　郡三水田一千六百十五町五段

信濃州　郡十水田三萬九千二十五町三段

善峰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信濃州禪光寺住持比丘善峰以宗貞國請接待

今按禪光寺當作善光寺

上野州　郡十四水田三萬二千一百四十町三段

下野州　有火井産硫黄郡九水田二萬七千四百六十町

出羽州　有温井産金郡十水田二萬六千九十町二段

陸奥州　産金郡三十五水田五萬一千一百六十一町二段

東海道十五州

伊賀州　郡四水田一千五百町州有天照大神祠國無貴賤遠近皆來謁祭

今按州有天照大神祠以下十七字當在伊勢州下傳寫

之誤也
伊勢州　產水銀郡十三水田一萬九千二十四町
志摩州　郡二水田九十七町
尾張州　郡八水田一萬一千九百四十町
三河州　郡八水田八千八百二十町
遠江州　郡十三水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町
伊豆州　有溫井二所火井一所產硫黃郡三水田二千八
百十四町
駿河州　郡七水田九千七百十七町
甲斐州　郡四水田一萬四千三町
相模州　郡八水田一萬二千二百三十六町一段
上總州　郡十二水田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六町六段鎌倉
殿所居國人謂之東都今鎌倉殿源氏仁山之後據鎌倉以
東而叛二十餘年國王累征不克
今按鎌倉殿以下三十八字當在相模州下
下總州　郡十一水田三萬三千一町
常陸州　郡十四水田四萬九千九町六段
武藏州　郡二十四水田三萬五千七十四町七段
山陽道八州
播摩州　郡十二水田一萬一千二百四十六町
吉家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播摩州室津代官藤
原朝臣吉家自上院寺有觀音現像圓覺寺有雨花舍利之
異以後諸州遣使來賀者甚多雖前不遣使者皆許接待下
並同
盛久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播摩州太守周防海
居住源光稱盛久
美作州　郡七水田一萬一千二十二町四段
備前州　郡八水田一萬二千二百十町二段
貞吉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備前州小島津代官
藤原貞吉
廣家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備前州小島津代官
藤原廣家
備中州　產銅郡九水田一萬二百二十七町八段
備後州　產銅郡十四水田九千二百六十九町二段
吉安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備後州海賊大將撓
原左馬助源吉安
政良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高崎城大將軍源朝臣
政良以宗貞國請接待
光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友津代官藤原朝臣光
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家德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三原津太守左京助源
家德以宗貞國請接待
忠義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備後州守護代官山名四宮源
朝臣忠義以宗貞國請接待
安藝州　郡八水田七千二百五十町九段
持平庚寅年遣使來朝書稱安藝州小早川美作守持平約
歲遣一舡又嘗賀近侍國王
[illegible]甲申年遣使來朝書稱安藝州海賊大將藤原朝臣村

上備中守國重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
教實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安藝州太守藤原武
田大膳大夫教實
公家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安藝州嚴島太守藤
原朝臣公家
周防州　產荷葉綠有溫井郡六水田七千二百五十七町
九段
大內殿多多良氏世居州大內縣山口倭訓也望仇知管周防長門
豐前筑前四州之地兵最強日本人稱百濟王溫祚之後入
日本初泊周防州之多多良浦因以爲氏至今八百餘年至
持世二十三代世號大內殿至持世無子以姪教弘爲嗣教
弘死子政弘嗣大內兵強九州以下無敢違其令以係出百

濟故親於我自山名與細川爲敵政弘領兵往助山名今六
年未還小二乘間復取博多宰府等舊地詳見筑前州小二
殿
弘安庚寅年遣使來朝書稱周防州山口所司代杉河守源
弘安大內殿代官時方居守山口
教之甲戌年遣使來朝書稱周防州大內進亮多多良別駕
教之大內殿政弘叔父綱歲遣一二船
藝秀丁亥年遣使來賀雨花書稱周防州大島太守海賊大
將軍源朝臣藝秀
義就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周防州上關太守鎌
刈源義就
正吉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周防州上關守屋野

藤原朝臣正吉
盛祥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兼報漂流人書稱富田津
代官源朝臣盛祥
長門州　產銅及丹鐵郡五水田四千九百二町四段
弘氏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藝石防長四州守護
代官陶越前守多多良朝臣弘氏
光久丁亥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文司浦大
將軍源光久
忠秀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長門州赤間關鎮守
高石藤原忠秀辛卯年又遣使來報我漂流人事
忠重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赤間關太守矢田藤
原朝臣忠重

義長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長門州簑重關太守
野田藤原朝臣義長
國茂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長門州鷲尾多多良
朝臣國茂
正滿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乾珠滿珠島代官宮內
頭藤原正滿以宗貞國請接待
貞成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長門州三島尉伊賀羅駿河守
藤原貞成以宗貞國請接待
南海道六州
紀伊州　郡七水田七千二百三町七段
淡路州　郡二水田二千七百三十七町三段
阿波州　郡九水田三千四百十四町五段

義直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阿波州鳴渡浦大將軍源朝臣義直
伊豫州　郡十四水田一萬五千五百七町四段
盛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伊豫州川野山城守越智朝臣盛秋以宗貞國請接待
貞義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伊豫州鎌田關海賊大將源貞義以宗貞國請接待
讃岐州　郡十一水田一萬八千八百三十町一段
土佐州　郡七水田六千二百二十八町
北陸道七州
若狹州　郡三水田三千八十町八段
忠常辛卯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若狹州十二關一番遠敷守諜備中守源朝臣忠常
義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若狹州大濱津守護代官左衛門大夫源義國以宗貞國請接待
越前州　郡六水田一萬七千八百二十九町五段
越中州　有溫井水田一萬七千九十九町五段
越後州　郡七水田一萬四千九百二十六町五段
能登州　郡四水田八千二百九十七町
加賀州　郡四水田一萬二千七百六十七町四段
佐渡州　郡三水田三千九百二十八町三段
山陰道八州
丹波州　郡五水田一千八百四十六町九段
丹後州　產深重青銅郡六水田五千五百三十七町
家國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丹後州田伊佐津平朝臣門四郎家國以宗貞國請接待
但馬州　郡八水田七千一百四十町
源國吉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稱但馬州津山關佐佐木兵庫助源國吉
因幡州　郡七水田八千一百二十六町
伯耆州　郡六水田八千八百三十町
義保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伯耆州太守綠野源朝臣義保以宗貞國請接待
出雲州　郡十水田九千四百三十町八段
盛政丁亥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出雲州美保關鄉左衛門大夫藤原朝臣盛政
公順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出雲州見尾關處松田備前太守藤原朝臣公順
義忠己丑遣使來朝書稱出雲州留關海賊大將藤原朝臣義忠以宗貞國請接待
石見州　郡六水田四千九百十八町
和兼周布兼貞之子丁卯年親來受圖書書稱石見州因幡守藤原周布和兼約歲遣一船
賢宗庚寅年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櫻井津土屋修理大夫平朝臣賢宗
久直丁亥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益田守藤原朝臣久直
正教丁亥年稱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稱石見州住右馬頭

源朝臣正敏
吉久戊子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石見州北江津太
守平朝臣吉久
隱岐州　郡四水田五百八十四町九段
秀吉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称隱岐州太守源朝臣秀吉以宗
貞國請接待
西海道九州
筑前州　在距海濱二三里山頂有火井日正照煙焰張天水
沸而溢凝而為硫黃凡產硫黃島皆同郡十五水田一萬八
千三百二十八町九段州有博多或称覇家臺或称石城府
或称冷泉津或称筥崎津居民萬餘戶小二殿與大友殿分
治小二西南四千餘戶大友東北六千餘戶以藤原貞成為

代官居人業行商琉球南蠻商船所集之地北有白沙三十
里松樹成林日本皆海松唯此有陸松日本人多上畫以為
奇勝往來我國者於九州中博多最多
小二殿居宰府或称大都督府西北去博多三里民居二千
二百餘戶正兵五百餘源氏世主之称筑豐肥三州總太守
太宰府都督司馬少卿號小二殿至源嘉頼今天皇嘉吉九
年辛酉大臣赤松作亂國王徵兵諸州小二殿不至國王命
大內殿討之嘉頼兵敗奔肥前州平戶源義所居尋投對馬
島居美女浦對馬島亦其所管大內殿遂盡有小二所管筑
前州博多宰府等地後嘉頼欲復舊地舉兵而往至上松浦
大內殿迎擊敗之嘉頼奔還對馬嘉頼死子敎頼嗣丁亥年
敎頼又以對馬島兵往至博多宰府之間見月之地為大友

殿及大內代官壬申取敗而死對馬州代官宗盛直等亦從
敗沒己丑年國王以大內黨山名命小二復舊土又命諸州
助之秋七月對馬島主宗貞國舉兵奉敎頼之子頼忠而往
沿路諸酋護送助之遂至宰府悉復舊境頼忠既至宰府令
貞國守博多貞國身留愁未要時小二殿所管在博多西南半里民居三百餘戶遣
麾下守博多肥前州千葉與其弟有隙小二右其弟命貞國
往攻之貞國難之小二强遣之値大雪敗還對馬島兵千人
凍瘃多死者長門筑前一岐之境海賊縱横今辛卯年春我
宣慰官養民等往慰頼忠貞國至對馬島貞國聞之托以海
賊梗路宣慰官不能來我當往迎遂留兵守博多愁未要時
不告頼忠身還對馬頼忠前在對馬島約歲遣一二船今還
本土其使人依臣酋使例館待

護軍道安曾為琉球國使來聘於我因是往來乙亥年來受
圖書丁丑年來受職大友殿管下
司正林沙也文　道安子庚寅年從其父來受職大友殿管
下
護軍宗家茂乙亥年來受圖書受職富商石城府代官宗金
之子宗金為大友殿所差大友殿管下
司果信重丁亥年來受職向化卒中樞藤安吉女壻安吉父
命來朝卒于館因葬于東郊其母命安吉來侍朝仍守父
塚安吉死弟茂村又來侍朝為副司果安吉母時時遣船稱
藤氏母大友殿管下
氏鄉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筑前州宗像朝臣氏鄉約歲遣
一船小二殿管下與氏俊承國王之命為宗像殿主有麾下

今按宗像朝臣氏郷據世系寛正中爲宗像大神大宮司
乙亥益明景泰六年我康正元年也其先與足利尊氏好
自此以來勢如諸侯
貞成辛巳年遣使來朝書称筑前州冷泉津尉兼内州太守
田原藤原貞成受圖書約歳遣一二船大友殿族親傳多代
官
信重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称筑前州冷泉津藤原佐藤四郎
信重約歳遣一船辛卯冬以琉球國王使來受中樞府同知
事傳多津尚定清女婿大友殿管下
安直丁亥年遣使送漂流人書称筑前州宮崎津寄住臣藤
原孫右衛門尉安直八幡神留守殿管下

直吉丁亥年送我漂流人書称筑前州宮崎津寄住藤原兵
衛次郎直吉信重兄子八幡神留守殿管下居宮崎津
重家丁亥年送我漂流人書称冷泉津布永臣平與三郎重
家大友殿管下
親慶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称筑前州怡土郡北崎
津源朝臣親慶
正家丁亥年称壽藺護送遣使來朝書称筑前州相以島大
將軍源朝臣正家
氏俊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称筑前州宗像先社務
氏俊
今按社務神主職也永保二年神祇官移遠江國文云應
令以清原則房補任小國神主執行社務觀此則非神主

外有社務矣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曰以社稷爲務
道京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筑前州絲島太守大藏氏道京
以宗貞國請接待
繩繁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名島樹島兩島太守藤原繩繁
以宗貞國請接待
成直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称筑前州聽政所秋月太守源成
直以宗貞國請接待大友殿管下孫秋月殿有武才
信盛丙戌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称筑前州麻生藤原信
歳丁亥年又遣使來以不緊不接待
今按麻生氏住筑前遠賀郡高藏領地千町始爲大内管
下見九州軍記
筑後州　郡十水田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一町八段

豐前州　郡八水田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八町二段
邦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豐前州蓑島海賊大將玉野井
藤原朝臣邦吉以宗貞國請接待
俊幸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豐前州彦山座主黒川院藤原
朝臣俊幸以宗貞國請接待大友殿管下居彦山有武才
今按彦山在豐前國田川郡蟠根於豐前豐後筑前三國
但歌所詠彦高峰是也山有神名彦山大權現西國人甚
敬之號靈仙寺其草創舊矣役小角久居之至後伏見天
皇子助有法親王住山称座主以統諸僧戊子應仁二
年頼有座主職時也藤原俊幸者蓋其末出家時姓名乎
亦設爲之乎天下方亂故雖山僧往往有武才以防不虞
豐後州　有温井五所郡八水田七千五百二十四町

大友殿源氏世世所居民戶萬餘見兵二千在博多來六七
日程兼管博多與小二分治初源持直称豊筑兩後州太守
今天皇永享元年己酉 宣德四年 始遣使來朝自是使船不絶九
年丁巳又有源親重者称豊筑兩後州太守而遣使其書称
持直爲伯父持直書亦称讓于親戚親重至長祿元年丁丑
又有親繁者称豊州大友而遣使源持直使亦至禮曹問其
使及同來諸使皆言持直與小二殿同時失土大內殿以親
繁代持直爲大友殿今大內與安藝州相攻持直小二欲乘
間復土而未能或云源持直養從弟親重爲嗣及大內討小
二黜親重而以其弟親繩代之二年戊寅親繁又遣使其書
略曰曾祖父以來捧書通使自九州陷兵雖續箕裘之業不
以時致敬寬正元年庚辰 天順四年 又有師能者亦称豊筑守大

膳大夫而遣使其書略曰大友特蒙大國之恩不知幾年去
年十月逝去余爲持直嫡孫續大友家業今辛卯年豊州日
田守護親常遣使來朝其使言親常今大友殿政親之弟也
前大友親重年老傳之其子政親政親乃大內政弘妹壻小
二之復土也政親欲助大內父親重以爲王命不可違遂助
小二又問時來諸使其言皆同是年冬來國王使光以藏主
曰源持直初無子以從弟親繁爲嗣親繁今爲大友殿年六
十一歲長子政親今爲豊前州太守將爲嗣持直既以親繁
爲嗣而後生二子長師能次能堅皆封小地其曰親重者不
知爲何人疑繁重二字於國訓相近故或称重也其曰親繩
者親繁之同母弟封豊後州小地死已十四年矣同時來琉
球使博多人信重曰親繁五子一曰五郎即政親年三十餘

嘗爲嗣二曰親常年二十餘今爲日田守三曰七郎年十八
四僧五幼大友殿於九州兵強小二而下皆敬事之然称太
友者數人豊後州在九州之東地最遠來者稀少未能辨其
眞僞姑記往來之書及諸使之言以待後考
親常大友殿異母弟辛卯年遣使來朝書称日田郡守護修
理大夫大藏親常
國光庚辰年遣使來報我漂流人丁亥年又遣使來賀觀音
現像書称豊後州日田郡太守源朝臣國光
茂實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豊後州守護代官木部山城守
茂實以宗貞國請接待
肥前州　有溫井二所郡十一水田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二
町州有上下松浦海賊所處前朝之季寇我邊者松浦與一

岐對馬島之人率多又有五島 或称五多島 日本人往中國者待
風之地
今按天下文明之世何地處海賊此時衰亂甚故海賊處
松浦
節度使己丑年遣使來朝約歲遣一二船書称九州節度使
源教直或称九州都元帥或称九州總管居肥前州阿也非
知有小城在博多南十五里民居一千餘戶正兵二百五十
餘總治九州之兵對馬島人宗大膳等言初教直助大內及
小二復土懼棄所居潛接肥後州也望加知
千葉殿己卯年遣使來朝居有小城北距博多十五里民居
一千二百餘戶正兵五百餘書称肥前州小城千葉介元胤
約歲遣一船

源義乙酉年遣使來朝書稱呼子一岐守源義約歳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居呼子有麾下兵稱呼子殿

源約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波多島源約受圖書約歳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居波多島人丁不過十餘

源永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鴨打源永受圖書約歳遣一二船小二殿管下居鴨打有麾下兵稱鴨打殿

藤源次郎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九沙島七藤源次郎約歳遣一二船

源祐位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那護野寶泉寺源祐位約歳遣一船檣居寶泉寺

源盛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丹後太守源盛受圖書約歳遣一船小二殿管下有麾下兵

源德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神田能登守源德受圖書約歳遣一二舡

源次郎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佐志源次郎受圖書約歳遣一船小二殿管下能武才有麾下兵稱佐志殿

義永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九沙島主藤原朝臣筑後守義永受圖書約歳遣一二舡

源義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一岐州太守志佐源義約歳遣一二舡小二殿管下能武才有麾下兵稱志佐殿

源滿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三栗野太守源滿約歳遣一舡小二殿管下有麾下兵居三栗野

源吉乙丑年始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下松浦山城太守源吉受圖書約歳遣一船

源勝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稱五島宇久守源勝受圖書約歳遣一二船丁丑年以刷還我漂流人特加一船居宇久島總治五島有麾下兵

少卿弘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田平寓鎭源朝臣少卿弘約歳遣一二船有麾下兵

源義丙子年始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平戸寓鎭肥前太守源義受圖書約歳遣一船少卿弘弟有麾下兵居平戸

藤原頼永丙戌年遣壽藺書記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那久野藤原頼永壽藺受書契禮物傳于國王事見上山城州細川勝氏居那久野

源宗傳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多久豊前守源宗傳以宗貞國請接待居多久有麾下兵

源泰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肥前州上松浦波多下野守源泰以宗貞國請接待居波多有麾下兵

四郎左衛門乙丙年以源滿使來受同參丁亥戊子連年而來不許接待

源貞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前州下松浦大島太守源朝臣貞居大島有麾下兵

源義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稱肥前州下松浦一岐津崎太守源義有麾下兵

貞茂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五島悼大島太守源朝臣貞茂以宗貞國請接待居五島源勝管下微者

源茂丁亥年遣使來賀雨花舍利書称五島玉浦守源朝臣
茂居五島源勝管下微者
源貞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称五島太守源貞居五
島源管下微者
藤原盛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称五島日島太守藤原朝臣盛
以宗貞國請接待居五島源勝管下微者
清男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称肥前州彼杵郡彼杵遠江清原
朝臣清男以宗貞國請接待
源重俊丁亥年遣使來賀舍利分身書称肥前州大村守源
重俊居大村能武才有麾下兵
源信吉戊子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称肥前州風島津太
守源信吉

源豊久辛卯年遣使來朝書称平戸寓鎮肥州太守源豊久
先父義松己丑春逝去又送義松所受圖書而請受新圖書
今乃終送
肥後州　有溫井郡十四水田一萬五千三百九十七町
菊池殿丙子年遣使來朝書称肥筑二州太守藤原朝臣菊
池爲邦約歲遣一二船庚寅年又遣使來受圖書所管兵二
千餘世號菊池殿世主肥後州
源藤爲房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称肥後州藤原爲房歲遣一
船
教信己卯年遣使來朝書称肥後州八代源朝臣教信約歲
遣一船
此重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前此再度救我漂流人書

称肥後州大將軍大橋朝臣政重
武教丁丑年以武磨称名使人來朝以遠處不緊人不接待
丁亥年改名武教來賀觀音現像書称肥後州高瀨郡藤原
武教菊池殿於親爲其管下居高瀨
日向州　郡五水田七千二百三十六町
大隅州　郡八水田六百七十三町
薩摩州　[illegible]郡十三水田四千六百三十町
盛久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称薩摩州日向太守藤原盛久約
歲遣一二船
熙久乙亥年遣使來朝書称薩摩州伊集院寓鎮隅州太守
藤原熙久約歲遣一二船
持久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称薩摩州島津藤原朝臣持久約

歲遣一船忠國族親爲其管下居島津
源忠國丁丑年遣使來朝書称薩摩三州太守島津源忠國
約歲遣一二船丁亥年以觀音現像又遣使書称日隅薩三州
太守島津陸奥源忠國國王族親總治薩摩日向大隅三州
事
藤原忠滿丁亥年遣使來賀觀音現像書称薩摩州占志岐
島代官藤原忠滿
只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薩摩州房泊代官只吉以宗貞
國請接待
久重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薩摩州市來千代太守大藏氏
久重以宗貞國請接待
國久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称市來太守大藏氏國久以宗貞

國請接待忠國從弟爲其管下居郡府
吉國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内種島太守吉國以宗
貞國請接待
持永己丑年遣使來朝書稱薩摩州島津藤原朝臣持永以
宗貞國請接待
對馬島　郡八八戸皆沿海浦而居凡八十二浦南北三日
程東西或一日或半日程四面皆石山土瘠民貧以煮塩捕
魚販賣爲生宗氏世爲島主其先宗慶死子靈鑑嗣靈鑑死
子貞茂嗣貞茂死子貞盛嗣貞盛死子成職嗣成職死而無
嗣丁亥年島人立貞盛母弟盛國之子貞國爲島主郡守而
下土官皆島主差任亦世襲以土田塩戸分屬之爲三番七
日相遞會守島主之家郡守各於其境毎年踏驗損實收税
取三分之一又三分其一餘二于島主自由其一島主牧馬
場四所可二千餘匹馬多曲背所産柑橘木楮耳南北有高
山皆名天神南称子神北称母神俗尚神家々以素饌祭之
山之草木禽獸人無敢犯者罪人走入神堂則亦不敢追捕
島在海東諸島要衝諸酋之往來於我者必經之地皆受島
主文引而後乃來島主而下各遣使船歲有定額
八郡　豊崎郡或称都伊沙只郡郡守宗盛俊宗貞國異母
兄在前宗貞國爲郡守今傳于盛俊盛俊居古于浦浬沙只戊
子年遣使來朝書稱對馬州守護代官平朝臣宗助六盛俊
豆豆郡郡守宗彦次郎盛世　伊乃郡郡守宗盛弘貞茂之
子宗貞盛妹壻乙丑年遣使來朝書稱對馬州宗右衛門尉
盛弘約歲遣四船歲賜米豆并十五石　卦老郡或称仁位
郡郡守宗茂秀癸丑年遣使來朝書称出羽守宗大膳茂秀
無子以其弟茂直子宗彦九郎與秀爲嗣茂秀父賀茂曾黜
島主靈鑑而奪其任靈鑑之子貞茂還奪之然以賀茂族屬
不得絶之以茂秀爲郡代官　要羅郡郡守島主自守　美
女郡郡守島主自守　雙古郡郡守島主自守　尼老郡郡
守宗盛家宗貞盛再從弟爲貞盛女壻甲子年遣使來朝書
称對馬州宗信濃守盛家約歲遣四船壬申年以其請加三
船歲賜米豆并二十石
護軍多羅而羅　一名而羅洒文家次一名而羅洒文家繼
一名平松而羅洒文家繼一名太郎二郎庚辰年受圖書來
則賜米豆并拾石賊首也
八十二浦　時古里浦二十餘戸　尼神都麻里浦百餘戸　皮多
加地浦五十餘戸　安尼老浦二十餘戸　司直源茂崎乙亥年以救我
漂流人功受職　守于時浦五十餘戸　郎加古時浦二十餘戸　頭
未浦十餘戸　蘊要浦百餘戸　緊浦四十餘戸　阿時未浦百餘戸
皮都浦二十餘戸　和因都麻也浦二十餘戸　五時浦二十餘戸　時多
浦三百五十餘戸　沙加浦五百餘戸　護軍六郎洒文己卯年來受圖
書來則賜米豆并十石　司正都羅而老　向化鉄匠于知
沙也文子隨父而來受職下還本島　秦盛幸本係唐人島
主宗成職時掌書契文書丁丑年因島主請受圖書約歲遣
一船書称海西路關所鎮守秦盛幸　職盛故代官宗盛直
之子戊子年遣使來朝己丑年又遣使來朝請繼父遣船以
無島主之書不從書称對馬州平朝臣宗四郎職盛　時羅
浦十餘戸　仇時老浦二十餘戸　所溫老浦百餘戸　溫知老毛浦

（以下原稿缺第四十五）

稱對馬州平朝臣宗彥九郎貞秀受圖書約遣一船上護
軍宗盛吉宗盛家弟癸未年受圖書來則賜米豆并十五石
今身死有子時未遣使　宗茂秀封老郡守　宗茂直宗茂
秀同母弟　阿里浦百餘戸　麻吾里浦二十餘戸　于那豆羅浦
五十餘戸　多浦百餘戸　美女浦六百五十餘戸　仇知只浦三處合百五十餘戸
伊乃浦二處合百餘戸　尼多老浦三百餘戸　是時未浦三十餘戸　仇
波老浦二十餘戸　豆那浦百餘戸　加羅愁浦五十餘戸　沙愁那浦
四百餘戸　國吉戊子年遣使來朝書稱佐須郡代官平朝臣宗
石見守國吉　吾溫浦百餘戸　護軍皮古汝文戊寅年受職
庚辰年受圖書總治三浦恒居倭　司正所溫皮古破知宗
茂次子改名茂實丁亥年因島主請受職　宗茂次庚辰年
救我漂流人來朝丁亥年又來稱對馬州上津郡追浦平朝

臣宗伯耆守茂次　尼時老道伊浦七十餘戸　道于老浦四十餘戸
也音非道浦無人　掛尼老浦十餘戸　可吾沙只浦有神堂今倭稱堂祓杜也
阿吾額羅可知浦百餘戸　可里也徒浦二百餘戸　敏沙只浦
二百餘戸　額知洞浦二百餘戸　中樞平茂續賊首早田之子曾來
侍朝爲中樞今還本島　護軍中尾吾郎平茂續之子中尾
彈正立以爲後戊子年來受職　可時浦一百五十餘戸　護軍井
可文愁戒父賊首井大郎於巳亥年東征有功乙酉年受圖
書歲賜米豆并十石壬午年襲父職　皮老浦四十餘戸　多計
老浦八十餘戸　仇老世浦一百四十餘戸　護軍皮古仇羅海賊首護
軍藤茂家倭訓邉沙也文之子巳酉年受職受圖書來則給
米豆十石　愁毛浦四百餘戸　吾也麻浦三百餘戸　老夫浦二百餘戸
卧伊多浦一百餘戸　古老世浦五十餘戸　介伊侯那浦二百餘戸

護軍時難酒毛而　家以八係之新知難酒毛之子戊子年受職
吾甫羅仇時浦七十餘戸　頭介浦五十餘戸　完多老浦一百餘戸
古茂應只浦二百餘戸　[illegible]浦一百餘戸
一岐島　郷七水田六百二十町六段人家隆里十三海浦
十四東西半日程南北一日程志佐佐志呼子鴨打鹽津留
分治有市三所水田旱田相半土宜五穀收税如對馬
七郷　加愁郷佐志代官主之　唯多只郷志佐代官源武
主之戊子年受圖書約歲遣一二船書稱一岐守護代官眞
弓兵部少輔源武　古仇音夫郷源經主之己丑年受圖書
約歲遣一二船書稱上松浦鹽津留助次郎源經　源重實
丁丑年約歲遣一船書稱上松浦鹽津留松林院主源重實
宗殊己卯年遣使來朝書稱一岐州上松浦鹽津留觀音

寺宗殊約歲遣一船　小于郷呼子代官源實主之約歲遣
一船書稱上松浦呼子一岐州代官牧山帶刀源實庚寅年
源實子正遣使來朝書稱去歲六月父爲官軍先鋒而死于
敵臣繼家業乃依父例館待　無山都郷鴨打代官主之
時日羅郷呼子鴨打分治各有代官　郍可五豆郷呼子鴨
打分治各有代官
十三里　波古沙只一百五十餘戸　信昭于七十餘戸　侯加伊一百三十
餘戸　阿里多五十餘戸　愁米要時七十餘戸　伊除而時一百餘戸　也
那伊多三百餘戸　也麻老夫九十餘戸　牛時加多一百三十餘戸　多底
伊時九十餘戸　毛而羅五十餘戸　侯計八十餘戸　戸應口五十餘戸
十四浦　世渡浦三十餘戸　豆豆只浦二十餘戸　仇只浦二十餘戸
因都溫而浦四十餘戸　阿神多沙只浦　頭音甫浦四十餘戸　火

知乃而浦餘戸　毛都伊浦戸　護軍三甫郎大郎賊首
護軍藤永繼子辛巳年受圖書來則賜米豆并十石　司正
有羅多羅又名可文愁戒源貞乃三甫郎大郎之兄戊寅年
受職　司正豆留保時藤九郎次子庚寅年受職長子也三
甫羅今來侍朝爲司正　訓乃吉時浦四十餘戸　臥多羅浦百餘
戸　無應只也浦一百四十餘戸　仇老沙只浦二十餘戸　于羅于未
浦五十餘戸　風本浦訓間沙毛都于羅
今按讀國王代序天下邑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陵
轢非君命越竟外交君臣大義至此蕩然今盡揪出于此
者春秋祭伯來之意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
也

懲毖錄卷之一

萬曆丙戌間日本國使橘康廣以其國王平秀吉書來始日
本國王源氏立國於洪武初與我修隣好殆二百年其初我
國亦嘗遣使修慶弔禮申叔舟以書狀往來即其一也後叔
舟臨卒成宗問所欲言叔舟對曰願國家毋與日本失和成
廟感其言命副提學李亨元書狀官金訢修睦到對馬島使
臣以風水驚悸得疾上書言狀成廟命致書幣於島主而回
自是不復遣使每其國信使至依禮接待而已至是平秀吉
代源氏爲王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倭國負薪爲生一日國
王出遇於路中異其爲人招補軍伍勇力善鬪積功至大官
因得權竟奪源氏而代之或曰源氏爲他人所弑秀吉又殺
其人而奪國云用兵平定諸島域內六十六州合而爲一遂
有外侵之志乃曰我使每往朝鮮而朝鮮使不至是鄙我也
遂使康廣來求通信書辭甚倨有今天下歸朕一握之語蓋
源氏之亡已十餘年諸島倭歲往來我國而畏其令嚴不泄
故朝廷不知也康廣時年五十餘容貌魁偉鬚髮半白所經
館驛必舍上室擧止倨傲與平時倭使絶異人頗怪之故事
一路郡邑凡遇倭使發境內民夫執槍夾道以示軍威康廣
過仁同睨視執槍者笑曰汝輩槍竿太短矣到尚州牧使宋
應泂享之妓樂成列康廣見應泂衰白使譯官語之曰老夫
數年在干戈中鬚髮盡白使君處聲伎之間百無所憂而猶
爲鬢白何哉蓋諷之也及至禮曹判書押宴酒酣康廣散胡
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無復倫次康廣回所館歎息語譯曰
汝國亡矣紀綱已毀不亡何待及還朝廷但報其書辭以水
路迷昧不許遣使康廣歸報秀吉大怒殺康廣又滅族蓋康
廣與其兄康年自源氏時來朝我國受職名其言頗爲我國
地故爲秀吉所害云日本國使平義智來秀吉既殺橘康廣
又令義智來求信使義智者其國主兵大將平行長女壻也
爲秀吉腹心對馬島太守宗盛長世守馬島服事我國時秀
吉去宗氏使義智代主島務以我國不諳海島爲辭拒通信
詐言義智乃島主子熟海路與之偕行便欲使我無辭以拒
因又窺覘我虛實平調信僧玄蘇等同至義智年少精悍他
倭皆畏之俯伏膝行不敢仰視久留東平館必邀我使與俱
朝議依違而已數年前倭寇全羅道損竹島殺邊將李太源
捕得生口言我國邊氓沙乙背同者叛入倭中導倭爲寇朝
廷憤之至是人或言宜令日本刷還叛民然後議通信以觀
誠否使館客者諷之義智曰此不難即遣平調信歸報其國

不數月悉捕我民之在其國者十餘人來獻上御仁政殿大陳兵威鎖沙乙背同等入庭詰問斬於城外賞義智内廐馬一匹後引見倭使一行賜宴義智玄蘇等皆入殿内以次進酌時余判禮曹亦宴倭使於曹中然通信之議久未决余爲大提學將撰國書啓請速定議勿致生釁明日朝請知事邊協等亦啓宜遣使報答且見彼中動靜而來非失計也於是朝議始定命擇可使者大臣以僉知黄允吉司成金誠一爲上副使典籍許筬爲書狀官庚寅三月遂與義智等同發時義智獻二孔雀及鳥銃槍刀等物命放孔雀於南陽海島下鳥銃於軍器寺我國之有鳥銃始此

今按丙戌萬曆十四年日本天正十四年也秀吉者或云華人流入倭國非也秀吉尾張國阿育郡人父名筑阿弥小民也詳見道喜居士記傳玄稱有集名仙巢稿

辛卯春通信使黄允吉金誠一等回自日本倭人平調信玄蘇偕來初允吉等上年四月二十九日自釜山浦乘船抵對馬島留一月又自馬島水行四十餘里到一岐島歷博多州長門州那古耶至七月二十二日始至國都蓋倭人故迂迴其路且處々留滞故累月乃至其在對馬島平義智請使臣宴山寺中適平秀吉往擊東山道留數月秀吉回又託以修治宮室不即受國書前後留館五月始傳命其國尊其天皇自秀吉以下皆以臣禮處之秀吉在國中不稱王但稱關白或稱博陸侯所謂關白者取霍光凡事皆先關白之語而稱之也其接我使也許乘轎入其宮以笳角前導陞堂行禮秀吉容貌矮陋面色皺黑無異表但微覺目光閃閃射人云設三重席南向地坐戴紗帽穿黑袍諸臣數人列坐引我使就席不設宴具前置一卓中有熟餅一器以瓦甌行酒酒亦濁其禮極簡數巡而罷無拜揖酬酢之節有頃秀吉忽起入内在席者皆不動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兒從内出徘徊堂中視之乃秀吉也坐中俯伏而已已而出臨楹外招我國樂工盛奏衆樂而聽之小兒遺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女倭應聲走出授其兒更他衣皆肆意自得旁若無人使臣辭出其後不得再見與上副使銀四百兩書狀通事以下有差我使將回不時裁答書令先行誠一曰吾爲使臣奉國書來若無報書與委命於草莽同允吉懼見留遽發至界濱待之答書始來而辭意悖慢非我所望也誠一不受改定數次然後行凡所經由諸倭贈遺誠一皆却之允吉還泊釜山馳啓情形以爲必有兵禍既復命上引見而問之允吉對如前誠一曰臣不見其有是因言允吉動搖人心非宜於是議者或主允吉或主誠一余問誠一曰君言與黄使不同萬一有兵將奈何曰吾亦豈能必倭終不動但黄言太重中外驚惑故解之耳

時倭書有率兵超入大明之語

今按辛卯萬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率兵超入大明之語秀吉答書曰朝鮮國王閣下雁書薰讀卷舒再三抑本朝雖爲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亂國綱廢世禮而不聽朝政故予不勝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及異域遠嶋悉歸掌握竊按予事蹟鄙陋小臣也雖然予當于托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八表聞八風四海蒙威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

奇異作敵心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無不[illegible]
下大治撫育百姓憐愍孤獨故民富財足土貢萬倍于古
矣本朝開闢已來朝廷盛事洛陽壯麗莫如今日也夫人
生于世已雖歴長生古來不滿百年焉鬱々久居此乎不
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一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
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于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
驅而入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後進
輩者不可作許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臨軍營則弥
可修隣盟也予無它只顯佳名於三國而已方物如目錄
領納珍重保嗇不宣

余謂當即其由奏聞天朝首相以爲恐皇朝罪我私通倭國
不如諱之余曰以事往來隣邦有國之所不免成化間日本

亦嘗因我求貢中國即據實奏聞天朝降勅回諭前事已然
非獨今日今諱不聞奏於大義不可况賊若實有犯順之謀
從他處奏聞而天朝反疑我國同心隱諱則其罪不止於通
信而已也朝廷多是余議者遂遣金應南等馳奏時福建人
許儀俊陳申等被擄在倭中已密報倭情及琉球國世子尚
寧連遣使報聲息獨我使未至天朝疑我貳於倭論議藉藉
閣老許國曾使我國獨言朝鮮至誠事大不與倭叛姑待之
未久應南等賫奏至許公大喜而朝議始釋然云

朝廷憂倭擇知邊事宰臣巡察下三道以備之金晬爲慶尚
監司李洸爲全羅監司尹先覺爲忠淸監司令備器械修城
池慶尚道築城尤多如永川淸道三嘉大丘星州釜山東萊
晉州安東尚州左右兵營或新築或增修時昇平既久中外

狃安民以勞役爲憚怨聲載路余同年前典籍李魯陝川人
貽書余言築城非計且曰三嘉前阻鼎津倭能飛渡乎何爲
浪築勞民夫以萬里滄溟猶不能禦倭而欲限一衣帶水必
倭之不能渡其亦疎矣而一時人議如此

壬辰四月十三日倭兵犯境陷釜山浦僉使鄭撥死先是倭
平調信玄蘇等與通信使偕來館於東平館備邊司請令黃
允吉金誠一等私以酒饌往慰因從容問其國事鉤察情形
以備策應許之誠一至館玄蘇果密語曰中國久絕日本不
通朝貢平秀吉以此心懷憤恥欲起兵端朝鮮先爲奏聞使
貢路得達則必無事而日本六十六州之民亦免兵革之勞
矣誠一等因以大義責諭之玄蘇又曰昔高麗導元兵擊日
本日本以此報怨於朝鮮勢所宜然其言漸悖自是再不復

問而調信玄蘇自回辛卯夏平義智又到釜山浦爲邊將言
日本欲通大明若朝鮮爲之奏聞則幸甚不然兩國將失和
氣此乃大事故來告邊將以聞時朝議方咎通信且怒其悖
慢不報義智泊船十餘日怏怏而去是後倭人不復至釜山
浦留館倭常有數十餘人稍々入歸一館幾空人怪之是日
倭船自對馬島蔽海而來望之不見其際釜山僉使鄭撥出
獵絕影島狼狽入城倭兵隨至登陸四面雲集不移時城陷
左水使朴泓見賊勢大不敢出兵棄城逃倭分兵陷西平浦
多大浦多大僉使尹興信力戰被殺左兵使李珏聞警自
兵營入東萊及釜山陷珏恇撓失措託言欲在外掎角出城
退陣于蘇山驛府使宋象賢留與同守珏不從十五日倭進
逼東萊象賢登城南門督戰半日而城陷象賢堅坐受刃而

死倭人哀其死守，相與斂之，埋於城外，立標以識之。於是郡縣望風奔潰。密陽府使朴晉自東萊奔還，欲阻鵲院隘路以拒之。賊陷梁山至鵲院，見有守兵，從山後乘高蟻附，散漫而至。守隘者望之皆散。晉馳還密陽，縱火焚軍器倉庫，棄城入山。李珏奔還兵營，先出其妾城中，洶洶，軍一夜四五驚。珏乘曉亦脫身遁去，衆軍大潰。賊分道長驅，連陷諸邑，無一人敢拒者。金海府使徐禮元閉門城守，賊刈城外麥禾，填壕，頃刻與城齊，因踰城。艸溪郡守李某先遁，禮元繼出，城遂陷。巡察使金睟初在晉州，聞變，馳向東萊，至中路，聞賊兵已近，不能前，還走右道，不知所爲，但檄列邑，諭民避賊，由是道內皆空，愈不可爲矣。

今按，辛卯萬曆十九年，日本天文十九年。

賊兵入咸鏡道，兩王子陷賊中，從臣金貴榮、黃廷彧、黃赤及本道監司柳永立、北兵使韓克誠等皆被執，南兵使李渾走至甲山，爲我民所害。南北道郡縣皆沒于賊。有倭學通事咸廷虎者在京城，爲賊將清正所得，同隨清正入北道，賊退後逃還京城，見余言北道事頗詳。清正在賊將中尤勇悍善鬪，與平行長同渡臨津，至黃海道安城驛，謀分搶兩界，各議所向，未決，二賊拈鬮，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道。於是清正擒安城居民，使向導，二人辭以生長此地，不諳北路，清正即斬之，一人懼，請先導，從谷山越老里峴，出於鐵嶺北，日行數百里，勢如風雨。北道兵使韓克誠率六鎭兵，相遇於海汀倉，北兵善騎射，地又平衍，乃左右迭出，且馳且射，賊不能支，退入倉中，時日已暮，軍士欲少休，俟賊出，明日復戰，克誠不聽，揮其軍圍之，賊由倉中穀石列置爲城，以避矢石，從其內多發鳥銃，我軍櫛比而立，重疊如束，中必貫穿，或一丸斃三四人，軍遂潰。克誠收兵退屯嶺上，欲天明更戰，夜賊潛行，環我軍，散伏于草間。朝大霧，我軍猶意賊在山下，忽一聲砲響，從四面大呼突起，皆賊兵也。軍遂驚潰，將士向無賊處奔走，悉陷泥澤中，賊追至芟刈，死者無數。克誠遁入境城，遂被擒。兩王子臨海君頊、順和君玒俱至會寧府。蓋順和君初在江原道，賊兵入江原道，故轉向北道，是時賊窮追王子，會寧吏鞠景仁率其類叛，先縛王子及從臣以迎賊，賊將清正解其縛，留置中，還屯咸興。獨漆溪君尹卓然路中稱病，從他路深入別害堡。同知李墍不從王子，留江原道，皆免執。柳永立拘賊中數日，賊以爲文官，防禁少懈，永立乘間脫走，還行在。

異稱日本傳卷下四

今按，行長、清正拈鬮事與清正記合。會寧吏鞠景仁縛兩王子，迎清正，與清正撿詞異。撿詞說見前。

命左相尹斗壽率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李元翼等守平壤，數日前城中人聞車駕欲出避，各自逃散，閭里幾空。上命世子出大同館門，集城中父老，諭以堅守之意。父老進前曰，但聞東宮之令，民心不信，必得聖上親諭乃可。明日上不得已御館門，令承旨曉諭如昨，父老數十人拜伏痛哭，承命而退，遂各分出招呼，悉追老弱男婦子弟之竄伏山谷者入城，城中皆滿。及賊見形於大同江邊，宰臣盧稷等奉廟社位版，並護宮人先出，於是城中吏民作亂，挺刃橫路，縱擊之，墜廟社主，路中指從行宰臣大罵曰，汝等平日偸食國祿，今乃誤國欺民乃爾耶。余自練光亭赴行宮，路上見婦女幼稚皆怒髮

上指相與號呼曰既欲棄城何故紿我輩入城獨使[illegible]於賊手邪至宮門乱民塞衙皆袒臂持兵杖遇人輒撃紛紛雜沓不可禁諸宰在門內朝堂者皆失色起立於庭中余恐乱民入宮門出立門外階上見其中有年長多鬚者以手招之其人卽至乃土官也余諭之曰汝輩欲盡力守城不顧車駕出城爲國之忠則至矣但因此作乱至於驚擾宮門事甚可駭且朝廷方啓請堅守上已許之汝輩何事乃爾觀汝貌様乃有識人須以此意曉諭衆人而退不爾則汝輩將陷重罪不可赦也其人卽棄杖斂手曰小民聞欲棄城不勝憤氣妄動如此今聞此言小人雖迷劣胸中卽豁然矣遂揮其衆而散盡前此朝臣聞賊兵將近皆請出避兩司弘文館連日伏閤力請寅城府院君鄭澈尤主避出之議余曰今日事勢與前在京城時有異京城則軍民崩潰雖欲守之末由也此城前阻江水而民心頗固且從此原地方君堅守數日天兵必來救猶可藉以却賊不然從此至義州更無可據之地勢必至於亡國左相尹斗壽同余議余又謂鄭澈曰平時每意公慷慨不避難易不圖今日之議如此也尹相詠文山詩曰我欲借劒斬佞臣寅城大怒奮袂而起平壤人亦聞余爲守議故是日聞余言頗順從而退

時賊至大同江已三日矣余輩在練光亭望見賊遣有一倭以木片附小紙揷江沙上令火砲匠金生麗棹小舟往取之不帶器械與生麗握手拊背極致狎附書以送書至尹相欲不開余曰開見何妨開視則書面云上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閤下蓋與李德馨書而平調信玄蘇所裁也大槩欲見遇聚請講解德馨以扁舟會平調信玄蘇于江中相勞如[illegible]日玄蘇言日本欲借道朝貢中原而朝鮮不許故事至此今亦但一條路使日本達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且令退兵然後請講解調信等語頗不遜遂各罷去夕賊數千結陣於江東岸上

是時[illegible]義州天將參將戴朝弁游擊將軍史儒各領一枝兵向平壤至林畔驛聞平壤已陷亦還駐義州天朝賜犒軍銀二萬兩遣宦官領到義州先是遼東聞我國有賊變卽奏聞而朝議多以同告或疑我爲賊向導獨兵部尚書石星鋭意救援時我使申點在玉河館尚書呼至庭出遼東報參文書以示之點因哭請與一行朝夕大臨先請援兵尚書奏發二枝兵往衛國王及請賜銀點回至通州而告急使鄭崐壽繼至尚書引入火房親問事状或至流涕云至是連遣使至遼東告急請援且乞內附蓋賊已陷平壤則勢如建瓴意謂朝夕當至竊緣江事之危急如此故至欲內附而賊既入平壤斂跡城中延至數月雖順安永柔去平壤咫尺而猶不來犯以此人心稍定收拾餘燼導迎天兵終致恢復之功此實天也非人力之所至也

七月遼東副摠兵祖承訓率兵五千來援十九日祖總兵軍攻平壤不利而退史儒戰死先是祖承訓至義州史儒以其兵爲先鋒祖乃遼左勇將累與北虜戰有功是行謂倭必[illegible]至嘉山問我人曰平壤賊無乃已走耶曰不退承訓舉酒仰天祝之曰賊猶在必天使我成大功也是月自順安三更率軍進攻平壤適大雨城上無賊守兵天兵從七星門入

城陷路狹多本巷馬足不可展賊依險阨乱發鳥銃史遊擊中丸卽斃副將多死祖遂退軍賊不急追後[illegible]不能自援者悉爲賊所害承訓引餘兵還過順安肅川夜中至安州城外立馬呼譯官朴義儉曰吾軍今日多殺賊不幸史遊擊傷死天時又不利大雨泥濘不能殲賊當添兵更進耳語汝宰相毋動浮橋亦不可撤言畢馳渡兩江駐軍於控江亭盖承訓戰敗膽怯恐賊追躡欲前阻二江故疾急如此余使宰從事往慰且載送粮餼承訓留控江亭二日連日夜大雨諸軍露處野中衣甲盡濕皆怨承訓已而退還遼東余恐人心動搖啓請仍留安州以待後軍之至

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與慶尚右水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等大破賊兵于巨濟洋中初賊既登陸均見賊勢大不敢出擊悉沈其戰舡百餘艘及火砲軍器於海中獨與手下裨將李英男李雲龍等乘四船奔至昆陽海口欲下陸避賊於是水軍萬餘人皆潰英男諫曰公受命爲水軍節度今棄軍下陸後日朝廷按罪何以自解不如請兵於全羅道與賊一戰不勝然後逃未晩也均然之使英男往舜臣請援舜臣辭以各有分界非朝廷之令豈宜擅自越境均又使英男往請凡往返至五六不已每英男來均坐船頭望見痛哭既而舜臣率板屋船四十艘並約億祺[illegible]與均合兵進與賊船遇於見乃梁舜臣曰此地海狹水淺難於回旋不如佯退誘賊至海闊處相戰也均乘憤欲直前搏戰舜臣曰公不知兵如此必敗遂以旗揮其船退賊大喜爭乘之既出隘口舜臣鳴鼓一聲諸船一齊回棹擺列於海中正與賊舡撞者相距數十步先是舜臣創造龜船以板鋪其上其形穹隆如龜戰士櫂夫皆在其內左右前後多載火砲縱橫出入如梭遇賊船連以大砲碎之諸船一時合攻烟焔漲天焚賊船無數有賊將在樓船高數丈上施樓櫓以紅段彩氊圍其外亦爲大砲所破賊悉赴水死其後賊連戰皆敗遂遁入釜山巨濟不復出一日方督戰流丸中舜臣左肩血流至踵舜臣不言戰罷始以刀割肉出丸深入數寸觀者色墨而舜臣談笑自若捷聞朝廷大喜上欲加舜臣以一品言者以爲大濫陞正憲億祺均陞嘉善先是賊將平行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師十餘萬又從西海來未知大王龍御自此何之盖賊本欲水陸合勢西下賴此一戰遂斷賊一臂行長雖得平壤而勢孤不敢更進國家得保全羅忠清以及黃海平安沿海一帶

調度軍食傳通號令以濟中興而遼東金復海盖與天津等地不被震驚使天兵從陸路來援以到却賊者皆此一戰之功嗚呼豈非天哉舜臣因率三道水師留屯于閑山島以遏賊西犯之路

九月天朝遊擊將軍沈惟敬來祖承訓既敗賊愈驕投書我軍有羣羊攻一虎之語羊喩天兵虎以自託聲言朝夕將西下義州人皆荷擔而立惟敬本浙民石尚書以爲素諳倭情假遊擊將軍號出送既至順安馳書倭將以聖旨責問朝鮮有何虧負於日本日本如何擅興師旅時倭變猝發且殺毒甚人人恇怯莫敢有窺其營者惟敬以黃袱裹書使家丁一人背負騎馬直馳出普通門而入倭將行長見其書卽回報求面見議事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止者惟敬笑曰彼

焉能害我也從三四家丁赴之行長平義智玄蘇等盛陳兵威出會于城北十里外降福出下我軍登大興山頭望見倭軍甚多劍戟如雪惟敬下馬入倭陣中拜倭四面圍繞疑被拘執日暮惟敬還倭衆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遣書候問且曰大人在白刃中顏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也惟敬答之曰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單騎入回紇萬軍中曾不畏懾吾何畏爾也因與倭約曰吾歸報聖皇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爲期倭衆毋得出平壤西北十里外搶掠朝鮮人毋入十里内與倭鬪乃於地界立木爲禁標而去我國人皆莫測

京畿監司沈岱爲賊所襲死於朔寧岱爲人慷慨自變後常憤々奉使出入不避夷險是年秋代權徵爲京畿監司

江原道助防將元豪擊賊于龜尾浦殲之又戰于春川兵敗而死時賊大陣在忠州及原州連營達于京都其在忠州者取路竹山陽智龍仁往來其在原州者欲從砥平揚根揚州廣州抵京元豪擊賊于驪州龜州龜尾浦利川府使邊應星又舩載射手乘霧邀賊於驪州之馬灘殺賊頗多由是原州賊路遂斷悉由忠州之路而利川驪州揚根砥平等邑之民見遺於賊鋒者人以爲豪之功也巡察使柳永吉又催豪擊春川賊豪既勝頗有輕敵之意賊知豪將至設伏以待豪不知而進伏發遂爲所殺於是江原一道無禦賊者

訓鍊副奉事權應銖鄭大任等以鄉兵擊永川賊破之遂復永川應銖永川人有膽勇與大任率鄉兵千餘人圍賊于永川軍士畏賊不進應銖斬數人士卒爭奮踰城而入與賊巷擊賊不勝奔入倉中或上明遠樓我軍以火攻之悉燒死臭聞數里餘賊數十遁歸慶州自是新寧義興義城安東等處賊皆聚一路而左道郡邑得保永川一戰之功也

左兵使朴晉收復慶州晉初自密陽奔入山中朝廷以前兵使李珏棄城逃走即其所在誅之以晉代爲兵使時賊兵充滿行朝聲聞不通南方已久人心搖動不知所出及聞晉爲兵使於是散民稍集而守令往往從山谷中復出莅事始知有朝廷矣及權應銖復永川晉率左道兵萬餘進薄慶州城下賊潜出北門掩軍後晉奔還安康夜又使人潜伏城下發飛擊震天雷入城中墮於客舍庭中賊不曉其制爭聚觀之相與推轉而諦視之俄而炮自中而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中仆卽斃者三十餘人未中者亦顚仆良久而起莫不驚懾不測其制皆以爲神明日遂擧衆棄城遁歸西生浦晉遂入慶州得餘穀萬餘石事聞陞晉嘉善應銖通政大任醴泉郡守震天雷飛擊古無其制有軍器寺火砲匠李長孫者創出取震天雷以大碗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火自内發敵最畏此物

又卷之二

擒賊諜金順良余自安州遣軍官成男持傳令密約進取事于水軍將金億秋時十二月初二日也戒日六日内回繳過期不繳追成男詰之成男云已使江西曳人金順良還納又捕順良來問傳令安在其人故作迷罔狀言辭流遁成男曰此人持傳令出數日還軍中牽一牛來與同伴屠食人問牛何來順良答曰吾牛而寄養族人家故還取耳今聞其言蹤跡可疑余始令拷掠而嚴鞫之乃吐實曰小人爲賊間其日

受傳令及秘咨公文直入平壤示賊々將置傳令案上公文則見即拙裂賞一牛同爲間者徐漢龍賞紬五匹約更探外事期十五日來報故聽出矣余問爲間者獨汝乎更有幾人對曰凡四十餘輩每散出順安江西諸陣以至肅川安州義州無不貫穿行走隨事輒報余大駭即狀啓又掇名急通諸陣捕之或得或逸斬順良於城外不久天兵至而賊不知蓋其類駭散故耳茲亦事機之偶然者莫非天也

十二月天朝大發兵以兵部右傳郎宋應昌爲經略兵部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爲贊畫軍務駐遼東提督李如松爲大將率三營將李如栢張世爵楊元及南將駱尚志吳惟忠王必迪等渡江兵數四萬餘先是沈惟敬既去倭果歛兵不動既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倭疑之聲言歳時將飲馬鴨緑

江自賊中逃回者皆言賊大修攻城之具人以益懼十二月初惟敬又至再入城中留數日更相約誓而去所言不聞至是兵至安州下營於城南旌器械整肅如神

提督使副總兵查大受先往順安紿倭奴曰天朝已許和沈遊擊且至倭喜玄蘇獻詩曰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時癸巳春正月初吉也使其小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出迎沈遊擊于順安查總兵誘與飲酒伏起縱擊之擒平好官斬馘從倭殆盡三人逸馳去賊中始知兵至大擾時大軍已到肅州日暮方下營聞報至提督彎弓鳴弦即以數騎赴順安諸營陸續進發翌日朝進圍平壤攻普通門七星門賊登城上列竪紅白旗拒戰天兵以大砲火箭攻之砲聲震地數十里山岳皆動火箭布空如織烟氣蔽天箭入城中處々火起林木皆焚駱尚志吳惟忠等率親兵蟻附登城前者墜後者升莫有退者賊刀槊下垂城堞如蝟毛天兵戰益力賊不能支退入內城斬馘焚燒死者甚衆天兵入城攻內城賊於城上爲土壁多穿孔穴望之如蜂窠從穴中鉛丸亂發天兵多傷提督慮窮寇致死收軍城外以開走路其夜賊乘氷過江遁去先是余在安州聞大兵將出咨報黃海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邀其歸路截之而兩軍沿途設伏候賊過躡其後賊飢困遁走無心戀戰可盡就縛時言即至敬老辭以他事余又遣軍官姜德寬督之敬老不得已亦來中和賊退前一日因黃海道巡察使柳永慶關還走載寧時永慶在海州欲自衛而敬老憚與賊戰遂去賊將平行長平義智玄蘇平調信等率餘衆

連夜遁還氣乏足繭跛躃而行或匍匐田間指口乞食我國無一人出擊天兵又不追之獨李時言尾其後不敢逼但斬飢病落後者六十餘級是時倭將之在都城者平秀嘉乃關白姪或言壻也年幼不能主事軍務制在行長而清正在咸鏡道未還若行長義智玄蘇等就擒則京城之賊自潰京城潰則清正歸路斷絶軍心洶懼必沿海遁走不能自拔漢江以南賊屯次第瓦解天兵鳴鼓徐行直至釜山痛飲而已俄頃之間海岱肅清安有數年之紛々哉一夫不如意事關天下良可痛惜余狀啓請斬金敬老蓋余爲平安道體察使敬老非管下故先請之朝廷遣宣傳官李純一持標信至開城府欲誅之先告于提督提督曰其罪應死然賊未滅一武士可惜姑令白衣從軍使之立功贖罪可也爲咨文授純一而

送。

適李鎰巡邊使、更以李蘋代之。平壤之戰、天兵從普通門而入。李鎰及金應瑞等從含毬門而入。及收兵皆退屯城外、夜賊遁去。明朝始覺之。李提督咎我軍不警守使賊遁去、而不知於是天將之曾往來順安與李蘋相熟者爭言鎰非將才、獨李蘋可。提督移咨言狀、朝廷使左相尹斗壽至平壤、問鎰罪、欲行軍法、良久疑釋之、更以蘋代鎰、選兵三千騎、從提督而南。

今按癸巳萬曆二十一年、我文祿二年。

李提督進兵坡州、與賊戰於碧蹄南、不利、還屯開城。初平壤既復、大同以南沿途賊屯皆遁去、提督欲追賊、謂余曰、大軍方前進、而聞前路無糧草。議政既為大臣、當念國事、不可憚勞、宜急行準備軍粮、勿致悞誤。余辭出時、天兵先鋒已過大同江而南、簑檜塞路、不可行。余委曲疾行、出軍前、夜入中和。至黃州、已三鼓矣。時賊兵新退、一路荒虛、人民未集、計無所出、急移文于黃海監司柳永慶、使之催運、又移文平安監司李元翼、調發金應瑞等所率軍人之不堪戰陣者、自平壤負戴追隨、送至黃州。又令舡運平安道三縣之穀、從青龍浦踰運於黃海道。事非預辨、臨時猝急、而大軍隨至、恐乏軍興、為之勞心焦思。永慶頗有儲峙、畏賊散置山谷間、督民輸至沿途、不至闕乏。既而大軍入開城府。正月二十四日、賊疑我民為之內應、且忿平壤之敗、盡殺京城中民庶、焚燒公私閭舍殆盡、而西路州屯之賊皆會京城、謀拒王師。余連請提督速進。提督遲徊者累日、進至坡州。翌日副總兵查大受與我將高彥伯領兵數百、先行偵探、與賊相遇於碧蹄驛南礪石嶺、斬獲百餘級。提督聞之、留大軍、獨與家丁騎馬者千餘馳赴之。過惠陰嶺、馬蹶墮地、其下共扶起之。時賊匿大衆於礪石嶺後、只數百人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其兵為兩翼而前。賊亦自嶺而下、漸相逼、後賊從山後遽上山、陣幾萬餘。天兵望之心懼。而已接刃、不可解。時提督所領皆北騎、無火器、只持短劍鈍劣。賊用步兵、刃皆三四尺、精利無比。與之突鬪、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提督見勢危、急徵後軍、未至而先軍已敗、死傷甚多。賊亦不收兵、不急追。日暮提督還坡州。雖隱其敗、而神氣沮甚、夜以家丁親信者戰死、痛哭。明日欲退軍東坡。余與右議政俞泓、都元帥金命元、元帥李蘋等至帳下。提督出立帳外、諸將左右立。余力爭曰、勝負兵家常事。當觀勢更進、奈何輕動。提督曰、吾軍昨日多殺賊、無不利事。但此地經雨泥濘、不便駐軍。所以欲還東坡、休兵進取耳。余及諸人爭之固。提督出示已奏本草、其中有曰、賊兵在都城者二十餘萬、衆寡不敵。末又言臣病甚、請以他人代其任。余駭而以手指點曰、賊兵甚少、何得有二十萬。提督曰、我豈能知之、乃汝國人所言也。蓋託辭也。諸將中張世爵尤勸提督退兵。以余等固爭不退、以足蹴巡邊使李蘋、叱退。聲色俱厲。是時大雨連日、且賊燒道邊諸山、皆兀兀無蒿草、重以馬疫、數日間倒殞者殆將萬匹。

提督還平壤。時賊將清正尚在咸鏡道、有人傳言清正將自咸興踰陽德孟山、襲平壤。時提督有北還意、未得其機、因此聲言平壤乃根本、若不守、大軍無歸路、不可不救。遂回軍還平壤、留王必迪守開城、謂接伴使李德馨曰、朝鮮之軍勢孤

無援宜悉還江北是時全羅巡察使權慄在高陽幸州巡邊使李薲在坡州高彥伯李時言等在蠏踰嶺元帥金命元在臨津南余在東坡提督恐爲賊所乘故云然余使從事官辛慶晉馳見提督陳不可退軍者五先王墳墓皆在畿甸淪於賊藪神人望切不忍棄去一也京畿以南遺民日望王師忽聞退去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尺寸不可容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欲倚伏天兵共圖進取一聞撤退之令必皆怨憤離散四也一退而賊乘其後則雖臨津以北亦不可保五也提督默然而去

全羅道巡察使權慄敗賊于幸州移軍坡州先是慄以光州牧使代李洸爲巡察使率兵勤王懲李洸等野戰而敗至水原據禿城山城賊不敢攻乃聞天兵將入京城渡江陣于幸

州山城至是賊從京城大出攻之軍中洶懼欲散而江水在後無走路不得已還入城力戰矢雨下賊分爲三陣迭進皆敗會日暮賊還入京城

請發軍糧餘粟賑救飢民許之時賊據京城已二年餘燔采被千里蕭然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城中餘民聞余在東坡扶携擔負而至者不計其數查總兵於馬山路中見小兒匍匐飲死母乳哀而收之育於軍中謂余曰倭賊未退而人民如此將奈何乃嘆息曰天愁地慘矣余聞之不覺流涕時大兵將再至糧船之自南方來者皆列泊江岸不敢他用適全羅道召募官安敏學募得皮穀千石船運而至余喜甚即狀啓請以此賑救飢民以前郡守南宮悌爲監賑官取松葉爲屑每松屑十分合米屑一合投水以飲之人多穀少所活

無幾唐將亦哀之自分所食軍糧三十石賑給百不能及一又日夜大雨飢民在余左右哀吟呻楚不可忍聞朝起視之狼藉而死者甚多慶尚右道監司金誠一亦遣前典籍李魯告急于余曰欲糴全羅左道之穀賑濟飢民且爲春耕種子而全羅都事崔鐵堅不肯賑貸時知事金瓚爲体察副使在湖西余即移文于瓚令馳下全羅自發南原等倉移一萬石于嶺南以救之大抵自京都至南邊賊兵橫貫時方四月人民皆登山入谷無一種麥之處使賊更數月不退則生類盡矣

沈遊擊惟敬再入京城誘賊退兵四月初七日提督率兵自平壤還開城府先是金千鎰陣中有李藎忠者自請入京探倭賊情得見二王子及長溪君黃廷彧等還言賊有講和意

既而賊投書於龍山舟師乞和云云

四月二十日京城復天兵入城李提督館於小公主宅後稱南別宮前一日賊已出城矣余隨入城見城中遺民百不一存其存者皆飢羸疲困面色如鬼時日氣烘熱人死及馬死者處處暴露臭穢滿城行者掩鼻方過公私廬舍一空獨自崇禮門以東循南山下一帶賊所止舍處稍存宗廟三闕及鐘樓各司館學在大街以北者蕩然惟餘灰燼而已小公主宅亦倭將秀嘉所止故見遺

五月李提督追賊至聞慶而回宋侍郎始發牌文於提督使之追賊時賊去已數十日侍郎恐人議己縱賊不追故作如此舉止以示之其實畏賊不敢進而回賊在途緩々而去或留或行我軍之在沿途者皆左右屛迹無敢出擊者賊退分

屯於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塹爲久留計不肯渡海天朝又使泗川總兵劉綎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募兵五千繼出屯星州八莒南將吳惟忠屯善山鳳溪李寧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迪屯慶州環四面而相持不進粮餉取之兩湖踰越險阻散給諸陣民力爲困提督又使沈惟敬往諭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入那古邪見關白六月賊始還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黃廷彧黃赫等遣沈惟敬歸報而一面進圍晉州聲言報前年戰敗之怨蓋賊於壬辰圍晉州牧使金時敏禦之不克而退故云然也八日而城陷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倡義使金千鎰本道兵使崔慶會忠淸兵使黃進義兵復讎將高從厚等皆死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雞犬不遺賊皆夷城塡壕堙井刊木以快前憤時六月二十八日也初朝廷聞賊南下連下旨督諸將追賊都元帥金命元巡察使權慄以下官義兵皆聚於宜寧慄懲於幸州之捷欲渡岐江前進郭再佑高彥伯曰賊勢方盛我軍多烏合堪戰者少前頭又無粮餉不可輕進他人依違而已李薲從事成好善駁不曉事奮脅責諸將逗留與權慄議合遂過江進至咸安城空無所得諸軍乏食摘靑柿實以食無復鬪心矣明日諜報賊從金海大至衆或言當守咸安或言退守鼎津紛紜不決而已聞賊砲響人人洶懼爭出城墮吊斃死者甚多還渡鼎津望見賊兵從水陸來蔽野塞川諸將各自散去權慄金命元李薲崔遠等先向全羅道惟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入晉州賊躡至圍之牧使徐禮元判官

成守璟日唐將支待差使員久在尚州聞賊向本州狼狽而還纔二日矣州城本四面據險壬辰移東而下就平地至是賊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刈城外竹林作大束環列自蔽以防矢石從其內發鳥銃如雨城中人不敢出頭又千鎰所率皆京城市井召募之徒千鎰又不知兵事而自用太甚且素惡徐禮元主客相猜貳號令乖違是以甚敗惟黃進守東城敢戰數日爲飛丸所中死軍人奪氣而外援不至適天雨城壞賊蟻附而入城內人方束荊投石極力禦之賊幾却千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賊在山上望見軍潰一擁而登諸軍大亂千鎰在矗石樓與崔慶會攜手痛哭赴江死軍民得脫者數人而已自有倭變以來人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朝廷以千鎰死義贈以崇秩議政府右賛成又以權慄敢戰不畏賊代命元爲元帥劉總兵綎聞晉陷自八莒馳至陜川吳惟忠自鳳溪至艸溪以護右道賊亦既破晉州還釜山聲言待天朝許和乃渡海云十月車駕還都十二月天使行人司行人司憲來先是沈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關白降表而歸天朝疑降表非出於關白行長等詐爲之又惟敬纔至而晉州見陷納款之意不誠留小西飛於遼東久不報提督及諸將皆還去惟劉綎吳惟忠王必迪等萬餘兵駐劄八莒而中外飢甚且困於饋運老弱轉溝壑壯者爲盜賊重以癘疫死亡殆盡至父子夫婦相食暴骨如莽未幾劉綎自八莒移南原八月南原還都城留十餘日遂廻西去而賊猶在海上人心益恐於是經略宋應昌被劾去新經略顧養謙代至遼東遣參將胡澤以劄付來諭我羣臣其略曰倭奴無端侵犯勞如

破竹據王京開城三都會有爾亡地人民十八九虜爾王子陪臣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破平壤再進而得開城倭奴竟遁王京送還王子陪臣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少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皇上罔極之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可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天朝正宜許之封貢容之爲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爾解禁息兵所以爲爾國久遠計也今爾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又絕封貢於倭奴倭奴必發怒於爾國而爾國必亡矣可不早自爲許耶昔句踐之困於會稽也豈不欲食夫差之肉乎而姑忍耻含詬以有待也身且爲臣也妻且爲妾也況爲倭奴請爲臣妾於中國以自寬而徐爲之圖是愈於句踐君臣之謀也此而不能忍是悻々小丈夫之見耳非復讎雪恥之英雄也爾爲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感中國而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遂苦心焦思臥薪嘗膽以修句踐之業天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日也其言纏々千百大意如此胡澤在節三月餘朝議不決聖意愈難之臣時以病在告啓曰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近日事情奏聞以聽中朝處置屢啓乃允於是陳奏使許頊去時顧經略又以人言罷去新經略孫鑛來代兵部奏請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二一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如約不可小西飛指天爲誓請遵約束遂令沈惟敬更帶小西飛入倭營宣諭又差李崇誠楊方亨爲上副使往封平秀吉日本國王而使崇誠等留我都城候倭盡撤方行乙未四月崇誠等至漢城連遣使促倭渡海頒冊望於是倭先撤熊川數陣及巨濟場門蘇津浦等諸屯以示信且曰恐如平壤見欺願天使速入倭營當悉如約八月楊方亨因兵部劄付先到釜山而倭遷延不即盡撤更請上使人多疑之兵部尚書石星信沈惟敬言意倭無異情又急於退兵屢促崇誠前去雖朝議多異而星奮然以身當之九月崇誠繼至釜山平行長不即來見又言將往復關白定奪然後迎天使行長入日本丙申正月始廻猶不明言撤兵事沈惟敬留二使入獨與行長先行渡海託言將講定迎使禮節人莫能測惟敬錦衣登舟旗上大書調戢兩國四字立船頭而去既去久無回報李崇誠乃開國功臣文忠之後以功襲爵紈袴子弟性頗恇懦或言於崇誠曰倭酋實無受封意將誘致崇誠等拘囚而困辱之崇誠懼甚夜半以微服出營盡棄僕從輜重印節而逃翌朝倭始覺分道追之至梁山石橋不得而回楊方亨獨留倭營撫戢群倭且移文我國令勿驚動崇誠不敢由大路竄入山谷中數日不食從慶州來西兵既而沈惟敬行長始廻又撤西生浦竹島等屯其未撤者只釜山四屯乃挾楊副使過海沈惟敬又要我使同行遣其姪沈懋時催發朝廷不肯懋時必欲與俱不得已以武臣李逢春等稱跟隨陪臣以應之或謂武人往彼中多失誤宜使文官識事理者往時黃愼以沈接伴使在倭營就令愼隨行八使楊方亨沈惟敬因自日本先時方亨等至日本關白盛飾館宇欲迎接會一夜地大震推倒殆盡遂迎候於他舍與兩使一再會初若受封者然忽大怒曰我放還朝鮮王子朝鮮當使王子來謝而

使臣秩毋是誤我也黄愼等不得傳命並促楊方亨沈惟敬等同回亦無謝恩天朝之禮賊將平行長回釜山浦清正復率兵繼屯西生浦聲言要王子來謝始鮮兵益開臣所求甚大不止封貢中朝但許封不許貢沈惟敬與平行長相熟欲臨事彌縫苟且成事而不以實情聞諸天朝與我國事竟不諧本國即遣使馳奏其事於是石星沈惟敬皆得罪而天兵再出矣

今按乙未萬曆二十三年日本文祿四年丙申萬曆二十四年日本慶長元年會一夜地大震此年閏七月十二日地震伏見城摧倒詳見清正記

逮水軍統制使李舜臣下獄初元均德舜臣來救相得甚懽既而以功漸不相能均性險詖且多連結於中外構誣舜臣不遺餘力每言舜臣初不欲來因我國請乃至勝敵我爲首功時朝議分岐各有所主薦先是賊將平行長使卒倭要時羅往來慶尚右兵使金應瑞陣致殷懃方清正欲再出也時羅密言於應瑞曰我將行長言今此和事不成由於清正吾甚疾之某日清正當渡海朝鮮善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敗殺愼毋失也應瑞上其事朝議信之海平君尹根壽尤踴躍以爲機會難失屢啓之連催舜臣前進舜臣疑賊有詐逡巡者累日至是要時羅又至曰清正今已下陸朝鮮何不要截仍致恨惜之意事聞廷議皆咎舜臣臺諫請拿鞫慶尚道玄風人前縣監朴惺者亦負望時論上疏極言舜臣可斬遂遣義禁府都事拿來元均代爲統制使上猶疑所聞不盡實特遣成均司成南以信下閑山廉察以信既入全羅道軍民遮道訟舜臣冤者不可勝數以信不以實聞乃曰清正留海七日我軍若往可縛來而舜臣逗遛失機舜臣至獄命大臣議罪判中樞府事鄭琢言舜臣名將不可殺軍機利害難可遙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寬恕以責後效拷問一次減死削職充軍舜臣老母在牙山聞舜臣下獄憂悸而死舜臣出獄過牙山成服即往權慄帳下從軍人聞而悲之天朝以兵部尚書邢玠爲總督軍門遼東布政司楊鎬爲經理朝鮮軍務麻貴爲大將楊元劉綎董一元等相繼而出丁酉五月楊元領三千兵先至留京城數日下全羅道駐守南原蓋南原據湖嶺之衝城頗堅完往時駱尚志又增築可守故也城外有蛟龍山城衆議欲守山城楊元以爲本城可守增埤浚濠濠內又設羊馬墻晝夜董役月餘粗完

今按丁酉萬曆二十五年日本慶長二年

八月初七日閑山舟師潰統制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死慶尚右水使裴楔走免初元均既至閑山盡變舜臣約束凡褊裨士卒稍爲舜臣所任使者皆斥去以李英男詳知己前日奔敗狀尤惡之軍心怨憤舜臣在閑山時作堂名曰運籌日夜處其中與諸將共論兵事雖下卒欲言軍事者許來告以通軍情每將戰悉招編裨問計謀定而後戰故無敗事均挈愛妾居其堂以重籬隔內外諸將罕見其面又嗜酒日事酗怒刑罰無度軍中竊語曰若遇賊惟有走耳諸將私相譏笑亦不復稟畏故號令不行時賊將再入寇平行長又遣要時羅紿金應瑞曰倭船某日當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都元帥權慄尤信其說且以李舜臣逗遛已得罪日促元均

進兵均亦以已前常言舜臣見賊不進以此陷舜臣而已得代其任至是雖知其勢難而亦無以爲辭只得盡率舟師進前倭營之在岸上者俯視船行互相傳報均至漆川島風作浪起日已昏船無止泊處望見倭船出沒海中均督諸軍進戰舟中人自閑山終日搖櫓不得休息又困飢渇疲不能運船諸船縱横進退作前作却倭欲疲之與我船相近輒偸佯引避而去不與交鋒夜深風盛我船四散分漂不知去向均艱收餘船還至加德島軍士渴甚爭下船取水倭兵從島中突出掩之失將士四百餘人均又引退至巨濟漆川島權慄在固城以均無所得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還到軍中益忿懣飲酒而臥諸將欲見均言事不得夜半倭船來襲之軍大潰均走至海邊棄舟登岸欲走而体肥鈍坐松樹下左右

皆散或言爲賊所害或言走免終不得其實李億祺從船上投水死楔先是屢諫均必敗是日又言漆川島淺窄不利行船宜移陣他處均皆不聽楔私約一所領船戒嚴待變見賊來犯奪港先走故其軍獨全楔還至閑山島縱火焚廬舍糧穀軍器逐餘民之留在島中者使避賊而去閑山既敗賊乘勝西向南海順天次第陷沒賊船至豆恥津下陸進圍南原兩湖大震蓋賊自壬辰入我境惟見敗於舟師平秀吉憤之責行長必取舟師行長佯輸款於金應瑞使李舜臣得罪又誘元均出海中盡得其虛實因行掩襲其計至巧而我悉墮其計中哀哉倭兵陷黄石山城安陰縣監郭趍前咸陽郡守趙宗道死之初体察使李元翼元帥權慄議修道內山城禦賊築公山金烏龍紀富山等城而公山金烏用民力尤多悉收

府郡器械糧餉實其中督守令盡率老弱男婦入守遠近騷然及賊再動清正自西生浦西向全羅與行長水路兵皆攻南原元帥以下皆望風引去傳令各處山城入守者各散去避兵惟義兵將郭再佑入昌寧火王山城期死守賊到山下仰見形勢斗絕而城內人靜帖不動不攻而去安陰縣郭趍入黄石山城前金海府使白士霖亦入城中士霖武人衆心倚以爲重賊兵攻城一日士霖先遁諸軍皆潰賊入城趍與子履祥履厚皆死趍女嫁柳文虎文虎爲倭所擄郭氏已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而不死爲有夫在耳今夫又執吾何生爲自經死趙宗道嘗曰吾輩從大夫之後不可與俳竄之徒同死草間死則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中作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趍同被害復起李

舜臣爲三道水軍統制使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上引見備邊諸臣問之羣臣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啓曰此元均之罪惟當起李舜臣爲統制使耳從之時權慄聞元均敗已使李舜臣往收餘兵賊方衝斥舜臣與軍官一人自慶尚道入全羅道晝夜潛行間關達珍島欲收兵禦賊倭兵陷南原府天將楊元走還全羅兵使李福男南原府使任鉉助防將金敬老光陽縣監李春元唐將接伴使鄭期遠等皆死有軍器寺破陣軍十二人隨楊元入南原皆被兵死獨有金孝義者得脱爲余道城陷事甚詳楊元兵既至南原增築城一丈許城外羊馬墻多穿砲穴城門安大砲數三坐鑿深濠塹一二丈閑山既敗賊從水陸而至報甚急城中洶洶人民逃散楊總兵所領遼東馬軍三千在城

內總兵檄乃全羅兵使李福男同守福男遷延不至連發夜
不敢催之不得已乃至而所率纔數百光陽縣監李春元助
防將金敬老等繼至八月十三日倭先鋒百餘到城下放鳥
銃頃刻而止皆散伏田畝間三三五五作隊既去復來城上
人以勝字小砲應之倭大陣在遠山遊兵交戰陣行迭出故
砲發不能中而守城卒往往中賊丸斃既而倭到城下呼城
上人求與語總兵使家丁一人挾通事往倭營以倭書來乃
約戰書也十四日倭環城三面結陣以銃砲迭攻如前日先
是城南門外民家稠密賊臨至總兵使焚之而石墻土壁猶
在賊來依墻壁間自蔽放丸多中城上人十五日望見倭衆
刈城外雜草及水田中稻禾作大束無數積墻壁間城中不
測時游擊將軍陳愚衷領三千兵在全州南原軍日望來援
而久不至軍心益懼是日晩守堞軍往々交頭耳語治備馬
鞍有欲遁色夜一更聞倭陣中噐聲大起略相應和有運物
狀而一面衆砲向城亂放飛丸集城上如雨蔽城上人縮頭
不敢外窺經一二時噐聲止草束已平濠又堆積羊馬墻內
外頃刻與城齊衆倭躁躪登城已聞城中大亂云倭入城矣
孝義初據守南門外羊馬墻慌忙入城々上已無人但見城
內處々火起走至北門唐軍悉騎馬欲出門門堅閉不可易
開馬足如東街路填塞既而門開軍馬爭門而出倭兵在城
外圍匝數三重各守要路奮長刀亂斫之唐軍俛首受刃適
月明得脫者無幾總兵與家丁數人馳馬突出僅以身免或
云倭知爲總兵故使逸去也孝義與同伴一人出門一人遇
賊死孝義跳入水田伏草中待倭收兵乃逸云盖楊乃遼將

徒知禦虜不知禦倭以至於敗亦知平地之城守之甚難
記孝義之言使後之守禦者知所戒云南原既陥而全州以
北瓦解不可爲矣後楊元竟以此伏罪傳首徇示統制使李
舜臣破倭兵于珍島碧波亭下殺其將馬多時舜臣至珍島
收拾兵船得十餘隻時沿海人乘船避亂者無數聞舜臣至
莫不喜悅舜臣分道招呼遠近雲集使在軍後以助形勢賊
將馬多時號善水戰率其船二百餘艘欲犯西海相遇於碧
波亭下舜臣以十二船載大砲乘潮至順流攻之賊敗走軍
聲大振是時舜臣已有軍八千餘人進駐古今島患糧乏作
海路通行帖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船無帖者以奸細論毋得
通行於是凡避亂乘船者皆來受帖舜臣以船大小差次使
納米受帖大船三石中船二石小船一石避亂之人盡載財
穀入海故不以納米爲難而以通行無禁爲喜旬日得軍糧
萬餘石又募民輸銅鐵鑄大砲伐木造船事々皆辦遠近避
兵者往依舜臣結廬造幕以貿易爲生島中不能容既而天朝
水兵都督陳璘出來南下古今島與舜臣合兵璘性暴猛與
人多忤人多畏之上餞送于青坡野余見璘軍人殴辱守令
無忌以繩繫察訪李尚規頸曳之流血滿面令譯官解諭不
得余謂同坐宰臣曰可惜李舜臣軍又將敗矣

今按馬多又訓乎我俗吏稱又某者多此又不知誰

賊兵退時賊蹂躪三道所過皆焚燒廬舍殺戮人民凡得我
國人悉割其鼻以示威兵至稷山都城人皆奔散九月初九
日內殿避兵西下經理楊鎬提督麻貴在京城而平安道軍
五千餘人黄海京圻軍數千徹至分守江灘警守倉庫賊從

京畿界還退清正再屯蔚山行長屯順天沈安頓吾屯泗川首尾七八百里是時都城幾不守朝臣爭獻出避之策知事申礫進言曰車駕應幸寧邊臣曾爲兵使備諳寧邊事其最可憂者乃無將晉也若不預辨何以繼用聞者傳笑曰辛不否將晉一大臣言於朝堂曰此賊何足憂久當自息惟當奉乘輿往安使處耳元帥權慄走至京上引見問之慄曰當初車駕不合遽還都城當留住西方以觀賊勢如何既而聞賊退慄又下慶尚道臺諫論慄無謀恇㤼不可爲元帥不聽

戊戌九月邢玠又分諸麻貴主蔚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綎主順天陳璘主水路同時進攻皆不利董軍爲賊所敗死者尤多十月劉提督再攻順天賊營統制使李舜臣以舟師大破其救兵於海中舜臣死之賊將平行長棄城而遁釜山蔚山河東沿海賊屯悉退時行長築城于順天芮橋堅守劉綎以大兵進攻不利還順天既而復進攻之李舜臣與唐將陳璘扼海口以逼之行長求援於泗川賊沈安頓吾頓吾從水路來援舜臣進擊大破之焚賊船二百餘艘殺獲無算追至南海界舜臣親犯矢石力戰有飛丸中其胸出背後左右扶入帳中舜臣曰戰方急愼勿言我死言訖而絶舜臣兄子莞素有膽量秘其死以舜臣令督戰益急軍中不知也陳璘聚乘舟爲賊所圍莞望見揮其兵救之賊散去璘使人于舜臣謝救已始聞其死從椅上自投於地曰吾意老爺生來救我何故亡耶拊膺大慟一軍皆哭聲震海中行長乘舟師追賊過其營自後遁去先是七月倭酋平秀吉已死故沿海賊屯悉退

今按戊戌我慶長三年明萬曆二十六年也

錄後雜記

戊寅秋長星竟天狀如白練自西向東數月而滅戊子間漢江三日赤辛卯竹山太平院後有石自起立通津縣僵柳復起民間訛言將遷都又東海魚產於西海漸至漢江海州素產靑魚近十餘年絶不產移產於遼海遼東人謂之新魚又遼東八站居民一日無故相驚曰有㺚從朝鮮至朝鮮王子十亭轎子到鴨綠江傳相告語老弱登山數日乃定又我國使臣自北京還宿金石山河姓人家其主人言有朝鮮譯官語我曰爾有三年酒五年酒毋惜爲樂不久兵至爾雖有酒誰其飮之以此遼人疑朝鮮有異志多驚惑云使臣歸啓其事朝廷以譯官必有造言生事以陷本國者逮捕數人鞫於仁政殿庭用壓膝火刑皆不服而死此辛卯年間事明年遂有倭變是知大亂將至人雖未覺而形於毛髮不一其端至於白虹貫日太白經天無歲無之人視爲常事又都城內常有黑氣非烟非霧蟠天如此幾十餘年其他變怪難以殫記天之告人可謂深切而特人不能察耳

今按戊寅萬曆六年日本天文六年戊子萬曆十六年日本天文十六年辛卯萬曆十九年日本天文十九年

元祿六曆癸酉八月十六日
攝州北御堂前
書肆　毛利田庄太郎開板

大橋周道　著

元寇紀略

嘉永六年（一八五三）思誠塾刻本

據嘉永六年（一八五三）
思誠塾刻本影印

句法一變

人之人人之物造語新奇

帝出乾元二句造語莊重典雅

元寇紀略序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萬國森羅而華夏蠻貊分焉何謂華夏四時行百物生彝倫叙而風俗醇是為人之人也何謂蠻貊其所戴之天五氣不順布也其所履之地五穀不並生也其食則腥羶而其服則左衽輕賤君父崇重貨利篡弒相踵爭奪不絕是為人之物也夫之人與人之物其尊卑妍醜之相懸不亦彰然著明乎維我　神聖之域據帝出之震權鍾乾元之精華淳厚成俗忠武為道而君臣之義猶父子之親是以　皇統一姓鴻基不動焉求之萬國未有如斯之美且正者猗歟盛矣哉然世有汙隆道有顯晦當　聖明在御之時一彼此於胸臆欲取堯舜周孔之教以修潤我　神聖之道乃有乞經肆文之事始與隋唐通而未嘗自貶比外藩必以抗禮

作者張目相應

者固宜然也及世紀漸降皇綱解紐則豪族私遣使介受封爵貪虛名以壞損國體者有焉邊隅逋逃之民載方物而飄逝或事貿易或稱朝貢以不顧醜辱者有焉於是乎蠻貊往往生慢侮之念以桀頤於華夏豈非可惡之甚耶當　龜山後宇多二帝之間蒙古忽必烈奮起朔漠之濱長驅深入并吞趙宋九夷八蠻悉在馭內遂挾其強大之勢欲使我憚服致使寄書諭以招撫之意鎌倉執權北條時宗憎其驕傲不答又執其使誅之而大嚴沿海守備竟殲其十萬師於西陲以絕蠻貊覬覦之患是其英風偉烈千載之下尚凜凜有生氣則真足以興頑而振懦矣苟欲淬勵正氣扶植綱常以助　邦家隆盛之運者可不激讃稱述而慕效之哉頃者余臥病數旬偶有所感念中夜耿耿不能寐乃欲觀北

塙氏蛍蠅拙小宮山氏元寇始末長邨氏八家古寇紀

條氏殲寇始末採諸書展閱則間見錯出茫如泛烟海獨塙氏小宮山氏長邨氏所纂博引旁證條理秩然洵為佳編而彼此牴牾眩心目者亦間有之於是竊不自揣量以三家書為底本更稽之群籍訂紕繆補遺漏參伍錯綜鉛槧數次始克成編名曰元寇紀略起於文應庚申訖於正安辛丑其間四十有餘年凡可以見當時情狀者巨細精粗會粹無

元寇紀略序　三

遺寧過於繁蕪不失於芟削也但余素謭陋謏聞鈔文之鄙猥則承訛襲舛亦所不得而免聊以為學者稽古之資云耳豈敢謂寓憂世濟時之志乎雖然孔子有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蓋以使人有所觀感也世之讀是編者果能慨然激昂歆慕北條氏偉烈冥契神交於千載之上則宣文揚武以播華夏之光於蠻貊者何必有古今之

到底不離

一結悠揚不盡○其人忼慨悲愴其文稱之世之浮淺軽薄以文聞者夢想不及先生所以為先生也

癸巳二月念二　恕軒□□識

異哉夫然後北條氏不能擅美於百世而吾儕小人之感念亦可以付之雲霧水雪矣

嘉永六年龍集癸丑復月下澣

訥菴居士大橋順撰

瑞園高橋未書

邨嘉平刻

元寇紀略序　四

元寇紀略參據書目

帝王編年記
皇代記
皇代略記
皇年代略記
歷代皇記
一代要記
五代帝王物語
保曆間記

神皇正統記　北畠親房卿
增鏡　一條冬良公
八幡愚童訓
異本八幡愚童訓
北條九代記
日蓮註畫讚　鎌倉妙法寺僧日澄
吉續記　吉田經長卿記
勘仲記　勘解由小路兼仲卿
將軍執權次第

關東評定傳
蒙古襲來繪詞　一名竹崎五郎繪詞
新式目
如是院年代記
興福寺略年代記
天地根元歷代圖　南都東大寺僧凝然
和漢合運圖　京師要法寺僧圓智
日本運上錄
太平記

尊卑分脈　洞院公定卿
伊勢公卿勅使雜例
公卿勅使參宮次第
少貳系圖
大友系圖
菊池系圖
龍造寺系圖
河野系圖
田尻系圖

異國御祈禱記
類聚神祇本源　度會神主家行
菊池武朝申狀
菊池軍記
元亨釋書　京師東福寺僧師錬
善鄰國寶記　京師相國寺僧周鳳
鎮西要略
東鑑末記
大日本史　水戶義公

鎌倉將軍家譜　林道春
王代一覽　林春齋
異稱日本傳　京師松下見林
筑前續風土記　筑前貝原篤信
元人來寇考　江都新井君美
藩翰譜　同上
白石遺文　同上
皇和通曆　京師中根璋
螢蠅抄　江都塙檢校保己一

元寇始末　常陸小宮山昌秀
蒙古寇紀　肥前長村鑒
皇朝史略　常陸青山延于
鄰交徵書　豐前伊藤松
癸辛雜識　宋周密
鐵函心史　宋鄭思肖
元史　明宋濂王褘等
宋元通鑑　明王宗沐
續通鑑綱目　明商輅萬安等

東國通鑑　朝鮮徐居正李克墩等
五雜俎　明謝肇淛
圖書編　明章潢
武備志　明茅元儀
續弘簡錄　清邵遠平
陔餘叢考　清趙翼

元寇紀略卷上

江都　大槻順周道甫　著

龜山天皇

文應元年庚申。（宋景定元年、蒙古中統元年。）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建元中統。蒙古姓奇渥温氏、其先世居于烏桓之北、至鐵木真者、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以宋開禧二年稱帝、廟號太祖。子窩濶台立、滅金侵宋、奪其地過半、國勢愈昌、爲是爲太宗。子貴由立、是爲定宗。從弟蒙哥

立、是爲憲宗。忽必烈其同母弟也。及即位、勢威益強大、四方致貢者千餘國。其人素聞我富庶、憤我不通信、有發使布告其意之意。先是高麗國主王瞮遣其子倎入覲于蒙古。（倎後更名禃。但元史・宋元通鑑・東國通鑑、或作禃、或作稙、或作禎、未知孰是。今姑定爲禃。）留三年。至是瞮卒。蒙古主乃封倎爲王、授封冊還國。高麗由是修貢稱東藩。蒙古遂欲价高麗通好於我。

文永三年丙寅（宋咸淳二年、蒙古至元三年。）秋八月、蒙古主選可使我者、命兵部侍郎黒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冬十一月、黒的殷弘等抵高麗、傳命於國主王禃。其書曰、今爾國人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爲近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黒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爲辭、勿以未嘗通好爲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爲託、卿之忠誠於斯可見。卿其勉之。王禃乃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與禮部侍郎金贊、導黒的等。

四年丁卯（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黒的等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之險而還。（巨濟、今朝鮮巨濟嶋、在慶尚道南、與對馬隔海對峙。松邊浦未詳。）王禃乃令宋君斐隨黒的如蒙古、曰、詔旨所諭導達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遙望對馬嶋、大洋萬里、風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進。雖至對馬嶋、彼俗頑獷無禮義、設有不軌、將如之何。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

朝鮮李藏用之書

好。但對馬嶋人時因貿易往来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祚以来。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穌息。綿綿存喘。聖恩天大。誓欲報効。如有可爲之勢。而不盡心力。有如天日。蒙古主謂王禃以辭爲解。令去使徒還。○秋八月。蒙古復遣黒的殷弘等至高麗。諭王禃曰。向者遣使招懷日本。委卿郷導。不意遂令徒還。意者日本既通好。則必盡知爾國虛實。故托以他辭。然爾國人在京師者不少。卿之計亦疎矣。且天命難諶。人道貴誠。卿先後食言多矣。

宜自省焉。今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其體朕此意。通諭日本。以必得要領爲期。卿嘗有言。聖恩天大。誓欲報効。此非報効而何。王禃未決焉。其國人李藏用以爲此事累已國。贈書黒的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爲意。來則撫之。去則絶之。以爲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爲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服乎。然蜂蠆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不宜。隋文帝時。上書云。日生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名分如此。安知遺風不存乎。國書所入。脱有驕傲之答。不敬之辭。欲舍之則爲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陪臣固知大朝寛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然假令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爲得也。且豈不聞大朝功德之盛哉。既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到。蓋恃其海遠耳。然則期以歲月。徐觀其至否。至則奬其内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蚩蚩自若。於相忘之域。實

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觀天陛。親承睿渥。今雖在遐陬。犬馬之誠。思致萬一耳。藏用之贈書黒的。不先告之禃。禃疑其有貳心。即配靈興嶋。黒的接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流彩雲嶋。阜方與黒的對話。武士突入曳出之。黒的怒詰問知其故。乃還藏用書曰。我歸奏此書。幸而聽之。天下之福也。如不之聽。於汝國亦有何罪。固止其配流。由是皆獲免。王禃遂不得已。欲致書於我。而以海路險阻。不遣黒的等。乃使潘阜齎書使我。

蒙古贈日本書

高麗書

五年戊辰（宋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春正月癸未朔、潘阜來筑前、奉蒙古及高麗書于太宰府（皇代略記、皇年代略記、並係此事于四年二月、誤。五代帝王物語以此時使者為趙良弼、大誤）閏月、太宰府致其書鎌倉。時征夷大將軍惟康年僅五歲、相模守北條時宗擁立執權、故太宰府先告時宗也。〇二月、時宗進其書京師。蒙古書曰、上天眷命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脩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

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高麗書曰、我國臣事蒙古大國、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為一

時宗戒濱海之令

家、視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日本與高麗為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屢通中國。故特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阻險為辭。其旨嚴切。茲不獲已、遣某官某奉皇帝書前去。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況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也。貴國商酌焉。〇是月、時宗令濱海曰、蒙古凶心覬覦上邦、宜戒嚴以備。不

虞矣。朝廷又奉幣二十二社、令諸祠諸寺、行祈禳法。〇三月、朝廷議蒙古事、徵諸道勘文。或曰、宜脩復書。或曰、宜斬其使。終詔參議菅原長成草答書、下之鎌倉。北條時宗以為牒狀多失禮、莫如不答。覆奏陳其不可、抑而不遣。（大日本史、龜山紀、文永八年九月條下曰、蒙古使趙良弼奉書求聘好。朝議草答書、相模守北條時宗抑而不遣。是似以菅氏草答書、北條氏沮之、為八年之事。今按五代帝王物語、文永五年條下曰、廷議咸曰宜修答書、菅宰相長成卿草之、經朝卿書之、下諸關東、武家抑而不遣。然則此事在今年、而不在八年、彰彰然明白矣。且吉續紀八年條下曰、朝議或云、宜刪潤前次長成卿答草、付蒙古使者。是指菅氏答草為前次、則益可以徵非八年

聞之事
潘阜留太宰府者五月不得報而還○夏四月朝廷遣右近衛大將藤原通雅伊勢奉宸筆宣命於太神宮○六月發山陵使告蒙古事於神功天智宇多後三條後白河後鳥羽土御門七陵○先是高麗遣李藏用使蒙古蒙古主謂藏用曰爾還國速奏軍額以實否則將討之爾等必疑出師將討何國是乃欲討宋與日本耳今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有難朕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宜也宜造戰艦一千艘其大可載米三

四千石者爾國於宋風順則可兩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夕至此汝國與蠻子人言也汝國何不至是事乎爾歸以此言語王至是蒙古遣吾都止如高麗閱戰艦軍額○秋七月高麗遣潘阜如蒙古上書曰向詔臣以宣諭日本臣即差陪臣潘阜奉皇帝璽書並齎臣書及國贐往諭其國使不納王都留置西偏太宰府者凡五月館待甚薄授以詔旨而無報章又贈國贐多方告諭竟不聽逼而送之以故不得要領而還未副聖慮惶懼實深○九月蒙古復遣黑的殷弘齎書使我命高麗導之○冬十一月黑的殷弘抵高麗傳命曰向委卿導達使者送至日本卿乃飾辭以為風浪險阻不可輕涉中道乃還其言若是今潘阜等何由得達來奏有潘阜至日本逼而送還之語此亦安足取信今復遣使以往期於必達卿當令重臣導達毋致如前稽阻○十二月高麗使門下省事申思佺侍郎陳子厚及潘阜等七十餘人偕黑的殷弘發

六年己巳（宋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三月七日壬子黑的

等至對馬嶋土人拒而不納黑的等忿鬭虜嶋民塔次郎彌次郎二人而還○夏四月高麗遣申思佺從黑的等如蒙古獻其所執二人蒙古主見之喜謂申思佺曰爾王祇稟朕命爾等不以險難為辭入不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又謂對馬人曰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世耳給賚甚厚○六月蒙古命高麗金有成高柔送還對馬人且令中書省牒我○秋八月金有成高柔來太宰府奉蒙

古及高麗書。還所執二人。亦不報。[illegible][illegible]稱有奇貴。納其毛冠於安樂寺。作詩叙其由而去。

七年庚午。（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冬十二月。蒙古復擇可使我者。陝西等路宣撫使趙良弼請行。蒙古主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秘書監充國信使。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之。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發。

八年辛未。（宋咸淳七年。蒙古至元八年。）春正月。趙良弼抵高麗。王禃郊迎之。良弼傳命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又與卿國地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去使講信

修睦。為渠疆吏所梗。不獲明諭朕意。今復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于必達。仍遣忽林失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使者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可委官赴彼。逐近供給。鳩集船艦待於金州。無致稽緩匱乏。○三月。蒙古又遣忻都及史樞等諭高麗曰。朕嘗遣信使通諭日本。不謂執迷固閉。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今將經略於彼。勅有司發卒屯田。用為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復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夏六月。蒙古有日本通事曹介升者。告其主曰。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為鄉導。蒙古主曰。如此則當思之。○秋九月。高麗使其通事別將徐稱校尉金貯偕趙良弼使我。十九日庚辰。其船至筑前今津。（今津在志摩郡。元史趙良弼傳作金津嶋者。以今金音同誤也。○吉續記關東評定傳。並以良弼來係之十月誤。）津人望以為賊。欲發兵擊之。良弼舍舟登岸。諭旨。津吏乃延入板屋。環兵守之。明日。

太宰少貳筑後守藤原經資率兵往。問良弼以向數通好。卒不答為無禮。詰難不已。求書則曰。往獻之于王所。若不允。直傳之大將軍。不然不敢釋手。其書盛以櫃。鎖以金。護之甚嚴。後數日。經資復往。諭曰。我邦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汝國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何獨不見我朝使臣乎。（蒙古寇紀曰。按日本紀。推古帝十五年秋七月三日。遣大禮小野妹子於隋。鞍作福利為通事。遣隋主書。十六年夏四月。小野

妹子還自隋隋使裴世清從妹子至筑紫遣難波雄成迎之造新館於難波六月十五日世清至難波以飾船三十艘迎入新館以中臣宮地麻呂大河内糠手船王平為掌客秋八月三日世清入京遣額田部比羅夫率飾騎七十五匹迎於海石榴市十二日世清詣闕阿部鳥物部依網抱導世清陳國信于中庭世清再拜奉書奏旨而立十六日饗世清等于朝九月五日之饗于難波十一日世清等歸復以妹子為大使難波雄成為小使與世清俱行由此觀之隋使臣自筑紫至難波入京師延見于朝廷而言太宰將以東上古使臣來有至者詐給也天皇使掌客接伴而言任郡迎成禮者傳聞誤也又曰舒明帝二年秋八月五日遣御田鍬醫師惠日於唐四年太宗使高表仁送御田鍬等至對馬冬十月四日遣大伴馬養飾舟檝迎高表仁入難波館五年春正月二十六日高表仁等歸國使吉士雄麻呂黑麻呂送至對馬天智帝三年唐百濟鎮將劉仁願遣郭務悰等進表獻物四年高宗遣上柱國劉德高郭務悰來聘冬十一月十二日詔饗賜劉德高等於筑紫十二月劉德高等歸賜物有差十年唐使郭務悰等來泊於比智嶋務悰等慮人船衆多驟至致疑防先遣人往于對馬告來朝之意對馬國司牒知太宰府府即馳驛以聞時天智帝崩天武帝元年遣內小七位阿曇稻敷於筑紫告天皇喪於郭務悰務悰等咸著喪服三舉哀東向稽首再拜進書函信物夏五月十一日賜甲冑弓矢及絁布綿於郭務悰等晦日務悰等歸據此唐太宗高宗時使人未嘗有入帝都者亦非古也

綏終弗與但出其錄本授之其書曰。

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既為一家王國實為鄰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為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勅有司慰撫俾賫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耶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上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令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即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隣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

京師東福寺藏趙良弼手書一篇載在鄰交徵書初編其文曰大蒙古國皇帝差來國信使趙良弼欽奉皇帝聖旨奉使日本國請和於九月十九日到太宰府有守護所小貳殿阻隔不令到京又十餘遍堅執索要國書欲差人持上國王并大將軍處去良弼本欲付與緣皇帝聖訓直至見國王并大將軍時親手分付若與了別人收受即當斬汝所以不分付守護所小貳殿先以將去國書副本並無一字差別如有一字冒書本身萬斷死於此地不歸鄉國良弼所賫御寶書直候見國王并大將軍親自分付若使人強取即當自刎於此地伏乞照鑒至元八年九月廿五日陝西四州宣撫使小中大夫秘書監國信使趙良弼寺僧相傳云此書所贈聖一今據語勢按之良弼寄人分疏其所以不授國書也豈當時蠻一輩受筆語之命以書諭良弼良弼齎之詣歟

而即達之鎌倉北條時宗就大納言藤原實兼奏之京師亦以書辭不遜不答乃命太宰府却其使時宗遂令鎮西將士曰聞蒙古欲來寇故今發遣兵士宜與守護人務防禦焉○冬

十一月，朝廷修熾盛光法，祈攘蒙古難。○十二月。趙良弼使其書狀官張鐸等先持書返，既而有司遣人送良弼於對馬。○是月，朝廷遣權中納言藤原公宗於伊勢太神宮，告蒙古難。○蒙古以是歲十一月建國號曰元。（皇朝史略以蒙古改國號係建治元年，蓋據關東評定傳也。然其實建國號在今年，而當時朝廷不知之，及杜世忠等齎書來，始知其改國號，故評定傳係建治元年耳。今據元史、宋元通鑑等正之。）

九年壬申（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春正月，趙良弼還抵高麗。○二月，良弼遣我賤民彌四郎等十二人，偕張鐸

如元，僞稱日本使者。（元史趙良弼傳曰：日本遣使介十二人入覲。日本傳曰：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東國通鑑曰：良弼還自日本，遣張鐸率日本使十二人如元。四月，日本使還自元。善隣國寶記、東鏡、末記、鎌倉將軍家譜皆從之，曰文永八年遣使如元報聘。今按時宗已憤牒狀無禮，再却其使者，則豈又有報聘於元之理哉。且良弼遣張鐸告元主之言曰：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然則良弼未至太宰府之前，彌四郎等已在良弼鹵簿中。由是觀之，彌四郎等必是我對馬賤民，良弼嘗啗利誘之以為鄉導，後又使其稱日本使以如元，而諸書並不察之耳。故今書僞稱日本使者。蒙古寇紀曰：元主急於通好，不識從則將威以師旅，而高麗攝乎兩國之間，倘搆兵則徭役煩興，民將不堪，是以憂國者欲寢兵以民，而元主之意不可回，於是良弼自請來使，其意實在弭兵，欲入覲以說通好之事，而竟不聽，因與太宰府守護謀，守護亦恐元主怒舉兵，乃私與謀，詐發徒卒為使介，修飾其辭，承順彼書中曰即發使與偕來之旨，以張鐸往報，故其使介詐言自守護所而不稱朝廷使節。然則遣使介者太宰府守護一時權謀，而非朝廷之本意也。此說亦似有理，然太宰府守護懼元主舉兵，寧與良弼謀以致使者於元，恐非當時之人情狀，今不從。又按六年三月，對馬民彌次郎為元人所虜，元主厚其資還之，彌四郎或是彌次郎兄弟，蓋見元利忘義者，賤民之常情，元主嘗厚資彌次郎，則彌四郎歆羨其多利，奔往投良弼幕中，遂從其指使，亦未可知也，併存以備後考。○元史趙良弼傳、東國通鑑並作日本使十二人，元史世祖紀、日本傳並作二十六人，未知孰是。今姑從良弼傳、東國通鑑。）元主宴勞之。張鐸言曰：

趙良弼遣臣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為高麗所紿，屢

言上國來伐，豈思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故良弼乃遣鐸同其使至京師，求見元主。疑其使之來，曰：云守護所者恐詐也。命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禃寄書于我，請通好。元不報。○北條時宗命將士警衛肥前、筑前要害。○初，高麗王禃子諶久在燕京（蒙古以至元元年都于燕，我文永元年也。）

（謀元史作謀。今從東國通鑑。）從者皆思東歸。勸諶以請討日本而還。諶不得已告都省。以請于元主曰。日本未嘗聖化。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此事委臣。庶幾勉盡心力。小助王師。至是元主遣斷事官不花郎中馬絳護諶還高麗。中書省移文命具舟糧助役。國人見諶辮髮胡服。皆歎息。有泣下者。○夏四月。北條時宗遣藤原景泰視鎭西將士懈怠。（是月。彌四郎等還自元。抵高麗。張鐸宣元主命曰。別將徐稱校尉金貯。使日本有功。宜加大職。於是拜稱爲

將軍。貯爲郎將。遣御史康之邵護彌四郎等還之。）（五月張鐸再來致高麗王禃書。請必通好。元亦不報。

十年癸酉。（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春三月。趙良弼復來太宰府。竟不得入京而去。○夏六月。良弼還見元主。元主問其始末。良弼曰。臣至太宰府。數其不恭罪。諭以禮意。太宰府官愧服。求國書。臣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臣。臣終不與。但採錄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臣曰。不見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臣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元主曰。可謂卿不辱君命矣。良弼具記我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上之。元主又詢擧兵於良弼。良弼曰。臣居日本歳餘。覩其民俗狠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富。況舟師渡海。禍害莫測。是以有用之民力。塡無窮之巨壑也。請勿擊。元主不從。（蒙古寇紀曰。良弼文永八年九月。來太宰府。十二月去。留於我不過三月。而曰居歳

餘。我邦自古稱禮義國。稱君子國。而曰不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禮。我邦黍稷稻粱錦繡布帛。不俟他自足矣。而曰無耕桑之利。總是虛誕。顧其志專欲使元主罷兵。故巧爲此矯誣之言耳。○又曰。續弘簡錄以此事係二十一年曰。會交阯逆命。廷議究事交阯。遂罷日本兵。然良弼奉使後。屢以疾辭。十九年得旨居懷孟。二十三年沒。享年七十。則二十一年征交阯時。既已致仕矣。且本傳係此事于十年五月。次又載十一年十二月以良弼爲同簽書樞密院事。則其事必在十年十一年間可知也。弘簡錄失考甚。）秋九月。元主命樞密院事伯顏諭襄陽生券軍。釋其械繫。免死罪。聽自立部伍。從日本軍。仍命樞密院授鎧仗。

十一年甲戌。（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帝傳位於

皇太子是爲後宇多天皇○是月元遣總管察忽
如高麗監造戰艦三百艘又令洪茶丘監督約以
正月十五日興役王禃乃以侍中金方慶爲東南
道都督使樞密院副使許珙爲金州道都指揮使
右僕射洪祿遒爲羅州道指揮使又遣大將軍羅
裕等爲諸道部夫使徵集工匠役徒三萬五百餘
人是時驛騎絡繹庶務煩劇期限急迫疾如風電
民甚苦之○三月元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
民總管洪茶丘等將屯田軍及女直軍並水軍合

一萬五千人戰船大小九百艘期以七月取日本○
是月元遣使如高麗命發軍五千六百人助撃
日本時全羅州道造船洪茶丘所領監造軍供給
不足輸東京晋州道內米與之王禃患徭役之煩
轉輸之弊有妨農務遣上將軍李汾禧往說茶丘
茶丘然之每一船留五十人其餘悉放歸農○夏
四月高麗遣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上表曰向者
洪茶丘移書金方慶曰船三百艘梢工水手一萬
五千人宜先備之小邦地褊人稀加以喪亂往昔

征耽羅兵卒萬餘悉赴造船之役今征日本之師
將於何出小邦北界諸城及西海道逋租之民往
投東寧府者皆習操舟請悉刷還以補軍額又自
庚午至今五年供軍糧餉早曾乏絕今此造船屯
田及洪總管軍濟州留守軍糧悉令陪臣及百姓
供給尚不能繼特蒙聖慈運米二萬碩以補之又
賜糧價絹匹報謝無階然公私既竭又因造船農
失其業貨絹峙糧恐不如意○五月元兵一萬五
千人至高麗○六月高麗遣將軍羅裕如元言曰

已造船艦九百艘廻泊金州○是月高麗主王禃
卒（元史世祖紀係七月癸酉蓋其報達元之日也今據東國通鑑）○秋七月元冊
王諶爲高麗國王○八月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
帥洪茶丘左副元帥劉復亨抵高麗○冬十月高
麗以都督使金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
事任愷爲副使樞密院副使金侁爲左軍使韋得
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爲副使上將軍金文庇爲右
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爲副使號三翼軍
與忽敦洪茶丘劉復亨等以蒙漢軍一萬五千人

高麗軍八千人、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人、戰艦九百餘艘、發合浦。皇代略記曰、賊船三萬艘。善隣國寶記曰、數萬艘皆沒矣。八幡愚童訓、日蓮註畫讚並曰、兵船四百五十艘、三萬餘人。人數殆得實、而船數則大過焉。蒙古寇紀曰、按今朝鮮圖無合浦。但慶尚道金海南有加德嶋海廻。其中對馬人稱其海曰合浦內。五日丁未。直来攻對馬。帝王編年記、善隣國寶記、為三日。興福寺年代記為六日。並誤。守護代右馬允宗助國率兵八十餘騎出對之、使譯人真繼男者問来故、賊不答、亂射如雨。直進上陸。助國苦戰、親射殺數人。宗馬彌次郎射殪賊魁騎馬者。然衆寡不敵、助國及其子宗馬次郎、義子彌次郎、八郎、其族刑部丞、其家士三郎、庄太郎、源八、在廳左近皆死之。藩翰譜曰、宗氏家譜以助國戰死為弘安元年、大誤。肥後人江井藤三、源三郎者、嘗有罪配在對馬、亦皆戰死。十四日丙辰、賊轉侵壹岐、登岸立赤幟。守護代左衛門尉平經高以百餘騎當之、不利、退入城。十五日丁巳、城陷、經高死之。一代要記以賊抵壹岐為十三日、經高死為十四日、恐誤。今從八幡愚童訓、日蓮註畫讚。賊既破二嶋、多殺兵民、伏屍如麻、奪女子以索貫其手心、繫之船側。尋寇肥前沿海諸邑、松浦黨人拒鬭、或陣亡、或為俘。蒙古寇紀曰、日蓮註畫讚云、肥前松浦黨數百人、或戰死、或為俘、里民遇害猶二嶋。鎮西要略舉諸將禦寇事云、至壹岐、松浦、今津、博多等處防戰。此稱松浦、即肥前松浦郡。則賊之寇肥前沿海可知。蓋方斯之時、松浦氏族業已繁衍、分為數十家。松浦、波多、石志、神田、佐志、相知、有田、大河野、峰、山代、八並、仙賀、紐指、鷹嶋、鶴田、鴨打、木嶋、黑川、清水、吉永、牛方、志佐、吉野、守久、早岐、御厨、小佐佐、伊萬里、津吉諸氏、世稱之松浦黨。以為西方之巨族。皆居西肥壹岐之間、蒙古来寇之時、各當其衝、則雖欲無防戰而不可得。但恨其姓名功蹟缺而不傳耳。助國家士小太郎、兵衛次郎、經高僕宗三郎、僅免、奔報筑前博多太宰府、告急於京師。又徵發九國兵、少貳入道覺惠、此時太宰少貳為經資。覺惠其父也。初名資能、安貞元年任太宰少貳、兼豐前守、補肥前、筑前、豐前、壹岐、對馬守護職。康元元

年、削髮號覺惠。弘安四年七月卒。其子三郎左衛門景資、覺惠第二子。後改姓名太宰盛氏。鎮西奉行大友出羽守賴泰、大友親秀長子。寶治元年、親秀卒。繼家、補鎮西奉行、任兵庫頭、又丹後守。又出羽守。康元元年十一月、削髮。弘安七年卒。○日蓮註畫讚作直泰、恐誤。今從大友系圖。戶次左衛門尉重秀、賴泰弟。別族為戶次氏。○註畫讚作大友次郎左衛門重秀。菊池肥後守隆泰、菊池右京大夫能隆長子。其子二郎武房、隆泰第二子。後任肥後守。菊池軍記為第三子、恐誤。赤星三郎有隆、隆泰第三子。別族為赤星氏。後祝髮、號宗愚。菊池八郎康成、隆泰第八子。○註畫讚作次郎、誤。西鄉三郎隆政、城六郎隆經、並隆泰弟。詫磨太郎高善、蒙古寇紀曰、右大臣清原正高後裔、居於肥後、結合

于菊池氏者。詫磨別當太郎頼秀、大友豐前守能直第二子、為頼泰叔父。蒙古寇紀曰、肥後有詫磨郡、則詫磨氏本郡人。頼秀入嗣其家、屬菊池氏、故菊池軍記載文永役、高善頼秀與菊池子弟偕赴軍也。難波二郎在助、永暦中、平清盛麾下有難波二郎、其裔孫或因事西下、偶與此役邪。千葉介頼胤、下總千葉常胤孫也、居肥前小城郡。此役被創、至明年八月死。竹崎五郎兵衛尉季長、江田又太郎秀家、三井三郎資長、三郎次郎資安、季長以下皆肥後人。山田次郎重基、白石六郎通泰、肥前人。光友又次郎、筑後人。山代階、石志兼、其子二郎、山代石志皆松浦黨。龍造寺氏。蒙古寇紀曰、按龍造寺記、龍造寺季時弘安中蒙古寇戰於壹岐瀬戸浦、有功。然則此役會戰者、亦當季

時。大村氏、蒙古寇紀曰。大村記林序云、大村澄宗弘安中、拒蒙古有功。則此役會于筑前者、蓋亦澄宗也。有馬氏。世居肥前高来郡。有馬莊。與大村氏同族。高木氏。肥前小城郡高木邨人。深堀氏。蒙古寇記曰、深堀氏本三浦平氏之族。建長中、西下居筑後、後賜邑於肥前彼杵郡戸八浦。其所居曰深堀。原田氏。筑前續風土記曰、原田種元、弘安四年蒙古役、戰于博多有功、惟康親王賜書褒獎。然則此役戰沒者、蓋種元之父與。山鹿氏。蒙古寇紀曰、山鹿氏亦筑前人。其先宇都宮朝綱第二子家政、建久七年、賜邑於筑前山鹿、因氏焉。會于此役者、蓋家政之裔。青屋氏。未詳。蓋亦筑前人。紀井氏。蒙古寇紀曰、壽永中、有紀井通資、為平知盛、代居豐前。其子孫至元弘二年、援大友貞宗、討北條英時。其後有仕豐前守者。又有常陸介、又有出羽守、貞治三年、為菊池武勝所滅。文永距壽永凡八十餘年、則與于此役者、當

在通資孫曾之世。八幡愚童訓作紀伊。（　）臼杵氏、蒙古寇紀曰、考東鑑元暦中、豐後人有臼杵惟隆、則来欲會戰者、蓋亦其裔。（　）愚童訓作臼木。日田氏。未詳。蓋亦豐後人。兒玉氏等。蒙古寇紀曰、兒玉本武藏人、愚童訓鎮西要略、俱稱黨、似非一人。然未聞九州有兒玉氏。豈亦因事来會戰邪。各率兵赴難、無慮十萬二千餘人。十九日辛酉、賊寇博多。廿日壬戌、賊舍舟登陸、而驕我兵邀擊之。關東評定傳為廿四日、誤。八幡愚童訓為十一月廿日、蓋衍一字也。覺惠有孫、年甫十二三、弱弓微箭射賊、賊軍哄笑、鼓鐸震地、我馬為之狂躍。賊將據高鳴鼓、指揮賊兵、勇捷能從其指揮進退、應鼓聲有衛者、圍而擊之。毒

箭、雨注。中之者皆斃。見我兵勇戰而死者、則取其肝吞之。又其戎器有鐵炮、丸大如鞠、連發二三千、飛鳴如雷。其勢迅於車輪下坂。烟暗不知東西。我兵為之死傷甚多。元賊用鐵炮、見八幡愚童訓。太平記等、邦俗呼火器為鐵炮者、蓋此為始。檢字書、炮同炰、炙肉也。砲同礮、機石也。則鐵炮當作鐵砲。古俗偶然用炮字、而人不察其謬。至今沿之耳。陔餘叢考曰、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戰、發霹靂砲、以紙為之、實以石灰硫黄、投水中、而火自水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眯其人馬、遂敗之。又魏勝創砲車、施火石、可二百歩、其火藥用硝石硫黄柳炭為之。此近代用火具之始。續通鑑、金人守汴、於城上懸風板之外、以牛皮為障。蒙古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爇、城中亦有火砲、名震天雷者、以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蒙

古為牛皮洞屋直至城下掘城城中以鐵繩懸震天雷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迸碎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蒙古惟畏此二種又金史及續通攷金哀宗時蒲察官奴以火槍破敵以紙十六重為筒貫以柳炭鐵屑磁末硫黃砒硝以繩繫槍端以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火出槍前丈餘元兵不能支遂潰其後阿里海牙攻樊城時元世祖得回回亦思馬因所獻新礮法命送軍前乃進攻樊樊破移以向襄陽一砲中譙樓聲如震雷世所謂襄陽砲也今按元史工藝傳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砲匠於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砲豎於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服十一年國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砲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也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砲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砲於城東南隅擲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是火砲之技已起於宋金之間而元主之得砲匠在我文永八年故其來寇我亦用鐵炮也然據太平記及蒙古襲來圖當時所謂鐵炮其狀似火毬與今俗專以鳥銃為鐵炮不同要之鐵炮者火器之總稱耳松浦黨士謂可以奇克之乃以千餘人襲賊斬二三千人松浦黨亦山代階石志二郎以下多死之原田氏敗走陷死於田渟日田氏青屋氏各率二三百騎禦當青屋氏馬逸不得駐遂入賊中其徒卒從之皆沒于敵山田重基託磨賴秀以二百三十騎突入賊軍力戰死之竹崎季長江田秀家白石通泰光友又次郎

皆戰有功季長又次郎被重創葉室高善及平四郎入道手光太郎左衛門等皆殊死戰然賊勢益熾進至今津佐原百道原赤坂今津見前據筑前續風土記佐原或作楚原又作鹿原百道原或作紅葉原亦有良郡赤坂在那珂郡大鋸谷北皆筑前西北濱海地菊池武房赤星有隆菊池康成以八百餘騎戰於赤坂部下多死武房手斬數人有隆斬賊射獲首康成驍勇被創突賊軍僅免少貳覺惠其子景資率三千餘人戰於百道原覺惠被創敗走景資性剛善騎射賊將有鬚髯甚美者披赤甲騎驄馬縱横指揮徒卒銳氣不可當進逼景資景資射斃之後得虜而問之劉復亨也八幡愚童訓作流將公將蓋復之誤東國通鑑云劉復亨中流矢則為景資所射者劉復亨也劉復亨流復公以國音近誤但東國通鑑云中流矢者不知為景資所射耳賊又進陣于松林中破大友賴康軍放火民舍烟燄蔽天延及箱崎祠我兵將退保水城水城在太宰府西在昔　天智天皇慮新羅侵我西裔築大堤於筑紫貯水名曰水城及蒙古禍起北條時宗更修築之石壁高丈餘亘數十里其上平坦可騎云既而日晚賊亦兵疲筋盡還登舟

金方慶謂忽敦洪茶丘曰我兵雖少已入敵境人自爲戰即孟明焚舟淮陰背水也請復決戰忽敦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兵戰大敵非完計也不若班軍劉復亨傷頗重先引兵還是夜大風雨賊船觸巖崖多破金侁墮水死於是全軍亦乘夜遁去考東國通鑑風雨在是夜元寇始末爲廿一日夜者誤○一代要記曰太宰府軍皆敗北夜將半有兵艦二艘暗中擊賊走之是神明之所爲也八幡愚童訓曰我軍敗績上卒皆散亡夜半有白衣者三十人許出自箱崎祠連發叢射咸靈赫奕賊見而大懼神氣沮喪是以爭遁然則賊之退散乃神明震怒所爲也蒙古寇紀辯之曰邦俗崇信鬼神最甚是以道釋巫祝之徒好談荒怪奇

元寇紀略卷上　二十五

詭之事以眩惑庸流如要記愚童訓云云亦皆歆歸功於鬼神使人愈固其崇信之心而於諸將防禦之事則却疏畧之動輙言其致敗走不亦寃乎今從其言凡事涉神怪者並不記載焉廿一日癸亥海上無隻帆太宰府發戰艦追之賊船一艘留在志賀嶋帝王編年記善隣國寶記並作鹿嶋鹿國訓志賀故互用之據筑前續風土記志賀嶋在福岡北三里隸那珂郡合掌乞降我兵未解其意賊將以爲不許降自投海死乃生獲其徒卒百二十人悉斬之水城文永之初彗星數見光芒亘天連月不滅識者以爲兵象至是果有元寇云此役賊軍不還者凡一萬三千五百餘人按蒙漢軍一萬五千高麗軍八千合二萬三千而不還者一萬三千五百餘人則所殺過半我兵之勇鬪可知矣○十一月六日戊寅捷聞于京師七日己卯朝廷奉幣十六社十三日乙酉奉幣三社皆賽戰勝也

元寇紀略卷上終

元寇紀略卷上　二十六

癸巳春王正月想齋閱并批

元冦紀略卷下

江都　大橋順周道甫　著

後宇多天皇

建治元年乙亥（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高麗王諶遣金方慶印公秀如元上表曰小邦近以征討倭邦修造戰艦丁壯悉赴工役老弱僅得耕種早旱晚水禾不登場國用彫弊況兵傷水溺不返者多雖有遺噍不可以歲月期其蘇息也若復舉事日本則戰艦兵糧實非小邦所能支也伏望俯收誠欵（元冦始末為王禃遣金方慶然王禃已卒則此時遣使者王諶也）○二月元主復使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齎書通好于我○三月元使抵高麗高麗令舌人郎將徐賛及梢工上左等三十人導行○夏四月十五日丙辰元使達長門室津既而移筑前太宰府（帝王編年記曰正月十八日蒙古高麗人等自鎮西赴關東恐誤考元史元主發使在二月而東國通鑑云三月抵高麗則豈有正月至我之理哉但編年記云七月蒙古使者赴關東亦如前程則當時太宰府分其使者兩次送之鎌倉而編年記誤以其一次為正月之事邪蒙古冦紀曰保曆間記關東評定傳並云至長門室津而不載移太宰府事然帝王編年記云自

鎮西赴關東將軍家譜云鎮西護送蒙古高麗人則自室津移抵太宰府可以見矣蓋古者待外國自有規制筑前置太宰府以掌其事是以他土或有至即拒而不納率至太宰府以受其進止則為自室津直赴鎌倉者誤也）○五月北條時宗令長門周防安藝備後結番警衛要害曰有夷賊來宜戮力防戰焉○秋八月太宰府護送元使杜世忠等于鎌倉（帝王編年記係七月廿一日蓋發太宰府之日也）○九月七日甲戌北條時宗斬元使杜世忠等五人于龍口梟其首（帝王編年記為九月六日又作蒙古使等九人恐誤今從保曆間記關東評定傳北條九代記曰杜世忠年三十四歲何文著年三十八歲撒都魯丁三十二歲書状官董畏國人果三十二歲徐賛三十三歲元冦始末曰東國通鑑云至元十六年七月倭人皆殺之惟上左等四人逃還元史圖書編並云至元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蓋十六年始達高麗十七年元人知之也○將軍家譜鎮西要略以斬杜世忠為弘安三年之事大誤）乃減省公私用費權停京師大番兵以輦下人代之簡選勇士分遣鎮西以戍邊○冬十月高麗以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修戰艦以元將復舉兵於我也○十一月始置鎮西探題以前上總介北條實政為之以備元冦○十二月北條時宗令西海將士曰明年春將發兵征蒙古宜修戰艦備器械簡水主（元冦始末曰當時記載簡略此事僅存于

古簡未聞發兵征海外豈不果討邪也因通鐵云至元十七年倭賊入固城漆浦遣大將軍韓希愈防門海嶋又選忽赤巡馬諸領府二百人分守于慶尚全羅道倭賊又寇合浦乃遣大將軍印侯郎將池瑄告于元元史高麗傳云十九年以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請發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又月魯不花傳云為山南道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船其衆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紿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攫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為賊拜邪遂遇害同舟死事者八十餘人其或在是時乎

二年丙子。宋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朝廷命僧修熾盛光法。穰元寇。○秋八月。北條時宗令南海山陽兵戍長門。備元寇。

三年丁丑。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春正月。朝廷始十二社祭儀。一月一社。以祈弭外寇。○夏六月。太宰府奏胡元益猖獗。趙宋殆亡。是以我商船貿易於彼者畏難遁歸。按元史日本傳曰。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蓋我船之通於彼者。其意在宋。而不在元。是其所以聞宋亡遁歸也。然元人不知之。以為求貿易於己。則令年已許之。明年又諭沿海官司通我市舶。其意專在欲探知我情耳。

弘安元年戊寅。宋祥興元年。元至元十五年。秋七月。高麗王賰始元王諶以至元十三年更名賰謁元主曰。日本一嶋夷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願更造船積穀。聲罪致討。元主曰。歸與宰相熟計。遣人奏之。○冬十一月。元立淮東宣慰司于揚州。以阿剌罕為宣慰使。諭沿海官司。通我邦市舶。

二年己卯。宋祥興二年。是歲宋亡。元至元十六年。春二月。元命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造戰船六百艘。以將復寇我也。○夏六月。元將夏貴范文虎。使周福欒忠及渡宋僧本曉房靈果通事陳光等。齎書來。廿五日辛丑。亦斬之博多。○是月。宋張世傑部下將校降元。乃命造戰船。以從軍。以高麗材用所出。即其地製

之。令高麗議其便以聞。○秋七月。宋舊臣奉牒我曰。宋朝既為蒙古所滅。恐又危日本。故告焉。○是月。元又造戰艦。○八月。范文虎言。元主曰。臣奉詔征討日本。比遣周福欒忠與日本僧靈果齎書往諭其國。期以來年四月還朝。待其從否。始宜進兵。又請簡閱舊戰船。以充用。皆從之。蒙古寇紀曰。周福欒忠之來。關東評定傳係之六月。元史世祖紀係之八月。蓋三月。據評定傳云。夏貴范文虎使者。則遣之者實出於二人之意。非元主之令也。則知二人唯恐失其機會。早已斷行之。其至我在六月。則發彼必當在春夏之交。而文虎至其八月始入奏其事。是其所以有齟齬也。○冬十月。北條時

宗發遣闕東士卒益鎮西戍兵○是月元遣干丹赤塔納等如高麗督修戰艦又遣樊閏點視站驛高麗乃命王謙與塔納等督修戰艦于慶尚全羅道○皇代記弘安二年條下曰蒙古軍船戰荒紫蓋以四年之事為今年之事也大誤

三年庚辰元至元十七年春二月元始聞我誅杜世忠等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元主姑緩之○夏五月元又造戰船三千艘命耽羅發材給之召范文虎議擊日本○秋七月元括前願從軍者及張世傑潰軍使從行又命范文虎等招集避罪附宋蒙古

回回等軍○八月高麗王賰朝元言曰願以我軍鎮戍耽羅者補東征之師元主可之時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皆受元主畫策茶丘曰臣若不舉日本何面目復見陛下遂約曰洪茶丘忻都率蒙麗漢四萬軍發合浦范文虎率蠻軍十萬發江南俱會一岐嶋兩軍畢集直抵日本城下破之必矣乃以阿剌罕為右丞相范文虎忻都洪茶丘為中書右丞李庭張拔都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九月元遣也速達崔仁著以水韃靼之在開元北京遼陽者移置東寧府將以赴日本之役也○冬十月北條時宗發西海道及阿波讃岐伊豫土佐兵屯博多令山陽山陰二道兵衛護京師東山北陸二道兵戍敦賀津以備焉○是月元遣使括開元等路軍三千從行至是得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是為江南軍給洪茶丘所將新附軍鈔及甲○十一月高麗遣右承旨趙仁規將軍印侯如元上書中書省曰小國已備兵船九百艘軍一萬梢工水手一萬五千兵糧以漢碩計者十一萬以至器械皆

備庶幾盡力以報聖恩但我國弓箭甲冑不足乞賜甲五千弓五千弓弦一萬且兵船九百艘當用梢工水手一萬八千今僅得一萬五千其不足三千於何調發東寧府所管諸城及東京路沿海州縣多有梢工水手伏望發遣三千補之又小邦軍官於日本之役累有戰功未蒙官賞乞追錄前功令金方慶得參元帥府朴之亮等十人為總管趙抃等十人為千户金天祿等二十人為總把又賜朴球金周鼎虎頭牌以勸來効○十二月元主冊

睶為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授印。以金方慶管領高麗軍都元帥。朴球金周鼎為昭勇大将軍左右副都統。並授虎頭金牌印。趙仁規為宣武将軍王京斷事官。授金牌印。朴之亮等十人為武徳将軍管軍千戸。授金牌印。趙抃等十人為昭信校尉管軍總把。授銀牌印。金仲成等二十人為忠顯校尉管軍總把。○(日蓮註畫讃鎭西要略天地根元歴代圖並曰。弘安三年。蒙古来寇。是以明年之事為今年之事也。大誤。且註畫讃曰。其兵三百七十萬騎。大船七萬餘艘。亦安誕矣。)

四年辛巳。(元至元十八年)春正月。元主召阿刺罕范文虎等。同受訓諭。以拔都張珪李庭留後。命忻都洪茶丘取道高麗陸行。是為東路軍。兵甲則舟運之。范文虎請馬二千。給禿失忽思軍及回回砲匠。元主曰。船戰安用此。不從。○是月。高麗遣知密直司事韓康于忠清交州道。以備軍馬芻豆。○二月。元授高麗元帥金方慶弓矢劍白羽甲。又授弓一千甲冑一百絆襖二百。令分給東行将士。○三月。元主給征東善射軍及高麗火長水軍鈔四千錠。以耽羅新造船付洪茶丘。以刑徒減死者付忻都為軍。且諭范文虎等曰。彼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仍申嚴軍律。乃給衣甲弓矢海青符。忻都洪茶丘先發。抵高麗。遂赴合浦。王睶令士卒雖遭父母喪。過五十日者即從軍。○夏五月。忻都洪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以蒙麗漢軍四

萬人戰艦九百艘發合浦。廿一日丙辰。来犯對馬及壹岐。殺嶋民三百餘口。慘毒尤甚。嶋民乃挈妻孥走匿山中。賊或聞兒啼。即至焉。至有父母殺其兒避之者。少貳資時。(少貳經資第二子。任備中守。居肥後三船。)龍造寺季時。(龍造寺秀家長子。)松浦氏彼杵氏千葉氏高木氏率兵數萬。防戰於壹岐瀬戸浦。斬賊将康彦康師子等。賊登船樓。發火砲。戕兵披靡。資時死之。○六月五日己巳。戰於筑前志賀嶋。敗之。(志賀嶋。一作鹿嶋。見前。東國通鑑曰。五月辛酉。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與倭交鋒。異稱日本傳曰。世界與志賀音近。今按圖書編所

載日本圖筑前有世加則世界世加皆志賀之寄語耳但歷代皇記云六月五日戰於鹿嶋而東國通鑑爲辛酉據皇和通曆推之辛酉五月廿六日則月日與皇記不符豈五月廿六日至志賀嶋與我兵接鋒而六月五日亦戰於其地歟姑存疑以俟後考大明浦未詳

賊將洪茶丘殆爲我兵所獲賊將王萬戶橫擊之我兵死者五十餘人茶丘僅免六日庚午復戰大敗之時賊軍中大疫死于兵與疫者凡三千餘人既而賊進至宗像海先是筑前沿海地築砂石爲壘高丈餘險外易內難攀附而易騎登以便臨射此條時宗又遣秋田城次郎盛宗等將衆師來督軍事及寇至

少貳覺惠其子景資大友藏人貞親賴泰子任出羽守菊池武房赤星有隆葉室高善相知比山代榮石志兼宇久競相知以下皆松浦黨田尻三郎種重其弟次郎種光龍造寺季時其弟家益季友原田種元大村澄宗嶋津氏等凡九國山陽南海諸將皆來會于太宰府勢威甚嚴賊船不得近岸然我軍糧餉稍乏人人危之草野次郎經長夜襲燒賊船一隻斬二十一人賊大駭舳艫十里以鎖聯之爲圜營外向巨艦設石弩俟薄擊乃發我兵進戰者船小不能

敵前後襲賊者皆敗伊豫人河野六郎通有亦來戍博多嚮通有之發鄉也祈三嶋祠曰我待賊十年賊不來則絕海伐之至是既八年會賊來大喜與其子八郎通忠伯父伯耆守通時駕輕舸進戰賊弩亂發部下四五人中箭斃通時被創通有亦傷左肩不能彎弓右手揮刀而進賊艦高大不可超乘乃仆帆檣爲梯躍入船中手斫數人遂擒賊將玉冠者而還通時病創而死大友貞親率三十騎從斥鹵迫擊賊多得首級少貳覺惠力戰被重

創遂死田尻種重種光城盛宗家士新左近十郎今井彥次郎財部九郎等戰死菊池武房赤星有隆將千餘騎破賊有隆獲賊魁薩摩人武光三郎師兼禰寢彌次郎清親豐後人志賀太郎泰朝天草人大矢野十郎種保三郎種村筑前人秋月九郎種宗肥後人詫磨次郎時秀大野小次郎國高及竹崎季長野中太郎長季須田次郎秀忠小野大進賴承燒米五郎宮原三郎等皆善戰有功自五日至十三日戰爭數四賊不能得捷時諸州

人心洶洶市無糴米民有菜色流言曰賊指長門。直犯京師又轉擣東海北海廷議或謂宜召兵於關東護衛京師使二上皇（後深草　龜山）避賊於關東。龜山上皇乃親詣石清水八幡祠精禱一夜又遣權大納言藤原經任於伊勢奉宸筆宣命于太神宮祈以死代國難（據八幡愚童訓謁八幡祠在六月廿日。據伊勢公卿勅使雜例。一代要記等遣經任在閏七月二日。今從增鏡。姑係于此。）○初元之發兵諸將約曰忻都洪茶丘軍由高麗泛海抵壹岐范文虎李庭等軍由慶元至平戶嶋嶋周圍皆水且非其

所防可以屯軍船先據此嶋使人乘輕舟如壹岐。召忻都茶丘合軍共進為利必當。以六月望前會于此嶋。阿剌罕行次慶元病發遂死。元主命左丞相阿塔海代總軍事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而亦未達。至是忻都洪茶丘等相議曰嚮約江南軍與東路軍六月望前會于壹岐嶋今南軍不及期我軍先到大戰者數矣。船腐糧盡其將奈何。金方慶不答。經十餘日又議如初金方慶曰奉命賚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而攻之得利必矣。

諸將不敢復言既而范文虎以船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次能古志賀二嶋忻都洪茶丘軍乃來會焉。（能古嶋或作殘嶋以國音訓同互用之。據筑前續風土記在福岡西北二里隸早良郡。蒙古寇紀曰考八幡愚童訓賊之來由高麗合浦者歷對馬壹岐至宗像。由慶元者歷平戶鷹嶋等處至能古志賀二嶋於是東南軍相合為一矣。其船凡四千四百艘其軍凡十四萬餘人。今按皇代略記曰賊船十萬七千八百四艘。增鏡曰六萬艘。太平記曰賊三百萬騎。如是院年代記和漢合運並曰二十四萬人皆妄也。惟年代記合運曰賊船四千艘北條九代記曰兵士十五萬人。則殆得其實矣。）於是肥筑海上舳艫相銜我軍防戰屢敗之。斬招討使忽都哈思等。（忽都哈思月里麻思子也。元寇始末為月里麻

思。死于此役者大誤。）賊以累失利乃移據肥前鷹嶋（蒙古寇紀曰鷹嶋在肥前松浦郡御厨村北三里。異稱日本傳云。鷹嶋即五龍山。在筑前。託宣集所謂金海。拾芥抄所謂見海。即是也。是似以今玄界嶋為鷹嶋。恐誤。今按筑前續風土記亦曰。八幡愚童訓鷹嶋五龍山共今玄界嶋也。然關東評定傳元史云肥前國鷹嶋則為筑前者未知是否。）見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不敢近。會青龍見於海中硫黃氣盈乎虛空怪異百出賊帥見之大懼單艇先遁。（蒙古寇紀曰鎮西海上七八月間大風將起海鳴山霞其響鏜鞳龍登虹現。其氣腥臊或霾陰晝晦。或焔蒸流朱或密雲橫馳或電雷閃轟種種變幻有不可得而形容者矣。土俗見之輒為颶兆亟將緪索乘屋宇室窾隙闔牖戶以備其飄騰未曾為異也。元賊之來偶值此宜矣其驚愕恐怖也。世

謂此等事為神軍。誣妄甚矣。〇秋閏七月甲子朔。颶風大作。海水。撥蕩賊船皆覆沒破壞。左副都元帥阿剌帖木兒以下溺死者無算。按增鏡為七月朔。脫閏字也。元史則為八月朔。蓋是歲我朝置閏七月。元置閏八月。所以差一月也。又按皇朝史略曰。大風雨覆賊艦。今考諸書。太平記云大風雷。天地根元歷代圖。鏡函心史。並云大風雨。其他群籍則無雷雨之說。惟云大風破舟耳。為風雨者恐誤。流屍隨潮汐入浦。浦為之塞。可踐而行。海中積尸。望之如嶋。漂流免死者尚數千人。皆至鷹嶋。繕修壞船七八艘。將逃歸。少貳景資覘知之。率鎮西兵艦數百掩擊。殺傷溺死甚多。請降者千餘人。悉斬之那珂川。瘞其屍於今津高麗寺。是時賊將范文虎李庭等船亦皆壞。庭抱船板漂抵岸下。收其餘衆。士卒存者十一二。由高麗北還。蒙古寇紀曰。元史李庭傳曰。云。東征日本。軍次竹嶋。遇風船悉壞。今肥筑海無竹嶋。而相戚傳亦云。范文虎李庭以兵十萬航海。七晝夜至竹嶋。八月朔。颶風大作。士卒十喪六七。因謂竹嶋即鷹嶋。以國訓同假借互用也。今按癸辛雜識續集亦曰。大軍征日本。已至竹嶋。與其太宰府甚邇。夜半忽大風暴作。諸船皆擊撞而碎。四千餘舟所存一二百而已。全軍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凡棄糧五十萬石。衣甲器械稱是。蓋以鷹竹國訓相近。當時邦人互用之。而元人則皆用其竹嶋耳。初元都元帥張禧請行。即日拜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與范文虎李庭同。

率舟師至肥前。禧即捨舟築壘平戶嶋。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故及颶風作。禧所部獨完。范文虎等議還。禧曰。士卒溺死者半。其脫者皆壯士也。曷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等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禧乃分船與之。文虎等乘之去。餘軍在嶋者四千人。乏舟。禧曰。我安忍棄之。遂棄舟中所有馬七十匹。以濟其還。懷遠將軍楚鼎亦率千餘人。從文虎遇颶。挾破舟板漂流。三晝夜至一山。會文虎船僅免。元軍不返者凡十萬餘人。高麗軍亦七千餘人。東國通鑑曰。元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我軍不返者。亦七千餘人。蒙古寇紀曰。忻都洪茶丘所率東路軍四萬人。范文虎所率江南軍十萬餘人。共十四萬餘人。此中一萬人乃高麗軍。而喪其七千餘人。存者可三千人。元軍十三萬餘人。而喪其十萬餘人。存者可三萬人。然則元史阿塔海傳稱喪師十七八者。似得其實矣。今按諸書往往云。元軍得生還者僅三人。誤也。說見于下。〇八月。范文虎等達高麗合浦。遂收散卒西還。詐言元主曰。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故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

未幾敗卒于閶脫歸曰七月至平壺嶋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以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所虜至八角嶋悉殺之惟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閶輩是也平壺嶋即平戶嶋也五龍山不詳異稱日本傳曰五龍山鷹嶋也五广之訛龍鷹之訛析鷹字為五龍也未知是否八角嶋即博多也武備志作花旭塔圖書編作法哈噠至八角嶋悉殺之者蓋指誅降賊於那珂川也那珂川歷博多西入海則以為博多亦宜矣既而莫青與吳

萬五者亦逃還按元史日本傳曰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續通鑑綱目曰得還者財三人蓋言范文虎所率蠻軍十餘萬中于閶莫青與吳萬五三人逃還耳非言元兵得生還者此三人也而諸書多以三人為元軍生還者之總數大誤於是范文虎等皆獲譴責張禧獨免元主乃怒其不得志復命阿塔海發兵一時無敢諫者江南諸道御史大夫相威遣人入言曰倭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恕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行迫期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今為之計預修戰艦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遲以歲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風疾往一舉而下之萬全之策也元主遂姑罷其役○初元主之舉兵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疏曰臣聞兵以氣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衂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不可謂同欲請罷兵息民不聽元史日本傳續通鑑綱目並係此事于至元二十年恐誤元史昂吉兒傳曰吉兒上疏請罷兵息民不從既而師果無功觀果無功一語則在今年者明矣師行有期太常少卿王磐入諫曰日本小邦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元主怒曰非汝所宜言在吾國法言者

不赦豈有他心而然耶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冒萬死而來歸乎臣今年已八十且無子嗣他心欲何為明日元主遣侍臣以溫言慰撫出碧玉寶枕與之師果無功○初賊之至京師守護下野守宇都宮貞綱受北條氏命率兵六萬發至則賊已敗矣乃增築城壘自志摩郡至宗像濱令九國將士更番戍之○冬十月元置鎮邊萬戶府于高麗金州等處以備我元史世祖紀係十一月今從東國通鑑以敗卒後至者分戍沿海

五年壬午。（元至元十九年）春三月。高麗使上將軍印侯戍合浦。以備我。○夏六月。我所虜蠻軍總把沈聰等六人。逃還于高麗。高麗遣印侯柳庇送之元。○秋七月。高麗王賰遣使者如元。請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擊日本。○九月。元命平灤高麗耽羅及揚州隆興泉州造大小船三千艘。○是月。我所虜新附軍賈祐者逸還。詐言元主曰。為日本焦元帥壻。日本知江南造船。遣臣来候動靜。元主給祐衣糧。（異稱日本傳曰。焦元帥。不詳何人。此時北條氏為副元帥。焦字似條字。則蓋指北條氏也。）○冬十一月。元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叛大逆外。凡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緬國軍。元主從之。○是月。元遣禿渾賀仲謙如高麗修戰艦。○是歲。遠江守北條時定為鎭西奉行。居筑前姪濱。以統轄軍事。（時定。鎭西要略作為時。一說為時定。螢蠅抄曰。時定為時。皆時氏男。共任遠江守。據尊卑分脈。赴鎭西者時定也。宜從一說。）

六年癸未。（元至元二十年）春正月。元復將發兵。以阿塔海為征東行中書省丞相。令高麗備糧二十萬石。更發鈔三千錠。糴糧以給軍匠。命諸軍造戰艦。習舟

檝。○夏四月。元以高麗王賰。為左丞相。命樞密院集軍官。規畫事宜。發所造回回砲及其匠張林等付征東行省。給鈔及衣甲於諸軍。御史中丞崔彧諫曰。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伺民之氣稍蘓。我之力粗備。而後東征未晚也。元主不聽。既而民間騷動。盜賊頻發。忽都帖木兒忙古帶乞益兵禦寇。命以興國江州軍付之。乃諭阿塔海曰。所造戰艦。宜少緩之。所拘商船。其悉給還。○五月。北條時宗遣修理亮北條兼時於播磨。以備外寇。（兼時。明年十二月。遷為京師守護。）○冬十月。北條時宗遷鎭西探題北條實政為長門警固。○是月。元給征東新附軍鈔二萬錠。○十二月。元又以茶忽所管軍六千人備征東。○是歲。南海補陀寺僧如智言元主曰。今復興師。致討多害生靈。彼中亦有佛教文學之化。豈不知大小强弱之理。如今臣等賫奉聖旨宣諭。則必多救生靈。彼亦當懇心歸附。元主乃使如智及提舉王君治賫書來。如智等宿留海上。八月。過黑水洋遭

颶風不得達我而還

七年甲申元至元二十一年　春正月元復遣如智及王積翁使我如智等由慶元航海至我近境舟中有怨積翁者共謀殺之遂不果至癸辛雜識別集曰王積翁受命為使伴温陵有任大公者家有四船王盡拘用之使行又於途中辯之任有許語王聞之至嵊山以好詞誘之且作大茶飯享之任亦作酒以報衆使醉歸任縱兵殺之王竄匿於柁樓下任叫之曰奉使何在猶佯笑曰在此出則叩頭乞命任顧其徒鞭而擠之於水席卷所有寶物貨財而去○二月元罷高麗造戰艦○冬十月元主復諭行中書省曰軍行所用船艦及長年篙手宜給鈔增價募之蒙古寇紀曰元主從諸臣之言欲寢兵通好乃罷高麗造船而積翁為舟人所害事竟不成故戰復增價收舟檝募水手也○是歲北條時宗卒其子左馬權頭貞時代時宗為鎌倉執權四月四日壬午時宗卒年三十四歲七月七日癸未貞時為執權

八年乙酉元至元二十二年　冬十月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令北條時定諭鎮西將士曰堅壘壁嚴守防以備元寇雖有事故而不許赴於鎌倉時定鎮西要略為為時令敗之說見于前○是月元復立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為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徇集諸處漕船高麗江南所造海舶又命習泛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為千戶百人為百戶○十一月元遣阿八剌督江淮行省軍需遣察忽督遼東行省軍需又遣使如高麗命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軍行漕江淮米百萬石貯於高麗合浦且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以備軍餉期明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合浦○十二月元增阿塔海戰士萬人砲手五十人選壯士及有力家充軍遣五衛軍還家治裝

九年丙戌元至元二十三年　春正月元吏部尚書劉宣諫元主曰近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議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官民大擾群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且交趾與我接境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尚未見功唆都為賊所殺自遺羞辱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

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代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皆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元主從其言姑命罷兵○鎮西要略曰弘安九年阿塔海率舟師自志賀嶋入寇縱火燒箱崎民家擊走之殺數百人此說可疑元史續通鑑綱目東國通鑑皆載是歲正月元主罷兵而我邦諸書亦不記阿塔海来寇之事則要略恐誤獨蒙古寇紀從要略曰元史世祖紀九月十月載高麗獻俘事則其有事於我者明矣然今考元史高麗所俘不過十數人蓋我邊隅之民刧掠彼境者耳未可據以爲阿

塔海来寇之證也其他要略所載七年十年入寇之事亦皆可疑今以無徵不取○冬十二月朝廷及北條貞時論功行賞賜甲冑於赤星有隆肥前小崎鄉加納下東鄉於河野通有松浦郡向邑於相知比神崎郡某邑於山代榮薩摩鹿兒嶋十分一於田尻種長種長種重子也弘安之役有功被賞者非止此數人然無記載可徵則今舉其所見耳○按藩翰譜螢蠅抄正應元年五年亦行賞則此事蓋涉前後數年不必皆為一時之事也但其年月不可的知而賜鹿兒嶋於田尻氏則在今年故今併録之貞時又令將士曰既置鎮西奉行自今而後防禦外寇不從奉行守護命者雖有功不録必科其罪

十年丁亥元至元二十四年冬十月帝傳位于皇太子是為伏見天皇○是歲元主問攻我事宜於哈剌斛哈剌斛應對甚悉元主喜授浙東宣慰使

正應元年戊子元至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元復將舉兵於我以高麗王睶為征東行尚書省左丞相東國通鑑係四月今據元史世祖紀○冬十月賜筑前三奈木莊某地於志賀太郎泰朝七隈鄉某地於武光三郎師兼比伊鄉某地於禰寢彌次郎清親皆賞辛巳之功也

二年己丑元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元遣張守智李天英於高麗命督助征東軍糧○秋九月北條貞時廢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以皇弟久明親王代之

四年辛卯元至元二十八年民間流言元賊又来覬覦邊陲朝廷及北條氏令諸社諸寺祈禳之據元寇始末是歲祈禳事見常陸府中總社文書又螢蠅抄所載門葉記東寺文書興福寺唐院文書島津文書高野山文書有正應二年三年五年六年祈禳事則前後比年行之也

五年壬辰元至元二十九年秋九月元遣洪君祥如高麗問寇我王睶曰臣既鄰不庭之國庶當躬自致討

以效微勞、乃先以監察御史金有成陞大僕尹、為宣諭使、直文翰署郭麟陞供驛署令、為書狀官、齎書以通好于我、東國通鑑曰、日本憾東征、皆拘留不還、二人存沒、世不得聞、按此事他書無所見、則二人之來、不可知、惟北條九代記曰、五年七月、元燕公南獻牒狀、十月、高麗使金有成等来、明年送之關東、然則北條氏亦誅二人、而高麗以為我拘留之邪、抑或歸途溺死海中、而高麗不知之邪、公卿勅使參宮次第、載明年癸巳宣命、其文所謂去年冬蒙古奉書者、似指二人所齎、則九代記未可必為訛說也、姑書疑以質博雅、○冬十二月、初肥後球磨人相良六郎頼俊防元寇有功、至是北條貞時奉久明親王命、賜書賞之、

永仁元年癸巳、元至元三十年、春三月廿日丙子、大政官符、尊伊勢伊雜社、為伊雜宮、風社、為風宮、更召僧、於禁中祈降伏外寇、　天皇親製文祭之、○是月、元遣江南千戶陳勇等、運米十萬石、高麗、以將復犯我也、○秋七月八日壬戌、朝廷遣權大納言藤原為兼於伊勢、奉宸筆宣命于太神宮、其文曰、朕忝稟苗胤、謬守神器、去年冬、蒙古奉書、不遜之甚、至以干戈、要和好、安危難決、理亂叵辨、緯既起、于文永延及今日、將卒戍鎮、衆庶苦役、加之天屢呈

變地頻示妖、炎旱涉旬、稼穡不登、是則朕薄德所致、職由失其柄、宗廟不祐、賢臣不佐、而今而後、興廢繼絕、道祖宗之道、德帝王之德、故今齋戒凝念、懇祈皇太神、即遣使、薦庶品、尚神靈攘災孽、撥逆亂、寶位無動、海內清平、願垂靈貺、○八月、元遣萬戶洪波豆兒、如高麗、管造船、寶錢庫副使瞻思丁管軍糧、高麗乃分遣人于諸道、以備船糧、○是歲鎮西奉行北條時定卒、以越後守北條兼時、兵庫頭北條時家、並為鎮西探題、北條貞時令九國將士曰、防禦外寇、宜一心、從二人指揮、鎮西要略以兼時為探題之始、然建治元年置探題、以北條實政為之、則非始今年也、

二年甲午、元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元主忽必烈死、廟號成祖、子真金先死、孫鐵木耳嗣、時高麗王昛在元、王睶去年改名昛、欲陳舉兵不便、會元主死、洪君祥與丞相完澤謀、遂罷寇我、

三年乙未、元元貞元年、春三月、鎮西探題北條兼時有病、還于鎌倉、帝王編年記北條九代記係四月、以鎮西要略係五月、今從尊卑分脉、修理亮北條宗代之、○夏四月、北條時家亦還

于鎌倉。○秋八月。北條定宗卒于鎭西。

四年丙申。（元元貞二年）北條貞時復遷北條實政為鎭西探題。（鎭西要略為去年事。今從帝王編年記。）

六年戊戌。（元大德二年）秋七月。帝傳位于皇太子。是為後伏見天皇。

正安元年己亥。（元大德三年）春三月。元江浙平章政事也速荅兒勸元主復用兵。元主曰。今非其時也。乃使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齎書來。其書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

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舶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審圖之。一山至太宰府。太宰府送之鎌倉。北條貞時激怒。竄之伊豆。拘管不報。（後一山為貞時所貴重。住鎌倉巨福圓覺淨智諸剎。又奉後宇多上皇命。住京師南禪建仁。文保元年十月寂。年七十一。）

三年辛丑。（元大德五年）春正月。帝傳位于皇太子。是為後二條天皇。○秋九月。鎭西探題北條實政削髮辭職。以其子政顯為鎭西奉行。（實政辭職。鎭西要略係之明年。今從帝王編年記。）○冬十二月。太宰府奏。元船一艘至薩摩甑嶋。其在海者可二百艘。（甑嶋。吉續記作子敷嶋。以國訓同互用之。）然竟不入寇。（蒙古寇紀曰。一山入海。杳無消息。故復舉兵。不向筑前。而至子敷嶋者。此嶋與慶元路正相向。且欲乘其無備也。元史不載之。以其無功也。元寇始末曰。常陸府中總社文書。載正安三年十二月。異國降伏祈禳事。又宗像社文書有同年同月。宗像大宮司職為異賊防禦被還補之文。蓋在此時也。）自此之後。無復邊陲之報。（元寇始末曰。宗氏家譜云。應永六年。蒙古兵船到對馬。讚岐守宗貞茂合戰敗之。二十六年。蒙古復到仁位郷。貞茂亦敗

之。皇代記。皇代略記。神明鏡。後崇光院御記。會津塔寺長帳。亦皆載二十六年蒙古來戰于對馬。然此時元已滅。則不知蒙古指何國也。按東國通鑑。洪武二十二年。慶尚道元帥朴葳以兵船一百艘擊對馬嶋。燒倭船。廬舍殆盡。此事在應永六年之前十一年。或言之乎。）胡元終不能得志於我者。蓋北條氏之功云。

野史氏曰。甚矣戎狄之嗜利黷武。而不知饜也。元主雄悍桀驁。秉三世餘烈。戰勝攻取。威風動天下。固非庸常人主。惟其嗜利黷武之心。則根於天性。終其身未嘗小變移焉。初命阿合馬奏括天下戸口。至藥材榷茶。亦纖屑不遺。其所

施設專以掊克聚斂為事繼用盧世榮商稅田課凡可以罔利者靡不捜括後又用桑哥理算六省錢穀天下騷然此其嗜利貪得牢固不可破而又玩兵黷武不已當其初視宋為敵國恐不能必克則尚有愼重之意及既滅宋遂視戰勝為常事幾欲盡天之所覆以稱雄於千古乃興安南占城緬國爪哇之役無歲不用兵而又移其餘燄于我其意盖以我為海心孤嶋可彈指定之也殊不知我日出之國　皇統蟬聯萬

古不替土壤富沃人心忠烈決于取舍而明于死生有非萬國所翹企者安可使氊裘之徒逞其猖獗哉雖然當時朝廷専事禬禳計議謀畫一無所聞終至擬報荅苟徼北條時宗斷然沮朝議却彼使聘以執勝機於未戰之前吾未知其所稅駕也夫用兵制勝之道在興士氣以一其心耳欲興士氣以一其心非雄斷為之則不可得焉時宗之却元使也天下之士必謂元大國也或將憤恚以舉兵我不可不豫戒飭於是天下之氣已興而其心始一矣既而彼求通好愈勤而時宗拒之愈堅則天下之士又必謂元強虜也必將大怒以入寇防之亦死不防亦死我不可不決死待之於是天下之氣大興而其心益一矣是以元寇之至艨艟蔽海勢吞宇內而我兵敗之猶決積盈之水崩山漂石而不已是其致奇捷挫兇焰以保護金甌於無疆者皆由時宗雄斷為之則其功烈之大且遠謂之古今一人可矣足利義滿位列三公上而稱臣於

外邦修貢職受封爵不知辱國之不可復雪焉較之時宗以一陪臣任大事處大難確乎不惑者其得失懸隔洵為何如也然而論者或謂時宗拒絕元使猶之可矣至斬杜世忠等于鎌倉周福等于博多則徒激彼怒而速彼兵也其所行不亦已甚乎夫元主出於胡虜而奪人之國者妄不自揣其分欲恫喝我　神聖之域我乃却其使不報待以胡虜者義固宜然也元主反興無名之師以剪屠我邊疆創痍未瘳復遣使

通問何其侮我之甚也時宗即誅其使以報彼殘虐而元主猶且不知省悟亦復致使以要我勢已至斯則雖不啻殺而不得不殺也何已甚之有水戸義公著大日本史係論贊曰元挾強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稱藩朝貢而陵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赫　天孫之胄臨馭瑞穗國代天子民之道固無假於彼而張夸辭以脅制我是欲蠻夷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宣揚威武震慴外國其舉甚善矣彼

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颶風大發亦時宗堅忍不拔之志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再舉時宗之功不亦偉乎源白石亦跋元主書後曰文永弘安之間元主屢求我通好彼自以謂隋氏故事耳安知彼此國體大有異於曩時焉哉況於加之用兵乎當斯之時藩屏邦家外禦其侮敬迓天威式遏寇虐功烈亦大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北條氏其庶幾乎二家之言明快精到無復餘蘊可以定千載之論矣

元寇紀略卷下終

元寇年表

天皇・年號	元年號	事項
龜山天皇　文應 庚申	中統	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四方致貢者千餘國。獨我邦不通信。蒙古主憤之。有發使告其意之意。先是高麗主王瞮遣其子倎入覲于蒙古。留二年。至是瞮卒。蒙古主乃封倎爲王。俾還國。高麗由是修貢稱東藩。蒙古遂欲介高麗通好於我。
弘長 辛酉	二年	
二年 壬戌	三年	
三年 癸亥	四年	
文永 甲子	至元	
二年 乙丑	二年	
三年 丙寅	三年	八月。蒙古主選可使我者。命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殷弘給金符充國信副使。○十一月。黑的殷弘抵高麗。傳命于王禃曰。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之。以徹彼聽。王禃乃使其臣宋君斐金贊導黑的等。
四年 丁卯	四年	正月。黑的等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之險而還。王禃令宋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奏疏其故。○八月。蒙古復遣黑的等至高麗曰。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體此意。以必得要領爲期。王禃乃不遣黑的等。使其臣潘阜持書使我。
五年 戊辰	五年	正月。潘阜來筑前。奉蒙古及高麗書于太宰府。太宰府致之鎌倉。○二月。鎌倉執權北條時宗進其書京師。○三月。朝廷命菅原長成草答書。下之鎌倉。時宗陳其不可。抑而不遣。潘阜不得報而還。○四月。朝廷遣藤原通雅於伊勢。奉祓幣。宣命于宗廟。○六月。發山陵使告蒙古事于七陵。○蒙古遣[illegible]如高麗閱戰艦軍額。○九月。蒙古復遣黑的等使我。命高麗導之。○十二月。黑的等抵高麗。高麗使申思佺陳子厚潘阜導黑的等。
六年 己巳	六年	三月。黑的等來對馬嶋。七人拒而不納。黑的等虜嶋民二人而還。○四月。高麗遣申思佺從黑的如蒙古。獻所執二人。○六月。蒙古命高麗金有成高柔送還對馬人。且令中書省牒我。○八月。金有成高柔來太宰府。奉蒙古高麗書。還所執二人。亦不報。

元寇紀略年表　一

天皇・年號	元年號	事項
七年 庚午	七年	十二月。蒙古復擇可使我者。趙良弼請行。蒙古主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秘書監。充國信使遣之。
八年 辛未	八年	正月。趙良弼抵高麗。○九月。高麗令徐稱金貯等。導趙良弼使我。其船至筑前今津。太宰少貳經資往求書。不與。曰往獻之王。否不然。不釋手。但出其錄本授之。即達之鎌倉。北條時宗奏之京師。京師以書辭不遜。不答。時宗令鎮西將士曰。聞蒙古欲來寇。故令發遣其土。宜與守護人[illegible]防禦。○十二月。有司遣人送良弼於對馬。朝廷遣藤原公守於伊勢宗廟。告蒙古難。○蒙古以是歲十一月建國號曰元。
九年 壬申	九年	正月。趙良弼還抵高麗。○二月。良弼使彌四郎等偕張鐸如元。稱日本使者。元主宴勞之。○高麗王禃寄書于我。請通好元。不報。○北條時宗命將士警衛肥前筑前要害。○四月。時宗召藤原景泰。視鎮西將士懈怠。○彌四郎等還自元。抵高麗。高麗使康之邵送還之。○五月。張鐸來致高麗書。請必通好元。亦不報。
十年 癸酉	十年	三月。良弼復來太宰府。竟不得入京而去。○六月。良弼還見元主。元主詢擧兵。良弼諫之。不聽。○九月。元主命伯顏諭襄陽生券軍。免其死罪。聽從日本軍。乃授鎧仗。
十一年 甲戌	十一年	正月。元遣察忽如高麗監造戰艦。○三月。元命忻都洪茶丘等。將二萬五千人戰艦九百艘。期以七月取日本。○元遣使如高麗。命發軍助擊日本。○五月。高麗王禃卒。元冊其子諶爲國王。○八月。元將忽敦洪茶丘劉復亨等抵高麗。○十月。元兵一萬五千人。高麗軍八千人。戰艦九百餘艘。來攻對馬壹岐。尋寇肥前筑前。我兵防戰甚力。然賊勢益熾。進陣于博多松林。我鎮將退保水城。會日暮。賊退登舟。是夜大風雨。賊船多破。賊將墮水死。於是全軍乘夜遁去。太宰府發兵追之。獲賊百廿人。悉斬之。○十一月。捷聞京師。朝廷奉幣十九社。
後宇多天皇　建治 乙亥	十二年	二月。元主復使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魯丁齎書通好于我。○三月。元使抵高麗。高麗令徐贊上左等導之。○四月。元使達長門室津。既而移筑前太宰府。○五月。北條時宗令長門周防安藝備後曰。有寇賊來。宜戮力防戰。○八月。太宰府護送杜世忠等于鎌倉。○九月。時宗斬杜世忠等五人于龍口。梟其首。乃減省公私用費。簡選勇士。分遣鎮西。以戍邊。○十一月。始置鎮西探題。以北條實政爲之。○十二月。北條時宗令西海將士曰。明年春。將發兵征蒙古。宜修戰艦。備器械。簡水主。
二年 丙子	十三年	正月。朝廷命僧修熾盛光法。以禳元寇。○八月。北條時宗使南海山陽兵戍長門備元寇。

元寇紀略年表　二

三年丁丑　十四年　正月。朝廷始十二社祭儀。祈攘外寇。○六月。大宰府奏胡元益猖獗。趙宋殆亡。是以我商舶貿易於彼者。畏難遁歸。

弘安戊寅　十五年　十一月。元立淮東宣慰司于揚州。以阿剌罕為宣慰使。諭沿海官司。通我邦市舶。

二年己卯　十六年　二月。元命揚州湖南贛州泉州造戰船六百艘。○六月。元將夏貴范文虎使周福欒忠隨光及僧靈果齎書來。斬之[illegible]張世傑部下將校降元。元乃命造戰船以從軍。○七月。宋舊臣告諜我曰。宋既為蒙古所滅。恐又危日本。故告焉。○元又造戰艦。○十二月。北條時宗發遣關東士卒。益鎮西戍兵。○元遣忻丹赤塔納等如高麗。督修戰艦。

三年庚辰　十七年　二月。元始聞我誅杜世忠等。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元主姑緩之。○五月。元又造戰船三千艘。召范文虎議擊日本。○八月。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皆受元主畫策。○十月。北條時宗發西海道及阿波讃岐伊豫土佐兵屯博多。令山陽山陰二道兵衛護京師。東山北陸二道兵戍敦賀津以備焉。○元以兵十萬付范文虎將之。是為江南軍。給鈔及甲於洪茶丘所將軍。

四年辛巳　十八年　正月。元命忻都洪茶丘取道高麗陸行。是為東路軍。○三月。忻都洪茶丘率發抵高麗。遂赴合浦。○五月。忻都洪茶丘及高麗諸將以兵四萬人戰艦九百艘來犯對馬壹岐。與戰於筑前。范文虎亦以船三千五百艘載軍十餘萬至於是。犯筑海上。舳艫相銜。我兵勇鬪屢敗之。賊乃移據肥前鷹嶋。○龜山上皇奉宸筆宣命于伊勢宗廟。祈以身代國難。○閏七月朔。颶風大作。海水盪蕩。賊船皆覆沒破壞。溺死無算。漂流免死者尚數千人。少貳景資掩擊之。殺傷甚多。請降者千餘人。悉斬之。○八月。范文虎等逃還。皆被譴責。元主憤不得志。復命阿塔海發兵。相威諫之。元主乃姑罷其役。

五年壬午　十九年　三月。高麗使印侯戍合浦以備我。○六月。我所虜蠻軍總把沈聰等六人。逃還于高麗。高麗遣人送之元。○七月。高麗王賰遣使者如元。請造船百五十艘。助擊日本。○九月。元命諸州造大小船三千艘。○十一月。元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叛大逆外。凡死罪者。令充日本軍。元主從之。○是歲。北條時定為鎮西奉行。

六年癸未　二十年　正月。元復將發兵。令高麗備糧二十萬石。命諸軍造戰艦習舟楫。○四月。元集軍官規畫事宜。崔或諫曰。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元主不聽。既而民間騷動。盜賊頻發。元主乃緩其役。○五月。北條時宗遣北條兼時於播磨。以備外寇。○十月。時宗遷鎮西探題實政為長門警固。○十二月。元又以朵忽所管軍六千人備征東。○是歲。元主使南海僧如智及王君治齎書來。二人泊海。八月遭颶不得達我而還。

七年甲申　二十一年　正月。元復遣如智及王積翁使我。舟中有怨積翁者。共謀殺之。遂不果至。○十月。元主諭行中書省曰。軍行所用船艦及長年篙手。宜增價募之。○是歲。北條時宗卒。其子貞時為執權。

八年乙酉　二十二年　十月。惟康親王令北條時定諭鎮西將士曰。堅壘壁。嚴守防。以備元寇。雖有事故。而不許赴鎌倉。○元拘集諸處漕船。高麗江南海船。又命習泛海者募水工。○十一月。元遣阿八剌督江淮行省軍需。遣察忽督遼東行省軍需。又遣使如高麗。命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軍行。期明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合浦。

九年丙戌　二十三年　正月。元將擊我。劉宣諫之甚切。元主從其言。姑命罷兵。○十一月。朝廷及北條貞時論功行賞。貞時又令將士曰。既置鎮西奉行。自今而後。防禦外寇。不從奉行守護命者。雖有功不錄。必科其罪。

十年丁亥　二十四年　是歲。元主問攻我事宜於哈剌解。哈剌解應對甚悉。元主喜。授浙東宣慰使。

伏見天皇

正應戊子　二十五年　二月。元復將舉兵於我。以高麗王賰為征東行尚書省左丞相。

二年己丑　二十六年　正月。元遣張守智李天英於高麗。命督助軍糧。

三年庚寅　二十七年

四年辛卯　二十八年　民間流言。元賊復來覬覦邊陲。朝廷及北條氏令諸社諸寺祈禳之。

五年壬辰　二十九年　九月。元遣洪君祥如高麗。諭擊我。王賰曰。庶躬自致討。以效微勞。乃先使金有成郭麟齎書通好于我。

永仁癸巳　三十年　三月。大政官符。尊伊勢伊雜社為伊雜宮。風社為風宮。○元遣陳勇等運米十萬石于高麗。以將復犯我也。○七月。朝廷遣藤原為兼於伊勢宗廟。奉宸筆宣命。○八月。元遣洪波豆兒如高麗。管造船。贍思丁管軍糧。○是歲。鎮西奉行北條時定卒。以北條兼時時家為鎮西探題。北條貞時令九國將士曰。防禦外寇。宜從二人指揮。

二年甲午　三十一年　正月。元主忽必烈死。廟號成祖。孫鐵木耳嗣。洪君祥與丞相完澤謀罷寇我。

日本	元	事蹟
三年 乙未	元貞元年	三月。鎮西探題北條兼時有病。還于鎌倉。以北條定宗代之。○四月。北條時家亦還于鎌倉。○八月。北條定宗卒于鎮西。
四年 丙申	二年	北條貞時復遣北條實政為鎮西探題。
五年 丁酉	大德元年	
六年 戊戌	二年	
後伏見天皇 正安元年 己亥	三年	三月。元也速荅兒勸元主復用兵。元主曰。今非其時也。乃使補陀僧一山齎書來。一山至太宰府。太宰府送之鎌倉。北條貞時激怒竄之伊豆。拘管不報。
二年 庚子	四年	
三年 辛丑	五年	九月。鎮西探題北條實政削髮辭職。以其子政顯為鎮西奉行。○十二月。太宰府奏。元船一艘至薩摩甑嶋。其在海者可二百艘。然竟不入寇。自此之後。無復邊陲之報。

元寇紀略跋

蒙古之致使求好其情在歆羨我饒沃縱令當時以好語答之惡得充彼無饜之欲其欲不充必將至動兵況乎一受其聘則勢不得不相親焉苟親之則彼貨利之說徐以奪我民心彼火彈之威徐以折我士氣當此之時雖欲戰豈可得哉是北條氏之所以痛絶之于始而不求苟安之計也嘅然而世錄其事者動輒托神怪或歸功

于浮屠祈禳不亦可歎乎我友訥庵氏嘗深疾戎狄貨利之說慨然著書膺之其辯駁之餘今又記文永弘安之事而北條氏之偉績赫然明于天下則訥庵之功與夫搴旗陷陣者可並轡而馳也嗚乎何代無戎狄何代無良史後之為北條氏者必將有感于斯編也九皐學人春田嵩識

蘭洲川嶹達書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政書史評

[General Information]
□□=14664162
SS□=14664162